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〇六冊目次

文直行書詩十三卷文十七卷首一卷

〔明〕熊明遇撰
清順治十七年熊人霖刻本

..... 一

太白劍二卷

〔明〕姚康撰
清光緒刻本

..... 六一七

文直行書詩十三卷文十七卷首一卷

〔明〕熊明遇撰

清順治十七年熊人霖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弓冠歐陽永叔曾子

與迨夫

江右諸

廊廟者則

舒文

貞周文襄羅

舒文

念菴李日羅之僚屬有

既以理學事功節義各隆

嶽而載稽厥名如蔚

於九章比給與卿官

不獨余德甫之

華之武略以周旋并州

諸子間擅轂也啓禎之世

右名士蔚興方將合經

義為一涂海內翕然宗

舒頤折角之企於時鍾

熊伯母先生實與臨汝滿江

建旆立幟乎其間如三垣

天方圓隨所象不相

尤遠於名理寔能合干

水之柔以為同乃滋

則

尊翁大司馬文直公舍章抱

負文武為憲所為天下

者猶黃河之有龍門也

以高凝清純之身挾匡

霞抗席不涖之氣著為文章

大司馬

卷之四

言語與行義相伴顧惠車曹

倉強時、流播人間而

繁垂幽獎邀壤鮮能徧

以天下之士欽仰德業或以

未盡見公著此為悵至晚年

立即之言尤多焚州海沙放

吟罕存副墨學者將焉大文

之不責也此今日文直符書

之所為刻也余生也晚不及

跡屨負墻順下風以請益於

大司馬

卷之四

長者屬有天幸曩時伯甘先

生來牧予邑定簾開而儂室

暇因以得誦大司馬公之詩

蓋自河梁新下以至開寶之

核靡不有而靡不似席乎左

執事同之衷為右拍弇山之
肩者矣徐而覽其文章不必
以兩漢為宗一出一入乎子
長孟堅之懷不屑踵空同儷
弇山并不欲躋永叔子固之

文真行書

卷之七

序

俎嗚呼抑何獨立而不懼也
至其壯直格振晚掌樞機對
揚之篇沉幾獨決中心如丹
愷篤懃摯以異夫時之一悟
者閔乎有風雨漂搖之恐

斧鐻破缺之象為余每清夜
篝燈披卷流連或為潛寫出
涕曰嗟乎是周公之志也夫
蓋曹子桓曰文章經國之大
業竊上下千古而昧之思之

文真行書

卷之七

序

自董江表賈長沙劉中壘外
未見其所為經國也廼晚而
於大司馬親見之若第曆時
宰長興之與士阜民弭盜竄
奸迄今為循吏師垣中飭邊

禁儻神法開疊天啟時留
老之消巨慙明庶獄崇禎時
之籌策大計及前後齒馬射
隼奮不顧身此以而有微善
顧不幸而丁時運之謬當其

大直行

卷之四

詩

鋒車特召持儀雲臺之上天
下方想望治平乃讒慝間之
及期而孤以
誼辟負臣期年間情陰視日
之所圖一旦廢之而不可復

招良足嗟矣及夫十年之後
再起南樞孤負弘略半壁支
撐江漢恬波鐘簾不攜文武
豫附儻終任不移洛邑之祚
尚可為也何期月之間公之

東東行

卷之四

詩

功方成而公之身已退此詩
人所以痛者地哉江左王師
雖見薦剡而推轂莫亟詩
江潭迨其皂帽漂泊行危節
和嘯咏一樓惟名理文章之

可彷彿邈世不見是而無悔
者乎譬諸秋高冰寥萬里高
受肅穆衆寶告成而康二有
實天下哉得食焉易曰修辭
立其誠此之謂矣抑公所為

宋真行書

卷之八

七

書嘗有之曰明興一代其華
路華縷以啟山林一洗禁臠
之氣者金華之力為多蓋上
嘉宋文憲王忠文兩公也吳
子曰宋王兩公啟其盛而壯

公族其衰皆有許國之忠臣
國之誼焉殆南北極之鍵乎
大圓也亦猶去周公之詩以
周南始而以豳風之末什終
也夫豈近世一家言所敢並

宋真行書

卷之八

七

七

順治庚子中秋日高陽通常

子吳之器賜如頓首謹題



文直行書叙

南榮子行其

尊公壇石先生之書自為之
定而命余序之以為余逮事
先生久受知服教共所遭逢

是宜言先生者也顧余何能
為役然亦欲有論於天下後
世讀先生之書者當明先生
之人也而先生非今人矣不
一隨流浪而獨蘊持風抑可



以謂之古大臣矣夫從古之
為臣傳者無不以大臣先名
臣也雖李氏書頗諛而此義
不移惟于大臣中首因時名
臣中殿直節則未免乖理耳

前哲言寧為良臣毋為忠臣
此非主因時也善瞞焉盛衰
而為是取舍若先生乃能兼
之臣傳之美者於循良取一
焉諷諫取一焉旬宣取一焉

節填恥一焉帷幄樞機取一
焉儒行文學忠義清正莫不
取一焉昔在

神宗熙洽之世深居無為士
大夫可以優游養高持祿昌

言雖多當務特少

光廟嚮治日不暇給

熹廟彙征已而旁落則避事

遠害亦其日也迨於

先帝明作勵精而正衽襍陳

上下異向巧者為之轉換避
就以久于其位而亦未必有

其功名先生其初則獨塵網
縲其中則齒馬射隼其後則
皇三馬執行經猷我其夙夜

而已矣其陰陽人主之喜怒

與夫首尾貴大臣之所為而

為固結之術者必不出也遂

焉而杞天將墜一木猶支楚

騷誰求于九州洪範長賁於

箕子而先生之所謂立言者亦既與其德功俱積矣夫先生之人固不待言而傳是韓魏公之莫大文章也而先生之書不但以文而著則歐陽公之專言政事也且世之為文者重體古風即於兩漢有韻即於三唐以是為體先生亦何嘗不然然而其實體無定論不過曰古質而今綺古

淵而今露古重而今佻而椎輪也而墨守乎彼其所以斤斤或護已不能攸人過量簡去逾嚴成就乃淺先生則多學博通陶鑄驅使諸體之善者無不體也無不體也而後可以言體矣頗憶先生嘗為余論近代名集于弇州曰門目全于大泌曰材料具則其所存為商齊而不廢者亦概

可知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
時變自古而及今即人文昉
是也然而文必儀古儀古而
後可以成今人則生今生今
而亦欲不忘古則古道無所
不為重焉于是南榮子曰我
先君正誼之學必子也能竟
傳之嗚呼正誼非所以為文
也而安在非所以為文也文
之本歸於道道之違起于官

程伯子亦曰古之仕者為人
今之仕者為己為己則無所
不至矣而為人亦有能不能
焉先生之仕也為人也而固
能為人也君子群而不黨小
人無朋君子獨有之二說者
先生蓋嘗衷而用之亦無非
為世道之故耳夫余未得平
業于先生也而當先生尚書
兵部時余屬為駕部先生良

教之見所呈奏草具故事則
怫或精思焉則喜又余慎舉
策言馬即馬先生以為乘黃
駟鐵渥注龍媒等語經史不
廢此猶是稱先道古之意他

日先生見余萬孝子誄辭及
葉寶持慈訓錄序遂重加擊
節謂之有作者風至今引躍
在焉未可忘也余推先生之
于文章亦由立教為人而不

為已儻所謂正誼是耶非耶
先生之易名曰文直而非虛
加之蓋其為文也亦已久矣
而其為直也則亦不渝矣其
身騎箕尾其書亦昭若星河

是乃南榮子所以善其述也
順治十七年上章困敦端六
日通家子黎元寬拜手題



文直行書弁目

行書新刻叙 庚子年撰

吳之器 賜如

行書總刻叙 庚子年撰

黎元寬 左泉

綠雪樓集叙 戊辰年撰

李維楨 本亭

綠雪樓集叙 甲子年撰

文翔鳳 太清

綠雪樓集叙 庚申年撰

沈 演 叔敷

綠雪樓集叙 己未年撰

舒曰敬 元直

青玉堂集叙 辛未年撰

劉定國 去非

羣日樓集叙 丙子年撰

熊 化 仲龍

文直行書 庚子年撰

熊 化 仲龍

英石館集叙 辛巳年撰

熊 化 仲龍

行書述事

子人霖

凡例

計十六則

詩目

列十三卷

文目

列十七卷

附文直先生傳

章士鴻 建元

綠雪樓集叙

李維楨

余往僑寓金陵讀今中丞熊公爲給諫時論邊事拳拳遼左利害晰如指掌使早用其言寧有今日其它建白關君德國計劃切詳盡無不中窾賈誼晁錯劉向陸贄之儔也可十年而讀公綠雪樓集生平著述咸在焉歟祗擊節嘆服不能已已國家文章之運自弘正嘉隆迄乎萬曆初年軼兩京而上庶幾三代嗣是二三作者淪謝寢以衰微文章與氣運相關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學者必折衷于孔子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修詞立其誠今爲文者探賸索隱或以僻事奇字雜取二氏言傲人以所不知如禁昧堯離必象胥重譯或可一言盡而連篇累牘雕繡滿眼尋味其旨趣故乎平也覽者數乙莫能竟欠伸欲卧可謂達乎孔曾思孟與其門弟子問答當時亦尋常言語而筆之于書將以傳遠則必修飾潤色斐然成章故曰六經無文法夫文而皆法也俗儒妄以其膚淺之談爲語錄以方四書貴前人吳楚僭王之罪何不以

鑑自照其學涉獵其功齒恭信且任職如醉者罵
生夢者吟嚙優者誦諧可謂修乎中丞公集篤而
論之有四美焉家無儋石一擲百獲迎視其識其
窘立見遼東白頭豕矜而爲異適足供人笑自點
耳公總攬人物包括宇宙沛然有餘浩乎無窮則
學之所儲富也多愛不忍司馬子長猶病書簞芥
駝兩者交譏甚者黠金成鐵大堪懊恨公舍英咀
華纂要鉤玄金必百鍊細必七入駕必上駟玉必
連城則識之所擇精也醲醑在頰則好在頰則醲

文正行書

卷之三

前

輪人爲輪輟以利轉輻以直指牙以固抱易之則
乖公因人因地因時緣情付物八珍八音各適其
宜六瑞六器各殊其製不相假借凌雜則體之所
裁當也胡寬管新豐得其似而未真優孟學孫叔
敖得其真而未化公不學一先生之言自我作古
而無一不合古人宛若天成無門戶階級可擬議
則思之所通神也美哉達矣修矣弘正嘉隆萬曆
初年諸先進可分路楊鑣卽曾累而上兩京三代
其則不遠以文運之中興卜國運之無疆余所爲

歛社擊節嘆服不能已已也舒廣文沈京兆二公
言語妙天下評公集總綱析目稱引備具又推其
政事勲業爲名世臣洵非虛美余第就文之大都
品題如此管中窺豹纔得一斑烏敢與二公齒也

文直行書

卷之三

前

綠雪樓集叙

文翔鳳

自予挾其道以游燕則見新聲繁作有欲吮獻吉代之者濟南王生獨定慶陽之位又十年挾其道以游吳則新聲益熾熾不可撲遏古道之寄者益斷矣獻吉一輩人庚獲罪於後生若以善詬爲品獨熊良孺先生筭弘德之集比於商齊所志且尚予以慶陽之再蛻亟與語欲偕拯一世之溺曰微子莫克還官聲之舊其所持論以官聲準五帝三代之遺音云漢盛於官而衰於商六朝純羽唐之末真行書
李杜韓宮之再盛也宋不復官范元而純羽獨以獻吉諸君子爲官之元云一代之氣運蓋繫是熊子殆可與論禮樂以達於政者耶夫雅頌得所而樂正作禮樂聖人之所嫌史稱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樂蓋寓之詩援詩以正樂援春秋以正禮故經六而削垂之者四非果有兩經之亡以待補者詩亡而樂亡樂亡而世益莫知詩子非能審音者也卽唐人之樂府已不可施之管絃如漢初之郊祀房中予以安能命官總四於十載無詩之後

以徵清商清角之悲辨官聲之近不遠耶然尚能審其氣文章有生氣有半生半死之氣今新聲之纖碎輕繁而愴以淫者調卽差池不可槩然皆半生半死之氣其枯索而蕩落若近於澹者衰世之音也聽之拚人凄斷其綺靡而滑蕩若近於致者亂世之音也聽之拚人散嫚以詞爲詩故詩絕於氣脆以詩爲文故文絕於氣能又試按所揚詡之女聊推一通謔浪以嬉則輒予之態裝括以燕則輒予之構雕摹以僵則輒予之體其於裂氣句也或示之以一氣混淪音節自叶之管將邁邁莫之顧拚之棘七者蓋百不獲一乎人心之氣轉卽於愴淫滋其所以召亂興戎於不可解者也予爲此懼獨默拯之於氣毋特以生氣兩字爲命令詞府之璽書欲一洗纖碎輕繁之音以救政事病無倡予和之者得熊子而足若翹以鼎耳生氣者官聲之母也熊子之道叶於官者也蓋代之骨挺而天峻特翹眸於氣運之所總以文章徵禮樂以禮樂徵政事陰衡世之治亂所盱思大遐遑故其詩若

文之漢之唐厥體維肖漢斷自蘭臺令史而止
斷自昌黎氏而止文弗甘拈一語據者詩弗止拈
一語喻名若或傷之也曰吾嫌其流於商以漸於
變羽或移之氣運其抗顏於此道如砥柱衡定四
方之紀壁劍閣以嶄青天之躋代者鑑若踞而功
騷鴈於先民矣蓋救時之材政事是顯不知其與
文章相表裏天地之運氣尸之國家之運人心之
氣尸之思古之客寔操氣運之權氣乘運聲傳氣
思叶聲思雅以淫聲鴻以絢氣生以死運盛以衰
故文章之氣運即國運其隆替雅政之興替
寔其故即以徵天地之氣運其昭亂之和配莫之
或左三百六十年而為連卿數之天地之小運有
三百六十吾與若所閱之運在一百九十一運之
外矣運當午會之十三為日星之再西兩又象也
悉數之天地之大運有三千十五萬五千三百九
十二萬吾與若所閱之運涉二十元而奇在七
千六百八十八運之外矣當離之初離文象地大
地氣運之盛蓋躬下且教有三而和獨以文今故

王號文人周文公兼三代之禮樂故爰一運百有
餘商再運而不足周獨長亘運幾三歷七百餘歲
而逮騶孟六經盡在次運之末矣周歷之不可上
其六經之力擢氣以拓厥運耶漢一運有餘而中
圯唐一運不足而未替宋未逮運之半而而徙其
文章隆殺之差卓可舉矣王勃氏一小技尚演李
唐千歲之曆蓋欲以文章之氣拓唐運而春蟲之
振賡綿不副然唐之蹶而中奮者李杜韓之氣直
足以鼓鑄郭裴輩耳宮氣之生維均然亦有升降
文章行書
商齊所志之聲五帝三代之氣也漢聲即有漢氣
唐與宋之聲即有唐與宋之氣按天地之運則我
朝當如周獻吉既以漢氣倡我儕其尚臺敵還六
經之舊乎其於國運不遐有佐有雅頌之聲則有
孔孟之氣因以有文王周公之運按躬下天地兩
離之運則宜有續經者於今茲乎魯勤勤踐漢唐
人迹迹耶抑予說之尚未殫願有進蓋孔氏詘而
修雅頌非作雅頌者大雅之材三十七人大半出
周召手宮總四耶故禮定樂完鳳翔紫庭西申至

以充貢周之郊翽翽邑邑如也生氣洽耶咎繇謨
明光宅之代廣帝而歌至可叶后夔之憂拊官總
四耶夔一足蓋善樂而不善禮之自歌而謨禮樂
蓋兼之煥乎其有文章以咎繇耶故鳳感而儀鳴
中律呂生氣洽耶子既不自捫其力贊太微太元
之二易默持元化之柄者二十年熊子又志古爲
聖代之商齊騷王子與三驅雅頌可作諸其手且
始舍是於慶陽矣律之以天地符瑞之占至好文
則鳳皇居之至好武則鳳皇去之近鳴鳥集大鬼
文直行書

卷之四

原叙

前元

之墟生氣之洽如髮則修文之應四靈畜而樂作
五行不沴而禮定河又爲冊丘而致典矣二百六
十年而興禮樂不爲躁迂也抑孔氏之所嘆吾邑
而惜不遇者躬丁之吾知天下之將罷兵也

綠雪樓集叙

沈演

江南數十郡令以神明著前則左司馬楊後則熊
而土人之奇熊異甚甚于楊凡傳記所載發摘隱
伏謬巧奇諱非意所及輒綠飾附麗入之公爲美
談其爲物情傾注如此而公時時言吾雅慕漢吏
破鄒鄒雕猶先王之遺也入閩乃得覩所爲綠雪
樓集凡八種龍門鼓篋京兆探鈎韓公子發難賈
太傅揮涕劉宗正封事張平子靈憲佐之陶常沈
謝占筭扣鉢陸離光怪不名一家吾總而括之日
文直行書

卷之四

原叙

前元

漢語已而曰蓋其氣然嗟乎文學政事兼長聖門
所難于公兩擅是有質焉非可模擬而得也談藝
家宗西京顧文各道其衷所獨喻者尤乃輝然而
特見不者組纘奏泊物而不鮮至其氣之深厚淺
薄莫曙所由忽然而成像根乎性命其祿祿以取
之雖已亦不能喻是安可飾耶漢才近古莽莽能
自遂其擔任欲過周其馴弗如經術守師說吏以
法爲師取立斷目無貴倖任子降胡受遺輔政武
夫起廝養便能將數十萬布衣權連郡國一收羊

豎猶隻千古借箸而談必宜習本末究之如所書
氣足蓋其才不紆回貳適故履險如夷隨舉一案
便令人色飛冠動且駭且愕後人能窺其影象否
而動稱西京顧其質安在公爲令致精毀頤恒多
暇日不屑屑毛舉摯擊意常主寬和民自不能欺
治盜道不拾遺且及旁郡義興義興民德之顧第
擒魁宿餘黨以次縛率先得其王名厚善賊跡悉
悉又善馭豪敢游微捕輒得不連引一人故屢擒
劇盜而邑常晏然山壁荒僻惕息常若令至然實
文直行書 卷之首 原稿十 前主

裁不至絕痛彈事第取顯過有謂彭徹者不挾撻
司細所糾半仲半不伸旣以與援免且用爲遼大
將竟踉蹌不任歸至是公言愈益驗取公披草與
近時章奏並讀曼然殊異蓋公之言曰告君自有
體爲隱爲詛吾不敢觀夫刻鵠樹威計數表察與
亢厲搏擊爲名皆中有不足而客氣勝也才有餘
于事故不盡術氣有餘于才故不究勢中常有失
度規矩以自程斂亦其氣閒靜以取之此固漢人
之質也語安得不漢公文枕藉西京一出入純
文直行書 卷之首 原稿十 前主

京名碩間矣

綠雪樓集叙

舒曰敬

文章之道豪傑所以抒寫其神明而國運隨以升降者也往代不具論明初翊贊堯文鍾張鴻業如金華吉水諸君子其神采在若舍若吐間所留者大厥後紹明騷雅修復東西京緒言則北地信陽爲冠冕于時士皆型古太平有象郁郁乎文哉嘉靖之季濟南吳下領袖諸作者雍容歌詠蔚爲壯觀卽或體傷摹擬語多沿襲爲近且輕俊所抑掄要其造境各有專詣視唐宋未造離披衰頹者大

文直行書

卷之四

前

相徑庭故國運亦異唐宋之末造而號稱承平有以也時事至今而棘矣顧主持運化之人深心厚方告符文采庶兆休明吾里中向以此道推熊良孺弟良孺有作不輕示人頃從閩署梓綠雪樓集成始縱觀其大全而舍然喜曰風雅未淪時事猶可爲也集凡八種韻語如樂府五言古派宗三謝歌行銳逸悲壯近體抑才就檢總成雄渾居然開元大曆之音叙銘詳而則美而不溢龍門班祿出沒筆端而衷以我法目論筆談數十則名理與府

于斯乎在籌邊諸疏鑿鑿數千言事核法老酷似營平所摘大帥諸弁積習中外體之然未見施行一二其它持論皆大體於今日諫議或曰非宜良孺所以外遷也紀遊氣敵山川能約能贍治行諸記則國子之政傳以左氏者也夫爲民興利芟狼莠而良稼是滋寧獨善爲宰宰天下可矣兵家所採僅百餘條而古今名將之權指點片言倍生氣色昔人謂孫武子十三篇文士亦當盡心予于劍草亦云蓋良孺少有異稟骨力堅凝浮視世態而不浮視文章其於文章浮視迂踈而不浮視經濟雖發貴耽耽向學自天文曆象及形家諸奇書靡不總制清衷妙有融會故展采錯事與吟詠揮灑共閱一機真氣磅礴令予能作治平想則良孺之繫於世者重哉

文直行書

卷之四

前

青玉堂集叙

劉定國

青玉堂者良孺讀書處也良孺弱冠釋褐時余附
繚僅辦科舉之業而止長安中有彙冊索詩者余
往往謝不敏而良孺有索輒應走筆爲聲歌便得
其致已拜夕郎候命里居復沉酣於古作家而
取材愈宏衷法愈備并肆力爲古文辭如碑志叙
傳疏奏等非先秦西京不道也先刻綠雪樓諸名
手作家皆遜席今刻青玉堂凡三集曰采薇曰采
菽曰菱棠其志其義則各於所命名見之矣夫詩

文直錄書

卷之首

前

文自有定評余友舒元直深于是道者也每推服
良孺韻語古宕高華五言間露冲逸而一本于宮
聲文蒼奧是英雄本色而淋漓宛轉曲盡事精則
泥古者歛手焉余從良孺官晉都今良孺以特
召乘傳入對矣適菱棠草方就合前梓而通觀之
竊惟采薇志行役也小雅怨誹不亂詩之盛德也
良孺集并無怨言進乎詩矣菱棠志今昔也勿剪
勿伐吾安知今之有異于古所云聊以良孺之行
卜之也采菽匪紆則良孺自道矣然非天子撥

之寧有今特召乎曰殿天子之邦則良孺勉哉
文余兩人釋褐時闕中所命題以試者也勉哉良
孺行將便儆觀上言天下事當軒軒有凌雲之
氣余于茲集見之矣

文直錄書

卷之首

前

古今各能文章其本於才者天也而性情工力則
衆會以爲用故其人神想精氣落穆澹遠離而合
拒而迎機決響應暢其所欲達而莫知其所以然
謂不本於才不可也然不尚恃才是固處尊遂者
所不能也然在國朝號大家頗多致位通顯其不
試者若盧謝諸子以詩賦知名而無韻之文則查
拖不自振文長最傑出亦以幽異居勝耳夫揀映
作者之場舉一議則理亂得失之故該焉足必高
東直行書 卷之四 詩三
曠代之識達時而周務用能盡世之變以要其極
矯衆情所奔赴而識其歸其有言也往往拂於公
而信於後是豈畸才曲學矜一得以自名者哉說
者又謂才人不歷憂患卽摘藻如春華亦腴腸賦
吻間物耳故三閭昔代王言其文皆軼獨放後騷
賦照映千古不日維陽年少昌言漢廷京湘悼服
何必遽勝於治安私鑄貯積諸議也士不論顯晦
苟惟其才其神想精氣不爲物所敗識潛而學輔
之又豈窮達利鈍所能損益乎哉華日陳集吾家

大司馬公所著近業也讀其書槩其數歷而以余
所論說衆之則公通籍爲最少縣令而諫議清陟
卿貳不數年以特簡入領中樞極尊遂矣然逆端
方煽名在謫籍中築室茨草逡巡楚微者閱歲其
在樞府也屬居園交訐贊密謀以指縱諸將吏計
甫定而齒牙爲猾竟未獲受其成而去俯仰十餘
年間升沉倚伏亦不勝易慮矣公處之凝然嗜古
績文夷險莫能亂其性情工力若益堅忍刻厲以
克副其才今誦其詩雖羽書狎至而嘯咏不減時
文直行書 卷之四 詩三
有感憤必形之詩故其體備其情微其語則俶宕
而悲壯會應格致諸篇明道術窮蕃變於天人分
際靡不殫究而所議經國大計則理亂得失之故
章焉序記諸作精博閎辯兩京以下不足述也排
於今而信於後是書之必傳奚惑哉乃余所効於
公則有進焉文章經世大業而川世者或薄而不
爲非其才有所不能兼則其時有所不暇至孫於
功而求工於言非世道之幸也試觀風雅工於變
而祖禍八家者崛起中唐迨宋之季柄奪於楚州

而投戈武林降伏其嘯嗾叱咤以爲婉靡俳調是經世大業用與時違者或寓焉以爲耗雄心娛暇日之具也又豈士大夫所宜侈言哉

文直行書

原敘

英石館集敘

熊化

蓋嘗謂名時之文非傳世之文也剽新異以放轡于作者之場卽舉義深眇而傷于幽仄其病毗陰下者咷啜窒棘欺人以不可譯彼輕捷少年驚所創獲而豕突爲帝矣夫天人之統宗先王之法志與一代之經政善學者根極以盡其變詳說以衷其同然言之而未必行之而未及效枝葉所庇微于易世是豈嚮利一時者所得窺其涯涘哉詩道至今日則益難言之矣安鑒垣墻風格愈下始

文直行書

卷之首

原敘

欲矯肥濃以清異而儉薄承之頽然不返可不道師之過耶吾家大司馬壇石公周拔車山淵之手也用其餘力于經國之業以拯淪而起墜予願操緝縵以從焉先是所著有華日樞集予辱乘南菴復得其英石館集讀之調風其所作近詩也樂府力追晉魏以上論之則几席之間金石鏗然五七言古歌行近體質之漢唐鉅手常傳班張勛齊權勁燕許曲江金華之製典型在焉油雲則論著稽據之文也鐫裁貫穿博該浩邈挹河取撻又惡得

而窮其際哉及讀其向日草則以名世之業託之傳世之文而予益廢然自失矣國朝典故在神廟以後爲詳沿革褒議足發吾學愚章之覆而雄贍瑰奇直欲均茵左馬廟謨邊畧及永旱盜賊之警凡公所預籌靡弗弋獲惜其言之未盡行行之而未及效令人低徊惋惻而惜不知其故也或謂昔人職典樞機密察大政然必移疾引避者固非耶是又不然夫寬深自護以間執議憲之口此善居功名者之所爲也然豈明主所望于蓋臣者哉比肩事主而恩禮獨至在庶正無敢望焉贊夾雍容則油然而股肱心膂之寄也朝元首而野同國人乃心王室者所宜出乎故富文忠致政歸洛而于朝廷利害知無不言彼實懷國士之報而激于無所逃之義也公自哲皇帝朝以事今上亦倏蹶倏振矣夷曠通歷而風規凝然故當牛石相倚則危而爲皇甫規追甘陵仲勝則孫而爲申屠蟠履虎尾蒙蜂螫弗暇計也卒之脫迹迷陽身名俱泰雖天若憇遺然非明天子在上胡以

有今日哉故以其言之未盡行行之未及效者信之于今而徵之于後他日或有若高平之表章賈董而廟社式馮焉是固公之隱忠也大臣退不忌君自昔忠愛者皆然而公則深遠矣

文直行書初刻述事

孔子之言曰文不在茲乎孟子之言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先君子每舉以教小子豈諸來學云先君子之論定也諸學者曰維文維直維君子舉之我儀圖之宜維君子克舉之于是不敢援官階請禮官之議而沿儒者私謚之制諸學者亦猶行古之道也文直之文匪特筆墨之交乃筆墨之文亦久播天地間然比遭荆棘版頗散軼而小子夢集又曷克購遺冊博梓之諸學者曰待

文直行書

卷之四

前

博梓而學者無所師案也曷若約而先行之八載拭涕拜教曰嗚噓道之將行也歟文斯行也失豈不有命哉讀臯陶允命文命在密勿間矣孔子集大成然而其爲相也魯也孟子之爲卿也密也時爲之乎命爲之乎董廣川韓昌黎生漢唐盛衰倚伏之間身在顯晦之際厥文猶能定命然廣川具以春秋經世若兼綜詩書實賴龍門良史才揭古先帝王師相之道俾後學覽觀興起厥功偉歟扶風以降沿龍門而氣漸遂至昌黎立意不沿乃筆

墨之外神者來之斯後世所繇首推大家哉大家不沿史漢之文亦不至于史漢其詩不沿典屬拾遺亦不至于典屬拾遺然稱爲大家者諸體具備無纖媚粗僻之氣以入之也明興潛溪循用萬繩西涯奮勢開拓至空同似與昌黎爭烈先文直每舉五大家則首空同而次滄溟弇園太霞太泌云然滄溟未見其止太泌多多乎則大復非庵南溪海若四文人猶然旗鼓相當文直之言蓋猶推功守器哉文直之于弇園也蓋密得真樂之傳而于

文直行書

卷之四

前

太霞也復深裏琴之寤故詩文備諸體與空同昌黎同規模然空同之文不盡矯趙宋昌黎之詩不盡符盛唐文直則曰姑舍是是又氣力之完厚以取之也文直仕萬曆盛時以彊項令徵入諫垣忤戚揆左遷閩臬天啓初保釐東郊忤璫荷戈五溪吏治風節爛焉不董以沿繫顯而綠雪采薇諸稿久已流播屆崇禎嗣服兩踐中樞當大任獨以清德膺睿鑒而密勿敷奏或用或尼夫豈不有命哉迨末年以中樞再釐東郊江波莫沸行召公矣尼

者益堅卽臨軒面折不能奪嗚呼此又豈特閔于一方之命哉文直旣任國家事服官充艱難難進易退里居時多嘗杜門自晦不欲如弁園盛賓客標榜時英也以故文不盡刻刻不盡傳然采菽蓼棠二草以後在朝復有中樞南樞諸集在野復有華日英石攝華延喜諸集亦已傳之其人矣連年蒐徵去珠頗歸副本旣少無以應學者之求敬約而編之爲三十卷題曰行書猶之寸晷而可定分至也夫文直書藏名山凡二百四十餘萬言今刻

文直行書

卷之前
述事

前

以行者不及十分之二小子其曷辭于析薪弗荷哉蓋文直嘗言藏之時義矣退藏于密大易之經訓也二五精氣太用則竭內美修能太用則折故公守嚴一介而不以薦劇繩削人推賢薦士唯恐人知霆擊奸宄亦不深文傳重比生平宥小過以全仕類歷官雪冤獄最多不錄爰書恐章前識者失此物此志也抑萬曆以來所重在清議矣而其後以分別之過激爲朋黨天啓以來所重在封疆矣而其後以朋黨之構貽禍封疆先文直在掖垣

不刻礪以隨門戶在卿列不苟同以乖廟筭故薦有削牘諫有焚草雖密勿得意之籌如履樞時榆關以西潼關以東絕無赤羽之馳而昭練撫慰輒見成效亦未嘗伐一時事以自明公之得力于善藏者又豈書所勝哉而行道之志與列星昭回天地間者又豈書之行所能慰哉

順治庚子夏四月吉旦

不肖男入霖拜手敬述

文直行書

卷之前
述事

前

文直行書凡例十六則

一先文直公論詩最重辨體不惟律詩字句不可入古詩卽唐古亦不可入選古選古之與樂府亦各有門選也是編前後以分體爲次而一體中則以原刻先後序之略仿詩紀之次

一先公論文最貴深重典雅六經爲經周漢爲緯彛圖多多退入魏晉矣公雜文間有用魏晉六朝體者嗣當別爲一編與新語文粹並傳也

文直行書

凡例

卷三

一記有數體金石之文班氏燕然爲冠志事志地河渠封禪其則不遠紀行紀山水則穆傳山海經盛姬錄貨殖傳薈薈之音猶可步獨園亭讌會托始南皮金谷蘭亭萃林自不知漢大矣先公稽制考工取情漆園則又避秦人之不知有漢也洞天別關後學石師一書叙之體以孔安國尚書敘爲正杜預左傳序郭璞山海經序亦未可以魏晉減價也劉

向較書諸作簡質明顯其原出于毛詩小叙若太史公自叙則述傳以兼述書變體之正手昔日卧樓獨宗斯說諸叙其在允矣是程一賀叙祝叙施之屏幃卷冊寵光一時景輝千古必推忠臣孝子之思會切倫脊關係德名頌不廢規小可喻大固無取於祝史之諛也先公晚作引經斷史特深扶世之心茲刻叙從類分侃侃闇闇音容宛見

文直行書

凡例

卷六

事班之王命文質燦然尚矣其後韓柳歐蘇則本莊韓國策爲之厥體克盡其變未可以時代降觀也茲刻諸論諸議諸策乃場屋應制體及課兒孫應制者緣幅爲經用資後學一章奏本于董子天人賈生治安趙充國陳湯諸兵事對揚之體勿俚勿疎先公披草久已傳誦及中樞南樞題覆例取司稿裁之勿多勿文未可用古文治書也若夫籌兵大計多從造膝敷陳或密疏御封下部原禁抄傳每

多焚草至今卽有効勝籌何敢伐一時借箸
况旁掣中易以致忠猷未竟公且于甲申之
春慟哭而與召對錄俱焚告天關矣逾六年
而碧已化越千載而鐵誰函後學緝考其時
或彷彿若將見之耶

一先公少與梁溪潯上關中吉州諸君子游講
道談心深契居仁集義之旨當身當官時時
體驗晚而益然達天獨不肯開講受徒恐啓
標榜附會之門故論學之言僅存箴訓而孔

文直行書

此綱三

重三

孟正脉則口授庭聞者人霖其述於四書經
中

一先公究心經學晚而著五經說約不以傳折
經而以經考傳盡刪聚訟獨闡聖真向刻攝
華集中嗣當專版箋行不以作文字觀也

一先公究心史學披閱二十一史書其大謾欲
約之以便後學史記先成附之評斷大指以
正直忠厚爲指歸史遷言老氏之學出于史
官公深得是意披垣論古名將則有劍草嗣

當併刻專行

一先公憲章有志稽軫勤勤復好問四方先達
綜實每出世本之外所著名臣傳約及向日
草諸志皆有明事也他集亦有志記涉時事
者嗣當併入刻行

一物理之學宋儒意測實未細推先公壯時著
則草矣晚較崇禎曆書復與西士辨復乃更
悟西士所未了蓋西學以象數推而玄象之
成在二氣五行之先則有非二五之象可推

文直行書

此綱四

重三

者如金水雖有二動只共一天宗動左旋之
外必有不旋之天冬夏二至一定而黃道斜
絡赤道多少差各八度則分移而至不移皆
意表象先神解玄炤舊有格致草書林坊間
已翻茲不複載

一先公論詩尊體不肯一語涉晚唐乃中晚佳
句每有節取則暇時游戲翰墨有五七言廻
文五七言集唐五七言綿唐各草中合之亦
機盈尺矣嗣當別梓庶幾各得其所

一先公難進易退家食時多不治田產不好聲伎惟少與董太史陳安吉游嗜古之趣頗深至于所見法書名畫怪石古爨奇樹佳卉雖力不能入諸已而貨不妨藏諸人或席間索題或暇日追憶詩讚詮評每以一字千金不負神駿此文難盡以漢唐約法施者別刪一編用資鑒賞

一列傳行狀曠志墓表皆史之遺也名公巨卿蟻慕易來幕客分類裝積遂乖古風公獨喜

表直行書

此刪五

四三

于鱗以少勝多而公體專識大論更考時傳之可備倬史之教至賞見乎此誠恐罰形乎彼故當年所見之詞本恣于多微而今日所聞之文尤寧于多闕

一先公事功在令吳西臬閩中臺操江者頗見諸文而甘棠之平反不鑄慕耳鳴也金城之方略不圖師大樹也屈軼之指佞多焚懼錮人也故集中可考之事故猶非其大者而嘉謨成績更似易杜無可紀之烈矣若夫生平

止尼任運毀謗不辯皆先公之素心遜世無悔而小子今日紹庭敢忘思成于形聲之表乎年譜藏家其大指亦若此

辛卯夏五不肖男人霖拜稽敬識于瑞雲嶺永思山莊

表直行書

此刪六

四三

文直行書詩次

卷之一

樂府

卷之二

三言古

四言古

卷之三

五言古選體

附緯騷

文直行書

詩次

前

卷之四

五言古唐體

卷之五

七言古

卷之六

五言律

卷之七

五言排律

卷之八

五言絕句

卷之九

六言律

六言絕句

卷之十

七言律一

卷之十一

七言律二

卷之十二

文直行書

詩次

前

七言排律

卷之十三

七言絕句

附錄

各體補遺

文市行書文目

卷之一

紀事碑

長興縣建倉總兌碑

長興縣溝洫橋梁碑

南京伏虎山營碑

南京石城營碑

長興縣雜役田碑

進賢縣漕倉定兌碑

文市行書

文目

前目

平溪衛建置守備公署碑

重脩南京刑部碑

重脩江西仁政祠碑

福寧州重脩城碑

福寧州新建龍光寶塔碑

福寧州革坊里營衛供應碑

解撫臺惠商去思碑

沈黎軍定海新署落成碑

解中丞德政碑

解石帆中丞護持澹臺祠碑

北山津梁道路碑

長興縣周貞女祠碑

鐵柱宮勅書亭碑

南京刑部題名碑

江西會城廣潤門碑

進賢縣建文明門碑

楊子洲龍華寶塔碑

鞋山建塔始事碑

文市行書

文目

前目

鞋山建塔成事碑

南京重展標營碑

卷之二

紀事記

華日樓記

南京諸營記

南昌府復澹臺祠記

箬溪書院記

北山鼎新宗祠記

開濬東湖記
長興縣新節庵記
長興縣遷漏澤園記
楊里重修太公廟記
胡松庵先生祠堂記
平溪衛重修漢壽亭侯廟記
北山表勝記
世阡記
東臯廬園記
文庫行書 文庫三 前四
觀園記
逍遙閣記
鴻雪館記
東山草堂記
菴軒記
蕭園記
卷之三
書叙
五經說約叙

徐巨源四經箋叙
史記說約叙
袁子凡綱鑑補叙
沈明澹管子抄叙
明名臣傳約叙
平溪志要叙
學古適用編叙
宋宗子古子文兩先生遺稿叙
初唐七言律詩叙
文庫行書 文庫四 前八
卷之四
集叙
西域天官書叙
黃貞父先生寓林集叙
熊仲龍靜儉堂集叙
傅元甫閣老寶綸樓集叙
崔徵仲問月樓集叙
沈何山真隱軒詩集叙
戚侍御雪崖遺稿叙

吳潯上四留堂詩集叙

禹卿詩集叙

歐太守尊拙齋詩集叙

萬載常使君詩叙

林孔晉詩叙

許子遜叢青軒詩集叙

盧鉉卿浴碧堂文集叙

朱司成存稿序

王修之使君諸刻叙

文直行書

文目五

前四

徐鍾陵玉梅館錄叙

方侍御寧澹語錄叙

湯質齋文集叙

卷之五

譜叙

關南楊氏譜叙

王氏譜叙

萬氏譜叙

張氏譜叙

家譜叙

雜刻叙

七克引

地里人天眼目引

江西武舉錄序

觀風錄序

章魯齋諫議疏草序

姚叅軍惠聲序

張元戎永思錄序

文直行書

文目六

陳使君明畏錄序

祝延編引

卷之六

自叙

中樞集略叙

攝華軒集叙

南樞集略叙

延喜堂集叙

采薇草文叙

采薇詩叙

采菽草叙

芡草草叙

言意草叙

會應草叙

格致草叙

調風草叙

油雲草叙

向日葵叙

穀草小叙

鶴草小叙

素草小叙

琴草小叙

掖草小叙

莖草小叙

履草小叙

劍草小叙

則草小叙

卷之七

賀叙

虔臺王儋華平寇叙資叙

沈日倪縣侯入覲叙

張鍾山僉憲入賀叙

沈日倪縣侯考績叙

新建邑侯吳毅銘擢戶部叙

潘昭度巡撫南贛叙

司李胡慎三考績叙

撫臺解石帆南樞榮行叙

清江令秦若水奏績叙

司李胡慎三行取考選叙

南昌令沈方平考績叙

新建令郝綱卿考績叙

張坤安擢撫浙叙

贈秦心卿山人叙

贈秦心卿山人叙

壽叙

壽叙

壽撫臺石帆解公叙 癸酉

徐鍾陵刺史八十叙

喻封君寧宇七十叙

喻封君朱孺人雙壽暨次公達叔高第叙

信卿李公八十叙

虔臺劉警圓壽叙

成慈子相公六十叙

虔臺陸東虛壽叙

直指王新寰壽叙

文直行書 文直行書

撫臺石帆解公壽叙 甲戌

楊蘧初方伯七十叙

左司冠章仲山六十叙

吳比部潯上八十叙

錢武山太守壽叙

宜春管理晴所壽叙

汪用晦六十叙

劉大司空江餘黃夫人偕壽叙

李母徐太孺人七十叙

魏太安人七十叙

冷母史太安人六十叙

朱母萬太君六十叙

萬母秦太孺人六十叙

黃母李太孺人七十叙

游子六母五十叙

卷之九

章奏

東魯南黔急圖奠安疏

文直行書 文直行書

軍政大典已竣疏

皇儲講期疏

勲臣怙勢疏

災異陳言疏

蚤俞覆劾府衛疏

封使奉命疏

乞宥表忠之臣疏

庶宗養盜疏

亂黨收案疏

地震且江南北疏	申飭臺綱疏	權璫罪狀已著疏	江南省直情形疏	南樞屬員需才疏	卷之十	論	君子有絜矩之道	馬援奉書入見	文直行書 文相十三 頁三	孔明長嘯自比管樂	人主以天下爲度	王者以天下爲家	卷之十一	議	河漕議	馬政議	曆法議	理學議
---------	-------	---------	---------	---------	-----	---	---------	--------	--------------------	----------	---------	---------	------	---	-----	-----	-----	-----

屯田議	治道議	卷之十二	譜策 <small>諸述往事 策借今籌</small>	用人	理財	漕運	造士	欽天	文直行書 文相十三 頁三	制兵	弭盜	明刑	治河	卷之十三	傳	朱貢公傳	劉清惠公傳	三宗來傳
-----	-----	------	------------------------------------	----	----	----	----	----	--------------------	----	----	----	----	------	---	------	-------	------

島民傳

卷之十四

行狀

中憲大夫曾公崇墅行略

贈君右源公行略

太孺人王行略

誌銘墓表

勅封行人涂公一亭誌

奉直大夫南雄太守丞敬字陳公誌

文直行書

文直行書

前卷七

福建祭政茲勉吳公暨配楊宜人誌

陝西行太僕卿帶川熊公表

北山熊祖太二公太三公太四公表

登仕郎夏太公子繡暨元配王孺人表

表竹林祖塋始末

卷之十五

紀行

桐封記

采薇記

杖杜記

采菽記

芟棠記

說棠記

秋槎記

卷之十六

紀游

登匡廬山記

武夷山游記

文直行書

文直行書

前五八

登支提山記

登泰姥山記

西山遊記

浮淥記

浮湘記

登衡山記

桃花源遊記

白水洞記

百洞游記

金陵四十景記	平溪覽勝劄記	游劄	江城覽勝記	卷之十七	雜著	地形家辨論	盜賊課	平溪志要總論	文正行書	射鵝說	紀異	讀亳州守葉公定變錄	囉訥茶疏	若下酒疏	廣潤門外修街疏	建隆沙管房疏	重修玉隆宮募緣疏	菩提寺修路募緣疏
--------	--------	----	-------	------	----	-------	-----	--------	------	-----	----	-----------	------	------	---------	--------	----------	----------

募勸施米糜疏	說譬	目論	筆談	文正行書	文目去
--------	----	----	----	------	-----

文直先生傳

辛卯夏五官保熊公壇石既葬矣學者私諡之曰文直先生文之在諡法也異美而同辭若公之經綸學問其最優者乎直則諡法未之前聞也蓋公之諡宜在仲淹子瞻之間而私諡宜別于博士之議且以公之官階品望宜有傳者也國史之例立小傳于具官書卒之下公之卒也于何錄乎余弱冠以先諫議之命父事先生崑崙守一經雖中壘之心未逮而虎觀之席未與然馬齒日增亦及于

文直行書

卷之前

自注

鄉社之悖史矣今有鄉先生沒可祭于社敢不濡簡識之乎公系出熊繹在周受封江漢唐末叨公伯嗣延福姓著南昌數傳本公是居竹林厥孫開公墜遷進賢爲北山一世祖十三世爲瓚公瓚公生資政富公富公生資政儒公世有隱德贈君及王夫人年皆四十六乃生公蓋萬曆七年己卯歲也乙酉公方七歲而贈君卒公哭踊哀甚丙戌公從仲兄茂才遠受毛氏詩乙未受知于邑宰遂安毛公已入邑宰丙申娶南昌朱掾衡廬長女庚子

文直行書

卷之前

自注

鄉舉冠本房辛丑賜進士第觀吏部政出入視日太宰孫公器之十二月授浙江長興知縣選擇而使也壬寅之任奉王太君往公在浙滑謹省訟興學修城建梁疏洫置役田建兌倉雪盆獄士民甚戴之而掃滑太湖羣盜稱山君者尤爲三吳所稱大約公廉易以經術傳吏治與人無城府其待豪猾間以精察駕馭之方傳之亦不引繩批根也戊申行取便道過里值里中大饑公建議請賑濟調兌已酉奉王太君北上庚戌擬授兵科給事中是年江右多賢爭欲得科公引避郊寺故主爵益賢之冬十月丁王太君艱哀毀奉柩歸癸丑服除北上時神宗靜攝而魁柄獨撻乃朝士微亦部分南北公中立無所倚然作令吳西雅與顧忠文高忠憲及劉念臺朱平涵丁慎所游至于綱常國本未嘗不動色言之也以是頗爲忌者側目是歲江右饑公建議改折二糧乙卯特旨實授掌兵科以軍政察武職也公授事備陳疆事大約以核市賞斥債帥重堵截抑搗巢實武備爲首務而于明

作豫教魁郵賑荒遠好獎諫言之至切及軍政拾遺疏上劾掌府成國西司錦永墨不任且比于揆與晚也晚故以言國本忘公及公握垣篆間托人爲府衛北已者游說公竟無所動而揆方附晚爲與遂以此卿公甚而府諸旨輒破例特留公屢疏齒馬以去就爭丙辰四月會有榮府桐封之後公遂請行曰臣可謂不苟去矣亦可以不苟來矣丁巳內計左遷福寧會臬時揆之門修隙也已未之聞臬任正已飭下落落不隨臺使指十月遂文直行書

南都選練蒼頭軍增練奇兵三月舉南察南宰等東何君總憲洛水王君與公同事任任子范郎私單欲處王李二豸豸豸故風節士也又有豫教皇孫疏公持不可遂得保全而所斥亦多從輕恕不欲以黨目累人九月指授標將擒叛宗睿燼南都寧謐甲子建伏虎山營上申飭臺綱疏公署臺久臺疏多指倭而湘潭嚮用楚材彙征楊公澍遂力攻魏瑞疏上得嚴旨公又偕泰贊陳公力救之時餘不之門遂有贊公者瑞矯旨罷職公留俸贖于京兆庫置賑田扁舟歸九月給事某復迎瑞意列公營石城糜費已而楊公逮比司煨煉公與高邑爲黨瑞矯旨行撫按對簿十月郵道蔣某將入嵩視欲以公爲贊公對詞不少挫而巡撫郭公號爲寬平予輕比瑞矯旨戍楚衛之平溪地實黔也吳祖洲錦衣曰方比司煨煉楊公時汪文言獨口供公黨楊左蓋公會致書二公言小人不可作緣願盡屏子公曹丘輩故文言卹之公羣而不黨如此丙寅公如謫所肆力詩文德威蠻峒丁卯歲烈

皇踐祚拜詔歸里已復官誥戊辰起家擢少司馬
十月履任攝部務每九卿會議倚公指畫皆有當
于大體已已薛某爲南臺所糾辨疏侵公上責
其撓察尋罷之而慰留公公先後所推轂如李守
琦胡從儀黃惟正吳襄祖大壽祖大弼楊麒滿桂
等皆不通賂遺佐樞時會故大司馬新城王公召
入議揮時議或非之公曰魏絳不歌鐘賜乎護王
公欵成西北邊邊門晏開輿論推公少宰公復避
權遂量移南大司寇多所平反而禁諸司擅勾捕
文直行書
南中安之辛未夏上特遣使者亟召公對平臺
卽日拜兵部尚書所持大計在罷淩河之築酌島
兵之糜九邊則選驍騎以握機西南則慎開寨以
養銳每怵惕于古人並和非利之戒而三服孔明
氏粗安之言且曰封貢欵市成祖以來訐謨也其
于撫遼人尤綏綏曰此曹皆祖父兄弟塗膏原野
以爲朝廷扞圉之遺也忍疑之乎嘗中夜叩關保
丸城數百萬生靈而時論多疑遼人又以南宋爲
懲至雲撫沈君便宜行弦高之策關門祖帥感誼

弭東牟之憂公之功遂莫敢自明而人亦莫爲公
明矣壬申秋公鯁組歸上威嚴前後中樞參得
奇禍不良死獨公以清執蒙上鑒雖解組上常
思之里居十年壬午夏上特勅起公叅贊留務
公素得南中心一見咸喜而募練戲下士冠軍癸
未楚帥問荆藩失也欲以勤王爲功浮船將抵皖
中建業大驚衆議或主剿或主矯發粵餉公檄之
曰餉當爲將軍請給失藩之咎吾當爲將軍請原
渾池奮翼是所期也若下鳩茲一步驚弓劍尚得
文直行書
爲純臣哉公旣內周倚守而江南北大帥多公封
樞趨衛陵京楚帥亦服公誼遠斬江上之假名號
爲捨攘者遣部將入謝故列郡聞警登陴留都綏
帶如故時論服公鎮定乃闕說未遂者嚙公造蜚
語達北都時言路有指公髦不任者部議陟司空
上召問誠意伯誠意伯具誦公所以
上嘆曰叅贊真清執旣于物情不調且令辭任吾行召用之
耳公旣歸自幸得遂休退而尤眷戀闕廷恒哽咽
目門戶爭官不休以危疆爲阱人之地腐儒讀史

無識以弱宋爲幾德之吹不知，祖宗朝用人之
良法防遏之深計刻核自固大策必誤矣已而聞
寇渡河流涕曰大策果誤矣忍言哉甲申三月之
報主公痛哭不食食已強食食江左之時尚有老
成人特薦公可當王謝而中貴阻之公里居益著
書是時年已六十有六矣然愛君憂國恒夢寐若
對揚者而澆惡間廢未與樞機之謀採山吟澤展
轉流離至戊子從書林歸已丑二月得疾避器隱
居梅潭坐卧小樓日食漸減至六月啜粥日益減
文正公書
以初九日月中端坐而卒嗚呼若公者可謂得正
而終矣年七十有一遺命塋帳幙之嶺不設翁仲
後貌墓前樹四尺之石表曰瑞雲窩公壯年所自
題菟裘也先君子後公十年令東吳後公十三年
爲諫議恒兄事公而守其教崔魏之毒又同嬰之
及崇禎初諸賢治瑞案公每謂先君子曰秦卦內
君子其下小人也外之而已豈可苛及以錮人盛
世乎大都公與清流善而不立黨趣人之意而不
居其功辭受凡與一介不苟雅不以廢什矜在朝

在野任事無所顧忌故自令吳再鼎績之後居官
率未三年淹不惟進退不累其心也方其觸璫而
荷戈炎荒執義而奠維豐鎬固已生死不動于心
矣公深于性命之理而不欲立講學名于詩文稱
大家而立言務有補于世道恒曰堯舜曰中孔子
曰仁時而已矣又曰孟子集義二字最當體踐所
著有綠雪青王華日攝筆中樞南樞英石延喜八
集行于世公子伯甘旣塋公從考亭義例自爲之
碑而系之銘曰天作壇石降神生公表世系學孝
友淵文登明出經西吳肇莫直哉司直臬哉司臬
月卿於燦僕臣正哉江表靖哉烏臺猶猶觸侯孫
肅錫環貳樞風行瀚漠江國芾棠邦正握機靖共
有恪彤弓昭兮十年林臯留守宣擢江漢歌三原
廟鍾簾依其拊搏袞衣胡歸 帝行召公諭訛孔
拯皇天曷問枉折維傾疇毗式廓考亭之壁梅福
之潭貞謠貞畧於戲我公循仁集義維傳維霍歸
藏瑞雲神升帝庭浩然磅礴余里居得哭公之喪
又得白衣冠以與會葬知公之始終守正矣嗚呼

余何能傳公哉又何能不傳公哉史遷于蕭曹衛
霍歷牒功最而已至于伯夷屈原則低回嘆息畧
記事而重明幽亦以爲人生之大節存焉耳然史
遷傳古此乃傳今定哀之際其辭微則公之功最
有所不盡詳而大節尤有所不盡表矣嗚呼余何
能傳公哉說者曰公考終粉社于首陽汨羅豈其
班乎夫呂國罷將大星不隕于管中畫邑無搜列
宿自歸于天上綱目有特書焉管寧卒于魏夫固
深予之也嗚呼余又何能不傳公哉後有君子讀
史直行書

卷之九

公傳

前元

是付論其時覽觀遺跡詢之風謠尚知有明有完
人如我公者世寔厄之天寔成之其低回嘆息能
已已哉

贊曰在易坤之九二曰直方大尚書禹載昌言曰
其弼直然則直固臣道之盛哉孔子言人之生也
直孟子言集義在直養而詩咏邦之司直舍命不
渝則儒者之學盡性配命求之于直無餘矣余事
文直先生也久跡其言行出處始終之際信矣哉
順治壬辰三月迦家子章士鴻序手撰

文車行書 詩卷之一

明官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廿編

樂府

南山歌 擬古詞

南山之石黃之不爛青牛之角扣之不斷人豈不逢夜盡其旦知已者來生我羽翰

又

南山之石白鄰鄰南山之牛九十牴扣牛之角行

文車行書

樂府

負薪士固有志寧長貧疇是明君疇良臣

汝爲我楚舞

鴻鵠長成垂天羽橫絕四海疇能取彼何如者爲之輔謂兒恭敬我嫚侮咄嗟呂后真而主我爲汝楚歌汝爲我楚舞

天馬歌

天馬來今渾紅沐巾雲軒兮汗振血過都歷塊紛明滅四蹄如龍踐霜雪稟靈淵今托皎月太乙之

神房駟列

漢鏡歌鼓吹曲辭

古樂府惟漢鏡歌十八曲最爲難擬蓋短
篇軍樂譜詞既多古淡字句或有不可解
可解不可解之問所以獻吉仲然以擬君
馬黃戰城南二曲之稍解者他無擬焉
于錄元美則全擬矣于錄元美則全擬矣
原丈元美難而擬未免脫其氣格余擬之
於離卽之問釋不可解以歸于解而
後欲存其古法竊自強爲學聖也

聖人

聖人出萬物觀賢臣出庶績舉明哉良哉調風順雨五老遊河六龍御宇星氣斯符筮龜斯祐下民孰侮得其處所式歌且舞樂今于胥

文車行書

樂府

上陵

上有脩陵下有曲津上陵美美下津娓娓問客從何來客言亦不自東來亦不自西來亦不自南來亦不自北來天潢爲我船招搖爲我櫂玉繩爲我竿帆掛喬雲檣格澤下津泥泥鰕鮒國豐隆爲我車飛廉爲我策房駟爲我馬鼓擊天桴旗太白上陵美美狐兔宅滄海之外峙圓嶠蒼龍駕起頽霞標銅池芝草甘露洒紫玉紅粧共碧瑤仙人下來祝聖朝

上邪

上邪世風斯下我欲與君相知交道在存大雅泰
山東傾黃河西瀉厨門肉象角生馬桃李冬華霜
隕夏乃敢與君舍

翁離

一日據離又曰雍離其原文曰據離阻
中可築室何川其之蕙川蘭據離阻中
殊為難解于姑僅易三四字猶未解也余
推國風黍離之意稍演繹之如太白作空
候引諸曲亦不妨時出已意也

雍之離宮阿房萬重乃今蘭艾生趾中葺蘭編艾
築土室壯丁征戰餘老翁

文直行書

詩卷一

石流

一日石留原文有金蘭字面恐即
上邪之意其為神仙石隨者非也

河水北流湯湯沙錫以微盪離故鄉石以重宛其
中央君子結交志金之堅懷蘭之香有如此石亘
若河梁

有所思

有所思不在大海南不在太行遠茹慮之阪東門
墀室邇人近那可相思不見遺君雙珠與生真純
束之赤綠綈紹繚之珊瑚串誰儻予美問心中變
拉維燒之無留戀同心結子連理枝盡付荷風揚

其灰誓今以往勿復相夢勿復相思兄嫂啞笑鷄
鳴狗吠誰不知之始者不如今悵悵東方須臾高
誰不知之

思悲翁

思悲翁美人傷我心中誰思奪我美人使我首如
飛蓬有若猛狗逐兔齟齬雉子斑雌來雄不從又
若梟子五梟母六飛而食肉拉沓鴛鴦離其羣趨
踰暮安宿

遠如期

文直行書

詩卷一

四

遠如期期萬歲萬歲豈為遠與天無極與日常轉
雅樂陳佳哉紛單于來歸月支臣太平主燭天下
春累世未嘗聞增壽萬萬年誠哉地上仙

臨高臺

高臺迥迴軒障之朱闌干漸臺之水清且寒瑟瑟
悲風吹香蘭中有黃鵠飛且飜我主臨之心多歡
微臣一千歲我主壽萬年

朱鷺

朱鷺食河魚茄下蜚以趨獵其縷吐其餘黃雀有

羅澤亦有虞驚乎魚乎噤樂乎將以問智者

君馬黃

君馬黃臣赭白二馬同時臣馬瘠君馬太僕供芻
藁經年不走長安陌臣馬屬北軍材官騎士鞭紛
紛一自甘泉烽火達渭橋南北如屯雲

戰城南

戰城南轉郭北男兒立志死邊野枯骨何葬裘馬
革暴馬之革飽烏食嗟烏之蒙長三尺黃蒿淒淒
白水激激渴飲壯士血化碧不如驚馬騎輿嘶排
衣直行書

詩卷一

五

徇生入漢家壁

芳樹

芳樹葳蕤下有蘭池上有連枝其葉參差嗟佳人
何用問遺繫雙珠聊寄所思咄哉妒人之風雨心
不可禁目不可貽望芳樹之黃鵠三而爲行如我
乎悲矣

將進酒

將進酒浮大白咄壯哉赭如赫仙人下來飲延壽
千萬永無射

上之回

上之回威異國出甘泉行極北寶鷄聲徵帝德封
中雲起萬歲呼無惑四夷賓服功通玄默安得白
日生羽翼

巫山高

巫山高高以長漢水深深湯湯思佳人今不能忘
遠于望之泣下沾裳將予就之雲雨渺茫

艾如張

田車旣安如輕如軒艾蘭爲防置旃爲門駕言行
衣直行書

詩卷一

六

符遊于北園雉雁于羅有兔爰爰安得如黃鵠高
飛不入羅杯之丁丁兔柰何

雉子班

雉子班朱冠錦臆羽翬翬朝飲澤中暮未還可畏
艾如張耿介徒摧殘何不高飛遠舉鳴青山

鏡歌曲補

鈞竿黃雀玄雲務成四曲漢辭公闕
矣今竊補之未敢爲胡寬新豐也

務成

皇哉唐哉揖遜用寧哉帝以誠哉士以名哉許由
作脩洗耳賣清負石沉淵效者務成禹家天下萬

世為經理本率分道貴近情

擬漢橫吹曲辭

橫吹曲十五篇惟出塞猶存古辭其餘並亡此體蓋陳梁以後擬漢者今亦擬之本陳梁人聲口而猶冠之以漢所為擬擬者也

折楊柳

綠拂章臺下肯垂五柞前陌頭羈走馬樓上哭粧

鈿香風隨意最明月得人憐折將離別恨飛絮入

春煙

劉生

劉生不知何指蓋俠侶也或云抱劍專征為符節官

諾金稱季布驚座重陳遵巨先與翁伯睚眦能殺

文直行書

人劉生今擅譽意氣莫與倫鞠躬下屠豎引眼笑

平津坐傾魏其客驛置鄭莊賓寸心指白日三尺

起紅塵袖椎北救趙挾七西刺秦縱橫腐草靡千

秋任俠身

以上綠雪樓敲草

樂府二

古體

三百篇以後古詩無定體以古人題者為體後人如作樂府古歌即當因其體口想見其氣象發揮其精神如起古人復歌也乃為得之明也以來詩家作樂府者雖李謝古何仲然李于麟王元美為盛然想音作法為其無四海之羅

安川此歟君美人毒言子則是後人為漢

仲熙改易水歌為易水行直述荆卿離

呼勝前夜事一總說出其了易水悲歌節

短衣歌者誰國有叔牙當見知和是斷傲

却于家陳發憤光景不似較之本歌不帝

燕趙元美則鮮此弊如文王箕子拘肉採

微直體口吻縱非冀野之驢黃亦庶幾于

叔敖之優孟矣而其作樂府變自謂杜陵

道訣以備一代採擇其盛心哉然恨不數

章如壽寧泣等題明矣至尚書樂非有人

之注孰知其刺趙文華之丁和嵩也乃後

日歌行而題曰古樂府可乎哉余甚宗前

四家而其一二未穩愜處恐開後世傑裂

古體之端又何敢隨聲附會也姑表而出

文直行書

白雲高飛弇山吾家日入萬里人生有涯祝延君

壽若木常華

又

瞻彼白雲瑤池之傍萬民和洽降福孔將三年為

期獻鴈是常

漁父歌

率彼野者虎耶然來者楚耶叩有舟兮處即

又

蘆中王孫邛哀而進飧母畏邛奔蘆中王孫

又

歌滄浪兮春秋邛詘名而直釣于寶劍焉求日照
當心沉舟赴流蒼天乎悠悠

公無渡河

擬笠
篋引

公無渡河河伯不仁吹怒波巫姬三老爲娶婦年
年尚見蕩田禾况有張牙之暴鱷九百天吳十丈
龍枯樹黑鴉饑欲食烏烏啞啞待人過公無渡河

老真行書

樂府

九

公渡河渡河竟死柰公何

落葉哀蟬曲

擬李夫人歌也英雄悲惋漢武
之賦秋風忠直牢騷屈平之陳

問天

秋風兮淒淒秋草兮具腓黃葉兮飛飛蟬聲兮傷
悲聞敬兮玉墀虛玄兮翠帷懷蘭英兮葳蕤驚鴛
鴦兮背樓望彼美兮懷疑翩何姍姍其來遲

城上烏

城上烏生八九子舖飼不避蛇與蝎清衣少年挾
小鵝一縱黃口連毛噎何不學鳳凰棲梧桐朝飲

丹霞暮餐綠雪

車遥遥

車遥遥兮馬駢駢自君之出不可追君之出今咸
陽西人生安得常相隨妾願化作山頭木憑人採
斫作車幅三十安排共一轂妾願化作陌頭塵朝
朝暮暮着車輪隨風吹起上君身

煌煌京洛行

擬魏
文帝

煌煌京洛壯哉城郭下里鳴鐘上邽擊柝東市放
燈西郊張幕名利津梁千唱萬諾一解紫閣沉沉

文通行書

詩卷一
樂府

十

黃門赫赫豪聚五都衢通九陌金張開第許史列
宅鞍馬駸駸名聲藉藉富貴之場駢填履舄二解

功成身退卓哉子房淮陰不止烏盡弓藏矧無功
德啞啞怡堂若日胡傷多足不僵其亡其亡繫于

苞桑三解

蘇秦傾側車裂宜加陳軫忠謀不用何

嗟吳起好殺伏尸禍者智矣郭生馬骨自誇魯連

邱金志于青霞四解

吳江歌

擬張
翰

吳江冷兮楓樹丹鱸魚肥兮秋風寒歸兮歸兮附

所安菰米蓴羹竹釣竿

小麥謠

小麥去年無人收大麥今年無耕牛驟驢括盡牛
服輒買牛之價賣兒售丈夫征戰婦姑愁野田黃
雀聲啁噍

兵車謠

車如鷄栖馬如狗盾如榆葉劍如韭十萬騎兵如
戲偶將軍金印大如斗

以上綠雪樓鶴草

文直行書

詩卷一
樂府

十一

擬漢郊祀歌十九首

漢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乙於甘泉祭后
土于汾陰乃立樂府采詩以李延年為協
律都尉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
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
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歌之其
中天馬寶鼎赤鴈諸什雖近季世後談祥
瑞不合王者格天之奏然略義徵詞其氣
古樸澹莽未甚逮于二百之篇而六朝以
後作郊祀歌者靡然文弱矣聞樂知德漢
音已不可作而况太音乎幸際熙盛方當
旋韶進獲技頌令雅區區猶刻畫西京者
毋亦以三百篇為素王手裁不宜為無鹽
店突仿古人通鑑不續春秋之意而特存
漢音以別于梁陳以降之靡靡亦庶幾乎
治世之聲也

練時日

練時日候有常郊南至日辰良取蕭氍毹皇皇沛
岡象神哉昌餐六氣漱正陽靈之旌建雄虹靈之
鼓左雨師右雷公靈之馭飛朱鳥駕蒼龍靈之主
澤薄土茂庶物靡今古靈安留燔養牛穆將愉斑
其紛器陶匏盛質文麤穢除精氣存獻瑞漿肅粃
梁明燿燎和宮商暇將出降以康報介福壽無疆
帝臨

文直行書

詩卷一
樂府

十二

帝臨圓丘四方從矩薄薄地靈降甘露雨均調六
合氣行以五介我稷黍下民歌舞皇哉蒼蒼式序
三光穆穆天子恭已垂裳

青陽

青陽司辰靈氣流爛列草敷疏土脉膏潤仰觀日
遲傾聽雷奮夭喬歧蠕罔不若順惟春與王合震
之巽

朱明

朱明之靈刻刻其揚景風和扇萬彙阜昌祈年長
養祝融迪嘗芬芳鬱渥我享我將

西顥

西顥沆瑒雲物高朗白露紛塗草木蒼莽百谷實
穎築圃登場令司肅殺穀派射狼越貉賓服妖孽
伏藏維神之功羣收西皇敬援北斗酌此蘭漿

玄冥

玄冥司冬霜雪蒙蒙林榛脫落塞向辟風田禽利
執易亂除兇用建烈業以順唐功神光頽頽按鼓
噉鐘

惟泰元

文直行書

詩卷一
樂府

十三

惟泰元尊筦攝天根萬物之母是爲媼神經理陰
陽雷露風雲靈化豐豐百姓咸循德施則祀敢以
具文挫糟飲耐揆瑟吹竽浮清沛濁凌冥升虛雉
雄赫赫烈騰五都

天地

天高地厚並貺治安爰建圻壇黼黻風陳仰陟墜
皇延望雲霓八佾容與羅列旖旎斐然殊鳴靈其
有喜顯相肅肅多士濟濟各秉厥事奉邊進俎惟
予一人式恭敬止練時與日厚終虔始稻粢穠麥

盛張供翬帟翠幃飭齋官刻羽流徵伐號鐘鳳儀
獸舞合八風稽首玄穹祝歲豐

日出入

日出入遠無期故東有扶桑西有流沙南有炎州
北有寒山廓如四海之池徧觀日出入其中六龍
婉婉凌天地以徑度駛若飛黃其何不遲遲徠下
天馬

天馬

天馬驅渥洼下骨權奇汗流赭橫飛谷連絕垠遊
驚霧剪行雲太乙况龍爲神

文直行書

詩卷一
樂府

十四

天門

天閣開闢耀靈臺羣孽星以爲旂掃六幕之瞻
瞻瞻莽倖玉燭調光祁年之宮長生之堂紅壁沙
版玄玉爲梁楠畫龍蛇紫帷明璫鎮疏夜啓招搖
永望萬歲之觴時與雙曜常羊上天降監祉福無
疆豐豐搏搏叩精幽殷勤禱祀臚所求迎來嘉吉
弘昌休德譽配天式九州

景星

景星顯元鼎見天道徵祥地寶與善爰祀汾陰志

儀精腆叩鐘調磬八風生蘭膏炬燭華容明吳體
楚灑柘漿傾鶴鵬鳧奠供犧牲夏屋沙棠覺其楹
微心感通康且寧作樂象成寫和平上穹下土降
豐登

齊房

一日芝房歌元封二年甘泉宮中產芝九莖連葉故作歌

齊房奇草靈氣布葉九莖亭勻三秀連疊精玄所
蒸用表烈業蔓蔓敷疏瑞藹此都莫莢屈軼番爛
牒圖

后皇

文直行書

詩卷一
樂府

十五

后皇嘉嚮海內承福玄黃莫安兆民攸服王猷允
塞華狄分處經略正封中天啓宇

華羣羣

華羣羣芝扶疏高堂開株穢除神之遊造旬始觀
清都神之出覽荒忽龍躍躍雀菱菱神之行日晶
晶電習已扈容容神之愉靈湛湛豆登升醴齊泛神
安坐何以豫望洋洋合所慮神嘉虞進瑤漿睨三
階福四方汾之河橫素波殷鐘石奏陽阿北面絃
比天歌

象載瑜

一日赤鴈歌大如三羊幸東海獲赤雁作

象載瑜白時西幸東海赤鴈蜚五采文紛陸離起
虞羅泛太澤啄丹砂飲太液視景福歡無極

赤蛟

赤蛟騰青雲蓋雨漠濛龍爲對晝曉暖靈已醉沛
施祐酌言醺禮樂成伏符流靈殷殷集百神扶宇
宙齊羣真靈將歸闔闔開象輿轅駕天街遠如期
萬福來

五神

文直行書

詩卷一
樂府

十六

維五神相天皇包四維立中央神來思風雲揚壇
墀肅椒苾香圭璧精揚金光貫湧濛濛聽悅豈不
承申三觴嘏大漢年歲穰神衷回福滂洋

朝隴首

一日白麟歌元符元年幸雍獲白麟作

朝隴首覽金方蹕雍時獲嘉祥雷電祭白麟走鵠
吉時蔚羅吼披往圖寶祥符殛句虐追黃虞婉白
魚匹赤烏祭以告儀不忒耀玉石潔紉帛圖爾形
填家國

擬河清鳳至壘出詩

天啓中陝西黃河清河清風雲玉璽出皆
今上應運之祚符也敬作三篇多比華祝

河清先噴白浪花數日
後澄清百餘里

於皇時明榮光塞河滔滔西紀汎汎東波后皇貢
禎川瀆合和仰同天漢萬象旁羅

鳳至大鳥高丈許見於禹州
羣禽萬餘朝衛者數日

猗歟軒皇鳳巢阿閣岐山鳴文衆鳥鶴鶴相彼羽
儀物覩聖作崇斯禎祥陋彼神爵

璽出四角完好則非秦璽缺於漢后者漢帝
河君民夜見浮光燭天乃掘岸獲之

陟嶽獲簡瞻洛浮書畫存史籀跡紹河圖光景上

文直行書詩卷一
計七

燭絜世寶符昌命永壽明明聖模

附

雜體鳥言

子規啼

春去也月光暉桑葉離披桑子肥蠶三眠莫教饑

田家春黃藜蟹螺者宜高汗邪者宜低日中不挂

爲失時貴其所以貴者貴

倉庚鳴

葛連蔓菜台台柳婦驚恩婦哀新婦婦哉于歸于

歸

以上青玉堂采薇草

樂府三

聖德篇

聖人出邁明良黃河澄清彩鳳來翔爰攬天紀殪
彼慙璫四門穆穆八風洋洋阿杓獨運綱目具張
殷憂默啓式遏寇攘蚤朝晏罷我武維揚遙望北
斗酌彼帝漿拜祝稽首萬壽無疆

東門行

文直行書詩卷一
計八

步出城東門身不掛冠歸試看漢家故事後有將
軍霍子孟前有丞相劉屈氂免身亢宗者其誰公
孫弘曲學阿世萬石君踽踽自持千秋後世猶謫
之黃金如山將何爲人生百歲但隨時君不見東
門一路垂楊枝日暮黃昏鳥雀悲

以上英石館調風草

橫吹曲補

漢橫吹十八曲久已擬作惟黃鵠黃單于
赤之揚望行人四曲見于樂府原卽十八

曲中而互異其名者何妨重筆六朝人所
作多麗靡非漢人馬上本色也

黃鵠

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昭帝自爲歌以表其瑞若臨高臺武帝拓梁事也

青天一何高黃鵠背負之東海一何深朝夕鳴雄

雌天關徑萬里下我太液池鵠不浴而白黃者殊

所希千歲換羽毛以待仙人騎騎者王子喬歸者

丁令威太宗改土德亦以黃龍爲高飛離哉離歌

擬栢梁詩

黃覃子

李延年舊曲不傳惟梁曲有黃淡思蓋擬而失之情者曲中以黃淡思爲

文選行書

樂府詩卷一

十九

人名鄰于江外婦人淫冶之詞非漢人橫吹本意聊以意施爲之借徑于擢歌也

前歌折楊柳後唱擢歌行中有黃覃子莫是黃頭

郎朝演魚龍戲幕闕角觝場羽革橫白日紛旗耀

太嘗誰家婉孌兒顧盼生芬芳出入慎洗沐行步

中宮商但炫長安道不昵狹邪媚召來丞相府控

地舉頭搶相書終餓死銅山空自黃

赤之揚

漢以赤符興至武帝揚威四遠兵戎著績立名以是大將軍出塞馬上橫

吹所奏此其大者

四坐具罷聲聽我赤之揚我祖赤帝子劍斬白蛇

殪神母來告符朱旗氣色揚羸秦尚水德厭勝以

南方傳世至元鼎威武震邊疆寇軍穿鹿塞飛將

戰龍荒驅度陰山馬馬首風茫茫徒使幽閨婦紅

啼玉筋粧

望行人

此思婦望征夫之曲也序在關山月洛陽道之前

朔風邊塞起秋鴈向南飛括括黃河水東流大海

歸家家望邊信歲歲寄寒衣塞雪春仍厚塞草春

尚腓居人尚內徙行子今何之日夜見去人寥寥

還者稀思婦高樓上當窗嘆息微

文選行書

樂府詩卷一

二十

羽林郎

古辭解云漢世事道之君子不肯事二姓之况也

天上羽林郎壘壁營室次叢叢依烏光北落天元

帥漢家孤兒兵馳馬黃金轡調笑酒家胡依倚親

軍勢胡姬楊柳春窈窕施丹翠踟足唱楊花不覺

心情摯醉解合歡襦流連紅燭嬌不意金吾子珠

彈秋鷹臂就我提玉壺酒引流霞解物喜酬新知

人悲戀故義雖云微賤軀事人懶兩意多謝金吾

子私愛焉能遂

以上延喜堂擊壤草

文直行書

詩部卷之二

明宮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白編

三言古

卮言

大哉乾玄而穹至哉坤黃在中孰主張圓九重畫
州域通雷風蒸民立類保彞分賢聖樹君公太樸
散技巧通治趨亂始歸終四侯異六宗同王霸降
文質從欲逐逐志憧憧神曲叟北山公喟何爲佻

文直行書

詩卷二

天工

其二

時既耦三字除道未覲萬言書餓方朔飽朱儒枯
棹智抱甕愚專之輸舍之苴逐穰侯相范睢邇無
極走子胥廝養卒刁間奴長卿節馮譚輿牽黃犬
賦白駒壽彭祖殤童烏有力者運而趨齊物論惡
拘拘

以上華日樓擊壤草

四言古

祖德詩

於戲我祖肇于鬻熊厥胤有繹勲績惟崇師文翼
成世載其功分茅得楚革路是從亦越成莊歷葉
會同是輔是傳公族攸宗昭屈景圖垂烈流鴻拓
地稱霸南土啓封式微秦漢散處江湖迄唐逮宋
以農以書北山卜址爰宅爰居我徒我環是列是
除代有達人壽考位殊遠邇高會質朴罔譁迨我
先考善類楷摹致我小子一經出仕或矯或登嚼
其焉滓於昔先人善道受祉顧瞻予躬惟持惟軌
天子我恤矜我髮齒懸車之義敢隊嫚靡教誨我
嗣式穀爾似皇天無親惟善是恃誰謂華高齊而
其企誰謂德難庶而其厲敬之敬之聞義無寐重
黎之後明天德地

以上英石館調風草

秋槎吟

平江之後余得溫音解綬歸自留都風帆穩掛僅十日而抵章門時癸未之八月也浮槎天漢庶幾似之

惟天有漢倬彼雲章如漢東瀉地有長江時當秋
令金風扇揚掛席西汎淵客歌商天與地杳宛在

中央

田鼠

我行其野生之鼠乎恤乎湫乎避水乘高食我黍
乎我黍既罄爰食我圃聚而乳乎謂我迎貓貓乃
離乎

路虎

我行其阪生之虎乎嚙乎哮乎避晝入山食我塵
乎我塵既罄爰食我殺聚而怒乎謂獮我弩弩乃
腐乎

澤鴻

詩卷二
四言古

三

相彼鴻鴈集于中澤旭旦和鳴月宵斂翮彭蠡既
瀦雲夢不隔關塞攸通春臣秋客蘆中伶簫天邊
頡書高飛冥冥弋人胡獲

以上華日樓擊壤草

文直行書 詩部卷之三

明宮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五言古選體

飲縣侯此樂園

王孫河間沿城衢開華堂竹檻隔繁圃松亭砌石
梁主人事深簡假客任供張邊豆既有賤穀核充
圓方縣侯綵青組拜節稅中唐彈絲紛下走吹竹
由東房列筵靈景欵金釭集朱光賓嚴不廢禮任
文直行書 詩卷三
五言古

達亦尚羊歡情殊未關歌鍾擊明霜

喜丁仲章兄訪

東風越江船孤帆冒霜雪弭棹薄章水睠此寒潭
潔文章千古心十載寧涼熱村酒蘭卮浮野篠草
堂設期君上公車甘我遠朝列殊亭南浦雲喟然
傷吹呖

以上綠雪樓穀草

梁甫吟 擬諸葛亮

壯士矜意氣義重身可許至於事君王要貴以規

矩嗟彼公孫捷田疆古冶氏豈不拳勇人國相惡
無禮微言賜二桃一時爭趣死功不論馮河功不
論拜虎功不論御軍得罪智囊無處所君不見梁
甫山邊蕩陰里三墳纍纍噪狐鼠

野田黃雀行 擬曹植

悲風吹野田黃雀啄荒粟啗啗雄呼雌蒼鷹側雙
目雀見鷹投人人喜籠雀鬻傍有俠少年捐金將
雀贖放雀摩青煙感恩還不予意氣在羽毛啣環
相報速可以結交行轉眼成反覆利劍斬負心一
文直行書 詩卷三
五言古

以激流俗

三傑詠

留侯

伊人始奮椎祖龍魄蚤失取履叱上奇獻璧鴻門
屈扶漢策羣舉報韓心畢銷印本良圖躡足近
謫術商山羽翼成辟穀辭縹緲玩弄英雄前飄然
托鴻乙

淮陰侯

灼灼淮陰侯靈武本冠世寄食窘少年執戟阨下

位朱光聚畫雲英雄擇王事威亮逾火烈功成秉
貞志謝絕蒯生言忘身中讒忌呂氏蘊邪謀鐘室
血光泚

鄧侯

蕭公何堂堂奮跡繇王吏內撫三秦和外濟六軍
置拔奇感代工自污賈多智封鄧居蹤指請死殊
不次折律垂規模經制允稱備誅信倘無謀宗臣
良不媿

留侯張良公足節侯
給信人質貞誰陰矣

詩卷三
五言古

郭外尋秋

涼風流大火素節司薈收梧葉辭故柯蘆花嬌長
洲游宦窮海濬徇祿殊可羞微才宜遠擯况復古
東甌道汚見君子勉旃茂遠猷

寄友

鬱鬱園中柳青青嶺上松柔條與勁幹托根將無
同春華皆碧滋所識在秋風願君崇明德休嘆仕
難工

其二

落落澗邊石英英山中玉玉石世無分和氏應荆
足至人貴藏輝豈可抱璞膏所依在中庸寧爲儉
年穀

東郊

首夏飛陽雲清和快餘步康祿羈岐海島嶼對朝
暮溟漲邈遠碧岫煙引輕素女蘿蔓朱華灼灼採
樵路

秋日詠懷

不薄淮陽卧寧知炎微荒諱詞希抱牘書笏疎報

交直行書

詩卷三
五言古

四

章山嵐出莽莽海樹鬱蒼蒼龍目綴玄珠荔枝結
丹房夏雲起突兀秋颺送悲涼撫化隨時運何用
徒慨慷

以上綠雪樓鶴草

選體二

詩之有體如人之有是四體自而目手足
達于毛髮無不出于一模而神爲帥氣爲
充方成人體詩言志歌永言聲依詠而和
之于樂者也無論異方之樂不同于中華
卽異方中有東西南北便各有禁休號離
四樂之殊而中華之英韶漢武亦有揖
遜征誅之異不能比而同之其神氣使之
然也五言古詩之體獨以選名蓋出于昭

明太子之選詩如建安黃初之曹氏父子
及鄴中七子正始之嵇阮太康之左思潘
岳二張二陸元嘉之顏延之謝靈運出
于昭明手定者高者蒼莽次者冲雅次者
沈雄熟讀之其神不無等級其氣則一出
于古陳隋而後靡麗矣唐自爲唐矣歷下
李氏曰唐無五言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
爲古詩非古詩也有旨哉習矣不察諸詩
家樂以唐古名選體卽稱王氏危言有
自建安及李杜之句又何責于隨聲觀揚
者耶如唐詩有初盛中晚異矣其氣則一
出于唐音使與昭明選詩並觀聽何必師
曠明何必離朱始知其渙然不相入也故
唐五言古詩決當冠以唐字其佳處正不
必冒體于選矣若云古詩皆當名選體則
七言古亦可冒否余有概于中久之而參
觀王李之言不得不借爲拈出
擬詩若干非云遂可爲選也

家道行書

詩卷三
五言古

五

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都亭早驅車路旁折楊柳對酒歌驪
駒紅塵薄青天飄風吹長衢相去隔鄉縣忽如秋
時燕物以異地珍人以離根賤生時已懸弧懷土
非英彥國風戒伎求毛羽惡矜炫送子河之干且
復斯須戀

青青陵上栢

青青陵上栢冬夏閱風霜衆卉列丹榮經秋紛萎
黃四時轉氣候人生亦何常披裘帶索者所際殊

悲涼俯仰能不忤亦有孔顏樂富盛要路津何如
宛與洛梁竇辟名園馬鄧延世爵高門旦旦開千
唱而萬語

冉冉孤生竹

冉冉孤生竹朝露湛高枝結實在高岡期爲鳴鳳
棲與君諧百年微軀有所依忽如弦與箏會少復
多離明月燭我牀微風吹我衣下堂時聘望東西
安所之蓀蕙發春榮芳馨應待時君能秉亮節賤
妾豈無持

交車行書

詩卷三
五言古

六

庭中有奇樹

庭中有奇樹秋實並春華素馨紛入室朱果爛盈
車將欲寄遺君其如道路賒此物雖微薄生長在
君家男兒志四方遠行亦復佳迢迢河漢上自古
有浮槎所嗟弄杼婦盈盈天一涯願言擇交與簡
金還披沙

君子有所思

君子防未然所思在守經日月不頓轡人生如遠
行端言所思理患不爲孔曾雄雉誨用臧宛鳩規

忝生持損宜深景從善貴如登良士固瞿瞿小人
亦磴磴延佇望京洛車馬何咻嘯長衢途九達高
閣階三層美哉高梁士與博工自營願以草木心
作爲葵藿傾

長安有狹邪

長安有人道隴首界斜漢興協東井澧灞舍帝
車三條貴戚里九市徹侯家街衢迴洞達門巷紛
狹邪遊童承華景妖女躡飛花鮮麗照春月芳豔
婉朝霞余本窮棲士所植在蓬麻偶以舊英游相
文直行書 詩卷三
五言古 七
攜疑泛槎夷庚尚杳步岐路尤當嗟濯足咸池波
誰矜白玉瑕

客路秋

薜收秉西京金吹起洪河歸鴈噉寒音玄蟬嘒樹
柯客子嘆行路投策依松蘿巖扉招遠颺川觀迴
圓波四運皆可喜秋氣更足多丹楓過林樾紅籬
積丘阿潦水去澄渚寒潭澹黃沱午向村農炊夜
就碩人邁天地一逆旅旅宿任嘯歌

浮湘

至人洽川觀逸士期無悶水宿愧羣鷗聊以酬素
願光乃衡山濱嶺瀆朱方冠揚帆泛修廣洗耳聽
流漫度灘旣厲急眺岫復清遠雨竟日開霽雲薄
波澄澱金石泊連巖掛席曳飛練賈傅發藻思遷
史番高聆以彼古人風迴迴有餘羨陟高臨其深
情實理誰辨

以上青玉堂采薇草

秦淮燈舫

郊圃臨惠風長河擢遊舫綵臂紛清揚錦纒維深
廣簾隱越羅香窗蔽秦箏響月共徙珠輝星與游
螢朗迴棹倚桂楫去艇盪蘭槳古人貴同樂因之
洽欣賞

燕磯江寺

江光瀟天雲喬石藂峯踞虛檐如飛翬累榭疑立
戟朝暎山紅午風漾水碧娟娟梵宮烟歷歷商
船席退瞻棠邑城一葦渡廣液擬作凌虛遊安得
生羽翮

以上菱棠草

選體三

五言古選必自昭明文選中出如陳子昂以後則唐古矣六朝人詩未入選者氣平韻歇亦有微分已入選如漢之與魏曹氏父子之與顏鮑謝陸諸公雖不可一律然均之爲選體矣胃中綿繡不牽輒隨時擬之非膠柱之鼓也

擬迢迢牽牛星

長漢夜昭回大圓秋氣廓牽牛北宮星南方紛錯落貴女勤弄杼賤女競緯絡下有農丈人天田苦耕作不織安得衣不耕胡取穫世上虛相傳飛橋渡烏鵲

文直行書

五言古

九

擬蘭若生朝陽

瓊枝紛葳蕤芳氣薰重閣冉冉青雲開朝暎映華薄輕颺引孤嘯山中詎寂寞陽翹向暑傾陰葩經寒落奇草何若茲冬榮并春夢四時執信貞韻與幽人託幽人如穎許雲霄比清倬感物戀所懷東日正高灼

詠古

道德功名富貴隱逸神仙宇宙以來盡人慕說經營古之名跡不勝書聊舉二三殊令人憬悟也

玄經五千字柱史望猶龍迢迢漆園吏訓註河上

公含德乃無累處實本知雄宇宙固曠哉尉羅安所蹤

其二

人心抑何極天道如張弓衛霍豈有世空留出塞功鬼盡烹走狗韓彭徒鬼雄誰不嗜殺人門大獨于公

其三

偉矣陶靖節種菊紛東籬清氣秒秋靚南山澹若滋懷忠守前楮沉醉有深思休光不可擬載賡蔭文直行書

詩卷三

十

露詩

其四

范蠡乘舸去張良辟穀歸本爲英雄姿而借神仙機何因終南山隱士披朝衣信古老彭鏗於今安見之

接胡方伯夢說書

昨夏枉軒駕慰此隱淪人四運不停軌野秀綠深春廬園當東臯疆外信希聞如君敦夙好裁書託白雲前行勗加餐未行細論文竟絕無小言襟袖

有餘芬趙璧人爭寶魏瓠我自珍耿介由束髮和
光愧同塵著述恐虛日衡茅可養真好爵非吾事
慷慨懷逸民

接潘中丞昭度書

節牙填上路肅舲邁行川揚粵開新道朱櫂麗南
天疆場隨清謐吐謠被管絃論學摹前楷課治儀
來賢文章一何綺辭旨馥簡編河潤寧九里明月
燭萬間而我固窮士尺書矜往還肝膽明於雪信
義定如山嗟君懷壯圖心爲四海關君執歲寒意
未直行書
五詩卷三
十一

我敢上援板古道久已邈開緘爲解顏濡墨數行

答真率不重刪
以上華日樓言意草

選體
四

左思招隱

上哉堯舜世至治綱魏蕩所以巢由輩因之遂悄
罔渭水流白雲箕山鬱蒼莽洗耳兼掛瓢悠然滌
煩想詩歌浚谷殊書夢傳巖像山處雖殊途各自
得玄賞笑彼綺園儔何不竟長往餌芝可千秋乃

就建成訪羽翼寧安劉徒爲呂氏黨赤松罵晉侯
神仙亦翫讎富貴苟難圖從吾樂俯仰古今荒途
橫相招策鳩杖

王康琚反招隱

黃帝古初肇風后著奇經神醫本岐伯修煉見容
成大隱隱朝市金馬藏歲星老聃柱下史尹喜抱
關人何必絕世俗迺虛揭獨醒周才濟物重偏智
師心輕所以魯仲連高蹈在東溟舌拄秦庭使一
矢射聊城功高不受賞長揖去躬耕太公老屠釣
文直行書
五詩卷三
十二

晚出濯聲靈

阮籍詠懷

天地若函蓋日月如跳丸嗟世法度密容吾禮數
寬不掛聖人網埋哭神自安虬龍漫天飛鯢鮪且
泥蟠昔有蓬池客邀我上雲端醍醐釀甘露挹注
長生丹天酒寧沉醉應疑生羽翰引眼視塵堽楚
漢戰鋒殘駕言行獨邁前路任漫漫

謝朓省直

鍾阜資嶽靈逶迤基黃屋禁禦象紫宮虬漏銜東

旭別館名飛廉文波映屬玉虹梁抗應龍曲閣森
天祿九關既重重四門允穆穆垂衣化日舒興言
開著錄卽事旣多美奚必請休沐尺五邇雲霄寸
心于此足

以上延喜堂擊壤草

附緯騷

三百篇以後騷其漢魏六朝唐人之詩之祖也所龍舟於落葉邊鳳輅以推輪

詩道固無二本然未有句字純騷者偶一爲之題曰緯騷

祝萬壽

卷阿二三四章皆五言召公之受其君也今師其意而取材於騷固有不必同者昭明謂五言始於蘇李其然豈其然乎

末通行書

附緯騷

十三

上帝降純命嘉惠承庶康二儀與同壽百姓無震
惶沆瀣餐六氣朝霞含正陽神明旣清澄精醇復
粹莊周道履無錯殷宗比其長羽人仍丹丘玉色
和晚芳朝朝發太儀赫戲陟陞皇彭鏗斟雉羹民
牧坐中央八龍駕婉婉青鳥飛軒翔聖人抱一德
日月以齊光

以上華日樓言意草

文直行書 詩部卷之四

明宮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五言古唐體

詠史

吾奇范少伯楚客入甬東卑身藩越王治兵師太
公君子六千人卒以沼吳宮苦樂君臣異智哉卜
所終身退四時序乃不憂樊籠五湖易金鑄扁舟
泛短篷計然有七策用之殊無窮咄彼種大夫畢
竟非英雄

文直行書

詩卷四
五言古

其二

吾希張子房矯矯抱奇畫椎禰祖龍魄博浪匿其
跡終始爲報韓假手漢羣策韓亡寧已乎摧項脩
韓隙三寸棹鴻門借箸籌前席功成耻分珪封留
謝寵赫東有滄海君北有穀城石赤松翩然遊英
名擅今昔

其三

吾慕李長源忠誠貫白日得君如魚水論心比膠

漆同車傍紫衣終不拜崇秩諷諫備苦心宮庭消
積嫉悟主惟樸忠抽簪豈傲逸士貴愛其鼎潛見
要無失高吟薄青冥虛心羨鴻乙遺烈激簡編千
秋誰與匹

詠李廣出塞

漢家飛將軍猿臂善弧矢汗馬鴈門西揮劍青海
涘虎賁伏飛兒魚麗良家子敢戰喜深入孤軍包
虎壘大黃射裨將箭落旄頭徙志吞老上庭氣吮
余吾髓柰何刀筆吏猶持文墨警屬饌不待賜沙
場血已灑千年化爲碧雄名還未死咄彼衛長平
功名只如此

文直行書

詩卷四
五言古

詠蘭相如引壁睨柱

和氏非連城善人國之寶彊秦虎狼庭蘭生挺孤
抱璧歸城不酬兩國伴修好澠池會何危瑟鼓缶
亦拷稜威萬乘前避左將軍導廉公固賢者負荆
愧不早所急在公家交驩將相道乃知智勇人弛
張不草草

詠史

浩穰長安里冠蓋何寵赫許史侈名園金張開甲
宅獨也公車間諫者殊嘆惜楊雄守清貧美新終
變易谷永似昌言依王晦心跡直哉槐里雲千秋
貞介石

懷古

古有素心人論交無冷熱青松凌碧霄朱絃調白
雪市上鼓刀屠公子蒙折節軼深井里士甘將眼
背挾所以義俠名千秋不泯滅嗟彼邯鄲婦隨花
百鳥舌已學杜鵑啼春深淚紅血更效百勞鳴秋

支直行書

詩卷四

三

來聲切切嬌容不敝席轉眼繁華歇貴賤各分張
隴頭水聲咽

嶰茶

嶰城之嶰茶名于吳中而洞山之品余
爲今時始有種者今別十年許聞已鋪
綠矣余每歲必購之

爲吏洞山間碧桃灼灼影春風官事疎開園督種
茗陽崖謝紅塵雀舌着青梗筠籠和露收焙須活
火猛煮之惠山泉未若梅雨冷玉磁浮乳花幽韻
芝蘭靜松蘿素封侯武夷胭粉靚圭撮珍虎丘重
濁夷龍井本是烟霞姿不逐濃華境香色有無由

所以獨雋永年年杜鵑鳴緘書明月頂爲欲解沉
痼寧云資獨醒盧蔡成古賢茶竈今吾領

以上綠雪樓敲草

江望

秋風吹江樹江船自來去蕭條露欲寒澄鮮潦已
素回首明月樓若箇笙歌處

其二

城郭臨平川極浦齊吳榜相唱采菱詞共盪木蘭
槳秋色深於江景在蜚鴻上

支直行書

詩卷四

四

其三

西山一片雲時與飛帆亂欲訊往來人江風吹未
斷惟有釣魚船歷歷蘆花岸

看竹

清氣積雲壑兼有高竹林粉香資煙月寒綠與清
襟無事七賢侶惟與此君深

其二

倉庚啼南園繁聲穿修竹沼水清於淇漣漪映深
綠持此曠士懷一以浣塵俗

田家雜興

青草深春色白露飛水田種稻家家力老農惟望
天山花開落處黃犢傍雲眠

其二

蒲葉秀芊芊桑條啼布穀養苗端欲疏耘者歌相
屬幽人時往還提壺膳茶粥

偶讀孟浩然詩因憶襄陽

襄陽天下郊乃有幽人寓龐公棲鹿門采藥尋雲
去詩伯孟浩然千秋驚秀句嘗渡漢江濱明月開

文直行書

詩卷四
五言古

五

煙樹

其二

杜預鎮邊疆決定吞吳氣文揆左氏弢武奮羊公
志漢水咽東流聲如戈甲沸但看峴山碑猶在襄
陽未

其三

桐圭分御節驅馬過樊城山川包漢鄧王氣接春
陵必爭今古地草色戰場青惟餘大堤曲流風似
采菱

其四

我涉漢水曲雲白楚人鄉南過宋玉里遺文堪斷
腸荆門巫峽近誰是舊襄王迷津不可問隨鴈向
衡陽

暑中

驅暑汲寒井夜浸青門瓜披衣振晨露洗手摘園
花菴取玉磁潤浮香試嘯茶松間古苔色相望如
朝霞

雨中

文直行書

詩卷四
五言古

六

南方多陰雨況是古黔中林昏亭午日雲起亂峯
叢連山似波浪積氣干長空來此冬復春恒見青
濛濛風穴扇飛廉天鼓椎豐隆仰首問蒼昊何當
現彩虹

東莊

東莊尋春意僂僂入茅檐中有小場圃遙望山嶽
巖治張黎樹陰素馨飛纖纖蠻丁賣蕨芽稚子供
楸尖磁盤羞野花微着水晶鹽深杯發陳醪心醉
復何饜

其二

貴賤皆有營客心安所寄達生在和光入羣要不
異以彼村莊中乃足林水意况當寒食時芳菲可
茂對山毛作供饌園禽爲鼓吹暫放雲外神賓主
共沽醉

清明前一日

遊孟園看梨花秀林高竹間種
有茶本手摘一掬以試瀾泉隨

作是
歌

看花依大谷後就竹林中杜鵑高樹鳴新茗芽舊
叢纖纖雀舌尖手掬當筠籠澗水洗玉磁焙以爐

文車衍書

詩卷四
五言古

七

火紅賞識希陸羽癖好學盧仝神遊明月峽春生
兩腋風

其二

楚塞臨蠻境謾羨江南春種茶雖草草品水亦潯
潯况後園池好曲岸夾修筠坐石不嫌冷尋花自
取新吳興賦紫筍東望隔天雲松火飢素潯清室
芝蘭芬

秋望

南江肅秋氣山色清於水輕靄吹文波流雲勢洄

浪樵吟敵漁唱虎嘯疑龍起湛湛江上楓石帆飛
旖旎

其二

秋水似秋山澄潭一以靜迴溪曲涓涓委宛同松
逕灘頭噴浪花白石爛危磴遠望不可極悠然托
高興

歸途至武陵晤楊修齡恭諗 新天子明聖

敬賦

去年征路西陰雲寒白日馬聲悲蕭蕭仰羨棲禽

文車衍書

詩卷四
五言古

八

逸負羈古黔中胡轉予于恤瘴煙遮大旗苦月離
休畢觀時默撫膺讀易占藏密人情安足懼天道
竟可必皇路肇清夷騰詔紓愁鬱英誼秉泰符表
世雄聖德陽春迴斗杓惠風遠披拂援我百蠻鄉
塗汗蒙滂祗遙遙逢故人爲陳新政術朝綱振儀
軌王猷爛黼黻岳牧屬臣鄰勲華美師帥玄詰迺
登三貞模準得一燮犀怪物藏見睨蒙氣息衣冠
振亨衢田更頌明錫川嶽貢禎祥海甸通恬謐伊
余非瓊材遭逢完朽質報恩無繆巧持躬只惴惴

不達洛橋書飄然學鴻乙倩語高駕人靖哉共爾
職治象貴和平神聽依正直我本無私蹊徒知秉
丹石焚香虔祝延萬年綏大曆

以上青玉堂采薇草

唐體二

西山

秀嶺橫青天西津隔廣水微微春風生飛帆送一
葦山臺散景颺荒崗帶草市縹緲蕭仙峰白石紛
碣礧古寺藏深林鐘聲雲外起幾從官道過晴氛

文直行書

詩卷四
五言古

九

擁車輶

渡青閣

江水襟名城碧浪搖高郭問渡訪洪崖野靜見飛
鶴林巒香映開石洞銜雲脚洲島龜鼉星長空澹
漠漠楚烟際天來吳船浮地泊山氣日夕青乘風
渡虛閣

盜起

百姓誰司牧氣候洩龐鴻衣冠爲盜等何貴彼愚
兇山君連郡國鉗子署官封老稚幽魂肅男溪

眼空匝地皆雲擾中土更兵衝天河應洗甲聖主
福方隆

兵騎

兵與流賊每戰先講定打和仗賊遺金
銀付兵而以脅從老弱付兵斬首上功
此局牢不可破何時可計蕩平也

盜魁卽兵目嘯聚匪裔民給糈餌驕子當場累反
唇授醪無虎將冒餉有狼羣對敵先遺賂論功殺
市人頓舍誰七日合陣詎幾甄以茲兵討賊揚堞
弭紅塵

望楮山

江省中韓生歷三郡氣勢可凌廬嶽
徐孺子嘗隱其中其所爲率蓋者浮

文直行書

詩卷四
五言古

十

丘仙
壇也

頻憇萬松廬風裝儔雲旅南望三角峰楮山形跡
古朝霞擁陽臺夕嵐奔雨府光氣燭天庭寶勢凌
地乳高士誦玄踪仙人構靈矩石澗蛟虬興叢深
猿鳥伍風蕭激孤清霽重迷遐阻地脉共朱垠雄
秀壓岫嶠西河挾貢章東壑纏肝汝逶迤至洪州
名山洵吉土

憶衡嶽

我嘗挾雲裝尋山陟南嶽亭亭祝融峰真氣所磅礴

礪重霧起飛岑高掌麗雲嘒古殿懸蛛網莊嚴盛
丹雘渺渺瀟湘川一線見睂萼禹書金簡字仙笈
神泉藥羽翰借晨風展足假六駁日月浮洞庭濫
觴始陽朔志意含三清塵累出五濁經今逾十年
念此冲虛廓

以上華日樓言意草

輕舉篇

木公東皇號金天西姥家朝飲扶桑露暮餐飛谷
華拍手呼青鳥竦身凌紫霞竹杖雲區駕虛舟海
文直行書
詩卷四
十一
上槎金膏浮水碧石鼎挹靈砂方朔桃如斗安期
棗似瓜玉盞瀛州酒青蓮高掌花閒看井公博千
歲飯胡麻

步虛詞

玄天洩至秘凌虛御紫氛鳳吹明月管朝拜玉晨
君焚香歸古洞鑄鼎煉玄津壇濕松花露鶯啼杏
苑春還取金屏舊更飲玉漿新試探黃庭策共駕
赤城雲廣成爲我友蕭史是同羣聊與尋清隱山
書小篆文

曲池之水

丘園希易賁誦詩賡臺萊依陰有泉鬱蒙屯乘雲
雷芙蓉發苞萼清泚浸萋萋神媼膏雲降天孫灋
雨來浮吹娛佳夕泮泮刺曲隈高樓峙西北流光
此滌洞白石何齒齒蒼巖亦崔嵬想見羊裘客微
綸垂釣臺

以上英石館調風草

文直行書

詩卷四

十二

文直行書 詩部卷之五

明宮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七言古一

壯士歌

杜陵男子搏雙拳短衣窮袴窄福緣腰下雕弓不
解弦晝逐狐兔夜擊鮮家無擔石四壁穿止有七
尺豪曹掛竹椽博塞場中偶流連空手一擲百萬
還傾囊半償驢頭負醉倒平康抱甕眠明珠翠羽

文直行書

詩卷五
七言古

飾寶鈿妓女諂挈金臙煙十萬買得桃花馬十萬
裝成軟玉鞭十萬紫遊繡羅韉牀頭恰剩二十萬
盡數斥作賻喪錢明朝依舊室如懸輕俠聲名四
境傳公子王孫爭識面窮巷車騎日駢填王孫致
鯖五侯具公子供張客三千珠履滿堂虛左邊直
坐上坐驚四筵避席致辭主人前何以報德無食
言君家有急我生捐君不見朱亥乃侯贏之忘年
十萬軍中一椎奮大梁霸今邯鄲全我若功成長
揖去分毫不受主人憐但求生不愧郭翁伯死可

見原巨先賣漿屠狗益蕭然嵩陽隊裏逐酒仙任
君推盡綿上田

定海歌爲沈將軍作

海水洪濤搖地軸海日朝擎開大陸固有羣仙騎
赤驪亦有白龍困魚服無諸城裏高樓臺賈舶蠻
舫競追逐紫貝珊瑚海底沉長安市上家家鬻君
不見三千童女入扶桑鞭山走石秦始皇又不見
漢家帝子開滄海樓船將軍下豫章吁嗟乎海水
本定人難量茫茫愛河翻識浪英雄一怒鯨鵬飛
盜賊亦作鯨鯢樣吾今爲歌定海歌斷鰲之足海
無波與君醉飲金叵羅泰山四維高我哉

渡湘行

冊封渡長沙江大
風因弔屈賈作此

湘江潏蕩湘山鬼猛風吹天聲若雷中流沙嶺挿
江隈激浪成花洗蒼苔途長病渴思酒罍頻呼卅
子莫徘徊舟子致辭謾相催昨風乘風似飛埃果
然倏登江上臺吁嗟乎此湘水至無情哉專使忠
臣義士心肝摧三閭大夫何偉傀一汨羅源空溯
洄驚得魚龍夜夜哀况復扼抑賈生才治安之策

等寒灰徒令弔古之人腸一日而九迴吁嗟乎安
得秦皇驅石來填平湘水只一杯千秋萬古愁雲
開

渡河行

兩辰七月以冊封之役渡河

昔年幾渡彭城河城高岸夾河無多今年捧節渡
榮澤秋水新漲孟諸波波頭立起如鰲山疑是鰲
足斷波間蛟蜃混濁青天氣斥散鷗鳬羽翼驟快
得東風吹逆浪船頭不隳下流灣又悵風狂逆浪
吹桅師眼瞬敢差池舟中全藉檣帆滿檣檣蘭篙
支直行書

詩卷五
七言古

三

了不施滔滔湧動銀潢瀉呶喋縱橫變化奇奇觀
變化雲盪胸水府馮夷咫尺逢張素直欲平吞盡
擬學琴高騎赤龍龍似蠅蛭心有主扶搖海運自
從容噫嘻乎危哉快哉人道黃河天上來渾沌龍
門孰敢開神禹夫非盡人子鑿通地柱低瀾迴萬
古東流若吼雷固知經世需大才何事切堂餘置
杯

明河篇

西風吹霧白河明細細光星雙玉清纖女弄杵不

成藻空向牽牛度五更露花夜濕衣上月淚滴相
思殘紅雪微茫海烟城頭起蛺蝶羣鳥墮秋水山
鷄亂啼日欲曛年年秋水埋秋空安得火雲焰流
宇架作河橋飲赤虹

俠客行

延陵壯士氣如虹銀鞍白馬追西風意氣許爲知
已用血縷吳鉤霜雪蒙要離冢上蛇含草飲飛廟
下隼擊空持圖慣上秦王殿殺人都向萬軍中荆
卿死朱亥生男兒名字總崢嶸邯鄲城裏千金邦

文直行書

詩卷五
七言古

四

三齊軾下五鼎烹事了身名毛羽輕英雄何必縵
胡纓吳楚軍中誰姓劇亞夫得之爲上客君卿過
遊五侯門千乘送喪皆衣白悲哉巨先與翁伯睚
眦殺人竟何益大原臨淮守繩尺西道南陽祗盜
跽終不如賈人弦高犒師策道路一言存君國

以上綠雪樓敲草

從軍行

擬漢

君不見紅塵走馬撾金鞭報道休屠入酒泉鴈門
太守親持戟都護軍書十道傳卧內虎符連夜下

六郡三河發兵馬在秦涼新課騎兵是孤兒難
戰野亭長三老不容情沿門呼促眼猓猓寡婦遍
覓無壯丁願備晨炊誰應承榆葉疎黃秋氣早關
門一片黃蘆草由來烏合不成軍結隊反戈掠官
道沙場鐵鼓響寥寥登陴望救急如風十萬殤魂
還未冷誰爲祈父豈不聰安得壯士一登壇橫磨
短劍夜霜寒紅旗半捲錦文鞍三千私客雄雞冠
西度龍堆東白檀辭君直去定樓蘭盡逐谷蠡與
呼韓匣裏刀光濕不乾陰山千里氣漫漫捷音飛
文直行書 詩卷五 五

邊地苦寒行

秋天八月高飛雪都護貂裘冷如鐵可憐戰士著
鐵衣十指龜文渾欲裂裂指栗膚卧草薪曉起戰
鬚斧冰噉風緊紅旗凍不隴角弓折斷絃絕愁
煙黯淡殺氣慘耳聽吹笳聲咽咽幸屬漢家飛將
軍肯與吏卒同饑渴椎牛漉酒犒轅門逐捕獐羊
飲狐兔箭落黃雲刀劈霜猛氣紛紛汗流熱論最

幕府秉至公春滿龍荒哭明月

銅雀妓

君不見鄆水東流太行下金銀氣識西陵夜青松
屋落鳴珮環宿草依稀蘊蘭麝二喬未鎖江南春
三馬已奪雲龍駕月明星稀烏鵲飛英雄色相餘
臺榭疑冢空懷千歲憂分香賣履何時暇只今人
耕沙岸墳烟火猶疑歌舞罷

其二

朱光欲頽漢家社黃星高照魏都野赤羽金戈氣

文直行書 詩卷五 六

似虹翠管銀箏吹合雅寶釵雜墮錦綉毵蠟鳳光
銜琬玉竿臺高雲雨並巫山群婢謔浪聲咿啞虎
視眈眈畏卧龍狼顧忽忽忘司馬至今曹馬並銷
沉富貴奔駒真亦假君不見鄴下荒煙起白楊春
雨犁翻銅雀瓦

霹靂引

康衢歌牛尾舞希聲太音古南風愜解五弦和千
秋萬世開琴譜羨里操文王臨河歎孔父師曠清
角風雨怒太古之音音漸微新聲靡靡羽聲悲濫

觴末世更凄緊大雅淪亡曲堪哂繁絃急節且停
徽聽我琴彈霹靂引君不見巍巍乎浩浩乎崑崙
劈斷中條分泰山千仞黃河奔龍門激浪飛黑雲
崇朝天下雨紛紛豐隆奮椎響殷殷陰陽噴薄氣
氤氲宮聲一動天下春如從鉅鹿破秦軍百萬呼
聲捲地間又如昆陽大戰豺虎羣瓦屋震破新都
焚直使黃河倒流泰山徙洞越朱絃尚鏗爾嗚呼
世無鍾期琴胡爲誰識高山與流水

楊白花

文直行書

詩卷五
七言古

七

長安三月春似霞五陵年少關繁華金鞭嘶去碧
雲合日暮城西欸狹邪十五女兒當壚早筵前解
唱楊白花白花濛濛落如繭深院茸茸點青蘚鴉
翎薄鬢兩邊堆荷葉新裙曳地捲千門萬戶起東
風雪裡攪毬純素軟軟裁純素作流蕋沉香壁帶
椒泥塗珠簾鉤放芳塵杜媚娜猶自入金鋪昭陽
殿下澁澁燕雙雙飛舞月模糊模糊春月照春羅
綠雲紅雨事無多桃李有情秋結果栢梧成蔭夏
低柯那似堦前此日香綿落盡入銀塘逐逝波

太姥歌

君不見東甌之西西甌東高山大壑瑣烟虹我嘗
振衣千仞上灝氣出入搖鴻濛浙江潮起赤城曙
岱嶽嵐飛滄海空河庭紫貝鮫綃瑤臺金闕葉
珠宮龍精噴雨松崖黑颶母騰光石島紅春湖十
里青菱角秋塘萬片錦芙蓉花落綠潭窈窕鳥
啼紅樹徑蒙茸從新石罅開天敞自古雲標亘地
雄晃煥平吞杓斗下鞬閉幽玄尺蠖通一線光明
溜乳竇三垣氣象卓螺峰結構擬絕神明巧漢殿
秦房總未工我愛此山難屢至猶如雪上印飛鴻
且爲署題鴻雪館武陵春水學仙踪嗚乎閩海無
鴻亦少雪太姥萬古高巖嶧精氣凝成無毀滅與
君分疏如何說但將空色無分別須彌打碎作丘
垤齏乾海水撈明月

支提歌

君不見支提山白雲縈鉅海之間霍林兩童高人
衆九十九峯朝赤帝金垂渡口桃花班桃花迷路
山崩劣陰霾古樹崖洞黑黃茅綠荔翳荒壇鶴觀

苔封丹鼎及鼎及丹成馮玉泉鷄犬無聲曉律天
金燈精舍南華院黃面老僧燒竹烟煙竹依微寺
裏見鴻鐘猛撞天王殿藏經包祇因龍文菩薩寶
相琉璃面琉璃實相鎮香臺行雨龍王捲地來洗
淨閻浮風火劫霎時珠淨洞天開洞天六六此第
一方廣華嚴千載述陀羅彷彿化成林貝葉函中
看佛日佛日無盡山無窮莽莽石流瑤草紅劉阮
當年幾曾到謝李相期總未逢只今羸有高高之
太姥乃與此山作對離西東都在熊生展履中

文庫行書

詩卷五
七言古

九

奇樹歌爲方潛夫賦

君不見皖山莽蒼垂雲脚天柱亭亭漢南嶽三脊
茅封五色壇江水東流淮水落真氣氤氲在古濠
桐邑分置亦旁礪城中甲宅鬱喬林別墅星羅滿
丘壑白沙村裏老農庄方家上世讀書堂六十年
前振靈兆兩木交章崎岸旁鳴颺溢露捲平隰結
幹樛枝蔭廣場柳條綠嫩朝雲翳楓樹紅深秋月
長不羨華平植春圃其憐朱草豐中唐君不見列
栢烏棲繡斧芒殿中袍笏阜囊霜又不見東甌海

畔蒂甘棠刺史憑熊奕葉昌此樹扶疎新未已淮
南叢桂差堪擬更有紫荆與連理載歌棠棣之辭
譚固知此樹非凡卉還看此樹千尺凌空起

海風行

黑風吹海海欲壓鐘鼓龍宮響鞀鼓巨鱗奮背亂
吞潮捲出黃雲天亦狹曾聞海藏珍的皪珊瑚血
紅高八尺鮫人珠子明月光波斯賈胡爭賞識又
聞神仙居海島十洲竿竿綠瑤草黃金紫貝并流
精八道交繩擎太寶似此皓肝拍天來靈仙異物
皆惡道嗚呼海風不惡人不平氣力雄時海可傾
莫說秦皇鞭石走駕橋直擬接蓬瀛就是太公釣
得文王上回頭便嘆天下清

嶺西行送張參軍新將潯梧

九疑之嶺千萬尺嶺西錯落鬱林石寒亭水浸桂
枝辛枕榔樹子作麵食猩猩白晝學人語毒草春
榮紛鴉羽蠻婆吹蠱障行暉蚺蛇如斗膽如乳君
不見湘江風起浪潯潯秦皇一怒赭湘山交吐女
子徵側反伏波將軍大戰還又不見象州安置薛

詩卷五
七言古

十

都督由來三箭威名宿軍前免胄示胡兒十萬鐵騎皆俯伏

海鶴歌過白鶴嶺也

我聞閭浮提中芥子許漫擘山河與海水初生小兒名盤古繼之者誰曰神禹鴻濛氣蓄南條分衡嶽騰騰東南奔牛女星高填越門支提之前白鶴蹲玄雲爲質雪爲魂朝飲滄浪日脚昏夜啄長鯨潮汛渾佛子休誇大鳥王金色兩翅搏龍堂南華老叟恣汪洋大鵬負背亦尋常我數騎鶴過寧陽

文庫行書

詩卷五
七言古

十一

仰首但逼天蒼蒼有時雨師挾雲將連天和海都渺茫忽然罡風吹大荒分明歷歷見扶桑只愁劫盡八萬載此海此鶴何處藏君不見依舊芥子包玄黃

七夕詞

悼亡也

星橋絕漢斗西傾漢水瀟瀟波浪生誰家綺筵紛乞巧高樓退甲細彈箏人世悲懽無賤貴織女那堪折玉清栖鳥啞啞啼秋早流螢故故窺堦草招魂幾欲問巫陽明月愁看流白道

以上綠雪樓鶴草

七言古

三百篇以後至漢魏古詩鮮作七言者漢武相梁張衡四愁不一二見六朝暨唐人遂稀祭之而漫行爲樂府歌行窮變極態唐以降不可以復加矣然漢與唐其氣固區以別矣而六朝綺靡則一時之風會也初唐雖其綺靡而轉爲高華盛駱王楊開綴灰之管煥若陽春之駘蕩神龍以後諸大家歸於雅正本朝楊川修樂府七言風貌絕育四家餘體非所擅也開元大曆以後李供奉飄然有凌雲映堂之才壯工部沉痛樓切難渾感慨王孟岑李各極其盛本朝李嶽吉長歌神骨酷似工部氣度亦齊於供奉諸公嗣是丁誠元美李寧輩亦已升堂誰謂明詩不及古人耶余論楚無事漫賦清詞不自量分體分時亦以見聲氣流通開世代升降底幾望本朝操筆苞含雅南之盛也

文庫行書

詩卷五
七言古

十一

擬漢

五志歌

平子四愁賦夢京關澄情江湖文選戲吉效之作五言乃窮愁而思放曠所際固有不同也余今歌五志則向子平先獲我此者豈微與二公齒乎

東嶽泰山

我所志兮在岱宗十八盤高磴路通鷄鳴日觀海煙曉遙見三山出泰鴻仙人冉冉騎蒼龍蟠木花

問千歲紅七十二家真英雄金泥玉檢白雲封禪
草猶在云亭中側身迴望鄒嶧峰泗水西流咽孔
叢天爲萬古開羣蒙我欲東游攬岱宗

西嶽華山

我所志今在華嶽五千仞高一壁削青柯坪上氣
磅礴玉井蓮花金作萼叔卿臺上碁歷落迎眸直
望青天卓仙人掌劈中原廓南連關陝西朔漠秦
皇渡口風頭惡武帝祠前雲垂脚側身遙眺函谷
關青牛背上有靈藥我欲西游摩華嶽

文選行書

詩卷五
七言古

十三

衡陽衡山

我所志今在衡陽祝融峰上雲蒼黃舜梧風雨下
沉湘禹貢尉堠連荆揚羣仙朝拱赤帝堂靈娥鼓
瑟騰汾洋我嘗驅馬楚南鄉欲往從之路渺茫九
疑天高百粵長東盡金陵發嘉祥更有天柱在廬
江萬古作對撐朱方我欲南遊踐衡陽

北嶽恒山

我所志今在恒山大行王屋迤其間飛狐險控塞
雲間朔風吹閉鴈門關北宮玄武鎮人寰中長

劍七星斑我欲從之行路難嘗過真定雲色敗黑
帝之神幽崖寒秋草荒荒黝虎駟男兒心血赤如
丹何時環壁立呼韓我欲北遊凌恒山

中嶽嵩山

我所志今在嵩高少室仙人醉碧桃緱氏山頭青
岑巖明月笙吹鸞鶴遙我欲從之神徒勞昔曾乘
傳穎川輶大嶽之野黃神朝顧瞻嶽鄙風飄飄五
色登封漢帝豪萬歲三呼意氣驕伊洛瀍澗共河
包中原千里輦神臯我欲雲遊陟崧高

文選行書

詩卷五
七言古

十四

擬初唐

春江花月夜

君不見流漸萬壑催花雨花津渙渙秋江水春城
水東花成林海棠夾在江梅裏花落花開月月春
城邊社鼓賽花神如花嬌色紅顏子長袖多錢花
滿身春水照花花似雪花邊醉倚黃昏月清歌妙
舞遏春雲曲度春風絃上撥繚繞飛動星梁塵月
落塵飛聲未歇明月樓中擣衣人夜夜春夢夢兒
君君在金河春水外玉笛梅花可得聞何處春風

不落花何客逢春不憶家春水流花到江岸紅芳
點點伴春沙春花歲歲皆如此黃公酒壚人老矣
五侯七貴開高門門前上客跋珠履春草綠深王
繁樓春波漂泊李膺舟繁華寂寞皆平等惟有江
津春水流飛花流水兩悠悠不如滿飲陽春酒尋
花問酒春春有十千買酌長命杯花醉常看春在
手源水叢花古洞天彭澤風高五柳前江樹搖情
春似海日日東風吹酒筵花間酒氣春風度春宵
刻刻霏香霧銀燭蘭缸朗畫屏微醺半撲花間露

文直行書

詩卷五
七言古

十五

鷄鳴東方曉海煙青旭迎春滿江路

秦帝捲衣

咸陽殿前芳草春六王臺樹盡圖新離宮別館千
千戶周廬星密衛勾陳南山表闕開雲見渭水通
橋駕月分驅山鐸作嚴更鼓學鳳樓開弄玉身山
東美人闢顏色偏妍趙帶與燕裙秦帝程書讀法
罷衣裳倒捲夕陽暉九枝燈吐懸藜炤筑聲猶似
漸離存長城南北封關塞祝壽齊呼萬歲尊錢塘
不息胥神怒湘水橫波帝女魂蓬萊未飲仙人藥

泰岱先刊封禪文興作阿房繡土木穿鑿驪山海
水銀雲時楚兵三月火暮雲愁色起紅塵

折獄箴

刑罰肇自黃帝李虞廷作士臯陶始予曰辟之汝
勿辟上古君臣具喜起由來判斷重如山由來讞
決平如水漢家蕭何能造律曹相規隨寄獄市文
景清淨比成康武宣振厲多姦宄所以釋之與于
公寬和篤厚揚青史班馬傳中慘酷吏報應俱得
不良死人命何可等鴻毛出入關頭係片紙五聲
文直行書

詩卷五
七言古

十六

五辭宜善聽三宥三覆莫輕已朝廷法度本無偏
疑者矜者予生比天心好德原如此君不見紫宮
貫索常虛空斗口陰德直大理

對酒歌

春城正三月况役近湖山鬱金香漬蘭陵酒十千
買得聊開顏虛窓獨酌伴書史世事悠悠付等閒
盛來不須青玉碗磁罍古色土花殷嗟彼中山士
酩酊垂三年笑彼吏部郎酣向甕頭醉高陽市裏
多狂客黃公壚頭有逸賢詩人遣興都需此善飲

于今憶八仙撩亂林花飛作錦寂歷新榆落似錢
湖水自邀山出雨山烟半裊水明天鳴禽共解伯
翳語庭鶴雙雙舞影便此中陶令有真意何須吹
竹與彈絃世人皆醉忌獨醒墮車逢虎醉偏全
歷同登壘哺醢類乞墻貪泉焉可酌餘唾豈容吞
吁嗟乎閩士猶知食駿恩所以伐檀羞素餐十日
平原飲八斗淳于髡豪雄侈河朔雅集屬西園吁
嗟乎古來酒政無專門玄水糟丘各有論唐虞事
業一清樽方知醉裏大乾坤

東直行書

詩卷五
七言古

十七

以上菱棠草

擬盛唐

路虎歌

過新喻新喻人言虎在版橋鋪典史
騎馬過官破虎就馬邊脚靴一隻去

典史無傷過分宜分宜人言府官往屬縣
查據黃昏一虎當與夫散走府官從與
中對虎作懺悔語虎亦無他厥後鄉官探
從來逐虎騰去次日獲一虎解後送府官
歷過袁州亭幸一虎搏三黃牛至平溪
新店與夫言昨有一虎搏三黃牛至平溪
登山見虎遺鹿骨一具俱
未傷人也戲作路虎歌

吁嗟乎召南歌騶虞楚國傳於菟至今仁獸還有
種茹毛咀血未糊塗君不見紅版橋頭南山斫典

史巡徼過夜半嘯聲吹起官道塵燎火黑昏人馬
亂磨牙鐵鎗脫靴奔腰間黃綬皆驚斷去脚凌兢
流白汗吁嗟乎知縣門前無數靴市馴曹胥思恩
爺平時連結滿堂譁勝虎戴冠張爪牙此靴若到
縣門上笑殺臨江百萬家又不見鈴山峯勢高赫
赫府官行部威亦得橫前一吼輿廝逃獨騰黃堂
對白額幸哉此虎額非白耽耽相視不相迫府官
剛在收魂魄鄉民聚挺來擊刺此時騰傷血狼藉
明日剥皮亦何惜持獻公庭子民職府官堂上斑

東直行書

詩卷五
七言古

十八

文赤又不見袁州山亭失豬子亭卒憂愁渾欲死
幾見豬子肥大時不就族庖烹酒市人食虎食都
如此只有辰州新店堡一虎咬殺三黃牯惱得庄
家叫天苦我看此山煙莽逼雲路深阻行人過此
而如士三牯却屢吞噬心不聞一逐行人武還當
封羊擊廟鼓報賽山神謝猛虎又不見平溪山上
草侵天荒墟古墓少人煙宜有魑魅日流涎何乃
樵丁牧豎俱熙然凡遺一具死鹿骨鳴鳴如霜壓
山巔我已行山三千里徒聞餓虎食牛豕調弄縣

官暨府官輕輕昂嘴低搖尾如今只有府官堂上
高交椅亦文爛斑威風起更看張在車茵裏三簷
羅蓋飛旖旎傳呼阜戴野鷄毛呵叱街頭靜如水
蠻婆負薪換酒歌

人說武陵蠻到有莢花水直自過辰沅黔頭交楚
尾亂峯堆裏一徑牽紅黑蠻丁住兩邊中間四衛
相勾連平溪城子特富前蠻丁賣米足固然乃有
蠻婆負薪不用肩黃繩純束頂顛顛雙足躡蹻幾
曾纏盛酒葫蘆甕樣圓口角喃喃腹便便將薪換
酒不換錢平溪一歲酤千釀清者爲聖濁爲賢酒
人樂聖賢何避博得蠻婆一笑嬌半醉半醒騰山
去直向蠻夫下拜虔傾倒葫蘆強取憐紫紫蘭殼
作花鈿頭髮離披蝟毛蜷香稻煮飯紅草煙夫妻
子母都流涎繼牀草席大家眠鼾聲直達五更天
自言蠻是武陵仙

飲平酒放歌

和合神人洽百禮上世汗罇酌玄水風流一屬酒
人遊賢豪爭作麴鄉侯杜康醇酎消九愁中山亦

已千日憂且向步兵厨裏問還從吏部甕頭求我
常作令茗之陽烏程兩姓昔稱良至今猶有遺風
在簞下春風稊稂穰燕市壚頭饒蕙苴稻案糴粟
挈黃梁閩中競貢建溪醕漉巾多似採茶筐只訝
楚人無釀法酒星不照洞庭蒼吾希平溪東門之
澗清湯湯潑茗挫槽皆堪嘗相逢顏面多渥赭磁
罍滿注帝臺漿吁嗟乎古來醲醑賦瓊觴舊事于
今悉渺茫涼口近在湘東曲鄆縣元臨蒸水旁昨
已扁舟第二水誰將米汁泛銀牀底怪軍城如斗
支直符書

紅苗歌

君不見見作東頭青天卓五溪溪上山礮礮紅苗
路直平溪邊軍城三舍皆蠻落大種還屬長官司
小種畸零脫戎索刀耕火種禽獸居却有漢人相
連絡猿猱登山走如飛紅布纏顛復纏脚清晨白

日打鄉屯殺氣迷天天色濁長鎗儼如文蛇頭格
甲酷似介龜殼口銜短刃放霜光腰橫大弩擎月
却矢長三尺鐵鏃尖伏莽射人人不覺蹲身跳盪
珠滾盤牯牛陣法電閃摧僮男振女一齊牽姦汗
椎楚多般虐君不見鰲峰一帶哨兵屯千兵難與
五苗角只有今秋擣巢多遮斫級掛橐竿苗落魄
雖然報復是其常除却鵬勦無計撲赫赫風搖帥
府旗軍前羽蓋如連幕定有龍韜并虎略吁嗟天
網洞恢恢豈肯盡稔蠻夷惡一夫決命便無前誰
交直符書

詩卷五

二十一

云七擒不可學又不見鱖魚堡上紅苗薄數箇健
兒相倚摘一箭恰把苗睛瞞至今孤戍數村煙火
人安樂

黑苗歌

漢家疆土直天南黔中古郡瘴煙含箐叢夾路風
吹草隱隱烏蠻戰氣酣酣戰無煩標黑幟蛇矛峰
矢兔趯趯青布三尺裹上頭下體單露雙脚赤赤
脚騰山逐白雲喊聲一起亂紛紛種類雖繁無詭
計志惟禦貨不屠人君不見鷄鳴關上如蟻薄五

尺天險何人覺一直走到清浪城應考諸生皆被
略略得青衿身上穿次口覓食酒壚邊箇箇都被
村民縛官兵追到渡無船眼花落水水淪漣淪漣
流水石湓汲老烏啞啞暮雲黑官兵不戰功亦得
飛書報捷馬如龍大將門前排畫戟

仡獠苗歌

高辛小女嫁槃瓠武溪蠻種是厥初猶如夜郎王
姓竹水流竹節剖兒雛至今蠻姓與人殊一種苗
將仡獠呼畸零射獵自爲徒諸苗煽害彼獨無習

交直符書

詩卷五

二十一

種山毛但荷鋤薦居草屋似猿狙最是腰間一張
弩上落飛鳶下殺虎毒藥傳矢有秘方殺人只須
血濡縷生兒八歲便彎弧長大不知山險阻更能
爲人已金鎗豈是蛇兒操藥杼種兇性馴亦可矜
倩作農兵堪禦侮紅黑諸苗都畏之箭頭一着無
處所當鋒匍伏草菁中流矢陰飛莫逃雨野鷄陣
法古無圖蟻垤蜂房寧有譜婦人喜着花紋衣繫
繭簪頭如繫組雜處山樊鮮伎求射生逐肉歷寒
暑非驢非馬烏孫王或者槃瓠是其祖

以上青玉堂采薇草

蔣太史八公暨弟進賢大令鍾湖王母及母

兩夫人壽

君不見閩越星分南極旁天孫清切斗牛光又不
見武夷峰外雲蒼蒼紫帽玲瓏金粟黃龍藏海屋
蟠珠母鳳哺靈雛叶女牀蔣家三逕幾曾荒桂樹
梅花接路香金馬門前大隱客太微垣裏依烏郎
當年一髮千鈞重今日雙慈百壽長嬾姑老耄真
希有期願還拜紫泥章看看青鳥啣書舞西姥同

文直行書

詩卷五

三十三

稱太姥觴酒酌琴堂饌玉堂

切音吻

以上青玉堂采薇草

采蓮曲

采蓮曲本西京太液池中宮人泛舟
爲巴人權歌也民間安得有金環玉

腕越羅齊統游泳水戲之事作者甚多漸
失初意茲不作新艷語而擬初唐體爲之
亦古人飲食祭
豆間之意耳

咸陽百二鞏山河漢王離宮紛綺羅太液池頭仙
掌矗昆明湖底劫灰多石鯨鱗啖銀潢水豫章臺
浸下津波闌干曲曲被文繡采石磯磷砢蟹螺五
牙教戰披犀甲三翼凌風載鐵戈沙棠棠棣黃頭

豎雲母隱遮紅粉娥魚麗陳收香霧起雙鬟齊唱

采蓮歌

蒲萄酒

從西域海中來者甘而烈醇而厚咸
色絳紅清瑩無滓山陝所造似不及

也夜飲數杯微
醺爲作此歌

禹貢稱皮服周書紀越裳漢朝鑿空
若明時萬里航波斯賈客珍珠腹虬鬚螺髻雙睛
綠大舶如山裝海島王面銀錢通販鬻攜來良醞
盛鴟夷蒲萄釀就軟琉璃大宛富人藏千石轉到
江闕塗路曼琥珀股紅人競看看似春城長命杯

文直行書

詩卷五

三十四

夜深微醉月徘徊醉後開窗遙酌月九萬寥天六

尺齋

湖中對酒歌

湖外邈來江外山湖中長得主人閒主人對客客
對酒酒酣歌和水雲間一唱曲是烏鹽角再反題
爲菩薩蠻君不見桑田歷歷變滄海白髮俄將紅
顏改酒中萬事等混茫醉看白雲飛駿馱前面漁
歌爛熳聽棹入花津聲款乃

孟門行

君不見青柯坪上仙人掌劈開華嶽分爲兩黃河
决地中行浪沫噴天天曠曠又不見巍巍神禹
鑿龍門洪流激箭望東奔盟津津口如雷電砥柱
孤撐勢欲吞雖然險絕猶漕轉請看石上挽舟痕
最是世間輕薄子翻手成雲覆作雨簷前不銜黃
雀環搖搖暗掉雄狐尾愚弄多少聰明兒藏刀笑
裏深無底孟門何曾險如此

董宗伯玄宰法書歌

父籍以後書不同禹篆秦鐫自古風蔡邕張芝名
之真行書

詩卷五

三五

季漢真草直至晉時工鍾王之筆欲行空龍跳鴻
飛天海中唐宋以來多哲匠大都不能出其宗
國朝名手起二宋吳士競以柔翰弄祝家狂草校
指翁文氏父子稱書種如今筆法推華亭氣勢縱
橫不可控臨摹舊帖勝於真片紙擲地黃金重更
能方丈作榜題畫如值竿錐印泥蒼秀明潤山雪
霽蕭疎轉折經雲低腕間蠕蠕蚪蚪動春花夢入
兔鋒齊有時得意楮頽表驕驕滅沒秋鵬矯楷書
姿態箇箇勻細繭抽絲染明妙邇來野鷺並家雞

不將比量誰分曉我嘗逢君在帝京詩字淋漓剩
有情況復與我寫山水一掃萬古開精英意匠經
營嘗黯淡縞素漠漠煙雲生君今官高更壽考臨
池意興飛繚繚疑是方朔隱金門且從安期分海
聚將君真蹟坐來看松窓旭氣通虛顯

哀江南

以龐宰眼前語入歌行盛唐時有之
杜子爲甚氣格蒼莽可觀初唐則不
也然

數歲江南非樂國水旱頻仍兼盜賊督賦征催猛
捕蛇買米轉漕程時刻電如鵲卵打春苗淡日冷
文直有書

詩卷五

三十六

風生蠖騰食貨價直兩倍翔鄉民入市顏面黑况
復官府嚴遏糴開糴半款抽豐容訟師學霸把關
津來往販糴遭逼勒刺奸解脫真桀黠何異橫民
望屋食老婦携兒自鬻身行行道路延喘息幸有
福王許真君此地無憂仗神力流賊過江過不得
江南猶勝在江北

題邵樵休呂白水

邵樵休名夫丹陽人仕依
自喜有縱橫才人莫之測
也陸慶初新鄭相高爲人
有所出之日久矣未之能
數萬金行購立可令起已而
其合之可離三萬金果如所
微予之便道

又直行言

詩卷五

一遇新鄭日賀公且起趣治舍人張微諫其故不竟而別乃徑走都下貴人所為道以而新鄭公果召相政于此遂自匿不見德不塊火夫哉猶流連未去江陵已側目新鄭亦不能支之相與就司馬譚謀之欲寄之時守邊者所託以立功名封侯事不疑遂至塞上不成為天下笑且曰我將卒求何等而循尺寸與敵者伍遂跳歸所酒酣慷慨嘆息時時往來諸所嘗遊故人鄭江度使客微伺日夜不息益恐且虞他變以幹吏為微伺之伴與親善往來甚數而家忽多怪其弟亦智人勸其兄無輕過人日兄名傾海內得無有謀劫刺者笑以為誰敢哉而公可易量家已畜數百健兒廣自衛尉來飲醉約過已飲食遂從數十人往尉已伏卒入即擒之立捕令死

死且罵曰而敢約乃公我誠恐爾故非爾能也亟發兵掩其家其弟已聞之即棄去不獲一人武進沈光祿應奎邵督也以乙科起家為卿寺為人亦任俠好急人嘗活死士得其力守裕州廉惠有去思為郎刑部員建言則時人所共言者不足為異太守汀州皆顯政績老為南光祿少卿與余善嘗問及其婦翁邵事云邵同時又有呂白水者嘉興人往倭夷方興總督胡公性請約為兄弟與軍中謀其誘致江賊等及戚徐業諸寇呂謀居多以屬布衣而使人制帥為兄弟交事固甚奇且不自振暴人鮮能知以功名見忌胡且不免而呂無它謝有大過人者狀貌不倫中人視瞻落落落華亭相徐公與新鄭難離呂亦與謀之而解此其能緩急人說異哉所聞南昌劉文簡嘗與余詳呂事曰呂亦走都下中貴人所華亭家居難發作皆新鄭指呂伴好

又直行言

詩卷五

新鄭而華亭實資之通內中貴人多折肱其威議而亦與江陵游當萬曆初元呂謀去新鄭而時為奇策動之新鄭直入時請教呂給之曰今主少國疑公擔任甚重萬一有他天下人嫉忌公者不少公無處所矣公曰計將安出呂曰公知祖制立宗人府之意乎凡當主少國疑之際得宗室長老祭酒在中鎮之百變俱弭矣新鄭大以為然次日即具疏請立宗人府不知呂先已宣言於內曰高公殊有緣矣陳丞相待諸呂意兩官正猜懼而高疏適至慈寧急遣密璫就江陵國之江陵正喜於構會即日逐新鄭騎馳出園門而華亭之難紓矣劉子威比之劇孟是即非即大厚防此輩也

自古吳中生怪人繡水丹陽有特聞繡水之子呂白水丹陽邵夫相等倫邵子任氣尚譎數呂子深驚能諂神居恒揣熟蘇張術布衣直入五侯門高譚廣坐稱上賓最是田寶自傾移回天轉日少人知廢置宰相直嚼手數萬金錢如取携邵子矜功不歛跡自以新鄭居貨奇江陵為恃善伏匿一吏死之無費詞所以道家貴守雌呂子好俠亦喜兵督府軍中料敵情功成不見受高賞雅遊江海負時名奈何秘授華亭指居間官府作縱橫借力江陵逐新鄭設械傾危莫敢櫻比之劇孟失題評太

上清高舉仲連却秦存趙意翩翩千金一蘇聊城
矢冥飛東海傲雲煙其次朱家與郭解急難施恩
不自賢雖以好聲成敗異千秋萬世猶相憐隣者
直筆司馬遷輓近侵尋無古風前行豎子兩稱雄
吹噓一是由生類矜賢豈與卒史同自此以後皆
鷄狗侯伺中貴作牢籠安得平津贊漢武誅夷此
屬遠神叢蕩平傾側亮天工

題沈石田畫

吳門老翁號白石胸藏丘壑畫成癖橫披縑素散

五言古詩

詩卷五

七

晴霞谷劈混芒起山脊山氣霏微根脚蒼水色空
明波浪白融鑄古法自我裁荆關輩巨不牽迹湖
岸人家門不關平頭舫子對隱間高松刻劃老龍
骨幾片湘雲護竹斑峰頭直似青旻削瀑布迴流
捲峽彎點雪一天江野靜六月寒生几案間設色
勻勻噴墨汁濡筆含毫雨霽霽金粉滴香鉛露融
玄烟漬玉土花濕意匠經營景象先兔起鶻落取
勢急圖成迥覺聚精靈點晴疑有蛟螭泣君不見
鮑菴居士本朝賢文字聲名青萬傳又不見文家

待詔擅賞鑒許可交親都下泛臨君手蹟與君遊
湊成儒雅共風流將軍已得丹青引給事長將網
水留我亦貴目不貴耳知音何敢浪比擬嗟君遠
意少人知古道不存輕薄子屈到如今稱畫史憐
君本意欲棲真寄興揮毫別有神畫畢詩成雙美
合相逢處處遺情塵所以古來高曠士屢覩尋常
行路人掛君長幅展君卷滿堂高壁一梯雲

以上華日樓言意草

五文人歌

五言古詩

詩卷五

三

李空同

夢陽

慶陽山氣連靈武入塞黃河開地戶遷生龍門固
扶風文章一孤肇西土正嘉之際始崢嶸李子烟
起紹前古飲餐秀潤臨春暉剛繹鴻瀕超倚伍草
疏擊瑤泣見神大小臣工同捋虎文章氣節兩合
神莫笑坎壈纏其身自是盛名招眼白才人儻焉
宜長貧大家作法具經史得計一振千言雲詩卷
長畱在天地輕薄之子安足論

王元美

世貞

國朝草昧開東隅金華青田擅操觚成弘之際文
運起晉江毘陵俱通儒是時制舉攻時義古文尚
未闢亨衢繼北地者爲王李王子博賈善招呼歷
下大兒孔文舉其實弁州莫能圖罕恩罩柳低煙
碧天目含雲落五湖胸開武庫羅經史氣韻清鮮
吐蘭芷著述篇章堪汗牛此道還應執牛耳四部
詩文今具存後賢何得浪比擬

李于鱗攀龍

歷下名山華不注東隣滄海隨煙雨蓬萊屢氣現

王正行書

靖謫

三

龍宮織就鮫絲吐文縷于鱗挺秀青齊間白雪高
樓獨軒舉詩摹漢曲止開元文迦禹禪藏响嚶哦
睂雲霽石霞孤峭壁寒嚴松色古經綸開濟治邢
州太行雲物卷篇收七子之行欄巨擘玩世依隱
之虛舟時時卧閣能清淨蔡姬磨墨何風流只今
華嶽登臨記洗面盆傾玉女頭

劉子威鳳

吳門文命屬元美同時復生劉子威元美豐贍兼
秀逸子威沉鬱更崔巍倅繩輪墨良工苦周鼎商

煥賞鑒稀朴雅獨宗秦漢語尖新斬絕晉梁辭爲
氣不肯輕降下目無元美又何誰文必經傳與子
史詩則高岑暨杜李古色照人金石聲曲水重山
氣如此由來評論自歸真豈得循聲徒貴耳大雅
深純有獨傳文壇慶對無堅壘

李本寧維祺

竟陵原是楚材林太泌山人真可欽著述富與弁
州比鍾期自賞伯牙琴古作落筆皆漢語詩篇啓
戶使唐音祇因晚年門下客集類代作失高深紛
紛後進多輕易前輩相將謾語侵我嘗同君爲九
列同在金陵相劇切時君白首號能言惟我與君
言相悅君文付梓懸國門精彩陸離氣超越試取
謾者作同觀何須法眼辨優劣

西文人歌

何大復景明

高高流下汝南水信陽泉石尤清泚何子文如金
芙蓉秀氣淋漓香滿紙孤雲片月鴈行單落日寒
林叶山鬼古作平穩亦標鮮詩似幽桂叢中語自

云舍筏岸先登空谷楚然誰至止綴嶺丹丘停鳳
笙箕山白鶴銜松苓矜抗不與世人宜客至留門
不側徒衡文學使眼空高一字題評成有美品目
應當說李何俗口隨聲說何李

楊升菴

當朝黃閣鼎臣賢復有佳兒甲榜先顧命乃公功
捧日封章是子氣回天明倫 聖主從新貴謫戍
孤臣獲遠遷雲南洱海來才士著述奇書天下傳
六朝麗藻疑吞鳳萬里風塵看墮鳶齊梁陳宋能
兼美盧駱王楊並闔妍後漢堪摹出師表初唐不
讓帝京篇較勘差訛分帝虎鑒裁今古錄冊鉛可
憐驚令江中水不返滇池逐客船

汪南溟

道昆

黃山塢外日頭黃白嶽巖前雲脚白精氣騰空誕
降神生出人才作詞伯汪家司馬宿高名却與余
州交莫逆詩從燕許立規模文師左馬成標格太
函一集廣苞羅滿架圖書楊子宅春水激文潏淥
波曉山蒼靄霏靈廬擬古雖少康衛誦識時却有

安邦策君家族子盛林林大鄣郡裏高門額屈指
熙朝壇坫中誰人筆陣風辟易

湯若士

顯祖

臨川筆秀汝河清才子談文舊有名玉茗書堂充
棟卷霏光上射碧霄晴風拂暮雲寒綠玉月映朝
煙護紫莖漢殿銅盆香裊裊幽山桂樹蒨英英簾
鉤賦擬滕王閣鶴伴吹疑子晉笙胸中錦繡鮫人
織紙上波瀾海怪擎抗疏排雲扶直道遷客孤身
一葉輕官薄南曹稱典禮堪嗟世眼不分明但唱

朱道行書

十首

序

牡丹亭下曲誰和青蒲折檻聲

林北晉寄劉春虛詩刻始知其籍靖安邑人

舒春陽考辨最詳喜而歌之

豫章龍沙望西北千峰萬嶺暮如墨古時昌邑海
昏間却與匡廬連地脉遠公蓮社結東林柴桑五
柳淵明宅盛唐以來劉春虛棠棣鄉都剩遺跡青
谿每有亂花流丘亭野壑煙巒碧懷思緬邈孟襄
陽寒遂孤吹天一方美人蕩漾江南曲歌聲怨色
起滄浪霽雲幽石尋先隱風雨滄洲問海商臨水

醉酤歸鴈後開門深柳讀書堂蚤歲分符官夏縣
沿途竹馬進壺漿君不見李新鄉歌贈紅鸞玉樹
章男耕女織蒙惠化雉鳴麥熟秋稼穰又不見玉
龍標京口期相望海門夜宿天起霜高渤海賦別
意悲涼清風萬里一江長

偶過楊無我酌蒲桃酒因言偏頭鴈寧黃河
鯉魚肥美時久雨旱禾不登勦練二餉難
供漫賦寫意

夏長已過端陽節亂雲疎雨鳴鴉鳩着屐相過子
更直有書

詩卷五

三十五

雲亭頃刻盤尊隨意設并州美酒酌蒲桃醉甘石
蜜殷紅血因君備兵鴈寧間爲說黃河如丙穴錦
鯉銀鱗三尺長鮮肥塞上酥流滑剪燭不知更漏
添濕泥漏映半邊月兵荒懊惱困徵求舉箸席前
難下咽廟堂諸公憂責深草莽奚饒恤緯舌

憫雨

仲春之月桃始華其奈經旬雨無正零霧繁雷舞
幽螭長離掩曜沉滯盛豐隆奮椎何砢磷辰星固
劍太白暝泥濡湛肌重御繒匹馬衝途潦及鐙江

湖漲溢原隰平五沃墳墟遍泥濘皇天化產本榮
敷寧忍黎民淹困病駭波奔揚橫沸流舟車阻隔
罌餅罄租吏追呼似石壕係累鞭笞鮮善政人心
姦尤百般生勝人須待皇天定堯水九年稱警予
當時萬姓歌明聖天心回鑒便昭蕪仰望蒼蒼宜
祇敬安得朗旦披玄雲五風十雨稱嘉慶

喜霽

大雨時作蒸濕土謬意愆陽歲不豐忽然陰沴
滌蕩九霄晴旭麗長空修景昭晰開清日羲和騰
駕馭飛龍若木始昇曜初景直映薄暮澄蒼穹和

更直有書

詩卷五

三十六

氣薰天無煬拂青青百草鋪丰茸黃鸝徙樹調新
語紫燕歸巢巢越舊官曉看珠露凝筠葉夜流珪月
入階應蔽芾參差搖樹色繁鴝紗嬌裊花容農夫
服縛芟春草儲婦儲糧急早春應知霞蔚迎朝霽
便喜霽昏散晚風暖着淥池魚躍亂光浮青猷鷺
飛重欣占易象離明啓萬彙繁昌荷化工

以上英石館調風草

秋槎自皖至弋湖一日三百里歷小姑彭澤

馬當諸險山奇水廣心目爲壯作江上行
大風吹江江脊天江上高山斷復連神熬不受金
鉤餌觸動蛟螭浪作顛伊余一葉凌蒼烟百里瞬
息不遑延當江煥燿參靈變隨山次第指奇褰筆
墨飛凌鴻鵠陣觥觥醉奪鬼神權吁嗟乎孟德老
公乃不敵周郎少年聞雞急着祖生鞭割去垂龍
左耳朶馮夷川后各安然就是晉朝南渡日還有
溫嶠與謝玄分付天吳暨閭兩屏息真龍口下涎
表江萬古淨娟娟任從滄海作桑田此水東流不
變遷之真律書變遷詩話爲梁水犀船浩氣淋漓太始前

花朝次日觀龍沙營房

江上鶯花恰早春龍沙咽浪撼江濤欲教赤幟開
油幕免使蒼頭恩市人挨排次舍成營壘橫行直
列擬魚鱗莫漫沙中聽耦語須看里室息紛紜諸
葛陣番魚腹舊尹鐸功垂保障新君不見心宿騎
官連積卒天綱東壁羽林屯

以上延喜堂擊壤草

文直行書 詩部卷之六

明宮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五言律

竹里

竹里雪西宅城南古豫章
水田春浸綠雲樹晚拖
黃菊圖兼書圃農莊帶
墨莊求羊來曳履吾與
詠滄浪

園

近屋場爲圃

詩卷六
五言律

編茅覆小亭蓮花長夏
滑蘆葉晚秋汀散步牽
荒蔓澄心挾古經畦蔬
時自灌卽我是園丁

池

江山宜福性避世有牆東
碧浪搖池濶青臯望野
通菱繁魚近岸柳暗鵲
歸叢爲問林居趣羲皇
太古風

竹逕

茅護羅含宅筠香蔣詡
居適情惟聽鳥遠俗共
觀

魚熟熟離胡飯非儲爲
習書竟開時對酒夢覺
總遂遊

月季

三年成楮葉吹息必天
工應開生莫莢知秋落
碧桐未聞寒暑易而不
苑枯同一種尋常植偏
能月月紅

岳州道上

早秋涼送爽禾黍碧天
風馬障山花拂驪歌竹
塢通嶺嵐橫匹練湖靄
隱孤蓬今夜巴陵月清
猿客

詩卷六
五言律

枕中

章江寺

野寺空江外鐘聲送曉
風上方青郭對高座紫
煙蒙岸際桃花嶺舟虛
簷葉蓬西山看直北九
疊到廬峰

以上綠雪樓敲草

五言律

皇帝登極志喜 泰昌改元

新皇初秉錄萬物覩飛
龍花蓋通三極虹幡拂
九

重圓丘方望幸長樂始聞鐘大肆金鷄詔 天恩
雨露濃

其二

升儲會拜舞東閣仰威神問豎龍樓迥隆師鶴觀
新寶符今啓泰珪質昔稱純日月臨鐘律陽生萬
國春

鴻雪館

太姥山新
建之館

欲種玄都樹希求煮石丹樹開紅雪落丹熟白雲
寒列笋關銀牒攢矛護玉壇肉芝如可採鴻羽願

支直行書

詩卷六
五言律

四

高峯

偶述

閨天不可極官况瘴煙清鉤黨摧人老思鄉問月
明祇知藏短翮誰向奮長鳴若論窮通理漁歌秋
水平

其二

聞道金臺上天衢振鳳麟爲逢長夜旦俱際盛時
春命達文章掩名高祿位述自然消息理應與智
人論

野望

寂歷山城曉楓林古戍西白雲連海澗青島壓潮
低歲稔看秋實時平聽曙鷄憑將黃老意吏隱卽
樓遲

逍遙閣

東南天地外官署一山阿水戰魚龍舞風恬鸛鶴
歌樓高觀碧海樹老見青羅吏隱人無避深藏得
意多

雨夜

支直行書

詩卷六
五言律

四

風雨孤城夜閨中一郡偏潮聲淩鼓角烽火照樓
船南越全規海東甌半壁天乾坤無限夢高枕思
悠然

其二

漲海黃梅雨中宵殊未停漁燈攢斷岸螢火閃疎
櫓戍靜風鳴柝更嚴更止亭綢繆惟視力敢自托
飄零

聖水庵

靈芝青嶂削天乳注龍湫佛座居雲裏鐘磬度海

頭千年丹井滿萬个綠筠幽飲水真吾分長生自
已求

其二

凌虛千仞上一似探河源玉井泰山在金莖漢苑
存攀高迷宿鳥扶秘囁清猿莫許白雲起翻將聖
水渾

偶詠

南方氣候煖風雨亦微寒紫燕窺紅壁黃魚响碧
灘撼波多水母問俗少珠官留滯同真隱青山日

支直行書

詩卷六
五言律

五

目看

其二

閩中天外郡况復古東甌只有鵬啼夜曾無鴈叫
秋荔枝沿浦淑篁竹蔽山丘直置風雲氣隨時狎
海鷗

百洞

千年靈秘物廷尉恣冥搜禹穴疑堪探龍門似可
遊海光天鏡落江影石帆收吾興端非淺青鞋不
自由

梨嶺

舊有暴客禍安令
張蔚然亭其巔

陸海兼天看銀河在袖携龍王騎碧島虎子掛丹
梯萬里蒼茫合千峰縹緲低都亭今可憇關吏戒
晨鷄

白鶴嶺

霍童削天壁此嶺復岩巖一鶴雪中舞六鼇雲上
朝紅泉飛大壑白石駕仙橋日馭扶桑外羲和如
可招

以上綠雪樓鶴草

支直行書

詩卷六
五言律

六

河街

楚岸千峰外青青草色齊因閒常出往乘輿輒攀
躋漁子驅山獼樵兒捕竹鷄春風應解意今度夜
郎西

逢陳文學邀飲其家蓋臨江人寓有江西布
客

卽景常行郭相逢桑梓人衣冠遙戶籍商賈近風
塵共語天涯意同悲客路身殷勤一斗酒千里故
園春

小千戶郭大綬新蒙官來謁

軍城荒服近千戶
襲前麻騎射曾經試
韜鈴亦拔尤新從
燕地客可作楚鄉愁
統袴毋同俗風流自
小侯

其二

郭有爲此部郎者

去日荆山遠歸來易
水寒少年應努力壯
歲可登壇總角雖雄
劍垂髻鵲冠君家文
共武同舍有郎官

編竹

文直行書

詩卷六五言律

七

家鄉居竹里時問竹
平安一自擔簦後淇
園何處觀倩人編薄
簾乘興作迴闌綠潤
倚荷裏紅芳徙倚看

其二

垂鞭過楚橋芳岸碧
迢迢野戍雖荒裔山城未寂
寥砌草春無限闌花夜亦嬌
塞門非版築疏綺隔鮫鱗

津口春望

南方春信早候鴈渡河飛
倚棹通津口雲山似合

園村人椎廟鼓屯戍掛征旗
何日金雞唱垂鞭起馬歸

廿四日

離家一百日歲杪復逢春
夜坐燈前卷晨興客裏塵
風誦詞牧豎月旦聽嘉賓
飄蕩今如此相逢似舊隣

其二

除歲行將近家家祭竈君
椒盤辭臘月銀燭耀春雲
但值羈愁起惟憑濁酒醺
挑燈清夜思窗外雨紛紛

文直行書

詩卷六五言律

八

惠酒禮者多竹鷄鷓鴣斑鳩

作客三千里恒愁館穀貧
殷勤猶厚俗稠渥自芳鄰
家醞花間釀山禽席上珍
世情多冷燠此地獨同春

其二

天涯漂泊客行李一擔
簦雅士還相敬戎官亦疊
承射生登島肉貯酒絡蠻
藤寄語歲寒交新知勝舊
朋

雨晴

山際春雲薄堂前蠟燭華
叶霜開鴈路浮渚競漁
父細草薰芳徑新條長嫩芽
射江紅日色應炤故園花

其二

旭氣烘成溼春雲去地高
行人收雨屐戍士曝霜袍
竹色搖虛幌溪聲殺怒濤
尋芳何處是携酒出青臯

廿五日

出郭報任文學調任爲老嫗僮僕能醫藥因同鄉舊家并見其小女

五言律

詩卷六

九

市樓煙樹外出郭路無多
帝女桑難採仙人杏可歌
章縫恭白髮鄉里見青娥
渡口花源水秋橋隔絳河

鄭生維嶽惠醬醅

貨殖傳醢醬食殺自有官
薄資忻味淡逆旅厭餐
寒自笑調和苦應知燮理
難殷勤良士意持作五
齊看

孝廉惠歲脯

百郡興廉孝邊黔地更清
烏裘無剩物黃卷只孤

城禮數因風厚周旋爲客情
春程應不遠儕俗眼方明

春初城上

雉堞逼春陰周遭爽氣侵
竹光招亂鳥泉溜闐鳴
琴小市春山口長溪古渡
潯試看幽曲處何異碧
桃林

其二

南山朝雨暗北郭早霞鮮
氣候由春幻風光置日
偏驛樓羣走馬漁浦聚行
船最是削成壁苦文剝

五言律

詩卷六

十

古錢

貴寧道胡少忝見枉

黔中罹戰鬪文武盡徵才
羽檄從西急旌旗自此
來春花縈馬首荒戍憇行
臺寂寞流人戶還爲長
者開

讀閔制置進兵形勢疏

仗鉞稱都護威名自久聞
勅書天上給賜履日南
分露布平蠻策風傳論蜀
文不須煩廟議從此縛
山君

其二

一家兩司馬萬里控蠻夷貴竹新經略滇池舊視
師金韜分虎豹玉帳陣熊羆談笑壘篋合方纔着
定碁

李參將任清浪過謁

君家楚邊衛縹緲洞庭雲自古十三望隴西猶著
聞虎頭飛食肉猿背射超羣今向黔中去人稱李
氏軍

其二

丈直行書

詩卷六
五言律

十一

故李將軍後威名大樹看鈴經新武節綵筆舊儒
冠談笑輕裘動光芒短劍寒南方今小試行矣近
登壇

朱白岳直指按滇還途見枉

滇池行部罷驄馬獨騎歸萬里埋輪氣三年破柱
威聞天懷舊雨楚戍借清暉干旄相逢後依鳥暎
紫薇

其二

清漳稱國士臺憲號雄班繡斧搖邊月卿雲擁楚

關承風西洱海問俗點蒼山衮職今無闕烏啼白
簡閒

思石道向憲副便途見枉

談及解黔圖入大
方之苦久不得他

調賦
慰

謾說黔師武多君久歷年解闔開漢月擣穴闖蠻
煙戰苦刀花黑兵驕血草鮮天心良有待切莫嘆
迤邐

其二

我維南楚客君是郢中賢傾蓋君如故披襟我自
丈直行書

詩卷六
五言律

十二

憐黔花開戰後戍雨落春前逆旅殷勤意相過思
惘然

小年夜

春迴已十日微霰尚漫漫詩思梅花伴鄉愁秫酒
寬軍城猶玉邃客館亦椒盤氣序皆天定無然厭
歲寒

其二

四氣各番餘明朝定歲除芙蓉春到枕蘭蓀客爲
居祭蜡因鄉禮挑燈讀古書西南天地內自得亦

蓬蓬

除夜

杓斗攜龍角昏搖橋木津到明方啓泰多日已迎
春筆彩臨燈燦鷄聲忽曙頻應知消息埋一氣自
新陳

其二

守歲鐫多酒逢年醉獨歌蘭缸輝硯席火樹拂星
河月朔寅前合春風子後和從容聽玉漏不問夜
如何

文直行書

詩卷六
五言律

十三

元日

芳辰開泰象元日客中過錯彩花箋勝浮鐫柏酒
和宜春人競帖獻歲鳥爭歌入律東風動迴看淑
景多

其二

瑞靄新堯曆青雲蔭楚城闌花如解意爐氣似關
情斗指龍躔重風歸鴈序輕春初多勝事燈燦九
枝繁

人日

歲功看運轉浪跡尚居停氣朔稱人口風煙伴客
星新詩三復就宿酒五更醒閒看梅花片春粧展
畫屏

其二

密雲幾匝月今始見朝暾七葉堦熒影千條岸柳
痕鶯聲還未試菜甲可供殮冰泮河津上春沙映
小邨

元霄

圓月今宵對春香花露微星橋開鎖鑰火樹吐芳
菲金鼓通城度笙歌徹曉飛天南孤戍地猶借上
陽輝

文直行書

詩卷六
五言律

十四

其二

軍城三五夜勝事競深更穠李叢中醉梅花笛裏
生龍吟天鏡轉鴈度斗杓橫遙憶家山月應同此
地明

送黃二爲太僕之偏橋

悠悠同失路君去楚橋偏郡縣皆荒服山川半瘴
煙星槎浮海客戍鼓動蠻天莫謂茲行遠艱難自

昔賢

其二

君昔黔中謫官爲幕下寮舊遊經雨露新法望雲
霄挾得詩千首還須酒百瓢舞千應有象持此格
三苗

清明

上巳誰脩禊蒼茫楚色遙雲深潑火雨風靜落花
朝遣悶行山郭尋春渡野橋拜遠丘墓後東望路
迢迢

文直行書

詩卷六
五言律

十五

中秋

移寓息茅屋涼生秋雨過南山開爽氣北斗掛晴
河地逼花風少天晴桂月多浮杯聊獨對鄉思更
如何

重陽

久辦登高興其如雨色深琴書雖靜好衣履半侵
螢野菊閒相翫村醪醉自斟旅懷幽鬱處玄對白
雲岑

冬至

荆南揆日景黃道喜迎長葭管吹灰起梅花吐氣
香瓠雲占歲物拜詔束歸裝飄泊經年外陽迴北
斗旁

其二

茅簷向暖日陽律動黃鍾筆呵風外勢花點雪前
容半夜鄉心劇先春聖澤濃挈壺頒大曆萬國仰
飛龍

拜詔歸經便水驛值雪

文直行書

詩卷六
五言律

十六

候曉辭黔服凌晨入楚臺宿雲鵬徙去殘雪鶴飛
迴古驛紅梅發空江白舫開皇塗今蕩蕩應賦北
山萊

辰溪讀陽明詩

二酉山邊路盤江一葉航石樓藏綠字鍾乳滴玄
霜五水分溪細羣峰合面蒼英雄塵壁詠猶作夜
珠光

武陵

試聽橫吹笛千城萬里才雲連黃帝野風近大王
臺水市看魚集沙汀聽鴈來采菱兼種橘懷古思

悠哉

以上青玉堂采薇草

五言律三

半山園同劉去非徐季良謝發可攀傳大司

馬陳總憲兩公祖

園開鐘阜下壑響與雲穿野竹搖城暗琪花照席
妍賓朋邀入座陪從集羣賢共對甘棠樹清陰未
改前

其二

文正行書

詩卷六
五言律

十七

鳳城連紫陌誰道有真山恠石番雲任清泉抱郭
灣日遲堦草碧春老徑花殷此會東南美堪題玉
筍斑

聞聖駕祀朝日

聞道中春月天臨朝日壇東郊羅萬乘北闕舞千
官清蹕神明護香輿錦繡攢羲皇初捧轂陽氣滿
長安

其二

帝制依時令乘春節序佳靈旗連霧捲仙鼓並雷

槌望祀行虞典登封陋漢家南郊曾托乘就日思
無涯

後湖見荷簪

二里香堤路高城水影南藕根饑鶩啖荷菱醉魚
酣岸色舒深綠湖容帶淺藍採蓮還有待何事早
遺簪

雨霽

多雨南中夜微茫拂曙晴高雲看度鶴荷木聽遷
鶯潮撼丹陽郭春深建業城畫長人吏靜詩酒獨
含情

文正行書

詩卷六
五言律

十八

以上青玉堂菱棠草

留都赴召魏國徐公同年友劉去非諸寅僚

餞於莫愁湖之勝菴堂

鳳閣飛丹詔江東驛路傳上公開綺席寮友贈華
賡選勝新亭畔臨風賭墅邊應聆吉甫誦持此去
朝天

渡江別文武官屬

節鎮長江舊澄清意未灰軍麾迎遠浦祖帳列高

臺北岸辭吳甸西津別楚才諸公相慰厚感激重徘徊

望鳳陽渡淮

山水含靈氣蒼茫楚國東北行看近日南望想歌風原廟藏弓重初陵敵燬雄寄言諸守相亭堠莫虛空

抵京上謝疏奉旨卽行陛見不待常朝

帝城朝望迥拜疏復明恩側席催趨陛虛懷佇闕門瑞雲仙仗簇祥霽日光暉兩載通天尺今看近

文直行書

詩卷六
五言律

十九

九閨

邊警

赤羽朝飛急雲峰堠火明鐵山秦帝築銅馬漢下兵月黑陰山氣風連暮角聲築壇思拜將誰可作

長城

經筵

春秋逢二仲聖學重橫經啓沃資前席班聯拱御屏爐香熏日靜晝漏與雲停賜宴來冊地文昌後帝星

推將

禁中思鉅鹿諸將重橫行卻殺敦詩舊穰苴用法明功勲期鐵券方略望金城鵲印人爭羨誰邀麟閣名

中府宴武進士首揆主席

明時新寵武科甲耀同朝賜宴雲霄迥承恩雨露饒首揆聯鷺集庶采響鸞鑣既醉登歌後凌煙望爾標

歸舟津門夜緯

文直行書

詩卷六
五言律

二十

城郭連三輔歸途傍海津烟波秋漲艇星月夜行人別闕迎南斗懷恩望北辰蒼茫無限思魚鳥獨相親

滄州沽酒

南皮稱勝地滄酒復陶真月下青帘夜風前白墮春自寬頻獨酌求醉反勞神杯影乾坤狹悠悠何處論

臨清

漳河歸碣石鑿空達漕舟萬櫓連帆度孤城遶繫

流雨餘青嶂夕天澹碧雲秋小艇徐牽易風波不
爾留

濟寧至楊州千里無岸

野漲爲連霧村莊散濕陰河公排瓠子水母噉桑
林帆影空中掛堤形鏡底沉扁舟無岸泊依傍樹
頭禽

朝發丹徒

北來南恨望吳楚舊朱方迥岸風帆落平堤錦纜
長獻俘擒漢漣鑿地起隋煬江水吞流急飛舟一

文通行書

詩卷六
五言律

二十一

章杭

晚泊閶門

楓橋纔渡月虎阜復棲雲橋影連烏徙鐘聲帶
閒春秋遺事盡吳越隔江分剩有遊仙舫歌吹尚
紛紛

鄒子驛阻風過章氏飲

家村平望近飛帆阻石尤湖隨新漲闊酒向故人
留鷄黍鄉風古魚羹水國秋驛樓今夜夢沉醉詠
仙遊

焚黃 崇禎二年以登極覃恩贈祖父母侍郅妣
皆淑人焚黃以已巳過里行矣五年以

冊立東宮贈祖父母南京刑部尚書妣皆
大人至癸酉秋以霖兒舉同上丘也

啓佑懷先德馳榮世澤綿聖書光日月花誥動雲
烟錫類繇蒼震摘詞自木天顧瞻松栢下餘慕切

栢栢

其二

留滯風塵外疎濶上丘林綸紆龍爲篆聲聞鶴和
陰道因忠厚積恩遇 聖明沫徙倚思圖報君親

兩繫心

文通行書

詩卷六
五言律

三十二

以上華日樓言章草

送黃又生中丞撫吳

海國南邊盡朝陽東路行幢旄搖旭氣鼓角動春
聲越絕隣封近吳歌倚棹輕最憐財賦地羣吏待
提衡

其二

建節姑蘇郡長江萬里澄風煙開鐵甕雨露到金
陵海色分帆影山光拭劍稜東南天半壁賀得漢
中丞

王修之司理見訪

君是維揚雋高才，過歷多風雲。臨海國，雨露沛江
河。驥足元超逸，羔裘更委佗。衡門蒙枉賁，披對意
如何。

其二

詩興君能發，文名衆所聽。飄搖官轉遂，拓落酒初
醒。氣韻雲流月，風裁刃發硎。莫嗟逢世拙，吾道自
亭亭。

胡慎三司理見訪

文章行書

詩卷六
五言律

三三

文章魁土國，筐斗道爲尊。造士勤分席，亭疑照覆
盆。春風馴乳雉，夜月息啼猿。公事還多暇，時來訪
華門。

龍華塔院

野閣江天豁，乘風一葦杭。水門標鴈塔，貝闕起龍
堂。艇泊漁竿影，厨燒竹葉香。皈依禪定後，章貢望
茫茫。

其二

密竹青無地，平沙綠有江。佛花低雨檻，覺樹隱秋

窻。風急舟行亂，天空鳥過雙。法心無住着，應把毒

龍降。

西山

便登城上閣，青山檻外斜。氣蒸彭澤雨，峰掛岳陽
霞。天寶神人洞，洪崖大隱家。一泓章水隔，步障擁
龍沙。

題車雲而剩此軒

物情嫌好盡，天道喜留餘。屋僅侏儒柱，門多長者
車。炊煙塵饌飯，暎雪朗床書。青眼觀平等，誰人得

文章行書

詩卷六
五言律

三四

廣居

以上英石館調風草

五言律 四

壬午夏起，參贊南樞特旨，差官敦趨履任。

尚書紫綬印，十載與天遙。劍履欽蒙眷，丘林敢杜
機。禹貢多南服，周邦重舊畿。廟謀期急使，六月戒
征旂。

戒途別親友宿油崗先君丙舍

南昌亭子下，冠蓋衆行暉。草色連江遠，鶯聲入夏

稀乾坤紛帶甲星月肅征衣夜及松虛懋豐碑重拜道

詠進賢之東鄉

巨屋鍾陵引釣松夾路青烏棲鄉樹隱天淵暮雲停吳楚曼曼盜東南候將星臨岐無限思惟取素心銘

飯草坪驛苦熱

楚越一峯令天分江海情縣城三舍遠草市數家坪脯簾懸荒飽茶瓜快解醒望風疎竹泉不覺有

文庫行書

詩卷六
五言律

五

啼驚

武林至姑蘇

江旭起潮頭平空野色浮元戎傳小隊旅館候鳴騶秀水溪人語胥門戰氣收十年經此地彌望意悠悠

姑蘇至冊陽

天入長洲苑延陵帶具區海雲遮兩越江月度三吳驛舫排幫泊關樓人望孤故人無可問煙草自模糊

冊陽晤賀中冷尚書隨從句曲之金陵

鏡湖逢賀監把袂僮移陰莫言平陵句徒見別離心牽率從浮事遲迴謝所欽造適句曲路茅洞幾層深

江操

王氣金陵舊長江天塹雄浮船風下漣掛席月搖空舞起蓮花劍飛穿楊柳為煩南顧重風夜詰戎功

其二

文庫行書

詩卷六
五言律

五

入幕皆英選澄清意氣雄將飛蛇鳥陣兵麗鸛鷺風牛渚溫嶠戰新亭謝傳功四郊多壘日所志在形弓

同魏國徐六岳南和方心察暨內駁科道諸

公大教場會閱

大將英威下旌門練小戎星芒光受律月滿像鸞弓鼎足三司貴簪纓五等崇烏臺連畫省麟閣佇奇功

其二

留都徵選盛牙幕迴生風廟略看黃石戎裝耀彩
虹夏卿師李法漢將紀軍功未雨謀桑土雲臺此
日同

同魏國南和遊牛首

瑤宮仙嶽迴雙闕峙江潯命駕延玄賞牽裾攝翠
岑龍堂將岫壓鴈塔與雲侵英遊賓侶盛對景共
豪吟

同前人遊棲霞

正是炎天永相携野逕幽村花沿澗落渚柳傍林

文直行書

詩卷六
五言律

二十七

樹古佛鐫山列名僧捨宅番彩霞棲泊處今日醉

公侯

乙酉立春

龍蹕新改曆羲馭宿天龜夜雨兼雷奮朝雲卷雪
痕浦浮芳草茁池漾碧波浚詩興隨春動還須把
酒論

其二

太皞輪規日東皇正首春坤維開壽域斗柄轉洪
鈞柏葉杯傳滿椒花頌擬新應圖多逸駿吾老席

吾珍

王閣老鎮蜀 諱應熊

西川資作鎮黃閣舊名臣爲救鄉鄰閭而緩水火
民江流迎夏楚棧道經咸秦應叱王尊馭猿聲日
夜親

其二

全才兼將相出入寄安危夜作刀州夢朝題劍閣
詞還家安梓里許國序瀘夷望繫蒼生久難教來
去遲

文直行書

詩卷六
五言律

二十八

范中丞撫黔 諱鑄

巴黔如繡錯縣來古夜郎槃弧元徇國叩竿近羊
腸未幸苗民服兼鄰蜀寇張相如今建節鱗介襲
衣裳

其二

魏尚雲中守北邊曾借才此方頗倣擾之子忍徘徊
忠信行蠻貊風霜闢草萊臨江將去鵠回首望

三台

見雪

瑞雲浮野濶春雪滿江闊樹裏棲禽寂池邊弱草
孱酒斟鸚鵡綠山看鵲鳩斑爲羨繁臺賦題詩取
次刪

劉賊方泌監軍故給事劉夢胥仲也

故人不可問爲政卓吳東忽爾見之子依稀對乃
公毛分丹鳳日翼舉大鵬風應敵兵初震期君第
一功

其二

亨屯何日策保障賴干城棄繯寧殊智先鞭可抗

文直行書

詩卷六
五言律

二十九

衡荆雲隨曉角黔月炤宵鉦把袂堪投分悲歌氣
未平

送朱蔚園考選

君是劉中壘宗臣自棟梁春秋明福禍洪範數陰
陽眼望君門近心憂國事長倩言詢邁軸徐孺老
南昌

其二

大雅悲廖廓忠懷爾獨醒文章開一代氣象冠三
靈久次頭全白相看眼倍青應慙投漢閣獨奮哭

秦廷

東臯

夙肯抱微尚白雲隴上垂平安恒問竹澹泊只嘗
齋飽看經兼史閒題畫裏詩千茲無善策奚以出
山爲

其二

四方多難日吾自愛吾廬菜圃通圭何釣樓貯史
書淵明僧對客廣德保懸車江上春風起垂竿釣
鰕魚

文直行書

詩卷六
五言律

三十

京山

城循南郭內形勝表京山地聳人煙合池寬樹影
環荷香秋馥郁鳥語畫縉纈上客時來訪輪蹄幾
度閒

其二

壯年新卜宅偶爾問花津園築書連屋堂開德有
隣景山青旭旦臨水綠塘春十畝閒閒者康衢擊
壤人

以上延暉草

文直行書 詩部卷之七

明宮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五言排律

江渚卽事

寒輕江渚碧烟滿市樓青打鼓船開岸鳴榔鶴起
汀遠村交老樹芳草藉新亭漁子將竿掛舟人把
舵停澄空飛白露浮靄隱蜻蛚晚對西山好嵐光
作畫屏

文直行書

詩卷七
五言排律

吾宗

吾系原封楚宗人復楚遊江開夔峽派漢湧郢城
流徙地陶朱策居奇鄭白籌衣冠超市俗耕鑿度
春秋國士名三戶家儒讀九丘由來豪士侶湖海
任扁舟

題張元戎冢圖小像

漢代金城將涅中逐捕還功成身遂隱時既貌如
仙賜域穿高冢遺弓啓後賢白楊腥馬汗玄旄拂
孤烟像擬麒麟畫文同琬琰傳石鯨疑舊壘金盃

固新扞百戰英雄事秋風起墓田

自艾

少小矜才氣文章擬軼倫先資輕拾芥弱冠濫拖
紳剖竹分巖邑彈琴理鰲民揮斤驚霹靂守介避
風塵五斗嘆嘆祿三年悶悶身有餘宜歲計無恙
任官貧典禮方虛席談兵欲振鱗金門忻待詔聖
室痛違親學業無間舊韶光轉見新長安徒索米
軍政適當辰短綆深維重孤忠悉具陳存心共職
業何意作嶙峋仗馬鳴須斥批龍逆未與封藩歸

文直行書

詩卷七
五言排律

古出塞

宛馬嘶風急征書徹未央樞臣籌密議天子坐明
堂戰騎雲中市輶車塞上裝廟庭開斧鉞郊垌設
壇場部護徵河洛將軍詔朔方白金江左賦紅粟
海陵倉征絳三邊劇租庸百郡芒封侯酌劍客款

貢熈名王羣策寧遺謂中權貴自強爭言多衛律
詎說少陳湯木葉三秋雪天山六月霜何日喧笳
鼓鏡歌返故鄉

觀音齋

佛海楞嚴界觀音像女流天花萬點落實相一空
收珠樹拂衣去金沙脫屣遊因何閨閣裏是處篆
香浮除祓宜兒種慈悲類婉柔紫釵敲磬細銀釧
邊燈幽婢子青蓮舌佳人紺色眸瞿波超俗骨愛
水溺真修謾繡浮丘鶴長齋跨鳳樓

文直行書

詩卷七
五言排律

喜朱觀察開濬東湖

詩萬春號蒙同無爲州人以御史左遷多善政

江城開大陸百雉隱洪流深泮雄州彩澄涵故國
秋西山連左蠡南浦引東甌雲壑通衢見菰蒲近
市求七門元古戍五事本通溝功德章丹大風操
孺子優長橋環粉堞細艇繫紅樓岸噴觀區宇憑
軒攬勝遊祗緣桑變海誰問渚生洲幸關朱公路
堪攀郭泰舟連橋飛石燕坐檻送沙鷗佩玉時邀
景鳴鑾且散眸光明真有象盤滯永無憂但覺鴻
濛副應知泰運迴文章滕閣上移入此中收

曹能始招飲洪塘山園賦謝二十韻

出郭拂塵綠聯鑣訪逸賢明花開徑古野稻秀畦
連巖壑經秋淨雲霞出海鮮玄亭除綠草絳帳隱
紅塵園以當門闢池從對屋穿橋頭維畫舫閣裏
聽鳴泉樹石雖粧點溝塍固蜿蜒客談清耳磬僧
梵息心禪義重江湖遍官輕汶蜀遷委蛇機每杜
雅正論無偏今代文章伯前身山水僊經綸餘綵
筆吟咏摘丹鉛履滿纔強仕名高自少年肝衡能
辨馬得意可忘筌徙席看殘照班荆醉暝煙華燈

文直行書

詩卷七
五言排律

四

以上綠雪樓駁草

蠻塞曲

漢置牂牁郡黔中直夜郎天文分井鬼禹貢界荆
梁六詔通衢隘三巴斥塞長檠欒元易種爨棘自
按荒據險菁叢密憑陵洞寨強皇風時阻隔殺氣
歲披猖就族推渠帥依山作寇攘箭飛三石弩鋒

銳一竿鎗殺棘旂皮習蒙頭楮被裝邊屯紛南略
孔道逆旗師都護頻征繕將軍幾蹶張首功徒彼
此戰血競玄黃月掩刀花暗霜凌劍鏑光豈云猿
與獲能作虎而狠浩浩五溪水英英六郡良麒麟
今有閣努力効鷹揚

陸直指過黔

時以太僕兼
監軍御史

吳門半萬里直指按邊兵岡伯金魚佩臺司繡斧
聲天連雲夢野地控夜郎城守藏觀周史巡微出
漢京官寮傾耳聽焚燎抱頭驚爲奏調絃曲還高

文直行書

詩卷七
五言排律

五

題柱名旂常堪著績枕席易通行無限遐荒苦應
憐父老迎

同年夏太參齋捧見訪

匡廬桑梓社接履鴈行來同學君今貴違時我不
才關門經紫炁裔土視寒灰桂樹通衢蔭槐花上
路開南山呼萬歲北斗近三台儼若乘槎去紛從
擁傳迴奎章依日月仙仗擬風雷敬以瑤池頌天
邊獻壽杯

平蠻曲

黔山包楚蜀青壁帶長林險阻烏蠻窺憑陵赤羽
侵入聲同鳩鳥箭舌亂春禽殘月攢眉見飛雲逼
面沉嶺高風不勁天漏雨常靈草色茫茫綠榛煙
莽莽陰干戈由鬼國輪輓盡荆岑剩有橫霜骨誰
無向日心鏡歌關塞苦羌笛武溪深况復多羣醜
勾連肆毒淫璽書新拜將率土仰爲霖北斗班文
劍南薰解旱琴軍鋒搖地軸勝氣動天機共祝清
荒裔雷聲播凱音

聖德篇

文直行書

詩卷七
五言排律

六

帝德新龍紀天符協鳳翔歲星臨亢廟秋月坐明
堂象執三階泰圖膺六位昌神功爲不宰虞賢燭
無疆雨露蘇沉銅雷霆殛罪璫舊經師傳重前楷
典謨詳林逸諮屠釣掄材揀棟梁職方均貢萊田
畷訓農桑灌鼠寧虞社疏苗必蕪根威加四海表
仁覆百蠻鄉諫職賡鳴鶴官寮滌爛羊虛懷求岳
牧底力效軒唐况以初升旭而扶貞下陽獨操魁
柄早共卜曆年長北望微垣裏卿雲擁紫光

以上青玉堂采薇草

上御文華殿召對入覲布按二司官惓惓民

隱吏弊讀邸抄記汪志喜三十韻

三載虞廷績銓衡重考功諸侯官屬盛岳牧等威
崇端笏黃扉左趨班紫閣東寒輕仙籙肅天霽苑
花茸訪落弘衢室諮諏敞合宮周旋綿最習呼召
句臚通上策弭秦盜名言破宋讐博謀垂複問清
覽徹重瞻廉介教嘗葉貞堅戒轉蓬階墀登赤石
壁帶倚青銅欵曲占交泰叮嚀仰發蒙憂民思召
父獎吏嘆羊公物望誰居首王臣孰匪躬金河晴

文直行書

詩卷七
五言排律

七

漱澗玉樹畫菁葱海國鯨鯢擾吳儂杼軸空垆場
驅害馬沮澤集蜚鴻治行何如魯文章若似雄酬
恩惟砥礪奉法益磨礪止輦專釐弊開門爲達聰
編年書是鳳得士獵非熊歌咏諸韶雅憑依遠借
叢光明偕日照浹洽與春融保障邊關晏精禋歲
物豐救災分遣使懋賞出藏弓惠慈憐赤子嚴翼
對蒼穹共卜靈圖輦應知景命隆細流歸渤海大
道得崆峒倬矣皇情豫休哉帝德冲威風萬里外
佳氣五雲中歡忻同擊壤作頌愧雕蟲

以上青玉堂芟棠草

白鹿書院

新安留此蹟少室舊書門地以風徽著堂因名勝
尊石梁橫大壑烟塢帶孤村修竹猗猗秀清流曲
曲云山高月益小林靜鳥逾喧俎豆羞積藻香爐
韻柱蓀傳經人已往肄業道今存靈壤兼幽敞登
臨欲尚論

澹臺祠

孔席雖不暖江南未戒程言游居茂苑子羽到章

文直行書

詩卷七
五言排律

八

城拔劍蛟龍駭傳書弟子迎荆蠻新禮教魯國舊
諸生剩有衣冠冢還餘琴瑟聲徑開王路廣風遠
聖經明講席高分坐虛堂迴列楹香臺祠往哲瞻
拜豈勝情

上避殿修省親郊勅諭羣臣力圖勦蕩敬賦

十六韻

天上開黃道殷憂啓聖朝省躬頻減膳撤樂輟聞
韶醜類猶嗟舜苗民尚梗堯素衣虛正殿嚴勅戒
諸寮罪已心彌苦勞民意甚焦文思懸日月召對

敵雲霄紫索簪銀管蒼珩步玉橋刻期蘇集鴈立
格捕飛鴉寶璐親郊祀精煙拜斗杓鷹揚渭水獵
鳳舉趨車招獨秉河魁重誰分化瑟調臣工仍水
火將吏但逍遙既急中弭盜還應左顧逕虎銘清
廟鼎說作大川橈岳牧咨方切璣衡望更超共期
收底定勲伐勒銅標

聖德頌

萬壽之旦遠臣謹當
嵩祝謹肅以頌

帝命禎符合龍興啓兆先河清呈九鼎鳳集擁羣
鸞聖明臨日月英武奠山川首斥五侯黨潛移七

文直行書

詩卷七
五言排律

九

貴權銓除禡險僻謫徙採貞堅已屬風雲會猶虞
雨露偏神功不幸運大道至公懸儉素衣三澣精
詳策萬全南郊勤禱祀北塞謹烽烟假廟宵開闕
橫經畫敞筵慈仁嗟水旱欽若測星躔溫室頻清
問平臺累訪賢揆文嚴滌弊奮武曲幽甄時慮司
農賈常將內帑捐太阿元手握鉅鬯總躬虔納諫
同迴輦釐奸戒察淵清霜威盪海明月勅防邊鉗
子餘殘息穹廬漸遠遷籌兵遙決勝肅吏絕黃綠
望杏親耕籍瞻蒲勸力田股肱攸卜慎心膺任人

專大賚鴻恩溥殷憂膚音宣賦加民兢納壽案事
無連願得夔龍佐長瞻虞夏夫敬從華祝後歌詠
比薰絃

以上華日樓言意草

新年

氣序開正月軒皇至道昭握樞江左甸卜曆斗東
杓鐔滿宜年栢盤餘頌歲椒煙和疎樹秒雨漲小
溪潮匝地還擊鼓斯鄉尚管簫風塵慙自老何以
報典朝

文直行書

詩卷七
五言排律

十一

與蕭伯玉讀園記

知君抱奇尚卜築有中阿地潤多喬木城低見曲
河星楂裝浣女雪舫載漁歌彭澤門前柳山陰沼
上鷺西峯時拄笏東第乍鳴珂常恐移文笑携尊
醉薜蘿

其二

少壯因遊宦燕吳老作郎相如新節佩子敬舊胡
牀蒼鹿羣分柴青鶴侶逐行怡雲穿短屐邀月進
輕航詩酒雄心倍林園勝引長墨卿卿罵記何日

刻溪裝

懷徐魏公移病

豐鎬諸勲舊誰從雅尚高
念年思挹袂客歲任同曹
江海身肩重乾坤首並搔
綢繆勤擊楫歌咏妙抽毫
一別安孤枕相知到二毛
忽聞園令渴春思爲君勞

喜方南和掌府

留守陪京地惟君久贊襄
共叨中府席同閱大軍場
日月光南紀風雲護北方
主憂關社稷公望繫

未直行書

詩卷七
五言排律

十一

巖廊昔效秦廷哭今扶漢道昌
深惟根本計珍重報明光

喜劉通侯操江

君祖元勳首文臣帶礪昌
知兵唐李靖審畫漢張良
族衍青田大官居白下
長春風驚鶴陣暮雨龍
鼉梁盪定高推轂澄清銳
處囊相知無俟介卿結
義難忘

以上延暉堂擊壤草

文直行書

詩部卷之八

明宮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五言絕句

桃花

春歸南浦早淥水桃花塘灼灼紅煙裏金羈騎玉

郎

羽林郎

少小從軍去爭功百戰歸羽林羅上將騎馬逐烏

太直行書

詩卷八
五言絕句

飛

其二

良家六郡子天上羽林兒帶劍隨龍座披香列鳳

池

宿支提寺遇雨

萬樹藏僧剎華嚴舊有名洞天今夜雨涼帶海潮

生

其二

大佛脩行地香花接海洲龍腥陰壑吼風雨壯深

遊

以上綠雪樓敲草

賦得臨池柳

綠占銀塘早絲陰玉淑長春心愁欲斷花片落滄

浪

詠汲黯

守高能自遂伉厲難爲工不遇明天子誰冠武帳

中

詠卜式

文直行書

詩卷八
五言絕句

山澤牧羊子助邊結主知一諫不過貶萬世釣名

奇

以上綠雪樓鵲草

漢官曲

平明出前殿射獵渭橋西金彈隨風落兒童逐馬

蹄

其二

馬止張公子金吾不敢訶千門隨啓閉五柞任經

過

贈遠曲

幾度不成眠深深拜佛前沙場音信杳何日是歸年

洛陽道

紛紛玉鞭丁共洛川春不敢近前問南陽新貴人

長安道

笑飲胡姬酒追歡不計錢杖頭傾百萬醉後獨彈絃

交直行書

詩卷八
五言絕句

三

其二

郭杜相逢後論交倚劍看寸心何所托白日起風寒

客舍深秋應哀生請戲從金木水火土字成

句

楚塞煙鋪渚秋塘樹鎖津江楓燒赤錦銀燭對清樽

其二

煙鎖深城柳霜清秋寺鐘漁燈橫遠釣水鏡照筠

松

其三

燈吐錦桃清樓煥銀河遠坐檻唸秋池釣臺煙樹滿

移寓草堂甫百日拜詔東歸

群峯攢古戍茅屋齧中間忽拜金鷄詔飛雲送客還

以上青玉堂采薇草

江南曲

交直行書

詩卷八
五言絕句

四

江橋有重湖風吹綠浪影鴛鴦水面嬉礙著蓮花梗

長干行

棹下浮船便倚棹在橫塘誰騎金勒馬盡是烏衣郎

盛雨

紉素收梅雨天花滿玉缸煮來春茗熟應受惠泉降

穀雨

細雨釀輕寒砌草芸芸綠春色十分深原田啼布
穀

惜春

紅杏飛如雨棠梨雪樣開不愁鶯吟盡却喜殘
來

以上菱棠草

邊詞

黃沙滿寒磧劍舞鸛鵲泉牧馬千羣飲移帳野孤
川

文通行書

詩卷八
五言絕句

五

其二

河曲流千里愁腸更九迴烽烟傳有警齊保赫連
臺

油崗五里松

松樹種百萬周遭五里陰重重看偃蓋高隴瑞雲
深

其二

玄鶴棲無影蒼龍自有鱗流膏成琥珀先子此藏
真

南浦

紅蓼洲前水灣灣照驛樓碧波還北去春合楚江
流

采蓮

日暮采蓮涇蓮葉翻波起波而見紅雲越羅嬌秋
水

青山南望

芳草綠烟迷春舟紫野渡丹崖隔遠水疑入花谿
路

文通行書

詩卷八
五言絕句

六

其二

高壠起平湖小村護深竹漁網掛門前牛羊羣放
牧

以上華日樓言意草

新歲

斗柄如環運太皞先執規柏葉開新酒梅花續舊
詩

其二

候鴈初朝北潛魚陟負水登臺占歲物遙見瑞雲

層

以上英石館調風草

暗人

漆園紀齊諸夷堅載鄭圃都爲志惟人惟書今何所

其二

黃帝北門城老聃陽子居相將論道學所論果何如

其三

天正行書

詩卷八
五言絕句

七

徒稱鵲冠子但號鹿皮翁魏殺巢由輩名姓落塵中

其四

那是滄波客誰爲澹蕩人不如滑稽叟金馬自沉淪

其五

南翁已曲醉海叟未忘機爭似玉姜女華山毛作衣

貧居

結宇雲津曲鷄鳴白版扉傍崖聊拓架朝夕挹清

廣居

仁義蓬廬爾鷄居是聖人茅屋而清廟仙然遠俗塵

亨屯

匡時誰有調芟蕩闢神衢三光旋采色露版詔蠲和

其二

支直行書

詩卷八
五言絕句

八

化道歸康濟雄圖麗史書龕世以拯亂電爍而虹舒

以上延暉堂擊壤草

文直行書

明宮保尚書璽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六言近體 律詩

尋秋詠懷

問月官衙曠澹尋雲仙界岩巖烟嵐漠漠滄海河
漢溶溶碧霄洞有秦巖石釜田多嵩嶺銅鈔紅塵
馬頭流汗何不深山掛轡

其二

文直行書

詩卷九
六言近體

秋後雨鳴葉脫霜前風急天高南方本榮柑橘海
國更饒蟹螯近鳥茅茨白屋依村竹護青皋眼腔
不妨雄眺無限雲峰雪瀟

以上綠雪樓鶴草

自寓

誰貴千言吐鳳自笑一代雕蟲塞馬從教還去海
鷗相與西東胸襟高山廣水意氣青雲白頭興到
一杯濁酒乾坤醉裏鴻洞

煮雨

午夢華胥乍入羲皇卽在山窗何須梁溪飛遁不
待瀑布奔瀧穀雨初來金盞松濤乍注銀缸乳花
幾片薄泔絕勝露滑秋江

義酒

爲少步兵厨酒虛傳投熟宜城取到淮南江浦寄
來吳下烏程點綴泰和苦藥參合麻姑甘錫誰云
以水濟水由來五醞同清

讀書

瞻彼虛室生白滿架圖書殺青琴有丘中古韻帳
多壕上新經魚卵鼠鬚紙筆蟲書鳥篆碑銘開窓
展讀無厭夜以繼日燈螢

以上擊壤草

六言近體 絕句

東臯卽事

門外平疇深綠樓前畸墅鋪紅家本耕田北山人
今避世墻東

其二

紫鯉春潮沽活黃鸝夏木陰陰竹下茶爐烟起牀

頭酒甕香深

風閣

春煖烟和柳下秋高氣霽西山仰止先民敦薄飯
依往哲廉頑

其二

樹色開窻款客茶香逗竹呼童爲有曲池渡月應
教滿座生風

其三

壁素欲圖五嶽廳虛可捫三台鷗噪朝瞰騰射魚

文直行書

詩卷九
六言近體

三

遊春浪滌洄

其四

巢構依稀太古樓居彷彿仙人墨彩池頭噴霧梅
花笛裏留春

以上綠雪樓鼓草

逍遙閣秋望

荻岸漁舟曝網楓林蕭寺鳴鐘綠茗七椀八椀白
雲千峰萬峰

其二

拂曙烏輪出海將昏兔魄騰輝拭硯常有雲到開
窻忽見龍飛

以上綠雪樓鶴草

春季漫興

楊柳毵毵綠雨山谿芥芥烟園茶蔬密青壠石
薜駢連紫錢

其二

西道遙迤六詔北邊近接三四雲光片片迷樹春
色林林落花

文直行書

詩卷九
六言近體

四

其三

城上夔夔戍鼓驛前獵獵行旌莫言山谷深昧日
有衣冠送迎

其四

爲國空穠戍士離家自晉流人飲酒何妨樂聖當
歌直欲同塵

牧童歌

綠草橫江兩岸黃牛被野千頭逃雨洞中曉暮迎
風笛裏春秋

思州胡太守郊亭餞別

霜葉黃過五馬雷尊綠滿千杯疊唱渭城新柳橫
吹羌笛落梅

桃源洞及徐季良同渡白馬

漁艇橫江楚客仙源滿洞秦人欲向煙霞問路碧
桃千樹迷津

長沙晤顏大衆

君是諸侯建節我爲羈客還家談心移日遷坐招
飲深更放衙

文直行書

詩卷九
六言近體

五

以上青玉堂采薇草

漫興

懶性依隨水竹同人岸噴相逢魚步紫鯢朝市隣
家紅稻秋春

其二

斗室松窗雅靜琴碁取次清供讀書撲開燈虎卽
席羞稱酒龍

其三

白雪琴彈綠綺花箋紙寫黃庭對客吟詩欲倦東

湖鶴渚鷗汀

六言絕句惟王摩詰臻于妙境如桃紅復
含宿雨諸什自在無斧鑿痕可師也本朝
揚用修焦弱
侯亦稱盡美

以上華日樓言意草

出處

尺蠖之屈求信龍蛇之蟄存身幽人履道坦坦貴
趾以葆其真

其二

身在江湖之下心居魏闕之間所以孔席不暇要

文直行書

詩卷九
六言近體

六

在投大遺艱

其三

逸驥騫騰夷路潛龍起躍洪波須是垂纓論道毋
徒佩玉鳴珂

其四

軒裳第爲暫客津要豈是生涯與時和光埋照墮
便休沐烟霞

以上延暉堂擊壤草

文直行書

詩部卷之十

明宮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七言律

西掖卽事

漢朝宮闕曙雲開
西掖清高切上台
自信勿欺臣子職
敢云能誓大夫才
鶯聲畫囀關花靜
臚句時傳御墨來
慚愧無能裨衮職
循牆獨立幾徘徊

其二

文直行書

詩卷十
七言律

千官虎拜大明宮
四海降王禮節同
瑞日光騰鵠鵲上
薰風吹入鳳鸞中
太微門裏看卽位
天市樓前列辟公
侍從叨陪龍袞近
糾繩獻納但愚忠

殿試

盛世同文俊
又多臨軒發策擬
菁莪諸生執管榮
廷對春部徵賢重
甲科冀野雲成龍
錦綉瀛洲風送鳳
鳴和侍臣奏賦明
光殿醉飽天厨佩
玉珂

賜進士

春開閭闔曙光分
黃榜高懸射紫氛
官扇影移拖

豹尾香爐氣逶迤
龍文仙登閭苑笙歌沸
花簇瓊林帶履薰
此日書生誇際遇
須知天上布卿雲

沈使君建文明樓落成

高閣崢嶸切太清
天開形勝甲山城
曲江春雨龍鱗動
卅嶂朝暾鳳翥明
俎豆千秋崇正學
風流一代觀時英
應知靈氣騰東壁
片片青雲日下生

白湖嶺

先君墓
嶺北

白雲千里接江天
縹緲層峰仙掌懸
漠漠春陰開大陸
霏霏秋色湧晴烟
松廬佳氣瀛洲裏
野壑幽

文直行書

詩卷十
七言律

光汝水前莫是洪崖仙
子路桃花飛撲打漁船

經侄成婚志喜

一歲孤兒十九春
于今帶弁列成人
書生家室憐新造
刺史門楣喜夙因
月朗河橋知渡鵲
煙香盤玉卜添麟
吾兄未了居平願
賴爾撐持好立身

寄繆西谿

吳門路指越門邊
尺鯉難憑寄斷箋
湖海漂零官自拙
雲山縹緲隱爲僊
夢回春草懷良友
氣挾秋霜慕古賢
此日風流應未盡
千年還看李膺船

王太蒙師總河啓行

司空新詔下行河節鉞風霜載道過萬里襟喉通
地軸六軍司命擁天戈秦川砥柱桃華浪漢苑金
隄瓠子歌一日平成收禹績江星隱隱靜滄波

送徐若谷赴閩中

整戟南征霜氣寒海門千里看登壇驄騎舊識簷
叢路龍劍新經黯淡灘祗爲鶴書催隴上且辭鱸
膾發江干此行白雪將誰和珍重風塵道路難

題張元戎父先將軍塚圖

文直行書

詩卷十
七言律

三

威名百戰勒燕然弓劍新藏甲卒穿朽骨幾揀膏
白草餘生幸已到黃泉山河氣壯麒麟卧鼓角聲
洶虎豹眠但使英雄扶社稷何須起冢象祁連

題故張將軍像圖

孤劍橫磨西塞秋陰風凜凜入邊愁朝廷寵戰雲
臺像介冑橫戈細柳儔豈恨沙場留七尺還從圖
畫裂雙眸英雄一具封侯骨漢將如今道虎頭

送章仲山北上

春風丙舍喜連床燈下傳觴對月光幾度竹牀無

酒興謾誇逆社有詩狂長安方急山公啓天部應

開水鏡堂努力蒼生澍雨露清芬豈爲到池塘

青山古渡

今徙西二里爲熊家渡
先王父宅龍在青山窩

水國平連此地高幾朝車馬問津勞兩湖日月三

陽市千里雲山九派濤古岸人家開甲第新洲花

草媚冠袍風光好在鷗鴻外酣眼卅霄望鳳毛

龍岐砂磧

先太君葬龍
岐之宋山

沙堤天築汝河蟠迤邐崗原帶碧灘水望千帆湖

淼淼山看數點氣漫漫春迴曲港魚龍動夜宿芳

文直行書

詩卷十
七言律

四

洲鴈鶩繁古樹畝南烟靄裏松廬免擾一坏安

程埠更樓

元末紅巾賊亂鄉人推熊伯幾爲
帥樊明仲副之于此立寨起義兵

故置
更樓

蘆花洲上鼓逢逢祗爲戈船賊寇通甲士椎牛連

野寨丁男祭馬護元戎鳥啼花落江山舊暑去寒

催日月同獨是陽侯貽害久端憂漆室祝年豐

羅渡高楓

引西爲白沙洲荒廢十五里標
臨時開行人以望樹得渡爲喜

古木陰陰野澗傍河流日夜影如常蒼旂早建三

春雨赤幟高標九月霜渡子漿從烟裏盪行人騎

水頭忙何須別問津梁路大樹林邊一蓑杭

長興寄若下春酒醉中口占

醇酒當年馴雉堂別來濃淡隔蒼茫白衣送到鵝
黃色綠蟻浮來琥珀光甫里風高由陸羽若村名
重爲鄒陽山居頗苦春醪濁快倒芳尊興欲狂

高公園

江城中國有雲林曲水通塘拍岸深蔬圃三洲開
古墅樓臺千疊湧春岑魚吹柳浪粘芳草鶯撲楊
花嚶綠陰過客不看因巷僻桃源曾許幾人尋

文直行書

詩卷十
七言律

五

龍光寺

江上隆沙隱鷺峰千年靈蹟列崇墉佛疑地藏開
金粟僧似恒河住蟻封卓錫池中無漏滿拂衣樹
杪有天從勝情爲選章城北月曉香林嘹唳鐘

重憶荆門

曾爲節使度荆門漢水襄陽勢互吞三戶風流開
楚服五陵王氣擁天垣朝雲不見來詞客秋雨空
聞泣逐魂南國崎嶇猶夢裏絲綸重憶冊王孫

武陵封榮邸

雲貴
孔道

武陵秋色逐江來天子金符下御臺龍袞七章官
錦重鸞旂半道繡雲開東平儒術高藩節大楚王
風出衆才南望烏蠻飛瘴雨桃源還是近三台

寄秦靈墟

馬帳分携不記年漢陽春色日風煙傳經心事人
曾問抗疏功名我獨憐夢裏時驚池上草燈前難
和郢中篇須知聖主思空谷誰滯山公啓事箋

登塔

相將携酒望高爍躡躑躅凌虛此日遊烟火萬家分

文直行書

詩卷十
七言律

六

佛土崗巒千里拱神州地蟠楚尾洪崖迴江帶吳
微碧漢流龍闕當年開混沌番湖戰氣際天浮

黃貞父先生同飲杏花樓

湖上飛樓湖畔橋青山一片紫光遙高城落日通
更鼓遠浦歸雲隔洞簫芳樹陰成沙徑舊杏花名
在酒壚消傷心無限滄桑事宛宛蘇亭閣夜潮

其二

絳帳談經隔幾年今從湖上訪風煙問奇錯認楊
雄戶共濟還同郭泰船水色遠搖樓影動濤聲亂

與梵鐘連江山勝事憑文藻肯教滕王閣獨傳

弔徐孺子墓

時與貞父先生共修亭堂馬巖

漢代衣冠半楚猴乞憐常侍自時流澄清孤負龍門志請劍艱辛較尉愁密議無聞頻下榻高風不就獨盟鷗王侯高塚悲禾黍萬世崇瞻拜古丘

過白石公館

白石江邊小戍樓海門彌望萬峰頭地通駝駱窺三島天接扶桑湧十洲古道垂楊時繫馬新型短劍夜連牛登車無限驅馳意山自青青水自流

文直行書

詩卷十
七言律

七

六月六日支提風雨

暫駐星輶禮法王千巖萬壑入寧陽龍嘘海氣朝成雨虎嘯天風晚作涼下界耕耘開野甸上方鐘鼓出山堂只因華藏稱名岳勅賜常傳御墨香

巡福寧城登太平臺

層樓縹緲五雲端山郭朝暉亦大觀小草漫分廉察署空言慙負拾遺官戈船下瀨收春汛鐵甲歸營帶曉寒極目洪濤何處岸群鷗無礙海天寬

武夷仙掌

曾聞高掌漢時臺幾見仙人駕鶴迴萬片芙蓉雲岫歛千枝菡萏雪巖開青天削處求丹藥紫氣迎來印綠苔舒嘯已看閩海狹好將清露酌瑤杯

和王中丞斗溪先生巡汎漳州懷舊

節鎮東南此壯遊樓船千里席前籌潮吞日脚魚龍嘯氣肅天邊鳥鼠愁海溼偏知新雨露河陽曾識舊風流只今直北多烽火都護還應屬虎頭

其二

丹心曾叫五雲端青瑣門前駐繡鞍百里春風輿誦舊十年瘴雨王恩寬窮鄉父老皆扶杖橫海將軍並築壇漫憶興衰經眼事桃花仔細縣中看

文直行書

詩卷十
七言律

八

喜茅孝若遶閩見訪

書劍携將謁武夷浙江秋雨送潮時關山一度無蜚鴈海岸千林有荔枝俠氣滿腔憂國計雄才全部擅場詩慙慙爲問并州信却報春深紫筍遲

曹能始甚擊節浙江秋雨送潮時一語意在淡秀也

以上綠雪樓敲草

七言律二

登泰姥宿王湖庵

爲訪桃花到碧山洞門流水浪潚潚關黎寂寞昏
鐘冷佛相荒涼古殿閒頗有細羅留夜色寧無大
藥駐春顏今宵穩作遊仙咏天姥明登尺五間

其二上摩霄峰

幾作名山汗漫遊靈仙偏秘此邊州炎方瘴淨摩
天近漲海波澄浸地幽紅日照來秦觀旭白雲飛
去楚峰秋薊門直北狼烟起回首兵戈不盡愁

其三謝太姥墓

文直行書詩卷十
七言律

仙人委蛻石蘿寒倩得紅雲伴瓦棺落日荒岑孤
鶴唳迴風曲洞老龍蟠名山不道無常主瘴海偏
能有大觀請向中原悲往事五陵松柏幾堪看

其四入巖洞庵

萬丈丹梯獨往迴杜鵑啼雨雨花催峯尖隱隱鴻
蒙劃洞古陰陰混沌開潦倒年華勤拜石縱橫意
氣謾啣杯分明鷄犬雲中現我白秋槎泛月來

鱗魚

四月梅風吹釣船鱗魚入市濯鱗鮮武陵溪裏開

花後楊子津頭進貢前斜月掛竿通海曙早潮收
網隔山煙官閑一路渾無事慙愧魚翁索俸錢

戛園張叔弢園也

春園小築傍山高翫世幽人已二毛華瀨倒飛雲
瀉練石嵐橫帶海生濤閒來坐上看書卷興到牀
頭撫佩刀解脫不須僧說法含光元自合天弢

南峰老榕福寧城南二里

石門斜夾小林丘老樹高蟠上世留雙幹拂崖棲
白鶴孤根插壁舞青蚪千年苔色凌霜古二月藤

文直行書詩卷十
七言律

花抱雨幽疑是曲轅看櫟社故將無用閱春秋

立夏

羽觴流罷領春風初夏陽舒淑景融官况草侵新
圃綠鄉心花傍故園紅邊城戍靜高吹角海岸漁
歸穩掛蓬清簟疎簾堪避暑蹉跎可惜寸陰功

偶占

拾遺書奏鳳池秋卧病淮陽我自求豈有姓名驚
世眼漫將肝膽向人謀半生落落慙迂腐七尺昂
昂任去雷海上魚龍全寂寞橫吹片月似邊州

鴈字

晉安海山鴈多應不遇鴈也秋思中

寒上飛書點畫工晴霞旖旎錦箋紅銀沙歷歷吳
江雨墨潘霏霏楚岸風圓曲分明排小篆縱橫疑
似舞長虹不因路斷衡陽樹幾趁秋雲戲海中

其二

秋吹朔氣鴈門開陣陣雲烟自剪裁蒼帝製成蜩
蚪幻天孫織就錦文迴洞庭落月緘湘綃彭蠡寒
燒撥荻灰最喜上林書信早漢臣賦別李陵臺

八月十一日千秋節

文直翁書

詩卷十
七言律

寸

蒼龍元位角星東華渚看流少海虹膳視銅樓惟
古禮文開銀榜自春宮重暉日月天增麗典學詩
書聖有功稽首攝提添萬壽千秋并頌愧雕蟲

閔邨報奉 令旨撤回天下稅使志喜

二十年前起樵場舟車愁苦過關梁祇因將作諫
三殿豈與中璫潤五坊言利本非 先帝急頒恩
應卜泰圖昌只今漢詔新騰布萬里春回黍谷陽

演八陣

八陣由來卽六花方圓未伍任橫斜天衡四六分

龍虎地軸餘奇配鳥蛇黃帝遺經存井地武侯留
跡在江沙七閩只慣餘艘陣驚聞知兵李左車

偶成

甌閩盤互萬山迴一郡孤懸保障哉天入南溟三
楚斷海通西域百蠻開越蒙白雉無消息關尹青
牛莫往來自媿風塵徒潦倒好教鷗鶴久疑猜

懷李懋明

世上虛名誤聽聞相看能不悵離羣江湖未老元
龍氣京洛還傳仗馬文賦作秋風誰念我詩題春

文直翁書

詩卷十
七言律

十二

草只思君天涯回首添愁恨嵩嶺書來滯碧雲

崙巽建塔

片碣停雲歷碧濤春花拍浪泛仙杳基憑匠石兼
山重簷戴文昌逼斗高不爲珠休藏寶鴈還從筆
海釣金螯懸知元氣騰騰合象緯精靈射絳毫

送諸茶伯曾縣入賀時茶伯守延平

徽省旌旄謁帝行薊門秋色望中迎觴稱閩海歌
東海劍出延平入北平冠冕共趨鵠鵲觀兵戈還
擾鳳凰城城在遠東知君籌策憂時急肯學終軍浪請

纓

送詹見五泉副入賀

扶桑五載照高標此日輕車賀聖朝
法署止收滄海氣明堂惟進白雲謠
八蠻霜雨皆歸化九塞風靈尚逞驕
宣室席前何以對遠臣爭敢獻蕭條

送沈將軍填登萊

瀚海憑陵萬里風戈船無恙試蛟宮
黃金不結曹丘口白髮方圖卽墨功
回首江湖看意氣誓心天地論英雄
休嗟漢法多孤負誰取樓蘭入帳中

文直行書

詩卷十
七言律

十三

端陽
時在福寧

無諸城北古東甌節序寒溫自海州
五月榴花紅雪染千林荔樹綠烟浮
風塵迥隔吳都色詞賦徒添楚客愁
日日城頭鵲鵲陣何須范蠡競龍舟

長興老僧如茂送懈茶至閩中憐其勞苦漫

賦二律謝之

千里閩天漲海濱堪憐老衲逐風塵
筠籠滿越吳山曉茗笈遙經楚岫春
珍重蕉漿難解渴鮮妍荔子厭沾唇
何如紫筍家常味水逝平泉歲歲新

其二

破水田衣帶雨痕祇因簪履不忌恩
團瓢乞食山村密箬笠敲門野寺昏
可去支提朝大佛還從太姥問真原
攜將玉茗慙慙至接筍峰頭共討論

大行皇后挽詩

萬曆四十八年四月

貞靜徽音世所希恐看孤月與天違
六宮陰禮清環珮萬曆陽光照袞衣
內德常扶元氣合仙蒐應傍彩雲歸
昭陵望斷迷風雨怪道勾陳暗紫微

其二

軒轅大星女玉象東宮蒼龍之首龍尾爲九子

文直行書

詩卷十
七言律

十四

軒轅星大照蒼龍析木津頭九子從
天上淑媛來渭涘人間衆母祝華封
登年已見成功偉祚國方知介福隆
四海白衣悲失恃鷄鳴誰報未央鐘

張參軍擢潯梧旣作嶺西行送之旋得題留

復此寄喜

如君雄略未應多屬目南征繫尉作祗爲鯉神吹
夜浪故留龍氣射秋河樓船此日名橫海簡冊他
年傳伏波不是將軍宜急使能教重疊詔鑾坡

丁祭

凡山此日降靈神魯國諸儒翊聖真百代宮牆崇
正學千年禮樂肅明禋已看教澤今通越漫嘆詩
背厄秦七十二壇俱寂寞六經天地獨常新

中秋

海國樓臺對碧峰團欒明月此宵逢波澄萬里煙
霜兔陣列千營放火龍桂樹枝枝清露影蘆花漠
漠澹烟容還疑劍躍延平渡斗掛秋河紫氣衝

十七日萬壽節

時閩中尚未見
新報照舊祝登

十年京國近龍樓青瑣班高御苑秋宮樹影隨仙

奎章行書

詩卷十
七言律

十五

仗入關花香散絲雲收玉階祝聖朋三壽金馬稱
觴戲十洲萬里波臣猶戀闕願將滄海頌添籌

其二

金天誕聖采虹標萬國衣冠拜紫霄東海屢傳青
鳥信西池惟進白雲謠千蹄舞馬御杯酒五位飛
龍握斗杓願得塞門烽堠罷七旬干羽格三苗

大行皇帝挽詩

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宮
車晏駕闕中以祝登之火日開詩

真人御世應河清五十年間號太平秋露方看金
掌色曉風驚送玉樓聲仙輿上食紅雲護素幔移

宮紫氣迎怪道昂星芒屢動泰山壇土又增名

天妃廟

紺柱金柯廟貌新莊嚴帝妹迥清真黃河半作湍
湍水滄海全清度襪塵不似宓妃沉洛浦長如織
女對天津龍王宮裡珠堪弄光照闔浮幾萬春

感事

海天官冷卽江湖廓落賓朋意氣孤酒伴蟬螯惟
白墮詩慙鮫淚是明珠霜前菊蕊還含吐月下蘆
花幻有無自笑一身萍梗賤朝家多事欲悲呼

奎章行書

詩卷十
七言律

十六

恭挽

大行恭昌皇帝

臨御一月起廢撥權發帑賞邊補
大祭下言路勵精圖治天下想望

太平忽報登遐
海內如痛考妣

蒼震潛光二十年于今剛御大明天祖宗制度頗
宣詔耆舊衣冠盡入筵忽道旄頭經太紫莫攀龍
馭上重玄恐看葵莢堦前葉開落新陵風雨邊

喜

皇帝登極萬曆朝孝定太后六衆誕育千震宮是
時靈臺奏日下慶雲見宮府繫心久矣
英名在昔長孫聞帝命真人自不群東旭霏微排

案篆北辰中正麗星文生來王母三鳥日瑞奏臺
官五色雲天意久知開少主諸公何以報先君

黃華樓送張侗如侍御北上

時庚申之仲冬也

城裏青山山上樓名都百雉枕洪流灘頭落日魚
龍吼木末鳴颺鸛鵒愁縑笈明春朝北關清尊今
夜對西甌知君不負懸轡意宣室慙勤請借籌

陳季迪見招芝山僧舍是日風雨

溪潮帶雨浪花湍斷岸西風落木寒塔影馮陵青
漢迴鐘聲遠近白雲殘兵戈異代開滄海尊酒今

文道衡書

詩卷七

朝對碧灘遙憶江南春色早驛梅先向馬頭看

時余

以量移

聞朔方之命

咸陽自古號西京肩背先零百二城太華三峰天
外出黃河萬里地中行鞭筆本是秦皇策表仰猶
煩漢將兵莫笑書生投筆易擬將勅敵繫長纓

喜黃二爲水部由黔中起郎司馬

銅柱南邊毒草香巴陵西盡楚天長黃茅瘴裏喧
蠻語烏撒城頭冷戰場馬仗輒鳴宜按劍鳩工何

罪亦投荒只今漢帝新頒寵爲報金雞詔夜郎

其二

詞賦憑陵意氣豪由來遷客總名高蠻方隨牒三
千里故國相知半二毛但道長沙疎太傅幾曾湘
水沒離騷諸公衮衮登台席暫借卿材在馬曹

壽彭醫

彭生爲小兒醫年九十而望切精當神明不衰市人之祖與孫皆其摩頂

者也

小隱生涯肘後方藥囊提遍學醫王杏花滿種江
村景菊水長流野谷香懷抱兒童皆老大經過門

文道衡書

詩卷七

第半炎涼彭鏗莫是君前世百歲看看鬢始霜

李生以女醫名江城來求余詩率爾漫賦

却笑秦皇燼古文方書猶剩舊三墳竒經脉絡陰
陽合素問神明男女分可去邯鄲醫下帶還從淄
水視滿裙請看仙兔春靈藥時傍姮娥月裏雲

聞尚璽之命

黃門曾拜紫薇郎視草晴窓御墨香幾倖批龍如
止輦不圖仗馬似投荒風波久擬淪炎海疎賤何
緣調朔方皇綱彌天無棄物自憐清禁得徊翔

送仲舒兄南雍應試

苑苑登壇衆所宗，烏裘十上未云逢。
秣陵王氣今豐鎬，太學諸生古辟雍。
天象光添龍劍躍，江花紅逐馬蹄穠。
漢廷對策君毋讓，請看平津特地封。

送李斗冲整飭川東

朝聞車馬動鄉關，益部星臨漢楚間。
三峽雲山高，白帝五谿聲教達。
達烏蠻時艱莫嘆，官方遠地重偏看。
憲府間爲擬風流，何所似巴江秋水碧潺湲。

送涂鏡源大司馬還朝

文直行書

詩卷十

十九

曾向居延逐何扞，新盟白馬款呼韓。
中山發篋寧投抒，外國知名自考槃。
爲有丹心懸魏闕，能將黃髮老江干。
邊雲積月天王地，好望凌煙仔細看。

其二

胸羅武庫甲兵多，塞上風霜幾歷過。
十載邊塵驅獵騎，六年歸夢落魚簑。
耆英再起謝安石，宿將重思馬伏波。
河北中朝皆屬望，持衡廟策定如何。

塔寺

辛卯讀書寺中至辛酉三十年止一老僧在耳

城南傑構法王宮，寶塔標長插太空。
爐氣霏霏千

地影鐘聲隱隱，四天風旛檀曉閣。
紅鬃馬鸚鵡睛

林樹拂虹，三十年來僧盡老。
禪房何處見旻公

鐵柱觀

真官靈爽護明朝，法宇巍峩切絳霄。
毛節朱旛莊紺宇，金書玉簡重霞標。
雲中鷄犬皆成果，水底蛟龍已斷妖。
沙井涓涓撐天柱，長江萬里靜春潮。

送饒聶明觀察之廣東

節使乘輅部嶺南，秋天山嶽散江潭。
龍吹海氣朝迎馬，鷄度關雲曉駢楊。
粵舊開秦郡，縣尉陀今

文直行書

詩卷十

二十

藥漢冠簪長安指，日還牙纛莫向梅花問驛城。

送饒映垣南少司馬之官

當年江左是長安，司馬威儀重漢官。
千里河山天草昧，六朝烟月樹檀欒。
秋風鵬鴉前旌起，曉日貔貅指掌看。
寄語遐方休匪非，如今南北盡登壇。

秋試湖燈

江城棘院臨湖，秋宵燈火連曙最爲奇觀

文昌戴斗綵雲籠，湖上張燈湖水紅。
萬樹珊瑚開海市，千群珠母徙龍宮。
筆花璀璨光搖月，劍氣憑陵紫射空。
况復高天流玉露，誰人不在桂叢中。

其二

奎躔今夕照衡廬才子臨場意氣舒燈火萬人騰
棘動星河一道水煙虛青藜夜色吹天祿銀燭秋
光朗石渠莫訝龍文干氣象應知太史奏賢書

上藍寺

視燈之地係南平王捨宅

西方何處給孤園中土流傳大法門鹿苑金繩裝
白馬龍宮玉柱鎮青鴛祭禪一日經空地祝聖千
年拱至尊回首王孫歌舞夜只今鍾鼓動黃昏

贈汪石蓮按臺

文直行書

詩卷十

三十一

節使橫簪獬豸冠雲霓千里萬人看車乘驄馬威
風遠矢射豺狼氣色寒曉日封章騰閣下秋天山
嶽動江干只今四海征求急毋劾陽城撫字寬

送李孟開備兵易州

憲府如君迥出塵勾吳按部氣嶙峋携將短劍棲
旧里爲有長碑鐫黨人四面已聞敗帝網三遷仍
是漢藩臣功名喜在金臺畔珍重蒼生繫望身

陳和尚還俗以眼醫名

曾向禪關一閉偏諸天燈火碧熒熒皈依法海元

無住退轉醫王却有靈行徑已辭初祖印生涯猶
傍藥師經光明雲現真珠影朵朵蓮華照眼青

送儀部楊遠初蜀中典試還朝時蜀路不靖儀部以春正

始從江城發也

開城何處不開梅乍聽驪歌送酒杯萬里風塵隨
馬去千門雪色度鴻來春江半落巴山水秋駕全
徵蜀道才謾歎軍書飛驛路四方干羽在容臺

朱如容諫議以諫召宮媼敕誦賦此寄懷

憐君獨抗拾遺書暫向煙蘿夢謫居愛國任談溫

文直行書

詩卷十

三十二

室樹辭榮寧羨紫鰓魚湖南霽雪開春野北關晴
雲遶直廬莫歎殿頭今萬里賜環原自有鋒車

送丘毛伯侍御按河南

時上書謝病居里中毛伯頗爲勸駕

風裁嶽嶽立臺端驄馬先驅載路看南國詞人爭
避席中原循吏正彈冠紅亭別酒寧爲禮白雪同
聲強自歡猛欲從君無那病已將書疏報長安

其二

毛伯

若個翩翩鬚髯絕倫彈文出袖又時巡臺郎執簡霜
前曉御史隨車雨後春伊岸孤村臨繡斧梁園修

竹夾朱輪四方今日稱多難好把官評仔細論

送王永叔中丞之台州

碧波春水浙江船捲雨飛雲擁別筵禁裏封章曾
來日閩中仗鉞遂歸田湖通鴈蕩家鄉近山到天
台海市連林下如君殊未老石牀寧許足長眠

其二

兩地爲家卜世安天兼湖海路漫漫西陵驛下潮
光湧南浦江邊寶氣寒節鎮外臺曾共事拾遺中
秘亦同官相看萬里皆烽火明月應難卧釣竿

文直行書

詩卷十
七言律

二十五

送羅貞復侍御按滇

昆明池水達牂牁萬里長征匹馬過關塞有煙通
漢節嶺雲無瘴聽蠻歌金潯氣煖春常度銅柱氛
消海不波莫謂地隣豺虎亂南方功業古來多

其二

楊柳春前此送君兵戈聲息不堪聞聽猿切切巴
陵月托鴈遙遙楚國雲鎮遠祗傳唐節度征南誰
是漢將軍懸知繡斧經臨日便報黔巫散馬羣

愛妾換馬

本古樂府而張祐之詩
則純律也聊拈筆爲此

妾名桃葉馬桃花綺陌如雲逐狹邪爲愛驕嘶朱
汗落恐拋拂舞翠睂斜芙蓉夜冷憐巫峽苜蓿春
深羨渥洼遊俠相逢都得意追風行雨各回家

酬曹象先文學

匡雲蠡月九江城秀挺奇人宿有聲學擅風騷頗
嘯詠技精星氣每縱橫逢場買笑千金易知己啣
恩一劍輕獨怪淺才多薦達君名猶在魯諸生

滕王閣

一片高城楚水西飛樓百尺與雲齊曉煙江上乾

文直行書

詩卷十
七言律

二十四

坤色春樹人家桃李蹊柱鎖蛟官收混沌劍含龍
渚動虹霓登臨無限澄清意古渡平沙驛馬嘶

鴈字和鄭少宗伯

奎文天上曜清高散作昆蟲劃彩毫筆陣騫騰迷
夢渚墨花凌亂落江臯秦灰不剪雲邊字漢使偏
傳雪上操請看漆書俱泯滅秋霄萬古一鴻毛

送文文起翰撰言事謫歸

臘傳春煖御書題瀛席雍容玉笋齊只爲主恩留
諫草肯將官况逐沙堤雲寒魯道朝驅馬雪擁吳

江曉聽鷄慙愧含香清要侶銓車早晚莫教遲

壽朱太淑人八十淑人爲朱太常上愚母以

九月重陽設悅

荆門南望楚雲長夢渚秋高橘柚香紫誥班衣供
上壽黃花白髮對重陽瑤池宴會來王母金殿威
儀屬太常最是武陵春樹老蟠桃如結海中央

禮部進登科錄

上林鶯囀杏花紅春部題封達御聰才子標名依
日月真人訪道下崆峒爐香細細宮袍影闌苑僊
文直行書 詩卷十 七言律 二十五

僊錦繡叢共看光騰東壁府懸知師濟亮天工

秦淮過齊王孫邸

江邊春水碧波生楊柳河橋傍石城喜過王門青
社氣憐看才子白雲情淮南鷄犬傳仙訣鄴下詩
書副盛名我自疎狂常避客偏君大雅倍逢迎

形雲觀

爲愛青山不厭登長松交蔭石峻嶒江來三楚稱
襟帶都到丹陽號股肱檻外湖光春漲合城頭山
勢紫氛層堪嗟六帝皆餘閔王氣應歸聖代興

以上綠雪樓鶴草

七言律三

六月暑中

高齋長嘯任猶夷河朔諸公痛飲時赤日度躔朱
鳥味玄冰寒浸白龍皮登塲禾黍迎秋早捲幔星
辰候夜遲願得山川時雨降常留春色在江離

其二 是日聞成
楚之信

東臯林麓野人情竹島凝寒暑氣清雲暗天河朝
雨細月明江渚夜潮平燕臺駿馬啣恩重楚微文
文直行書 詩卷十 七言律 二十六

蛇入俗輕自笑自悲還自艾就裝書劍赴軍城

長興金蓮塔院僧造嚇茶至

單父曾鳴堂上琴縣門流水畫溪深漁船泊岸朱
藤老鴈塔凌空紫氣沉歸到薜蘿渾曉夢別來桃
李盡春陰開黎不比將軍客頻採新茶扣竹林

其二

憶昔寒帷摘貢茶青松碧石伴樵家春前色妬溪
頭水雨後香侵縣裏花湖海無端浮宦跡滄洲自
笑作生涯禪心惟爾無依着行遍雲山古道賒

壽林屋宗侯五十

無外
尊公

中秋秋色最澄鮮正值王孫敞壽筵
桂樹叢開淮浦上白雲謠進酒杯前
岡陵共祝長春日林屋元綱大洞天
借問兒孫能玉立即看年少特翩翩
饒我先朱無外見訪

江風吹老豫章秋獨坐真成一自由
忽漫應門傳客至看來問字是英游
鄉中甲族稱苗裔天上宗星照小侯
避俗不能躬報謁知君在水西頭
袖樹結實如斗

文直行書

詩卷十
七言律

二十七

郊原物候正秋時紅葉黃花次第知
亦有不凋停露榦偏能結實拂雲枝
封侯自擬江南橘供客人稱大谷梨
莫羨櫻桃頒賜盛芙蓉闕下共題詩
岳醫七十求詩醫舊曹史也

獵得奇經洞市塵葫蘆常果上池春
尋思書記文無害却令醫王藥有神
丹竈九層分火候黃庭三疊返童真
共教鄉國人名越不羨花源世避秦

行役

淡雲疎雨入秋餘碧水蒼山作客初
彭澤籬東誰

遙酒武昌江上但歌魚關城疊鼓催征騎
驛路寒花伴役車此去莫慙兒女念衡陽
飛鴈易啣書

其二

駢闐官路曙鐘鳴短劍青鞵過楚城
湘樹猶含秋色武陵溪流作漢軍聲
微霜度夜河橋冷落月嚴更野店清
佇望金鷄書五色翩翩匹馬趨歸程

衡山

南條千里峙山王赤帝端居福下方
水到洞庭連楚粵風搖銅柱控江黃
翠微夜鎖仙人戶丹葉秋飄羽客堂
謾把靈峰量丈尺鴈飛高不過衡陽

文直行書

詩卷十
七言律

二十八

登南嶽祝融峰宿觀音巖僧樓

扁舟乘興汎清湘客路初寒楚岸長
拂劍平明瞻嶽帝振衣薄暮禮空王
孤猿自嘯前山月旅鴈回飛別浦霜
此地星辰堪手捫應知南斗避文昌

湘江晚霽

江涵寒影水悠悠夾路蒼山向北流
遠樹依微漁火外亂峰深黝夕陽頭
凌波獨泛沙棠舫擊汰還拳杜若洲
况有白雲明月在湘娥應不負清遊

晚泊

雲盡湘潭日暮天楚鄉三戶舊時煙監門雜遝關
魚鑰驛吏喧閭賦馬錢雙杵擣衣驚客夢踈燈點
水照愁眠長沙前去無多路故國名因賈傅傳

過長沙顏雲漢年兄席上

輕帆柔櫓下長沙行子依依嘆路賒忽遇故人旌
節在還將舊日禮文加鷄壇父要君能踐鳥道前
驅我自嗟鼓角急催桑落酒十年心事對天涯

桃源洞

文道行書

詩卷十
七言律

二十九

一竿煙月是浮家倚棹長歌楚水涯洞爲漁郎開
世界雲將仙犬吠桑麻玄都觀裏紅飛雨白馬津
邊翠拂霞我到已逢秋令過却看桑樹闌桃花

其二

人間共說此丹丘瀑布飛揚古洞幽松磴層層隨
浪出桃林鬱鬱傍煙浮只因陶令傳奇事便與秦
人結勝遊駐馬欲探仙路邈白雲長在水空流

馬援廟

樊道西頭毒草叢將軍雄略鑿山通封侯早識圖

麟氣廟食方酬裹革忠銅馬威靈新斥塞金牛地
界舊同風陰功况篤椒房重千古崇瞻矍鑠翁

其二

巖落連山幾萬峰南邊瘴厲險重重天王左鉞能
經略大將前旌特正封登豆香升猶惹茂辰沅溪
暗自筠松飛鳶墮後誰人到七縱功名仰卧龍

軍城見雪

昨夜月昏雲氣黃北風吹雨凍南鄉開窗遙想青
山色掃屋應題白雪堂案上兔園文賦舊城邊蠻

文道行書

詩卷十
七言律

三十

店酒杯香蒼天此日憐關塞故遣瓊花壓劍霜

飲平溪酒一笑

粵北荆西道路難黔中况復被兵殘軍城喜得堪
沽酒客舍愁來便買歡吳下烏程風味邈湘東醺
醺水雲寒蠻傭滌器穿皮服當作臨邛犢鼻看

軍城夜坐

鴈過雲南多從洞度飛度平溪而
平溪無宿鴈以少沙水孺地也

煙開瘴淨轉星河鴈去滇池嘹唳過橫笛近吹關
塞曲短簫遙伴戍樓歌攤書論古情無限酌酒寬
愁緒更多明月飛來回首望鄉園今夜意如何

軍城早起

霜添打霧淞貧兒
備飯甕古謠也

鷄鳴曉漏動晴鐘霜入寒原打霧淞烽堠漸扶青
旭起闌樓平望碧雲重蠻家賣米趨朝市村店炊
饔急蚤春客子祇餘山水與相將臨眺自從容

南寺

同鄭生維龍鐵生可光洪生國鼎往遊
僧寮皆作教授室山峯白雲舒卷而已

何處花宮隱梵王城邊夾巷薜蘿牆精藍半作傳
經席古殿空欄選佛場香積有煙迷澗水關黎無
意問津梁青山色相如禪定却笑浮雲持地茫

戴篋居

鄭子書屋署北窗之屏用唐詩
北斗掛城邊余因題其堂云爾

文直行書

詩卷十
北言律

三十一

天上星垣似戴篋城邊北斗掛文昌開窗雨色深
平楚入戶雲光動大荒客子喜看山勢合師儒懽
聽水聲多康成庭下生書帶莫負春風七里香

閔曾泉公祖以雲南開府總憲留臺過平溪

見訪

甘棠蔽芾十年餘屢見新除改佩魚萬里宣威經
略久三朝著望掌臺初高牙大纛過蠻塞小隊元
戎訪謫居楚色蒼茫無限意殷勤欲別又躊躇

軍城午節

五溪西上瘴煙青悵望南雲渺洞庭處處水龍爭

野渡家家艾虎插窻櫺江迴楚塞楓林亂雨暗蠻
山毒草腥最是村酤堪避暑看花邀醉采蓮涇

五日鄉紳孝廉于江樓邀看龍舟時新制置

張公將過平溪入黔也

滇黔驛路掛城頭五月江聲挾雨流時節天涯逢
競渡賓朋尊酒共登樓郢中白雪誰高調楚國雄
風此上游寄語羣蠻休跋扈已聞都護到沅州

援黔胡副將從儀廉幹有威風敬而贈之

文直行書

詩卷十
七言律

三十二

戎幕曾從上路開新經貴竹又登臺天清聽鶴傳
風去夜靜聞鷄起舞迴塞北悲歌長揖客隴西飛
將出群才如今債帥都腰折君自清廉獨往來

其二

瘴擁蠻徼夏亦寒夜郎天外路途難單醪味水春
風度匹馬衝泥月色殘玉帳橫吹羌笛管銅鼓高
築漢家壇肯教簠簋慙名將一片冰心向日川

新築草堂

東海投竿學釣魚于今漂泊楚江居龍門有意推

司隸狗監無因賦子虛水澗三湘堪弔古山鄰二
西好藏書西南統屬天王地日下青雲護草廬

其二

茅屋新成近以樓楚雲黔樹望中收迓吳梅福風
塵遠去趙虞卿著作優授簡煙霞飛彩色彈琴山
水散窮愁乾坤雙眼看如此何必高車是壯遊

其二

客舍蕭條嘯欲歌天涯生計竟如何傾葵北極心
常赤采藤南山鬢未皤戍隱無須披薜荔僑居且

文直行書

詩卷十
七言律

三十三

喜定風波一枝自笑鷓鴣小千仞誰瞻鳳鳥過

其四

背郭堂開對景奇青螺九點坐來移客星璀璨臨
書卷郢雪霏微伴酒卮戰馬秋馳羅甸遠飛鴻春
向洞庭遲千秋事業還誰許莫把關山笛裏吹

熊廣文起渭新任其先南昌人

賜社丹陽楚世家江湖行葦遍開花青氈無恙君
能拭白壁難爲我自瑕天地百年星偶聚文章千
古口重華相看泮水盈盈綠盡映紅桃對絳紗

送汪生起圖應試

平溪本楚辭
貢士由黔書

晉國從來用楚才黔關應復比金臺青箱舊業即
能繼綵筆新詞喜獨裁名馬象龍紛道路焚燼羅
鬼窟蒿萊廣寒宮闕秋天近桂樹叢花無數開

秋夜桂香

地到南方桂是樵天時况復對秋宵二山招隱空
淮水百粵成林度嶺嶠玉露乍零仙蕊細金風初
送國香飄虛凝清影歸明月欲酌瑤漿揭斗杓

喜劉生芳久發解乃叔尚德亦戊子舉首

文直行書

詩卷十
七言律

三十四

漢苑秋吹槐市風鄉書貢士萬方同連城一自荆
山出相馬應教冀野空已向龍門先得意還從虎
觀再圖功君家舊物今無失寶劍雌雄紫氣中

送於生文光之洞庭湖

却羨江湖是客星洞庭東去喜揚舲但憑忠信波
濤定莫慮關山雨雪零黃菊籬邊分楚色青楓浦
上弔湘靈歸期屈指河橋路醉看壚頭酒幔青

雨中偶成

積雨重陰黯不間夜即天外思悠哉新飛赤鴈蘇

卿節舊謫青蓮李白才應有文章千氣象豈無貞
信動風雷從今不作登樓賦爲耻聲名鄰下來

同門楊霞標憲副由雲南入賀過訪

十年群盜亂如毛上路新門嘆驛驂忽漫星辰占
使節猶能風雨問綈袍談心不啻師門雅叱馭前
呼聖壽高莫爲極天關塞遠武陵溪口縱仙桃

陳廣文良祐分較黔關丙午江西舉首也

華閭多君古太丘軍鋒蚤歲冠時流經傳戴禮聲
名迥籍起儒官藻鑑優鴻鴈高鳴如遠客風霜迢
文直行書

詩卷十
七言律

三五

逋正深秋于今擬奏龍門賦肯教宿如竟倦遊

洱海道蔡方伯公祖入賀見訪

棠墅當年憇召公何期客路喜趣風臨關紫氣氤
氲裏出岫浮雲感慨中徼外征蠻猶介馬日邊遵
陸漸飛鴻懸知前席詢方岳爲報艱危四海同

漫興

木落峯晴紫翠攢紛紛鴻鴈過江寒名場久憚寧
魚服逸史新盟且鵲冠世事等閒天意定秋花作
伴客愁寬窮途莫怨逢迎少涓水應誰訪釣竿

李守備廉而習戰鬱鬱不得意賦慰

李守備

十年鳴劍走沙場美爾材官號蹶張造水東流邊
月黑蜀門西上塞雲黃知名始列良家子筮仕初
除執戟郎前此莫愁無賞識如今開府杜當陽
蕭無競年友官黔司遺書見存

鄉關同薦豫章秋雙劍含光射斗牛先後垂鞭游
漢苑北連宰邑控江流愁分落葉君仍遠笑作飄
蓬我自尤此日相聞思舊日乾坤渺渺一浮舟

諸曾懸年兄以雲南方伯入計見訪

曾懸分
守延平

文直行書

詩卷十
七言律

三十六

余正分延福寧
一別八年矣

延津風雨二龍隨萬里今朝慰別離愧我萍飄來

楚塞多君棠蔭滿滇池周官六計澄清日漢法三

章解網時滿眼兵戈憂不細天開英主待撐持

皇帝登極收元崇禎志喜

乾位初飛九五龍光華旦旦慶雲重漢家倫序思

文帝昭代親賢仰世宗杓斗轉迴元氣軸河魁獨

柄太阿鋒微臣萬里瞻天極金闕依希聽曉鐘

并放

天上新頒紫鳳書夜郎羈戍沐前除風霜久歷寒
陰後雨露均沾泰道初四面張羅逢教祝三錢封
府恩來蘇荒煙客夢聞鷄唱便別蓬廬向舊廬

袁州道中

携將書劍就歸裝雨雪同雲接楚鄉 聖世無須
因馬角蠻方何必盡羊腸水春霜日瀟溪木樹落
楓丹插嶺香况是韓公遷謫地袁州千古入文章
臨江渡樟樹望豐城輿夫識我十年前冊封

過此

文直行書

詩卷十
七言律

三十七

兩岸金隄捍貢河農庄邊畔聽漁歌郊居花竹春
相待楚水風煙夢轉多雙劍斗牛占紫氣萬家城
邑夾洪波與廬識而還驚道舊是相如建節過

崇禎元年人日

青韶肇歲日稱人萬里歸來一葉身間雪梅花迎
喜氣乘風歌鳥弄芳辰香奩百福初裁勝淥酒千
鍾競醉春遙向莫堦開寶曆共歡 明王建元新
特恩復官詔以鍾給諫上書也時正春中
近蒙寬法宥流人更被天邊五鳳綸錫命有加卿

父母衣冠無恙見鄉隣晴雲拂曙懷青瑣咫尺
陽戴紫宸聞道逐臣多佩印由來元氣正乘春
以上青玉堂采薇草

寄朱如容

侵鉞閩中節制專投閒何意主恩偏樓船下瀨開
滄海瑣闔封書徹御筵世事幾將天地閉清流應
得古今憐欣逢 聖世除姦諛敢諫方知獨汝賢

謝長興僧送茶

茶名于近年余令長興時
從史丁璽丞聖種者於是山間轉相風致
離草吻石往往如是遂盈解皆羊羊雀舌

文直行書

詩卷十
七言律

三十八

矣品貴價重非陽羨顧渚所敢望去彼二
十餘年父老子弟年年藉僧愛馳至無間
涼燠即在瘴鄉不乏紫筍黃雨同僧之勤
乎亦父老子弟之篤也僧名淨綠余視師
江上老僧如茂以送茶領至如茂遂寂則
淨綠歲習至為常父老衆多淪謝惟子弟
存則固缺焉余今備閱四素之位不可為
不又視當時單車問俗勸課桑茶能無今
昔之感耶因淨綠歸
漫賦二律以謝之

自笑歸來萬里身曾扶渴病淥花津時逢五月過
初夏書報三吳寄早春僧神遠遊霑綠雨茶經久
閑積紅塵清風一起松濤勢消峽雲開氣色新

其二

茶園開逕簑溪清萬綠春深草色勻二十年前栽
櫛久三千里外寄來頻堪悲故老成遺事却喜英
遊接曹因長路關山僧慣習玉磁香噴水泚泚

拜佐樞之命北發

萬里金鷄貫逐臣重逢啓事沛絲綸膏分太液調
商鼎色起堪巖笑漢薪司馬門墀天上闕寒鴉影
帶日邊春君恩到此深無極敢向清時托隱淪

召對

風搖玉珮共趨朝高敞承明切絳霄面對玉顏

文正行書

詩卷附

三十九

疑就日親承金語似聞韶宮花影躡千門靜蠟
燭光傳乙夜迢不是威嚴先喜起直將就業學唐
堯

送人使琉球

彤庭分遣節旄新萬里長風送使臣詔捧金函搖
海嶽槎浮銀漢犯星辰攜將雨露天邊灑記取詩
書域外陳切莫臨岐嗟路遠請看正朔共王春

以上采菽草

文直行書 詩部卷之十一

明宮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七言律 四

男人霖伯甘編

餘干之建德

江湖交滙水天寬
陽鳥隨霜早避寒
吳地千峯經建德
楚鄉三戶過餘干
梅花送臘官程壯
濁酒通宵客夢安
自愧無才禪聖世
已馳書奏五雲端

宿南山寺

文直行書

詩卷十一 七言律 一

一望烟雲思渺茫
洪塘東去景蒼蒼
青葱樹裏燃燈地
赤岸津頭選佛場
疎磬夜兼飛葉響
高臺時有散花香
南山到處皆稱好
此寺今宵月更良

過樂平黃公衡中秘送酒

春沙暮雨過孤城
竟日崎嶇樂此平
乍秀麥苗堪隱筵
初舒柳眼未啼鶯
風淳半是農家任
路僻稀逢長者行
却喜黃公來送酒
東園綺季舊齊名

樂平梅厓峯勢奇崛居民採石燒灰書此護

之

斗壁蒼嵐古石樓
青天削出礙雲流
秋蓮半吐雙金齒
夜月斜垂片月鉤
風起層臺光曳馬
象分江野氣連牛山
民莫學愚公事
徙去雍南不可留

休寧塔嶺南幹要脊續溪壑嶺亦然

萬里南條一徑分
大鄣名郡古時聞
吳乘楚甸窺天勢
海對江流湧地文
綠樹重遮風浩浩
青春半霽靄紛紛
金陵前去皆官道
遙看鍾山駐綵雲

清明後二日

六朝佳麗未堪閒
欲訪桃花色已殷
酌酒溫生寒

文直行書

詩卷十一 七言律 二

食火題詩春在秣陵山
時親藥裹綠醫病乍聽琴
聲爲解顏更喜湖頭理公事
綠波千頃白雲關

三月三日

春城楊柳綠毵毵
節序今朝三月三
新漲江流晴帶玉
驟添淮水暗拖藍
吳都舊俗驕花醉
晉室遺風競塵譚
時事多艱無上策
莫將官况薄周南

穀雨後五日同徐廷尉詹京兆赴魯錦衣乾

河園之酌諸公與余曾同官閩中此舉敦

舊寮也

接續閩中計十年于今星聚白門天園開西郭花
當酒景到南京更是仙雲急岡前清麥雨風遲竹
下逗茶烟衣冠此會文兼武不羨乘槎牛斗邊

得京中書有感

洛橋音信久相違忽漫春鴻雪後歸羽檄共傳邊
郡急函書空復故人稀君王有道方宵旰臣子何
心只是非獨喜南中真吏隱鳥鳴松籟總清機

立夏日飲魏國徐六岳園徐原籍江西與者

徐季良詹見五也

文直行書

詩卷十一

三

初夏時乘景物嘉留春此日興偏除鳳凰臺畔山
門敞朱雀橋邊古巷斜恭敬共斟三雅酒豪雄相
戒五陵夸請看喬木迎飛蓋不是繁華七貴家

題王改子參戎雙虹閣

雙橋放溜大江通淮水東西夾彩虹山送烟雲供
翰墨船裝歌舞入簾櫳籌邊起草心偏遠揖客開
尊酒不空紫氣夜來千象緯知君寶劍合雌雄

送川立賀表

龍樓新啓建元良漢殿宣騰詔幾行鵷鷺趨陪朝

北滿旌旗飛舞出南鄉都亭草長迎袍綠驛路花
開拂綬香見說九重還旰食長纓誰請紫名王

爲長興僧淨緣送岍茶

傳聞紫笋出吳興茗戰場中此獨稱雀舌初開迎
貢吏鶯聲半曉送山僧年年南北擔殘衲處處關
河拄短藤松火通紅梅雨熟江春長貯玉壺冰

其二

江南草木總清芬更道仙茶最出羣陸羽經中猶
未著盧仝碗裡幾曾聞氣蒸山峽含香霧色借春

文直行書

詩卷十一

四

泉起瑞雲爲謝弇州諸父老封題一轉轉殷勤

端午前二日飲臨淮侯園

節近端陽一醉過樓臺邸第古槐多雄譚慷慨當
尊俎逸興飛揚對薜蘿玉府書功盟白馬金符賜
誓帶黃河邊聲此日憂非細問爾通侯策若何

午日

羲輪正馭實沉墟雨捲南薰午霽徐街戶遍排香
艾葉闌花新吐玉芙蓉赤鳥年遠吳時寺朱雀橋
荒晉代居江左風流談不盡停杯且看六朝書

後湖蓮華次前司寇趙麟陽韻

玄武湖頭朶朶開長堤灌木幾徘徊香流漢苑金
人掌色借秦封玉女胎吹落紅衣花作舞擎來綺
席葉爲杯吳船莫唱江南曲樂府新編十丈才

熱審日雷雨漫成

聖朝恩令順天功雷雨今朝解澤通盡以精誠憐
赤子敢將私意對蒼穹歸囚豈許吞舟漏視夜應
知貫索空法律原從方便設羈禽幾箇快開籠

其二

文直行書

詩卷十一
七言律一

五

百十纍纍各有詞尋端竟案起矜疑憑將玉律生
求路謾說金科死不移六月孤臣霜莫隕三年孝
婦雨先滋竊環犯蹕批鱗苦請學持平漢釋之

小暑前三日同陳總憲中湛謝僉院玄中京

畿道會審

旭氣浮空雨氣來湖山蒼鬱淨無埃臯陶淑問方
爲士子產刑書不羨才官在南都依獨坐星隨北
斗傍三台數年留獄今成判奏取明光乙夜裁

懷徐玄仗少司馬却寄

江上樓船舊視師南臺先後此規隨十年踪跡萍
浮遠千里音書鴈到遲銓部風流入屬目馬曹經
濟衆咸推語溪烟雨君爲主只恐蒲輪下赤墀

懷岳石帆少司馬却寄

東園用里共名高叩闕封書羽翼勞夜雨蠹魚居
水市秋天鵬鷺起兵曹用鉛著作還千卷綠髮憂
時已二毛見說九重求舊急可容嘉遯在林臯

中秋

文直行書

詩卷十一
七言律一

六

涼吹瑟瑟碧天澄歲物同占舊有徵鶴影深依金
掌露蟾光高照玉壺氷樓前瞋月人何在湖上污
查事可曾爲領白雲官署長獨持風紀白凌兢

重陽前二日同莊陽初京兆俞客自光祿姚

允初憲副諸年丈登清涼臺夜酌僧舍

岐路睽離愧鴈行相歡此日對重陽江涵天影連
空碧樹擁秋山帶晚涼寶誌錫飛蕭寺舊莫愁歌
歇石城荒登臨懷古無窮思剪燭僧牕夜未央

送姜若之典試還朝時九月既望

玉堂清近冠羣衆此日登賢芥 聖朝太乙吹藜

秋照坐龍文射斗夜冲霄千林木落霜前景萬里
江澄月望潮璧府圖書無贖物赤城霞起見高標
送李郎中伯可守寶慶

白雲同舍擅詩名大府分符遠別行北關絲綸期
保障南方山水待題評江深夏口魚爲米天入衡
陽鴈有情應使兒童歌五袴不勞曹史謾逢迎
冬至齋居

陽曆初回紫氣漫齋居夙夜儼郊壇郎星蔚米天
宮聚卿月呈輝水鏡看列署今隣驄馬使分曹古

文直行書

詩卷十一
七言律

七

號白龍官懸知大祀勤宸蹕太史書雲奏治安

霜晴早旭

先一日
釋免獄

朝來霽宇澹烟霜臘近江春日漸長地占湖山開
曙色景連宮闕動晴光梅花待雪橫吹笛竹葉浮
星滿引觴公事稀疎雲署冷獨留元氣在三章

衙齋對雪

天上飛花不辨空紛紛綺素剪流風梁園詞客才
誰似郢市陽春調可同九陌浮光迷曉騎千門散
影度歸鴻呈祥最是農家喜掃盡蟲蝗祝歲豐

習儀日風雪

虹流華渚慶清朝天散奇花六出飄曉色平添
玉佩寒威不到紫金貂呼聲合沓同高嶺詩思依
稀在灞橋盈尺嘉禎今日兆橫吹曲譜是簫韶

江西館椒盤會

梓里衣冠聚舊京椒盤一會幾陰晴鄉音款曲談
朝事臘酒寒溫慰客情紫陌風光同歲改白門花
鳥與春迎應知臺史勤占候南斗諸星分外明

崇禎四年正月二日同九卿團拜國子監

文直行書

詩卷十一
七言律

八

太學春臨泮水香衣冠肅穆共升堂時行夏正開
青帝禮憲周家重素王班定羣公先揖讓酒餘三
爵倍矜莊辟雍豐鎬今兼美南國遙瞻北極光

朔四日同劉去非集徐季良署中小飲對奕

季良詩成得春字漫和

相將雅聚是同人梅柳江南閱歲新世事等閒棋
局幻交情玄對酒杯親歸心未遂青門隱旅思重
逢白下春聞道名王將解辦請看高閣畫麒麟

十三夜烟火

上國雲光散晚晴六街簫鼓動春城高排火樹薰
天照並點銀缸匝地明父老占年酬酒祝兒童喜
月踏歌行應知不禁金吾夜放假觀燈賀太平

劉含白鄉丈招飲白雲高處季良卽席有賦
索和漫步元韻

背郭林巒帶紫烟幾行歸鴈暮江天鄉心對酒忘
爲客吏隱逢春擬是仙檀板遏雲高唱合檻梅霏
雪暗香連新詩卽景應酬和慙愧巴人未敢先

送劉印浦守郎陽

劉郎應天司理郎戶部

李應行書

詩卷十一
七言律

九

南臺舊部李官班十載重逢未改顏京兆栽棠餘
蔽帟版曹搜粟寄清閑鳳綸早沛金魚佩熊軾春
遊竹馬攀鄖口西邊收幕雨千騎遙指穆陵關

小酌魏國賜第西園

國初宸輝時臨廡
事前賓客皆左避

名園幽敞靜無譁乘興探春醉落花石洞雲生苔
徑舊銅池水照孺廊斜蕭何智計多營產去病功
名不顧家爭似元勳居賜第天臨門擁五星車

送陳緇谷守湖州

湖邊建郡古西吳之子新分太守符若水長流稱

勝槩并山高峙拱名都八蠻作貢桑爲繭五馬行
春鼓不抱寄語并州諸父老雲霓此日慰來蘇

送何孝穉少司空告歸

如君風望迥難攀抗疏當年賈陸間野服久操淪
石隱鋒車忽召到清班曾從燕市看前輩更在留
都慰舊顏休沐烟霞高卧穩藏書端合選名山

嘗洞山新嘯茶

產高山巖石中者最佳時立
夏後四日數十年未有如此

之早

仙茗繇來種不凡托根高在碧雲巖園丁採製題

李應行書

詩卷十二
七言律

十

筠簾山客輕裝趣布帆濤起松間迴午夢香餅竹
裏襲春衫吳中歲歲將書寄此是清風第一緘

其二

携將活水試銀鑄品第諸茶此獨名泥竈火烘霞
氣嫩磁罍箸裹露香輕丹陽東畔江千里顧渚西
邊路幾程久計山僧今日到爲聞花外老鶯聲

以上及棠草

特召

金陵卧護白雲曹特召頒傳忽濫叨祇爲宵衣勤

掛彈因將御墨灑揮毫書馳北闕風雷動使到南
邦日月高 君命自應無俟駕輕裝何暇整干旄

召對翌日改兵部尚書

紫微新詔帶恩光朽質慚登司馬堂麟閣舊圖諸
將相虎符新控各邊疆金城方略難遙度玉殿籌
咨倍悚惶早夜盟心思報答願將葵赤荅當陽

宿署

羽書晨夜競飛揚獨對齋居 睿筭長半夜中官
催覆奏稟明司屬共趨堂軍興久之三年積選募

虞道行書

詩卷十一
七言律

十一

從無六郡良左右方圓隨口畫丹心耿耿對蒼蒼

文華 召對

文華川殿紫雲迎 聖主齋居午漏清却爲憂邊
宣入內因承密旨細論兵日臨晴闕觚稜靜風定
香爐几案平惟有此番無侍衛丹誠獨對擬登瀛

武進士傳臚

甲科舊制獨揆文雲閣新開待武勳草創規條煩
禮部酌裁儀式仰明君紫宸尚圖頒恩重黃榜傳
臚拊髀勤安得四方多猛士大風臺上起飛雲

社稷壇陪祭

凡祭皆北面行禮惟
社稷壇南面行禮

石壇西砌殿宮端南面威瞻玉藻冠燈燭薰天人
濟楚禁垣依水樹噴吼尊罍淨潔陪周鼎劍珮琳
瑯列漢官最是夙興剛半夜九門傳漏月光寒

煖閣

召對

此番召對霽色
獨與他時異

禁門左掖是平臺清切東邊煖閣開壁帶彤楹延
席板砌臨丹地障累恩從容燕語關時政款曲溫
綸闈 睿才自喜恩深陪色笑愧將螢火近星台

欽賞

文華齋書

詩卷十一
七言律

十二

獨慙餐素漂孤踪忝冒欽頒與衆從左藏裏蹄繇
禹貢禁中鸞錦自吳供分携頓覺雲霄迥捧出邀
霑雨露濃控辭猶沐 皇情眷尊藏莫襲御題封

午門前喫麥餅

自嘉靖一舉至今麥餅一盤
佐以湯點散茶酒數行如

常服飯後
武官近千員

四月風和屬麥秋春卿新薦御厨忘忽傳詔旨排
千席盡令官員坐兩頭宮柳正舒奈氣裊苑花新
吐酒香浮百年曠舉人爭羨豐歲祥呈五鳳樓
長興僧送餅茶至漫賦於西

錫杖雲裝行者挑吳江花月浙江潮青絲籠帶山
光籠白玉杯擎暑氣消纔是御園開貢早却從仙
峽寄春遙須知品水皆天澤乞得閒身雨露饒

其三

門前車騎懶逢迎特喜山僧不世情雲水遠經雙
草屨陰晴謹護一茶罌龜蒙舊諸青春色廬阜新
飛瀑布聲誰是解人堪共啜松窗獨對午風生

建閣樓

中丞解石帆新練水師因葺滕王閣於閣翼

文直行書

詩卷十一
七言律

十三

江上飛臨百尺樓丹霞抱郭枕洪流絃歌比屋春
聲滿寶氣凌空夜色浮才子摘文成舊事重臣經
武振新猷不妨登望茫茫遠楚水吳山一片收

其二

章門傑構倚天開乘興清閒獨往迴帝子樓高窺
大陸王孫草長暎深杯江風陣擁魚龍起浦月秋
明鴈鷺來山水暫需公作主御屏今已註卿材

再題塔寺

寺屬晉建生
灌嬰古城巾

別却招提四十年閣黎無復舊時禪金繩塔項青

柳座寶藏經傳白馬筵晉代山門三楚外漢朝城
郭九江邊登臨莫便分空色沙界微茫藕孔天

為送茶僧賦

時因久雨僧
舟阻漲未歸

柳陰荷色共依微忽報吳僧午扣扉舊雨霑書題
鴈字新春寄遠問漁磯携將雪汁當爐湧撲取雲
香遶案飛謾說俗情澆磈磊洗心端合澹忘機

其二

經時積雨漲前池市泛江高總未知茶出西吳山
好處僧來南浦水深時琴書濕潤襲紅火童僕僮

文直行書

詩卷十一
七言律

十四

疎盟素瓷隨意一杯堪已渴何須金掌露華滋

弋陽王府廢園一石蕭光祿伯玉購以六十

金就輦矣李宮諭太虛用百金留翫皆韻

事也

片月孤雲賞識稀王孫春草靜相依忽如和璞連
城剖怪似靈峰一夜飛駕海應無秦帝鐸尋河空
跋漢濱機平泉別墅連東第牛李當年可是非

其二

夢語朱門舊苑荒曉曉曙色拂長楊空留片碣聲

苦鎖故比兼金重輦裝箭射鴈門思李廣書傳吧

上憶張良細推物理難平準閑煞雲根特地坐

七夕觀星

是夕月在亢亢為織杼十為填星廟心為菱惑廟亢氏房心尾箕為

秋宇宵開霽景懸蒼龍玄武靜排連共言長漢當

空澹誰識明蟾入廟偏河鼓三星占將位牽牛九

坎傍天田男耕女織勤征繕莫把烏橋舊事傳

秋堂雜興

時流冠閭出浣園

光陰未許嘆蹉跎歲物逢秋濩落多不學短衣矜

文直街書

詩卷十一

十五

楚製更嫌長袖舞吳歌大風臺畔今如此明月關

頭近若何但願諸公勤報答慙將松桂獨婆娑

其二

歸來三徑理荒蕪忍負深恩早自遵齊國鹽熏非

仲父漢庭呵斥是狂奴金商應節梧枝瘦玉露催

涼荻管巖最甚烟嵐開晚照青山幾片不模糊

其三

脫却樊籠謝縉紳南州舊里一遺民清江碧石貪

看厭白飯黃齏吐說貧山鬼柳榆俱可妄谷神吹

息是童真道經周易研硃點雲近松窗月近人

其四

案上側有左圖及素書陰符經類刻成套

懶性何期與世猜人情今不如寒灰素書略共陰

符解國語文同左傳裁園蔬曉灌多青甲徑草秋

鋤少綠苔獨念至尊憂世難四郊多壘重卿材

接李孟閣手書

飛來尺素古廬陵壯歲論交白首朋世望龍門若

有分

李郭人窺狗寶我無能

種崢嶸意氣元期許翻

覆時情可記曾芳訊開緘如面對寸心雙照一冰

文直街書

詩卷十一

十六

棧

萬吉人見顧贊其赴補

畢萬先功世德培大名盈數自天開關南十里延

華族巷北諸公接上才老吏寬平持國法少年英

穎動時猜從前達到多經折請看黃河九曲來

贈郭掌科冊封藩府

暫遠西掖使桐封龍節親擎下九重諫草排雲簪

白筆詩篇載路駕青峰銀河色借天潢朗玉牒光

添御墨濃江國風謠今異昔維城端合倚賢宗

長興塔僧送嶰茶至 丙子

山城製錦幾春秋塔院沙門耐舊遊
箬笈半裝蒼霧滿芒屨全帶白雲幽
茶經甫里傳聞古瀑布廬峰品第優
三泮歲星無限夢風煙常戀五湖舟

其二 時大旱

青霄赤日淨雲虹三伏炎蒸歲未豐
吳地春香來遠水楚天涼雨望長空
欲將雷笈驚龍蟄擬借松濤潑火紅
謝得并州懷舊優年年封識托魚鴻

閱邸報有感

支庫行書

詩卷十一
七言律

十七

傳聞上古世如春士作臯陶化導神
漢法有章三尺舊周官無漏八條新
判山不動繩宵小盤水還加議貴親
天網恢恢何用密願扶元氣拯沉淪

空濛積月田無瀦水作農家嘆

去歲驕陽已半年今春微雨積連綿
旅人共嘆塗泥滑田父猶嗟土脉堅
密雲空作屯膏象競震常虞解澤偏
却說天心元不宰眼看新漲綠廻阡

其二

春寒悄悄累空濛霖霖恒陰鎖旭紅
燕啄濕泥巢

畫棟牛犁竊壤雉春尤瞻蒲勸穡農
師亟鑽火炊

桑社鼓通安得人情孚帝監五風十
雨布玄功

喜歐陽于琪添曾孫

曾以上蔡令行取
選工部提舉州守

七十餘年紀舊遊爲郎將作古鳴鳩
朱崖太守羣蠻地上蔡中原百里侯
卜築郊關隣舊第收藏翰墨倚高樓
蘭孫喜看雙如玉又見明珠弄小虬

其二

本支瓜瓞有淵源四世含飴齒德尊
種就蟠桃層結實裁將仙李累盤根
作求重復歌繩武詒穀連

支庫行書

詩卷十一
七言律

十八

綿卜大門闢道子審同泰姥慢亭高
處宴曾孫寄呂孟諸年丈

同行鴻鴈悵離羣四十年來幾問聞
南國一尊山寺雨東方千騎海邦雲
升沉仕路飛蓬轉翻覆時情落葉紛
楓綠吳江春不冷裁書把筆倍思君
得霖兒觀政兵部信寄最

彤庭榜揭御街東拂曙卿雲捧日紅
五世恩榮懷祖德千秋際會戴天公
循牆凜懼誰予侮立壁嶙峋莫漫同
官試馬曹應數馬而翁舊政只葵忠

有年

西郊是處慶年豐太史占穰物候同四月來牟岐
化雨三秋黍穀阜薰風牛車競力供輸急虎更爭
勞禁糴通願得潢池桴鼓靖滿朝師濟亮天工

長興吳霞舟明府書同送茶僧至

具區漂森岸西頭箬水濚洄憶舊遊棠樹陰陰依
縣郭蓮峰矗矗倚松樓山僧跋涉貽茶遠邑子廢
勛寄信稠况復神明湖上宰書銜庭鶴下江鷗

長興送茶僧至接諸公書

直言行書

詩卷十一
七言律

十九

七年歲邑荷 天恩漢吏歸來長子孫夜舫苕溪
賒月色春杯頽渚醉雲痕衣冠故老猶遺社帶弁
諸生幾在門最是世家敦舊雅茶僧特遣尺書存

題羅氏栢林

舊家名跡事堪圖古木成林瑞應符岫曲根蟠霜
氣老離奇影散月痕孤仙人服食春巢鶴御史威
聲夜宿烏謾說崧高三大樹漢朝封字已模糊

其二

錦官應是久移春寒歲森森蓋四隣武帝高臺雲

未散桓公舊寢器誰陳凌霄翠幹空中色溜雨蒼

顏畫裏綴南楚以來羅不小請看喬木似輪囷

題松水園爲九江張太守壽

九江名郡楚南衝太守風流自雅宗水上桃花迷
漢紀嶺頭松樹表秦封民依畏壘歌三祝郭背匡
廬掛五峰保障屬城皆壽域仙杯泛酒似春濃

爲江夢庵六十壽

序曰夢庵江老先生質行素辛里社文章
久重盟壇驥足受伯樂之知步桂官而歌
鹿琴聲得鍾期之賞宰花縣以懸魚合浦
還明月之珠鬱鬱林藪片雲之石文犀起滂

直言行書

詩卷十一
七言律

二十

史跡幾同馬伏波擔負代輸民心實戴冠
內史歸來林壑隱遙見孫鴈鴈成行牙
學語酒酣以往筆興如飛茲屈六十懸
適當二月既望桃花流水杯浮衡嶺之香
柳葉歌鸞響和鳴絃之韻登升角亢壽星
凡見東方知候春分老人正纏南陸志物
備矣歡慶何如明遇泰附女蘿之應于松
栢敬倩莊椿以叶乎莖葉里曲三章取日
陽阿激楚其時五
福應綿人耄期頤

文通詩賦舊當家新息功名薏苡車日晏三竿娛
翰墨春深二月醉煙霞南山正秀金光草東海方
闢碧樹花欲向河源尋海屋江星天上好浮槎

長興僧送岍茶至

戊寅

沙彌折葦自東來驛路輕帆帶雨開歲序日新有
蒼莖平安依舊報琴臺千花泛乳香如玉七葉藏
春色似苔煮就琉璃生碧眼銅仙掌上露盈杯

以上華日樓言意草

七言律五

戊寅元旦

是歲六十初度蒙恩放計已七年與山歸舉齊眉之案伯子亦叨

賜進士假歸孫曾具慶一堂仰戴天造殊常敢忘所自耶

天開歲月兩重寅斗柄東迴木德新昨夜椒辛方

送臘今年花甲正當旬箕疇泰啓風雲合易象離

支直行書

詩卷十一
七言律

明日月真遙憶紫垣龍闕曉千官虎拜賀元辰

東阜

間向東郊一杖藜田園稻黍綠迷萋塵喧隔斷成

愚谷野水灣環學武谿犢影遙看桑花外雞聲近

聽杏村西欲將樹石開三徑惟許求羊過品題

爲撫臺解石帆公祖賦

中樞官攝大中丞六載勲勞帝股肱嚴鼓高旂銷

戰氣金城疆弩抗威陵西江久叶甘棠誦北闕步

求版築朋公論朝陽通晝接佇看槐宸使奪騰

其三

堂堂幕府世簪纓再考書功莫與京武節忘家同
去病威風改俗擬然明彤弓此日頒天府黃耳他
年作鼎鑄江合漢川歸九派東南吳楚盡澄清

其三

從來節使重橫行况復中朝表大名鸞鶴陣而鏡
吹耽鯨鯢浪捲劍光晴江天露澤綬三楚蠹服霜
威控百城縱足勞謙如大樹壘書端合報營平

開先封鉉築室湖東題其讀書處曰足菴落

支直行書

詩卷十一
七言律

成賦賀

卜居依就水涯東曲岸橫塘野趣通南浦碧波飛

六燕西山爽氣度雙鴻傳經已作商巖雨授簡還

拔宋玉風世事茫茫誰肯足多君枉下學雌雄

贈金溪萬老

洪塘邊畔是金溪汝水東流蠡水西深樹間闌花

鳥歷橫崗嶺岸路高低入同太古憑呼馬隱作山

翁學祝鵝四十年前勤硯席如今書種漸堪題

賀鮮中丞加銜

星卿出鎮等威隆詔帶樞銜職事雄虎節臨江澄
半壁龍文射斗佩雙虹玄圭載錫雲霄上紫誥重
頒雨露中自是非熊頻入夢君陳應不滯郊東

其二

黃門給事舊才名節鎮膚功又報成治辦聲聞倪
內史恩威表著李西平袞衣信宿分周陝麟閣標
垂重漢京貢水滔滔通萬里何人不誦倚長城

冬至

六龍齊駕捧曦陽刻漏剛回晝點長黃道轉東行

交運行書

詩卷十一
七言律

二十三

夏正玄英待臘賀春王玉衡權炭含風重石鉢移
梅噴雪香草莽微臣蒙帝力遙呼嵩岳祝明光

送南昌郡學許廣文覺三之懷仁邑宰

詩篇唱和動江干一坐青氍冷自安薦剡忽推秦
博士除書特拜漢郎官伏波笛裏關山遠諸葛營
前劍鼓寒此去蠻方霑雨露聲名應到五雲端

爲諱孝廉太君胡節壽

孝廉鄉國共知名劬母繇來善玉成寶劍青霜賣
壯志琅函碧字署長生丁年夢斷鵲鴻侶丙夜書

傳蟋蟀聲若是天家旌大節高臺應築女懷清

葵棗

傳聞火棗並交梨葵產于今亦出奇價重三吳啗
晉齒秋成八月誦周詩耘耔擬種蟬鳴稻問饋應
題瑪瑙枝更有安期長服食如瓜似斗可曾知

衢橘

東方信到橘香浮爲憶三衢浙上游林裏火珠垂
帳幕望中金彈落弓譟山農溉植多勤力水客齎
裝輒倍售怪得佳名傳太史江南千樹等封侯

交運行書

詩卷十一
七言律

二十四

寄順昌藍錦淙使君乃公先令浙之桐鄉

延津雙劍合龍光大邑新加綰綬長楚國材林稱
竟澤君家治譜本桐鄉彈琴奏入熏風引製錦裁
成袞繡裳桑梓因緣兼世講閩山越水共蒼蒼

贈九達弟遊閩

擔簦往謁武夷君江水悠悠接海雲黯泐灘頭蛟
聚吼無諸城北鴈希聞烏裘舊敝仍寒色白葛新
輕似水紋絳帳淵源爲地主建溪茶酒倍氤氳

爲彭穎之五十

青袍端不誤儒生大衍于今數未盈俠氣曾經過
趙李家風原自祖商彭杯浮午節菖蒲酒筆夢秋
花桂樹英父子雙看麀棘院漢庭當得帝玄成

壽歐陽餘山太守八十

從來天壽屬耆英華皓僊僊閣太平五馬當年綬
海國雙禽今日下江城榴花映酒紅霞色蒲葉編
詩白雪聲瞽史何勞推甲子望間稱祝動輿情

其二

國人爭賀白頭公八十嘗珍禮數隆聞道緱山新
式直行書

詩卷十一

二十五

跨鶴共言瓊海舊憑熊東方大隱三千歲南郭高
居六一風借問孫枝重玉立應知世德種無窮

其三

扶鳩祝嘏任逍遙閱歷天家已六朝北陸方長黃
道晷西王正進白雲謠詩名廣播同蓮社逸興幽
栖似午橋日捧仙杯齊獻壽紫霞高建赤城標

長興僧送茶至義烏官衙轉寄

雲帆搖曳送江船信到稠川自雪川小峴提筐來
路遠孤僧掛錫返途便吳山草木長三月起水東

西併二天梅雨煮開魚眼浪滿堂清氣韻熏絃

其二

長興畫溪縣南二十五里義烏畫溪縣南二十五里

稽山東畔并山西兩邑清流兩畫溪却看今時新
父老還如當日舊毛倪先春淪茗分香久奕世栽
花取蔭齊來往不勞千里屐歸鴻隨帶幾行題

庚辰元日

東風入律此嘉辰戴被天和適老身蜡臘歲資南
郭畝蒸嘗時憶北堂親河陽再見棠花蒂澤畔重
逢草色春取次躊前留醉賞桃符爆竹信宜人

式直行書

詩卷十一

二十六

壽楊子儗七十

關門紫氣薄雲霓仙籍長生碧字題綠醉色如春
草媚紅歌聲與夜鐘齊渾忘得失咄蕉鹿勘破浮
沉學祝雞共道今朝同浴佛桑弧擬掛鸞峰西

長興嶗茶從義烏至

庚辰

兩浙東西共此春前因世現宰官身茗溪茗熟傳
鶯舌稽嶺書來托鴈臣煮雨輕微雲脚淨迎風飛
泉乳花勻不勞僧錫行長路次第關山若比隣

其二

洽譜家傳有脚春愛民修政本修身莫從水通勞
飛輓但採山毛寄隱淪玉盞滿浮清飲露金渠不
碾綠成塵并州無限甘棠思手識封題憶舊人

送何松石父母擢工部北上

八年花樹滿河陽此日新除水部郎父老選錢攀
去旆兒童騎竹送行裝虞書底績勲庸懋禹貢平
成德澤長聖世用人今不次絲綸閣下待文章

其二

規模漢吏本清真不嘆勞薪嘆積薪北關君今看

文直行書

詩卷十一

二十七

正笏東湖我自笑垂綸崑山美玉連城價貢水恩
波百里春前席若還蒙召對好將民瘼達楓宸

楊學訓薦薦報滿

昔荷先生自古風清真迥不與人同雕蟲蚤歲心
偏苦薦鶻今朝道既通宣室合應徵賈誼玄亭豈
復老楊雄談經振鐸橋門上芹草青青泮水中

題朱蔚園徙鶴軒

華林池館四時清更敞高軒放鶴鳴似宴梁園看
賦雪如騎緹嶺聽吹笙日斜松下雙棲影風急天

邊萬里情六翮養成霄漢近鵬圖運海是前程

早春喜晴

辛巳

六龍飛軫御朝暾自是寒餘喜負暄春意欲來凌
彩筆雅人誰得對清尊因思考父前銘鼎可學于
公後大門岸柳江花皆歲物條風化日總天恩

義烏連信報平安

昨報平安正歲除嗣音又喜接春初郎官汝占微
垣象處士吾編鄴架書越絕山川堪寄寓吳興雨
露更留餘尋思宦跡江湖老幾度嚴灘羨釣魚

文直行書

詩卷十一

二十八

讀吳明卿龐參洞藁

君昔曾分禁省班當時七子共追攀休言命達文
章忌可說窮愁論著閑詩卷長流天地內姓名應
述古今間才自是推荆楚上古書藏二酉山

敘極峯

參文集有感

壯歲身依日一邊司存獻納各爭先批鱗尚許牽
裾後請劍寧容立仗前疏斥敢云輕外服回翔實
愧負韶年青山剩有藏書處莫笑楊雄賦不傳

其二

公車共奏上林篇忽漫蹉跎四十年君自隨車樹
好雨我偏持戟禦蠻煙欣逢聖主同環賜喜際明
時並瓦全白髮相看天佚老蠹魚生計豈求傳

憶遊太湖

予令長興時與丁長孺泛舟湖中
竟日今三十餘年長孺久逝因讀
楊龍友洞庭唱和詩記
感賦四章俱限青韻

遙憶吳天際杳冥茫巨浸盪精靈五湖雲色歸
林屋七郡煙光鎖洞庭無復水犀麀鶴陣獨餘風
鶴掠魚舫尋思放艇浮杯日記得包山點點青

其二

東直行書

詩卷十一
七言律

二十九

禹貢三江震澤寧煙波萬頃入蒼冥吳宮美女銷
歌館越國謀臣問釣舸洞裏乾坤堪鼠閤樽前風
雨作龍腥我從湖上曾爲宰幾度寒帷到水亭

長孺意氣橫秋風節昂漢筮仕中秘卽以
東林黨目掛計典湖濱尚同顏曰溪上廬

其三

開卷沉酣讀水經具區風起坐來聽鳴皮實作胥
臣浪角里虛傳處士星千樹橋煙迷潞浦一天蘆
月漾沙汀深山大澤龍蛇走萬古同悲白露零

其四

石勢參差虎兇形雲封金簡秘山靈夫椒島上常
凝碧縹緲峯頭不斷青倚棹疑聞黃葛曲飛橋似
泛采蓮涇長洲苑上無窮事賸得漁歌夜夜聽

聞流賊陷襄陽

南陽西路接襄陽漢水滔滔帶楚鄉自古卧龍扶
漢鼎何今乳虎亂天常習家池館沉兵燹峴首風
華莽戰場都護共思羊叔子輕裘緩帶定封疆

北來人談京師增城舖穿河渥

龍尾分星定紫垣羽林車騎列雲屯高城逼斗還

東直行書

詩卷十一
七言律

三十

增堞大壑流虹更濬源燕市風沙連九陌漢宮楊
柳暗千門廷藩將相應陳力共贊昇平答至尊

與贛令陳鳳阿看大理屏陳雲南人

昆明萬里古遐荒大理如今入版章怪石不聞通
禹貢滇池元自邇蠻王車書正統開文軌風雨均
調比越裳祗是聖朝輕異物遺來霞彩伴青箱

其二

君今不必嘆離鄉滿眼風煙是點蒼雕玉巧移雲
母障繡檀回枕雨花牀天連洱海迤南詔路向盤

江過夜郎更似匡廬開九疊峯氣瀑布共飛揚

澹臺祠

道宗東魯倚先賢郡學前頭敞講筵折角誰能容
五鹿操觚若箇頌三鱣羣居慢逐蒙求利敬業還
須震省愆愧我生平徒潦倒盟心獨對只蒼天

閱浙江圖

吳地襟江控越門海光雲靜見朝曦山藏夏禹神
靈穴水捲秋濤伯佐魂南服封疆連楚粵東偏煙
月別乾坤披圖不盡興亡事醉把深杯取次論

東車行書

詩卷十一
七言律

三十二

長興嶰片自義烏衙中轉至

辛巳

四十年前大邑侯巉峰春滿畫溪頭泉花釀就蟬
雲嫋雨萼飛來麝月浮隨便家人傳茗笈不勞亭
父次書郵浙江衣帶東西近歲歲薰風憶舊游

其二

夏水浮船江路長奚童達到解行裝擔頭珍重先
春草書裏綢繆舊日棠世戴天恩饒雨露家傳治
諸學鸞鳳牡丹花笑唐朝詠爲說吳興紫筍香
賀浙離使馮薇圖

柱史星光傍紫微巡行牛斗又呈輝已看時雨隨

車沛不待秋霜落簡飛財賦東南煩石畫吏民災
越仰風徽卽今海服澄清日五色卿雲護繡衣

爲金豈凡兵使賦

共道清標最出群語溪秋水赤城雲中朝拊髀思
廉頗外服攀車借寇君劍合延津龍氣起琴和松
塢鶴聲聞只今四海稱多事等待麒麟第一勲

七日立春

七日稱人值立春青韶應序曙光新增賞昨午重

東車行書

詩卷十一
七言律

三十三

三葉月桂今宵正半輪采帖金裁初學鳥碧池冰
泮乍遊鱗音官奏鼓迎蒼曆太史傳書拜紫宸
壽車雲而六十

一枝依隱曲池頭閱歲看看六甲週遶膝兒孫歡
戲彩填門賓友賀添籌花逢二月韶光麗酒到三
春瑞氣浮莫笑囊螢長寂寞漢庭還拜富民侯

壽龔深源封君

右族文名甲第重如公壯歲冠軍鋒箕裘玉樹連
春榜誥綽金泥疊御封爵轉卅沙天乳熟節臨朱

夏雨花穠從今世德傳芳遠請看楊雄贊兩龔

以上英石館調風草

壬午起南樞

秣陵今日漢東京羣盜窺江繫重輕銜結 王恩

懷舊履愧從民望作長城騎官奉旨先敦趣驛吏

驅車蚤戒行天塹雄開分陝地甘棠猶慰召人情

其二

金閨通籍四朝前三任陪京是宿綠憲節先臨蒼

兕陣刑書載簡白雲編江門浪靜浮魚棹海市潮

文直行書

詩卷十一
七言律

三十三

高放客船今日兵符全掌握迎來黃勅兩番宣

茶贊奉
二勅書

會閱

高帝戎衣御冕旒丹陽古郡冠神州斗文天濶龍

光射霧彩江長屢氣浮鐵甕平分東楚尾金陵遙

拱北辰頭凌風肄習蒼鷹舳震疊潢池悉寢謀

試茶

端茶名冠天下實長興產余之并州也距
今四十年舊部子弟年年從松社僧錫挑
來來輒有詩答之今領南樞軍書旁午久
未作詩然僧與茶來矣詩何可廢也漫興

豈論工拙哉

中樞高戟立排衙江上風魚靜不譁越縣棠留春

後色吳僧茗送雨前芽玉瓷裊裊浮朝霧石鼎甌

廳噴曉霞太乙天河長取水清香注滿舊京華

壽大京兆詹見吾七十

熊子與京兆同官于東治又同官于南國
論心可知白日把臂不限清樽乃其間經
歲星之周忽升沉覺年月之駛絕逾懷思
共結池塘之夢優游行止各深山之水之情
適至陪京時親哲儒風生臺閣氣吐虹霓
喜際應孤欣逢投杖詩篇偏贊賀客祝詞
敢後封人輒矢
齊謳濫諧郢曲

文直行書

詩卷十一
七言律

三十四

京兆門前上路通柏臺從起振家風鷺峯神降長

生佛鴻寶書傳不老翁仙宴驚看青鳥至村謠疑

比白雲工如今 聖世方求舊竹看蒲繮下紫官

莫愁湖

白雲黃葉鴈行秋江上平湖字莫愁樂府石城雙

艇子盧家明月一銀鈎山形自挾河淮壯海色遙

將楚越收舉目梁陳煙草在能將歌舞到今留

癸未冬盜陷袁吉前馬將下南昌余從吏呂

督部選騎三百為鋒疾至新淦以虛聲喝

之而去

幕府寒飛白羽聲却聞南楚盜縱橫長驅險隘迴
千騎直擣衝衝走萬兵黑霧不遮雷煥劍紅雲長
護灌嬰城儒生慢說安危計天意須知欲治平

其二

一葉翔風返舊廬方將塵尾拂琴書寧知鴈避黃
雲箭賴有熊馮綉幃車幕下治軍思李廣帷中建
畫憶穰苴自言司馬遊多倦拭目時平賦子虛

壽青嶼掌科

文直行書

詩卷十一

三十五

艾城秋色白雲間心遠烟塵得賜閒西掖昔將綸
綵掌東山今取薜蘿攀時招野鶴頻來伴狎猜求
羊共往還見說洪崖仙洞近好分靈藥駐童顏

驚聞北京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

乾坤慘淡動戈鋌嘆息臣隣共積愆封豕觸頭天
枉折長鯨吮齒地維穿請纓那奮終軍繡擊楫誰
先祖逃鞭獨使至尊光社稷遺弓痛哭鼎湖仙

與初菴談滇事

行省西南控樊卬鹿牛微外有奇蹤鹽花的似青

鈴水石勢參差白蠟峯華首門原通舍衛金沙江

可下櫟艫自從七縱蠻王後沉木餘苗是漢封

又談粵西事時初菴從滇令擢桂林別駕

天開百粵控蒼梧半刺雄都佐虎符銅鼓匏笙龍

戶樂柳漿桂蠹馬人舖乘舟道士金留石煉藥仙

翁火滿爐春色容江波浪綠衡陽南畔是程途

桃樹

宛樹成蹊本不言從遮小徑任橫掀東方慢記花

兼寶南國聞歌葉與根野水通流邀短棹清尊相

文直行書

詩卷十一

三十六

伴對衙門紫雲新苑移栽處可比寒梅夢返魂

南新武寧邑侯行取

爲政風流漢吏才諸公衮衮近三台黃雲晚稻登

場熟紅雨春花滿縣裁民譽一時推上第君恩

三載召登臺須知世事安危倚梧栢含香有瘠裁

馬援鼓有蛙鼓花文者是鑄金馬所音餘也諸葛鼓則純素矣見後漢書

駱粵南邊習俗悖家捷銅鼓開晨昏蛙神幾個鳴

蠻廟馬像千鈞立漢門古色摩娑看黯淡洪聲撞

擊聽騰騫伏波舊物何憑考自有東京正史存

燕

楊花落盡杏花新燕子啣泥又一春
玉藻搖開波有暈玳梁羣賀棟無塵
茅山歲歲巢庭樹社日年年識主人
最是翻飛能食肉雙垂紅領像圖麟

輓魏國徐六岳

二十年前把臂過因留守共鳴珂壯猷
仇心全赤短髮星星面半酡魏國大名
垂宇宙中山偉伐誓江河堪嗟握手成
今古痛哭楊朱岐路多

其二

文直行書

詩卷十一
七言律一

三十七
三十八

奕世簪纓十六朝翩翩坐滿紫金貂
常將酒政行軍政更看詩調似物調祗
爲憂時雙淚盡却甘報國一身凋爲聞
傳說騎箕信千里江天漬絮遙

彭觀民分巡湖西

南昌舊政潁川同良牧專城看畫熊
已見璽書開賜履從歌周雅愛藏弓春
歸野潤隨車雨夜靜邊微擘柳風清惠
如君那可得各衙應紀御屏中

牟總戎鎮蜀舟過江城見訪

江邊青雀擁元戎夏五天吹黃雀風相
贈七言

上座心期萬里奏膚功南山射石還疑
虎洞水垂綸却夢熊諸將中興誰第一
知君指顧定鸞叢

其二

春明調遣接橐鞬爲有威名控薊門
昨歲初陵開節鎮今朝小隊過江村
彤弓盧矢尋常賜白馬冊書次第恩身
老時危瞻大樹坐談那得數寒暄

以上延喜堂聲環草

文直行書

詩卷十一
七言律一

三十九
四十

文直行書

明宮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七言排律

男人霖伯廿編

南內

掖門清切上林花內苑春風御柳斜閣道高傳冊
鳳輦尚方先障絳龍紗夾城蠟燭通天觀連岸蘭
橈貫月楂賜菓函封諸戚里頒蓮宣勅五侯家千
官劍珮香迎旭萬歲觴稱酒駐假金掌滴來飛沈
末直行書

詩卷十一

駟遠

草綠天山牧馬橋明駝飛奏羽書遙朔方選士連
雲谷細柳嚴屯出渭橋都護豈多班定遠將軍寧
數霍嫖姚樓船直破秋溟浪鼓角橫吹月夜潮漢
取朱厓開郡遠唐因高出亦征遙只無東海能書
鴈那逐西飛善射鵬輪將本為邊防重搜括還憐
野竈消但願諸公憂社稷昇平蚤建答興朝

閩海蕩平志喜

前曆已未

使者專符一路分行營時閱水犀軍令嚴鼓角三
更月氣肅轅門萬寵雲盜賊革心歸買憤蠻倭納
款淨收氛青青島色黃龍陣隱隱潮聲盡鷁群買
舶聯翩天外至魚舲歌笑夜中聞由來海熟如田
熟盡屏山君賴聖君橫槩無人堪作賦登高有興
漫為文直西兵馬何時罷寄語諸公早策勲

以上綠雪樓戲草

末直行書

詩卷十一

文直行書

明宮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七言絕句

男人霖伯甘編

吳吏載惠泉至

太湖東岸惠山高石澗淪漣注素濤吏子載來江
潄月爐吹雪浪浣牢騷

其二

吳地清流楚地來長江帆影逐風開松聲半與溪
聲亂好似平泉水遞迴

文直行書

詩卷十一
七言絕句

山居病渴長興舊友送煉茶至

好將明月換春風採得雲芽寄早鴻
煮熟江心清冷水黃花香入紫烟中

其二

江山秋色翠依微露澹天高木葉稀
千里故人憾尺素晚茶香比豈花肥

黃鶴翎

以下詠菊

騎鶴仙人天際遊空名還剩楚江樓
罡風凜冽冲

秋灝吹落金毛滿大洲

白鶴翎

白羽翩翩野鶴姿黃花隊裏色參差
莫從靈囿分根蒂好取周詩咏素絲

紫鶴翎

白蘋紅蓼碧雲流秋色纈紛眩遠眸
鳴鶴何曾生紫羽祇因烟映暮山頭

回子眼

碧髯愁明雙綠瞳三時悞恨不秋風
如今却喜弓

文直行書

詩卷十一
七言絕句

桡勁引眼歸雲彈過鴻

檀香毬

天竺華嚴佛說文真珠樓閣香檀雲
西風吹遍閭浮界幢結金毬帶紫氛

海雲紅

滄海瀾漫蕩碧空屢作樓臺蛟作宮
借得金吹開颶氣晴光遙看十洲東

詠藕

秋深素節出汗池渾似江梅雪裏枝
拾取寒香清

浸月仙人掌上露凝時

其二

應月生根水竹鞭同心並蒂斷還連
凌波採得如船種玉女盆頭簇綺筵

其三

翻盡西天貝葉橫蓮華都向佛頭生
謾言孔子些兒大遁得魔王十萬兵

其四

水底鮫人巧織絳玉梭拋擲亂絲沉
嫦娥皓腕纖纖

文直行書

詩卷十三
七言絕句

三

纖露月裡難穿九孔針

其五

英王求仙意氣豪春宵宮裏照螭膏
西王更進千

年碧雪映嶠山萬歲桃

迢遙閣

福寧道署

吏隱無須世指名尊前雲氣擁寒城
開窓已把扶桑色更有天風入海聲

其二

太姥山邊看落霞秦川千里傍天涯
我謂逐臣來

嶺表人言仙使泛星槎

其三

萬里洪濤檻外開青山照眼抱層臺
東風吹散雲邊壘橫海將軍水戰迴

其四

旌門羽扇指麾間領取雲煙日往還
六鰲爲戴蓬萊近誰道官衙不是山

以上綠雪樓藪草

中秋同蒲泉諸公西湖曲宴時聞逸報

文直行書

詩卷十三
七言絕句

三

秋淨雲高海氣開月明沙渚鳥飛迴
鳴榔聽罷江

南曲城闕西風畫角哀

其二

諸侯張宴冷城西楚客啣杯意不迷
共說秋風吹

塞草榆陽邊外馬聲嘶

賀蘭曲

青霜九月過寒燒千騎孤兒出射雕
天大將軍星

也排漢陣邊人驚說霍嫖姚

其二

將軍此日踏西庭鐵馬雲屯塞草青只恐外邊先
絕幕天孤無計射狼星

策
與張叔發集太平臺偶譚城上退倭用火攻

城高滄海起樓臺楊柳青青入望來共話如君真
舊史登臨我媿大夫才

冰山歌

豁地黑風吹凍海中天炎氣水爲山相從廣野看
宮闕屋影微茫波浪間

又直行書

詩卷十三
七言絕句

四

其二

但憑風力上雲霄只道高山勢不消若是我嶠真
積雪千年明月照峯堯

其三

秦皇驅石海之東海自無橋石自紅就是秦壇風
雨地由來七十二君公

其四

又日偏同夏日威炎風朔雪兩依稀照陽殿下生
春草愁殺王孫無處歸

荔枝

漢帝當年扶荔宮交州移種度春風其如海岸辛
芋絲五月烟籠樹樹紅

龍眼

本是勾圓韞鞞珠生憎呼作荔枝奴吳儂寫入三
都賦茂苑如今樹有無

撫劍

三尺青萍匣裏安磨開陰縵斗文寒自言不許千
金買留得英雄帶笑看

東直行書

詩卷十三
七言絕句

五

秋郊

石竄松山護海州樓船千櫓泊沙頭秋清漲遶渾
無浪紫鱗黃魚上酒樓

其二

溪水潑洞抱郭斜石橋流急寺門遮沿堤楊柳疎
疎疎可有漁人訪落花

秋思

家鄉離別兩經秋吏隱無須嘆白頭白愛名山來
剡縣風波定處是丹丘

寄題崔孝廉徵仲問月樓

秦女簫中鳳欲鳴
陳王閣上賦初成
素娥有意憐詞客
桂子開時分外明

閤邸報會推部院大臣俱得點用

漢官班席半成虛
一日彤雲掩直廬
刊印本非明主意
容賢能不望中書

右皆萬曆庚申以前著

送趙太室治兵睢陳

旌旗獵獵動河山
憲府新開楚宋間
三疊不須頻

文真行書

詩卷十三
七言絕句

六

勸酒天中今近穆陵關

其二

梁園賓客舊如林
草長平臺歲月深
好向中原收意氣
知君猶是進賢心

趙故吏部郎也

其三

使者當年水鏡清
睢陽小吏謾逢迎
漢廷久重河南守
爲借卿才暫治兵

其四

渡江車馬衆如雲
夾路鶯聲此送君
我俟秋風來

渭水須教闕尹候星文

時余有備兵寧夏之命

乍聞蜀中土司作亂

江滾平羌鼓角聲
金鷄關上黑雲生
千年正朔天王地
一日淒涼爲調兵

其二

書生織計誤朝廷
減餉卅來只守經
可憐血化川江水
夜夜陰風鬼火青

其三

渡瀘五月稱諸葛
鎮遠千年傳伏波
祗爲太平文

文真行書

詩卷十三
七言絕句

七

治久征西諸將重橫戈

其四

善戰從來說隴西
金牛開道殺聲低
臨邛一去題橋客
幾代哀猿不夜啼

乍聞蜀中官軍戰勝

西蜀兵戈冬復春
蠻城收鹵不堪論
將軍一鼓傳奇捷
好唱巴歌弔夜燐

其二

瞿唐峽口鎖三巴
一片孤城江水斜
聞道王師今

轉戰春光方到杜鵑花

其三

峨眉雪霽錦城開
韓信壇前論將才
鸚鵡飛來傳吉語
轅門今唱凱歌迴

其四

從來節使重橫行
况乃蠻倖敢抗衡
此日西川春草合
邊徼早築受降城

清明

綠軟紅肥二月天
官中白打賜官錢
介推不賞因

寒食千古名高一馬田

詩卷十三

八

書付送茶僧如茂

松風閣畔涌金蓮
箸水春濃煮茗烟
二十年前僧

已老猶擔瓢到江邊

感黔事

巡撫提兵入安巢圖其山川欲
藏章之食盡班師破虜不返

漫讀陰符玉帳經
圖將煙瘴入丹青
還嘔七縱功

名薄怪得中營夜隕星

其二

羈縻鬼國已千年
無那開邊漢過先
縱取黃茅都

剪盡蠻丁難使種梯田

金陵景詩

唐人作律詩甚少沈佺期鬱金堂紅樓院
李白鳳凰臺宋玉樹鶴以下不備五六章
顯黃鶴白雲誰足冠軍乃自行經率陰以
外便不可多得豈非七言律體諸家所難
卽王維李頎頗臻其妙而渭水黃山洞門
高閣微霜初度臘月流鶯屈指易盡于美
篇什雖衆清然自放獨七言絕句白也入
神昌齡入聖王維賈至岑參王翰高適諸
公明珠徑寸照乘十二如蘭陵美酒霜落
剛門落笛楊柳渭城朝雨夜光葡萄秦時
明月日落轅門北鴈歸飛橫行鐵嶺十里
黃雲歷下鄉鄉以來有定評矣卽李益之
邊霜片月回鄉鄉以來有定評矣卽李益之
口千家春城寒食賈島之客舍并州張謂

寒食行書

詩卷十三

九

之邊州匹馬劉長卿之猿啼客散常應物
之踏關攀林俱自矯矯大都尚論古人從
其多者以窺其至者精神聲氣之間庶幾
十得四五猶得其天機忘其形容也今時作
羣中遂爾得其天機忘其形容也今時作
詩家如雲山僧老僧無不粘筆但時尚忽
應瘦淡標宗于自然以爲禽言重譎直窺
地負詩在民間之句以爲禽言重譎直窺
三百尋行數句與王李探及浸假而高者
幽僻早者蕭條自以爲不落前人窠臼而
不知其已入于別聲矣夫朝廷之上必有
清廟明堂高軒華殿邊竟之外必有老將
健兒鳴劍響孤寓縣之中必有賢字法堂
儒生雍容官吏蕭條春臺雲樹牧野牛羊
方是太平景象若盡是幽人野癯楚騷病
鶴豈成世界故系離中谷之風興而詩亡
鹿鳴之雅變孟子曰王者之述也而詩亡
詩亡然後春秋作治亂氣運之關吾爲此

權輿不自撰其區區之辭以告同志
賦絕句若干首以教古人之多者即不欲
自居優孟亦所為去國三年見似人者而
喜漸以振此道于宮聲天下事猶可為也

鐘山紫氣

龍虎金陵錦疊屏山川佳麗著圖經紫氣千年凌
海日紅雲一朵照江星

石城古壁

水映楊花江色清高臺雄枕石頭城戈船下瀨防
天塹吳楚東南作舊京

東山碁墅

文直行書

詩卷十三
七言絕句

十一

別墅風流擬會稽一枰酣戰暮雲低空傳將相名
如在屐齒春深草色齊

龍江秋雨

空江鳴雨氣濛濛古驛棠梨幾樹紅潮水平添沙
際遠飛帆遙在片雲中

冶麓祈年

地是吳王舊冶城如今雲瑣洞天清雌雄莫問風
雷氣拜舞惟聞萬歲聲

桃葉古渡

市樓煙火夾橫塘桃葉春歸別意長疑有芳覓爲
燕子繁華何處舊時堂

彤雲新觀

吳宮陳苑舊京華表裏江淮屬漢家萬歲高陵雲
氣起重湖深瑣玉蓮花

達摩石洞

金陵一望海西頭蘆荻蕭蕭風滿洲聞道神仙生
羽翰白雲流水兩悠悠

以上綠雪樓鶴草

文直行書

詩卷十三
七言絕句

十一

鄧四將軍爲言平溪酒佳小鬟有能簫者
沅州地是古龍標楚岸西南去不遙况復玉缸春
色好深杯明月聽吹簫

其二

關山長路未堪嗟共說軍城醞百花學鳳樓頭簫
史曲秋風吹入小蠻家

楚中古意

湘江明月照湘君苦竹叢深鎖紺文珠淚不隨虞
帝盡秦時猶自起風雲

其二

舟飛青翰楚江冷雲夢天遮氣宵冥借問鄂君何處是棹歌聲散彩霞停

其三

沅江春漲到巴陵青草湖頭碧浪澄漢水珠還神女弄君山幾片白雪層

其四

巫山十二接荆襄才子風流賦大王霸氣已隨雲雨歇空留妖夢到高唐

支直行書

詩卷十三
七言絕句

其五

岳陽西去古章華宮女如雲闌若耶柳色年年臺畔綠細腰魂散夜棲鴉

其六

金陵有莫愁湖
楚鄆有莫愁村

莫愁村近鄆都西共道盧家桃柳蹊何事金陵邀國色石頭城下水雲低

詠懷

離亭初見鴈雙飛下馬殘尊對夕暉分付園公編槿密護持修竹待春歸

其二

輕裝曉發幾徘徊馬色堪憐秋草衰祝道親朋毋遠送但憑歸鴈寄書來

滄海君

力士何關滄海君張良東見遂名聞分明總是赤松子玩弄英雄凌紫氛

河上公

蓬萊原在海天東漢殿偏名河上公金馬再容方朔隱神仙從此占塵中

支直行書

詩卷十三
七言絕句

張制置過平溪見訪

夜郎天上楚雲西漢將喧闐事鼓鼙連冠十年邊草綠羣仙深擁鵲鳩啼

其二

元老巾朝仗鉞來尚方金劍暫登臺連營燕虎新開塞莫遣蠻王匹馬回

其三

夏官司馬大中丞節制諸藩遠抗稜見說并州風望舊無勞血外掃憑陵

其四

谿水年年向北流
昆明路閉幾經秋
如今欲寫麒麟閣
第一功勳屬虎頭

其五

甘陵南北愧申屠
誰問平原黨自無
聖世定寬三面網
旄倪同我望來蘇

黔撫王崑璧遷南少司農過平溪見訪

漢官儀從喜相逢
千騎東方領大農
數載殺聲吹瘴雨
多君保障舊提封

文直行書

詩卷十三
七言絕句

十四

其二

楚鄉山水夙儲才
况是文星照上台
回首沙場堆戰骨
溪聲猶和夜猿哀

其三

山蠻本是漢臣民
無那當年討索頻
君獨屯田兼戰守
洗兵風雨一時春

其四

翩翩旌旆出黔中
傳擁光輝上路通
已向謫居存下客
還從大楚賦雄風

三山苗屢寇思州邊屯胡太守柝力爲拒擊

魁豈是古三苗屢入邊
屯殺氣驕一自郡齋馳
馬原田春草碧迢迢

其二

孤城廻合萬重山
一綫溪流出楚關
剛是郅都來守郡
引弓爭敢向南彎

其三

野戍連綿置郡兵
欲教諸將重橫行
從今莫把文儒笑
太守時時出抗旌

文直行書

詩卷十三
七言絕句

十五

思州莊節推談水西勦撫舊事

司李天垂左角明
誰兼右將喜談兵
蠻酋勦撫如碁局
君在行間有舊盟

其二

盤江瘴癘草頭黃
負固殘酋國狗狂
戎索若龍窺上策
虎皮包載綠沉鎗

其三

蠻人愁擾漢人頑
馬邑姦豪關出關
都護盡如班定遠
極天邊塞鳥飛閒

其四 王巡撫入大方蔡總督

南荒自古號來王請看殷宗捷思方轉運只無流
馬法兩番風雨盪沙場

壽哀柏樺六十

霞標雪幹白雲痕芷水長流貢水源借問漢廷誰
得比公卿四世出高門

其二

鶴髮金尊六月天甘瓜朱李醉華筵多君拈据供
公事散盡家財賦馬錢

吏直行書

詩卷十三
七言絕句

十六

其三

縉雲官屬學弓裘文武衣冠異俗流見說西南多
戰伐還期雙鑠取封侯

其四

楚岸天清太白高知君世佩呂虔刀且將綠酒消
長晝共看仙源綻碧桃

滇南王侍御過平溪見訪

珠勒總騎上路來昆明池水漢廷才知八袞圖寧
須補曉月疎星御史臺

其二 侍御按蜀時

持斧曾聯八使班檀弓昔滯點蒼山相看不盡憂
時色莫漫排雲冀轉圜

其三

使者驅車入帝鄉荆塗遙望五雲長流入自笑飄
零盡紫氣猶來闕塞傍

其四

栢府烏啼濡綵毫劍門西上使星高班行此日新
風采還屬當年舊繡袍

吏直行書

詩卷十三
七言絕句

十七

立秋日韓百戶送新米

拂曙嵐光帶草堂金天此日應清商風聲一葉梧
桐老雪粒千珠粳稻香

其二

南客何須重槍神逢秋猶有獻新人深山曆日隨
花看白飯青蔬可是貧

各道府以迂大吏至賓從甚都詩七月朔

天清障塞淨煌沙伏裏初秋暑氣賒客不妨河
朔飲仙人應泛海酒樽

其二

郊迎負弩屬車多誰似臨邛建節過
諭蜀題橋皆往事懸知此日聽鈞歌

韓仲子畫扇

染盡蒼黃氣韻鮮
筵頭山嶽散秋天
君家畫馬稱名手
墨瀋飛花落楚邊

其二

斗大軍城技術稀
忽看文藻動秋衣
裁絃莫漫悲搖落
却喜煙雲到手揮

文直行書

詩卷十三
七言絕句

拜詔東裝

萬里辭家戌夜郎
荆黔相接水煙蒼
忽傳漢詔通南極
不向蠻家貰酒嘗

其二

雪晴風緊楚山寒
莫道盤江瘴厲難
爲憶相逢萍水客
如今都作故知看

桃源

市口青山古木稀
朗江西路鷓鴣飛
漁郎莫向津頭問
碧樹含情春未歸

萬曆丙辰冊封天啓丙寅往役今丁卯拜崇

禎之 詔東歸歲月幾何山川已閱四朝

矣渡湘慨然

三渡湘江二十年
四朝山水共蒼然
風塵馬上他鄉路
愁見長沙落日邊

雪霽渡白湖嶺宿山莊

半夜回車自楚鄉
不勞松火照行裝
積雪遙連明月影
却聽鷄犬是山莊

以上青玉堂采薇草

文直行書

詩卷十三
七言絕句

十九

宿潤陵寺僧法耀引尋戴叔倫讀書處漫賦
隱士高蹤不可尋
鍾陵橋北潤溪深
讀書臺上瀟瀟景
秀句流傳楓樹林

其二

弋陽西下楚江天
彭蠡匡廬山水連
驛路停車無限思
林僧指點到棲賢

過東林寺

飽看青山意未閒
屏風九疊綠雲鬟
虎溪橋下東流水
猶向蓮花社裏灣

其二

松林鐘磬已清虛
况復秋烟自卷舒
到此俗情都不染
却嫌官路擾匡廬

渡彭城

山東驛路掛黃河水
決彭城岷族多一自金隄開
瓠子秋風猶送漢時歌

望嶧山

東山東與岱宗連
石磴盤空噴紫烟
借問秦皇無字碣
蠹魚銜在夜燈前

式直行書

詩卷十三
七言絕句

二十

河間

趙割河間遠事秦
六王圖霸笑前人
請看碣石西頭水
也向長淮放海濱

涿鹿

羣山西峙白雲秋
草昧黃軒作帝丘
北望神官環紫極
蒼龍掉尾向天鈎

朝見

黃金海岳是天家
曙色微茫拂彩霞
鐘鼓乍鳴仙仗肅
玉皇高擁五星車

東閣直房見梅花

去年江嶺作流人
驛路梅花歲首新
似帝京溫室早臘前
先報十分春

其二

紅爐燄燄御寒威
况以雲屏屬錦幃
朝罷紫氛携浦袖
更催香雪滿空飛

其三

交讓廷推示至公
九卿鳴珮共趨風
閒來小院聽傳漏
不覺寒花放坐中

式直行書

詩卷十三
七言絕句

二十一

青詞

柱下西來紫氣漫
笙歌羽客雜千官
長生殿裏祈靈藥
青雀飛歸太乙壇

致之山齋勞苦備矣書此慰之

卽看僧送寄茶書
乍覺經旬渴病除
待煮青蓮秋夜露
仙人掌上四更初

青玉堂桂

書堂日麗喜秋陰
桂樹生香花葉深
謾說小山招

隱士惟依明月朗冲襟

青玉堂松

池上高齋小院前古松烟煖似藍田青蔥色借琴
尊潤萬卷書開大酉天

青玉堂英石

峰勢嶙峋洞壑開傍松清切讀書臺片雲收盡羅
浮色嶺上梅花作伴來

以上采菽草

高座寺口占

文直衍書

詩卷十三
七言絕句

二十二

南京舊有散花臺五六年間去後來却喜仙僧多
識面引看高竹與寒梅

早起

吏隱逍遙古白門滿城無數種蔬園家家汲井乘
朝旭尚見松枝掛月痕

夜坐

嚴城寒漏響丁東羣鴈飛鳴夜半風古寺疎鐘聲
遠近燈花又結火齊紅

梅花三詠和徐季良

玉笛吹開第一枝樓頭黃鶴酒人題好句自從何
水部教人苦思雪香時

其二

嶺頭流水路西東香夢遙憑驛使通若爲寄來供
歲暮隔簾嬌映舞衣紅

其三

離奇老幹吐仙葩最盛西湖處士家門外一泓清
淺水露珠剪綺浸晴沙

枕江亭

同臨淮觀
梅曲寧

文直衍書

詩卷十三
七言絕句

二十三

亭枕空江散野雲波光明滅亂斜曛今朝劇飲通
候酒春向梅花勝十分

其二

山川依舊是前朝一片烟波醉未消此日陪京根
本地不將歌舞鬪嬌嬈

春分日入署見太平堤下杏花無際

江春一半入新年城外風輕拂曙天小市平林山
共水杏花千樹起紅烟

其二

平分春色望長隄湖畔青青草色齊車蓋傳呼開
法署漁人網集杏花西

集魏國絳雪園

東風葉葉動春衣曉集名園向晚歸最憐深綠山
窻下萬樹紅香闌雨飛

其二

春社纔過燕子雙秦淮新漲接長江渡頭桃葉今
何在無限飛花撲酒缸

詠古三首

文直行書

詩卷十三
七言絕句

二十四

范少伯

英雄骨氣帶神仙上將功歸萬里船裝去西施消
禍水豈將歌舞自留連

張子房

岷上兵書博浪椎鴻門玉斗定雄雌封留已從赤
松子猶向商山薦採芝

李長源

穿黃着白每同車苦口回天意未舒見說後來還
入相當年出處定何如

以上菱棠草

突厥三臺

感國原
邊外事

茫茫上谷直王庭陰磧連天塞草青見說開邊由
馬邑赫連臺上血憐腥

其二

殺聲吹度李陵臺月照關山望不回沙草夢魂無
的信寒衣淚滴剪刀裁

其三

白登臺上暝烟孤隻敬當年策禦圖祗是功名閑

文直行書

詩卷十三
七言絕句

二十五

衛霍河邊戰骨幾堪枯

塞上曲

感陝
事

黃河套子雨廉纖宛馬秋肥矢鏃尖却說受降城
畔水南風吹作水晶鹽

河套產
佳鹽

其二

蒲海西頭百尺臺赫連城外暮雲開沙場萬骨青
燐夜還向高樓夢裏迴

六州歌

感甘
肅事

甘涼直去是西羌大宛當年產馬良一自貳師征

戰後玉門關外磧雲長

少年行

黃金彈子寶雕弓紫馬如飛繡束驤遊戲五陵歸
去暮相期不怕死桓東

其二

登場負進擲千金仕漢初除列羽林短劍腰間常
夜吼紅塵起處處雄心

成德樂

彈琴古曲奏陽阿世尚新聲雜調多笛裏落梅兼

改直行書

詩卷十三
七言絕句

二十六

折柳橫吹猶是漢時歌

其二

畫閣春深月上遲春聲疑引鳳來儀坐中盡是懷
春女却怕春歸人未知

長興僧送嶰茶至

甲戌

青林白石護輕寒紫筍開時春未闌三十年來留
雨露山僧采得訊平安

其二

鼇畫溪頭山復山茶烟晴逗竹風閒鶯聲送到西

江水六梳淋漓倍解顏

長興僧附買米舟送嶰茶至

乙亥

顧渚西頭溪水流雲山入夢舊并州年年春信憑
茶英遮莫沙門拄杖遊

其二

千里西吳一片帆風吹估客薄春衫月明齊唱江
南弄中有新茶副遠緘

其三

茂宰風流年少時看看兩鬢已成絲炎涼歷盡門

改直行書

詩卷十三
七言絕句

二十七

如水喜接先春第一枝

其四

中原豺虎亂成羣聖主殷憂孰可分獨是長江
通羅遠採茶僧帶五湖雲

江南春

蒨山晴日過楊州瓜步南邊錦纜收十四碧樓歌
舞處秦淮猶是六朝流

金陵詞

朱雀橋頭六代官年年佳麗度春風樓臺歷盡齊

梁夢依舊長江襟帶中

以上華日樓言意草

觀海市圖

秦皇鞭斷石橋摧誰架龍王海屋來莫說鼇簪撐
島嶼應知蜃氣作樓臺

其二

田橫五百事堪哀徐市三千去不迴剩得滄桑今
古恨煙霞幾點照春杯

漢宮曲

文庫行書

詩卷五
七言絕句

二十八

露井桃開昨夜風月輪高照未央宮延年女弟新
歌舞別院珠燈照日紅

其二

祈年宮裏白雲高聞道神仙降節旄西姥筵前羞
雪藕東方海上薦水桃

燕京四時樂

城西春水灌金鰲戚里侯家意氣豪寶馬銀鑣文
路饌妖童伎女翠雲袍

其二

日上東華照碧欄承雲水榭浪潏潏華堂宴客荷
香午片片銀冰幾座山

其三

連陰過雨入秋涼薊北霜零樹早黃一騎紅塵金
彈子羅紉七寶簇輕裝

其四

煖閣瑤箏處處彈西山白雪玉巒攢青樓小婦歌
金縷醉着貂裘馬上看

金陵曲

文庫行書

詩卷十三
七言絕句

二十九

鳳凰臺上鳳凰歸白鷺洲前白鷺飛王謝堂中尋
燕子時人爭說有烏衣

湘妃

黃陵廟畔草萋萋班竹傳聞灑淚啼洛神自與江
妃類莫把湘君作舜妻

其二

赭山風雨笑秦皇博士當時失考詳訛到如今祠
二女雲窗月檻鎖明粧

臺城伎

風簾水柳羅晴雪玉環雲縈金步搖歌舞未闌清
夜月寺鐘沉寂紙寫飄

其二

煙柳青樓滿院春髻鬟倭墜靜香塵梁朝官館裏
王夢長見湖光長綠蘋

以上英石館調風草

漢宮春

仙園桃李爛春陽殿閣雙飛鐵鳳凰花燈遍照平
陽舞未諗恩光那處長

支直行書

詩卷十三
七言絕句

三十

其二

春到苔生紅粉樓鴛鴦瓦濕露華流新聲不按唐

山曲王母雲謠在上頭

其三

甲夜金爐麝御香綠紋螺盞酌紅梁鳳管雲璈催
駕起宸遊應是幸昭陽

漢宮秋

芙蓉散微塵雲縈爽氣西來鴈影高一望碧天涼
似水尚方衣進鵲鵲袍

其二

桂樹飄金御酒香樓頭紅葉帶新霜班姬獨處收
團扇不與秋風逐晚涼

從軍行

邊地長寒雪作花將軍名冠李輕車天兵矯矯鷹
揚出奪取陰山屬漢家

橫江詞

白露蒹葭氣沈寥江天秋色在蘭橈西陵破鏡貪
趨約不怕靈胥八月潮

支直行書

詩卷十三
七言絕句

三十一

其二

朝來銀屋欲連天影入青山倍可憐勝似古查秋
貫月年年浮到斗牛邊

其三

二丈蛟綃縱筆鋒舟車城市馬頭逢玉妝函谷關
千里錦幃秦城嶺萬重

以上延喜堂擊壤草

壬辰正月合巽

共詩十三卷完

明官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長興縣建倉總兌記

東南轉漕歲四百萬石全浙六十萬邑當其一它如大庾尚食民運梗秫通天下二十五縣亦邑當其一邑固素稱雄劇然小民終歲動動強半急公家夫公家惟正之賦豈其動動民民廼告急法以習更弊因法犄綱不操於上民分其目而亂之也蓋轉漕之法計曹歲

請一分司專轄各省大中丞總勞罰於淮洪而爪儀則臺使者擊楫焉議單臚列諸款極爲綜覈此特當事約

文直行書

文選卷之一

文選卷之一

文選卷之一

文選卷之一

文選卷之一

文選卷之一

文選卷之一

文選卷之一

文選卷之一

文選卷之一

文選卷之一

文選卷之一

文選卷之一

文選卷之一

文選卷之一

文選卷之一

文選卷之一

文選卷之一

文選卷之一

文選卷之一

有司之綱耳有司知之而民不知之顧有以目爲綱者有司與民所共知而共守一張而萬理竊以爲今日建倉總兌之役近之已長城左人湖右大鄣百姓以麗詐爲強弱甲制於里里里制於豪里鄉里又制於市市與里與吏胥近與漕卒習家無兼辰之業動輒挽百十石權關出入水次倍科民間而又淆雜爲贏動與官軍譁及所收不足澹所啖計屈迹死有司不得不逮及正丁累民廢町畦瘦園獄連渌親戚比他正丁在官者又通書總增烟減竈給官軍朝四暮三耕鑿之民人其局中耳目易位誰則堪之大都此輩能壞漕政什之五六至

見牟應允必藉數人之力箕歛於散戶又藉數人奔走官下輦而赴諸版倉苦無完廩苦無守者一切委寄於無賴之倉廩及巡倉壯民每里納賃價若干顧募餽廩若干鼠在社盜齋糧風雨漂搖泥沙委頓歲不知耗米幾千石耗緡錢幾萬卽押兌該尉率石需一分便歲有五百金之浪心可知也余承乏茲邑目擊弊極爲之心惻因嘆曰利百而法可變况以脩法耶工十而器可易况以循器耶於是議建倉議立兌總以八利二難之說上郡大夫生監司俱報可檄里輪白金七錢聚財鳩工三月落成之其法以通縣五萬石額漕均作百版每版貯五百石約與一艘所勝之數相當連四版爲號號立一總計號二十有五總出於糧解獨其別役毋疊累也總必調區防乾沒也宦米分散衆總務均平也衆總連爲一結覺侵盜也計石增一升備脚耗也每里不二版間分逐也米限與銀限同稽省官以省民也下令曰豪里重科細戶許細戶告納取官由爲照而監守盜者其罪墨今在必行於是良民翕然稱法之便奸民亦慄乎避法之嚴牽輓相屬五旬而歲報悉完廼進二三父老而語之曰勞矣爾其休役車賦蟋蟀三章爲爾儕慶卒歲事乎爾其于起舉趾賦七月一章爲爾儕勸來歲事

于異日漕卒啣鱸次邑下我爲政爾傳無與聞也父老
唯唯常有客說難曰此法創見於浙西東漕卒萃千人
駟民撥置當不易與余謂處之以其便應之以至簡何
不可與彼駟獨無全軀而妻子念耶比其至爲之作三
章之約戒漕卒船版對公正增米俱遵明例糧里業放
歸農矣無可增減戒總着止掌出納之數與漕卒無好
無尤無接杯酒戒候人偵市中行與旗軍耦語者繫問
如例於是千人若啣放就三十五人指麾肅然竣事諸
南北白糧匠局稽察亦以總收節制於兌軍同事並竣
是役也官不煩於抗綱百姓不御於日之濶版部使暨
之直行書
郡別大夫以故事比勘兩至邑不以一官加遺邑民且
謬勞邑宰宰之樂觀厥成也宰知之廼民直相忘於一
切期會猶然不知也因於倉之中堂榜曰合樂因樵樓
當縣治巽位榜曰文昌祠文昌神庶幾甫田蒸髦士遺
意云

長興縣志 正橋志記

長城三面環山而以一臂當湖山水從襄茗諸嶺合峯
畫溪如建瓴東下遠荒謀分隍爲三掛關門通橋爲六
分注具區復循溪爲二進南瀉文昌橋滙下箬寺寺故
陳霸先崛起處迤北徑金蓮山之麓山卽識所謂磨盤
涌金蓮者是也邑得水之勝有餘於用溉而不受其衝
犯此故道也邇因承恩橋居民埋其二麓桃華水盛勢
所從來者高甚湍悍使以北箬一線泄之數羨溢爲敗
而南箬之友壤填闕者百十於今矣何獨於青島之法
不利尚矣爲冒安化爲腰費兩鄰氓隸完緒隄塘歲不
之直行書
知勞幾萬人農不便漕買不便市商不便轉運食貨已
中黃髮瞿瞿議復故道而不果亦百年於今矣余辛丑
上春官明年授長興與余新拜邑意甚銳更張首舉水利
沿革問大夫士之仁賢者教余曰民心初附水可以使
也至期而議之比歷一冬夏羈挈領要然苦心於焚絲
爛鮮之後惟一意循簡而已廼長年三老相屬而請曰
啟塞之急當從時也農末之利無或廢也雍氏掌溝瀆
滄池之禁周禮也三月中氣後五日天子命有司導達
溝洫月令也治隍陘中橋七十所如從枕席上過師奏
案鑿六輔崇以益說收漢官也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誠

能預見計定令浮游無產業民得衣食縣官而爲之作策又兩便迺讀余瞻原泉觀形勝於時長河內外沙塞舟行者乘機因易監與劉覽四周三老隨所駐指余曰此承恩橋諸水之咽喉金隔久矣此宜春橋水門紆逼榜人上下苦抵觸叫囂無虛日矣此嘉會橋此吉祥橋此長安橋且莫將告地政可爲斜梁畫柱題矣回車邑門三老又遞而請曰此爲飛橋冠冕雉城雉欲雄飛湮廢之後望氣用數者其與雖伏子大夫亦有意假之羽毛耶余曰雉之飛翬若止於童兒之傍異日橋成將榜政事堂爲馴雉飛止相向雉其神王哉於是癸卯三月直行書
月朔改塞門因復飛橋橋躋方池如駕半月翼以欄楯厥脩爲丈有三廣埒之糜白金三十兩有奇甲辰冬新承恩橋環石局爲三厥脩爲丈有六廣五殺之糜白金百十六兩有奇乙巳正月三老請灑二渠以利舟楫余因盡發市丁役之市民不習畚鍤人願持十日糧以募役者余不忍以此爲督行學宮主其數令甫下輪者雨集博士先生通夜唱籌二日得米千二百斛爰募丁夫千五百人承尉幕分董鑿鼓五日而兩河大浸榜枻歌喉聲環邑下內河延袤三百十有六丈廣六丈有五尺深八四尺外河延袤三百六十有七丈廣七丈有五尺

深稱內河計鐵鑲工食之費蓋常米八百斛焉隨以其羨四月新宜春橋棟石爲三門構木爲欄長可六丈廣一丈崇丈有五尺所需匠石計白金六十兩有奇當米二百斛是月霖雨暴漲如北如西如南諸舊墮橋一時並塌果驗何者三老言三面病涉余笑曰使今日有公孫大夫車亦應接不暇矣命工庀材仍舊制而增治之嘉會橋所耗鍰鈔二十四百貫長安則減四之二吉祥則減四之三而兼報歲於五月皆樽節肺石之餘於民間固毫無動也是年六月米價翔貴石近千錢因先是開河羨米二百斛盡括發山民採石固竹頭木屑遺意不與三老知三老業意之矣聚族而謀曰金蓮之麓諸水尾閭厥有佳識且當義興車馬道迺請余所孫石議建長橋橋亦因山名名金蓮合浮圖相峙如鼎足蓋金蓮三涌云余許之捐二千錢爲倡邑縉紳義士各有所率又將二百金焉橋制於石三寶繡石爲柱爲欄長十有二丈廣一之五勝廟若干經始於八月既望工五旬落成蓋正當余三年報政期也將有事於鉉功邑士大夫冠蓋相望致美詞舉卮酒相賀曰簿書期會三年之澤耳吾不以賀子大夫子大夫實平政於風氣疆理原隰泉流邑翼翼爲政觀日者制利獨盛比歲東南大旱

而邑不失有年此豈子大夫簿書期會之功哉余再
首曰微天之幸托地之靈勤民之力令何功爲惟是以
邑治邑實恐曠厥職特盡力於七橋三簷以道魏西門
不仁不知之罪耳令何功爲雖然水土稼穡邑之大利
害興事而不以罷民余夙有堅盟許諸大夫不敢崇空
語無施行因告成而脩論其事以俟夷考者

伏虎山營記

天官書西宮咸池參爲白虎背觜小三星隅置爲虎首
主葆旅事中三星直者爲衡石外四星爲實沈肩股隆
夸蓋黃帝七將狼爲野將主盜賊承其右股弧矢張焉
則虎之利于用兵天道燦然備矣先王仰觀俯察行地
水之師置田狩之法歲時講肄風后握機左山陵背水
澤前朱鳥後龜蛇審形度勢顧義思名非苟而已也
高帝于南都定開天之鼎武節雄建立極抗稜
文帝北治神宮

列聖相承留南都爲豐鎬宮闕山園無改其度特以

東道行書

八 錄 五 委

璽書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操江而樓船伏波諸將
軍屬之號稱重臣然都城浩穰戲下別有蒼頭信精者
居其重若干人麗太平營覓地逼民舍不便教火攻熊
子相署西之山幽蔚廣蕩山形銳厥首句曲厥項豐厥
尻張厥左右股草木離披其文炳如遂不覺踴躍而字
之曰虎哉諸軍史曰城壓其偏若何熊子曰虎無所措
其爪則虎伏矣蓋臺署負辰都城由狻爲

賜第都人名其東山爲龍山則西山之爲虎儼亦造物
者之所殺定耶青松二百餘章皆

國初植章有龍鱗犀甲之文當松下爲將臺將臺東西

爲火攻諸直臺納陞而上者百級爲山堂堂背冠山爲
亭署曰彤雲觀以其處勢當積高鍾山紫氛昏旦冉冉
應接不暇長江森森自三澁大別而轉盧龍俯挹玄武
湖綠波千頃菱荷被光鸛鴈鵲往來交屬遠則雙闕
蜚煙萬家雲屋原廟初陵彩霓縹緲可以觀矣泰山之
上有日觀焉周秦漢各以其國名茲山閱六朝乃今王
氣以久特鍾不爲我

明大觀哉工肇於天啓甲子春及夏而竣靡匠石者四
百金關西惠子承芳以司空郎治城隍醮四之一旁置
僧廬二楹結構陰樹石之秀藉爲鍵閉出入亦事之不
可以已者也經營既成熊子建參旗奉井鉞登壇而陣
蒼頭軍燁火攻超足以發發輒中鵠擊巨礮如豐隆之
奮椎步兵上下山如飛列陣若常山率然暇則緩帶歌
詩於堂若飲至焉壺觴嘯咏望氣察祥卽不能如虎臣
矯矯文武有威風亦庶幾于善人卽戎之教也道其事
者戲下遊擊將軍黃金臺千夫長周文盛張鳳儀徐石
磨俱可並書

石城營記

今既以簡書履御史臺部勅江南北軍吏西起楚之夏
路東方則達鴻溝淮泗之間南連吳越通渠三江五湖
襟帶盡揚州之野矣承平日久戈船橫海之師不瀕江
者稟于兩中丞董屬兼制其瀕江而端端受要約者不
踰六千人上結暑陽之浦而下放于海疏密總不成軍
藉第今有他非常起在滿間欲傳檄而召之雖鞭之長
不能及也先是嘉興徐公爲操江竟東妖賊薄河南都
大震稍稍募淮浙浮食奇民可數百人草創未就稟于
司徒隸于司馬事無定節河上乎翱翔而已余至乃謀
于大司馬新建陳公少司馬歸安沈公少司徒金壇于
公大司空太倉張公少司空長樂陳公曰司馬門總五
萬之籍軍兼水陸兩營客兵六千號稱坐鎮而令不必
行于國門三舍之外者以有司治之耳操江課南北軍
更殿最在于與兩中丞同事稍易行惟是無一旅見兵
可備緩急虛當天塹之名非所以經遠也請以司馬門
六千見兵虛伍者以前徐公所募淮浙奇民伍之而分
其一部受操江要約令得端制可乎大司馬曰可哉因
顧職方氏曰若其以千八十人往司徒曰不腆之稟如
軍興注司公曰余皇舡艇竹閉緄騰鳴鳴氏之職掌也

因合巖而請于上得報可愛相見地于石城之隙隙
舊稱局監旋園染人需之其實竄細灌瓜蔬壺直以納
金于監而染其名也齟齬者久之余乃引功令城隍不
得梗蔬之文欲上章案言之而大瑞守備茲土者解余
意曰監局指不治者與管治者仍與園作策兩便于是
營石城句已處植塹種柳三面爲羅後爲臺臨臺以軒
經其臺曰石角取天官左角季右角將也傍西轅門建
漢壽亭侯廟以爲冢土高大其門而題之曰石城營循
城爲涂兵出入若魚貫母令躡耘耨者營下爲市市下
爲秦淮之尾閘也城環而守之水逐蛟龍陸扼虎豹作
策復兩便端端隸操江戲下無十羊多蕞之擾軍中役
石起距以戲法簡易士佚樂儼然稱成師而陰拱以銷
奸閑之窺伺者直折衝于尊俎之上矣雖然一里之地
而動千里之權者勢也一夫之表而章萬夫之望者風
也余既以簡書履盡吳楚之郊鎮撫舊京豈區區恃
此蒼頭提船郎共與爲治乎乃檄于道之在九江者曰
嗟江黃間彭蠡攸瀕陽鳥以居西通漢水雲夢之野危
澤陵楚之林也其猶有乘虛之雄耶已檄道之在鎮者
曰陶之六周陽之虛形錯穆陵天下要脊固陵壽春
淨餘之地八雖湯沐雖詳而土口荒莽能無桑土之處

耶已檄道之在淮徐者曰豐沛芒碭大風之鄉彭城睢
水楚漢戰場在焉淮陰下相韓項奮跡今耕夫尚拾矢
鏃于田黃河如帶可無衣衲之戒耶已檄道之在揚州
者曰江都繁華隋堤楊柳淮南賓客如雲善者著鴻寶
歌叢桂不善者載恭車反谷口今利盡煮海伏莽如蝟
漕轉咽喉能無祝哽之虞耶已檄道之在蘇松者曰王
漕遺俗春申故都閭閻舊國鴨城鷄陂館娃響靡浮奢
之俗徒存至問及港盧水犀之色則又安在哉子胥武
節季札文章不當憑風雲而弔耶已檄道之在常鎮者
曰毘陵之下笠澤渚焉賦後吳都書傳越絕要離慶忌
之遺有書
借交報仇故英雄之氣尚在江湖盜賊之心猶雄海島
亦越孫吳業隆鼎跨今不知南徐兵將尚能令曹氏臨
江而嘆耶已檄道之在徽安寧太者曰皖子之國山號
天柱漢武巡遊實爲南岳黃山大鄣秦置爲郡敬亭秋
浦千古風流采石衣帶蹇裳可渡今未聞三春之茅可
修封禪而鉗子山君探九塵起屢賤踊貴赭衣塞路履
霜堅冰戒宜未雨詩稱南仲之師如江如漢豈古之人
真不可及耶佳之翼之又從而振飭之緊惟各路之分
藩使者是賴余不佞總其凡提衡神氣于中權以春秋
耀吾軍士俾千里建流水之勢而萬夫偃君子之風敢

不惟力是視哉卽邇者鯨鯢之孽小小耽視不旋踵而膏吾斧焉夫豈余不佞之能則惟是 高帝之神於昭于天式靈南邦以登北都萬年無極余每出入御史臺領瞻 山陵松栢王氣鬱葱則今日石城營之建亦不過點綴太平之物色耳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吾卜之于明明赫赫者云

文直行書

國政卷一

十三

原上

雜役田記

縣堂倉庫四縣後馬路例有與夫工創節例明興賦法大略量吏祿度官用準上供酌土地之所宜

甲均攤今買田易之以免里甲浮派故名雜役田
而納職有司不擅賦令甲犁然具矣然賦自上供外強半以饒役廼東南之民又不免因賦得役名爲里解擬古差役法是正役也熊子于長興別有編至于雜役擬古之額役法而不盡畫一者則今日之役田所設也州邑之長吏初是猶有乘牛車意卽輿阜輩都不關賦僅以里甲過更庶人在官不習官事稱不便於是變而爲均徭均徭費于賦以顧民徭俗所謂一條鞭是已便矣未之具也如長邑城池臨深山大澤號稱巖邑其民瘠夷不均太湖中戊巳間暴桀子弟出沒動以千計卽今徃行中猶藏活死囚以百數帑庾儲歲會金錢兵荒籽粒輒鉅萬則抱關擎柝所以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何可無役而賦書不載故萬曆八年以前亦以里甲過更稱不便有司以不擅賦故變其法募浮食奇民充是役而食給于里甲通縣糜白金四百九十兩有奇計里之當甲者甲糜一兩八錢庸賃之子終歲勤筋力所需財稱是名不擅賦實與賦同且當里之甲治粟使者督漕大農督歲報而又以差役襁輸南北官下行者齎居者送勞苦備矣十鈞之重以銖兩而移若之何目爲織計

文直行書

國政卷一

十四

原上

而不知圖也。偶邑民有積屑弄玩弊以巧法匿山田不賦若干畝法當沒入比沒入田輸價若干金及捐奉祿並金矢之羨若干金而郡太守陳公亦以臺使者行部案言豪富民賦若干金行心計三老敦幹文學主進出市負郭沃產若干畝募民田列租爲三等上等率畝致二石其次損一之其次損二之直視焉綜其租數于縣官以食應募其賦循納職之額輸公不以公免布方冊刻石有成數矣事既竣邑君子諺以屬熊子曰是一舉也而四便民得輕徭官無廢事惜公田於磐石牢奇羨爲永澤昔充國報屯田方略而不嫌于誇易記之熊子

文直行書

卷一

十五

錄

曰王臣縣官衣租食稅六年于今上不能以租賦假貸民如左內史次不能弛夜禁如東海董董以訟庭臈末奉宣上德行其一節一隅之效何敢自用別播敷雖然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今天下生齒繁文網密作業劇山川園池市井之入各有主者而不贍尚仰機利以給食有司安能張目言大利事去泰去浮度力所能爲稍稍導而布之上下是亦太上之貴因也

進賢縣漕倉定兌碑

江以西賦法歲漕轉脫粟以輸太倉粟六師從河渠之便則無不漕之縣矣進賢賦粟近四萬四分其一以民漕南京軍漕復二之亦民漕於會省而交兌焉先是裝粟于舟以待漕艘稱不便仁和寓庸黃公始建今水次倉計都選一人領運貯粟與軍交兌二十餘年矣然每歲不能無利害利害視爲政者田農淳直之民有事于漕卒無異羣羊御狼苟拮据藉手竣役不挫產爲幸何利之有第害

文直行書

卷一

十六

青玉堂
朱茂草

擇其輕則歸與老幼歌呼稱慶也乃天啓末巨璫擅國矯旨出私璫監護漕轉罔密而文峻爲政者凜凜救過不給漕卒之勢益張虎而翼矣卽南昌衛漕卒吾郡屬也家于郡其勢爲主下縣之民反爲客則擇肉其孱弱者且繕艘最後竣事獨遲彼釋耒耜而僑居省會以待漕疲于奔命矣惟廣信所漕卒爲外屬以吾縣視之其勢彼反爲客繕艘街尾齊來竣事無時日之稽費省而官惠向來以一艘兌吾縣惟昨年係他官假守并十艘爲何縣

奪去則盡兌于南昌衛民純客軍純王害得其重
有挫產以償耳幸今 新天子撫運誅巨璫盡撤
璫之監護錢糧兵馬者民既欣欣急公如天之福
又獲借晉江蔣公鍾湖自東鄉調來名家茂齒擅
才力敵賦不索而完乃持牘請于治粟監司陳公
九巖曰功令隨到隨兌今進粟到廣信所軍艘亦
到不此之兌而復待他艘之參差非所以一法令
視民信也陳公奮然曰可哉而郡太守彭公觀民
監漕理沈公鍾岐並從吏出一口于是盡進粟二
文直行書 文卷一 清倉碑二 十六 青玉堂
萬四千悉兌廣信軍艘四十有六不十日而竣矣
粟無蒸浥雀鼠之耗凡足輸軍官復革其餘糈之
陋無害可擇公私大悅而舒文學偕里父老介余
子侄輩聚族而叩曰微仁侯之惠不及此曷碑而
記諸使自是歲歲令進民與廣信漕卒交兌有四
懿焉耳目馴習諠譁不生一也艘至早兌省僑寓
飲食二也米無蒸浥不挫產主進三也餘糈盡革
官有清譽民無苦科四也熊子聞而善之曰懿哉
爲政之良非能家賜而人益之也調之而無它愁

擾因軍民之剛柔燥濕而先後其劑焉是君子不
費之惠乎夫害莫大于求利而利莫大于無害向
年怵于轉漕之害重輒倩豪猾猜禍人與軍閥擇
輕害爲倖今并輕害而無之歸而與主伯亞旅宜
力南畝嗣歲父老子弟領運者視今年爲成法五
尺童子借箸爲籌莫之或欺異時爲政於吾郡吾
邑者矜式今年郡邑諸君子成法尚望其遊意於
法外爲惠於法內忍變法耶豈非吾邑百年之利
哉是可以記矣蔣公名德瑗晉江人乙丑進士始
文直行書 文卷一 清倉碑三 十八 青玉堂
終監護有勞者斯王漕沈一匡也

平溪漸建置守備公署碑

平溪古荊州南裔也度其水經當在無陽且蘭間
班史所註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八百里者近
是硤陘無寬大地西御滇隸西北近邛笮以一綫
通犍昆明卽在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也 明興
尉城萬里牂牁夜郎間頗置吏徙江黃南北官軍
填其犬牙相入路專城設平溪衛不以有司者治
經訓亦云備矣惟是高山四塞通天崇崇左右五
十里外紅黑苗居皆椎髻耕田出沒爲寇盜九
股黑苗種甚夥願然粗朴少慮野戰不能具甲盾
巨得偏洞諸寨馴苗繫沅州籍者遮斷之故河以
南之患少紓若三山紅苗橋度善鬪持長槍若修
施之吐舌蒙上楮之蔽爲甲要大弩若却月匍伏
隱匿如蜚一可當十頗有漢人雕扞者相輔于是
乎河北近邊村屯時惟攻剿兼以水西之叛未經
懲艾諸蠻生心是衛當滇黔員官略通五尺道一
夫順日萬里爲要則又朝廷防禦之阻也嚮者
兼隸于清浪祭將備設守備自近時水西之叛始

請來守備者無公署僑寓民居視陋率厭薄而傳
舍視之無言武節矣邇觀察使景鄴陸公備兵偏
沅重視平溪請于制臺以其戲下紹興吳中軍家
相假守之旦暮真矣選擇而使也中軍嘗爲潯陽
巡徼吏矣當僞漢子孫之巢姦關人內外煽動豫
章洵洵觀察時備兵潯陽屬令周密微行往伺乃
盡得其情折以報蓋陳氏之族雖羯夷而豪長尚
法盜賊必賴者多治以宗約中軍稍廉其主名起
居牛數人令豪長自縛送有司茲關謠言不煩尺
兵而定矣觀察所以才之也余待罪操江盜賊課
督及潯陽亦因觀察之才之才之也所以觀察監
護黔中軍多與俱黔中苗如鳥獸伏匿僥便爲寇
非以奇兵薄擄不可得觀察一日佯言行邊兵實
欲批吭以襲之迺苗衆數千驟至諸將吏擁兵阻
阨選蠕觀望獨中軍以十數騎爲鋒突馳下山持
滿直前苗衆不能測遂潰然解退乃招阻阨各將
吏追逐獲首功雖由天幸亦勇氣之決也今余謫
徙于此而中軍署守備適至猶然學李愬紫髯負

登乎余謝不敢乃勗中軍以文武之威風而贊其
敢任于是乎不以假守視守堅邊嚴伍蒐士繕城
譏關戢下次第井井可觀爰相地于衛之西偏得
倉廩故址謀所以建置新署此羸者衛董董歲之
所入取之不足以更費乃樽節其奉入既稟若干
并請觀察動它奇羨若干共可百金會思州太守
漢中胡桐廉幹惻惻君子也視此地爲休戚亦率
材料什三以天啓七年春正月鳩工隆隆之棟登
登之築翼翼之軒陳鞠乃不視陋諸士卒競勸力
文直行書 文卷三 青玉堂
作踰月而役竣矣中軍適三五申令曰兵民不雜
武之經也自此士歸垣卒歸伍部勒登陴卽居卽
守無隄入市門無闌出郭門鈴鐸之聲甲夜遠曙
偵也部有遽報卽驟馬往援不避風雨于是所獲
四境謐然不聳者久之嚮余勗中軍以文武威風
而行其敢任豈不章章效哉觀察置將之善而使
才之各得其任于此見一班矣余遂踴躍而備記
其事令後之蒙故因遺者知作始之非苟簡云

重修南京刑部碑

黃帝李法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故曰獄者萬
民之命也 高皇帝開天金陵爰建法司斗入北
宮之玄武湖而倚鍾山之偏雲氣聚散水波動靜
光景煥發御製之詞曰此仁智之所居也真如經
綸哉右御史臺左廷尉官寺立於中央規制特視
它部爲廣大已折衷周禮大司寇官屬盛其任使
決獄通都輕重訟牒品式既備具矣 文皇帝定
鼎燕京兩都並建留刑部與六卿齒而題稱則冠
文直行書 文卷三 青玉堂
以南重根本也余鄉在御史臺承乏署事每見獄
紆無多囚訟牒亦簡同舍諸郎視爲冷署半借假
休沐於里門直寄焉訟者久立吏前曾不爲決則
脫視此部若虎穴不可入時假守第去其泰甚不
能有所興除犁今七月真奉 簡命而來乃見儀
門及諸曹史之舍先一年不戒於火董董垣而圍
之殊視陋不肅大司空華亭杜公發千金鳩工肇
於庚午之春及秋落成然但就火所完繕其前後
大堂兩掖幕廳強半漫漶十三司頽圯錯落卽半

中同於樊圖無堅打諸如此豈非掌邦禁者之事哉則樽節疏別得奇羨如千金分工董率煥然頗還舊觀別置輕繫戒所司時時頌之母闕入重繫吏民訟者卽與央平庶睨視不復有難色則質成相屬各厭其意以休息矣熊子於是進諸郎而語之曰臯陶非古之良士師乎而所以事堯舜者一則曰宥之三一則曰執之而已蓋天之道聖人所不能違也天官載斗魁有大理前列直斗口三星若見若不見曰陰德勾圓十五星屬杓爲賤人之

天直行書
卷二
三
青玉堂

四星爲執法明乎紫宮象平南宮象執觀李法於唐虞之際一天而已矣嗣是夏禹泣罪殷湯弛畧周武釋四三代之所以法天而行也秦用慘急而促史謂其有十失而治獄之吏猶存其一非之非者漢高蕩滌煩苛與民更始號爲網漏吞舟之魚文帝承以黃老清淨天下無爲戶口滋殖武宣以來脊脊多事酷吏如張湯郅都趙廣漢輩以苛察繳繞稱其位既索國脉厥身食報俱不良惟趙禹

稱加緩而名爲平乃得老壽則天道昭然可知此于公之所以高門待封也至今日而平與執之義不明遂有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可亦有虛矜守古復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殘賊無極兩者皆議若夫鬻獄如市用法或持巧心析律兩端殺人獻媚賂遺是沒則左氏之所爲昏墨賊者也寧待天教哉嗟乎惟執廼平臯陶之執執堯舜之中也今天子粹精鏡照操斷神明欲多以風雷之厲除陰暄然時時誦法乎堯舜之中而儆省於上天災異之告聞聽平反特停論決則人臣何可不循三尺法乃迎合持兩端媮爲一切以自遜於臯陶之執耶諸郎聞是言唯唯而退各謝絕賓客知友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庭不留案案不通追縱舍冤繫邪暴衰息豈不庶幾善承天意哉因告成當記年月而備及共事之姓名如左以識一時之盛

天直行書
卷二
三
青玉堂

重修仁政祠碑

南陽郡學之西偏古洗馬池有祠曰仁政何昉乎昉於祠故巡撫都御史江陰應谷劉公光濟之行一條鞭法也法亦非昉於劉公也

肅皇帝臨御久軫念江南之民苦賦尤苦役授指於華亭相徐公階慨然與天下更始擬彷彿顧役之意爲一條鞭編役費於賦以食應徭俾庶人不在官也恭賦計畝而輸輸尚有程役則用里甲糧長踐更豪者多買復推農在官率未必

文直行書

文卷一

三

繪

中營市之馴曹之胥吏皆視爲狙上割肉秩官之吏亦隱下以漁中人之產立俸矣鞭法一詔父老方喁喁德化廼敝積抗法積巧在里不便豪在市不便馴在曹不便胥吏在堂不便秩官寓縣莫有應者獨巡撫江西都御史餘姚觀所周公如斗斷行之與諸司矢日所不悉心舉鞭法爲父老計有如江水漫開句立條手批書答壁觀坐想耳聽目受四圍月組具大槩甫須行而使者驟至不言免役反口實於加賦議殊

洵洵周公夷然不顧也竟廼坐此精力銷亡一病不起哭者罷市歸日廣柳車爲枳因從章江之許石亭寺西建懷仁祠祠焉嗣周公者爲劉公又力申周公之三章斷行之時鄉先生兵部侍郎兩溪萬公恭爲謀府決正文學胡君湜會書亦贊郡邑諸公之議曹瓊棘條教層累上之劉公折衷歸當而後懸令國門初年以南新二縣爲嚆矢明年過七十縣矣初年以四差紆野人明年又定坊甲禁舖行紆市人矣鞭法廼大

文直行書

文卷一

三

繪

定父老懼劉公度次遷法中解羸糧走闕下上書預留肅皇帝重違父老意三年乃召入戶部旌倪遮道謳思計無所出則尸祝於洗馬池青雲樓址此今仁政祠之所自昉也語詳在萬公恭吳公桂芳記中然吳公記止稱劉公無它及萬公記廼有常熟徐公太倉凌公吳縣楊公悉唯劉公鞭法是守之文而今祠中儼然春秋俎豆者則劉公正席左次常熟鳳竹徐公拭右次烏程印

川潘公季馴並巡撫都御史又左次巡按直齋顧公廷對又右次則南昌兩溪萬公恭俱南嚮坐文學胡君湜號友泉者亦以布衣從東嚮坐微與萬吳二記所載不同蓋事在萬吳二公之後父老秉彝里巷公論特列五像與劉公並祭不問其爲御史爲都御史並不問其爲鄉先生爲布衣俱得齒於一堂受齋醑以覺報也說者曰條鞭之法劉公握軸萬公扶轡胡君待輻其所以祠固也潘公徐公顧公義何居曰義在史

文直行書

卷一

七

會應草

臣差役之爭爲我戒耶生齒日繁罔客事叢運會推移疇覽之哉今日如欲設問師掌任能令農園工商牧嬪衙虞各以事貢乎如欲設均人均力政能令豐年公旬用三日乎如欲設廩人待匪頒能令倉氏庫氏長子孫乎此鞭法之無敵正謂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歸一也則諸公之世祀也宜也因是更感於得衆者動天有陰善者必有陽報也仁政一祠昔爲闕伯燬像烏有矣適兩溪萬公之孫燦起甲科郎工部易像爲主而五六公身與煙消名與風興工部於天啓之季又能抗疏劾逆璫杖鉅闕下崇禎改元褒贈甚寵祖武克光何其盛也印川潘公先是

文直行書

卷一

三八

會應草

以才名尚書工部行河精誠之極至斬毒龍之首以奏用巨石斃逕隄所靡亦鉅萬然端悍之勢以遙控而殺疏惡之士以石延而貞至今賴厥功不衰當時卽以靡蒙眚視纖計債決者何如今門閥鼎盛子姓項背簪裾其以布政使視按察使分巡道事昭度潘公會絃非其從孫行

敷清任獨持一銖之贖必費之公增城除隍成
梁繕圩百廢具舉卓然有萬里之望焉顧瞻茲
祠之頽圯鳩工飭葺蓋以暢吾鄉父老畏壘之
思於無窮而留當事諸公之澤於有永崇前楷
勸來賢意良深遠家世之聲名焜耀又其餘者
矣豈不亦光盛哉

福寧重修州城碑

予既以爾書按察閩中郡而治于北偏之福寧州者古
甌越間也負大海際天地四面阻山險自昔民衣文蛇
漢武帝遣嚴助朱買臣招來東甌事兩越詭俗始通中
國至于今益彬彬大雅矣然地確貴粟小民徼山谷之
業羣盜擅幹奇貨與樂浪海中倭人市間或勾之剽攻
視風候騷閩中州猶當路塞也控海曲而治城以外無
它障嘉靖間盜渠洪澤珍率倭數千環而攻之而不勝
董董葆就長老談之猶色變豈不亦維城是視乎先是
延石而堞之門阿之制一雉容乘車之五今其城之身
文庫行書
外不蕪而內不挫旁腫而迤肉薄可登既易以搏埴之
工陶磚而甃之稷理而堅稱馮馮矣然門者城之味也
機者城之顧也睥者城之目也中經涂而外環涂者城
之腑胃也此數者薄弱之所震動不能如錮南山無卻
侈弁之所由興人且齟之甚而扼味以廬環涂沒于市
屋宇既平登陴而上若階也豈復顧城哉已未六月颶
風爲祟撼樓發門倒睥羣盜政嘯海上長老告余曰城
如此而使君獨不悖耶值時詘告于主者僅得百數十
金而州之小吏主會計輒寬然而不存見少蓋曰故事
也以廢灰墜之以塗塗附之蒙朽蔽飾糊牆以侵半其

歲不問明年也且發閭左右之人而役焉踐更可以詭脫是宜其歲歲率國人而城也此無他有司流也城于何有于是進領衛之沈鷹揚而申之曰汝聚族于斯守之世維茲城工汝其于子治贊以若干夫長若百夫長有所不稱爲國人口實子不能曲三尺儻金之不足也則卽衛士興人徒而以金售物直去市屋之蔽環涂者用礫甃其涂距城十尺衛士各負礫三百舛涂長千尺矣西門重構檄州增金兩倍爾乃撤朽剝蝕完甃清其灰而蓋之而揮之而沃之俾則鑽空而填之樓則審曲而匡之甕崇三尺墻厚一尺門之石楣鐵柱則革故而

文直行書

卷一

三十一

蘇西樓

福寧州新建龍光寶塔碑
嘗從長安中閱西域圖書其所畫記四裔官室之制甚備大抵天竺以西皆延石爲屋不棟不椽不檁不櫚層堦而疊空之或方或圓其王長之居更壯大累臺增成巖突洞房純不用板木上下盡石延也制皆如塔故中國佛寺多建塔從西方之教俗云然靡敝財力近倭祝延福澤近愚瘞舍利金玉貝葉多寶託其放光近誕悉無益之作也獨形家取其意象置邑屋之山水要害則甚靈神而猶靈神以嚮文學余官吳興具興長老爲余言郡之碧浪湖浮玉石上自建萬魁塔後制科必魁進士必儲館閣數之歷歷若左券余感其言亦于雉城建金蓮塔告成之年一榜得三進士嗣是第者頂背相望且邑之風俗更黠鰲而淳魯盜賊衰止吏不入牢百姓不困內外之繇而令悉得徵遷者十五年于今亦歷歷若左券矣廼今按察閩中而泊于福寧州者東西甌之間也入其境崇山蔽天大海浴日州城環群峯而逼處其麓四面氣勢磅礴溝洫東入于海有山填之微壘焉中一山名崙嶺者首銳而圓下如鼎足句之屹然潮汝池凡抵其壘占秀而當要害熊子曰是宜塔也會福安張令蔚然案言豪富民東矢直百金余復捐他餼

文直行書

卷一

三十一

蘇西樓

署守州者蘇郡丞萬傑經始之而方守孔燭以嘉定異
等調來拮据半耆始就大約廉三百金薦紳先生張君
大光力贊議任而諸紳亦各有所率調發人徒僅借衛
士一日指揮沈鷹揚役之海舟收汛多維與下參將王
君雲鵬亦間令士卒負磚以殿如板石超距者故費省
就速工堅臻厥成而晏如矣厥崇八丈厥盤七級頂盤
之級如其級命冶氏執上齊之金鑄之厥基純石石取
于故塔堦磚以甃其身陶旄人多舍山麓而蜃灰又悉
土產因其天地之便不敢輕百姓力熊子與州守固熟
籌之而後乃聿觀厥成者也因為之記曰夫天地成物
而聚于高惟山爲土之聚高高下下以鍾其美聚不地
崩而物有所歸天地之定理也乃何取于西方之攸俗
而塔之是爲曰理者氣之籥也氣者象之精也象者景
之表也夫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北夷之氣如穹
廬南夷之氣似舟船萬物之情各有所類故城邑猶體
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脉各變掉而動罔或不
類其情惟塔之象骨直以立昂聳而盤圓大類項鍊筆
上于青雲潮汐浸之光采盪漾雲霞沃之文章爛熳形
家目曰貴人之星以其處位高卓又曰貴人騎馬如走
而以景歸象以象歸氣以氣歸理鍾天地之美而聚于

高君子曰禮會必興夫福寧固無餘之國及后少康神
明之胤蓋猶有禹之遺烈焉句踐亦禹之苗裔也棲于
會稽今會稽郡人文冠海內豈非州之前茅耶何乃久
罪地脉哉熊子題之曰龍光寶祐和也在蓼蕭之二章
矣

銘曰禹敷下方

甌越斯將

漢開荒要

無諸是王

溫麻晉縣

長溪唐疆

亦越我

明以福以寧

控甌引越

地平天成

象耕鳥耘

風和雨靈

文明以止

有待聿興

卜云其位

東宮蒼龍

卜云其歲

白帝重逢

石盤宰堵

金削芙蓉

天姥仙岑

矛戟森森

支提佛土

龍象沉沉

精英蘊結

護此珠林

鬱葱春皋

澎湃秋濤

旣飛威鳳

亦躍巨鰲

於萬斯年

海潤山高

泰昌庚申八月之望

福寧州議革坊里營衛供應碑

國制經費其大綱領于度支自天子之卿下逮庶人在官者皆有恒奉祿節目具備而守令食租衣稅一切旣粟六曹史遵故實舉行毋愆于度吏民不雜政乃大和敷天之下顙若畫一矣乃福寧之州暨所部福安寧德之縣高山大海原陵淳鹵齊民鮮藏蓋網疏而俗儉陋官府供具無品式廚傳不飭苟且假貸于坊里有司孰不勵節槩而吏緣爲奸騷擾相奉如新官下車隔絕器物勢不能汙辱壞飲乃假貸器物率苦惡久之靡敝埒于沒入馳道供張人徒之費疑于郵置幸地偏稀賓客簡高會會則設惡草具而觥爵盤盞無風陳其它菜茹爪瓠果蓏醯醬適市不可得勢必需于坊里在上者曰此董董未吾禁也在下者曰亦有從徠緇衣授餐之詩非與在上下之間者曰吾居要害而爲政良窳吾口也豐約吾手也不吾事且重困辱汝市民因緣與之習有所受取頭會箕斂于野涂井里中悵惘莫問其出入此上之所爲董董而下之所爲警警也語云苛政甚于猛虎豈盡爲政者甚乎爪牙吏虎而冠耳且也州邑雖鄙遠而當海外蠻夷盜賊之徑蒼兕滿水赭衣滿山旣置一叅軍徼巡之復置一防海之郡丞監護之其供具器

物亦無品式勢又需于營衛之軍兵矣軍正法士卒取
非其有罪殊死誅情而不計直柰何上人先樹非取之
梟耶彼悉以軍租饗士者豈不亦炳然名將哉熊于于
是集文武吏士告言之曰絃可更張乎會一時皆賢良
方正之選具條言其品式悉索敝賦之奇羨者泊厥供
具賦仍舊貫毋加銖兩大都器物帷帳間工曹史廚傳
餼牽問禮曹史江海旗纛之祭問賊曹史而專設亨人
掌庖餽賤人掌燎火各與之廩防海郡丞下車取器物
于州帑參軍之旗志羽蓋取足于公稟不約而議論大
同爾乃上其事于中丞御史臺曰不尊不信不信民弗
從請定爲三章之約得報可尊而信矣後之有司卽惡
其害已也而籍可去哉蓋則壞定制量官用以賦于民
本末之臧公私之路較然熾悉而要以安民殖軍爲統
紀夫民者國之庇也軍者民之衛也庇焉衛焉而縱尋
斧焉樵父賈豎且知其不可而況上而爲父母師帥者
乎斯其所以不約而議論大同也輿是舉者署海防蘇
丞萬傑福寧州方守孔炤福安縣張令蔚然寧德縣鄒
令用章北路叅將王君雲鵬法當並書以志作始之謀
一出乎公也

撫臺解公惠恤鹽商去思碑

春秋傳韓宣子聘于鄭有環一在鄭商謂諸鄭伯以請之子產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弗知宣子買成賈矣商人曰必以聞于產引先君桓公與商人質誓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僑若獻玉不知所成宣子辭玉曰子命起勿取玉是賜我玉也乃私覲于產以玉與馬藉手以拜子嘗讀及此竊疑二子皆晉鄭執政名卿大夫請玉辭玉事其微淺丘氏必歷歷詮次而傳之何今乃知古大臣謀國要在安民富而教之雖商人庸政忽諸庚辰元春吾江右撫臺興化石批解公遷南司馬行有日矣鄉大夫誦于國士誦于學兵吏誦于伍父老稚子誦于衢是享其利者爲有德固也乃忽有監商十數人聚族歛子華門曰吾儕未見然錙銖歲買運司積引稍操奇贏于大邦仰佐人農度支小人越鄉懷寶是懼又機利之孔也秩官誰不受出而吏緣爲姦駟緣爲市盜賊緣爲

文卷一

三

三

三

文卷一

三

三

三

窺伺賴上有潔白公正之大臣如解公爲之者帥三害俱除八年一日若先此也鹽道烏程潘公摘陰伏如神令吾儕心服近署道山陰邢公無錫胡公清寬大雅又令吾儕心悅皆稟解公教也莫知所報憶曩乘入衛之役以聞戒爲辭薄齋嬰壤于境上望戲下塵垢曾不足動公一盼乃辱溫語遜謝其清而有容又如此子大夫能言乞于閒燕煩小史舐筆和墨吾儕將伐堅珉役隸人用屢蟲雕諸立亭以志甘棠之思可乎熊子雖然解頤曰善哉日中八尺之臬形端而景正夜中四知之畏跡隱而聲聞公真可以碑矣予因是益嘆國家之不可賤商而鹽商之尤重于今日也禹貢楸遷有無萬國作又洪範八政一曰食一曰貨易曰哀多益寡稱物平施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幹焉况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山澤林鹽國之寶也而鹽尤食肴之將故太公通魚鹽管仲官山海漢時鬻鹽之利與田租口賦鐵

官相提爲重東郭咸陽齊大醫鹽鄭當時進言
之領鹽鐵事不以屬少府而以屬大農佐賦蓋
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
之賈計本量委以調盈虛以收奇羨以佐公家
之急何可輕也其可輕者或帶財役貧轉穀百
數廢居居邑牟大利痛騰躍罷苦百姓于公家
無秋毫之佐而已獨乘堅策肥履絲曳縞者耳
今日邊供半出煮海屬以四郊多壘引課倍墾
至遣中使督趣扼關而譏非正引銖兩毋闌出
淮引漕輸則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衡山九
江江南豫章長沙淮北沛陳汝南南郡史所稱
東楚西楚南楚皆諸商爲之轉運航帆所集是
曰都會微填撫大臣深心體國正已率屬則吏
駟以下孰不以爲貨可居而虜是使也公于諸
商不爲响响味味令之易于匡就亦不爲赫赫
繳繳令之難于仰瞻古所云動若水靜若鏡應
若響任道之便而我無私焉諸商曰若翔翼于
高雲泳喙于深淵走適于曠野八年間不見有

矢畢弋之驚至于今始知大臣之爲政也要
在安民富而教之彼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
定位之無等布嘗之無藝而徒以驩娛市奸乎
交私雖三尺童子能窺其微况諸商之善觀時
變智足以權衡勇足以決斷者耶今日之請情
見乎詞痛發于至誠忍重違乎由是而觀晉鄭
諸君子何愛于一環乃愛商又何愛于一商乃
愛禮茲碑也可謂上下之間咸以禮相愛矣後
此君子敬之哉

沈家軍定海新署落成碑

開中都東冶環八郡山谷磽陁鮮地財民就食於海之
蒲蘘魚蛤左方直東越右方直南越張嘯而仰穀焉盜
賊哽之穀恒涌東北直倭羅倭羅悍跣跣科頭提白刃
沈盜如蜚一以當百頗有中國人相輔有司嚴禁關市
鐵器用以別異蠻方而彼之鐵劍倍利需我之蠶絲陶
器布物益甚中國人因紆蘭出物與之交或勾之攻剽
郡縣於是乎海上樓船三萬師如魚麗經制益密矣皆
故戚將軍遺教也余奉

勅書治兵溫麻東行海上不覺望洋而嘆曰甚乎哉天
交直街書

卷一

四一 錄雪

下之大利大害也蓋中國東南負海萬餘里西南閉昆
明莫能通漢張騫號能鑿空第云居大夏時見叩竹杖
耳而西極人爲余言大夏以西笮以東冉駝白馬以北
天竺烏弋諸國無不需中國蠶絲陶器布物每從海道
揚大舶與我市南越則番禺閩中則蠡宋舉章亥不步
之地大禹不貢之民歲航數百鉅萬金而我第以蠶絲
陶器布物之奇羨者爲購使當管仲握算范蠡持籌用
以償西北土馬備胡之費豈不亦利哉然此豪傑度外
事非凡所見必不能行有其一日爲奸雄所涎踞要害
而耽視之百世以後其害忍言乎卽如東番居海中甌

屬千里其人竄於輿莽標野鹿爲生衣食粗惡如鳥獸
然其中無可欲者故裔漢粗安近奸與盜佯言辟草萊
而陰欲開四裔之市市旣開倭羅必薦居易種於茲土
閩中百世之害也大有萌芽矣幸宛陵沈參軍士弘曲
弭其事而羅其奸與盜厥謀不竟幕府論徙薪之功而
定海新署適成參軍爲余曰定海寔使君履吾儕藉使
君監護以有今日請一言爲寵而署之規制始末福唐
相君已詳哉其言之矣或曰署其傳乎余曰定海故無
署而忽有署猶海故無田而忽有田也吾惡知其傳傳
者其人耳余所聞參軍本良家子舉射策隨以蹶張從

交直街書

卷一

四二 錄雪

故李將軍備邊捕生斬首過當法當得千戶參軍曰吾
何愛千戶也願得金酎平康貫酒負謝諸故人贈遺耳
遂裝千金入長安日夜與窮交惡少年醉高陽市上時
擁趙女彈絃跼躑爲樂不數月而橐中裝頓垂矣故事
司馬門主吏拜大將如呼小兒偏裨以下視金多者予
善地是時參軍年少何知謁主吏竟令護三百人乘一
嶂間無所事事會銀夏蕃帥叛參軍遣人上書司馬門
願得一當行問自効司馬怒而答其上書人曰咄嗟而
小校何敢言事參軍乃投戈南歸宛陵治產積居與時
逐而樹蓄田漁之入遠過備胡時所遊皆天下名士聲

益噪於是海上有大役無不以參軍可惡使東越急則
參軍在東越閩越急則參軍在閩越自小校積日累勞
結髮與倭奴紅番盜賊大小數百戰是宜肘後金印如
斗柰何四十年功名猶重定海參軍也毋其不善事
貴人與毋其不謁司馬門士吏主進與抑有功輒以分
下不擅殺降敵與當在東甌也交趾佔船以海風波闌
入內地却曲皆從吏曰斬其首可以官願參軍曰駱人
卽吾人也爾曹不畏道家之言乎以他艘授指南令其
逸去比閩有東沙之倭參軍以計縛百人以上幕府議者
曰此倭非反者誅其功參軍復漂然歸宛陵屏居敬亭
又集行書 卷一 四三 錄雪城
山中以射獵爲娛居無何倭且謀攻牢計與紆蘭篡取
之爲解脫七營衛士遮所市門相紛拏衛血欲流此卽
鄉之所爲非反者倭也而參軍之功誅而復白又急使
之備盜賊爲巡徼將盜賊見平幕府諫最請以副將軍
假守定海如故吾不知參軍亦與司馬門主吏主進未
嗟乎參軍非大丈夫也耶柰何不卽爲真將軍哉參軍
自此傳矣熊子喜其新署之成遂作定海歌以落之歌
曰蛟龍騁兮鬻扶桑柏天日兮盱眙湯湯謂海若仁兮
地得寧寧萬里兮吾山平萬里貢兮來荒裔貧炎區兮
垂後世歸墟安兮神哉沛蓋屋高明兮功無外

撫臺石帆解公德政碑

今上御曆之五年歲在壬申江右填撫席虛計
疇咨于廷有能綏惠奠茲土疆者畀之治廷臣
僉推高太僕卿解公學龍曰其命罔哉時明遇
承乏夏官長從冢宰後目擊班相舉也如岳牧
交薦無異同疏上卽俞曰龍往哉公隨叱馭蒞
止則南贛羣盜越境攻剽者畏公之震望風繼
喙不煩鐘鼓之師而消伏之矣公卽仗鉞行部
諸上郡簡賦除戎高城深隍而增省會城埤三
甕直行書 卷一 四四 油雲草
尺磚石魚鱗功費尤鉅斤金矢羨用飽浮食民
爲員程役者無黔皙之謠植者無丹漆之謗屹
然金湯也下縣庠墉亦修築無慮數十用是八
年乙亥臨藍羣盜攻圍永新宜春不得志而逃
以十一年丁丑盪平已是年延建妖賊擅自號
掠鹵鄉里亦攻圍縣邑公建旌提鼓敦陳整旅
至彼躬視師不三月兇渠授首已是年瑞昌屬
與興國際地阻深而人抗健柯陳其大姓也前
此國中率疑二姓人屈強有異獨公明其無異

進其文學諸生于庭尉獎備至適大盜呂素資
殺湖廣一假守郡都尉負嵎不能制而柯陳文
學諸生集族以禽之獻戲下已十年丙子五月
穀剽貴省城無賴惡子附搏掩罷宗數十人沿
衢剽劫或白晝闖入懷室中藏鄉都郵效如耗
起公偕賢管理監護屬籍而梟無賴惡子數人
施其首于郊遂不數日按堵明遇俱別有記而
膚功業次第上司勲用公考績蕪樞貳建節矣
在易之離有嘉折首在易之師王三錫命則鐘
鼓既設一朝饗之又詩彤弓之章也其他理
根排枝疏剔蠹弊公一一憲舉其衷外若無所
事事而內所經畫措施規畫極弊民狡以罔
上者允孚格之而禍猾胥詭譎外罔邪忤刻害
侵牟官帑俱重發其狀輕者俾贖穀丁丑之秋
公發三千金俾鄉三老轉糴入義廩合節次所
積可三萬石倘猝有兵荒他非常闔城之司命
也獨撫軍一廩爲然諸司之廩則靡于碩鼠耗
矣百貨之賈我無與知古之訓也公所需布物

肅贈薪炭一如市直不以官直質庫尤感庇殖
向者郡邑自有精常兵因承平久不過類蒼頭
廬兒供傳呼耳公于會省建三營官用欽除春
秋都肄甚耀又釐剔外縣兵數更增益規設令
縣縣有主兵各以戲下材官督錄諸材官亦皆
懽于威而湛于德焉每值歲不大穰則躬禱雩
以和育穀又騰奏爲瑣尾請命雖度支緣軍興
急無他恩貸而所調劑拊循建畫仁聲之入人
深矣至于崇儒講學建塔開湖致文武甲科占
榜首爰立踵繼作人之化不減文翁公勲烈記
在功宗經政憲在故府復何容更僕縷數哉而
要歸于德宇寬大以有養舍覆爲量愛惜人才
耻于鷹擊毛摯殿最屬吏若燭炤而不盡其情
精光所燭民治友信中孚上獲今天下以填撫
兼銜樞貳者有幾填撫內推得命者有幾獨昨
已卯冬
止以南都爲始基命地視之豈錫上應鶉火之
精則其東海味加中夏乃選擇重臣往臨制如

君陳保釐東郊頤所參贊之簡非輕畀也然覆
露我江右八年而隲矣父老聞公行則共驚告
失所怙口公德政謀勒之金石垂不朽羣集叩
敝廬以乞言不知業已三爲公言矣父老曰在
鄉大夫言鄉大夫在士言士在商言商今在吾
儕子民言子民誰爲國老忍憊置于耳哉明遇
荒爾而謝曰昔嚴君平卜繇與子言依于孝與
臣言依于忠與弟言依于友父老迺君平我耶
解公德政多端雖連篇累牘不能圖豈二三章
可竟乎于是詮次如右復紀公履歷而繫以辭
公諱學龍別號石帆直隸揚州興化人癸丑進
士以郡理高第選諫垣累遷奉常太僕至今官
其辭曰豫章豐福借寇國楨惟時祗翼結于黔
氓高資茂畧彰流駿聲旌能別惡黎庶攸寧帝
猷弼亮元化起貞民保于德德保于城智足應
變寬以持平抹乏振滯匡困嘉生民之多辟亦
或用兵允釐宣靖弼諧謨明布敷善惠冲而不
盈八年沛澤久道化成羔羊委蛇時靡有爭政

通盜背人和歲亨將司鼎軸寄徑陪京四方之
事待公持衡擊石作頌後賢是程

撫臺解公護持澹臺祠碑

嘗讀魯論子游爲武城宰得人如澹臺滅明者
曰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他日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
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君子學道
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之二章夫人童而
習之見以爲早之無甚高異而士君子立不易
方嶽嶽標節概居是邦者事賢友仁物我無間
道法治法胥在是矣至于愛人易使壹本之于
學道此唐虞執中熙皞之盛也吾夫子爲萬世
教萬世法豈有他哉學道焉而已矣春秋之季
豫章在吳楚之交不賓于土國獨滅明仗劍渡
江裔土始聞木鐸故豫章相傳有澹臺墓澹臺
門綜其實雖不見經傳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尊素王以及素功之臣未爲誣也澹臺之有祠
始于吾師四明太蒙王公王公由太守而監司
而撫軍二十年德造入于民深上下皆無苟且
用稽周禮大胥之職春入學舍某遺意而于類

宮外爲大夫士鼓篋孫志敬業樂羣地俾講肄
如建鼓待問如撞鐘真一時盛事哉天啓之季
貂豎亂政宵人牢石附著爲奸厲道學之禁斥
賣天下書院此澹臺祠業命次于里室矣幸就
李彭太守觀民捐奉祿復之熊子爲記其始末
刊三尺碑具在屬以薄遊南北數年守者以傳
遽視之四方賓至如歸簪笠相望臯比之坐夷
于廐舍講席榛莽久矣熊子自司馬門投閒歸
里里中諸老率百金請于撫臺廣陵石帆解公
曰以時之間二三子耻爲視肉緝囊欲因堅而
鑑道鑑道而光身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澹臺祠
二三子之肆也敢告于授館者請屏四方車從
行李敬以不腆除他隸人之垣以贏賓客公勃
然作色曰有是哉吾縱不能守學彌惇奈何俾
講席爲廐舍此有司莫告之過也旣却贖金復
勾稽四明王公以來有所爲稅羨壹百兩者悉
捐之以佐餐錢而時祭脯餼社莩雕削更多資
助又清覈祠田如于畝行司李李公嘉錫先簿

正租入此虞庠之米廩也于是大夫士歲時羣處其中箴縷衆家採撫羣言晰五德之轉移辨六家之要指觀風直指使者宜釐字養簡察郡國之暇亦率監司郡邑長戾止於焉稽合同異校理秘文大夫士具饒然杜由徑之行戒非公之至美教化而厚風俗孰大于是夫徂丘稷下堅白龐雜無足比數若諸儒講勝者賜席殷亮重至八九戴憑重至五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豈不亦美譚乎惟處士橫議啓焚書坑儒之漸則通人詰士之所大戒也冠國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形本之則無徒褒衣博帶危坐鼓歌此又嚮者徂丘稷下所羞矣吾里自減明過化以來徐穉表其清高梅福合于大雅前楷今模學官之路靡然鄉風焉公撫此地八年其爲綏乂阜植砥修平政惟靖民之以不欲礪礪爲名高去後當愈見思蓋君子之澤方其被之若膏雨之潤初不自覺逮于滋殖茂繁而後知大化之功爲而不宰也傳曰國家之政有事

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公臨臨敝邑人愛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未可以一端名而卽護持茲祠可謂事有業禮有經矣上軫公久勞且召入統均邦國曰惟爾弼諧者猶未忘南服用司馬實以九法宣靖之定封畧固根本公之惠我江右爲九里之潤且滋大興人謳吟載路固由之而不知大夫士知之孰悉矣茲僅予講席一端以志甘棠之勿剪夫非秉彝之好乎載觀歷代以來書院屢毀矣惟傳稱子產不毀鄉校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仲尼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公此舉鳴乎仁哉

北山津梁道路記

北山名爲山其實以平原廣隰宛在水之中央地勢盤曲包九湖而自塞其兌信撫諸大浸漚洞陽洪堦而澤于蠡者復股引爲支河句已以帶之屬南進二境之畧五里外必再問津廼得達傍津盡河塹地與草丰茸彌望青陸奈夏水涸滋衡听埤塹地流寫則益刮除成空久湫大沉沉有漏注兼湖之置梁笥所深沛如屋霽向所謂再問津者今且阻四五津褰裳涉焉輒溺勢不得不爲長渡渡凡五里往來甚滯夜則行旅荒莽無所依宿多爲伏戎所攻剽蓋馬塘羅渡至白沙湖是也又上丁斗湖皆巨瀦湖塚爲河所啗竟深廣極輓迫而蘆潯渡五倍其長病涉與馬塘羅渡同百年父老有憂之計無所出魯昭度潘公奉 聖書爲屯 縣水利使者持廉布惠多發緩贖興原田河堤之役所在調舞父老曰時哉不可失也熊子遂謀于同里中丞鍾陽樊公指百金爲倡問山師伐石問段氏鑄鐔

率子弟控之潘公公上其事于撫軍石帆解公下其議于司理鼎錫李公下其事于邑侯石雲王公屬監護之礮鼓於高廣文日昇斥鹺羨三百五十金又屬邑侯清本鄉漁利銀贊是役於是熊子偕樊中丞舉里中有識長者敦敏文學經其事俾其爲大橋三橋高廣丈尺有咫下可通百石之舟而上可連騎小橋三高廣半大橋購浮食奇民輦土塞漏注凡七處爲路堤十里繕舊五里鼎新六里計費視諸橋約五百金而工粗具作始于初秋比定星昏觀南正竟報成事向之槁壤索塗車輪馬殆半日而問一津今瞬息徑彼旣真茲從枕席上過矣是誰之功哉夫東里以小惠遇譏謂其有悅衆心驩虞如也印斧斷若西門豈不去後見思如當時驚民之怨何今茲之役處始樂成民皆繇之而不知倘亦得太上之因無夏革之迹爲政者固爲之而不等耶雖然民不可不知也士君子不可不知也熊子於是效黍苗之歌召伯者若曰北山四輪

女子教育の進歩

欽定四庫全書

五

繪應草

吾家庭立大成也例得備書

且行

碑文

五十六

食

米穀有寄而捐金助之厚實百年一時也
 程繁鉅而助銀止六兩政需為北山歲修
 之用地世有宜北山之年未平也今歲
 再三議詳以見在北山之年未平也今歲
 以後則聽此山自承課戶仍自北山修築
 鄉耆為北山修築荒課戶仍自北山修築
 感悅綠蒙憲批勒碑荒課戶仍自北山修
 查前發案卷無異提合遵批鑄石須至碑者

周貞女祠碑

此周貞女祠碑記也古無貞女祠祠貞女自今日始古
 無貞女碑碑貞女亦自今日始女雖貞嫠耳必祠而碑
 者何固碑孝女豈娥意也孝女得幼婦詞千古婁絕廼
 貞女孤立行一意較然不欺有烈丈夫風奈何令其邀
 草木彫也此祠而碑也嘗讀司寇王公馬許公太史
 肅公秘書丁公諸如椽之筆為貞女誌貞女傳不啻備
 矢迄於今

天子詔所司表貞女閭夫非其精誠之極矚然與日月
 爭光冰爭雪安能叨

朝廷異數而傾動名公卿華舌矣余可以信貞女貞矣

蓋今之所為貞女半慷慨引乞節不之從容然非有三
 尺孤可提亦必為孀於我儀半情之十者也廼貞女之

貞則出乎此出此奇矣而其公念志業成體成章儼
 乎儒者學問中作用則又奇請及其概貞女父參軍以

貞女許大京兆姚公家嗣曰伯道者之季子光裕僅一
 年而光裕歿計主貞女不遠哀也徐叩曰請歸姚為未

亡人參軍鄂曰言何容易一時長老亦謂為不更事浪
 作不近人情語貞女廼劃然長泣一聲踊而幾絕參軍

參軍嚴視之亦伴諾之遽密毀比平日所御錦茵麗服

劉吳謝粉黛以臨姚喪也秦軍多方縻之三年而知其必不可奪迺治縞車輦貞女歸姚宗黨送者千人皆白衣冠相視嗟咽獨貞女神氣冲散自謂往而成義我求懿行政可全慰及至亡人墓憑草土慟哭爲文以祭辭義清烈音響悲哀觀者人人泣下已而及門而笄曰吾今日得爲姚氏婦矣先拜舅氏次吊亡姑次揖諸宗人次分序妯娌秩如也命高壚嚴局置杯焉通飲食晨夕奉姑與夫兩木主焚香禮拜紡績之暇惟誦金剛經口佛號不絕性詳整室中婢媼無勃谿者主伯亞旅儼視之如嚴賓雖齋素自持亦時以甘旨承舅氏懽父笑軍以馬市役厄言潘脫簪珥治裝千里訊起居狀其孝行又如此傷亡人殮薄出杼軸所積購巨材爲槨卜葬唐興之山事竣請於舅氏曰小宗不可無後盍請嗣旣得受命申之者遽喟然曰吾之爲姚氏婦者畢矣可報亡人於地下矣竟嘔血稱疾却醫絕食旬日而逝居姚九年比卒之日春秋僅三十噫嘻乎貞女也生來不識君郎面而代養而遷葬而立後萬死一死畢竟暴白其所爲靡他真繼栢舟而興而班姬荀采俱爲之遜烈者其正氣之所薦發乎哉無媿於祠而碑矣自有此祠而碑何獨大堤花艷聞風慙死彼有丈夫其鬚眉而妾婦

其道若薄其忠友薄其信者能無悶耶能無悶耶祠之堂三楹名靡他堂前爲勅坊如制東近松水居援青石心指白旌信貞女之凜凜生矣

鐵柱宮 勅書亭碑

江右四封皆深山大澤之鄉水土用乂本昭顯
天地滋百物而生之嘉功然蟲豸所穴不無借
陰陽爲戾三代以後失水官所爲參龍伐蛟者
無其傳江右土俗隣荆越多譏禳于鬼神惟晉
旌陽令許公含陰召陽宗淨明忠孝以立學修
身艾民保國神道設教今萬壽宮有鐵柱鎮井
中蹟具在夫水神集于萬物莫不得其養盡其
幾水之內度適也可謂大有功伐于世豈里巫
所守之常祠可等禦災捍患祀有其秩數不過
物古之經也故唐宋以來禋享不愆名封隆重
我

聖朝稽古釐祀正統中 命禮官具祝冊歲以
春秋二仲守土臣行禮祠下不因唐宋冊號專
稱晉旌陽令許公其辭曰維神弘闡玄教夙濟
斯人惠澤之施久而弗替維茲仲春謹以醴帛
致祭神其鑒之于仲秋亦云嘉靖中更峻其觀
宇 賜璽書護持業巍然用剏廟被貞珉弁中

蹠下昭其敬矣乃萬曆中亦 頒有璽書久藏
羽士私室民其何觀會黃岡劉直指宗祥行部
茲土率五十金資他繕治父老請採石爲碑爲
亭鐫 玉音當甬中視重臣明遇恭閱竟放寫
款式屬匠文諸金石父老報成事不覺舞蹈而
颺曰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福制之以昌
興民之福守之以長我 明興萬年之業維
世宗肅皇帝

神宗顯皇帝享國並五十年方寓清夷宮隣昭
文直符書

泰符吐瑞臻穀興盜背政詩所云壽考且寧以
保我後生者也今莊誦 兩璽書惇明簡勁不
似前朝人作金龍玉簡多媚道乞靈語書不云
乎配天之主言則移氣慮則移物洋洋乎帝王
統馭神明之大模此其一班矣則父老之請爲
碑爲亭以視重俾民其同觀祝延

聖天子于無疆豈不休歟斯宮之所以署爲萬
壽哉

南京刑部題名碑

虞廷命官臯陶作士夏商官倍爰有士官之貳周
官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卽今尚書
侍郎而尚書則自秦少府吏主殿中發書其長有
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丞侍郎秩比四百石位貌
猶夷等漢置三公曹始爲崇重晉因之魏及五代
或稱都官或稱比部其稱刑部實昉于隋唐宋相
沿至今未之或改也 高皇帝定鼎金陵分建六
部洪武十三年罷中書省陞六部各領丞相事權
吏部行書

題名碑

六三

青玉堂
袁崇草

不顯而體貴 文皇帝遷北都留南都視周之豐
鎬六部如故止裁侍郎一員官與事稱矣刑部長
貳魁壘耆宿相望向無題各有題各縣前尚書四
川金公始國子祭酒弋陽汪公爲之記時爲正德
辛巳距今百有十年滿書諸公姓氏爵里邊幅已
盡不可復廬又不可更樹兩碑乃命工磨琢畫其
方界俾書者無復有奇羨地而以汪公文入部志
僭附此於額以紀歲月二百六十四年以來之長
貳燦然在目留左方以俟君子豈不綽綽乎有餘

裕哉余因有感於天道之仁而治獄者之不可不
慎也天道陽常居春夏至發生間有震曜不終日
而居陰於冬寒空虛以示不用聖人則之畫衣冠
而民不犯何治之至也三代以下廉平寬和之吏
史不勝書嘉稱種德彼蒼鷹乳虎輩雖慷慨稱其
位亦惘然爲萬世戒矣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宗
何身列九卿復效刀筆吏文深小苛不爲天下持
平耶夫姓名獲題于此石階級非薄前此之積行
累功非一日豈溝洫集雨者比然居高民瞻無實
吏部行書

題名碑

六四

青玉堂
袁崇草

易朽顧斯名也能無凜凜有難副之懼歟夫天以
順動則日月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
大臣之義要于長養羣命匡率百寮和合天下今
當堯舜之朝際仁壽之世吾知君子之名於斯者
皆明允以寧萬民師師乎濟濟乎庶幾九官之盛
也

廣潤城門碑

天垂象東西藩之匡紫宮也端門掖門之衛太微也齊楚諸侯之羅市樓也聖人則之建極京師猶衆建都會于外以樹藩屏民始有域而城焉以并民也門焉以限城也樓焉以表門也春秋成城必書義不敢輕百姓力云然制城蓋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脉大能掉小乃變而不動彼殷殷而肩摩轂擊勢不能一門然必依山川與區坤靈正位負陰面陽以爲大

文直行書

碑陰

三

油雲草

門而冠樓于其上閼麗決鬱視諸門稱甲所以隆之也吾江右會城之廣潤門是已江右于古號豫章遷史稱灌嬰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下遂定會稽豫章則灌嬰城之所自始其迹視今城微偏東南今城則唐韋丹表東湖建埭開頻河而受章貢之潮洋洋大風哉

高皇帝溢開江服嘗親駐蹕于都閫之堂登滕王閣放鹿西山命大都督朱文正欽章門入內三十丈而展東南維里許七門九津鱗淪繞雷

三百年來臥戟生耳臥犬生鬣熙熙乎稱樂土

而廣潤之衢商賈雲集市肆比櫛宵燈曉突不戒時有焦爛之虞三十年間吾眼見其門其樓兩燬于闕伯矣已卯庚辰胥吏稽故未及完繕辛巳秋中丞臺梧陽劉公直指臺松濤徐公檄南昌令沈君戒畚鍤都閫何君董馨鼓國中長老却顧而慮聚族謀之熊子曰是門僿成僿毀其何以裨裨竈之言熊子曰六府三事水火金

文直行書

碑陰

六

油雲草

木土石相濟不相射彼市肆旣編竹駢木積理壅雜勢易致火而城樓之柵棧薄盧純用板與市肆逼輻無復遮扞是何異徒鉤科頭入鋒鏑戰場中不有甲冑可恃乎議如北都東充之城樓四週純用甃甃外向一面開闢竇便矢石下擊竇間如睥睨編若方罫警舍千堞各居其所火何能及于是爲之物土方度丈數揣高卑厚薄而差算其徒庸財糗計無慮千金爰募匠石之習者率埏埴之費于陶冶舍取甃甃三層鱗次之旅楹林立于中央甃垣監護于外不見木

端宋腐侏儒懸榜壁帶鋪首梁井無不度者高
三丈有咫環三十丈何君奏記兩臺一一如熊
子指甫六閱月報成萬秋青綺金牙鴻都之勝
庶幾仿佛焉而馮馮屹屹扈扈實實瓊瓌璘璘
松岑崑崙豈直備而不陋抑可建威銷萌闕伯
無虞又其餘矣夫非當事諸公之厚庇我江省
乎哉夫城者盛也非高堅不足以盛民何也有
司避選事名而胥史稽故塗附粉飾歲率國人
而城營費填漏卮耳民其何觀昔華元爲植米
睥目丹漆之罪于罕巡功分澤門黔皙之謗諸
公明而熟于計繁民力是愛毋暇愛胥史故費
省而功鉅也迺長老猶鰓鰓却顧曰承平旣久
向者小有野營一虞侯之力能制之今歲惡人
貪大江以北雲旆麻沸豫章四境亦微有出入
與非常綬纓干振者率文弱迂緩試思僞漢來
侵餘皇大牙高與城埒朱文正鄧愈堅晉陽之
板張子明徇解揚之節敵八十日環而攻之而
不勝去彭蠡乃殖委土可以爲師保母忘憲

也厥後又有狂王若渚戍者闢出兵攻皖王文
成建中軍之鼓以壓斯門守者倒戈開入去逆
効順狂王返棹隨禽則又衆心之所成賊豈高
堅之以哉夫僞漢時憂在外狂王時憂在內今
安得鷹揚虎視之材塞盪其間而措省會于磐
石十三郡皆泰山而四維之耶當事諸公俱卓
然有萬里之望之此爲時矣夫司空不視塗
道無列樹史傳所譏而城郭溝洫重爲國之班
事其當三王之世乎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險之時用大矣哉於戲肯堂肯構周書紀之式
勤于誥城謝城齊詩人歌之乃列于雅是役也
卿士庶人僉謀惟協堅茨丹艘願與諸賢求圖
于無窮以此門爲嚆矢而七門行且遵功今漸
次完繕樓櫓煥然爲金城湯池之固矣敬因其
考成而具記厥端委以告江人之蒙豐福于是
城者無忘諸大夫之勲力也

進賢縣新建文明門碑

文明門舊建於學官東偏道弁而隅不當山水朝宗歲丙辰姚江沈侯以南康令異等調吾邑從薦紳先生父老子弟之請直學官改闢焉高門旦開而明堂若冠泮水若帶三台若拱九曲若織鳳鶴之峰若翫耕之趨原田者每舞也旅之出涂巷者便便也斯士譽髦之朝夕賢宇者訢訢也道弗畢治美哉文明基之矣君子曰是邑必興侯舉廢脩墜之功於是爲大小人曰新與舊而武不百焉仍舊貫如之何熊子曰是未覩於風氣之大全人文之關紐也蓋吾邑形勝麻櫛作鎮揭以高宗

文通有書

文通有書

六元

綠雪樓

之南而蜿蜒者雲霞蔚蕩水之東而蜿蜒者蛟龍噴薄而皆大會於邑一鍾美政事堂臨面京從山秀也則水合其後一鍾美學官坐收東汝之注則山水俱合其前半壁中央曲江映帶自然之形理也邑先是未有城學宮所對如天繪於時公座鼎盛影組雲臺者有摩後卽第者頃皆不無微遜前美且城之七門皆不當朝宗年來市廛鮮蓋藏邑屋鮮甲宅而闔閭之煥於閭伯者十三田疇之之艸於實沈者十三今日之文明寧有官希賴乃通邑之正門也舊建之址其涂弁其位隅其山水反走改作之美獨君子受乎哉蓋倡而視而不

文通有書

文通有書

子

綠雪樓

如審曲以宅中規小而垂方不如面勢而經大天之道也太乙當紫宮之戶也端門正三光之庭也藩國匡天市之樓也斯其燦然者矣是故星辰爲天文而不明於雲霧山川爲地文而不明於蓁莽精粹爲人文而不明於蔽陷斯門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小人難於慮始而易與樂成彼接足而朝夕近市者披三條經九軌耳目曠其一新孰不喁喁欣富教之有象乎所爲可使由而不可使知者也乃君子之至於斯觀重門之洞開瞻官墻之儼翼於以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不啻披雲霧而觀天廓蓁莽而矚地精粹之所鬱發詎止於離合湖明之兆而已耶若夫冠裳聚止承筐是將作賦登高齋南肄雅瞰陽谷而熊嵐香嶺層雲盈胸睨玄圃而飛狐漸石蒸霞照席洞陽之藪龍岐之澤又魚龍之所吟嘯而日月之所沐浴也憑闌舒嘯廓然有萬里之思當斯之時不啻吞雲夢八九而直凌霄漢之上矣其爲文明豈不亦大哉門之制聚土爲閣環石爲甬構木爲閣堦埴爲睥睨舉以法直學官榜曰甲秀樓而高美厚倍則侯之新匠也功成于丁巳九月廩可六百金皆侯斥金矢不入民固由之而不知者也侯諱景初號日倪癸丑進士浙江餘姚人

龍華寶塔碑

國家經制寓縣規方千里中爲一大都會江以西則就古豫章洪州今南昌郡治建百雉之城視重控領十三郡人文財賦若川原之仰浦焉鍾美豐物於是乎在其地防自東南句閭四向朱鳥之味章貢建旌自南而西回抱玄武之尻凡當江中有洲焉長可百里從下撐距而上其喙之銳直抵章貢爰分爲東西湖而滙澤於彭蠡凡上流三墩九洲若漢中龜鑿至此悉鏤鑰提開焉蓋大地之完氣也余行天下風土善處靡不於下關置琳宮梵殿輪奐與堂與屏除之次華嶺閱整鬼神而護之離立以爲井邑蔽汪是土也青鳥五行家所論形勢控壓宜立宰塔波夫積高乃神明之隕地道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固也先是左司馬萬兩溪先生肇舉之大學士張洪陽先生暨劉大將軍鍾再舉之業俱待而畚揭除壇場儲物用土庸計廣袤厚薄之叙矣然洲體純沙穿不及似水融融出沙體益

東華街書

碑文

二

會應草

弱不任載因再舉而再輟僅移其物用土庸創高閣胤宇署曰江天可以觀矣久之財植輒甌不能無蔽而竹樹翳蒼愛蔽閣中之景不宣士大夫鰓鰓爲通國計文明之運大學士劉是庵先生謀之少宰姜燕及先生輩具令學官弟子上書中丞臺廣陵石帆解公于時處中丞臺吳興昭度潘公尚以方伯視分巡水利道事合措鉤矢之奇羨者可二千金南昌李廣陵嘉錫李公南昌令崑山松石何公以賢良贊之舉者仍舊法穿沙爲基亦不及似見水復輟矣兩中丞業已率費擬爲地方造搏掄之功真如帝釋舉手挿一莖草又如給孤長者布金施地俾水土演和作文運淵耀光明之氣盛心哉可竟虛耶會余解綬歸里杜不能門偶常羊龍沙浮船出河以濟問所謂江天閣勝處老僧指在灌莽叢薄中且語及建塔曲折余低回揆測私念沙附土生同稟坤厚之性豈不任載昔爲令西浙備兵東治曾兩作塔而作法兩不同迄今爲堅牢

之正行書

碑文

三

會應草

界則同稍稍得其要領會潘公折簡見及偶一
布復遂白解公竟成之品端見委董厥事而貯
金於質庫以便鳩集乃爲臺像蓮萼舒葩前銳
後廣高容大扁五個三方各十筵夾巨石以壓
灰呢之舊栗不進繡石爲欄三十丈周遭遮護
而虛其中以基塔戒匠石勿穿沙面而縱橫設
版其木用楠松之巨者中心填以鐵柱重二千
觔用壺涿氏之法取牡牾以象齒午貫填柱上
用厭水怪隨琢丈二巨石百條句圍設版上如
盤皆累犬牙確灰泥沙和合呢其罅盤高於臺
一俟水地以縣置桌以縣砥以景爲規彷彿考工
記爲防之法廣與崇方其網三分去一夫廣與
崇方則不領高外網內弁則骨直以立所謂
衆不飽崩凝不散越者也石盤而上取陶人埏
埴厚倍者亦層累犬牙呢以自盛爲七磚盤磚
盤而上取冶氏之鑄爲七鐵盤重五千觔周遭
角端維以鐵索鐵欲孰於火而無燂無瀝漆其
鐵之斗也者以爲受霜露也瓦其盤之簷阿也

者以爲蔽風雨也塗以丹青炫然朱湛也縣以
磚甃然鈴鈴有聲也去地十二丈環盤而筭之
亦十二丈上下微有等衰正合廣與崇方其網
三分去一之法是役也其不拔之建也乎哉後
構宮以棲佛爲
至尊祝釐衆生延祐署曰青蓮住中爲觀臺署
曰名山護國取西竺氏榮享之文署塔曰龍華
寶塔適是春禮官甲科吉郡臚句傳第一秋廷
推南郡復有爰立作相者乃九江郡武甲復第
文直行書
文卷一
七四
會應草
一爲之兆矣億寧百神和柔萬民今河之衍翳
焉若有輝者卽靈氣之所動薄可謂無益之作
耶或曰浮屠氏言阿育王令四天下鬼神同日
造八萬四千窣堵波方士言黃帝時五城十二
樓語旣無稽而漢史盛言神明通天栢梁銅柱
承露仙人掌之屬用幾世主之驕汰不爲正訓
此之作也寧有所取則耶熊子曰取則於天之
道大禹之蹟也天官書西宮咸池水中有三柱
柱不具兵起禹鑿龍門排伊闕東下砥柱於河

中嗚乎人事武象垂之地事文禹敷之天與聖
人顯然以文武徵象教爲下土萬世作則其則
不遠吾甫取之而已矣自此被帶崗阜跨據沱
汜左引右攬挈山川而經緯之徵效至上無伏
陰下無散陽水無沉氣火無災燁天之所支豈
繫人力是爲歌功者能不歸功於兩中丞舉念
彈指乃諸大樓臺儼具哉經始於崇禎乙亥丁
丑觀成是可不以無銘銘曰鑠神功兮儼三丘
驅蛟龍兮方遠遊河公仁兮激潺湲奉宿莽兮

文直行書

文卷一

七五

會應草

柱中洲參日景兮考辰極面鵠汁兮負牽牛宮
文昌兮戴筐斗擁沙星兮羅庫樓福祿來兮固
磐石吾山平兮吾水流遠如期萬歲千秋

鞋山建塔始事碑

江以右章貢汝信諸水東匯澤爲彭蠡汪洋濬
渫容蓄可三百里際星子湖口兩邑界則山岸
欽束句圍如玦鞋山峙其中昔砥柱之屹龍門
蓋地形關籥鴻濛胚渾以來大造之所殺設十
三郡風氣所共鍾也舊有佛塔七級卓其巔而
高止五丈從下望直擬立錐湖江淼渺殊屬視
陋且歲久震于風雨敝壞歆落如禿筆缺折非
所以張文武而示國邑之息也士大夫聚族謀
完繕積有年所會丙子省城建龍華寶塔功甫
竣丁丑吉水劉晉卿卽占鼎元蓋一百八年前
羅念菴先生以來得未曾有司李愼三胡公嘗
登匡廬眺鞋山如龜鼈星之居漢中又如長沙
子之點風車有意鳴僦式增其廓似續龍華適
晉卿過里遂爲四六文用勸施布胡公約劑于
十三郡司李暨守宰諸公各各薄有所率大畧
可得六七百金屬不佞叨遇董厥事不佞片向
龍華所羨更行捐助共千金可就革舊鼎新高

文直行書

文卷一

三

油雲草

擬加一倍有奇。回爲六向。厥人亦擬加一倍。
有奇。卷匡廬。縹緲于雲霞。蟲澤沃蕩乎曰。日。故
塔未免低小。視陋天人之事。恒象象者。景少表
也。景者氣之滋也。氣者精之聚也。二儀成物而
聚於高。高高下下。鍾美以豐物。輔相裁成之功。
古聖賢有執事在士君子。既已冠圓冠而履句
履。則天時地形之搏挽。安能委諸度外哉。況此
地爲

高皇帝開

文直行書

卷一

曲雲草

天時鑒戰屢忠勇。効力川嶽。効靈今承平之久。
蔚然文明。諸公爲通國計。淵耀鴻嘉。垂之永遠。
豈得漫漫承始事。不深筭而力圖之乎。敬書此
爲端告同志。俟異時功成。券合焉。

鞋山建塔成事碑

今歲干在昭陽。支在鳥湖。風車之次。日昃。文太
室是爲填星之廟。月紀嘉平三老。督共工者。白
東滙澤。乘晨鳧裝匠石。歸報成事。曰。邀天之福。
席地之靈。鞋山之凌雲寶塔。告竣矣。熊子迺肅
容。東北嚮。再拜。効竺乾氏頌言。爲國人賀。曰。法
鴈雙鸞。跌鎮蓮花之趾。天龍合部。珠騰貝葉之
編。寶地重開。金篋再照。阿蘭砌玉。上等色天。空
堵薨雲。旁連仙界。善事哉三老。曰。云何。曰。在禮
水土演而民用。是山之靈。爽其所鍾。值于人不
爲聖解。爲義學。則爲當世佐王具五行家所論。
形勝控臨。魁陵被帶。地脉結聚。奇咳出焉。實干
十三郡井邑。有繫阿育王之說。猶幻也是役也。
自劉晉卿翰撰開其端。胡慎三司李贊其決。約
測守宰諸公。釀費僅四百金。倍之爲八百。則余
與司李唱無緣。慈行不捨壇斤。龍華之美。開方
便門。爲之再須。僧寮佛殿之飾。垂千金可。就矣。
或曰。何用約而功鉅也。曰。故塔之磚石。可當三

文直行書

卷一

七

曲雲草

百金而甃以畫井與棋之法不用魚鱗櫛比磚
可省十六其爛曼奇零皆可拘錄拱植于其中
而灌以盪灰久之良礎礪砢枚枚伋伋矣三老
乃詳陳其製曰當山之喙盤盪爲基踰匝六方
闔以尺計尺七十有二基上七層巒岷帶寬高
以丈計丈一十有二自趾至巔豐約等喪合考
工記三分網一之法紼獵樞僂爲七簷恐風雨
淫之不以木而以石石之軫栗而綠者爲拱楠
平夷而青者爲駢板俱峭嶒有廉隅合尖之上
復累七盤以鐵琴僂之絲攀堅石漆塗其鏤通
身飾以彤朱萑萑爛汗望之若彩筆下青雲焉
掛鈴十二以揚嘽嘽鉦鉦有聲塔下風帆彌亘
與天不盡湖蕩沃其中江環流其外洸濠沆養
匡廬五老之勝在眉睫中林郭峻崎川漢湘沅
滔滔乎邇三澨大別過南郢而攬七澤章貢斯
汝發鄴袁吉之源又活活乎匯柴桑而挾九江
演漾顛漾交輸摩谿此塔不啻柱星之壓咸池
墜旗之標東井也其出靈氣見光景發流祥異

豐尋常咫尺之觀可差等耶熊子復肅容東北
嚮再拜効竺乾氏頌言爲國人賀曰經文東譯
丹鷲所以開緣舍利西來赤鳥因之建刹宮宏
初利地敞竹林水月空茫螭扶鼎巖煙雲聚散
龍吐呆恩勝舉哉三老曰猶有異焉屬以秋秋
積霖陰潦閱月滂沲墊隕所在而然獨造塔處
日曜長懸爰斯震臂于百仞之高捷若騰猿易
同運掌其鬼神而呵護之不然舊歲止基臺二
層今歲居幾何時七層乃從地湧出哉熊子于
是衍漢儒頌言曰天出苞兮地吐符岳修貢兮
川效禎庶徵序今日月理太極運今元氣轉兆
足以興矣夫爲高必因丘陵覆簣進由吾往則
又吾孔孟之言也豈規規竺乾之是云吾嘗泊
舟星渚仰登廬山之太乙峯天池寺噓吸江湖
精氣浩然意在參寥間次宿大姑之塘卽今塔
所拈攬開發遐闊無倪盖三十年前事不圖今
日會見構雲興畫拱巖空飛繡松磻寶戶法座
建長標之至於斯也敬役于墨客卿爲之銘銘

曰天建豫章式宅南鄉控荆引粵宛在中央
三列郡貢汝滂洋經絡午貫番君谷王和丘東
北江漢湯湯靈峯句履柱石龍昂浮圖鼎建斗
魁戴筐柴虎岳勢泛激波光帝釋插草大佛選
場宰官摩路各輸寶藏勝業成就幡花迦颺叢
生忍草秀發慈篁鏤茲瑱石佛土金剛盤級峭
聳鈴鐺琳瑯榮光斐尾長發其祥五穀垂穎多
士思皇庇民護國自天降康於萬斯歲山高水
長

文直行書

文卷一

八

文德堂

南京重展標營碑

國朝經制自永樂建都北平于垂象直九子之神
官天策焯焯矣而南都為洪武龍興重地直斗建
斗為廟建星者旗也先是以監國留守比其後用
內外貴勲為守備而以兵部尚書特賜璽書為案
贊機務班序百寮之首一切戰守機宜俱視操斷
蓋其重乎南都諸營有大小教場神機巡邏新江
池浦各設提督崇崇崇崇無他越盡崇贊屬也說
者謂泛而不親萬曆間諺言行壽餘姚孫公鑲為
文直行書
標營碑一
八二
文德堂
然贊始設標營精信而親他營無敢望然營隅置
干城東南不甚寬厥熊子以崇禎壬午夏特起田
間受斯任乃選招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若而人
益入標又加新標中標合眾講肄建肥胡文星之
渠張大屈之弓挾申孫之矢勒赭羅之騎習雷風
之礮肩摩矣于是後購金吾衛曠地三之一左購
居民屋四之一移漢壽亭侯祠為冢土暨閱臺斥
地而囿之次舍連比庫廩備設盤基方廣步騎縱
橫演左孟右孟前茅後勁烏蛇握機恣所為驅馳

無枳無趾靡五百金而報成事焉夫國之大事在
武爲榭以講之故古有宣榭爲臺以臨之故古有
雲臺祗服力人能羅不二心之羣朝于斯夕于斯
疏旆連騎敦陳整旅居其中以馭重而後威建萌
銷他營無敢望者望斯營之兵以爲標斯營之兵
人人以崇贊爲親已彈壓他營莫敢差池豈爲無
益之作哉

文直行書 文選卷之二

明官保尚書壇石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華日樓記

余既構堂於京山之阿丘堂後爲寢左右介之兩榮爲翼室古謂之夾脩廣皆視堂背市枕天倉旱車面沙池之水旁羅所指則天駟明堂之中也斷楠不斲椽櫨榱構無丹鏤之美無髹漆之塗但闢屏介然垣翰翼然房廡靚肅以別內外堂可揖賓室中居者攸寧耳鄉也度置圖籍於青玉之堂松桂數株蒼緇蔭蔚昨昔坐息吟讀屬以長子孫延塾師其中油細紛素方冊簡牘雜度恐少小者觀傳而遷業爰於序之東北偏復構堂五楹後爲樓脩廣亦視堂而半倍其高左右庾有樓如夾夾外結焚栽爲閣僅髹黑其楹閣之窗扇塗以彤朱取所積經傳子史甲乙列架之坐息吟讀而肆所爲文猶外寢也廼疎達以翹舉務顯正不爲薄蔽延板二層伏夏炎曠蘊隆之氣不亵侵閒燕無所嬰濡墨役筆

不至揮汗用以爲適也華日者何緣樓階於堂而上蓋且向朱鳥之味樓上之壁帶觚櫺未春分既秋分自行赤道南陽曦之光華無日不照被也樓偏之閣字之以樹青槐植蔭取庇焉瞰沙池列栽檉柳芙蓉而紅蕖的皪水上蒲也葉駢田逆風聞薰宰堵波七級當鶉尾壽星之際於卦爲巽五行青鳥家稱爲得位亦偶合之時課孫子輩閣上取景於眼取象於神乎寒素門風不能飛陛長翼虹顏岑青檐負陽虬柯承陰馬第琴書雅潔背市遠囂聒臨池見漾潯皮置圖籍免蒸沍蠹蝕浸潭菰蔕蔕冬近日而煥夏遠日而涼且於揖賓之堂攸居之室布武不數十焉出王爲便則弛張於蚤暮之動息豐約於崇庠之差次與顯於隈閭之寒暄從容於俯仰之安適合於古人燕居之義高不過蔽風雨大不過容宴豆豈爲華者哉獨陽曦之馭經天光采嘗新雲霞朝夕隨以絢爛吾收之爲文章五色之觀矣

南京諸營記

國初京軍百萬 高皇帝展京城西北金川儀鳳
一帶欲以居軍東南居民軍饌皆取于屯田故曰
養軍百萬不靡民間一錢此開天草昧之初戰爭
甫息衣食滋殖俗儉而生齒未蕃宜其爾爾永樂
北征諸軍皆隨從三踐漠庭居守北平宿南京者
存而稀矣不及二十萬歷朝或十二萬十萬不等
糜南糧百萬崇禎七年會題以八萬爲額皇城四
門監局匠役京城內外門孝陵守衛運軍旗甲貢
文庫行書 文德堂
船小甲倉場斗級老幼優養五十一衛印屯皆在
其中操軍僅四萬而已惟水陸營五千爲兵向皆
烏傷東陽力人今以長子孫亦化爲南京人氣槩
柔美矣萬曆中叅贊孫公鑛營于妖言設標營挑
選軍之矯捷者充伍差堪觀然亦未經授甲大教
場五千五百小教場五千五百新江營九千巡邏
營三千神機營二千爲舊額近時增出神威三千
振武二千專爲護陵增出新標二千專爲建威水
標一千專爲守江約略皆在八萬中承平日久不

過壯儀衛供差使內外守備叅贊提督操江非不
日討軍實而訓定之及詰其可資征勦否直應曰
不能但畫守郊圻而已熊子以壬午至值流寇亂
兵爲震議欲增兵計曹執議不可爰詰軍弊軍之
父故者子頂各衙門非用十六金不能支糧于是
轉相窩賣兵部之職方司戶部之察糧廳官胥以
此爲市價二十金寄糧買頂歲亡慮二千餘人熊
子履任後立一長單事故簿單以稽存簿以稽亡
不許各衙門零星發操一歲約得軍缺三千五百
文庫行書 文德堂
人因以其缺餽召募奇力鼎士標營八百人立中
標營一千二百人新標營增四百人合二千四百
人皆手劈張足蹶張戴胄披甲負矢五十筒又使
之肄西洋大砲一發聲如雷風值有警諸兵俱踴
躍爭先今春擊亂兵于蕪關追襲繁昌有禽獸皆
此曹決命爭先擬欲得全數一萬已經題請果也
虎豹有在山之勢矣水戰久不講新江營操江諸
營舟半沉于波底存者如敝屣腐瓠于守兼工部
爲新造一百艘諸水師中僅水標營三十艘可備

緩急是區區者足特乎爰採嘉靖年募海上沙船
舊議發銀牌花紅千餘金爲購東海義氣之士或
滿資或効勤不三月而駢帆至止一百二十艘風
上下如飛不論順逆衆二千皆鮭鰈之民貫于航
扶桑之津踰龜鼉之梁者意欲練此習流三千以
備赤壁牛渚之塵見在題請果也何異伏波下瀨
哉而蒙恩回籍候用之命下矣諸海師來者見予
歸大失望予勞慰再三且爲首事題銜秋帆西掛
逆者千里從雲俱絮絮泣下予笑曰此鮫人淚也
文直行書
當落與珠滿船矣古語爲豚魚可孚況于有血氣
者哉未竟之壽端以俟後之君子

南昌府復澹臺祠記

彭太守名期生別號
觀民丙辰進士

仲尼之徒受業身通經學者七十有七人澹臺子
羽以修行著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大夫之堂南
遊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
史書所稱澹臺子羽居楚又吳中有澹臺湖豫章
郡有澹臺門而祠墓復往往見表雖原委不可考
要以徵古訓今勸學講義洽聞興禮以視四方使
公卿大夫士履無徑之途矜不至之節斌斌多文
學之風豈不亦善哉吾郡澹臺祠扞於四明太蒙
文直行書
主公王公自太守督學至中丞官此地二十年無
改其素置斯祠于西湖之十郡學之前郡大夫士
講肄其間舉蓋有年忽天啓末有大璫如曹節王
甫考擅國盡誅竄骨鯁魁壘之臣布其曹耦於中
外畏天下議已厲黨錮僞學兩禁斥賣郡國書院
助水衡錢而澹臺祠乃在賣中業遷主售若干金
輸將作廢亦有年矣且欲撤周濂溪祠爲大璫尸
祝之堂幸太守就李彭公觀民來此初一年璫勢
政赫一二輕儇子弟逢貴人意指急欲剽金考工

太守多方寬緩之每課士必標示義命而出癰疽瘡環諸題目以見意得不速就恭逢 今天子握中正以臨四極昭至德開大明殛姦克厲風教特旨復江右周澹諸祠而太守業先具奉餞如斥賣者數以償買者羣大夫士奉子羽氏之主歸故祠素觚木豆無改其度諸大夫士訴訴于敬業樂羣道禮風樂太守之功于是爲大會熊子成夜即蒙恩賜環遂詮次父老之所譚述而爲之記曰六經之所以爲治天建之也三代之長道鄉里有教焚文直行書 文卷二 清玉堂 澹臺記二 詩書坑儒士獨李斯趙高爲之耳漢興重太常博士之選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高第或以爲郎而其季葉之黨錮又何其苛暴耶清論出自庠序當吾世獨無太學生從陳蕃竇武者乎微太守砥柱其間士風幾爲一二輕儇所壞矣僞學榜禁業爲有宋萬世之羞 二祖監殷立軌或親幸國子監或纂修性理大全明乎以六經爲未亂之治彼詆訛孔子之徒奉刀鋸餘以取富貴而甘頌漢王莽之功德作唐藩鎮之義養君臣父子之間有

二本矣是豈不可爲寒心哉則茲祠之復也復而不俟終日也太守真善承 新天子作人之徽懿而主持風教之極思也哉或曰學之不講爲聖人憂乃講者又屢召僞學之目而激成黨錮之禍是必遵何道而後可熊子曰惟孔也能誨互鄉之子惟孟也能容從者之廢今危坐秉鐸者開不拒之門勢必牛驥曹聚而虛標性命有口皆可剽竊何若實証之于經術以明天人分際古今治亂河渠律歷之考邊海鹽鐵之官日計六藝分曹程課又文直行書 文卷二 清玉堂 澹臺記三 期文章爾雅雅訓辭深厚而要歸于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言行不叛所師者爲講學實際能與不能自有資材彼市井之徒有望門而反走耳若子羽氏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大夫之堂即學者當前之標準矣而太守持二千石之法謹察其可否一如漢太常博士茂選遺意行見自此以來群大夫士沉涵理道矜尚節樞而斌斌嚮文學以視四方壹稟於豫章先正之風迺無負 今天子復澹臺祠之意哉

簞溪書院記

同文之 朝本六經語治天下兩都辟離暨郡國
泰素王如郊天禘祖於戲盛矣澤宮之外徒取素臣之
義祠理學諸賢所在書院如基時而兩浙尤盛蓋自姚
江倡學以來豪傑何風茲多於是即如長城無腴獨非
崇詩書好禮樂之國哉邑故有講德書院在城西南隅
已爲荒鞠多年而學士因循頗有倚席之訖不佞明遇
甫至見之愀然謂薦紳先生博士弟子員禮有其舉矣
敢廢也是之不復而使矜佩之徒爰集無所興起無地
夫安用君子學道爲則與薦紳先生博士弟子員謀所
以舉聳者相度經營各有次緒繁結構而省徵役如期
而成不愆于素復之於簞溪之上因以簞溪命名志地
也中爲澤堂其傍翼以精舍最後爲論道講書處屬諸
茂才異等通一藝以上者肄業及之左爲松水社薦紳
先生脩稊處也景光映發比之山陰磅礴蜿蜒多所鍾
美諸政觀易聽於更新之會者靡不喁喁競奮謂千載
一時矣日月省試期之中程所具既稟蓋資庠帑之
市田百畝爲之事在丁秘書記中明遇不佞即未就
經術飾吏治亦不量于簿書之餘時致高足若而人
經問難角材程能敬業樂群互相推第爰寢尋于姚江

之門而折衷于孔子要以尊實損華疏穢鎮浮相與
讓規矩之內則無論他一切彌文即如古良令之所躬
導素木瓠葉以爲俎豆桑弧蓬矢以射先首猶之潮上
棘門戲耳寧足爲諸士先諸士生於潮亦習聞胡瑗所
爲教授者遺法彼其模楷作人所重固自有在况我
國家道化旁洽文軌大同詩書禮樂之所式靈兩浙尤
盛其豪傑爲世運興會百倍瑗時天目茗水之間鄒魯
之風在焉長城無腴所爲兆足以行者惟是固知書院
之復所關不淺已時至事起不佞明遇適逢其盛遂不
覺肅容而嘆曰六經之道同歸萬物之理皆備聖門四
科各隨其才器之近而要離于孔子求志達道時騁
要宿惟人所造又何必以意穿鑿標取名目而藉口曰
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諸士其無負今日復書院之意哉

北山鼎新宗祠記

記曰厥初生人莫不有所自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禮大饗尚玄尊俎上腥魚先大羹貴本而親用也史稱黃帝封萬國神靈之系七千故古之得姓者別子爲宗然世載悠藐如青陽夷鼓之受氏僅見于國語以後惟四嶽十六族史不絕書他則若存若亡焉蓋古者質其源之所分一姓而別爲數族殆不可知若吾熊固重黎氏之後也爲高辛火正以淳耀停

文庫行書

文卷二

油雲草

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夫成天地之功必章其子孫俾有蕃育之祚太史公曰重黎業之吳回接之鬻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竇作楚世家四十餘王之名字皆弁以熊公族則別焉昭氏屈氏景氏遷氏闕氏班氏莊氏若敖氏則吾能爲神靈之系正史可信矣秦漢之際遺胤散處荆揚遂茲江湖間屢經兵燹亂離不能紀其世卽在南昌地望不下隴西諸李清河范陽崔盧以世之難紀故但稱宗以別

于異姓不敢齒昭穆者懼本之先後倒置也惟宋淳熙間竹林開公同子元昌公元政公元榮公徙北山居屋丘墓譜系井然如碁置珠聯蓋嘗有合食之堂矣夫敬其祖因以追祀其始出之祖以覺報也與國之郊禘並重舊祠逼處東偏榮序門廡尚如里室之所命次民其何觀神將焉仙夫族之衍澤非先德覆露者深豈有天祿哉遇敢不引爲已任爰左右相度面勢宅中卜近祖地閒厥處量廣運飭置基堤下沙建坊

文庫行書

文卷二

十二

油雲草

表作闕堂列儀門旅楹有覺斲榑母簪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合土木匠石址直無慮五百金不以累宗人舊祠仍易爲居屋以巳卯夏中啓宇秋中落成而坊表書開公支下徵聘封贈甲第蔭貢用以見丕奕彌邵爲宅之章亦旣斐然庶幾從卿大夫翼室臺榭三廟二壇之禮矣鄉也遇嘗指毋錢貫貸宗老輸河課子錢遞生可當經費之半宗老有勩焉暨丁丑吾子人霖第坊金百兩再斥租羨如干事全舉矣適人霖

又分義烏俸金如千付宗老修息買贍族義田
漸爾成章蓋十倫九族八行五典待其人而後
行惠邀靈庇于先公先大夫俾賢達繩繩蜡廬
獻春籩豆脯醢于是乎潔羊饋魚菽于是乎恭
班序顛毛于是乎敬署行尚顯于是乎虔歌詩
妥侑于是乎和讀法訓達于是乎戒則祖宗長
享盛德之祀子姓永保不墜之姓書稱敦睦詩
咏敦華何以加焉蓋吾里北山土氣所占渾雄
漾潏秀靈清遠川澤迤邐以導其化陂唐汙庫
以鍾其美受豐福饗勲力攝提五括發祥流光
遂古神明之守實式憑之吾宗大小疏戚非行
德焉能承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
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純
禮之善物也說在左氏之傳矣尚其戶誦斯言
哉

文獻行傳

文卷二

志

油雲莊

開禧車湖記

江右會城爲古豫章郡有湖在城中章貢流其
西因名東湖漢以來未之或改也地脉句已三
處羅湖水句已一處沃若驪龍蟠領下之珠途
稱形勝云沿湖回遠不得不絕湖爲徑徑必有
津以導沉油勢也乃市地湫隘民聚殷蕃積漸
填闕結構其上徑而衢津而雷矣一湖而股分
爲三矣久之湖身滋高又不得不開于城下之
津閘之長者曰初建閘時水深洶輒敗城疑有
蛟蜃窟宅其中爰取城隍廟內四金人同四活
宅囚築之勢乃定而津傍所祠斗門神者此也
距公又若而年填闕結構寢尋不可問湖身益
高湖之窳窳益小猶人身喉注臟腑之官扞格
不通惡得無病于是士大夫虞文運市井虞火
苗虞疾疫當事動色數四號令操畚鍤從事奈
沮淖瀾漫逼近街巷無壩地一石泥五斗水淫
潦不可掬澄澱擔負出城與穀同價置之湖干
天雨復歸于湖父老私憂之不知所出匪朝夕

文獻行傳

文卷二

志

會應華

矣適萬曆己未無爲寰同太公萬春以名御史
出爲是邦分巡水利使者與熊子明遇暨劉司
空去非王太僕仲緝皆同榜奮然開徑下之三
津採石各爲洞橋如垂虹駕月之狀棹鷁往來
太平有象于時卽占爰立昂甲之兆而林下盡
起一何快也居無何有老謀長慮之君子恐流
弊爲漸臺鴈沼之觀會始議者俱薄遊四方竟
扼津而柴柵其中央凡值天啓甲乙間禍不可
言又有言橋雖斗峻枳鬱負者之足釀金墮之
橋如劫堂置於津復爲雷矣崇禎壬申熊子歸
自睢鳩之署巖居川觀戒聞戶外事國中頗眷
眷多故鬱攸更憐父老復歸咎湖壅所致癸酉
東萊御史新冢王公按部是邦爲姜官詹居之
之門人奉宮詹意捐濬湖金五百兩行水利道
昭度潘公屬郡司理嘉錫李公執開塞之牛耳
沿湖剔其填闕之壤邊幅稍廓而湖中沮淖亦
躊躇于畚鍤之難施復有議開城下之閘引小
河船漕轉食貨入城中者屬李公必行李公明

而憫于計熟視閘下有金人心口自語曰果也
如城何且河低湖高一啓閘則無湖又安所問
漕轉因枉熊子之華門而下詢焉熊子曰使君
語良然抑知閘外有閘乎外閘所以扞夏漲之
羨入內閘所以砥冬涸之斗出盍量灑外隍俾
湖水繇城北之峴子湖值夏漲第堅閉外閘內
水曲折東泄距章門五十里而還法當低一尺
可無虞潦三橋之墮人心積不能平盍循朱公
已事復其垂虹駕月之舊俾無底滯乖隔之憂
可乎李公曰可哉大學士劉季晦先生亦贊其
決遂分屬鳩集之事于南新二邑宰松石何公
坤儀卜公不三月外隍鐫廣內水通行無所累
而湖之洪恩廣濟靈應三橋煥然神明頓還舊
觀矣其橋之踰視舊倍延君子履小人視並稱
有夷之行也計三橋之費可一百五十金灑外
隍剔湖涓稱是鐫廣三橋之下可七十金尚有
一百三十金畀質庫貯爲通國山水利益之用
鄉也東萊直指王公之所布金鐫鏤無他靡而

後乃知李公之勤力民事綜覈水工其可師也
癸酉冬開橋甲戌大稔是春制科三十二人得
四十年來所未曾有且也火苗頓熄無俟禪龜
占禳父老踴躍走告熊子曰昇哉湖水之爲利
害如斯夫熊子曰固也火之強神曰關伯通則
無闕矣水之強神曰實沉虛則不沉矣遂古之
世伯禹爲司空隨山浚川奠安中夏重黎掌火
正以淳曜光照四海先聖人操氣毋搏掎陰陽
順天之道而無私焉久而天事而道者也後時
文直行書 卷二 論德 七
鄙儒小拘反以樗里青烏之言斷斷譚機祥不
幾于天而人事而術乎既人之術又烏能與天
爭道哉夫湖之天本開也繫人實塞之雖聖賢
復起必將以人事補天道裁成輔相俾水土演
而民用也今茲之役可謂無益之作耶吾將證
道于詩焉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大雅之所以贊
公劉也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小雅之所以懷召
伯也水土穀國之府事諸君子實勤力于是
邦也聿觀厥功之成豈不亦九德可歌哉乃作

歌曰湖寫河兮河公仁疏反壤兮悅吾人延道
治兮就水因柏冬日兮火德純駁龍起兮紛其
鱗舍毳載舟力平均地得寧兮功誰倫東湖開
灑沛哉神直指王公諱萬象別號新襄山東萊
州人乙丑進士水利潘公諱曾紘別號昭度浙
江烏程人丙辰進士司理李公諱嗣京別號嘉
錫直隸興化人戊辰進士邑宰南昌何公諱謙
別號松石直隸崑山人新建卜公諱象乾別號
坤儀直隸武進人俱辛未進士適是時潘公卽
文直行書 卷二 文直 十八 會應 學
建大中丞節撫南贛川諸公皆金馬雲臺之望
兆足以行矣府事之成功如此

新節菴記

節菴故鬼壇地熊子以三老議遷壇于西爲萃堵波于東築臺以

貢茶開院以廣學千載荒丘蔚爲名勝而是地當前門宜有所以新其萎蕪者爰謀諸秘書丁公語余曰子祠清惠于書院之右个所以風士大夫者善已吾邑猶多襄陽大堤之俗曷有以風之于是得節婦五強半未旌丁公別有記而姚孟周猶著熊子別有記劇之貞珉分豎二所一爲節菴一爲靡他堂掖以比丘子精舍數楹護其籬落朝夕口佛號如西方教磬嚮林間梵鳴松裏冷泠若玄鶴之唳清霜征鴈之吊秋昊過此而東登劉廐之堂能無西山喬木之思耶

遷漏澤園記

漏澤園舊址卽今之金蓮塔院也先是爲負郭上壤占於豪右晉江黃公清其籍而公之表曰義塚於時嘉隆之盛民鮮轉死公不過借孫叔敖寢丘之名與人爭奪耳善哉公之深于爲滄桑慮也居無何爲萬曆之戊巳盜喪連興溝中委瘠犴狴殘魂若哀五丈人之骸而京觀之幾成鬼窟矣枕縣治上游隔長貳官舍僅一城隍焉形家忌之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邑治蓋長令布生氣而行神明之政者也于是遷之於北三里許蜈山之陰繚以周垣築土室三楹居黃項貧民守之而封其故地爲多寶水雲之勝庶幾于竺乾氏所謂無漏之因云

重脩太公廟記

考爲壇以祭山川邦大夫春秋耀其俎豆牢具矣而雩之東里市櫛比約四五百炊火而聯爲一社社必有神曰社主東臯之社主曰太公不知其所自始民各自奉祠不領於邦大夫祝官其所謂神或前人之聰明強梁正直爽精不昧者歲時祭祀禱祈進醪而夏之孟仲間尤盛牲以歲特考鼓坐歌數日夜張優戲于衢坐社主之偶觀場下同社之人歛白金具牲各割肉歸遺婦子與飲金稱惟古有礫禳之禮及鄉人之儻今所作謂當夏之時陽氣或有所壅闕湫底特乃爲厲於時導迎宣暢振舒之如天官所云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未嘗不合於禮也況古者有國社有鄉邑之社或依栗栢或依粉榆各用其物土之所宜而覲巫是守若將曰是能禦災捍患而除其苛慝者然在昔有能知神之族氏及其至之日與所以享之故有九巫之日各以其族

爲之主鬼有所歸廼不爲厲神靈之休佑福兆祥史傳記之而重黎氏世序天地以淳耀四海俾民神不竇無機祥妖怪之震其所繇狹久矣茲所爲太公者兒童婦女皆習呼之而其居境安豫和靖不似他小鬼之神妄作變徵驚惑人卽如近日居民欲遷之寬廣地謀崇飾壯大其宇聚族以告於予予曰故廟雖湫隘神之舊憑也曷卜玆比卜玆果也如予指此亦安豫和靖之一端其世祀爲太公也宜哉今里市人採石爲坊于其門以陶人之埴埴甃之而除其堂之陋布武不數十焉容歲時進醴射牲燎楮而止聚會之夥願不妨旅拜于衢焉神之頌思庶里市之人消弭災沴而攝圉其上房舞雩之東世祠太公爲社主也豈不亦休乎

胡松菴先生祠堂記

新昌城之東門有祠焉榜其中楹曰致知堂胡夢說方伯構以祠其贈公松菴先生者也或曰先生以布衣贈通議大夫貴矣是其宜祠熊子曰非此之謂也今天下以子貴得官有加于通議數等者未見其祠亦有以子貴高貴棟隆隆然春秋耀登豆者祠矣又未見其宜祠獨松菴先生之祠出乎此過其門令人低徊動高山景行之思焉是何操哉華亭董宗伯今之鍾王書文直街書

其額曰理學正宗其自中丞臺臺御史暨學使郡守或揚清風或寫芳徽額不一而足大率不離董公書指若福清葉少師諸公所表傳誌蓋方之於餘于新會間秉懿好德說在蒸民之首章矣或曰傳誌松菴先生者不過曰守經義爲儒衣冠雍容蘊藉正襟危坐譚道開教斤斤於利義理欲之際如還拾遺之金拒冶客之挑鬻產以償漕脫裝以歸殊其跡亦脩士通人之常庸不可及乎熊子曰先生之所不可及正以其

常不以其異世道人心如江河之日下也緊造聰明似德之輩矜膽智爲權譎匿情求名炫一二高節奇行以欺世耳食之徒輒同舌而賢之然徐考其潛伏之疾孔炤在外鄉所爲同舌相賢者忽反唇誹笑此無他繇不真之襲取也真則必常常則能通乎倚伏窮通久暫之際如松菴先生真矣宜學士大夫與其里之愚夫婦至今思慕贊嘆之不能諉也熊子知夢說方伯深居官廉外非有高貴爲是祠不丹楹不刻楹不

磐椽前爲門中爲堂後爲寢用春秋以獻登豆如家祝奉禮廳則已矣蓋孝子紹庭上下出戶聞聲之地而異時私淑君子猶依然見玄亭綵帳之遺焉是豈可以無記哉

平溪衛重修漢壽亭侯諡壯繆關公廟記

漢興之初絳灌隨陸皆從高帝馬筆以遂功名而當時乃目絳灌無文隨陸無武自太史公世家太陳丞相列傳同樊鄴稍稍表見千世之下惟灌將軍有廟在豫章諸公英爽無聞焉若其季葉之漢壽亭侯諡壯繆關公自大都以及郡國邊塞蠻裔無不有廟自天子以及大夫士庶人兒童婦女無不拜其廟而肅祇之若凜凜生者大率欽公武節其淺者喜談公勇氣摧陷無前其深者曰秉燭達旦而已而公之精神正不盡于此也公降曹報孟德書曰明公布大義于天下而速取自樹非羽之所敢知若猶是漢也羽敢不臣漢哉敢拜嘉命之辱其辭曹書曰羽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曩所以不死欲得故主之音問耳今故主已在河北此心飛越神已先馳惟明公幸少矜之千里追隨當不計利害謀生死也子女玉帛之賄勒之寸丹他日幸以旗鼓相當退俟三舍意者亦如重耳之事秦繆者乎讀此二書其名義則孔融楊修之所以折

文直行書

文卷二

三

青玉堂

文直行書

文卷二

三

青玉堂

老瞞也瞞嘗曰死之日墓前署故漢征西將軍之碑足矣分香賣履呬嚅不敢問燼鼎是誰之故哉其文辭則左氏春秋華而不劇婉而不詘東漢以來范曄陳壽之所未有光武辭命孔明所與諸名士尺牘多似之絳灌隨陸之所不兼公兼之矣猶未也觀英雄者當觀之于軼軻折辱之時跡似委蛇立意則較然不欺需卦之險其道孚貞孚則光亨貞則吉而利涉君臣朋友之義兩全無害蓋肝膽與學問合并公固蚤聞道者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若跳盪摧陷之材呂布先之矣秉燭以別嫌鄉黨自好者能爲之豈必公耶公之威震華夏鎮在荊州此衛荊州之西鄙也是宜鼓歌讚拜血食公于洞達之衢廟前爲棹楔其中簷阿翬飛楹柱有覺悉朱漆塗土木刻塑爲騎將門外二石突兀隆起不繇徙置遇每過而式之落成之日爲是記稱帝稱王稱聖乃後世高山之仰而皆公之所不欲受也今故題曰漢壽亭侯諡壯繆關公廟備錄降曹辭曹二書俾覽觀者見公精神之所折衝也

北山表勝記

北山當鍾陵迤北本大澤鄉川汭徑復沿溪何
哉有所謂山者蓋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
川以導氣澤以鍾美每能產化嘉材夫固彭蠡
西南隅之平壤也凡諸平壤濱蠡者皆夷隰似
低灌莽蕩漾廓然而虛第用白圭堤捍之法障
外浸不入歲登宜稻歲不登一望蒼煙白葦而
已北山之壤雖平而岸迴鬱映樹龍菴蔽翳墟
里相接高下四修長薄羅絡坻阜蜿蜒浦潏交
東直行書卷二 集記 二 油雲草
輪淮集宣瀉豈區區魁陵夷陸陪阿煩壤所敢
望臨深爲高山所由名乎而支渠涇汜藪汚午
貫河壩多張味勢不能堤捍外浸然田半屬隆
阜亦無須堤捍也幅圓廣運徑以十餘里計圍
以三十里計而我朝二百七十年以來辟召入
館翰一人中禮官甲科十五人南宮鄉薦十二
人而旣家絃戶誦矣水草之涓戴茅蒲遊北杜
講展留登川禽以薪蒸可耕可牧可漁可樵可
讀豈非秀靈上隩哉其地脉由東南之雄風峯

而西衍柵山麻山麻山之近者爲邑洛復自麻
山而西南至琉崇泉嶺皆臨川境泉嶺東北行
至玉嶺而漸嶺之帳自上坊塋上竹林厚田
揚坊渡水矣爲白沙皆東北行潏然一巨浸焉
忽于北湖潏潏中崛起宋家山大可百畝地形
家所爲蛛絲馬跡也過水重蟠支幹是爲北山
則逆勢南行者十餘里如螭龍蜷蟠支幹自爲
藩衛東西南北比汝水溝之三陽神浦爲朝山
象隔水朱衣又振盡麻柵源來水二百里句已
東直行書卷二 集記 二 油雲草
襟帶洞陽浸其西日月湖盪其東人民皆營度
夷墮之塲而聚之爲居凌跨駢羅甲第鼎鼎輕
林茂木映蔚相承吾熊聚族當冠首諸著姓若
繡錯河環在外而包納滙渚在內處處可以浮
船羣木秀長婁安然其葉若苑蕩篠娟娟亦蕭
蕭其陰相傳有北山十景見于先達之詩予亦
有詠如青山古渡于平湖曲沱中突隆隆爲高
崗厥土赤墳登其巔四遠之丹崖碧浪可挹可
凭先王父大司志簡夫公家在青山之首焉家

後爲崗者三里訖我栽木棉麻藁之種而諸樊
祖冢當雷坊要谷竝稱吉土龍岐沙磧宛若遊
龍爲吳氏族居其上世所葬在涂婆崗稱雙魚
拜冢爲父子甲什之兆院春回身顧祖宋山當
龍之蟠旋昂準母夫人王安焉後沙壩積高爲
邏城登其上北望匡廬如垂雲康山南山几山
如點金岐李岐海岐如抹勝國時帥辛敬築臺
守望所謂清果嶺臺也前後左右幽煙細邈清
潭沉沉漾舟入村菰鳩鵲鳬鳬鴛鴦鵲接翼
翔嬉霜鶴晨警湘雁秋歸號其數千萬未已也
鶴山丹井傳爲施勇悟真人修煉處亦昂丘干
湖之中而梧山與卓嘴擁之若玦湖名大王塘
小王塘屬與顏家山際吾上世祖丘也視其兆
甚祥楓樹數株乃宋朝舊植山以伯顏子中隱
此得名汝河重遶在其北立干楨之司于龍頭
十景有龍山過艇卽此程埠更樓徐壽輝之亂
吾家伯幾先生及里人樊明仲團結義兵處寨
址猶存梵寺長松本梵葉寺樊氏盛時廢之爲

屋今屋亦廢僅數株龍鱗矯矯溜雨干霄而已
大抵地在八九兩都者龍勢多北蟠至吾家三
里後則南裊鍾美毓秀收山水氣局之正西偏
之劉家山爲吾曾祖冢師公廟爲御史大夫祖
冢稍西南則舒文節祖冢與吾家孝廉祖冢皆
相望而官橋草綠一景則密邇三陽碧萋萬頃
漱澗一帶丰茸蕪菁水陸通衢是御史大夫功
德也三橋鼎建卽在羅渡高楓病涉處闢縉野
涂沐之使無穢堤之使無濫康之使無坎瀕湖
之滙梁其出納之喙凡三所密緻堅仞爾爾孽
孽如虹飲水無梗行者子嚮也與樊中丞潘方
伯始議鳩偃語在津梁道路記中二公已不可
作暨斗湖之堤與北湖之橋當始終以河相之
餘任繕治作堅界有夷之行子孫保之豈目
前塗飾是爲夫口者王政水地戒潦甸人具徒
川虞視澤梁猷八視洫遂水師監決塞雨畢除
道火見期于司里藪有圃草曷有寓望皆周制
也生于斯者被八和食地德固宜隨分修六府

年五月

油雲

世所記

吾熊氏之祖宋以前自有名字載家乘而其昭穆之系不可推也丘隴亦不可槩見惟自竹林徙至此山昭穆可系存有三墓可表其一爲查山一爲院背俱負甲而向庚爲北山六族之祖一爲頽山負午而向子爲北山四族之祖視其兆俱甚祥語在各表記中廟前學賢公墓倚金腹水如鵝首之張其嚆焉召合形家法則爲吾翁上後族之祖最近則劉家山於居屋西偏平疇夷陸臨水開鉗自生爪角穴在剛中水中洲渚圓而聳者似印長而隋者似魚袋銳而有勢者似笏似旗而御史大夫祖壠爲關案逆收三河之水西山朝夕雲霞動盪氣所鍾毓甚貴則爲吾高祖正直公會祖丞直公父子合葬之兆負甲而向庚雖其旁窆累累可無論也贈司寇祖簡夫公塋青山乃先子司寇公所手卜于嘉靖癸亥襄事負癸而向丁河湖漫衍中崛起爲高壠裊而逆行開太窩穴在毳簷之下河流環

文庫行書

事記二

三

會應草

麓麓外度河有洲焉隆突而銳揮河中朝山三里外隔水而掛朱衣古有記載是所謂北山山表者窆其旁亦累累俱族人故壠今空羨處盡以金購之不令再窆祖母羅夫人暨先司寇舊並坐陶坊之柳庄二十餘年矣明遇以奉先夫人諱苦心講求葬旨始知柳庄大誤地脉麤壟穴上寬大土色疏惡隨於萬曆壬子買關外之鷺翎山改厝羅夫人買白峰之油崗原改厝先司寇兩地亦奇得之不費重購枚卜于形家法揆準高下斜度規表鵝翎山得土金掛角之兆來脉于平龍中墩阜相屬明堂拱揖如鳥喙外紫內寬特案時前無湏牽合負子而向午油崗則崎龍蹙曲而自衛起太陰金星本相中開水厝面太陽特案白峰爲貴人騎馬峙在午方龜蛇擁抱水口作後合襟石山土穴厝中土色瑱理具五色文四週之石光嫩如屹壁非繇轅合穴後鬼焉大金束氣而下今種松頗蕃鬱子孫百世所當護封殖者也負坤而向艮土之吉氣

文庫行書

事記二

三

會應草

當莖時蒸煖於草莖者采爲芝夫芝實乘木仁
德所及則生吾父居平寬然長者有度此其徵
耶先夫人王前一年辛亥莖龍岐宋山南來之
脉迤邐而西而比復而南悠遠延引作大金圈
格湖水瀾沱演曲抱者亦復作金圈河水四
週襟帶雙魚砥之而隆沙爲後郭穴底微有紅
沙一暈長廣凡如穴負癸而何丁此皆明遇之
所手披草弗精察負倚之勢備其制而爲之節
用妥先魄微愜本心不敢爲盈禮焉者也因識
其畧作世所記

文道行集

卷二

三

會應草

東臯廬園記

余世居鍾陵之北山河襟股分與蠡湖滙時際
夏水美溢田既不入唐除房廡復漫聚族湫隘
地不能拓爰於萬曆戊申卜居會城之東臯
構貢堂爲家祀奉禮所供高祖以下木主前爲
樹滋堂見賓客後爲寢亦有夾室僅避燥濕
同儒者一畝之宮無所寫放不能爲曲室綴榭
便房窈窕之規積今垂三十年次第增斥臨池
爲雪樓藏書裁制草草辭所崇飾而竹林中
廂瀾新繕故其如題雪別有記連樓爲讀
書處植桂一本松一本木蘭一本東蘊三尋之
勢木蘿璫璫如香玉袖如斗極如片春取其華
欣落其實因以之名堂貢堂之左相屬爲宅一
畝廣尋之四修埒廣之五中爲東風草堂取其
面勢對青陽谷氣吹息者之意或曰何以
草也如以詩題則左思吳都賦中所爲石帆水松
東風扶輿草亦有之然立義在彼不在此經
管漢胥土不無文緒之被雅擬於鸛鵲三枝而

水土和演足以攝生溝洫環匝足以周衛不食
鑿引而清流紅徐浩衍曲屈者紫東田折而北
而南視渾中開廣沼渟渟深澗沿復屬溝溝復
屬千畝之田元元混混溪鶯鶯鵲鵲泛濫乎其上
羽儀湛淡隨波參差魴鯉鱗鰭池咏吟鳴舉網
綸繩可引可鮮以佐饗焉而臨沃壤吟嘖無數
原隰龍鱗泉隘與等驅牛力耕聊可足食而甦
阜等甦甦若肩荷嘉樹宗生攢柯布莖茂倩青
鮮脩竹林林苞竹抽節檀欒娉娉往往管結鳥
文直行詩
卷二
論地
不停羽柄者擇木雌者擇音俱得之坐檻臨池
不煩移屣古巷曲徑之餘個人農叟耦耕並耘
雉子犢犢老婦有饁蓄廬固錯列也徑巷南蔬
圃頤蔽綠垣而間之園畧曰觀園佳木疎尋篁
篠懷風簷柏蔽虧牽蘿藤蘿以爲長薄有池焉
方而廣丹藕凌波而的礫綠菱泛濤以浸潭柔
蔓爲其畔芳細翰點其池色景氣之撩人誠不
知所從也亭之于萬竹之中者曰綠玉峽有阜
焉雖不甚齒翠而開勢溥遠復亭之於衆木之

未暑曰松濤花雨西山南浦剪樹以睨視之若
招而近河中擎舟者擊汰聲入几席間出豫娛
神臨眺遣放舒寫適意亦坐檻凭欄而得之不
煩移屣也下爲書帶草堂別有記古樹冒之炎
夏無日影入則歛扇亟欲御繒秋之既深樹菊
數十本煌煌扈扈栢櫚之實搏朱刻綠雖朔氣
明蕊飛雪凍雲之候而芬馥或郁猶自不減且
近市朝夕得所求四衢之街冠蓋習習蒸徒莘
莘又非深巖迴谷之比屋後豫章二本擢根干
雲輪菌乳蟠豈卽誌所載松陽門外之樟耶物
備矣歲時社蜡享羔豚祀於奉禮之廳與父老
飫坐彈歌大極野人之致庶幾康衢擊壤之遺
乎夫高下下高如繁臺兎園司馬相如且有免
以游則以有好士者爲之招諸王家之侈泰不
可問固也而今之以儒素起者稍有貲入亦置
歌堂華軒極王爾般輪之巧窮山澤而羅禹貢
之鉛松怪石搜具區之產以效夫高嶠絕壘伎
樂雲從案署不移徙以明一時之得意其與

何而誨淫啓汰身受其累而不覺余心之所礙亦力之所不能也若古之石戶漆園非不翹然出蕭寥之外不可方物然飭粥不繼且却餽粟以爲名高此于孔孟中正之道又何如哉余則僅能於日用飲食中因之而已矣爲作東臯廬園記

觀園記

余東臯一枝之居鄰乎舞雩在漢城松陽門外背市臨田渠水環匝竹木野蔚柯葉菴藹鍾美占勝距今垂四十年祠祖福長子孫其中矣居左有園手植花樹松筠擢本成陰雲日蔽虧園內外畝鍾之田溝塍刻鏤原隰龍鱗秬稂穠稂綠亘短垣廣輪二里構綠雪樓以貯書粗備圖史不必漫言鄉嬛宛委書帶草堂待燕坐筆墨精良不必言顧野西室抱膝長吟無嫌偏隘所種竹竿千个字尹之文直節書
色琳瑯之韻寒燠早暮紫氣丹霞霽歷籠蓋御宇經營爲綠玉峽爲春塘館爲困邪舍以儲穀爲井幹闌以扞牛豕皆余所位置方池連屬蘋繁菰藻菰蒲葭蕨無不暢茂猥大鳬鷖鷗鷺鵲鵲翠以時飛鳴宿集春雨夏雲秋月冬雪茂對時育靡所不佳蓋自萬曆戊申至今尚不過望雲物大不過容宴豆無土木崇高形鏤之美出而往藏而修息而游靜而聖動而王樸不陋華不靡審曲而勢因山水之體性遠城邑之紛囂寂取諸泉鮮取諸池

食品取所樹畜無幻人蘭子之戲無聲色狗馬之
娛無市井猥鄙邪靡蚩眩之務無注朋比德沉湎
號呶之過無敖辟喬志飛鳶墮鼠之患以耕以釣
以薪以蒸以筏以杠以藍輿乘以蓁枳步以髹几
憑以胡牀坐以麈尾談五朝邊歷三事登庸平陵
險夷此園顯氣精英吐飲咽吻飄揚襟袖日涉已
多可以觀矣業題之曰觀園爲著其說語在華日
樛集中余攝官南司馬霖兒將赴水部之任坐如
歸省倚閭因拓園之邊幅黃石取于雞籠白石致
來通符書
于西嶺青石裝于分寧備直簡賤不過百金累塊
積蘇以爲管宇臨坻注壑以爲沼沚椒樾茅茨以
爲藩衛臺如匏居堂如橘蔽橋如蟻芥獨新桐初
引岸柳長垂蛤逕齒齒成文古山茶老桂樹偃蹇
連甍枝相繚也臨高阜以亭萬雉之城七級之宰
堵波一一如食前登豆西山捲雨南浦飛雲時取
諸暇中無厭耳田更禍父牧兒樵叟共較晴雨鳴
鷄吠狗春鳥秋蛩果蔬稻粱土物恒產耕稼畜字
俗業經營昔人所爲苟簡之田不貸之園殆此類

乎又何羨乎平泉午橋鴻臺兔苑耶客曰園以觀
名云何曰是在于周易卦有中正者觀與乾訟離
益姤巽凡七觀從從見從從巢居高大土人視其
飛鳴止食以占嘗變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
天子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居
土上觀卦內三爻初六宜和光守黑若嬰兒之未
孩則有童觀之無咎六二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
見天道博觀劉覽則無闕觀之醜六三度德量力
或席珍待聘或式穀爾似功不必自已出則有觀
交通符書
我生未失之道外三爻六四貢士之禮主獻賓酢
明試敷奏利用賓王國之光矣九五省方設教同
民出治令聞廣譽布于民施于身因人觀已是爲
反觀以已觀人是爲達觀觀生觀民君子哉上九
功成身退雖不當事任而漸達之羽可儀在陰之
鳴可和門有白駒郊有六馬豈以位不在我竟暇
豫之吾吾而忘恐懼觀其生志未平此之謂矣受
臨者觀臨之爲言大也大道不器大匠不斷大庖
不豆小道可觀致遠恐泥君子不爲而天下之大

觀在焉受觀者嗟嗟嗟嗟之爲言合也大白若辱
大方無隅大音希聲玉韞珠涵善價自至可觀而
後有合而天下之大合歸焉大抵爻不中正我以
中正用之無不吉以不中正之人而用中正之爻
焉能免咎周史之筮遇觀占吉繇豈非觀占之人
耶是園也吾勤垣墉吾子塗暨茨吾勤樸斲吾子
塗丹艸又合于周書梓材之旨矣獨易云乎哉

逍遙閣記

福寧深山爲城巨海爲池以州治而繁重視大府左方
與島嶼倭羅直號稱閩中北門置水軍三千衛士三千
步卒半之治兵使者奉

璽書垣廡其間等威視幕府然群山自東甌斗入海不
當車馬之徑層峰疊嶂隔阻冠蓋前使者率以爲偏鄙
不欲久駐視陋而居會省之巡署爲常五百里遙制稱
不便熊子于是弭節欲素得軍吏拊循之鈴閣清閒放
衙之後鮮所事事爰就署中隙地構木爲閣閣高二丈
廣半于高縻白金十五兩顏其上曰逍遙下曰山雲海
笑直行書
日之間有客望而笑之曰巢共謂宮也無沉沉者謂榭
也無亭亭者如大倉散粒如潮汐浮漚其何逍遙之與
有而子張之也曰天下官署臨城衛近市奇得見山卽
見山而山入于城亦魁父之丘耳安所得千仞莪莪如
是山之龍首嵐飛泰母之瑤壇雲出霍童之丹井也者
又况坐檻敞梳而南溟鷗之背北溟鵬之翼皆歷歷取
諸眼耶夫體者境之住也用者心之通也境者天之清
也心者人之揆也天者宇宙之罔也人者古今之串也
通住爲一天人如環圈串無漏真寄焉而已矣噫廬之
幽也以才顯玄亭之寂也以文著平泉之麗也以功章

午種之勝也以望表故自其至大者而觀之宇宙一粒也今古一漚也自其至細者而觀之一粒宇宙也一漚今古也吾將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旁礴萬物以爲一世惡至而倪大小耶善夫濠園吏之作逍遙遊也卽繼以齊物論吾何不可以名之閤

鴻雪館記

鴻雪館熊子禾微之定居也軍衛五千戶地緊鞠圍蔬其東偏而翼幕官之左者最爲占勝置槩以縣眡以景對鵲尾之風車而枕歲星之清廟南山交車戟其前兩端高兌常有雲擲諸雲見以五色合郁郁紛紛精白則陰澤密則雨深頽則霞蕭索則風早夜嵐帶峯要疏越而動盪則霽五氣備矣熊子相而樂之乃問材於攻木之工直不必繩大不必棟衡不必梁靡十金而山虞之掌若爲貢楨也問磚於搏埴之工模不必埏旋砌不必自盛墜不必屈灰靡三金而段氏之鑄若爲効能也蓋屋不必榱桷竹竿三千个个規以寸靡三金騎危而縱橫繫之猶椽也藉用白茅三百肩不問草人諸馴蠻負擔相屬于路靡四金乘屋而鱗次結之猶陶瓦也上階三等拾河中砥礪爲甃磊落而疏理若編貝若貫珠庸賃作力之人以日計食所靡無幾猶石延也前爲門塞門立土而塗附之若傅黃堊中爲廳深廣丈尺有咫後爲室略與廳同吐水

之譬句已而漱之護屋之垣回互而巷之讀畫之
局肅客之座無所往而不見雲山熊子自謂鵲巢
巢於深林此亦一枝矣客則謂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既居之矣因署其館曰鴻雪客有問其義者曰
是在蘇子客問曰漢蘇子瞻雪而繫書鴻足宋蘇
子亦有飛鴻印雪之詠子必居一于此曰皆是也
漢蘇子以節顯者而鹿鳴野草晨月秋蘭諸什爲
十九首古詩之祖開建安黃初所未有作詞人左
言祭酒節而文者也宋蘇子夫人而知其文矣留
文且行書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二十一 雪 五言 五古
轍軻千脩耳千古之下頌文忠不衰文而何嘗
不節哉客再拜以復曰 新天子及大曆將必讀
上林之書鴻飛遵陸于汝信宿請爲子賦九畹之
三章熊子曰王臣如天之福獲涉冬以歸今我來
思雨雪霏霏余則請賦采薇之末章于是相和而
歌鴻鴈之二章曰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以競美于
成周中興氣象之盛

東山草堂志

東山草堂熊子題膠州大司農高公硯齋之堂而
書以顏其堂之中央者也公爲御史有直聲天啓
末以璫禍罷歸崇禎初起而復沐至辛未壬申間
乃顯遂丞都御史遷侍郎大司農之部時有璫監
部事列公座則正席中央然亦不恒至會公緩任
璫喜得臨公爲寵公是日竟不登堂僅于燕寢署
文書而出璫鄂不懌銜切齒熊子正攝官司馬門
殊服公真有趙良寒心袁絲變色之風操乎熊子
文且行書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二十一 雪 五言 五古
時以調遣胡漢騎平東牟頗不協于山東諸公言
者曹起而刺之得旨解綬瀕行之際惟公有知己
之言相尉藉居無何公亦以它事削籍去或云爲
璫所中也彼此杜機林壑十年所矣壬午熊子召
起南司馬癸未公亦召起南左司馬彼此相視而
笑莫逆于心以其事一堂爲快居無何熊子蒙恩
賜歸公適正南司農之席瀕行之際公與南都御
史貌山張公攜酌私署爲別公出所藏唐楊果刻
相賞見署額所臨董宗伯書帶肖二公俱索書乃

書經德堂似張公東山草堂似公書成不覺自笑
爲優孟衣冠也公曰於義云何熊子曰呂氏春秋
禹東至搏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搢天之山
此大言東也左傳蒲姑商奄皆吾東土此小言東
也茲所云東舜分青州爲營州者近是然周官有
幽并而無徐梁爾雅有幽營而無青并抑又何異
耶徵信莫尚書若則有禹貢濟河兗州海岱青州
山則泰岱原蒙羽嶧之果壺萊川則汶淄濰泗膠
沂公所居之堂爲膠東國分野青州則岱萊一帶
文直衍書 殷山卷二 四九

某軒記
平溪當楚之鄙路俗儉鮮藏蓋卽紳衿之家董董
量訾以足更費不能汰也以余居停之鄰有袁生
鉉者蒙父金堂君之故而因其遺豈非彼所謂遊
閒公子耶然其橐甚垂而好客自喜兼喜積書余
脫身遊至此借書以供篝燈獨能不吝不吝余殊
喜之乃天性疎佚讀書略解大意苦不肯竟學儒
生俗士竟學苦者亦不能多出其上惟日馳逐于
少年之場一市人頗笑其所爲而立義感槩尚氣
文直衍書 文直卷二 五十一 清玉堂

之千霄拔地者何莫非茲堂食前之豆耶雲霞沃
蕩吸秀于扶桑日月出入嗽光于渤澥詩書耀伏
生王吉事業早晏嬰管仲學術兼蔣沆蓋公是取
于高公之堂至于孟軻稱孔子登山而小魯詩人
歌我徂東山以美周公周公孔子吾輩非曰能之
乃所願學焉彼世人區區侈言謝安東山之起者
豈足盡公志也哉

菁菁如也疎密成蹊逗入南山風雲之勢我我如也
也律律如也臨臺之軒庫而見山臨竹之臺廠而見月
生將奕於斯飲於斯而室中所置古今文字
考修德問業如此其進進不已也況生方盛年乎
說在淇澳之首章矣

文直行書

文卷一

五

青玉堂

蕭園記

蕭光祿伯玉少年時閉門距躍專精超學舉業妙
天下猶攻苦不輟或調之曰子攻苦如是志將何
欲伯玉隨相視而笑曰鄰家有園不啻司馬賦中
椒丘陞洲劉向嘆語咸唐兩館非讀書至大官不
可得坐是不輟攻苦果也以萬曆丙辰雋南宮卷
爲本房冠首偶病未能赴廷試移歸歸而讀檀弓
淹次里室至壬戌始成進士除大行人昔陸生以
使越之裝徙令居于好時伯玉遜使琉球爲忌者
文直行書
蕭園記
五
文德堂
所中忽坐左遷又歸而治產力作與童僕同苦樂
營筭稍饒不藉大官與出使橐中裝竟有鄰園矣
時時極意經營高高下下甘心散秩天涯春明每
過章門作色相矜稱引其園之勝乃有客自古中
來者曰伯玉之園殊不似園曠朗踈野頗似豐廬
村莊余笑曰牛李官大方有東第平泉伯玉第二
十五年皆散秩落拓強半家食買石栽花開池備
屋聊以消年驕強作英雄欺人語耳壬午余從田
間起南兵部攝署吏禮伯玉始以大官承晉祠祭

調考功爲郎相臨者一年癸未秋余得賜歸臨岐
時伯玉又於其園索園額爲臨董宗伯蕭園三字
似之又索園記余笑曰頃君官大乃便奮筆逾一
年甲申秋九閱除目伯玉晉光祿少卿登等太常
大官矣遂擲管而爲之記曰古之談高致遠神者
或在水一方遡游遡迴莫得而從焉或在空谷皎
皎自駒莫得而繫焉或在空同之下風莫得而拜
焉或游五嶽三山影響莫得而卽焉區區于籬壁
間程巧致功位置妍雅祓飾華整爲事則卓王孫
文直律書
蕭園記三
五
一遷幽田池射獵獵人君而石尉金谷巨麗乃從
牧守剽遠使商客致富嘗爲之何足齒數莫若漢
陰丈人抱甕所灌彭澤陶令辭五斗所鋤爲有致
耳是園也政以其曠野似村莊方成伯玉品局伯
玉有石癖自署醉石主人矣然不過故山所產取
其重大古拙者不必有仙鞭帝基督郵祿廩君舟
昆明鯨零陵燕陳寶鷄也然積累恆飢亦有陟有
英有嶠有岵有蜀有密有盛有陳有墮有厓有章
有隆山體備矣因石而課其草木禽魚臺池則揚

翠葉抗紫莖發華秀枝朱榮煌煌扈扈錦鱗可餌
而躍言鳥可狎而語鹿麕鶴子可馴而撻編槿以
爲藩圃構木以爲匏居案枕聊足巢燕閣榭几備
藏書園中之觀止矣惟是觀于園外羣峭葱蒨無
不造天下瞰萬家之邑棟宇鱗次林薄原疇商舟
魚艇稍似淮南雞犬武城絃歌耳此又衆人之同
觀園不得私其美者也或曰光祿蕭姓園以蕭名
將無同梁朝寺號乎曰非也孔雀楊梅舊有雋語
漆園豈漆雕開墅耶天官書昂畢之南曰咸池其
西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苑甘石星經又載苑
下依烏十二星曰天園苑以蓄禽獸園以蕃草樹
蕭固草中易生者而小雅歌之曰蓼彼蕭斯零露
漙今天子美諸侯龍光壽考皆取興焉大雅歌之
曰取蕭祭脂取苾以載宗子祭家廟迎神歆帝又
取賦焉以此署伯玉園簡而文典而中矣遙想伯
玉此日必心口相語曰吾今列九卿非復二十五
年前侘傺可令吾園林慙澗愧隴笑岳嘲煩孔德
璋移文乎其假司馬長卿諭告巴蜀節便道反故

鄉卽不敢煩縣令負弩矢先驅庶幾令吾閭閻
飛躍寄徑章門定先登熊閣論文熊子恐至則索
文通因閣除目之喜其夜卽吹藜作是記時節臨
霜降仰觀玄象歲星正守天園也

文直行書 文選卷之三

明官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五經說約叙

易經

易道一時也至信莫如時至易莫如時君子明時
取諸革革者天地之易易者聖人之中也時密移
于寒暑晝夜不能離陰陽爲運其運無象卦一畫
而象見矣八卦以天道言六十四卦則屬之人事
矣

一陰一陽之爲道率之于性爲健順自本體也剛
中順所乘中健所卽本體卽功用也乘剛與過乘
乃氣質之偏卦之所以拳拳致教者中而已矣而
要于退藏守正爲主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以時爲
中時則無過與不及也此聖聖相傳心學僅占而
已乎占爲下所以占無非上象爲顯所以象無非
微道器不分聖凡共貫畫初有始畫後有象昭于
畫前之無始無象斯可矣

書經

讀虞夏商周書道統治統盡是矣自欽明肇贊精

一傳心帝王敷政立事惟敬是主而事天法祖勤
民則其綱也書皆天子之事不及列國而終以費
誓秦誓何孔子于魯宗國也錄費誓與作春秋之
意同錄秦誓或有謂繼周者秦聖人若或開其朕
然與否與

詩經

古詩章三千孔子刪定三百篇與羣弟子絃歌之
可以爲約矣又何約焉且今經生宗朱註爲制舉
黜鴉指朗詞達無待于說獨說詩家自子夏作敘
韓詩外傳以來無慮數十家而釋義以智舛馳卽
鳥獸草木之名多未歸一宋儒訓詁微漢儒爲老
劉能師心獨創耶祭先河後海元本也吾家世治
詩于詩中之意意外之詩有一二得心語便著之
楮穎然不欲汎濫誇多守其中而數不窮約之義
亦大矣哉

春秋

周禮天子有史官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

冊小事以簡牘而已魯之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左氏曰其善志非聖人孰能修之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董仲舒曰春秋禮義之大宗也胡安國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度之有斷例也今時列於學官爲士子制舉先資獨宗胡傳左氏公羊穀梁亦參觀焉乃說者有祖晉范甯之論者而曰左氏失也誣穀梁失也短公羊失也俗漢劉向父子獨宗左氏欲興左學賈逵綠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

文直齋書

說經三

三

禮記

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乃古今言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抑何其取數之浩繁而無紀耶夫禮記業列於學官矣與易書詩春秋並稱經以取士然易詩書春秋皆聖人所論著刪定而禮記實漢儒戴氏馬氏之所輯說者蓋諸家之說而孔門之唾也故文或蕪複而少簡嚴其中簡嚴者則真聖人語而所引孔門答問亦與論語迥異頗似稷下哀談漆園寓言至月令乃讓自呂不韋客何可汚經而王制又漢文令博士諸生漫作豈足

文直齋書

說經三

三

鼓吹休明紹隆經緯故宋紫陽朱氏欲刪定三禮而成一經我明弇州王氏欲取周禮儀禮暨論語中問答屬禮者審裁今記之簡嚴爲真聖人所論著定爲一經然皆有志未逮夫自弇官室之制興停庸典叙之義起至周而損益二代度數等衰自有可追想其盛者何必如今記之汗漫然今記中雅馴者咸在其中矣愚約四經已爰錄禮記之典則溫麗合成五經之約聊爲後學寄徑解覽者不苦于數乙而古聖人度數等衰令重釋皆可也

馬而巳矣不能有所說也

徐巨源四經箋序

在昔西漢表章六經以得列學官爲顯于時號令文詞煥焉可述故曰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沿至于今樂經失其傳春秋一經則吾夫子手裁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後儒雖擅才淹識與學精辨自左胡公穀外何敢輕持索焉惟詩書執禮子所雅言易又子所絕韋編而讀者學人既專以經業凡搜引採掇闡譯敷述自分內事余傭徐生巨源少負異稟于九流七畧之書無不緯經條理兼總采索而獨于易書詩禮四經牆撫其佚畧暢疎融釋發舒已意不襲前人一語而稽據精覈有倫有存以其藁示予展閱數四不能已遂不覺喜躍而爲之序曰易繇宓戲氏始作八卦綿絡天地文王附六爻周公爲之詞孔子錯其象而著彖繫文言以發陰陽之藏定萬物之基人更四聖世歷三古漢儒傳說施孟梁丘最著以及服光楊何段嘉京房之

屬凡十三家書則上斷堯典下訖秦誓夫子之所敘也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伏生授兒寬寬授歐陽大小夏侯之屬凡九家詩六家毛氏爲著云是于夏所傳而浮丘伯魯申齊韓嬰輩不可勝紀禮十三家經三百儀三千曲臺明堂篇什未易殫論高堂生傳士禮而魯徐生善爲頌后倉說禮數萬言戴德戴勝號大小戴皆繇武帝設科射策訖于元始傳業寢盛諸儒雜論同異于石渠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表章之功于斯爲盛彼謂秦燔經而經存漢窮經而經亡者矯激偏枯之論也或曰漢儒說經茲多于是矣後儒復有說不駢拇而枝指乎曰義理無窮經豈爲漢窮耶西漢易志十三家隋志六十九部唐志七十六家宋志一百四十家西漢書志九家隋志三十二部唐志三十三部宋志四十三家西漢詩志六家隋志三十九部唐志三十一部宋志五十三家西漢禮志十三家隋志一百三十六部唐志九十六部

宋志六十四家經無窮說者亦與之爲無窮數
千年來端藉六經治世世乃不亂經正民興說
經者豈不多多益善哉 國朝昭至德開大明
勸學興禮崇化勵賢以風四方太平設科取士
絃掖之儒抱一經取青紫多至大官而治民事
神規天條地臨中國撫四裔經術以經世務功
莫大焉士有離經畔道者則樵夫笑之而憲典
亦罔赦謂宜說經家部百倍于漢隋唐宋也然
自墨守宋儒章句集註演繹爲講章訓詁作制
文章行書
書錄三
七
油雲草
舉羔鴈外殊不見精研實探博稽微諗特立議
論顚門自耀者巨源斯著統攝華瞻兼總周詳
網羅放失發前楷所未發而持論恒恨圖象有
據是亦 熙朝一偉業矣嗟乎漢儒守師說人
持其見立議巧慧諸儒不能難劉向傳五行而
洪範夷于術數許商妄自標榜公孫弘學詩灰
目以事轅固二戴講士禮而不及天子諸侯說
者謂禮之衰楊雄太玄擬易似吳楚之君僭號
則何若折衷于夫子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可以弗畔約說之易蔽于藏密書蔽于敬事詩
蔽于無邪禮蔽于忠信博且詳焉累世不能殫
其蘊隸首不能數其篇然徒貌經明不覈行修
雖多亦奚以爲巨源斯著予取其不勦襲陳詮
亦不標領新异次敘整齊直羽翼乎游夏之傳
焉異時卽列于學官可也

史記章約叙

司馬氏父子疇官抽金匱石室之秘作爲史記所
取書皆古之遺也刪裁組織而以其才潤色闡弘
之成一家言其所爲文辭與所載事直煥耀千古
後之作者必宗焉至于今家傳戶誦矣余童而習
之白首紛如迴於縱觀之餘命筆穩括其終始間
斷以已意或全篇如史斷或點次原文於前而後
爲小論或簡略其辭章以會其度要其不詭於聖
人約五十二萬六千餘言爲十三萬餘言俾學古

史記章約

史記章約

九

者開卷知黃帝以來至漢太初間故事無汗漫望
洋之苦曉然於是非得失咀其華可以資博雅綜
其實可以論前軼譬之於水近者爲潯坎漏遂遠
者爲經瀆汜汜合流爲川潮淑浦而大人於海若
浩浩乎不可窮實悠悠乎可分可合也蓋於司馬
氏所自贊與班氏評騭之語互相證衡而非偏指
人苟有所見何必襲述附離哉夫三代以前皆竹
簡蝌蚪漆書故古文勢不能繁而淳固之氣雖宜
尚留秦變爲隸字畫趨於就易語言簡牘日就夥

順漢以後變爲今真草行書毋怪乎說經說史家
部汗牛充棟也茲約其章而事與辭詮次略脩發
明義理不敢以私智舛馳亦庶幾存古之意云

歷史綱鑑補叙

居恒每謂域中有三大天大道大史大史蓋乘天之運秉道之公維持名教于無窮王侯卿士聖賢愚不肖之德業功罪與萬世共觀之灋戒凜如衆鉞乎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凡辦法者攷焉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凡四方之書內史讀之掌書王命遂貳之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王不得與目典制抑何其隆重哉周中葉失官列國亦各有史不統于一孔子乃因魯史脩春秋于平王已未四十九年魯人立惠公之子息姑是爲隱公元年始載筆寓褒貶以正一王之法訖敬王庚申三十九年春西狩獲麟時因道不行又脩詩書詩多存周綴頌商魯書則斷自堯典訖秦誓書卽左史之言春秋卽右史之事而今皆尊之爲經蓋聖人法天尊道以垂教豆學徒能贊一辭哉惟司馬遷

文直行書

文卷三
鑑補叙一

十二

文直行書

文卷三
鑑補叙二

十三

式尚書起堯典作五帝本記實黃帝高陽帝嚳堯舜而三皇覺夢存亡之世則不書訖天漢而止左丘明依春秋爲傳典則溫麗今並稱左馬膾炙儒林矣自是班固前漢書詳整有法度可與龍門差次稱盛范曄後漢書詞語溫潤雖太樸微散尚燦如可觀以後三國志晉書唐書五代史十九史汗牛充棟僅紀錄當時之名迹耳然皆分部揚鑒各依朝代求折衷于孔子之尚書春秋自黃帝八年訖今七十三甲子集成爲帙俾四千餘年人事若指諸掌則憂憂乎難哉惟宋元豐七年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纂考群書評其同上起周威烈戊寅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下訖五代蓋光與劉恕祖禹及子康所編集光自出知永興軍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官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歷十九年而成合三百五十四卷然避續春秋之嫌不敢緊接獲麟敬王庚申後尚立五年元王立七年貞定王立二十有八年考王立十有六年乙卯崩威烈

王丙辰立至戊寅冊三晉垂七十年矣朱考亭嘉
就資治通鑑爲綱目綱師春秋目訪左傳褒貶極
其嚴正而楊慎冊鉛總錄云綱目乃朱子門人趙
師淵奉師命所編非朱子手筆故文辭遜于資治
云然班馬已降世會自不能爲先秦兩漢但論義
例主意文辭焉可求備哉至威烈以前曼邇泰古
五代以後更歷宋元皆出于通鑑綱目之外非有
徵信何以流傳幸京兆劉恕有通鑑外紀起三皇
本紀止周共和蘭溪金履祥有通鑑前編起陶唐
止威烈宋則丹稜李壽有續資治通鑑元則四明
陳桎有通鑑續編至我明商素菴輅有續編宋
元綱目而萬曆間攜李袁君黃世稱了凡先生者
高第甲科爲郎司馬門枕經藉史繡黻河漢和合
諸公之所纂記聯集于涑水考亭之前後名曰歷
史綱鑑補刪煩就簡串備而文約曰紀曰編曰鑑
曰綱曰目欵識攸明乃二百四十年之春秋日經
日傳冠履無倒更以已意爲斷立論多奇不盡落
宋儒蹊逕比于蕪紫溪濬李元我廷機之刊行于

世者似覺有進焉者矣嗚乎作史貴擅三長讀史
尤須獨見鴻荒以來循蜚因提禪通疏化諸名氏
或繇子書寓言而談天紀曆強半譚譚荒唐事受
曖昧之誣功成罪過之案南董以後多曲筆公穀
以外有深文冠圍冠襟大昭以喉唇持案尚論千
古者必格物窮理崇以識力而後齊諧稗官有所
衷噴室徂丘不待闢而自服矣脩道立教法天之
雨露雷霆以勸懲萬世此願學孔子者之責也

沈明澹刻管子全書抄序

黃帝老子萬世李法兵法之祖霸者之精神也仲尼之門號稱賤霸而望尊猶龍嘆深披髮則陰重其力而顯訕其名奉天而已矣天垂象大角帝庭左角李右角將廢兵與刑雖五帝不能以爲理況三王之後乎王之不得不霸猶帝之不得不王時爲之也孔子惟不違時故用則爲兩觀夾谷不用則爲春秋今儒生迂濶口談王道徒沾沾剽孔門賤霸之目儻易地而處必見玩于魯國聞人掌股中矧曰四裔之俘其兵之也而不知孔門之貴王而賤霸傷時之降也管子一書治國理民經亂扶傾萬世言李言兵不能出其範圍而歸本於仁義中正荀楊之所不敢望況申商乎迺其精微要在畏事而忍詬不自用而用人上合桓公下合甯邀弦章隰朋東郭牙王子城父諸人以成其爲管子故法行而民不驚兵行而農不易服人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譁寔黃帝之大矩老子之貴因而默合于造化無爲之成聖人之所不能廢也吾友沈明澹氏痛于內多事而喜事者隣于脩能尚復者隣于斷割乃旁寄者舉飲啗市人奉之如東郭王子爲者敗執者失天下其何賴焉因刻管子書抄刪引釐正備極苦心豈區區儒生沾俸助耶明澹感

樂義俠每談及忠臣孝子輒流涕直言之聲著于鵝鳴氏之署一守方州一守大郡儉幹有遺愛少學擊劍喜活死士今雖老慷慨如壯夫此所以抄刻管子哉

名臣傳約叙

居恒謂士大夫誦詩讀書致通顯自當尚論于古而知其人與世臯夔益稷伊傳周召在謨誥中者於戲夏矣左史所記單襄仲僑盼之倫其言與行即不必盡合中庸要有裨于匡時悟主而總以忠信廉潔爲品行大端漢唐以後雖雜霸其卓然可表者甚多宋名臣言行錄頗飫人口然亦宋名臣言行耳宋以前事業具在二十一史中通鑑綱目既列于學官國門書肆皆購而讀矣惟明興

文直行書

文卷三
各臣叙二

十七

光闢華夏樸棧薪樞至今垂三百年其開國靖難遜國禦戎定變忠諫觸權守正理學文章卓犖魁壘之彥豈不賁琬琰而昭日月哉然金匱石室之藏學林所不得寓目不過憲章錄吾學編與弁州王氏劄記紀蹟李氏續藏書治世餘聞古穰雜錄鴻猷錄國琛集諸野史是非各以其意引事雜錯人各數篇無慮百餘卷泛濫而以誌狀刑史料說不可讀載亦汗牛覽之數乙不能竟竟亦隨忌致諸公之名欲章而愈蓋異時何以徵信乎且萬曆

以後未及入殊屬闕典竊不自揆歸田多暇取各名臣紀述條言之約千百爲什一第表其姓字畧見梗槩間有王李所逸者如新鄭蒲州宜興之類則爲增入其瑕瑜不掩者附見如績溪靈寶安仁之類乃正見者亦自有瑕瑜如東鹿濬縣瓊州鄞縣之類未盡爲名也王李所筆止于萬曆以前令通籍四十餘年當事諸公具耳而目之自元年癸酉至四十八年庚申止謬自托于見知亦但畧其梗槩爲異日金石之鉢蓋論初定而辭宜微安敢刻嚴太至然汗不至阿其所好啓禎以後事藂人衆進退用舍生殺予奪之間未可輕以簡牘盡不能不俟于異日也

文直行書

文卷五
各臣叙二

十七

平溪志要序

熊子曰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地辯九州之圖以周知其邦國都鄙四裔八蠻之利害凡山林川澤司險達其道路而四方之志外史掌之自黃帝方制萬里畫野分州禹敷土下方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業以來至周始爲詳備矣故君子入境必采其謠俗風聲與其氣候寒煖生業息耗凡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守先王不窺牖戶而制天下之道也 明興煙火萬里車軌書文靡遠不屆業有文直行書 文卷三 志要序一 青玉堂 朱敬草 一統通志行世蘭臺石室不憂文獻無徵而下自郡邑以及世家大族亦莫不有記乘之可觀皆異日正史千狐之腋也獨平溪衛舊爲西南夷荒服地元宋以前蠻落薦居洪武間開設軍衛通浪池直道荆棘新剪求問所爲名山大水勝蹟先賢已付諸風雨漠濛矣不有乎獻文其何觀熊子之至于斯也怒焉有憂之遍爲採訪僅得鄭孝廉維藩志略一草稿繕寫未端魯魚相亂損漏既多而所載今文皆非雅馴其于古文槩歸索冷然猶來燼

中之魯靈光也檢閱數四黜其蕪冗核其不經復從荆黔他圖史中稽拈掌故語必不牽而咎者乃錄庶他年獻徵于文大加刪潤則茲衛控引荆黔以達浪池亡慮萬里一綫要害若天上朱鳥員官非朝廷緩急無關之地豈得不比于文獻之方耶漫記數款字曰志要 如其鴻富之業以俟君子

文直行書

文卷三 志要序一

辛

青玉堂 朱敬草

學古適用編序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誠聖人萬世不易之至言非以自道也蓋唐虞授受精一執中之指治與道相統矣益稷周召用以經國緯化宣序平秩雖淵備闡譯不無損益總在其範圍中至春秋戰國及兩漢之豪傑名跡大備矣試取左國史漢傳記讀之其所論建規指流指一端必於義理事勢天時人情曲當而直行之其謀老其事壯取效則尤被錄寧信又強固似乎古人聰明之所裁法今人不能外非不能外其聰明也事理時勢窅會既中猶方圓之不能外規矩也亦宋暨本朝名碩設施同乎漢以上者無敵若創於專已卽一時有獲垂久必室學古非以守古此吾年友孟諸氏之名編期於適用爲貴耳孟諸同余第辛丑稍長余數歲精魄氣力直欲與古人齊實崇固爲方公中爲圓宦履出入拯屯爲亨與余鼎不數數南都長干佛寺諸同年識叙後今歲星不覺一周

文卷三

書叙

三

孟應章

憶余謫戍夜郎時孟諸以使舟過九江三百里外遣蒼頭持緘款華門不及達比余奉詔還家人子爲余言而感可知也溫寒之際柯葉無改其行古之道乎卽微可以概其大矣傳

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何者不辭學古入未聞以政學者孟諸茲編使士大夫皆學而用之視已成事習吏如金之在冶良工爲范如木之在繩大匠爲引又如盧扁爲方者宗凡醫獲其證治準案則歲石湯熨爲三分五分之齊用以審診起度量合色脉豈不倖有依據視貿然望切何如耶今日吏跡之衰有不甚聰明惻惻者隣閭問有甚作聰明察察者成缺缺安得深慮大畧知化之士讀茲編參而伍之神而明之歛智名勇功以輔萬物之自然使天下國家之治猶一身之治而不知所以治卽一世爲唐虞三代之古可矣何兩漢以上春秋戰國之古之足云

文卷三

書叙

三

孟應章

宋宗子固宗子文兩先生遺稿序

南昌之宗郡中推爲名族蓋自宋中葉烏傷宗忠簡澤致身匡扶正氣光蔽天壤與岳武穆同休烈今兒童走卒無不能口其名字乃宋之季葉有子固子文兩先生其曾祖涵實忠簡從兄弟也涌生德德生政卿政卿生兩先生俱第宋壬戌進士各以資授官亡何宋不社爲故元之世兩先生遂遜于荒野潔身隱矣元世祖網羅遺賢留夢炎程文海輩交薦子文不可屈逮置獄三年始釋遂兄弟擬古之高蹈亦匪脫死如毫釐耳今四百年光曜晦而不宣郡誌止載子文于忠節而遺子固兩先生生爲宋臣耻食元祿返蘇門之舊隱臥西山之白雲完名全節可抗忠簡則誌以存其號祀以顯其魂是誠有心世道者之責也幸皇天與善名賢之族苗裔茲茲今有爲大鴻臚官屬者有爲督學御史者爰採錄兩先生言行上學使特祀于宮牆郡邑公論翕然稱快舉而鴻臚君又于蠹魚之刺索得

詩文若干篇屬熊子序其端語云士非主壁談者爲價文章氣節必表諸柔翰乃可千秋里中後學何敢以不佞辭蓋嘗讀易之遯卦九五曰嘉遯貞明夷卦六五曰箕子之明夷利貞兩先生侘傺革命之朝遯雖不足稱嘉而全名爲嘉箕子被囚後見訪陳疇以時有周武之聖胡人主中國冠履倒置可同日語耶則兄之不可得而屈弟之不可得而屈風聲皆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夫顯位貴榮尊高遂大何時無之惟是身不再辱扶無所逃于天地間之義愧莽大夫光晉處士比肩于三閭兩龔豈凡所可及哉址史云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于是爲貴兩先生較然行一意無心近名至今四百年而名必不可磨滅誰謂華高企其齊而仰止不衰固後人好德之秉彝也寧待要譽乎余觀兩先生之文明白宛摯不作奇瑯雕鏤僻苦蹇澁而詞則感刺屯鬱淒入肝脾慷慨隱悶可以知兩先生精氣

之所盪薄神化之所回瀄以故雖當煙消雲滅
世易代移而猶有九宗之賢者舉晉祖立之鑑
并闡發其遺文豈非魯大夫之所謂不朽而宜
立者耶時予子人霖亦刻忠簡集于浙得茲遺
稿可爲後先輝映矣子固名必應別號處靜官
至江西招討司計議子文名必經別號玉溪官
至協理二浙爲副總管統兵餘詳其譜乘考略
中不具述

文鑑三
書叙

二五

由雲

熊仲舒選初唐七言律詩序

律詩倫於唐矣言詩者多推高初盛而下駟中晚譬諸
望氣觀象初則高帝之朝未央宮武帝之譙柏梁臺也
盛則孔子之登泰山楚王之遊雲夢也中晚之際未免
爲新豐雞犬章臺車馬云致各有極而氣象不侔此何
待樂師北面而絃季札清耳以聽哉客曰果也則高山
大澤曳馬若練火起若虹蜺者天地自然之氣之象也
漢家宮闕累愚雖壯大不由人力耶君家仲舒大雅宏
達乃顧顧於初唐七言律選焉編焉豈不令沈宋賢於
李杜乎熊子曰而不見豺獭之祭魚獸耶享其利忘其
爲有德可乎初唐得唐氣之先者也三百篇尚哉漢魏
頗近古至陳隋而柔曼靡麗之極矣其氣則晚風殘月
其象則落花豐草質之五音官聲亡羽聲作此其所以
六朝哉唐王破陣之後君臣磨歌不覺一振爲高華文
綺其貌莊嚴其骨真如登王者之堂雲屏蘭翰瓊壁青
葱百常表闕萬雉環墉自足肇二百年太平之韻然而
不必爲盛之蒼莽者亦勢也於時律體造端強半奉和
應制之作正如斯干崧高蒸民諸什主於深華不主於
感槩開元以後多故矣士大夫憂時憫俗抑鬱憤懣
爲詩歌又不覺一振爲蒼莽情采而氣意遠而象樸

遂爲千秋詩家宗源亦不知其何以與初異也然非有
初之高華轉靡麗之捷而蒼莽之輪難期盛之願有初
若寒暑之有二至也故空梁庭草之後必得盧家明月
青門素滻爲之兆而白雲楓樹始興矣故曰初唐者得
唐氣之先者也此吾家仲舒選初唐七言律意也

明官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西域天官書引

黃帝考定星曆建天地物類之官備哉燦爛神明之式也嗣是上稽乾則炳諸典謨者莫崇乎唐虞蓋古曆作於孟春於時秣鳩先澤氣物攸建寅正尚矣殷周各据一統推本天元夏時近古春秋之季存羊禮失伏蟄火德孔子議之至於迭推五勝歲首姬訾并午猶甚漢興號稱網羅文獻然吹律之理微占符之術鑒張倉蒙訛於黑時公孫術縲於黃龍事不師資廣延何取一行運算浮風徵文唐曆屢更迄無定據郭太史守敬測景之法最爲合理而候人乘遽僅止北溟誰云桂海無天水天無地一間不達遂格圖容表相洪亮之業得無而待明時哉乃臺史徒以九章爲紉績曆理茫然何知天部故文曜之麗者明愆歲差之畸者未覺交食合朔致野叟之臚言考誤證真煩祠官之彙請而聖明慎重宣問未遑誠慮師說不明人持意幟愈改愈悖愚謂曆者歷也日月所歷之次舍也黃赤之道終古不忒揆測奚難惟坤體彈丸乾元倅昌清揚者環動薄靡重濁者中止澄凝隨處顧玄趾黃而目力所際恒半

分三百六十五度極星高下斯其燦然者矣崇人域是域誰解大全不謂西方之儒之書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或曰中夏聖神代起開闢以來詎闕斯旨而借才異域爲熊子曰古神聖蚤有言之者岐伯曰地在天中大氣舉之伯爲黃帝天師參佐有羲和五官曆法聲明上哉復矣惟黎亂秦燔莊荒列寓疇人耳食學者臆摩厥義永晦若夫竺乾佛氏唱爲須彌隱日大寶縮川切利天宮金繩地界其誕愈甚語曰百聞不如一見西域歐邏巴國人四泛大海周遭地輪上窺玄象下採風謠彙合成書確然理解仲尼問官於剡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裔其語猶信古未有歐邏巴通中夏通中夏自今上御曆始上古至治龜呈馬負焜耀簡篇中古與朝馴象麒麟旒簪荒服至於星槎絕海禺谷賓王抱圖史以觀光瞰書契而利見豈非同文之盛事無外之上舉哉倘祠官采譯以聞大史氏參伍刊定以補臺監之不及將三辰定於次四時定於紀舉正歸餘直熒美乎黃軒之曆矣何漢唐之足云

寓林集序

黃貞父先生刻其所論著若干卷題曰寓林集明遇讀之既肅容而嘆曰文哉備乎境矣夫境陋於情情動於心心會於神神發於文文者境之譯也先生高才豪逸制梳一軌于先程自諸生時儻易能以風義行于邑屋而耻爲俠名醇如也教授至中與英俊並游大江以南知名士無乎不出門下及起家令我鍾陵綱張目舉盜昔民舒以治行異等徵行將持橐喉膺之司而才名取忌竟左遷湛浮儀曹久之始以憲臣奉 聖書視學江右裁決嶽嶽壹稟于至公實以宿名莫敢望愈見嚴重士之畏者愛者參半居歲餘稍遷秋亡何中浮議去棲遲虎林山中此其歷境不可謂不夥矣故其觸之而爲文者言治理則太公魯公之報政公孫僑之刑書桓寬之論鹽鐵也議節度則賈生宣室之對叔孫子綿最之儀臣衡汲黯禮樂之論也叙讌會則紀金谷述南皮之游也記山水則封泰山禪梁父之書也放而之酒則高揖酒德醉鄉之儔逃而之禪則橫視東林輞川之座維出而爲詩歌古樂府則駿駿乎建安以下大曆以上而錢劉餘子視之若諸任之不得與周同姓爭長矣雖然此猶非其至也江河愈下文章一途高者舒嘯寄傲卑

者苟見聲利所在恒曲筆而諛之且也時分南北部立言家不能行一意欲有所是非于其間守古徇時蓋兩難焉而先生之傳誌南北名公卿不少矣摹寫各極其時是非不謬于古蓋惟身立于南北部之外如古之與子言者依于孝與臣言者依于忠故涇渭自呈無爽衡石儻取先生文而通觀之則用人持世之道與士大夫得失之林寧有外乎先生生平慕說蘇子瞻今觀其所歷之境或出或處或欣或戚情所動心所會神所發達選亦略相似吾乃今知先生之文所繇狹矣辛酉晤先生于錢唐神明炯炯談天下事若懸河漢而無極則從此而爲源本經術潤色太平之文皆根極茲集中播敷駢而後燁其神彌全其氣彌浩豈不亦宇宙大觀哉

靜儉堂集序

靜儉堂者吾家仲龍太參學經奉禮所也取古人寧靜澹泊之義以制宅命可以觀德焉而樹德滋者必煒煒乎興于文學本根敦固英華播敷天人之恒理也故曰儒者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有德有言立而不朽豈非其較然者哉仲龍居是堂解纓黻十餘年履跡不入城市亦十餘年課問子耕問奴織問婢陰行善不祈名師仲尼克已守老氏常足凡同土文且行書文集四 五 油雲草

壤築無睚眦默爲惠利保又一方里中共稱郭有道人倫之度薛廣德懸車之榮故心逸日休而以其間寄興于詩文殊不自知其有關於元紀之統揖人象之經緯也憶于與仲龍同第于萬曆辛丑時俱年少仲龍已能詩予髦耳仲龍官大行人子隨牒爲外吏居七八年兩人需次臺省暇則以古文詞相劇切成自負不肯折下而所以推挹未嘗不同時人莫測也及上書言天下事亦相約爲杜欽嚴安梅福徐樂大雅

之辭而以谷永附五侯任昉彈事及細微爲誠俱得罪政府先後左遷泰昌天啓之際子稍移清近仲龍堅臥不起居無何璫禍作子坐謫戍仲龍臥復堅恭逢

今上乘執至道振肅綱維子以用廣其器斥歸東臯仲龍亦再起參名藩徐自引謝居鹿渚兩人無事時時緘白襪相與切劘古文詞仲龍旣先爲子序矣茲仲龍集就梓獲縱觀之四朝因革蒼黃兩人升沉倚伏相視當一笑也語云文章關乎氣運古人以辭命造次上通神明下專對奉國之典如史佚射父子產叔向之倫春秋莫不曜之戰國策談鋒颺起時事恒象離騷諱怨小雅以亡漢道昌明西京爲盛下此亦無慮數十變永明黃初元嘉諸人似不至相遠而靡極于齊梁顏謝何劉江鮑才氣亦不讓韓柳獨韓柳變其聲耦音節而行以迭蕩汪恣勁質流便遂爾勝之唐文至此無以復加矣古詩雖亡千唐而唐詩近體之變乎古者竟踔絕千古宋

人所不能遊其藩卽明興諸家亦僅能爲述也
仲龍是集碑銘序記傳贊詩歌不規擬漢唐而
馭篇綜辭選意用氣揆形命體皆有法存淡質
蒼遠漢爲骨而唐爲韻如倫曠清耳婁輪眇目
六律規矩以神遇而不以耳目遇其致淳越溫
密其達充腴滌化緣淹該久故制構堅所謂可
合無可合可離無可離厥義甚微顧操用何如
耳仲龍居未嘗廢削牘與人東札慰藉慇懃篤
摯惻懇覺曹植吳質諸書反流于清綺浮艷也
文庫四
集卷四
七
油雲草

強尤嫉之將以進退于奪標要約以命令一世
羣賢摘填索塗翕起而和之不過三四年復反
唇相譏文旣不真何能垂久今夫弦者高張急
徵追趨逐者坐客不期而俯試爲之施咸池掄
六莖詠九成則莫有和焉者矣仲龍自謂文章
大業必舉一代之風氣其人之性情蘊藉隱
露毫楮間乃爲不朽然而山川之功亦有助焉
太史公自敘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
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鄉射鄒嶧彼區區見不
文庫四
集卷四
八
油雲草

者夫以言忤人弼違矯非朋友尚難之而況于
君相庸臣論說不過昉君相意上下甚者窺所
向迎合取寵誰敢遇事妄發萬曆朝穆清垂寬
容之聽而旁落于政府政府復旁落于暱近批
鱗易立仗難立仗易渙羣尤難不能夾揚于庭
乃致坤戰于野此吾兩人之所以先後左遷乎
奏議具在追往事慷慨激膺耳夫何排陷之恨
哉居恒與蕭光祿伯玉燕坐私論世之爲文者
才識不逮而不務稽詣以洞之耻自紉好凌厲

越圭竇安能覽聽出曠古故居子賦遠游相如
頌大人必一舉而凌忽荒隘九州倚寒門上下
無垠乃不作夏蟲井蛙見仲龍爲大行人歷華
陽振衣天際蛾眉而又東使朝鮮渡沮水踐王
險降澧清荻苴之侯踰眞番臨屯之境自飄飄
有凌雲氣而御史觀風採俗象魏所爲法歲終
太史獻故府而君齋戒受質焉是仲龍歷官始
終以敷文物採風謠爲職也則茲集豈凡所及
哉

寶綸樓集序

寶綸樓者吾邑寄庵傅公恭藏累世誥綵所亦於斯論著歌詠教子孫諸大夫邑人所望而矜式焉蓋鍾陵敝邑雖不腴山谿紆秀蔚然文明三元全盛得公爲壬戌臚傳第二人而鼎甲始全盛六卿備具得公祖孫而司寇宗伯學士始備具天開之矣讀公集豈獨言立不朽哉善承上天之報况而保世滋大政未艾也公自秘省熟覩明堂石室金匱玉板之書虞夏渾渾商灝灝周噩噩臯陶之謨文直行書

文卷四
寶綸樓序一
九
延喜堂
延喜堂

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四代之跡淹貫具悉而且獵往昔儒墨之遺文明昭代禮樂刑政之統紀無論今操觚家劇目鉢心寒膚皴腹者不敢望卽古稱大夫登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祭作噐能銘乃高文典冊光著廊廟未嘗兼焉執是而評公之集果凡可及耶說書道在啓沃疏陳政事多所匡建堯舜但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可矣代言則君教孝父教忠華袞一字榮及三泉內閣諸奏疏明言所職以和陰陽道在格非溫室中語名色俱

抵風胡子有言五色相勝非寶劍也擅名非寶劍也夫相劍至欲不有其色與名精矣知乎此而後可與言席前造膝相得之精神也詩以情志爲本以成聲爲節此詞家言也而猶有所不盡言古有采詩之官用能布王澤陳民風獨韋玄成自責詩暨戒子孫詩先儒稱其有祖風父常賢號鄒魯大儒爲相五歲乞骸骨歸丞相致仕自賢始又與公出處同乎其他如碑志序傳諸文溫淳剴舉簡稽緒正實能惇大曜明毋爲夸毘若振滔湔罔凌越

文直行書

文卷四
寶綸樓序一
十
延喜堂
延喜堂

奇恣之觀則公所不屑也仲尼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公丞輔先帝萬方之事大錄於公時朝臣舛午往往群朋更相是非傳授加增文書糾紛前後錯謬愛憎之議因勢抵牾公壹是以寬平博厚爲剴要渺密勿和從百事絕不攘袂私有詆媒又畏慎無所交通上意殊安之猶猷然自謂三公四足一足不任則覆亂美質師疏廣之早引履老氏之常足上書謝不任堅請就閒夫固乘流則逝遇坎則止與道翱翔衆人固不識

也歸而翳茅作堂高廊四注日與父老嘉會側尊
無禁夫逸樂間曠而不失爲清勝虛遠快意者綠
野平泉裴晉公李文饒業先爲之又何必矯激譎
奇故枯稿拾穗爲名高陽魯冠而陰郢鼎乎若揣
量當世非薄而資高議矜抗未嘗推下則又公所
不屑也世道所禁莫大於貴私學而寵無功夫衡
行則重相信也縱行則力相底也紆行則衆相竊
也彼附上罔下者則如附下橋上豈不亦罪哉公
立言必雅未嘗顯已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
之直行書
文卷四
寶編存三
二一
短雖卑門後進必加善誘外示闕畧中實篤密惟
其真耳今遭世鞠凶天崩地圻幸而冠渠剪剗於
北郁聖人聰明淵懿繼天立極旁求俊哲眷注耆
舊安車軟輪不日當抵鍾陵出寶綸樓中緒餘靡
不待專烈矣夫賢人在位則引其類而聚於朝
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
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陟屺岵司純平四海
是集團已成事也寧待他習哉

崔微仲問月樓集序

問月樓集者集崔生微仲之詩文也生居治東下縣介
兩甌間山水深莽海中諸島嶼若蒼兕玄龍之飛伏隨
以汝靈氣動盪光景生以一樓收之雲日煙雨無不奇
者而尤奇於夜潮得月白波燦照浩然有萬景之意故
其詩文之備美一似乎其樓之觀也詩則大曆貞元間
文擅蘇柳之致而擬於今之當家直五霸中桓文焉嗟
乎生豈不魁然名下哉而必問序於余者何蓋余嘗與
生言詩文之體矣人之有是四體自首領股肱至于手
拇毛爪各載其神氣於質貌變掉而動天或治之若夫
塑者偶者俑者和合水土而漫聖焉戕賊挑梗而機械
焉純束翦橐而衣冠焉其貌似是也南方裸壤之民表
龍章而紆紳弁之列焉北方鬚首之豪襲簪笏而朝禮
樂之堂焉西方深目畫革之人附鞮譯而登言語之科
焉其質亦似是也顧其神氣安在哉詩之爲體自三百
篇以至於唐文之爲體自尚書檀弓考工以至西京體
具矣然世代循環不必一體而必各載其神氣以成其
一體擇而取之而已矣仲尼有言曰述而不作信而好
古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書契興象象畫
威詔鳴迄今垂五千餘年有其可作古人已先作之仲

是之不作無可作也吾深懼夫今作者之衆也載以月
喻月不能自成其體以日爲體日萬古常圓月之朧朧
朧朧不必常圓而其虛盈弦望之數必不能舍日光遠
近爲圭黍之異故天下人皆仰之使其能舍日光遠近
爲圭黍之異而別見像影不亦爲怪月耶日月天下之
大文章也生試精心以問之其境政未可窮矣

沈何山真隱軒詩集序

從閩中獲讀方伯沈公真隱軒文稿和正以廣肆直而
踰達廓然若登高山臨大澤見元氣之搏抗焉已叩其
所爲韻語則曰吾不揣庸習此偶一爲之欲作不由蹊
徑語莽莽自遂亦時有獨至以此不敢出及出而味歌
之果也杜踐險徑聲應相保細大不踰乃所爲莽莽自
遂者政優優而尋變入節也公于詩深矣夫詩之爲道
非第以見性情樂師辨之北面而絃所以同民心而出
治道閑氣運之隆汙焉至其聲格焉下若江河遷流有
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蓋五聲協五氣以類萬物之理

文選代書

卷四

序

而合八風之調要不能離宮氣爲主宮居中央商張右
旁大小相次第以及羽先王考中色而定黃鐘所以宣
養九德也于性爲仁于時爲春于情爲好于德爲生誠
歌商周之頌寬靜肉好廣大恭儉純宮也尚書之文純
宮也故曰是五帝之遺聲也漢表章六經稽古其盛如
兩司馬氏班氏之文賦蘇氏李氏之古詩其言雅而法
樸而振曲折沉浮累累乎殷如貫珠猶宮之音焉東京
以後其氣商矣晉人之纖語純羽也五代之月露風雲
純羽也卽陶靖節詩真素夷邁學士大夫爭言之而氣
入于商幽人獨立志士嫉俗之象乎杜唐韓之文率杜

之詩能不盡失官氣而局體一變當爲唐以後詩其之
祖古文古詩亡矣宋之詩文純無官元擅詞曲麗于瀟
佚純爲羽其細已甚也嗚乎聲氣一也而三代不能不
漢漢不能不晉唐晉唐不能不宋元其間治理興替運
數修短裔夏遠順之故若操券衡而對一二也是誠何
謂哉夫咸池蘇于皇管南風解于帝絃大護之德猶慙
武樂之善未盡聲氣所通此在至聖明王尚不能避遠
于泚忽而況晉臺清角朝歌北鄙易水變徵垓下羽聲
其徵應寧復有待耶

明典

文直行書

卷四

二二 集卷四

高帝擅天縱之資抱無師之聖

御製詔誥碑書無不炳諸典謨渾備黃鐘之氣居然

帝王之言草昧諸臣皆含章而不曜成弘以後養士右

文開教廣學陋視西漢太平之色日鮮故制義推姑蘇

毘陵古文名北地信陽亞斯嘉靖歷下弇州蔚焉朋興

于是詩無舉大曆以下文無舉東京以下者豈不亦振

哉載觀數于北地挾草莽闢鴻瀨渾然官氣厥功爲大

信陽以下卽不能純官豈有一之流爲徵羽者耶

今萬曆壽考作人大化融朗家擅和璧人握靈珠急需

執杓戴筐之人以主司中之命而起古文于西漢之上

若鴻公者可以興矣公地近而名高知必能以官氣調
天下之焦囊猛起而歸之太和吾審其詩文之志與聲
而知之也

文直行書

卷四

十六

集卷四

雪崖遺稿序

熊子曰明興文章之運必祭酒金華宋學士濂云
蓋當元閏垂百年操觚之士抽思逞妍端詞曲
高帝以馬上定天下書缺簡脫日與諸儒臣受經
則宋學士爲冠首而青田龍泉諸君子輔之於是
大收篇籍子史傳說皆充秘府龍門柳離諸集亦
煥然有述焉嗣弘正間慶陽定先秦兩漢三唐之
位而汝寧太倉濟南諸君子後先蔚起士大夫遂
文必稱西京以上詩不稱大曆以下矣夫農者蜡
先農蠶者祀先蠶金華草昧之功焉可誣也嘗歷
激水發川間見其山水之秀氣鬱爲人文日以新
盛不勝恭敬及得讀雪崖戚公遺稿其詩之穩順
聲勢其文之條達格體皆宋之遺焉而先秦兩漢
與三唐之風益於茲綿綿也然詩文者境之譯也
品節者人之幹也鄒枚詞賦奉筆兔園則優矣而
不可登董賈之堂卽谷永杜鄴自下廟上論篤矣
乃史臣猶稱其談有餘而諒不足豈非華與實遺
文與行謬而天下後世竟推見其隱乎故必有劉

文正行書

雪崖序一

卷四

清玉堂

宗正之封事始可與言文也矣有杜拾遺之憂國
始可與言詩也矣以余所聞戚公爲御史巡徼長
江值藩王有爲吳淞之事者浮船出湖攻圍郡邑
漸逼南都于是巡江御史員三人或跳或犬馬之
決獨公擊楫中流長江上下葆就無他及嘉靖之
盛天子神聖時有所誅逐以行其威重獄事稍
豐廷臣容容持祿不暇給公獨惻惻憤憤蒙暴繫
旋蒙恩醒懸車二十年自老于筆墨山水竟不復
振此所以有今日之雪崖遺稿也夫江湖而懷魏
關之思固忠臣之戀戀亦功名者所托爲捷徑乃
建言自廢二十年永退不進則古人之所爲漁釣
于一壑棲遲于一丘不好萬物之志而余之所以
恭敬公者又深于世俗人之恭敬矣獨詩文也乎
哉余往令長興分較浙關得公會孫良史其人精
醇大雅一如其先資言理南康平允以高等剡薦
稍遷瑞州太守承清恬之目下信上獲歲計有餘
所就正未可量以茲稿傳諸其人雪崖侍御之名
于是乎同宋學士不朽矣

文正行書

雪崖序二

卷四

清玉堂

四留堂詩集序

嘗考述詩書推表山川匡廬稱天子都而東澤爲彭蠡皆列之古經惟殷周以止夷于南服職方氏不足備徵自太史公登廬山以後綴文之士衆矣而詩尤甚盛蓋十八賢蓮社陶謝爲冠首李白寄迹稱斯地山水俊偉瑰特則詩之流風遺韻宜其至今不墜也余年友吳瘦生氏家世居星渚匡廬彭蠡日在研席間峰巒縹緲壑波沃蕩豈魁父曉濤所敢望故其肆力爲詩上干青雲下屬江河意不可一世而口亦甚斥臧否迺于北地信陽歷下瑯琊諸公又未嘗不擊節嘆服每與余揚扆雖一字句之微必推敲歸諸當而後已視賸之輕易言詩且無前賢失口慢罵夷考其作固平平無可驚人者不下里耶瘦生所著四留堂一集生平韻語在焉五七言古體絕句近體備矣然諸所詠歌則不啻茹吞吐匡廬彭蠡也者東登岱宗七十二家之金泥玉檢光景動杖履西涉洞庭之野南陟祝融

峰小則悲嘯而弔靈均湘妃太則搜响嘯之牒問赤松之壇至聖名仙不得秘其蹟矣經新道絕五嶺度揚粵八明珠翠羽之鄉縱觀蜃樓蛟宮之變化何其盛也問津甌閩訪天姥期霍童謁武夷君丹山碧海恣所爲出入以供筆端抑何壯也其它雲谷走燕趙北邊伊洛溯圖書靈跡淮泗禰帝王大風耳目浩遠心氣玄曠發爲聲歌日新富有豈不亦壇坫中桓文哉或曰以瘦生之才而官止司寇之屬天道是耶非耶曰固也造物忌才惟瘦生才甚是不免世俗睚眦汲黯褊心尚不能無所望瘦生自見孤立抑鬱遂退而性倨少忍詢兼簡易不矜方幅豈能與世之匿情求名者比量得失耶雖然漁釣于一壑則不掛聖人之網棲遲于一丘則不奸萬物之志年已七十夫復何求蕩然肆志使譚者不得而名焉餘俱留之可也此四留之所以命堂也然則瘦生茲集又何必別選名山藏副東匯澤爲彭蠡其上有匡之廬在

禹卿宗侯詩集序

詩之爲道樂師北面以比絃管及其至也陰陽
卽序解愠阜財穌平之極也聲應相保曰穌細
大不踰曰平聞樂知德彼擊土吹葉可以與其
知能慙濩婉武聖人之知能或有不盡可易言
乎吾讀禹卿宗侯詩而喟然於論世也夫樊過
之夏不入里耳清角之調通乎風雷使卑之在
華門圭竇窮固之宗者月染日濡境接情薰不
過塗歌巷哭若二南之關雎麟趾洋洋乎周召
文直行書

文直行書

繪應草

之遺文之昭也卽一變而爲離騷作漢魏六朝
三唐鼻祖而屈原實楚之公族桂樹冬榮開淮
南招隱芳草王孫之賦秋蘭羅生啓西園公讌
朱華綠池之吟此吾論詩之不能已于論世庸
得謂無稽耶史稱豫章長沙皆南楚騷雅流風
朱戶爲盛蓋自大寧改葉以來醇洪肖之德豐
茂世之規代有哲匠宗良用晦鬱儀尤近時之
表也禹卿嗣起景色若增而煥篇翰若飛而翔
銳思也微選材也精發調也逸制法也詳研苦

以寓其致而微婉約裁直而不越曲而不僂蓋
所結社皆名宿質善而賢良贊之于是乎今日
之淮南西園諸唱酬不能與禹卿爭衡也有二
惜焉 國家禁例宗室園于一郭灌花木問風
月修禊事展古今圖書以外觀止矣禹卿能不
爲題所局促漫衍浩翰繽紛籠從所著甚富藉
第令如太史公登嶽浮湘沂淮泗從封禪則赤
波玄圃皆供禹卿筆頌矣

今上除例許登仕版承明金馬之廬治中別駕
文直行書

文直行書

繪應草

之任翩翩多宗衮而禹卿曰吾老將及之不欲
逐隊行使除例早十五年禹卿不較天祿之書
亦上五行之疏矣然所嘉賴禹卿者亦有二焉
士不隱約不能著作有述於後世詩道之敝蒙
師儻父輕儻遊僧俱以掄標能掄管徒各以意
寫而資筆難誣深溫龐厚之氣淪斷殆盡得禹
卿精思雅材爲之一振且也膏梁之性難正坐
糜奉祿無所事事優笑在前裘馬在御負進闕
鷄舍南探九薄暮塵起禹卿介石之浮樹爲儀

表若天潢文曜爛千雲漢間俾宗星不雜于市
樓屠肆彬彬秩秩國中皆有矜式仰副

聖天子篤親除例之意其嘉賴豈不亦大哉夫
有龢平之聲則有章祚蕃祉之應不可謂茲詩
無補於陰陽之序也

尊拙齋詩集序

尊拙齋者歐陽公于琪之燕居于焉朝夕博覽
遐稽以詠歌先王之風養性敦道所也年已八
十矣出生平所著樂府歌行五七言古近體什
諸梓裝潢成帙眎熊子時春陰積雨款謁不煩
當日褰帷讀之竟乃不覺肅容而嘆曰是壽者
聲也西方之書有壽者相蓋取諸骨格精營神
形人身聲發于任督之經聲洪亮悠遠者腎堅
志強角犀瞳紺漆園氏所謂衆人之息以喉真
人之息以踵者是類也公自弱冠以詩名六十
年來俯仰泉苔意深魚鳥時與平生故人宴簪
含羹藿飯糲側尊無禁昔酒不浼或佳風日載
筐及簋攜侶命賓倡和里社之下與季公于玉
狎玉斯盟溫淳沉鬱都雅麗嫺簡映高寫融溢
于克盎之盛神化回瀾精氣滌灝豈衰志洪洗
易不沉鷺深切而徒以割鐵襲竊者可等乎
太史公曰詩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
故長于風然風必曠觀遠采故古有觀風采詩

之官而大史公自敘亦曰南登廬山浮湘沅淮
涉河濟若行不踰壘間耳口約結心手安寔發
舒公子都下泛濫金臺廣川滹沱易水或時遊
燕市酒人三河俠少矣而南都爲司空官屬則
吳越春秋秦楚陵郭漢諸王招致天下娛遊子
弟如枚乘鄒陽嚴助朱買臣之徒文辭竝發貴
顯朝廷其名跡在江南北間具足以供公嘯詠
區區六朝佳麗又時人之所爲觀也至于上蔡
之宰則楚文王齊桓公取威定霸陳兵次師處
之直行書
而昭侯美裘李斯黃犬安在哉若夫瓊州乃漢
元封元年略以爲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單
被穿中央爲貫頭湛離夫甘都盧黃支以爲隣
海天合沓雲霞沃蕩漢譯使所希至况于中朝
士大夫而公憑太守畫熊車填其地五年所人
間未覩之奇恣公手筆出入矣故公詩之諧者
皆可比金石入笙絲而七言律尤暢適而恭敬
恭敬則不佻不挑則凝重凝重則真一故曰是
壽者聲也季札觀樂及秦曲而曰此之謂夏聲

大能夏則大大之至也請觀世之輕俊其爲聲
甚細而哆口嫚罵前楷彈駁知名第取卑薄幽
僻纖巧麤撫以驚愚使清廟明堂高山遠水之
觀上讓古人此時事之所以兆亂乎乃輕俊亦
不永而其所爲詩人琴俱往矣幸有公詩爲三
門之砥柱庶幾乎治世之音倘行憲老之典乞
言于黃耆卽請以是詩爲採風使者獻用當今
日之雅南可也

萬載韋使君詩序

予曩令長興韋氏諸文學斌斌稱大雅今以烏程籍起家成進士令萬載青岑使君者亦長興諸韋之疏屬也其爲人也惇惠靖厚豈弟真簡試官萬載八年有仁聲而格于催科不效官級盡鐫比其後奉

明旨責令對簿臺司知其清身苦體終不能他有汗傷撫字心勞神明可貫人不堪其憂使君若將安之留滯待對蹴寓市廛時有歌詠乃出

文直行書

文集四

二七

油雲草

生平所著韻語見示予疾讀一過其詩出于萬載者居多迺不覺喟然而嘆曰文雅飭吏治古語豈欺我哉夫子賤爲單父身不下堂子游爲武城絃歌滿境然其世遠吾不知其所爲治何等雍容于上而俗以休遂如此乎漢世則倪寬始以催科課殿終以牛車擔負更課最何萬載之不可格至斯耶嘗考地理志漢書註宜春南水至新淦入湖西近長沙長沙以萬里沙得名左洞庭右彭蠡古三苗地山甚崇峻層凌舉雲

峭秀分霄其民以田獵山伐爲業嵒窳偷生無

積聚善家子皆匿不肯就惟猾禍者佐縣官田

王令佃戶輸稅而詭寄隱藏正籍久不可問急

之則佃戶若鳥獸散文學諸生善把持此萬載

之逋八年不入嗟乎有以也書所稱草土之堂

或高或下各有所歸又草物十有二衰豈萬載

之土終不可等衰而爲之歸耶已矣使君旣安

之夫復何言端言君之詩可乎詩者承也故

曰詩承之其承意而發者耶又云詩者所以已

文直行書

文集四

二八

油雲草

怒使君天性寬厚居平未見其凌遽失色而又深于老氏不爭之誠大易退藏之指偶發爲詩雖感愴屯鬱悵悵隱憫噫邑傷歎中而華會淹利奮揮佚起悠然是春風之風夏雨之雨秋月之月冬日之日其于文雅何愧焉乃竟不可飭吏治哉載觀七月之篇登場納稼以勤其事獻豨稱觴以奉其公禽鳴蟲躍棗剝瓜熟男畝婦桑而一時太和景象在成周宇宙間非周公不能爲此什也後至小東大東愾歎隨之矣此論

詩不獨可以觀人更可以觀世夫使君學優言
宏之文雅而萬載遜化于單父武城使君何罪
而使君爲詩又若無怒之可已優柔平中倘取
絃管而比之太和之韻依然嚙咏有盛世之音
焉則天下事正可爲也

林孔晉詩序

記予爲諸生時讀閩中郡楚石林公諫垣封事
未嘗不擊節而嘆曰古之遺直也越二十年予
亦從諫垣左遷閩中僉臬式林公廬相見若平
生驩已越五年予承乏南臺視師江上林公則
從謫籍起驟遷南納言朝夕接帶履驩如故也
無何以端禍次續斥謫去已越五年予召還司
戶部風采政事動一時已越八年予棲托京山
之阿賓客盡落忽有少年美秀而文欵草門當
日曰閩中林孔晉乃故林公納言孫得山戶部
同產子先尉睢陽坐飛累獲暴白復其官隨牒
爲江閩叅軍需次受事者予攝敝衣冠一見之
如見林公云孔晉自視散吏則時時從吾里諸
名士社中爲詩積二年所旣以成帙又出舊帙
所爲芋江志別乃閩中同社互相唱和者俱滔
滔汨汨靡若流瀾據雄詞構新裁以自寫引怡
懌遊舒發越陶愉不疎裂襲蹈寄人藩籬彬彬

平詩可以觀矣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聲詩之道與治化通古之人執六間以調六氣展百事敘四時次七政感八風農夫紅女之所謳謠太史行人之所觀採瞽師音官之所弦次郊天享廟之所和寧豈區區騷人流連引寄可依稀其涯涘者哉孔晉且爲詩且爲吏近攝官靖安其政精明振作百倍視真令非詩之一班乎自此行遠且大閩中郡古無諸城也三山鼎足句之雄秀而險固予東行海上遊支提泰母詠明登天姥岑息必廬霍期之句浩然意遠煙虹上千青雲日月沃蕩溟漲其于江南所稱佳山水幾希以魁陵潯瀆視之而詩力爲之益振況生于其地者乎猶記無諸城中有晉安詩社孝廉諸生及冠武冠者各奮筆欲約劑海內而冠文冠者則曹大叅能始學宿齒壯名字柄鱗號司杓柄但其爲詩嘗欲律中兼選意是耶非耶要不如福清相臺山葉先生七言近體逼

似唐人詩具在汗不至阿其所好予因思二十年前與葉公曹公雅游揚花賦詠四十年前讀林公諫草通風素回首思之忽成往事能無永歎今讀孔晉詩豈勝昔人并州之感撫几惓惓依然御鵲鴉曲折幔亭丹山碧水間揖武夷君更念及振纓陟泰姥摩宵峯俯視甌越如粒粟夜宿支提華藏寺風雨澎騰蚤起觀九十九峯斗入海意未嘗不浩決混淪欲吞吐六漠也

許子遜叢青軒集序

余第萬曆辛丑于時褻然舉首者同安許子遜也既釋褐偕觀政吏部子遜長十歲以弟畜余日追隨冢宰之屬不治而坐論於翼室每見子遜平晚高視拊膺盱衡論說裁量意不可一世而坦直疎易人人喜其親已然雄力兼才博通乎流畧未免遠矚域外爲氣無所折下故事南宮舉首無不居鼎甲立躋金馬門子遜猶觀政待庶常吉士而後乃持橐史館是可以觀時抑文直行書

文直行書 卷四 三三 湖雲草

可以觀子遜也余錄錄爲縣官隨牒在外居久之聞子遜竟作古人天可問耶今四十年矣同第諸昆如晨星落落無幾余亦以中廢杜機久不通戶外屢忽有投謁持子遜叢青軒集以引言見屬者乃子遜胤子則雅也余嘉其意疾讀一過則論策時文尺牘咸具不覺嗚咽而嘆曰不朽哉許子魯人有言先大夫臧文仲旣歿其言立是爲不朽非夫言而能爲不朽也有所以不朽者

國家用制舉義取士束以格體股引成章猶記子遜畏聖言題以領照壇場學者稱元脉必曰已丑會稽壬辰吳江乙未宣城辛丑同安如先輩之稱崑陵晉江也者蓋支經肯綮理貫總策節奏存乎其間琳球考擊律呂相宣韶濩之音也齊輯勒銜急緩唇吻良樂之御也制義自子遜以後諸公奮起者強半爲李將軍不擊以斗設步伍矣高者用才布勢陵跨蹴躡標宗以命今一世無敢不屏息以聽然而其氣象雜霸于大雅之章何吾思子遜制舉義實惻乎有人琴之感焉載觀子遜詩則逸閒清綺動與天游論則雲行波立策則氣填膺激表則刻羽引商序則揆權規構東則真摯朗發俱自成一家言蓋遂淵者思致之密博綜者涉誦之深而其鳴鶴者出于寥廓之外殆天授非人力也談者謂子遜再假年所就更未可量吾未見賈誼治安鼓鐃表餌諸東京湘悼鵬諸文改正朔易服色裁察室諸議有讓于白首魁壘先生者傳曰言身

文直行書 卷四 三三 湖雲草

之文也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子遜其言而文行而遠者耶故曰不朽余嘗薄遊閩中東行海上陟天姥岑望泉南諸峯巘點黛發翠如食前豆簋交錯旁羅與日氣霞標相沃蕩此叢青之所以命軒哉

浴碧堂文集序

萬曆丁未至庚戌四五年間豫章太守實甫田盧公鉉卿起家壬辰進士爲郎共工選擇而使者下車之後經明有威重益民佐時和衆皇俗布常陳藝咸中程用儒術飭吏治居恒則曰太守吏民之本爲能導其吏以養民也惟是爾民之不獲時又我則不能經政光裕厚命官司之守爲何緣寬和清辨與時上下不爲擊斷亢暴之治以博名高循循然有德讓君子之風而威澤澤流風業光美守豫章者莫效于此矣然公專精經學善屬文用史漢爲綱兼綜諸子旁采衆家擘析其膚理臨制其領要獵儒墨之遺文明典墳之統紀他不具論卽修郡志而毋開局毋分曹毋委閣筆啓聚訟若左思作三都賦牆壁戶牖皆置研墨遂踰年而成如劉子玄所述史有十品郡書地理書居其二蓋兼有之乃文辭爾雅則又非時流所敢望暇則進縫掖諸生勸其考課第甲乙學官弟子彬彬嚮風其尉薦

待遇屬吏殷勤甚備每事推功善歸之于下曰
某令之爲非二千石所及昔黃次公善助廉吏
無失賢者心鄭當時推轂其官屬丞史嘗以爲
賢于已端無譴焉至于署雅正堂取漢太守陳
蕃雅正矯俗以禮導下之義石甃東西湖俾邑
屋不觸湖之邊幅汪泄無哽此何異召信臣造
南陽鉗盧陂累石爲隄杜詩繼而修之其民歌
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耶諸懿不勝書旋擢觀
察副使者所部仍豫章居無何用望遷楚大叅
吏直行書 文卷四 三六 謝靈運集

後而不朽竊慨明堂石室金匱玉板圖籍散亂
諸子各以其智舛馳才大者倣詭昌恣弛縱凌
蔑滔淹萬類蠹氣橫起裂銜泛駕其細者又爲
怪迂析辨以撓世事或纖靡淖弱氣力不能振
鴻羽均非治世之音縱觀公所著序記論策疏
議溫純典則通達古今布局引勢一規矩于東
京以上可謂諸古之極而淘汰復無痕滓譬之
于御正如王良韓京執轡引策齊戰乎中心馬
志範我馳驅更不必凌高而浮慕乎大丙鉗且
吏直行書 文卷四 三六 謝靈運集

以去治如在豫章故迹惠聲流江漢間海內播
紳疇不以國家柱石相期乃偶臥病竟不起位
與年俱未配其德今冢上之宰木可材矣不佞
浮湛中外無所底適跡林臯久杜疆外信忽公
子伯安走書千里持公所爲浴碧堂集屬里言
弁其端主臣憶三十年前同里父老沐浴風教
思戀之至比于兒啼今焉敢以不文辭蓋談藝
者之言曰玉不雕璠璣不爲器言不文典謨不
爲經故君子在位可愛去後見思言語有章身

飛龍天矯騰鶩于掩靄恍惚也昭明所選諸書
今陵谷蘇武司馬遷報任少卿自是西漢氣格
孔融論盛孝章朱浮讓彭寵遂爾爲東漢矣降
而陳琳阮瑀吳質應瑒稽康孫楚趙至丘遲劉
峻之徒魏晉六朝之密移運會疇覺哉公尺牘
甚夥大抵兼綜諸家而絕不作輕易諧笑諷薄
語蓋自子產叔向應對辭命中得其精神于世
未數數見也其他雜著銘誄情意篤摯得事之
中文約指明可謂粲如矣語云經術所以經世

穆文章吏治豈有岐途哉尹翁歸抱公爲近世
儀表張敞綰飾儒雅縱赦有度條教可觀史書
稱之若王尊雖文武自將而好爲大言詭譎不
經又君子所譏也公自爲郎守郡歷監司碑在
國人之口文藏浴碧之堂異時使者出而求書
于四方則必取以爲蘭臺備制作公即早世夫
復何憾况有穀似能世其書正所謂無涯之智
結爲大年也嘗薄遊閩越碧山碧海熾炳輝煌
盪浴天日是取于盧家之堂

式正行書

文集四

三九

海樓草

朱司成存稿序

國朝功令宗室以將軍中尉封不與制科與制科
自壬戌山右朱中翰慎登始選庶常吉士則戊辰
吾江右完園大司成始讀書秘省道先王語雍容
蘊藉聲著臺閣坐忌者口語改中翰公亦爲傷時
論建竟不就請歸越三年請闕自理疏下吏部時
余在司馬門見太宰閣公爲公條覆甚晰獲還館
職爰自史局晉講官志用閑深加以沉切密慎篤
至天子大器之壬午典試留都時余又從田間
起崇贊南司馬門見公頓網探淵振綱羅雲招龍
引鳳較閱勞苦共賀得人然坐是小困便道一覲
太公旋稱病引告不得而祇南大司成之命矣又
引告奉溫綸趨裝道經信州盥櫛不廢而逝視返
龍沙寺余憑棺一弔不勝茂蘭秋霜之恨見櫬子
十人大小俱能成立長君議澈食餼已當貢乃裒
次公所存講幄敷陳筮仕奏疏代言制草館閣詩
賦序記誌狀付梓人而屬熊子序其端嗚乎人琴
俱往恐不序哉公固黃帝之青陽夷鼓也神靈之

文直行書

司成序一

甲子

延慶堂

統各以其國官奉之公獨從禮官甲科自奮生平
鞠躬履方口不喜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頗似楊
子雲行年五十守學彌惇 天子亦以爲修勅宜
侍帷幄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忽焉淪謝其光淡
淡其影沉沉道路無不惋惜十子林立可無怛化
也讀公諸草如講筵啓沃經義疏條之外嘗口畫
天下便事揆度安危多所匡建制詞代中外臣工
綸命締構規裁嚴於立體而朗於命篇詩賦則都
雅閒麗簡映高寫合建安以來之氣骨顏謝以降
文直行書 文卷四
之宏麗可謂升堂序記誌狀經緯不爽得文之象
嚴實無夸得人之神辭澤節調非諸子各以其智
舛馳撓世事者比也談藝者之言曰玉不雕璠璣
不爲器言不文典謨不爲經夫人肖天地之貌懷
五常之性聰明精神有生最靈其言立則其人不
朽公自此傳矣夫復何憾余讀漢史五宗三王荆
燕齊趙江都淮南衡山之倫以親愛爲富貴客優
笑在前賢才在後甚有胥靡申公者逮及詩書其
人俱無足述邀草木同腐惟獻王德好學祓服造

次必於儒者入朝對策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劉
向治穀梁春秋傳以洪範宗正封事侃侃肯戚表
此二人便爾輝映簡策矣吾知今天下後世定當
目朱司成爲河間中壘之流亞其在茲刻乎

王修之使君諸刻序

聖門四科政事文學惟冉有季路子游子夏見稱蓋學而從政臨事不惑斐然成章經術所以經世通儒之爲重久矣故子產古之循吏也仲尼稱其惠稱其愛又稱其文辭未有不敷奏不能言而明試乃有功者也壹是以人品之修勅爲本今司農郎王使君修之維揚之雋也早登甲科爲浙仁和宰庶平鄉正治民異等大吏業最其卓異上三年計而以不修小禮曲意失要人

文直行書

文集卷四

四

油雲草

當路之助坐謫吾江右觀察幕中隨擢司理饒州郡理以稱貶庶官糾虔民慝爲職人不敢告言爲理者飛耳目動悉得其所以聞臺御史不端端規一郡事十三郡皆受衡焉故諸司視理如視臺御史謹事之殷勤甚備監司無如也使君文武自將廉正有知畧外有直項之名而論議持平合和上下居間無所聽餽遺無所受卽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所至衣冠懷之而最造于饒者在屏除盜賊清釐賦書屬以四垂多事

徵發如雨民不聊生無賴惡于取人于萑符之

澤實蕃有徒官司不亟追爪捕卒保姦爲利而反繫亡家盜賊得志益麻起使君鈞摘如神有二人見殺無主名懸空披籍問牛先馬用類推迹贓犯並得卽訊輸寫不待筭掠定虎負隅者五措爪搏掩路人使君爲檄告山神率虞羅一日刺之立盡讀使君討虎檄及虎觀記彼爪牙吏虎如冠者能無震耶各郡邑賦書方冊雖具乃吏緣爲姦抗弊巧法收輸淆雜督趣騷擾民

文直行書

文集卷四

四

油雲草

疲而賦亦不登使君先簿正賦數爲易知之單視戶爲總撤之單視甲爲縣票視輸者爲合同票視守者大凡五端至今番君六屬行之稱大便宜得槩以視十三郡耶嗚呼此贏者江湖之民水潦不時不能阜滋百物而生之嘉功日稔犁耨修疆服罇時布莖莖不乏匱悉審固其心力以役工令而上之人莫適任患宜重民瘠而輕民徒且攻剽爲非也周官司會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貢九賦凡邦中之版土地

之圖山林川澤之數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
冢宰廢置先王之意何其深重使君不以錢穀
文俗吏自待而直欲加側隱于窮窶單陋助
聖天子流教化守先王之典圖官物此豈懦弱
不任職者能窺其深淺耶使君自此遠大矣嘗
得承使君風論倜儻疏眉目美須髯隆寬廣問
委曲宜人而高議清抗亦未嘗輕有推下加以
藻才華聞斟酌辭令讀詩稿文稿二刻風雲色
澤飄洒浮動居然登作者之堂則經術所以經
世真使君其人哉今爲郎司農行矣鄉之拓落
漸以顯遂益民佐時和衆阜俗渙羣匡國正使
君與道翱翔之日平易日動靜不失其時其道
光明不佞謹于葦門圭竇中拭目賢者之明其
畫能得意于海內也

文直行書

文集四

四

文直行書

題徐鍾陵玉梅館錄序

詩書而後言史則郊龍門褹扶風言詩則祭酒青蓮少
陵矣至於苞括洪瑣網羅經怪鴻寶齊諧以降代有當
家歸於各鳴其盛未嘗兼之者也鍾陵先生胸中傲睨
一世筆底驅役百家敝屣方州天放自命著玉梅館錄
行於世尊今稟功令於孟堅傳往追放失于子長比律
左手諸子美長歌右手摹太白其它凌雜崎細倘後之
人復有作鴻寶齊諧者必取材焉若是乎古人所不能
兼先生兼之耶熊子曰固也盡馬者寸楮嘶走千里其
神王也盡山者尺幅卷舒萬重其意遠也先王之錄不
必兼古人先生之思兼古人也則於是錄在也

文直行書

文集四

四

文直行書

寧澹語錄序

侍御魯岳方公視畿東越其下教郡縣率以寬厚一良爲大指而精密則傳以經術於時余旣以牛馬走北面堂下簿書之事惟有司存安敢越俎而顓叩公之學然亦以政學矣公在臺多所論建其巨麗者爲餘千新會諸公請謚天下誦之及於役閩越公子潛夫守冶東出所錄寧澹語問序敬授而讀之而後乃知夫道若大路然布帛菽粟中性命之元賅焉則公之爲政所以持大指傳經術誠有所本云蓋居恒而嘆學之不可以已也孔子之聖焉嘗以不講爲憂洙泗之間不斷斷如平而其要歸在於爲仁春秋之季綱解維馳諸戾害大夫墮五霸起而扶之其學本於黃老雜於陰符世之殺運漸開皆不仁之種而蔓也聖人有憂之仁者天地之春人心之孩卽堯舜之中也其費旁羅而無外其隱滲入而無內顏閔入室由賜登堂曾思傳火皆是物也及軻氏之言性善也旨斯露矣而善機正殺機之對也戰國之運甚於春秋軻豈好辨哉漢表章六經於斯爲盛乃一代大儒董仲舒標正誼明道之語及其末也諸葛武侯以寧靜澹泊爲訓雖造語有深淺而皆得仁之一體矣宋代理諸儒發明理學標目無遺孰非有功之素臣哉而

善惡太分蹊涂太狹朋徒附和卒以來小人僞學之禁說者爲明道之未醇正誼之未淨賓賓然於好惡而寧澹之意微也似也然此一時之時也不有萬世耶乃今之時亦有不幸而類於是者余不學不能窺其際但妄謂世尚解講者非講之足慮也默而識之之澄其神也學而不厭之實其踐也誨而不倦之善其同也講不亦難乎若徒以一堂之鼓歌羣市人而高坐嶽嶽四筵諾諾是奚足哉孔子又何憂焉讀寧澹語有嘆乎其語之菽粟布帛而賅性命之元也轍跡四方不及時時請益如往者非面然事其父友其子皆寬厚子良而傳以精密斯勸躬君子也所繇與黃老陰符之學異矣仁之端也性之善者也是宜其學之世也

引湯質齋文集

刪繁以後至於漢文甚盛矣衡之者曰西漢文章東漢
氣節似也然汲長孺伉直引是非摧剛爲柔裁丞相御
史大夫以上不少紕孔文舉楊德祖文士雄也斷斷持
清議格物如綫之鼎奸雄噤不敢問誰謂東漢無文
西漢無氣乎故氣節者天下之大文章也文章者又天
下之大氣運也庸人溺富貴輒謂長孺不顯楊孔不終
遂大笑之曰此曹驕語氣節如是者爲我富貴戒豈不
厚哉嗟嗟彼一時也君子之天未定也獨不問萬世耶
義興湯質齋侍御筮仕宰豐城割割有聲而行脩潔徵
爲御史白簡所抨非貴彊相卽貴彊相客按宣雲七閩
三輔大都以破柱聞而莫難於辛亥爭大計癸丑爭職
掌玄黃之戰此何異東朝廷辨誰肯助主爵都尉是魏
其乎楊孔如在無完理矣疏語懸卽狀及載今集中不
具述而侍御直以此掛冠神武卧病金鷺山中未逾年
而歿此一時也與侍御悟者聞之而不笑且幸者幾希
夫生死朝莫也同異變觸也不通論其人之生平而第
以同異轉好惡好惡轉生死若將曰世道持於斯士品
定於斯則孔門所爲惑之大者其不佞辱侍御草木之
味必格格焉哉今日玄黃語盛諛之于青雲之上人必

曰大夫汀而阿其所好者但跡侍御之生平與天下平
心立論恐盛毀者亦莫以奪也人琴俱往言之何益天
道是耶非耶今獲讀遺稿若干卷三復卒業其依然不
絕之廣陵散乎嗚呼秋隼擊而毛血灑空罕車明而天
譏卷舌好侍御者固好而名侍御之疏卽惡侍御者亦
惡而名侍御之疏侍御之疏真名矣孰知其詩歌之悲
壯序記之曲折排耦之流麗尺牘之真簡志而晦約而
該華而不劇盡而不汙無乎不發舒其忠憤剴切之氣
獨疏名乎哉侍御之文傳侍御之天定卽揖讓兩漢諸
君子于一堂可矣

夏直行書

明官保尚書宣石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關南楊氏家譜序

豫章之望族多蕃于四鄉附城郭而保姓受氏
耕久大顯遂將願者惟關南楊氏勝國以前不
可推

我朝自弘正至今二百年間甲科五乙科二甲
科歷官方伯者二參議者一郎儀部者一郡太
守者一乙科歷官御邑長貳者二並有聲績其
工直行書

譜卷五

世系

出處委悉于生也後不知其所爲治何等定一
一詳譜系中獨選初方伯居相近通籍先後不
相遠官方嘗相及相與稽合詩文壽語理道指
數里社村巷故家遺俗興廢之事坐談必移日
而屬序其家譜之端曰古之得姓者自一人分
爲數十族所謂別子爲宗者也神靈之統皆以
其子孫奉厥彞使有所依故遠古之裔若十六
族若四岳其胤遺史氏猶有之而世遠經離亂
尚多散佚灰燼况不腆之宗始祖自一人徙至

于斯垂三百年初百年間未嘗有顯者逮及宗
乘爰自中葉有其舉之即今又垂百年苗裔茲
茲宜續紀異時治亂離聚不可知吾將持橐載
筆請于一言爲冠冕可乎熊子肅然改容而對

曰盛事哉愚何敢辭夫譜之爲例道古以本始
敦仁也庸勲以明世顯義也係先以彰紹亂收
族也隆近以崇長易展親也立宗以存家介貞
教也書地以記遷徙稽疑也六懿具焉蓋古者
同生以賜姓胙土以命氏譜自上世已具秦夫

文卷五

世系

圖籍剗除王侯世家惟世本存太史公採擇兼
國語左傳爲本紀列傳起義立例遂徵信于後
世然于庶姓百家無與焉自劉譙王儉賈執王
僧孺諸作而代有譜矣濫觴至今附會蒙冒李
必隴西崔必清河骨華寒素備隸衣冠僭楚裔
夏了不可憑其于古人稽顙辨種經遠存疑輯
此譜會犁列贈祈以同而異以異而不殊之義
謂何不等子穢史乎方伯僅名其初徙至關南
之始祖某一人而它無及識度賢時人遠矣卽

以楊論漢以後文燒盧駱武繼梁陳夫豈無人
年壽榮華歟焉灰沒名亦不述惟關西立節玄
亭立言至今兒童婦女莫不家傳戶誦則族以
人重獨族重乎哉古語曰郊禘宗祖報此五者
國之典祀也廟祭之有昭穆也次世之長幼而
等胄之親疏也上焉一王之憲典所式下焉奕
世之精爽所憑焉可誣耶今楊之子姓茂才異
等日翩翩項背起方伯榮聞嘉祉愈簡簡盛屈
指合先達諸公之數若使當漢世豈不可稱萬
石君然史稱諸石下車過里門舉鞭數馬以對
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浣滌孝謹如此方得以功
名自壽則能亢其身乃能亢其宗若族大而馮
厚賴衆而驕雖以成季之勲宣孟之忠子文之
治猶有傾跌此亦方伯意中欲諄諄如馬援之
誠也者然方伯居恒抗法于鄉羣從雍容實能
惇大曜明以德義協于遠近祺祥是兆而不奕
彌邵用對揚祖宗之光烈誰謂關南不關西若
耶茲譜之修統同以合樂辨異以同禮覈實以

徵信藏之家廟歲時蜡臘展拜秩如殊異平時
之所爲修譜者異時輶軒使者出而求書于四
方則必訪取以獻以備太史公其人採擇爲萬
石君傳豈不與蘭臺石室所藏之故憲焜耀無
窮哉

王氏家譜叙

太史公作三代世表曰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然則非諸侯而欲譜其世於虞夏殷周間蓋亦難矣氏族之有王也相傳皆周靈王太子晉苗裔出於姬或遷瑯琊或遷太原本支夥願遂爲諸王姓鼻祖第子晉緤嶺吹笙翩翩登遐倒景覽觀玄圃又豈何人間炊火論種耶則當存而不論矣吾郡南昌之王可譜者自季友公居省城之東湖徙豐城雲嶺

家直行書

文卷五

五

會通

爲外王母壽于時舅氏感在至今四十年夢寐不能諉也表弟某手家譜一帙見示曰是故乘也今新修有次第願得一言重首簡熊子於是避席而歌涓陽之次章曰何以贈之瓊琚玉珮舅氏不可作而以不腆瓦礫之詞當瓊琚不慙愧古人乎禮王立七廟一壇一壇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壇大夫立三廟二壇適士二廟一壇官師一廟士庶人無廟薦於寢如農有畔其尊祖以敬宗報本以反始無貴賤一焉書稱敦睦詩詠敦睦蓋親九族用慰所自出之始祖俾後嗣有觀仁人孝子之用心詎僅僅欲其姓之張耶然王之爲姓固張矣明興守白馬之盟文官不得封公侯而靖遠之驥威寧之越新建之守仁皆文官也皆伯也皆王也王之先豈有天祿哉然今修譜諸君端不藉是爲輕重壹惟演詩書敦睦敦睦之義卽族大無寵而以清白世其耕讀效六順去六逆肅肅雍雍濟濟秩秩俎宗無若敦羊舌之恫而子孫有萬石建陵張叔

家直行書

文卷五

六

會通

之風庶幾是譜之繫譌如珠聯玉貫異日爲太史掇摭入世表亦可以觀矣

南昌萬氏家譜序

明興海以內志氏族常以萬爲甲蓋衣冠盛生齒繁所在第室基布豈不亦磐石之宗哉而其
中多賢士大夫不欲嗟家世冒嫌非種有如東
西頃墨山厚田城頭蜀隴山前之萬也者必丘
墓同表鼻祖同名字昭穆同廟系乃叙爲譜他
雖出貴帶錄有君子正世之心焉東西頃如少
司寇學憲重卿皆以祖孫父子顯及銓部儀部
孝廉諸生人文望南昌墨山之廣文司李則祖
孫也萬與余家世爲姻譜猶及與重卿儀部廣
文雅遊聖卿儀部才而篤廣文惠而惇司李爲
余兒女親聰明而決正厚田近余里北山力農
勤讀髦士有烝爲孝廉者蜀隴亦相近有烝爲
髦士者城頭御史論建有風操太守純龐而壽
寵名宇行業俱在譜中山前在武寧稍遠不及
聞想亦古之遺民則萬氏之宗真自昂貴矣何
他援爲頃東西頃十七世孫廷議脩譜所立義
例無舛迕而要歸于無他援司李吉人題之而

問序于余余不覺喟然而誦詩曰天生蒸民有
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又曰世德作求永
言配命則論世者當問監于天所好卽所求天
與民誠無二道世非所論也春秋之季樂郤以
盈至之汰而速殄韓趙魏以厥起衰盾驪絳之
忠而滋大韓趙無論矣萬非畢萬之苗裔乎其
封魏也大名盈數天以是始賞數千年後猶傳
華族則畢公高佐周之德與周召散宜生爭烈
天不能違也如以世而已矣西漢之季公孫弘
文直行書
發迹于牧豕衛青奮樹于人奴霍去病託產于
寄貲金日磾宣力于降鹵而齊諸田楚昭屈景
遷于關中者抑何泯泯也豈可恃哉黃帝之
子二十五宗惟青陽與夷鼓二人同德皆爲己
姓倉林氏同于黃帝爲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
黃帝炎帝俱出少典黃以姬水成炎以姜水成
成而異德不免用阪泉之師宗同而德異者復
如是則德之不可以已也德合義義道利利阜
姓古今所通諸萬子孫在牒者仰思瓜瓞俯思

門地皆先德也求其德以合天天必贊之民必
好之豈直攝固係其土房將島貴繩繩太史探
入氏族志特南昌之望而已耶

厚溪張氏家譜叙

尚書春秋史家之師筆也左丘明司馬子長班孟堅依經立例爲傳志表書則譜系之所爲宗報也西漢以前之文不作夸毘自唐尚氏族元魏崇門第于是備耕而冒華貫白屋而弁朱戶矣夫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天實使之一本從人情爲二本可乎賢子孫重祖宗者自不與凡同也厚溪張君永煥字鴻烈質有其賢忠信世篤一日持其家譜屬余叙其端則以永樂年所修

文直行書

張氏家譜叙一

爲定本始祖保奉使饒州保生權改卜南昌之厚溪爲龍門碣石之源焉稽古黃帝第五子爲弧矢主祀而弧矢星麗南宮朱鳥嚆爲厨先張之弧自鴉及風車爲三列彪丙離明宜張仲而下名實大著于詩傳載記哉然而鴻烈不欲侈言但曰我厚溪張氏由唐宋迄今六十七世祖尚敦睦合圖譜于一因中葉生齒稍繁爭逐事產遂列支圖各拜各綱子姓利相更本根無所庇夫族姓家室之枝葉也可以不如葛藟乎太叔祖孝廉由干成化

意哉

文直行書

張氏家譜叙二

年間修輯譜與圖未合萬曆年間叔仁等重修仍未一乃與兄弟叔侄熟議于崇禎乙酉二月更正幸而就緒敢乞鼎言爲冠熊子遂驟然引梓史之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若同樂行同和祭祀同胙家與家相疇人與人相疇十六族世濟其美不隕厥名者惟勤禮致敬盡力敦誼也詩曰彼交匪傲萬福來求生厚而幅以正德故能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厚溪子孫其無負今日合輯圖譜攝固宗祏之意哉

家譜序

黃帝有熊氏之孫昌意生顓頊高陽氏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居帝嚳高辛氏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重黎之弟吳回繼居火正爲祝融生陸終陸終娶女嬀坼剖產子六人最末爲季連楚其後也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嗣稍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爲文王師鬻熊子事文王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而封熊繹於楚蠻界以子男之田居丹陽今荊州枝江地也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繹之後遂世世以熊爲氏五世至熊渠始稱王十八世至熊通是爲楚武王通生文王熊賁始都郢賁生熊羆立五年其弟熊燁代立是爲成王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楚乃益大至孫莊王熊侶益取威定霸甚得江漢間民和莊

文獻行書

文獻行書

十三

文獻行書

文獻行書

文獻行書

十四

文獻行書

王卒共王熊審立其子季康王熊招立康王卒子郊敖立康王寵弟公子圖篡郊敖自立是爲靈王辱在乾谿窮蹙疾爲王改名熊居是爲平王厥後昭惠簡聳悼肅宣威懷皆稱王九王之世或苦吳或苦秦懷上苦秦甚項襄考烈之季陵夷衰微矣竟滅秦者雖楚之三尸子弟而大業已歸於漢楚之後多散處江湖間世次靡得而紀焉夫季連於史傳稱羊姓而熊繹封楚以來之四十餘王名字之上悉冠以熊其公族或爲昭屈景或爲班氏闕氏遠氏莊氏非在漢猶爲漢寵王故太史公曰楚之先其有天祿哉大熊繹以後諸王侯將相支庶蕃夥安敢定誰何爲嫡派而熊繹則以一人肇楚其爲鼻祖無疑漢唐以來氏族志古今人表浸遠不可考斷當以始祖涇尹邾陽者爲豫章之熊所自始涇公生奎奎公生陟公陟公九子從南平王力戰僅存重玄一人重玄公以後世系如珠聯綫引昭穆雲耳既燦然其如指諸掌此今日之譜所繇

以傳也。從浮黃河者觀瀾於龍門，迴流於積石，
 必探源於朔澤，于闐之西可忘木耶。余因有感
 於天道報功德之厚，而知吾熊之昌子子孫孫
 有勿替引之者，蓋上古唯肝之世厥初生民六
 府五正之官，所以開物成務，萬世永賴，土司空
 之報在，夏穀司農之報在，周其盛矣。伯益掌火
 亦啓秦趙，而况當渾沌初闢，重黎之官司天治
 曆度地，居民以淳曜，敦大光照四海者乎？是宜
 季連圻剖祥同彭聃，嚮熊師周封，時齊魯况祝
 融，司神明於五嶽，列在宋垠，實麗楚服，史稱長
 沙豫章皆南楚，則吾熊獨雲興於江湖，他處鮮
 儼嗟乎有以也。或曰：然則公族如昭屈景，今何
 以不彌大器，而惟熊之張於楚耶？曰：固也。昔畢
 萬封魏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
 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季連本半
 姓比封楚，而四十王之名，字皆冠以熊，其音屬
 宮大名何城於魏，日文從能火，適與上言八正
 祝融之官合，聚族南方，豈不亦天開哉。嘗遊長

沙登祝融峰，東西望日所出，人景氣員神紅光
 所司，記曰崑崙之山，其光能熊，余於祝融亦云

魁七克引

西極之國有畸人來最先至余西利氏次順陽龐氏友岡熊氏偕徒友十數絕海九萬里觀光中國斯亦勤已所携圖畫乃作及陳說海外詔俗風聲異哉所聞如漢博望鑿空第云天馬節竹特種師之街談耳諸公大雅宏達輝見洽聞精大官日曆管數之學而猶喜言名理以事天爲宗傳華語學華文字篝燈攻苦無異儒生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耶七克一書龐氏所著大抵遏欲存理歸本事夫澹而不浮質而不俚華而不穢至稱引西方聖賢言行有鴻寶論衡之新無鄭圃漆園之誕薦紳先生家戶傳之即耕父販夫耳所謂天門火宅亦凜凜如也同文之

朝大牧篇籍詎可令沉冥五都之市哉孔子論仁於視聽言動之四目而以禮克孟子論性於口鼻耳目四支之五官而以命克鄉魯相傳所以著道之微安人之危千古如日月經天不意西方之士亦我素王功臣也

地理人天眼目引

李氏昆季擅聲堪輿素鯁介落落不諧獨余謂其質有學術也相得甚驩一裏先太夫人於龍岐再改厝先贈公於白峰龍格穴法確有所据不作時師誕語以目力揆山體亦不甚依傍旁羅所刻人天眼目龍穴二卷葬經嫡派砂水微淆諸家彼亦不斤斤也余因有感於矇師爲造物尸柄而拘儒之賤事其親也今夫隴畝寒細不階尺寸其門忽失一坏封土類多闇合青囊富厚者遂欲以朽骨壟斷於山川虛地上實地下甚且席其氣力謂牛眠鶴飛可以奮臂而休咎之徵反出圖度之外地而天者也若拘儒守經義之及真斥堪輿爲渺漠舉父母體魄委於水泉螻蟻之間曾不如寶珍器者之什襲此其不孝之罪亦上通於天矣然則將如之何盡其心以擇術陰行善以待造物之至人而天而已矣李氏昆季專主龍穴其學術所繇與時師異是可以信其不矇也昆號和石名琨季號少湖名瑜

江西武舉錄序

國朝功令三年一比士于鄉秋開文科又取禮月
令孟冬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以是月課
武廟崇禎十五年壬午冬未暇舉次年癸未赤眉
青犢之徒繇楚曷騷我袁吉會省爲震議暫輟而
明年甲申秋侍御史周公省方觀民立綱陳紀將
報竣有其舉之無敢廢也而都御史曠公訓厲戎
兵申固封守同心共濟雖丁北方傾側擾攘而樹
之軌度佐車攻吉日斐然成章矣周公爰檄守巡
文直行書 文卷五 武舉序一 十九 延平府
備兵諸使者集材官良家子初試五步騎而射射
多中率已三日百步步而射旅升耦發合者得若
千人已三曰局棘較韻鈴論策合者得若干人爲
錄上司馬門錄成宜有言序首簡屬筆不佞請先
誦江漢之篇爲屬而徐式諸士之氣爲醺可乎宜
王中興召穆公虎率滔滔武夫以鋪淮夷詩人歌
功千古耀之今時卽際百六豈無魚釣兔罝爲熊
羆不二心之群者耶然而在上之人所用何如耳
華丘游有言束帶而教吏民使國人愛之孰與鼓

三軍之士以走強敵自文武岐視刀筆士持口舌
譙訶卽使周大尉李將軍功震人主威行萬里尚
爲不如獄吏貴不欲對簿于是武臣巧于匿瑕其
上者竊名請美田宅自污其次者坐鎮淮南數遺
權貴托之避患巧貸無節瑱環相通營右職善地
自便非胥部士而虛冒軍需市租于何取之諸士
有一于是則今日之執轡如組舍矢如破與陳說
古今決策利害事有微而言爛然吾不無趙括之
疑也則何若守氣而善用之猛虎之猶豫不如蠶
文直行書 文卷五 武舉序二 二十
蠶之必蠶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此用不
用之譬也錫童子以之粘雀而蹈以之粘門牡烏
啄國手以之已病庸醫以之殺人此善用不善用
之譬也然猶用氣耳更莫如持之以忠貞而出之
以禮義禮義者以樹援之心禦侮以保軀之心殉
國以股下之心奉上以私憤之心公戰忠貞則生
死不內怵榮辱不外眩爵祿功名輕若脫屣矣江
右在禹貢彭蠡既豬又云東淮澤爲彭蠡而吳起
所述亦曰左洞庭右彭蠡史記漢時灌嬰將吏定

東城繇歷陽渡江取吳下定會稽豫章郡故今猶有灌城名迹五代時鍾傳取洪州遂跨有八州其子匡時不能守楊氏不血刃而下宋時南北二朝稱樂土比偽漢友諒攻南昌朱文正鄧愈堅晉陽之版張子明殉解揚之節鄱湖之戰廖德慶以六舟首敗其鋒常開平脫御舟于膠韓將軍殺身以代王劉文成畫策而移舟王文成王家渡之戰伍吉安邢戴諸太守之力爲多於戲前戰開濠上之真主後戰開郢上之龍興今宜春廬陵鉗子不靖

文真行書

文卷五
武舉序三

至于用鉞亦星陳而雷行適際河洛之圖書越江淮而定豐鎬則勒崇垂鴻發祥隕祉其所開豈不萬年鞏固哉諸公膺干城爪牙腹心之寄者視萌生收功于章臺驃騎發跡于祁連馮異勞謙于大樹其居伯仲之間乎

觀風錄序

禮天子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風之見于毛詩十五國者率多出閭巷婦孺嗟夫之口而孔子述之爲經萬世誦法焉得失汗隆理亂之故毫髮不能違勸戒如日月麗天雷霆奮地其重如此今巡狩禮廢遣侍御史代之澄清激濁之暇臨校諸生差等其文辭錄而梓行于國門則經術之醇疵開俗尚之邪正庶幾古觀風之指矣賁之豕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兌之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觀之繇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象曰風行地上觀君子以省方觀民設教合論之則上人觀士之文要在觀我以示儀的與士之觀感而興起要在朋友相觀相說以收麗澤斯風之所以爲占乎今侍御史以觀民之問觀士不觀詩而觀文不觀古文而觀舉子業時文也評古文者如相如之文神矣僅以淵密稱子雲之文奇矣僅以澹雅稱然則文之正派可知也論言文之派有三代六經乃齒稱西漢二千通于時

文真行書

文卷五
觀風序一

二二

延喜堂

之古也論今文之派有成弘以前諸大家宗書肆
演爲講章莫若萬曆己丑會稽壬辰吳江乙未宣
州辛丑同安之四會元適于時之時也梁昭明文
選云大略始下推輪增冰成于積水踵事增華變
本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如夏尚忠商尚質周
公豈不知之而其制作繁縟綢繆杞存夏宋存殷
孔子豈不知之而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聖
人固不能違時哉然得時之中自不畔古左操五
音右執五味貴調和也懷繩與準多備規軸欲圖
文直行書
文卷五
觀風序二
二三
延音堂
轉也淺深浮沉曲直收放雖破拘攣必就管經爲
可繼也鼓之有停撻擋響應不爲惡聲也怒毋毒
語喜毋熾氣訪倭蓄諷育凶監讒慎爾朋比也先
正科舉之文意義遵傳註體格遵功令若布帛之
有幅焉今破除繩墨規矩制蕪與論策體幾不辨
矣形奇丁魑魅魍魎之鼎聲僻于寄象觀譯之唇
違山十里懸站在耳白晝封豕人立而啼王司輒
昧心收之使其人其文登第而司言責有不商宇
鬼瑣泉亂天下者哉左氏備公子札聘魯請觀周

樂使工爲之歌國風則美二南思陶唐細鄭而大
齊淵衛而夏秦聲音通于理道猶文章關于國運
也 明興統攝聖真取士專重經義經正則庶民
興經繇聖作自非宏覽博物容與仁義之士安所
得明經之言而稱之侍御閣昭周公吳下名宿質
有文武材來此觀民民治適有芻蕘之警觀兵兵
治用其餘力觀士先爲榜檠以矯不直爲椎鍛以
夷不平以表示目以鼓注耳以法教心分集十三
郡諸生試署中而閣之得義若干篇錄其中正不
文直行書
文卷五
觀風序三
三四
延音堂
離經而畔道者梓行爲多士矜式大都醇美豐衍
靡整暢達聰明特達之士俱在收中矣蒸民之雅
以尹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嵩高亦曰其詩孔碩其
風肆好夫吉甫薄伐玁狁猗猗喜宴人以爲奔奏禦
侮才耳而秉彜好德柔嘉維則諸語孔孟性理之
學實不出其範圍文武爲憲侍御其以茲錄爲左
券

章諫議魯齋疏草序

記謂君子正色立朝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
言用身顯不敢以盈卽違其言而莫之遂不敢
以疑天固無久而不定者人未可與慮也吾友
章諫議魯齋以名父子起家甲科爲華亭宰庶
斗通敏用治行第一徵擢給事黃門于時羣龍
滿天吉冰鄒忠介爲御史大夫子亦備官冏伯
際萬曆末士氣厭抑久天啓初官府尚無大墜
福唐葉相君當國善調御諸公奮筆言事展意

文直行書

文卷五
雜序

二五

油雲草

無所依違共推諫議爲龍首稱進者榮貶退者
辱遂作重劾劾監織造者璫時魏璫業有萌芽
事發相護幾蒙重譴閣中力持僅奪倖嗣是論
建漸廣屢條狀先後在事者過失以拱默尸祿
爲耻而同官中有譏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者
人又指目諫議發蹤于與諫議燕坐嘗私相念
曰杜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見稱漢史夫其
口衆我寡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諫議于
是疏言立賢當無方以成蕩平之治亡朋消黨

文義至深而論不詭于聖人閣部甚難之乃溪
刻者又稱燕容爲養奸甚乎哉中立之難也居
無何鄒忠介得請于亦量移南臺獨諫議久次
言路同者異者人持所見俱未免有枘鑿比高
邑冢宰爲政豪傑暮年稍爲知友所牽率彈事
者厓皆莫不誅傷且目福唐模稜亦風謂使歸
鼎司失調御手諸後進又不能畏愼無所交通
示人以瑕而魏璫權勢得附着者益熒灼遂釀
成甲子乙丑丙寅之禍大獄繁興誅夷宸遣無
虛日諫議竟削籍危得不逮矣丁卯之秋恭逢
今上英武立極憲天敷治改紀前政環召寬謫
特起諫議席六垣之首子亦從夜郎召入司馬
門戊辰之冬會廷推閣臣屬吏垣職掌烏程宗
伯不與推疑虞山宮詹陰持其柄抗疏直彈口
實于浙聞關節

文直行書

文卷五
雜序

二六

油雲草

上命東朝堂辯之九卿皆在禮部持殊卷進
上細閱有左驗乃大怒切責廷推不公烏程固
糾諸會推者爲朋黨諫議隨面糾烏程曰朋黨

二字乃從來小人所以傾君子漢唐宋有已事
詠殊長聲氣亦發舒無顧望

上乃命綬帥逮出班是夜繫待漏院越二日得
旨削籍歸危不入獄矣至次年己巳秋忽遘病
竟不起嗚呼天道是耶非耶于今歲星一周烏
程且入綸扉當國六七年俗士若謂榮辱霄壤
茲同及黃泉當國之相業治平亂乎諫議數篇
遺稿不猶愈于文園令之封禪書耶長公凌九
哀輯役梓人既成帙予獲縱觀之則天啓初枰

文直行書

文卷五
雜序

二

油雲草

擊異同未免爲坤之龍戰于野也若崇禎初廷
論不局趣效轅下駒則夫之揚于王庭矣語曰
衆鳥累百不如一鶚既已當言責而苟容求全
懷危內顧倘以古人之跡見繩能不內愧于心
乎假令諫議如在目擊斯今治亂之數其直項
發憤又當何如哉君子之氣定卽君子之天之
所以定矣

惠聲序

粵若稽古虞廷聲教訖于四海實維聰明元后
綱脈羣紀亦岳牧而下實有仁聲庸成喜起也
史傳稱循吏奉法循理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
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然率天性公正不
可干以私故政平訟理庶民所以無嘆息愁恨
之聲也江藩參軍姚虞功用吾師太僕公明父
家法起嘗慕京兆尹假守宛平以治辦著蹟矣
屬吾邑進賢令人計階獲僭寇攝篆一年所流

文直行書

文卷五
雜序

二

油雲草

平恕之惠明清之魯全完之澤父老子弟式歌
且舞蓋吾邑地埴人魯儉嗇畏罪固非有槐里
平陵俠道穴左右卽禍猶小豪無耗起者山澤
二農耒耜柳芟擊某除田時雨旣至挾槍刈耨
鋤盡其四支之敏仰俱淑賦而已惟縣官重責
更租稅騷擾以相役故賦不能驟登使若智足
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不爲斷擊亢暴而
輸納不賁小大之獄必以情行之發于至誠庶
潔通達折而不撓卽大家請寄紛然高下在心

不少徇出寬獄辨誣服者纍纍堤湖衢梁水關
築市鳩僇事半功倍政未可更僕數也士珉相
屬走臺司頓顙而叩曰安得使君爲真令屬新
昌令缺又辦治新昌一如治進賢時其邑震于
羣盜兼大浸登陴增堞恤災振墊時斷而循知
斷而備使民無傷而農益勸其邑士珉又相屬
走臺司頓顙而叩曰安得使君爲真令夫真令
專蒞則神氣不旁騖假守者人情多以五日京
兆相擬而自擬亦爲過更傳舍民其遑恤高者
文正行書 卷五 二十九 油雲草
苛察猛厲督賦如捕蛇卑者並公受取通囊橐
而止矣何使君之超然表出流俗外豈無本而
然耶計硯內經曰惠種生聖桂實生桂桐實生
桐則前所謂吾師太僕公家法在法明父爲衆
父教忠移孝兩得之矣而亦關于資學焉夫聰
明疏通者戒太察寡聞少見者戒壅蔽汎愛溫
良者戒無斷湛靜安舒者戒後時廣心浩大者
戒遺忘必審已之所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
之化應此吏氏之所以諄諄爲循吏傳神也若

王溫舒多諂善事有勢卽無勢視之如奴有勢
家雖有姦如山弗務又爲酷吏誅心矣使君明
如鏡清如水定如石公論皎如日月臺司徧贊
于上童叟謳吟于下尉薦之剡業已交公車旦
暮卽爲真令
聖王于側席求瘼思良吏如饑渴行且不次進
清近惠聲一刻特爲之嚆矢耳吾親見其行事
因僭序其端如此豈爲世好夸毘哉

文正行書

卷五

三

油雲草

余昔在睢鳩氏之垣與聞行間事會驛騎持赤白囊報
遽狎至每當當食而嘆私念邊境之民靡敵愁苦方藉
諸武臣力爲爪牙而令其以賂遺起吾耻之因與司馬
言置將不善以卒予敵自今推擇大將必從其瑣環不
通於京貴者請自部科始不然吾不敢賁白簡適軍政
後更置南北大將軍暨偏將軍亡慮數十人而榆林諸
將軍爲盛蓋其俗剛直尚氣彊毅感槩大率精急喜功
名雖不徑子公曹丘之口而名聲藉甚造陽今張將軍
其一也將軍舊填韓而以故張將軍之戚上書解印守
墓下武人墨線臨戎沿爲故事今將軍獨以通禮自居
賢於時人遠矣以故薊急則推填薊韓急又從薊改推
填韓皆非將軍意再四上書辭不獲比之填余且外轉
移病臥山中二年所戊午夏以李本寧氏碑志墓記另
潢圖冊走余東臯乞言志所以詮次故將軍奮擊狀如
龍門之傳李廣其墓記則取裁班掾故實以客形主長
於諷而短於諛余生平喜三李先生言北地歷下往矣
京山部曲行陳如程不識恨未與之而決雌雄得其文
津津讀之再三不覺作而嘆曰嗟乎道家之言忌世將
謂多殺也余所聞故張將軍以良家子積日累勞至偏

大將軍印結髮與左賢戰大小數十斬捕降下過當不
可謂不殺也然其最無如薊西之役牧馬入逼畿輔諸
路兵雲翔而不敢擊獨故將軍提劍塵捧槌崖殺其騎
且盡洮河之役博實晝夜犯永昌故將軍扼險截其梟
騎短兵接臂中流矢殊死戰不可敗博實亦中流矢遁
去誅當戶以上十餘人之二者皆穿塞寇也方且凌轢
吏士甚驚無道行書將軍其暴骨乎所謂以殺止殺也
今將軍確然秉志殊有父風畢侍御謂余言其臨財廉
與士信不牟餉不殺降所至持重不乘危徼倖夫廉信
持重而猶戒心於殺降之禍將不當如是耶即以韓事
論中外張皇艮隅十餘年無功而廢軍興踰百萬王者
甚欲乘僥倖大肆撻伐以盪蕩爲期妄意開邊拓土寧
遠之封可復得稍移大軍東行以挑之而西旅乘虛蹂
河西陷城堡殺畧吏民以去吾恐啓釁樹禍良興之難
自此始夫世無甘延壽陳湯其人而欲探烏桓之壘蹈
姑繒之壁徵論要選前後危殆不測撤腹心之備以圖
攻堅不可知之功此其情數雖三尺豎子能辨之矣今
張將軍填韓耀軍備西而實以偵練遍備他如故約邊
不降舉則兩全不者小入即抱鼓立於軍門必追逐令
騎輪無繇春秋閱四防而韓吏民按堵行書非大將

不貪功之明效哉夫故將軍以殺止殺今將軍不殺而殺亦止乃知偷避於境內與徼幸於境外其事一其心一也是父是子雖世世將其於道家奚忌乎至其圖墓圖像孝子至情無關疆場大計詩以歌之不復更端表及也

明畏錄序

顓爲古虔州當豫章南楚閩越南越之交山谿深昧疆境廣大饒穀粟篁竹多盜賊依阻明興用中丞臺建節填撫之治于顓守巡使分左右畫軍門提桴鼓四出征討興法叢急所賴調劑宜靖于其下者一顓縣令也往往難得人乃雲南昆明陳公亮使君以丁丑進士選擇而來聰明靜壹濟以恭儉用文雅飭吏治智足應近世之變寬足用人精深審謹愷易清通吏民見者皆輸寫心腹急則少緩之小解輒披籍遂立名迹稱大治頌聲在路薦言盈庭今旣三年滿考報最續大吏宰司將以上第書

璽書褒召在且暮間矣乃以其所梓明畏錄見眎備治顓實政劉大史孝則業敘其端明畏者何使君父以庚戌進士歷令西充華陽高陽擢吏部稽勲郎庶靖寡慾耻立名稱近于古之清畏人知使君自居于清畏人不知耳孝莫大于嚴父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杜延年爲人安和

處使君以畏人不知避乃公畏人知得其義矣
循吏傳曰奉職循理曰去其泰甚曰以儒術飭
吏事庶幾德讓君子之風若一切精悍武健雖
修潔稱其位皆列之酷吏若今之紛更行股削
令上下楚楚及居它惛惛無辨者吾不知所傳
古人何等使君雍容醞藉亮烈視其父不偷
官而外交請寄紛然高下在心毋少徇增埤浚
隍俸祿簡賦理訟剔奸廉饑者粟老稚者置伯
文直行書
格長以牧司盜賊者皆苦心節宣顧民大說允
之象曰兌說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益之彖曰
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而要于以不盡民力爲本
善射者審執臂而不盡弓幹之力養由基所以
爲精善御者和鳴鑾而不盡馬足之力造父所
以爲範善斲者應心手而不盡引斤之力奚仲
所以爲巧良吏豈在盡民之力哉晉叔向之言
曰良吏所居三月而六畜不濡而况人乎鬻子
之言曰政平于人謂之文政禮恭于人謂之文

禮治仁于人謂之文治使君子三者備矣在漢
治行尤異者察舉表次爲公卿今使君三載書
功穎川河南異數實固有之而居圉多虞要在
爲
國家樹長畫治賴之績特九層鴻臺累土耳昔
孫叔敖爲令尹吏民皆賀而白冠父老獨不賀
蓋將有進焉者吾欲進使君爲
國家柱石異日憂責方大則亦不敢隨吏民敷
揚考績登堂稱賤于上壽也再讀卹旌疏草知
使君父稽勲公以送
先帝大行山陵攀髯號慟疾作于途使君繼母
王扶廣柳車還鄉次黔中龍里衛值安酋叛攘
陷龍里與使君弟戚厚罵賊受刃死先後俱蒙
表贈一門忠孝簡冊當爲燿之使君亢身以亢
宗斤斤以清畏自盟此濟美有本之學也史稱
夜郎以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其外同師
以東至牁榆名爲徯昆明滇池三百里旁平
地肥饒數千里西北牂牁江廣數里唐蒙自焚

道指牂牁江蜀人司馬相如以郎中將往喻後
置滇爲益州郡文武威風所繇徠遠宜至今人
物世起如使君家襲然以忠孝表遐方豈不亦
可敬哉

文庫行書

文庫五

三七

新書

祝延編引言

壬戌春王正月吉水信卿李公七十初度里中薦紳先
生多公通好雅游爲之作誦以比于南山之什蓋有激
于公之風撝而情見乎詞藉手舉酒以祝公延斐然成
章矣明遇與公長君孟闇兄弟友也薰盥而讀之再三
不覺慨然而嘆曰天之所好人之所忌吾於李公父子
間可以觀世可以觀道也何以明其然也自唐重族系
李氏凡十三望或蒙輦陶或禘玄元而推高隴西爲第
一公族著吉水吾不知其於十三望何如而衣冠甲第
鼎鬲稱磐石之宗公獨自守若寒素內廉行脩讀書不
倦癸卯廼與孟闇同舉於鄉甲辰孟闇隨第公卽決策
一瓊由州序晉辟雍徐評廷尉久之轉司寇諸郎皆南
也癸丑孟闇持斧兩浙公慮量地錯厝易爲奸關所假
借遂請假里中往來皆不入傳舍買小舸由長江遡涇
行李蕭然竟未有名其爲大司寇官屬者諸懿行不可
更僕數其精謹大抵如此有一不符於天之謙道者哉
且晚且二十石矣會丁巳大計京朝吏主者以朋黨張
目宰衡要人陰誅不附已者空國而逐是年如武進宗
伯之清嚴渭南御史大夫之方毅亦在塗汚中他可知
已三衙門之不能盡協者故事以年例遷名陟實斥也

是時銓部則魏貞甫得參藩陝省中則明遇得參臬
台中則孟闇得參藩漢淮陽亦不薄然一啓事而盡以
注右人塞白已可矣矣而主者猶曰虫斥亦陟也於是
染及朋友朋友盡落尚計孟闇有老父在雷曹必並罷
而後愉快輩以世清規公爲公必不得意於孟闇謂孟
闇實貽親以辱而所以傷孟闇者始至孰知公不爾也
聞報之日振袖大笑曰吾老矣一經不能早達董
董與孺子同舉自遜於禮官乃逐百郡廉孝謁選
人優游豆之舍白雲之司將謂厚實耶計必不出此
將謂名高耶老人資於復不能有所振異今得以黨坐
吏且行
隨諸君子之後吾不恨矣可使皇用旆獨爲西州豪傑
也耶尚羊文山貢水之間神明倍王而闢辭藩參不
就子舍愉愉今五年所公春秋政七十恭逢 新天
子大服 符籙簪筆而薦孟闇者章太公車方推擇填東
方以海道興直益卓然有萬里之望焉孟闇猶欲依
堂上娛綵上書言不仕星蓬其行而中薦紳先生聞
其事而式歌且詠人知言哉董仲舒曰壽者壽
也自行可久之道者壽每壽之於人知言哉董子夫不
必壽之於人而必壽之於天人情喜同而伐異天道
盈而吉謙丁巳八心方欲使公父子撫心對泣第令

公無豪傑之概以腐鼠之嚇稍減飲嗜孟闇亦何以對
天下哉迄今五年而公春秋益高神明倍王孟闇且卓
然有萬里之望天之所壽可謂定矣人何爲哉余故曰
於李公父子間可以觀世可以觀道也

文直行書 文選卷之六

明宮保尚書璽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中樞集略叙

黃帝以縉雲氏紀夏官兵政之祖也唐虞之際無
專命臯陶作士猾夏自正固天官大角帝庭左角
李右角將之象也至周禮大司馬掌邦政九伐之
濫官備矣漢制列于三公非勲勤師傳不輕授唐
曰兵部宋曰樞密雖分曹列府而其筦鍵多丞相
操之至我朝罷中書省分六部兵部則端端典蠻
裔課盜賊節度中外虎符云其官之長必過歷邊
塞彷彿任衛青霍去病爲大司馬陳湯決幕府事
遺意往往皆西北諸公當之其人儻募不必收歛
闊大而足智遇事能設權術上承官府之意指而
下行督撫鎮一任其操裁言路亦陰拱而觀其成
功錦衣延世之賞直接之耳東南之產則指不多
屈卽吾鄉正此席者惟毛公伯溫譚公綸與不佞
明遇纔三人也毛公際國家無事譚公督薊時無

幾名王以愛孫跳歸雲谷我箝其舐犢之私以
之遂頻首受款比入中樞可畫諾定矣况兩公又
過歷稱知兵非後進所敢望且明遇宦跡不遇兩
京及閩浙兼有狗馬癖附以醫藥衛生無經保身
乏哲一官九坂氣體屢踏幸沐 聖恩浩蕩賜環
置之南都卧護白雲差可蓋短不意鄒陵梁公急
代者固推之當宁特召對平臺冒昧而攝官承乏
者十五閱月中際榆關上谷隴西北地上郡東牟
烽火屢徹旋亦底定其間曲折事苦而心碎皆仰
庇聖明之威福臣下固不敢佻天而封疆之尉候
晏如或庶幾可幸無罪而罪言驟至微聖明俯鑒
無處所矣痛定思痛至今猶耿耿病悻因簡橐中
未焚之草僅存十一千千百付之梓匠題曰中樞
集略凡十卷恭際聖明必重疆事中樞條奏多御
前密封徑下省臺槩未寓目其抄傳者亦千百十
一耳則此區區之大畧亦何足以見席前之籌而
令天下知今日兵政梗槩耶愚請約言之馭邊之
法具在漢史其曰種自有豪勢不能相一又曰諸

種並和非國家之利故必有以平其國若起一害
就二難非本計也西南裔不可純繩以漢法在諸
葛武侯只能令土漢相安而已近滇池土司幾爲
氣奮者所鼎沸若黔中水外能終弭爭端否揚粵
匪閩盜賊結踪雲擾海上郡國似非禁海所能隄
島嶼所需我絲磁繒錫藥草如饑寒之于衣食不
得必不止我亦得其犀象旃檀壁流離奇物而白
金之生于閩粵直百餘萬若梗商賈賂徒爲奸猾
與盜賊開戶耳然海寇猶一而之疴也而中原流
寇害在腹心出沒如風影難捕截級復多良民大
吏朝夕更置似奕棋無定着非急就安定蔓難圖
也嗟乎去婦而瞿瞿恤梁笥徒爲世所誚笑耳語
曰遠不忘君恭承聖明灌盥拔置耳提面命者數
數矣廷臣徒見聖明綜覈矣以爲一切在操斷未
必轉圜垂寬容之聽也非也如新遣監視各自請
立戲下異軍一枝此內臣典兵之漸部疏持之卽
報可不與一也秦凌長岡之役諸將士自知于李
法無可道幾掉臂不顧九城搖動部疏稱自有戎

事以來遼之父兄子弟相繼轉死堅守河西爲朝
廷外蔽今未死之子弟皆已死父兄之遺也樂麗
以法又誰爲守請曲赦之奏上隨夜半批答九城
得完二也東牟蒙榮鋒甚銳部疏稱東省係漕運
孔道不可久干搶攘與其少發而遲效不如一舉
而疾決必嚴調關寧招練丁取勝乃可十全于時
耳食者頗洶洶于外兵之召聖明獨深計密命竟
賴成功三也如此而尚謂聖明一切于操斷不轉
圜垂寬容之聽耶此皆要渺于機密之籌未可得
委直行書
而問聞者明遇感激激異數輒爲掄揚以例其餘用
見上實有黃帝堯舜之君而下無縉雲皐陶之
臣也至樞畫無功自知不如前楷然硜硜守墨尺
之經無敢以環瑱通相問者惟日以精兵積糧堅
邊設堠緇切督撫鎮而要歸于參彼已強弱不敢
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使有勝兵十萬何難言戰勝
攻取今僅遼士二萬稱勁餘壩上棘門戲耳方立
科條程限責成選練聖明正踴躍決策今不知竟
課無輟否夫兵難喻度百聞不如一見趙充國必

待至金城終能圖上方略以生平未涉邊塞之人
欲不下堂階而徒以精神爲折衝抑未矣願後之
推轂中樞者以人事若太上必如縉雲臯陶其次
則漢之任大司馬與決幕府事者其意豈不可師
哉

文直行音

文卷六
中樞第五

五

攝華軒集叙

文章之道要於揆權義理篤喻情勢措範後先而
經緯不爽於天地則世教人心端必賴之然要不
能專已稱作第述古文以擘析其膚理臨制其要
領湛精睨視於絲縷之就綜天下後世自莫能外
焉則博約之旨仲尼之所爲素功也夫三墳九丘
八索之譔上哉曷矣今列於學官者五經炳如日
月行天司馬氏史記亦彪列如星紀無柰說經說
史家碎義遊難便辭巧說以意外馳名臣言行錄
宋以前業懸於五都之市昭代文獻或藏在祕府
或學士用私好惡爲阿斥鮮能釐舉嘉義穩合至
公至公者天地之心發爲陰陽之乘除休咎之倚
伏燦然著於易之爻象書之謨誥詩之美刺春秋
之予奪禮記之儀則故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
行長於變書記先王之事長於政詩紀山川草木
禽獸長於風春秋別是非長於治禮經紀人倫長
於行聖人立言爲萬世功通於神明上推三皇徇
齊之德及濬哲文明精一之傳諸大夫聘享詠歌

以觀政治之得失推陰陽數禍福定褒譏而亂臣賊子懼敘名法度數列軌章物範位寧而上下辨民志定厥功豈不悖大曜明章章天下後世哉夫人亦既童而習之矣其自首之紛如何愚不能爲施孟梁丘易伏生兒寬書中公韓嬰詩公羊穀梁春秋高堂生二戴禮但於兼總采索之餘覃思夫多言守中之旨舉一該百刪繁刊蕪祖述前儒間發已意初學喜無汎濫之勞成材亦未能別標其軼彼嶽嶽鏗鏘吾斯之未能信也遷史是非頗不

文直行書

文卷六

七

古玉堂

謬於聖人文辭燦然單伏伊摯丘明叔向以來此爲大雅傳事之筆思撫撫而嗚咏之刪裁不失面目未著小斷實天地間自有此義理情勢毋能違者後先胥此楷範焉然守古而不達諸今是爲貴耳賤目約名臣傳自生今學禮之意然亦於監官弁州上下其議論或補或芟片言點綴定哀之際多微詞乃所願學吾夫子敢發舒無所顧望耶夫有評古今者又有評詩古今者斯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誰毀誰譽哉此通經術固當修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至於作刻惡以下洪範齊倫之說則九臣人之誼所不敢出也

南樞集略叙

書稱畢公保釐東郊詩紀召伯巡行南國皆於王畿密邇方制規模大略可見惟我高皇帝定鼎金陵建官位事六曹九列濟濟師師而國之大事在戎莞於兵部視他曹爲劇比文皇帝都北平而留南都爲陪京官署不移而具則兵部固開天大武之中樞也先是以太子監國後用內外守備中貴人才資重者勲臣名品卓者充是任而以兵部尚書奉兩璽書參贊機務班高冢宰誠謂根本文直行書

文卷六

八

延書堂

南顧拊髀求舊偶承人之遇沐賜環御批差官敦
趣一月三至遂竦息於不宿之義單舟東下受事
距被命之日僅莢莢一開值羣盜乘利席勝軍書
交馳而輻輳大僚虛席統攝吏禮兵工守備五署
機政因選徒設騎方舟設汴投石拔距皆有拳勇
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祇服自奮應募若而人爲
精信標兵購余皇大牙并海上習流爲跳盪水師
都城蕩蕩具蘭石布渠谷新樓魯甫半暮思省吏
職條教武節薄有風威而大盜擅自號爲闔王將
文直行書
者破汝窺襄陽郢通漢提督大將不能當其鋒十
萬衆颺然離郢渚之城絕潯陽之口宿舟秋浦聲
日勤王一時羣盜叛將紛然假其名壓蕪陰乃勒
兵衝擊盜叛解散隨折簡喻提督大將歛集散渙
總一領歸戲下返掉爲桑榆之收 天子神明亦
以孟明曹沫和期果也部衆迴楚全恢武漢是後
也甲不解纍纍不解弱薄言震盪藉陵京於泰山
四維之安皆 高皇帝鐘簴式靈 聖天子之豐
福微臣何勲力之有夫書生安知軍旅事但以古

方策比測事宜平常者職之銜和者事之經誠
能制令尊威爲國家樹長畫政不必赫赫稱橫草
塞旗暴骨如莽且乘危邀倖也史佚曰毋始禍毋
重怒窮富貴而以殺人功此固道家所畏哉夫時
情舛午膠戾乖刺怵迫之徒或趨西東然而大人
不曲意變齊同飭身正事之外安能枉已以徇人
也予嘗有徇馬之心齒長力病不能任部事業齊
盟具疏乞骸顧瞻陵京關係重大何等敢久肩耶
銓宰猶以水衡推高幸 聖明俯賜成全溫慰歸
文直行書
里不令違俗而危殆廢道而滿溢此與聚精會神
相得益章竟何異耶昔人云貫仁義之羈絆繫登
名之鞶鎖夫好聲矜名與府權招利敗皆其所誠
哉羈鎖之言而仁人不黨義人不回患仁義未至
耳亦何羈絆之有哉今簡十五月以來所入告疏
草彙帙付梓殊愧未焚豈趙克國所云不嫌伐一
時事者耶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要渺書
不能文也知我者索我於言與文之表竭區區憂
國之誠守慈儉不貪以爲寶而巳矣取云審識之
外有他大畧即

延喜堂集叙

余通籍至今四十五年實服官政十七年其二十八年放斥山林謫徙鄙遠讀禮聖室暨需次金馬門無他嗜好鮮交游則端端與筆墨因依崇禎壬午夏攝官南宗贊以癸未秋歸田驚心於搶攘國家多故未有涓埃補答亦聊於筆墨隨時隨事隨人模寫附應不三年又成一帙矣夫文章之道有才有法無法何文無才何法才者作於法前法必可述述於法後法若始作游於法中法不病我軼

東直行書

延喜堂集叙一

延喜堂集

豪壯有三代遺意唐太宗風華開美卓然詞大宋藝祖取天下於孤弱用寬和自保氣實爾然故文章之業漢爲盛唐則降矣宋又降矣我明高皇帝起徒步歌大風似漢內順外威綢繆其典制繹繁其禮樂似周精神氣象曷爽千古是以文章之士自北地弇州歷下太霞大泌信陽成郁新安臨川諸作者霞蔚雲蒸鳳翔鷹視跨唐比漢猶有周之遺風余嘗作九文人歌前楷如青田金華義烏與後起之銅梁醜醜輩俱人自斐然不及一一枚數也萬曆之末先之以輕俊啓禎間已繼之以雜霸已繼之以奇衰輕俊似千夜吳趨雜霸似秦人鳴鳴而扣缶奇衰似侏儒楚唄重鞞譯而費解矣余是以郊周禘漢非西京以下大曆以上眴眴唇吻所不及蓋亦必如北地諸公三章以明余猶及爲萬曆盛時之人也敢云自我作始哉

東直行書

延喜堂集叙二

延喜堂集

采薇草文叙

余負戢打黔中之困時值西南蠻內訌徵發如雨
三苗種人薦食邊境官道不斷如髮平溪衛當南
楚咽喉地雖荒落尚多三戶遷民夜可借書篝燈
清晝閒燕時取筆墨與掌故論述山水玄對樵漁
雜坐父老談農桑子弟問奇字暨營作考工諸王
者徵文記年月又通憶去來載塗之景餐風漱霜
耳目所經信紙劄記不覺成帙矣因付梓而爲之
引言曰大哉易之時義通於素也君子素其位而
文直行書
文卷六
采薇叙一
十五
青玉堂
義薇草
行境有四端富貴特處一焉而貧賤患難夷狄三
者爲之對則刊落繁華砥礪質樸正在逆處自得
君子順而入乃逆而藏也易道貴逆其貞固幹事
與居易俟命之旨若函蓋之合乎然則又焉用文
之曰素而皆文也文而皆易也素居其位易居其
時夫人日受轉于易不得其素則不能變化以成
章境無枯菀道總斐然惟榮通醜窮之意消於等
觀而後身所受境所授無乎不文無乎不素也學
士大夫知進而不知退何革而忘根于是乎有天

啓甲子以前之亢乙丑以後之失貞九省悔矣既
見笑於申屠鱗失貞者終吉乎章交公車諫滿北
寺又趙良袁絲之所寒心也是豈可謂成文哉余
謫民也行則高山遠水居則荻茨環堵蒙犯則瘴
雨荒煙逼處于椎髻鵠舌之間合貧賤患難夷狄
而兼之道汙從汙名辱與辱素如斯文亦如斯何
能有位外之談耶

文直行書

文卷六
采薇叙二

十四

青玉堂

采薇草詩叙

先王歌詠以理性情比之絃管詩三百篇皆可供
樂師北而其盛者感神人通天地儀舞鳥獸聞而
知其爲治世之音和之至也變風變雅各寫亂象
當時詩人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鍾律之理微
音聲之闕鉅晉子野吳季札有定論矣漢唐人主
好音多徵詞以備樂府伶官操罷立奏延年龜年
其顯者然詞多徵司馬相如李太白諸名手亦不
輕易此道耳 盛明之詩含吐于草昧至李長沙

文選行書

史記卷六

十五

青玉堂

相君以臺閣名貴獎掖文藻學士鄉風而北地肇
還古之功洋洋乎盈耳哉嘉隆作者品式具備聲
調燁然卽未之詰極于至和亦可爲和也萬曆之
末輕儻起而以晉語攻漢以元詞攻唐以宋人之
始笑怒罵攻經史之雅正駁駁乎微亂矣夫崇尚
氣格而發紆掉厲誠無當於溫厚之旨然熾妍類
婦人寒瘦類僧道恢諧類優劇其於治世之象何
居三年前切切然約同志曰宜振官聲以救之循
亂環治母曰偶然今則約以官聲協四聲期於含

吐宇宙之完氣而歸之至和焉嗟乎充類至義之
精卽少陵諸篇什未爲盡和也少陵非不能盡和
其世使之然也猶武之不能韶也余謔聞安足比
數然三年間動盪於登嶽浮湘靜深於風霜瘴厲
一切浮游感槩之氣默就調御亦不知其所以然
而然氣兆聲聲兆象恭逢 今上坐明堂肅清廟
歌天保鹿鳴而以采薇杖杜慰負羈之臣則譏議
之章政如牧豎嬉遊於晴天化日扣牛角而吹木
葉一出於天倪而巴矣

文選行書

史記卷六

十五

青玉堂

采菽草叙

小雅之臣歌魚藻其君爲之歌采菽余讀之而知成周君臣之所以交太和在宇宙間矣夫那居飲酒頌禱之恒詞也玄衮乘馬錫賚之通典也斯何以稱焉而其所以揆天子申福祿則曰彼交匪紆於戲此千古人臣事君之極哉天啓之季余旣以采薇西行恭逢 今上秉執大道垂意至寧張天下以爲羅恩加胥靡事隆盛燿而後乃得踐文石之陛親承渥澤賁於三世采菽之予胡以加諸天

文直行書 文卷六 采菽草叙一 一 青玉堂

威咫尺每次朝對不勝踧踖卽尋常退食鞠躬復方毋或有忒詩人之匪紆余以匪敢紆學之自被命及南移一年而周翼翼乎惟恐隕越也故生平汎濫于詩文而此則日不暇給卽事用希論著概少蓋縉雲氏之職所接在楹階俎豆之間要于爲國折衝厭難宜專邊塞之思而詩所云殿天子之邦尚未能稱塞萬分之一敢驚其它耶所紀諸事則余所目擊而心經者備而錄之使是非炳然可知俾當世君子共覽觀焉余因有感于四朝君臣

之交亦多故矣江陵承兩宮之虛已治國不失其柄威功白著久之父子之間數倫扞罔而廷臣左右昶者因之成毀相除太原四明西昌初俱以不附江陵得時名及其相也西昌多易四明深微相難哉太原兼之而廷臣左右昶者亦因之成毀茂苑雖有內應亦不能展意無依遠福唐善于避權勢御人情其德力讓山右中州然際萬曆無事遂得專久而其成毀絕不汙連廷臣說者謂調劑似華亭然華亭成毀何嘗不與廷臣連獨其當嘉靖

文直行書 文卷六 采菽草叙二 一 青玉堂

之威嚴繼分宜之賊墨而變理委蛇俾中外蒙福新鄭之所不敢望矧福唐耶餘不瀕於醇酒嚮下委天啓諸大臣多失貞而仕皆不繇其道固無足論著矣今當 英明撫運金甌滿輪注簡最爲鄭重迺暖席者殊少而廷臣之成毀若踐更豈其所以交于上者盡非與聚精會神相得益章余始終謂詩人匪紆之義爲千古人臣事君之極也

菱棠草序

余鄉者以僉都御史備官留臺奉璽書督謀江南
北軍吏職在講肄樓船水犀之師建威銷萌而猶
得決平訟牒時時與百姓申理冤抑止暴安良自
天啓癸亥至乙丑三年於茲矣旋以寺人起黨籍
謫徙去語在采薇記中恭際 今上振治正氣端
平法度於崇禎戊辰從夜郎召還司馬門每借席
前著爲王者籌邊塞之思半售半不售語在采菽
記中已已蒙恩晉今官則與鄉者留臺同名三法
文直行書 菱棠序一 十九 袁玉堂 菱棠草

司治署不移而以決平訟牒爲顯職庚午春復任
迄辛未夏一年有半父老子弟如雅游信習質成
相屬余思訟理則政平夫待讞者愁苦不得安田
里綠胥役以留案爲市賤人之牢勾園十五星在
天上豈可輕置人其中余爲之約法頌繫諸司競
自勅正判如山決如水百姓稱便因得以其暇爲
古文雅歌此無它平易近人也夫召伯聽訟舍止
棠樹之下南國之人護其剪拜則前賢之不持貴
係以臨下倘亦爲
甲而不可不因者民乎余亦願學召伯也因彙所
著奏疏及詩文若干付之梓人題曰菱棠草

一言意草叙

詩言意歌長言聲依永律和聲此虞廷命變典樂
之詞也於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觀南風之操
解愠阜財則詩之先天聖人以意開之矣故博采
風俗協比聲律而萬民咸滌蕩邪穢以歸厥性是
以哀感而嘯殺樂感而嘽緩喜感而發散怒感而
轟厲敬感而直廉愛感而和柔六者皆意也先王
慎所以感之期於和安而無恣滯順氣成象各歸
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甚乎哉意之與詩備詩之
文直行書 一言意草叙一 王 菱棠草

與樂比而樂之與治通也聞樂知德百世如貫乃
三百篇之風雅變正抑何其微如釋如平學士大
夫之詩歌漢魏爲盛漢武徵詩以備樂府郊祀房
中饒歌頗存古意六朝靡靡矣建安以來質渾真
摯頌謝以降興憊嚴遼宏麗劇苦漸以多途唐詩
屢變古亦無存而元人之詞曲亦以樂府名罪矣
樂府雅也古也詞曲鄭也今也然古已爲今勢不
能作朱鸞石流翁離赤鴈寶鼎之章而就今以揆
其氣就氣以揆其意詩豈可類於詞曲哉氣必渾

澠平鬱積旁魄偶意所會形之詠言各抒其結均
含蓄以自寫引遊懌發越陶媮語必天造無所抒
軸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藁木方中矩句中
鉤浩浩翰翰乎如四時風雨夷淡逸遠冲肆簡質
高徹綺縟縝栗峻潔歸於敬而不嫚重而不輕而
後其所言之意和正而聖者動官義者動商仁者
動角禮者動徵知者動羽樂師採之協律比絃可
以綱紀天地變化黎庶豈區區與下里競尺寸之
度哉余雖淺徒抱其意前所稱引范古堦今僅能
交直行書 文卷六
審其津途而力不足以致之祇於采薇采芣采
以後起辛未之夏午至今其中勞逸榮辱憂喜之
境具矣境具而意亦與之具言我之所欲言能言
當言不暇旁溢跼人藩籬譬彼候蟲之鳴或以股
以翼以注以味皆動於時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乃
輒端委古今啓發前行者特矐俗目之綸靡輕薄
戾聖朝薰和之治也敦厚文雅之言非口能之願
學焉

會應草叙

昔虞廷賡歌伯益咎繇其言炳諸典謨周公之才
之美周官一書經國緯化潤飾闡譯燦爛備哉卑
之爲管仲田穰苴者亦能以其才氣之豪摯殺疆
發爲事功而牧民山高與司馬法諸篇馭意綜辭
揆勢揣情又何一如其事功之必行必效不託之
虛恢無當乎則古人之所以爲文審矣熊子遵盛
際早歲嘗介雲臺與高議晚而凌獵非分又嘗敷
奏以對明廷要渺以籌密室有所當輒氣奮無顧
交直行書 文卷六
望俱未能瞑席蹶起者屢如經緯宣敘何被放以
來垂五年杜門却掃未嘗廢削牘間亦挾羅爲酬
答風景光美時往玩川原之溥沔偶然有會濡筆
因應夫心無爲隨其時言唯謹恒與化爲體流萬
象而冥物固設對獨違而遊談乎方外哉會而後
應善乎郭象註莊之敘也羽幹金鏃非機弦則不
能致遠權藉不在焉又安能爲有用之言惟私念
學猶植也不植將落能文則得天地於傳有之余
浮湛嗜古匪一朝夕確見文章與氣運關四十年

而三變矣萬曆中王元美李于鱗劉子威輩淪謝
天下忽然學六朝人雋語居無何又忽然學蘇氏
兄弟英俊之士標宗舍筏輕易從流掩口於刻鐵
鉢鏤似是矣今忽然矯之以雜霸秦漢唐宋錯落
穎端剽劇諸子茁軋字雅俗闢入其氣芒刺于陰
符之殺機宜兆時事之多故也其善者則又顓門
耀四家是亦不可以通世乎夫自齊梁之靡靡韓
愈柳宗元奮欲更之自許典謨復作然僅能變其
音節固亦唐之古文也歐陽修似漢蘇軾似戰國
策古文矣則亦宋而古者也彼涇濱坻埳濫觴可
尋黃河自崑崙來源流漫羨支絡午貫浩不可窮
越舫蜀艇固循埃汭於尋常間卽鑿空浮槎之談
豈真際耶余生也晚不及尋盟作者之壇早得交
陳季迪季迪老於法吾資之及與湯養仍遊不數
數義仍葛儻陵蔑才無所不駕人或謂其古骨微
以詞曲掩金陵追隨李本寧稱白首能言矣而不
理於佻佻之口謂其類古而酬酢也浙中得沈叔
敷閩中得曹能始吳中得徐子先秦中得文太清

文直行書

文卷六
會應叙二

二三

里中得舒元直蕭伯玉皆執橐鞬相與周旋並欲
揚鑣爲不朽之立畏友哉乃說者謾謂叔敷文勝
韵實勝虛能始韵勝文虛勝實子先樸勝藻理勝
數太清藻勝樸數勝理元直著勝論離勝合伯玉
論勝著合勝離是耶非耶夫人各有能不能能各
有至有不至摘人之一二不能不至者爲口實幾
無全瑜然舍數君子而外又奚名哉若後來之超
乘脫穎者則政未可量矣居恒謂文無濃淡繁簡
急緩要以氣質深厚色理勻積爲貴故必本於貫
淹萬類包洞三才而出於光遠宣朗之識隨以惇
篤填其掉濫黝深鬱其淺輕稽誦其迷濫峭削
浣其嚙慢疏越震其怙懣婉潭恬其怒離如是焉
而文不具體乎余於此竊日有孜孜也

文直行書

文卷六
會應叙三

二四

格致草叙

儒者志大學則言必首格物致知矣是誠正治平之關籥也然屬乎象者皆物物莫大於天地有物必有則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得也是思孟之所以受於孔子有味乎其言之歷千古之諸說同異得失而無敵也物以則而呈象聖人則其則如處羲氏則河圖以畫八卦禹則洛書而陳之洪範

文獻行書

文卷六
格致叙一

二五

在文辭非不斐然其於不貳之道所以然之故有一之脗合哉唐溺於攻詞疎於研理僅僅李淳風以方士治曆但知測數立差其於差之故亦茫乎未之曉也宋儒稱斌斌理解矣而朱子語錄邵之皇極經世書其中悠謬耳食者輒羣然是訓是式而不折衷於孔子可乎恭際我朝天明普照萬國圖書物於秘府士多胥臣之聞家讀射父之典人集剡子之官而睿慮廣延考課疏密以資欽若臺史業有充棟之奏竊不自量以區區固陋平日所涉記而衡以顯易之則大而天地之定位星辰之彪列氣化之蕃變以及細而草物蟲豸一一因當

文獻行書

文卷六
格致叙二

二六

冠圍復句之儒乎

調風草叙

詩者樂之章也古詩章三千孔子刪定三百篇與羣弟子歌絃之而游夏之徒則云風之動物詩教微焉風人之旨所以正謠俗厚人倫戒教化也故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蓋民由五帝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係水土之氣故謂之風虞琴歌南風而解慍阜財聖人所用以發舒引寫直與天地通豈若後世音官瞽史僅以聲律紀其鏗鏘鼓舞而已耶余家世習詩作制舉蔬爲出身羔文直行書
調風草叙
鴈尚拘拘帖括然其溫厚和平之意治亂升降之會具在十五國風中何必子野清耳季扎聽聲而後知之蓋時運遷革倂與倂廢是非得失無不燦然歸田以來或閉戶杜機或出王游行庸不無眺發遣寄懷思綿邈務竭聖聖之思締構鏐鑄和劑埏埴而時出之具順風以吹噓吐納不能別有詰也夫音聲之道以開山川之風用耀德於廣遠知風之自聽於無罔披於廣莫放乎無繫拂而悅德調調之才才乎安得起漆園氏與之譜大塊噫氣樊和三籟宣暢八風而詩以調之耳以合之也

汕雲草叙

昔司馬子長之論曰訓辭深厚文章爾雅班固堅之論曰典謨之篇雅頌之聲非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士君子提槩以對挹大化承撫貫串莫先於典誥易象經子猶射者之審固於正鵠也然上世事少民質漆書竹簡自不能多言繁稱居要挈領萬象旁羅至司馬氏班氏父子疇官自名一家言總方略一統類備極文質之變而要歸於道文至於此止矣東晉以及六代清言麗文直行書
汕雲草叙
句漸開俳耦而大雅之氣盡宣洩於驚捷綺靡即規擬揣稱新警動人亦猶黃門名倡喉轉引聲與筇同音其於后夔之拊石鳴球百獸率舞不啻高山廣川之於丘垤潢潦也蓋非究極六藝掩該五典迪叙振攬犁列睥析於遂古心目手口不逗入晉以後輕狎浮淺之氣而可以易言班馬者故論古莫先尊氣而調之以自然之和氣之與嚴者流咀晤要容與以寬之氣之幽渺者流嚮卷要昌明以現之氣之鷗鷗者流輕揚要蒼勁以重之氣之

傳大者流焱駭要沉越以緩之文之不可類於訓
詁猶詩之不可類於詞曲也余非曰能之願學焉
四十年與作者上下評騭未有以易也或曰油雲
爲文命何居曰雲之飛流騰軼其氣力皆薄惟孟
子曰天油然作雲司馬相如曰自我天覆雲之油
油帥余陰閉雲然陽開儲與變化霖霖天下於文
則合子長之深厚孟堅之深潤是之取爾吾惡乎
不可爲文命

文庫行書

文卷六
油雲集二

二九

向日草叙

草向日者舉首見日識今事也識今事之大者莫
如鹽官鄭氏弇州王氏京山高氏然皆在萬曆以
前其他水東菽園稟談餘話諸刻淆雜屬稗官識
小或齊諧識怪於國家經政無關焉余通籍四十
年蚤歲獲進隨於國之壽奇文學掌故爲令西吳
則耆舊之商山也給事黃門則論建之稷下也領
事南臺備官鵠鴻濫竽司馬財又各身親見於綱
紀法度之施防逸弭盜之要也四朝鼎革是區區
者亦不勝其榮辱倚伏之感矣今歸田垂十年造
化佚我以老而戴高履厚無時不乃心天室譬諸
草木則葵心之向日焉四朝大政豈不筆諸太史
氏藏諸金匱石渠余何敢以管窺天以蠡測海然
而與父老談農桑未嘗不詢政朝宇與子弟課制
義未嘗不教策治安兼歲數不入中外兵荒普天
見告語云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因紙筆和墨作志
若干篇多今事尤多萬曆以後事未必非補救之
龜鑑也大龍門之封禪河渠諸書即扶風之郊祀

文庫行書

文卷六
向日草一

三十

吳石集

清池等志皆昌光博瞻雅尚高奇余又何敢睨其
藩而亦不欲無所因緣以成其文事雖志今語則
模古庶幾於述者之林非謾不可讀者也夫日曜
經天情采言鮮日旁雲氣人主象王朔所候黃道
一綫萬古無忝粟之武自昔云見君者當夢日故
戎備視日之官祀崇朝日之典况陟降厥士日監
在茲吾輩時時向之載事命辭愆几間皆容光之
所照誠矣索隱搜怪怪譎譎誣世語則存豈敢

戲草小叙

余舞象而讀三百篇之詩特治爲公車先資未暇
通風雅之意以爲今詩浮湛中外二十年卽間有
韵語酌應非從情深氣盛中出猶未詩也年四十
而息心臯野放神雲外率然嚙詠比於童謡巷哭
不以示人及于校閤中輒已成帙用付雕刻尚不
獲如今人况古人耶然詩言其志也音由人心生
也吹葉鳴砧彼亦有所合之余初學詩何能爲大
聲耶其以爲異于衆音有以異乎無以異乎

鶴草小叙

既刻鶴草或人听然而笑曰子嘗爲鼓音矣忽然而鳴天野之間何不倫也熊子曰是音聲自然之理也宮和而聖商和而義角和而仁徵和而禮羽和而智大小相旋若環無端樂作而詩比之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倫莫加焉夫細下極則焦衰大上極則廣賁其惟雅頌之聲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心詩之至者也學詩而不本諸雅頌猶未學詩也余固幼而讀雅頌者今之詩不能雅頌其聲不能不雅頌其理雅頌之理至平人人可和者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若賓賓然希心于陽春白雪之調以寡和爲奇余實不能矣然余之爲鼓音也亦未始異于鶴也希音之爲太音有言哉墨子之謂禽子曰鶴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乎然則鶴盡詩與曰鶴千六百年始能與鳳凰同鳴遊于聖人之庭聆音者必承律歸昌合陰陽雌雄之要渺而後爲詩之至也鶴云乎哉

素草小叙

夫規矩方圓之至也史漢文章之規矩也操觚者未明于聖人不文不遠之義但云辭可自致奚必前摹達而已矣嗚乎果也達於修辭何有斯遠鄙悖君子所貴于道者恐未易言之也明興北地好古而博見彊志初亦見誹于信陽成都昶信陽者也而詩工郁鬱氣色爛然至于叙記則諸語雜厝筆端務碎義選難豈非不規矩之故哉欲知何李之是非者觀于左右何李之楊子而論定矣歷下下弇州紹隆厥緒蔚然不墜卽說者謂歷下以模擬傷氣而蒼色照人何可滅視介州之議論精暢古法備具卽晚年稍趨平易學者未之或先至今而大泌山人白首能言矣然文運景燦斌斌鴻匠登壇亦不盡皈依大泌循其才之所際各有造位非不佞所敢雌黃也獨妄謂大匠不能廢規矩矧何獨于文而疑之循循焉所作如素草能與不能自有資材焉可誣也吾長見笑于太方矣或曰草何素也曰雕鐫萬物刻鏤衆形文之絢者也吾僅能規規而矩矩又焉能不素也哉

琴草小敘

仲尼之徒治有鳴琴戴星之異而王霸之道存矣
馬遷列循吏酷吏二傳雖法戒至明而聲實並施
千後世蓋文武不備良民懼叔季而逸焉爲唐虞
之想不設幾千難言哉彼各有取爾也而要以安
靜恤愍爲循吏之宗故郵之俗不均剛急多感繫
器訟善通緒衣半賂固成市余七年間無善狀
然毋敢收火揚沸第因而利導之而已諫余者爲
吏無姦邪上守和合賦簡訟清盜賊衰止門不夜
關道不拾遺其然豈其然乎但浮慕于破觚斷雕
之治迺督賦如捕蛇課盜作沉命實耻不爲亦不
屑屑焉竊且開決煩碎奉職循理以冬月展吾事
足矣其餘三時悉紓百姓之力于農蠶登山臨水
酌酒品茶林風觀土是余之七年功課也主臣錄
其可言者刻琴草

琴草小敘

文卷六

三六

掖草小叙

天人治安之言尚矣梁昭明太子選彈事董錄任
昉沈約三文呵議及細微而辭語溫潤試取以質
諸葛出師孔融薦士二表則六朝已不如漢矣况
其後乎載觀漢史所記趙充國金城方略淮南王
諫伐閩越書直而不汙居然大雅卽嚴安主父谷
永仕鄴諫不足而談有餘然其披縻引義深切著
明亦皆疏家之當戶也今明主垂寬容之聽兩置
狂狷之言人臣精銳銷爽莫敢盡節卽間有見事
文直而書
風生發舒罔所避忌者第專厲蠶氣誅傷厓皆爲
詛而已矣甚而子虛亡是公之目媒嬖至尊之前
又近于隱也余不佞待罪諫爭未暇席亦不自量
時致封事策定邊境劇切衮闕規刺幸衡矣何能
窺漢時諸公之藩而敬共一念質之神明如農有
畔其敢有詛與隱之言也哉草具在竊愧未焚云

掖草小叙

文卷六

三六

臺草小叙

御史臺南北並建而南臺以右僉都御史督課江南北十五郡吏士所賜璽書曰汝其不妨臺務明乎以風紀爲端職而兼課澄清云余不佞偶承入乏竊不自揆雅與御史察計簿謀王體斷國論亦時時明言所職白奏興除然臺務按故事丞史檢束舊章輒辦矣而江南北十五郡之課多關太宰殿最少府金錢而大獄歸司敗大衆歸司馬有其舉之毋敢率爲苟且余諸所上章卽未嘗元本

文直行書 文卷六 臺草叙一 三七

經術通暢世務實不欲崇空語無施行必度時量力曉然與吏民共其淺深而後乃敢塵清閒之燕也夫議政者苦其譎諛辨慧深刻自古記之故貴於秉心正直策慮惴惴規厝篤密此聖人所以耻不逮之躬乎今之世孤特者抑厭朋從者發舒歛歛相是章交公車至吏考其施行則不顧是不獨無事功兼無議論矣余所告建殊平平其於兩者何能塞萬分之一然容容陰拱亦有不屑之素在其於臺職豈云不負哉

展草小叙

有客讀熊子之展草而笑曰遊非聖賢之所務也而子記之謂何曰黃帝問道于襄城之野堯見四子于姑射之岑遊之祖也禹得書于宛委山中因周遊四瀆五嶽使益疏記之爲山海經記遊之祖也此其牢牢大者他如孫綽之賦天台靈運之期廬霍混襄裳于西池眺尋雲于東田彼託遠遊仙探幽招隱俱青嵐捲于縑細白雲動乎油素達人之稅駕從欲高典各盡豈好爲是役役者耶且夫

文直行書 文卷六 展草叙一 三八

盛之必衰猶朝之必暮也山川閱人多矣惟文章能閱山川試取廻阡高臺層阿曲水一經筆墨無論千秋就於目前富貴濃郁肥甘白汗紅塵之下忽忽見山高而水清不覺聲利火宅頓沃清涼浸假而老病支離容華欲歇試展奚囊散觀圖帙恍若緒風倚巖微煙歸岫想少壯濟勝之具經營之勞則白首玄髮之密移與古人之詠懷者默識而道存矣况乎臨流志清登高意遠物表靈而繁賞人蘊真

以待傳狀南洲諸出王林間推分取足處順師生又仁智之同樂宇宙之無障者與

劍草小敘

用兵無定法惟明于事理而已天時地利人和其
綱也三軍之將誠能將寒燠險易彼已強弱之數
熟思審籌究竟算及于至平至穩卽至神至奇也
事理所不得不然兵法所不得不勝豈有他謬巧
乎余庚戌在長安邸永夏酬應之餘輒取古將傳
閱之率意裁取僅百餘則片言指目諸公在千載
必有以熊子爲知己者斗牛之氣自合或非凡所
元也題曰劍草

文庫行書

文卷六
劍草叙

三九

文直行書 文選卷之七

明宮保尚書壇石先生筆 另人霖伯甘編

賀度瑩王隣華平寇奏功叙資序

余在中樞隣華王公以御史巡關有聲今累擢
中丞督南贛軍務威風首路用平臨藍羣盜增
秩賜金盃令丁易詩書之所紀雖載在功宗而
官屬奉爲儀型士民發爲謳誦尤詞之不可以
已者易解卦上六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
利晉卦康侯用錫馬蕃庶詩彤弓章我有嘉賓
中心睨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采菽章君子來
朝何錫予之駉車乘馬玄衮及甫書費誓穀乃
甲冑敵乃于備乃弓矢礪乃鋒刃胤征殲渠宥
脅汚俗與新而盤庚之于姦宄殄滅之無俾易
種于茲邑皆其章章者也南贛常江楚閩粵要
脊表裏山谷盜賊依阻因特建中丞節選擇使
威名折衝之臣填撫上游而治于贛自王文成
以來爲 聖明揚鉤深致遠之威率皆柱石材
公以名御史列卿寺子魯于臺班目擊公風采

文直行書

文選卷七

二

謝靈運

端凝秀整望而知爲三秦人傑也故下車以來
百里望塵千里聽聲案無餘牘庭無勁胥門無
貴踊叱靈囑電捲颺擊霜百城凜凜三入毋
敢陽魯冠而陰卻鼎既稱人治矣獨九疑之羣
臨武藍山二邑徭民舍匿其中天性暴惡自以
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十年一反曰高
繚紫綬二源尤甚嘉靖時一煩用鉞比崇禎八
年至十年幾如豺豕長蛇之薦食焉在楚則攻
陷衡醴茶攸湘潭祁陽諸城郭而睨視江之袁
州永新環而攻之而不勝又攻興之樂昌韶州
郴桂間暴骨如莽四省爲震十一年四省督撫
出宿于次公親以執韋之附注秣馬訓兵右轅
左蓐前茅慮無中樞後勁攀輦卽利而舍跋涉
山川蒙犯霜露直螻蟻以攘之六月興師九月
奏凱溫寇之功未有不淹時如斯者雖四省重
臣與有勞勩然每戰必虔師執蠡先登誰爲之
帥耶蓋公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畧望塵知軍操
筆制變平日所儲武力鼎士造百分之一以攻

賊猶以强弩射且潰之癰不可行矣于是露草
疏目列曰此所部南上十人不靖不敢避遷
陛下武神靈所變化也

天子下司馬駿覆命太宰增公官秩宗伯賜公
兼金名聲暴于路越威稜乎憺乎鄰域雖古竹
帛所載冊青所畫不過加用此典耳予沐浴黃
河九里之潤與江省士民謳誦太平欲開發附
悼史以待采風者會未有路而賴縣令陳君履

文道行書

文卷七

三

雲草

忠與予有世誼乃走幣徵言同諸屬賀軍吏
具悉公之名迹救災恤民肅察貞度更有百倍
于討賊者予不覺避席而嘆秦風之大華嶽之
高也昔魯工歌秦季札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
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又觀西嶽志所謂
巨靈仙掌脩括通天乃知河山正氣宣明大運
降神挺異世有國楨予通籍四十年侍奉中
先正如富平太宰渭南御史大夫兩孫公耀州
少宰王公長安御史大夫馮公皆剛正有豎立

爲昭代名卿此外間有一二不類乘高勢爲邪
者率皆塗地豈不顯明命山河明神實繼紀之
耶今四封多事

天子批髀思腹心于城公必進鼎司備樞輔以
副萬里之望南顧敷猷特其嚆矢耳吾知有方
有虛端委正色潛消泮渙不軌之端具覩百世
利爲

宗社靈長計豈凡所見可及哉

文道行書

文卷七

白

雲草

沈日倪縣侯人觀序

國家功令凡三年天下縣邑長吏集

闕下述職其治行第一者課最

賜宴郎吏部拜給事御史異日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卽漢廷黃金璽書爵至闕內侯遺意也是故明興良吏於是爲盛明年爲己未

王會吾邑日倪沈侯趣舍人治裝行有日矣擬以間道一省太宰子舍行獨早邑中父老皇皇然若免赤子於懷具知功令不可再借冠君謀所以贈言馬首尸祝以見去後思者無乎不至而學官弟子獨於侯深則而徵

文直行書

敘卷七

五

錄事

不腆之言塵祖帳於東城門外明遇主臣避席頓首曰不佞於侯深猶弟子也然而非世倍之所爲深也獨者侯報政已條言政之大都能益乎曰益矣事而數之猶未深也請言所以對學官弟子者間嘗屈指漢以來循吏不過曰政平訟理吏無姦邪盜賊不起令庶民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耳其徵應遂至於麒麟鳳凰降集仰國然求其以文雅飭吏治止廬江文翁躬自飭厲學官弟子攷蜀地遊京師者比齊魯焉陳留劉昆居恒教授弟子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備列典儀以素水匏葉爲俎豆桑弧蒿矢射兎首後令江陵反風滅

火守以農虎北渡河光武稱爲長者兩公之外雖廉平

有風愛者踵武然終灌之文史無稱焉而况乎今之世

也早者無論高者曰吏道以法令爲師焉用儒爲此曹

非公事而至偃之室可榜罵而溺其冠也第目覽詞訟

手答牋書精心事上官而以其餘爲束脩彊外之交倘

蒙子公力得入帝城翩翩長安貴人亦稱治行第一矣

其毋柰諸儒之口未厭也今侯何以得此於章縫間哉

聞之曰侯始至也卽結構黌宇而鼎其甲秀之門暇則

躬行學堂論道講書時致秀才之僑眸角能程藝互相

推高更誘進初學惟日不給案上計簿與經生課簿雜

文直行書

敘卷七

一

錄事

視劇則乙之硃墨點勒隨間命小吏屬還衡文主者伯名持威重精許可考試諸下縣鑒裁畸嚴而獨於鍾陵若寬然選棟於鄧林之野則侯之以也棘闈之校侯以資望領經房得雋甚盛則又侯之素心經術之以也大吏揚侯於廷有祥麟瑞鳳之目抑又何必侈羽儀於漢之神爵乎侯自此遠矣近事計吏之良留選給事御史但太宰雖居東山

主上未聽其高安車在門蒲輪在唐則侯又束於功令不欲待選必卽吏部而澄敘百官矣言路以呌雲批龍爲職

主上神聖安得用之擲拾微淺以佐攻擊於職謂何曲
筆阿人侯復不能得侯郎吏部進一人而君子有所持
退一人而爲不善之小人有所懼亦必如今日之甲乙
學官弟子者其功德不萬萬於給事御史耶勉之哉其
他善政碑在口矣語畧其嚮者考績文序中

逸張鍾山僉憲入賀序

廣陵鍾山張公以憲節督部江右十三郡傳政公廉不
榮私絲闌津吏者率望風棄繻間視他道豪一切與民
休息不畏豪敢爭訟但簿責是非耐金矢勿入甬半暮
政通人和於是里父老與其繇徒保馬者咸歌之曰張
公爲政樂不可支矣江右不當天下郊公允清嚴治辦
飭傳不甚煩碎視其庭可以搏鼠暇乃進孝廉諸生論
道講書孝廉諸生重公制義宿名北面堂下執弟子摯
惟謹而公於諸制義來請者輒爲之硃墨點乙梓其尤
懸諸通都之市學官靡然嚮風矣會 新天子萬壽初

文選

卷七

八 錄李表

元邦君大夫隆重厥典北嚮稽首推公載見公單騎無
累重拜表就裝孝廉諸生微不佞之言出祖以公治粟
吳中不佞爲吳吏辱公知譬諸草木則臭味也可無言
哉昔人云文章關乎氣運始吾不信以今古况之良然
虞夏商周渾噩之言尚矣漢表章六經而兩司馬之文
興光采若日月經天三代之治惟漢紹隆焉唐宋雖遜
其盛而韓之文李杜之詩歐蘇之文並大雅有氣力故
紀人代者必曰漢唐宋云其他月露風雲之季抑何其
亂亡之踵也 明興以制義取士卽有宋王氏之經義
也緣各理綴文尺幅爲限不能如詩賦之淋漓盡態然

心之精微口不能言書不能授幼童而守口而守不能
竟要眇神奇名公鉅卿率借爲先資夫豈可爲無隄氣
運而目之曰小技也哉 國初廢事草創日不暇給金
華諸公舍章而不曜弘正以來瞿唐王薛稱盛薰與北
地信陽歷下弁州之古文詞並立不朽此無他大雅而
已雅則新而無窮也收盡而無惡也近時文運焱煥才
俊雲翔後進河以馳逐不無鄙夷四家若曰匪色必不
鳴矣匪昇必不稱矣高者務碎義逃難剽新語卑者
詭遇亦一朝而獲十而矯枉太過者則曰我惟先輩之
是程剗落光采執筆若稿木之枝未免兩者皆譏云惟
文直行書 卷七 錄 錄 錄
公之制義高潔如秋雲溢湧如春水所治毛公家言清
而不劇葩而不汙盡而有餘味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
而公復孳孳教人以好古博見動則曰六經子史當無
所不讀卽不必彊志其辭但油繹其大指而奪其精神
以供吾筆鋒何難自爲今之瞿唐王薛者而必有意于
離之合之也夫可規可萬可水可懸可量可權謂之國
工國工能以規萬水懸量權之法與人不能與人巧而
巧豈在法外哉居嘗妄言文章三年一小變以裴然舉
首者爲之幟也辛以來大槩可評浸淫不止氣方漸趨
於巧薄亂端見矣得公文與公之所以教人爲文振還

其大雅而知天下事尚一可爲也夫漢有兩司馬之文章
自有長平冠軍之武節唐有李杜之詩韓之文自有郭
汾陽河朔之勲裴晉公淮蔡之績而宋之歐蘇在翰林
不與韓范諸公之出入將相者稱天下大文章耶以古
况今不失索泰斯文不墜則東方一隅之難寧足有無
哉故文不關氣運猶非文也不關氣運猶非人也詩
不云乎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公豪傑大度士且文章之
祭酒也吾知其所關甚鉅謹以前言授簡賀舍人之治
裝者其他尋常稱述不過一歲九遷爾公爾卿則里父
老與其繇徒保馬者業已舉酒酌地祝誦之載途矣不
何贊焉 文直行書 卷七 錄 錄 錄

沈日倪縣侯考績序

姚江沈侯以丙之辰蒞吾邑越一年上計簿司功蓋合
虔南之績爲三年云丞史諸君徵文爲賀熊子曰傳有
云同官爲僚知侯莫諸君若也曰不知也吾儕下執事
日侍使君如御於風中不知其所以噓也所以拂也能
子听然而喜曰風不可知也知其風之自可矣諸君亦
知侯爲天下貴公子以太宰爲父乎下車之日長年三
老耦語市中曰新使君定倨敖鮮腆必不能菜食而憂
民深也乃侯則溫良謙退不以行能先人而廉潔通敏
民之情僞與其疾苦靡不設身周知雖寒素老吏弗如
矣直行書
殆天授耶抑家法之素耶余每見世家十一上公車無
不席氣力得京朝官卽不得京朝官伴孫於一瓊居無
何粉署天曹取之若掇似汗實徑也而侯則令矣令復
南康矣此不足見侯之家法乎風之自也知風之自而
後可以知侯之政請臚句其凡邑累年太荒薦餓先一
年以失正官遂莫以告侯至而告獨急乘舟乘櫓勘視
獨勤是以兩臺爲灾民請命冠首進賢司農覆題報可
許以白金五錢代漕粟一石率石紆三錢通縣約紆六
千金有奇而會邀權金頒賑亦可抵荒都歲報什之二
蓋邑列都三十有八而五都漸彭蠡厥田下下厥賦上

上侯露冕戴星行部野澤中一望薦草莽水泉侯喟焉
若已拒而納之溝中督其繕治堤塘振旅不遺餘力司
農責賦如捕蛇侯曰姑紆此予遺令之得糊口於四方
民乃乘吏呼不至就食於蒲羸無流徙者皆云杜母生
也建學宮之文明門庀飾廟庭唐宇結構號稱繁鉅勢
不能無徵發侯擇罪人輕科自城旦春以下當鞠繫者
頌繫之俾負鉦折贖而兼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作策
兩便緩自登報御史計簿外一切不以主進故成功速
而民不知有徵發也羅溪湖爲車馬五父桃花水盛波
臣囑堤甚洶悍馳道幾廢當事動色相督曰此都莊也
矣直行書
意非大興縣役不可計金當中人五十家之產侯董董
捐數十金而有夷之行不日成之民復不知有繇役也
神矣哉不大聲以色侯之謂乎官河漁課積爲黠與右
所据湖民施畧者稍投左足則以爲關而沒入之是弱
肉而強食也青浦錢侯坐分其河於湖民而歲責佃價
於黠與右以待凶荒立法甚善乃黠復舞文與縣官抗
法幾格侯甫至卽廉其人而鉗之佃價遂無逋矣俗之
敝也邦君大夫每立岸塹與擗紳釜鬲或爲科例以防
請托甚者謂予人如謁帝侯以爲是邑土風淳直其小
人儉陋其君子深思何請托之可防乃盡捐城府若家

人子相响然青白不見而內朗陽秋士大夫有不漂然
於節槩者哉至其精力推行本之設誠而致晨起坐堂
皇剖決如流晝漏下三十刻訟筭立空胥吏如負霜雪
供奉案牘外一事不敢關決市廛起滅者移之郊盜賊
得主名不輕貫一縣中不寒而慄不續而溫豈躡蹠廉
謹者所敢望耶其它存問鰥寡覽觀謠俗循儒儒效
嚴丁戶酌應賓使敬事上官如庖丁攘臂奏刀台於桑
林之舞真所謂御事風生士與民下與上都在嘘拂中
而不知其所以也丞史之言殊信大抵斧斷似西門而
出以渤海潁川之平易左勝之右安之一年之內煥然
文直行書 卷七 十三 縣志

神明百廢具舉凡報政而中丞以司空行河薦剡稱侯
治行第一司功亦會以第一報

天子其爲御書加璽以勞苦循良吏者厥典豈不亦鄭
重哉且莫鎬澄敘之寄刀尺百官無繆涇渭吾知侯之
宰天下亦如是矣澤蔽天壤慶流子孫其以鍾陵發萬
里之軫乎其以鍾陵發萬里之軫乎

新建邑侯吳毅銘擢戶部序

漢陽毅銘吳公蒞西昌凡六載連值洪潦爲沴間復大
嘆民與玄螭赤魃爭旦夕命轉輸力絀公下車憫焉如
納於墮力請監司兩臺議貸議蠲卽賦繇勿及格主者
督責若雨公曰縣令綰半通綸爲此子遺攸暨柰何以
捕蛇束濕之猛博上官課最比歲稍有秋下令催科而
大者牛車小者負背上與下寬然有餘而不知公之所
以調劑也邑地當會省故事疲於手板公簡曠自若晨
起坐堂皇部署官事如流水六曹曹居於所其胥如梗
其隸如塑童水之西饒山谷民羯夷不均尚氣喜鬪訟
文直行書 卷七 十四 縣志

年間所以造我西昌者寧可更僕數哉而公之心之才
之節諸大夫之於童叟亦既熟耳目之矣今壬子冬予
內郡邑諸侯功令當趨闕下述職公亦將飭琴鶴北
上諸士庶方皇皇謂公此行必內留鳬飛漸遠已謀半
組之地爲公千秋尸祝廼主爵者念良宰勞勩久在外
特拜版部尚書郎行且需次天官氏云蓋公寓內南北
綏寧中外輻輳非不號稱極治然四方奏水旱無停牘
邊陲之間羽書狎至卒伍枵腹荷戈秋毫惟大司農是
仗太倉問寺之貯若掃官府動輒需億萬當局者聽然
仰屋如不朝夕公一持籌必有所以濬其本源塞其漏
文直行書 卷七 十五 錄雪樓

靈何如而令九塞士馬飽騰何如而令兩都十三道不
困大東何如而令內府二十四監局斂手之心不敢騷
騷計將有烹弘羊誅卜式而壹本之於大學生衆用舒
食寡爲疾之正經者公固恢恢乎遊刃有餘地哉居無
何且曳履天官之庭涇渭摺紳無謬衡石吾儕業於西
昌之政見公一班矣謹因諸大夫命於黃白攀轅之會
輒忘其無腆以賀舍人之治裝者

送潘昭度公祖巡撫南贛序

今皇帝秉執至道撝魁杓振厲衆工而于填撫
一官尤隆重每廷推或再三選擇或簡貳推非
文武質有其威風者不能膺此任屬南贛都御
史缺吏部以江西左布政使視按察使分巡道
事昭度潘公名首舉朝上夕報朝野手額得人
三司大夫欣欣有喜色相告曰有三懿焉傳曰
同官爲寮吾輩與潘公朝夕形就心和協恭亮
采朝廷予節鉞示隣光寵在寮友矣一也江
省二節使輟撫雖專亞省撫而以萬里之望爲
九里之潤建威銷萌于上游闔省陰拱而享清
寧之福矣二也卽私言之今時填撫非當路塞
率以予京卿潘公以外藩奇得之爲之兆也吾
輩不益可以自奮乎三也行有日矣有此三懿
可無一言耀祖帳江門之外因役筆于熊子熊
子遂踴躍再拜歌崧高之七章曰周邦咸喜戎
有良翰潘公之謂也已歌韓奕之三章曰顯父
餞之清酒百壺三司大夫之謂也已歌烝民之

八章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熊子亦主臣自謂也然非其倫矣則有周人之賦其棠在召伯巡行南國政不勝書周人獨紀其棠下聽訟一節公之官無乎不攝于按察使爲布憲掌邦之刑禁于水利爲雍氏掌溝瀆滄池于驛傳爲環人爲掌客爲掌訝逆賓于疆于分巡爲掌固爲司險修城郭溝池藩塞阻路于備兵爲軍司馬都司馬掌戎令于屯鹽爲土均掌平土地爲問師任商以市事貢貨官何儒也公于官又無平不

文直行書 文卷七 合應草

稱問訟牒則獄狴清平戴白之老覲商之孺無愁嘆之聲矣問川澤則斥金矢之羨完繕河堤野人歌鄭白之沃津吏却溱洧之車矣問驛郵則牢醴餼卒各有等數裁其臍胃嚴其節限鄭莊無敢私置孟嘗不敢夜關矣問干楨則通都之城下郡之邑式增其廓所靡殊而敵賦不煩於氓隸悉索抗獎巧法所應坐覺劑之而名爲平已滿者嚴室之而砥其溫不綽有餘裕矣問詰戎則四衢五父水陸各有一者撫軍戲

下吏士加舊之半春秋講律之蠲赤曰羽如日月鏡儼如雷風矣問屯督離政則清其進之田部吏覈機利之賈豎子飽伍輸課之外稍有奇矣銖粒盡爲公謀而又不沾沾爲一切束濕薪故撫軍得展布于上郡邑盡承流于下矣是公之舉其官又何一如其官之備也且以宣序清聞之燕進子弟于硯席摘文脩史論道講書各因其資材而取之又幾幾乎文翁之化蜀也以故治理流聞京師三年前九蓮羣盜攻剽之時廟堂已注目于公今果干城倚之矣知公至彼或爲朝歌之設三科或爲渤海之罷捕逐或爲潁川之集鳳凰或爲東里之褚衣冠神明變化出按察南郡之成績遊及表然又奚待聲色之勛哉天下填撫錯疆特置扼要春形勝而控制四封者惟鄖陽與南潁鄖陽則項襄毅南潁則王文成並問世勲賢立名當代皆公之鄉人也天目精氣實式憑之公自此遠且大矣又何必貴耳賤目侈口于史傳諸循吏哉敬以是復三

文直行書 文卷七 合應草

司大夫曰唯唯否否三司大夫曰唯唯

司理慎三胡使君考績序

國家課吏治訪尚書詢事考言底績三載之意報最司功至哉備乎虞廷明試以庸之典也于時岳牧羣后師濟允釐而尤于象刑欽恤諄諄咨戒爰命臯陶作士惟明克允則今日李官所自始乎乃漢史又系李于黃帝曰黃帝李法李官之重于古上哉賈矣仰稽乾象北斗爲帝車大理星直斗口杓樞龍角左角李是李又天官也非其人詎能輕任哉吾郡南昌李

廷簡無錫慎三胡使君乃丁丑會試之第三人也其爲文隱栗昌明高華秘奧不襲述以附離誠統緝羣元之手旣已魁天下而出其緒餘陶鑄一郡以和顏接士月有課肄稠彬彬大雅矣然南昌首郡李密近臺司十三郡之事大錄于君若使俗吏當此特以簿書期會爲故至于風俗流溢恬而不怪或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握轡好苛禮自用或遊意爲惡于法內外拆律二端增辭飾非故入縱令吏民見之灰目者比比

也使若菜食而深憂民持廉爲表極劇整亂日以謹力乃論議務存寬厚耻揭揭然言人過失至于涇渭庶品如度長短不失毫釐如量多少不失圭撮如權輕重不失黍累要歸于守正持重合和衆工不似世之矯矯爲廉者多深刻喜陷害人也民習彫敝姦軌不禁御史察計簿引繩覈治惟李是倚使君爲法比亭情罪相準得理之衷案言一定雖鄧析之刑書所不能該叔虎之侮智所不能折壹是以寬德施生爲本夫

扶世導民莫善于德天地之德莫大于生萬庶性命豈以供李之喜怒爲使君蓋行古之道歟南昌鮮地財嘉功或硯陋無所農桑穀畜或饒廣薦草莽水泉使君每褰帷訪俗廉問築甬所至籍有誦聲蓋天資庶靖因公生明不假掎擊武健以爲威而府史胥徒自穆然口無譁罵手無上下蓋端本之效也今且三年有成矣使君早失怙奉太君和熊劬劬以績學習知閭里艱難故深嫉夫行汙而寄治身私以托公凡其

哲獄臨事不惑有子定國爲不疑之風所立名迹治行

朝廷知之天道贊之今日之考固鼎司之嚆矢耶使君奉

恩綸褒異太公進翟珮鳳珈觴太君養堂人生惟慶之事未有高焉者也夫翠蜉絲蜻之登乎天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攬膠葛騰九閼使君以得民爲階以蜚聲爲翼瓊閣虛席使君行且驤首奮臆霖雨四海將天下寶

賀南昌郡寧能久私使君哉然天下之民舉女而南昌安其更永賴矣熊子居鍾陵之阜修農圃之疇與父老子弟日歌詠井棠三章其如周人之于召公乎謹因諸薦紳先生履燕之會爲議談之言作徵書前剡預告令人其治農以娛

賀撫臺石帆解公祖南樞榮行序

天垂象斗爲帝車杓指四鄉以衛紫宮一內爲
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五材之不能去兵也玄
蓋其燦然者矣

國家兩都並建法天設官樞部有長有貳于南
都則特署叅贊機務爲根本視重其長貳如狐
趙卻先胥箕隨范迭爲將佐謀斷相資非曰閒
曹可坐嘯也廣陵石帆解公填撫我江右八年
于此其兼樞貳建中丞節亦四年于此矣前後

文通行書

文卷七

三

油雲草

膚功歲奏露布誼騰烏奕大常鉤旬金石夫非
今日之方叔召虎乎若以稱功論寵卽一日三
錫手序星辰特陟昂司豈凌秩序乃五年僅兼
銜樞貳又三年始爲眞南都在精急喜功名之
士見以爲遲徊而公固委蛇于道者也公德造
我江右樂其成忘其淹如祖父之于子孫襁褓
之顧復之如一日在百姓若孺子依依祖父膝
下冀得長有我公而倏焉免懷豈勝眷戀乃論
者以天下大計與久私公以江右孰若早惠公

于天下奈何舍明試煩夢卜勞我

聖天子宵旰耶君子曰此

聖天子所以坐炤萬里而與公咸有一德者也
何也撫方夏者有全神致中興者弘遠畧藉第
令顧堂與忽方隅將藩籬罅而窺伺生憂尋中
于堂與矣大江之南自百粵五羊以逮三湘二
夢九江八閩其間險僻阻與封狐長鯨之所跳
梁延袤不下萬里一尋陽綰轂其口而豫章實
爲都督故建公節以扼其吭也自公蒞止以來

文通行書

文卷七

二

油雲草

威風首路武節颺流邇遐游源遐曠泳沫試觀
四隣屢震而十三郡安若覆盂是誰之賜耶蓋
自公苦心拮据三屬五刃水陸營伍無不備飭
金火矢石無不講肄臂指呼吸無不鉤聯所以
一聞虜警投袂入衛屢及于室皇劔及于寢門
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席矣他如臨武藍山瑞昌
馬寥諸狗盜則紅鱸之燎毛髮曾足以稽執事
者之用錢哉于是中原寇攘望江滋而却步不
能越皖瀟一寸睨視天塹而後知金陵藩翰久

已默受公無形之保障貳樞之秩非虛加也此
虎豹在山餘威扞及黎藿當官幹實之功也蓋
至江古底寧南顧寬矣而後移公南都彼北道
諸賊耳公威名尚敢怒其螳臂以效鉗子山君
之覆轍耶則公之前用實而後用聲也用實者
積精以濟威不待不備之歲月用聲則神行而
已矣夫然則又任公于江右而後可以速超公
于南都豈不亦保大定功全撫方夏之長算哉
嗟乎今日之事誠難矣大師勦寇歲星周而盈

文獻行書

文卷七
賀銀

三五

油雲

定無期全力捍邊昂角芒而闌入莫禁增兵索
賦騷擾以相奉民亦勞止甚楚堪嗟紛絲愈亂
倚檻之憂政未可歇何如公之爲江右也峻城
深陲屹然示企湯之勢一切官辦備具多方權
畧不取公帑水旱爲民請命不以用衆忘恤農
公之所以戰則必克坐而制勝者能同其心而
一其力也推是以操化權佐

天子撫方夏以幹江右者實兩都以翰南都者
維四域終始一德精神折衝則永世之歌方叔

江漢之美召虎公實似之狐趙鄒先胥其隨范
又何足云吾知尚司一席且虛其左以待矣

文獻行書

文卷七

三五

油雲

賀清江令秦若水奏緒序

今天子御曆之十四年序際夏秋百嘉備合萬寶告成清江縣若水秦侯以三年治狀功列民俗之化遵奉典令奏其績主者將上上考彙報之宰士必且齋戒受質以其成質于

上顯用錫命以風示諸獻計者卽當選擇館閣省臺論思密勿其留以須召縣父老子弟躋被公堂洗爵謁主吏稱賀而侯已卯關中同考所取士孫子孝標何子衍之肅刺欵熊子之當日

文直行書

賀文卷七

三

謝雲章

口某等七人俱出秦師冀野之收請一言書屏爲徵庸兆托在世講誼毋敢辭謹避席役子墨客卿爲之序曰漢吏治行有二等其一切奉三尺律令以從事發姦邪摘陰伏如神明精悍暴挫夜犬無聲京兆東海是也其休養安遂不徒厲威邀赫赫名乃條教法令允孚格于至誠用綏戢之穎川河南是也然遷固傳循吏必曰奉法循理所居民富去後見思津津稱德讓君子之風固知循吏者民之表也爲政者將勸于民

者也所重端自有在清民素謹樸稱易治而屬

以歲之不易抗弊巧法因緣爲市泯泯紛紛上下皆有痾焉侯籌畫密峻節如杲日凡可爲除其病惡雖緒使百出一鎮以靜淵挈領而襟祗從時若百敘無壅底焉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有寧壹之惠有保乂之利有董攝之威有純肅之化劑量舉其衷仁禮成和惠洽寧億衆庶休有令聞上不虧令廢務下亦不病浚求侵傷之苦雖比不得歲而計常中程清爲楚粵五父使

文直行書

賀文卷七

二

謝雲章

者午貫于道侯憐節供億司里授館賓至如歸古征則不調業賦馬口錢顧牽掌之卒矣積久漁于禍猾市民輕黠者多買復或隱于胥徒遠累鄉閭善家子奔命無不疲者侯挈令惟視其人不令胥徒免輕黠買復雖上人未肯以阿意爲說所與爭承執議堅確必裁以利民卽盛氣爲威者皆訕服謂侯能諍以義實恩其民非爲已地也戊寅夏水囁梅家畝河堤丈計數百四悉召侯奮然曰原隰泉流經政大事我在此不

能令土疆川又高下穰殖于用職何果將坐待
隄從地出而水以蘆灰止乎乘辰角天根之見
捐俸祿募人徒收而場功僭而希揭後不淹時
水道就軌侯規造底濟勞不在璧馬下而康饒
者粟其老穉者作屏藜藿蓬蒿而生嘉功者驅
蜂蚋之集榛枳而民無助勦失圖者一以禮義
爲科指可世世通行不致以意穿鑿各取一切
而造之情寧待筭掠定之毋敢詭詞不服且時
復多暇引文學講藝頌述雅化閑西里社彬彬
文直行著
文卷七
二九
盛矣清之市鎮以樹樟名者四方走集猶秦鄭
之具圃原圃也百貨之賈侯無與知而仰給機
利者如雲集農耕野士嚮風旅出塗人咸謂侯
覃懷鞠育之所及懇款精毅庶深密謹外不示
其迹故歲計有餘至于今上下交獲豈非循吏
惻隱之效耶夫無根而固者情也無翼而飛者
聲也侯之情在緇衣三章侯之聲在蓼蕭四章
今

聖天子聰明睿智提機獨運必大選天下賢才

則莫如取忠信之長廉善之吏置之左右丞弼
正衣冠立

朝廷又誰敢附上罔下附下橋上哉侯無錫產
也故多忠鯁君子熊子竊獲附草木之味于先
正顧端文高忠憲及近時亮烈之俊頗不乏人
則侯之風節氣義知更有出于政事之上者異
時匡救治理領袖人倫其以清江發千里之軻
乎書所云其惟時建無窮之業亦有無窮之聞
侯其勉之哉

賀司李胡慎三行取考選序

國家令甲以言責重給事中御史清近而要徵取天下司理邑宰之治行第一瓜及者考於冢宰待報可用以扶政帥先百寮補闕拾遺拂世矯俗塞邪枉之險躋宣中庸之常政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文俗吏之所能爲也如我南昌理慎三胡使君爲政七年於茲奏課連最首應徵書今甲申春王正月部劄至行有日矣鄉先生暨父老子弟欲攀車卧轍而不得謀所以賀舍人治裝者屬筆不來直行書文直行書 卷七 胡理序一 三使請質言其前懿而期望夫後效可乎使君無錫產也地居蘭陵梅里之間濱於震澤周禮職方所謂揚州其浸五湖雲霞沃蕩天與地沓其山之夫椒九龍若龜鼈星居漢中東南甲秀文運毘通而使君尤以文第丁丑三人雋甲榜筆精墨瀧辭成廉鐸義吐光芒恍登峯山而闢策府隨牒來理吾郡持丹筆稱平衣不重采食不兼味耻以鷹擊毛摯爲治折節行仁克心履禮庭無勁胥門無貴踊毋漏吞舟毋掛尺緇確然特立然亦時有大貨至

於衡鴈羣吏如白日曬光幽隱畢炤乃溫良謙退不以行能先人史稱黃次公善廉吏毋失賢者意鄭當時推轂其官屬常以爲賢於已使君兼之矣夫扶世導民莫先於總四密文峻而姦軌不勝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若或持巧心析律二端轉圜比况認欺文致斯久豈刑中意哉旅卦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使君體大易之義而以公之志行其廉平直而不挺曲而不誦內行既修外不以名論議文直行書 卷七 胡理序二 三寬然長者其度勝耶以故賢愚咸服經官徑崎嶇九阪七年履之若一日無枳跣者昔成廷臯陶爲士苗民率服天官書左角李右角將刑與兵通取類於天之震曜屬者奉靖有攻剽之徒十僕區之法使君假守兵之暴殫坐甲固惟敵是求然猶惻然通乎上下曰此爲者奉靖未狎軍政豈有裔民乃以蕃爲營攀輦輿而會職案有脅文告省諭不待痛而服烏乎仁哉蓋刑法兵法同稱太微垣大星將位執法左右端門紫宮大理直斗口陰德

星若隱若現法者天之所施王者之所制實也人臣第不以意重輕令民搖手觸禁致事勢相激麻起雲擾則刑平而兵亦寢矣使君天性寬厚有斷割積厚之光久則難變獲上信友行且對揚休命爲左右弼直之臣以矯非糾弛仁人一言天下溥沐其愛利而惇惠靜正之遺愛南昌亭下赤子恐免於懷哉吾知使君當軸可使官守挈壺殮坐中減聲樂而則以軌憲憲以信度度以名分分以盡制如農有畔如布帛有幅行矣使君請以一言爲文直行書

文直行書
胡聖序三

三三

從史贈可乎處置常靜者之謂貞視細猶鉅者之謂一居泰如約者之謂恒中立獨持者之謂強使君內視宜高知不與庸庸伍也使君往哉

賀南昌令沈方平考績序

漢史豫章郡屬首南昌則南昌爲古縣云介在西表爲都會首戶口殷大徭賦煩重非有叱靈駟電行雲捲颶之才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天建此邦得方平沈侯以庚辰名進士推擇隨牒而來今既三年有成矣三年前後屬以水旱盜賊頻仍敝邑幾用不保聚精禱吏去籍嚙惟正之供且鉅萬稍一批導廉裘蠶尾之歌且驟起侯苦心調劑豪猾悉服循守條職出入有經縱赦有度已責建鰥救乏獨通重民蘇而輕民無徒誰之力耶縣四復高者田疇沃衍旱濕尤半侯泉次等奏准量決塞如舟蛟守澤之荏蒲虞侯守藪之薪蒸俾民糴犁穰釋提關通瀆故能阜滋百物而生之嘉功夫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九德可歌孰大于是且也楚寇震鄰亭長不戒烽火已摩哀臨新都護提兵數萬雲翔以至資糧庫糧咄嗟取辦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也今時吏道之失如敗甯然大吏特以簿書期會爲故至于風流

文直行書

沈方平

三

延壽堂

俗溢恬而不怪盜賊充斥不能擊追禽制反繫
家爪牙吏虎而冠連染良善侯操舍得衷隸卒不
敢上下廐置驛馬賣請買復夕改朝更中人之產
當之立碎侯守文專已干謁不得通漕轉近十萬
值不登之歲追呼楚楚長年倚掉而索輕齎復鉅
萬燥濕精糲必以度釜庾豆區必以樂雖歲事在
穀玉之間而牛車擔負人人謁倪內史無間也王
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愛養基本不敢窮極循
吏之則也語曰惟則定國侯禮以體政政以勝衆
文直行書 文卷七
光令序二 三五
衆以勝事事以靖民及瓜而代行且肅衣冠立于
朝廷攘袂而正議令朝士莫敢挾持浮說如漢九
卿自治民高第入其遺愛在南昌者視單父中牟
密縣殆復過之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
吉无不利侯亦可以自信矣侯吳西產也蒼弁之
山餘不之溪其深秀酌和鍾爲人才乃標俊朗迥
卽君家休文雲禎兩僕射弘先司空叔源御史文
章氣節暉映國史祭先河而後海道固有本哉昔
晉人之歌東晉曰黍以育我稷以成何以酬之報

長生明廷之上讀司功奏廉辦之課墨書褒讚榮
及所生不日鋒車下南浦省閣清要且虛左席以待
矣請諸薦紳先生躋公堂而颺不腆之言以祖王
吏之奏記者

文直行書

文卷七
光令序三

三六

賀新建令郝綱卿考績序

今縣道視古侯甸若也國制祖虞廷考績之意領
縣者三載奏滿書晉郎并晉所生如郎位益其重
哉六安郝侯綱卿第丁丑進士明年除豐城令酌
於民以爲政養材任地載時象天廉問築甬雖饑
穰更事耳循聲流吳臯劍水間號稱其治乃用南
庾軍糧不及格爲主者所操切議鐫旋以牛車負
檐如格議復乃改玉新建兩邑煩劇相等新建尤
在會城中丞臺暨臺御史藩臬諸公事無鉅細皆
文直行書
文卷七
三十七
延寧堂
延寧堂
倚辦晨夕手板僕僕非質有其才品者不能明得
意之畫也侯溫文有度奉法循理不伐功矜能綠
飾儒雅條教可觀又相時而動有急名則少緩之
吏民小解輒披藉治如在劍水故迹邑西北負山
陸阜積石陵瑾成林荏苒竹蕭草木蒙籠則教民
薪蒸採伐田獵東北灣下戒潦甸人具徒畎人視
洫川虞視澤梁木師監決塞是以雖頻仍水旱歛
穫不致大匱而賦輒先登群盜震隣至于用鉞誅
常而附注者雲集會城侯文武自將車優雖及室

皇蒲胥間而神氣閒定撫馭有方芻糗克飽都護
騰首剗尉薦矣諸賈人未作賁貸買居邑稽諸物
侯於百貨無與知鳴琴卧閣薪米魚菽不俸易不
以入解簿書顯白狐鼠竄屏庶民所以安其田里
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者侯之政平訟理也治兩邑
如一跡穆如冲如剗除氣矜之隆謹密和合上獲
下信今奏課上司功定拜璽書黃金之賜行且入
爲九卿如漢廷故事夫無將汚於異州孫寶撓於
定陵此不善改玉者薛頡君繇宛句徙長安尹子
文直行書
文卷七
三十八
延寧堂
延寧堂
心繇栗邑徙平陵召翁卿初補穀陽長尋舉高第
遷上蔡此善改玉者侯辦之審矣夫六安屬廬子
國古臯陶庭堅封地霍山天柱漢時所指爲南嶽
鍾毓於人文率磊落有樹立不與凡同侯且奉徵
書高議雲臺之上發策公車之對渙群亡朋領袖
縉紳壹意靖共以贊 聖天子蕩平昭泰之治謂
西山高謂貢水長皆周人召伯之棠燕地樂公之
社矣德邕澤流風業光美其以兩邑發萬里之輶
三年垂百世之休乎

賀張坤安公祖榮擢撫浙序

今上運河洛圖書于江淮東表宅 高皇帝開天
舊都秉執四象振治五氣用肇中興儀軌實視兩
越爲股肱蓋古會稽郡大禹執五朝諸侯處而范
蠡計然名迹猶與神靈相綱紀也會撫軍缺廷推
我江右備兵使坤安張公主爵疏朝上夕簡宇內
翕然稱德舉焉士大夫懷公政澤屬蒸民之誦于
熊子誼不敢辭公桐廬也世登上第爲郎司農治
粟口村人稱廉辨分藩晉楚所至有聲今春借鼎
文直行書 撫浙序一 三九 延壽堂
江臬備兵適楚冠爲震羣盜橫民四起公行部分
寧遂無取人于萑苻之澤者乃嶺北距此垂千里
又借兼攝彼道篆嶠嶂惡民亦徐受疆索倘所
謂替月之可非耶父老子弟政喁望三年有成填
撫我豫章而兩越之節推高矣左之右之無不宜
之詩人所爲歌裳華也夫撫軍在漢爲御史中丞
漢刺史檢察二千石郡國煩細二千石自治之刺
史不代守爲守也二千石務在安全長吏責大體
耳他事令自治之二千石不代令爲令也今撫軍

下臨監司監司臨守守臨令而權力齊于撫軍者
又有直指按使耳目多寄郡司李稱貶未必至公
而故人邑子使客遞操最守令患得失之心重
逢迎養交阿意取客何暇問民疾苦上所舉刺與
民所愛憎頗不相謀則撫軍道在知監司監司以
能得守令賢不肖爲功撫軍斟酌差次焉清淨寧
一然後漢治可幾也公於此握斗杓運中央審畫
精矣然人情濃淡之分豈惟利欲惟名亦然浮慕
其名與以其名爲的者皆自不能淡始中庸之不
失直行書 撫浙序二 四一
可能賢智之過甚于愚不肖之不及聖名爲鵠附
影爲奔殖徒黨報恩怨能鄙相籠強弱相凌內藏
猜禍外災觀聽欣羨畔援色取行違施于有政或
以苛細繳繞傳明作之名或以因循叢勝襲悖大
之名攫擾萬緒逐名之生心害事豈淺鮮哉公執
義常定持法常固廉而不剝辨而不爭柔從而不
致流孤立而不必勝書云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一
夫有忍乃濟有容乃大是豈沾沾自喜者所辦哉
每見兩臺有大計大疑質公如考鐘指掌不俟索

故府其炎炎者極以理論之以權低昂之稍受隳括卽止不用溪刻釀决裂之虞意思深永從學問涵養爲播敷以此宰天下可也寧難撫越乎然越于今實視重天下矣縣官資越爲外府幅員千里庠者迫江海高者羣峭刺天諸曹書記舞智飛文刻章僞書高明之家宗黨賓客依勢作威用虐榮獨近復專使椎市舶之利于番賈實非無事之國也益彖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爰九五曰有孚惠心有孚惠我德公奠麗陳教疏穢鎮浮軌事緒功

交真行書

文卷北
三

四一

興壞墜舊除苛解燒反捺白罪寧草纓而艾服母秋茶而凝脂將惠浸萌生信及翔泳行見昂司三事之席虛左以待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豈區區兩越所能久私哉謹以此同諸大夫賀舍人裝之前馬者

贈秦心卿山人序

余少年遊武林北門獲晤鄉先生侍御秦公實行君子也距今垂四十年小草白下侍御之季心卿欵當日典謁一見驩若平生秉燭坐談出所染畫冊見示覺煙雲之氣冉冉飛動而於案上所置竊樽觚鼎一一鑒別若口足商周間物采典章在焉因諗其素則自弱冠時已飄然爲塵外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散道德放論學莊周蕩然肆志不諱於諸侯學象仲連喜爲詩亦溫醇暢醇不用雕鏤

交真行書

文卷北
一

四一

延輝堂
延輝草

鍛刻靡心力於句字間善題素信赫蹏紙施章爲玄黃朱綠百物圖象筆精墨灑灑奇辭摘異景簡簡閒閒純白不設機事曰吾其浩居而自順者也愛吾一鼎曰力無腴不能致願以一園易余曰君園奚若曰園在武林之北門紫石爲峰巒巖巖水

笑曰君之園卽君之鼎吾不貪君園不亦各有其
寶乎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
未嘗仕而遊俠傳亦列季次余多君在布衣之位
守學彌惇所至衣冠懷之遊大人有排解而無受
取更不藉談說使虛譽隆洽倘亦季次之流亞耶
夫外物則形不傷達生則精不耗君卽游戲污漬
之中實馳弋乎神明之圃近世士習爲卑疵纖趨
比周以求寵則君抗其法於中孰不曰是芒然丈
夫諸君等矜式也大積厚者流光有德者饗樂漢
伏生申公韓固生桓春卿以老文學掌故天子親
爲執業焉知心卿異時不東面几杖承辟雍醕爵
之隆典也耶

明宮保尚書壇石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壽撫臺石帆解公祖序 癸酉

今歲在昭陽之干日臨天廟中永石帆解公開
張索之厨以觴賓客懸弧矢旌門以威四方軍
吏畢賀三司大夫徵祝嘏之章於治子弟亦曰
輿人之誦草野無諛耳竊惟 祖制初建三司
于諸路代勝國行中書省事寄綦重後復建都
御史節奉 聖書填撫卽漢中丞在殿中蘭臺

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遺意班高而名寵非

會應請

其人不輕授今方寓多水旱盜賊邊陲之虞
天子以殷憂爲操斷綜覈名實矯勵具臣非其
人亦不能輕受也大凡推轂而出爲民攸暨者
才品備具猶須福德吾江右地不當天下郊東
越閩越南越蔽海長沙武陵蔽西南裔雖稱
腹裏然山澆水滌決原小而鮮生齒夥夥仰
穀不給多湖口于四方而鉅子山君輩所在有
舍匪 天子選于九列之衆而 廷簡公豈區

區榮公官哉公之才之品如司理東陽聊城左

角星與陰德並曜矣微爲諫議黜狂狷之言抒

侃直之愷言類領袖而不能不蹶於乙丑固也

戊辰以後衆工皆美宜其再踐封駁周遊奉常

罔伯之署議論公正享祀豐潔牧圉蕃息才品

已見于天下矣爲江右乎何有吾則特徵公之

福德焉比歲虔中下縣遘羣盜攻剽流入文江

汝水間聚徒衝擊會城爲震公聞信于通德里

中以六月叱馭甫入境威風首路前冠遂喙息

文直行書文選卷之八

會應請

遁歸夫兵以不殺爲武戰以全軍爲上此不可
以徵公之福德哉說者云暫跳虞復突茲緝緝
安堵已周年此不可以徵公之福德哉而公不
自恃也行部郡邑往還方二千里置戍要害抗
章請馬錢增士伍列金城強弩用戒不虞會省
百雉之堞下縣三里之郭悉完繕屹屹且也募
鐵官于閩越市佛狼于南越每當講肄蘊炮火
如雷風以素不經武之固而煥焉神明此又不
可以徵公之才品哉或曰此羸者江右費于何

經曰公與三司大夫同心一體治國人國人有樂其費而不知者如告案奇美田官侵牟胥馴機利鄉也強半豪吏擅私與居間囊橐夫蕭曹爲吏以奉錢蓋人今吏不自主蓋乎爲人排難解紛無所受取魯仲連以下尚有不奪邑中賢豪長者權如郭翁伯其人今又何可多得乎公與三司勅正以先羣下兼塞此兩竇調劑之而名爲平固綽綽乎有餘裕矣夫損上益下大易之微旨也儉固能廣老氏之明訓也公默用老易之理于無窮其緒餘以治民則民舒其貞以治身而身有不長生久壽者耶壽在箕疇五福中公才品既素表而福德又有明徵日與諸大夫同心爲桑土之綱繆俾童叟綏帶而咽哺其爲壽也與域中同之三壽作朋如岡如陵謹爲歌閭宮之章以當輿人之誦敢復爲諛哉

壽徐鍾陵刺史八十序

惇史氏曰古稱八十杖於朝食則常珍拜君命一坐再至又稱八十曰髦母亦謂其視聽步履之拙筋力智慮之衰優之所以相之與是以三王之民壽而不辱然有稟氣敦固八十而不髦者於世未數數見也今得之鍾陵徐公焉公七十時余旣以無腆條言公生平稱不佞矣日月幾何爲八十而公之歷境異神明無異是操何術哉彼一時也公始舉男子今則讀書舞象翩翩露頭角矣里閭中盈縮盛衰之故公又閱三千六百場矣乃說者謂公產挫貲富損於七十時獨不聞韓宣子憂貧而叔向賀之乎蓋公曾倅襄陽治權襄故天下陸海漢水通焉灞澹涇渭之南條也而雲夢高峇石則赤玉玖瑰土則頽聖錫碧水則瑋瑁龜材則櫨櫚橘柚公於喉味觀萬貨之情卽富與陶朱乎倅嘗易耳而公不爲也惟不爲而天且錫之雙珠益損之道也說者又謂公朝不治產積居多規良田以念子孫曰能之而能不爲也公耆年舉子疏屬中妄意關內中藏誰不幾幸公朝暮而耽耽是黃口者至今日而意塞無慮他非常異時不失爲清白吏子孫貧乃貽之安也智矣哉夫公以鴻漸之羽嘗困於燕爵鑒棘闌十三科而竟以學官貢

南宮非戰之罪也天也六十入官不可不爲遲世情貪
疑誰不倒行公優游廣文傳令中及以襄陽別駕陞守
滇池若敝徙然何其曠也七十舉子不可不爲慕世情
必皇皇萬方求兒種玩色無厭反自促者而公於澹然
無意中得之何其異也及其老也人情在得宜爲子孫
計不遺餘力而公則事產不問出入困鹿空虛歌聲出
金石又何其達也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弱其志強其
骨斯其所以壽乎公實靜閱於八十年間之天道有力
者運之而趨非巧智所能及故任其儻然而去倏然而
來無乎不獲也孟子曰順天者存公握其存存者自此
文獻行書 卷之五 王 壽 壽 壽
而百歲期願又豈爲不獲哉雖然公固委蛇無兢也然
當其斗酒百篇歌呼慷慨其猶有烈士之風流乎夫神
以蓄而王精以宿而昌氣以翕而張斯其所以壽也蓋
合於道家之旨矣

壽論封君寧字七十序

寧字喻公以長君上義興最得封如其官春秋政七十

其也

天子錫之璽書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咨爾司勳懋崇
勳策用優胡考以風循吏煌煌乎貢縑紉而炫龍文長
君偕次君茂才奉公與太孺人稱壽於具慶之堂諸孫
翩翩狎膝下而舞曰壽考維祺黃髮龐眉酌彼金壘以
介期願諸父老子弟牽羊挈壺而頌曰若翁若母萬福
來宜伯氏汪汪千頃之陂仲氏昂昂千里之駒公與太
孺人必解願舉案以進三爵明遇不佞屬兒子親姻誼
文獻行書 卷之六 王 壽 壽 壽
當致詞輒忘其無腆以自附於惇史之義公少有大志
發產讀書幾積千卷俄而曰篆刻雕蟲壯夫不爲當效
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取黃金印肘後如斗廻挽兩石
射百步無不穿札三尋之矛騎上下超距十丈韜鈴則
發陰符十篋而傳以司馬穰苴故試輒高第然承平久
至上方嚮用儒術文墨吏多踦視介冑輒發憤曰力田
不如逢年惜大如許惡至以馬上髀肉受貴人碎倪或
曰何不居奇自比於程鄭擊鐘公曰吾有心釣奇不在
何語語有之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吾惡夫好殖者
之如虜守也獨善青鳥言不置每謂于公高門淮陰相

塚豪傑之士自識宇宙間別有一段神理於是三徙而長君成名於天下次君茂才猶海內注目屈指冠射官之首公生平所不酬者有酬之者矣公惡得不解願以進三爵而公益耻奪毘一意折節爲鞠躬君子郡邑大夫多公世講公杜門謝不一見鄉黨人亦不敢以域外問公公既貴出有輿矣則時時安步里中曰吾幸未僊習與故舊遇諸塗如轍跡畏人將無扶兒輩尊寵於車上儻我其它無貌言無躁容無闕費無厚事家人生產皆所爲長者有質行而君子之所不可及天道益謙而留有餘公之介上壽而昌厥后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文選卷八

魏都賦

卷八

賀 誥封寧宇喻公喻母朱孺人八十雙壽暨次公達叔高第序

人之言曰隨陸無武絳灌無文蓋兼才若斯之難也易家人九五著交愛之義上下數千年間僅獲梁鴻巢缺龐公三人夫婦齊德而隱然史不紀其年卽其年足紀未必八十卽八十又未必偕也矧其萃文武材於一門而少者英華老者疆固乎吾今有異於寧宇喻公云蓋喻公者壯而欲封狼居胥挽弓騎馬上下山如蜚旆以射策鄉舉乘障寧州爲循微主吏盜賊不起桴鼓稀鳴幸天下屬安定使其當槍擐遇

文選卷八

魏都賦

人

卷八

高帝萬戶侯豈足道哉孺人亦操作椎布資公爲武俠遊久而不盡得意輒自負曰丈夫何事與兵子習磬折下人也吾世不有青箱學乎彼手植三槐於庭者夫非人家也耶乃散部曲囊弓放馬開西塾以延郡國知名之士居恒手一青囊經凡所爲先公宅兆相其旁皆可置家舍千家雖數徙而不憚煩長公遂以丁酉甲辰顯給事黃門次公復以今戊午高第適公與孺人先後八十覽揆是年也公之孫一以太學生試南京兆一以諸生試於鄉爲郡太守案次選育盛哉公不必身兼文武而家兼之矣次公卽日上公車奏賦龍門需次玉堂

之署率未能以安車迎二老人北走長安道宜其於瀕
行吹笙鼓簧奉觴上壽於具慶之堂熊子於是歌七月
之六章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公與孺人以長公封貴
矣不日次公館閣馳

恩重書行且累錫兄諸孫皆射雕手也熊子於是歌敦
葦之末章曰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則公之取精於造物
者豈不甚弘哉或云恨長公不見是鄉里兒女子言也
蓋長公諫草扶陽抑陰正直爲經忠厚爲緯薦紳先生
爭傳之讀治安策誰爲賈生不至今存乎彼錢鏐何述
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長公之言立矣名且
不朽次公以強仕厚積鬱發而爲公家礎棟立功正未
可量諺曰胡荻不結瓜菽根不產麻言物必有種也詎
非本於公與孺人之德之立哉請祝哽而酌大斗何以
侑之則載歌鹿鳴之章次公今日之事也

壽信卿李公八十序

龍飛五年壬申之春孟日在清廟月在風車爲前南京
刑部郎中今封戎政尚書信卿李公八十懸弧之旦也
公長君孟閼輟六師韎韐承歡白雲之舍自庚午於茲
朝夕不離養堂天倫之樂孰大於是明遇在長安於公
家吉甫吏部訊起居諗公壽期同里諸君子命執役爲
祝嘏之章誼不可辭蓋猶記公七十時明遇嘗爲祝延
編引言侑南山之卮矣于時左都御史鄒南皋先生見
引言而笑曰若真可爲信卿父子惇史大抵公之人品
其介如石其靜如山其不苟同如丹鳳白鵠不與雞鶩
之羣爭食它無暇論卽丁巳大計京朝吏孟閼之罹于
黨目固也公何爲自附于西州豪傑耶豈不亦偉哉越
壬戌爲公七十孟閼驟起撫天津晉兵部侍郎公自視
飲然無得色筭壬戌距今又三千六百場矣乃乙丑之
事倍甚丁巳吾江右所歷之境與孟閼所歷之境真有
人不堪其憂者而公以老人處其際飲啗不挫臥起如
恒恭際

戎政尚書

御書加璽封公如其官爲之一振矣而公不增喜比已

已煒警薄都下

天子震怒孟閻中蜚語罷歸而公亦不增懼至今日有微聞溫室語者頗稱

天子在禁中思孟閻如拊髀嘆廉頗李牧云御史有章上公車薦孟閻章留中思用孟閻不得當而公無覬心也公蓋于喜恩之外蘊其神明養堂聚樂朝夕融融則公之所以益壽寧復有艾耶夫天圓而不積者寒暑晦明異其候而日月之度不忒天道之所以貴信也地方而中立者剛柔燥濕異其所而山川之氣常鮮地道之所以貴貞也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人今信貞而環中遊無定之世榮如辱如有樞有機不可度也悔如亨如無門無房不可宅也要不外于中庸素位中四端而君子之入無不得者定故耳定之爲學禪家得之戒後儒者攝之靜先公惟定而後于榮辱亨悔之交漠如也試觀丁巳弄揀之人卽乙丑失貞之人而今安在哉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公持其定而默合天地之信貞得最貴之生理生生在握其壽也豈必熊經鳥伸學養生家言乎公自嘉靖至今閱七朝凌歷世故真如天陵之松嶰溪之竹寒山之桐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而挺生飽食風日霜雨之精氣固不受人間斧斤雕

斷者僅

天子拊髀思孟閻鋒車特起知公亦如嚮者壬戌戊辰時玄覽于榮辱亨悔之外而持其一定自視欽然明遇當載歌抑抑之雅稱南山之巵爲百歲期願之祝焉而且以今日無腆之言爲左券公其解順以進三爵

壽虔臺劉警園公祠序

大江以西筭地廣可千里帶湖阻山丘陵川澤硤
陘沮漳之不可耕者十而當三然而名爲國家財
賦之區徒以外有東越閩越並海斷島民楚隨西
南夷三面隱隱獨以一面拱紫宮之極悉索敝賦
供匪頒好用備邊諸經費也比者關左不靖復以
軍興法復敝增稅百姓力耕不足于糧饑兼之旱
潦蝗蟲相因而吳越諸郡人滿之地庚至告糴粟
直翔貴禍夫寡婦含糗不飽負力不逞之徒阻山
谷爲攻剽南贛二郡尤甚以其徧于東越交于閩
越錯于楚也疆場之事一彼一此羣盜往來候便
出掠得利去守望者輒尾之境外以功報上下相
蒙卯辰之間徇行逾甚大掠下縣慮無不掛帆道
章貢浮船出湖識者以爲國家腹心之憂無逾于
此廷議推轂中洲劉公警園可急使 上特商擢
公中丞賜璽書節鉞往填撫之居重贛州而江楚
閩越東越皆復也公以剏歷宿名威風首路下車
數月諸賊悉平捷書上于朝海內咸喜國家無復

文卷八

一三三

青玉堂

腹心之慮矣若藩若臬若聞諸大夫受公方畧克

威厥功喜倍于衆值公覽揆初度則謀祝嘏之詞

于明遇遇不文然屬公同籍今又庇公宇下無所

辭命願惟壽者天也壽之所然者人也易之不息

原本自強禮之五福原本三德聖人以人占天惠

迪之符顯若糾縈諸大夫祝公之全于天亦知公

之全于人乎是在藩言藩者肅而進曰此羸者

西江徭多賦重司農考成錢穀之符如雨宗室印

奉祿自濫幣幣若磨懸一問征訐黜朴追呼猶不

文直行書 文卷八 皮臺序二 青玉堂

足供餉資之乏公仁心爲質謹身率先召募完具

莖董于橋稅贖錢爲設處不以一夫煩里一錢出

自閭左蓋法定嚴浮僉能廣吾儕之無得罪于

羣黎百姓皆公明德所被也請爲公歌南山有臺

之三章于是有臬言臬者肅勿進曰俗敝網密吏

緣爲姦深故巧文以搖手觸禁公一切傳以寬大

于里巷微細多所縱釋卽潢池弄兵之徒渠魁而

外槩從罔治向者赭衣滿路今皆解劍買犢矣而

汚弁滑胥則挾發無吝渾厚精明公蓋兼資焉請

爲公歌泮水之三章千是在闔言圖者肅而進曰
古者寓兵于農文武爲一軌近文吏憑案牘視已
成事無能運籌帷幄者公自少習兵法陰符之書
身履典軍成算先定幕府初開卽察山川形制之
勢強弱虛實之情陰用虞淵三科使賊自攻而鈎
棘長鐙刀劍之施無不備也魚麗驚鶴箕張翼舒
之陣無不肄也本推蘭卜漏室秉杆之具無不飭
也吾儕受令處此文直行書獲免于軍卷八之罰請爲公歌
闕官之五章余曰可哉諸上夫之善頌善禱也夫
文直行書德音不已者樂只君子其之父母之占也永錫難
老者順彼長道屈此羣醜之占也壽無有害者
是膺是懲文直行書敢正之占也驗一人則可以言天
詩之與易與文直行書義一也諸大夫之頌禱公甚善
然以余所聞公令密雲元氏皆文直行書邑兩地尸祝至
今卽鷄鳩氏治獄多陰德守文直行書國有頴川渤海之
譽藩臬歷楚蜀秦晉治民則春日之溫治兵則秋
霜之肅晉尹京兆均徭後鋤貴強通商惠工輦轂
之下晏然民之懷詩人之意而願祝公者不自今

日卽今日四履之地盜背民舒仰父俯子財賦灌
輸神京海內無腹心之慮民之懷詩人之意而願
祝公者亦不特大江以西而諸大夫在官言官特
以前所說爲吾江右私慶倘所謂稱尊者之美不
富其辭以遠諛乎詩亦有之嵩高之次章曰周邦
咸喜戎有良翰爲南士慶有申伯也諸大夫曰如
天之福今天子握中正以臨天下建太平鏡至
精邁述周宜我公文武是憲旦晚衮衣繡裳入居
鈞軸爲龍爲光中州嵩高河洛之靈昔在申伯今
文直行書在公矣夫河以道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而
易者河圖之詮疇者洛書之詮也是宜公之自強
不息又三德嚮五福有合于易與疇之旨于是余
與諸大夫相與譟嵩高之首章曰惟嶽降神生甫
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遂退而授祝嘏之辭

壽慈子成相君六十序

今歲仲夏日月舍於五潢九游之間分野屬西宮
其下比地直弧矢曰老人老人見治安正值師相
崇子成公六十初度得天官矣公以三事之貴榮
兼二疏將朝野實賀南都九卿仰公如杓斗且昔
掌院於茲風望繫人長公優別駕南京兆有令名
而謝少司成受知公門獨深謀祝嘏之文於明遇
所以逮賤也主臣敢自外乃避席而作不腆之詞
曰易稱君子或出或處或語或默言各得其道之
文直行書 卷八 十 青玉堂 姜榮華
一節而合以徵君子之全天之所與也公生平不
具論當河間寺人擅國牢石相倚天下畏罪持祿
百僚震恐卿曲雅故尤易因緣燕趙間固多慷慨
特立士好遯不汙足矣公于時獨危行如揭日月
又于親暱中作危言隨落其官所蒙幾不測比
今上端平綱紀匡飭奸迂舉錯畢清公始起佐冢
宰統百官登明選良毋謬衡石時明遇亦從謫徙
還長安傾蓋如故每見朝臣斷斷譏呵人未嘗不
動色相告曰過也蓋衆賢和於朝則百姓和於野

業已披雲霧視太清便當收止霆擊爲景風甘雨
發育萬物不宜往往羣朋轉相是非起 聖明引
黨封已之疑而諸公不然反以兼容爲養奸公從
中調劑實多明遇則嘿然南行矣涉冬夾虎大入
寒塞薄郊圻於是 上急法振勵具臣無有當者
特簡公入揆地以公文足以勸善武足以執邪也
公亦綜覈名實砥節盡力與文武諸執事除戎具
糗力絕款謀一意合勦邊郡遂復則以帷幄勞晉
一等國家方柱石倚之公又慮綜覈之弊流爲繳
文直行書 卷八 十 青玉堂 姜榮華
繞神爵五鳳已事可監時以寬和恩貸之論納約
自隔不虞弄口者左右盼伺微密嚙背憎公遂
浩然決歸志再四上書謝不任 上眷公屢慰止
不得遣官護行以禮予告 上御極以來賜輔臣
知終未有如斯之盛者繇是而合觀公之出處語
無豈不爲天之所與哉夫天道之所以運而不息
者惟陰陽之如環無端一陽生於凝寒折膠而陰
不溢一陰生於癉熱流金而陽不亢乙丙之際陰
盛矣而公退以存陽庚辛之際陽盛矣而公復退

以養陽以公之出之處之語之默無平不與消息
之天相順順天者存公存其存而壽寧有既乎六
十特嚙矢耳况 聖明顯白理道雅意均和三九
大僚人人以前事爲戒共期復於唐虞四岳九官
師師相讓之盛則平其心如公者端有安車軟輪
徵問治道公雖不覲而天下之所以祝公者寧不
心唐虞堯舜之心耶嘗過畿南西望大行靈氣磅
礴而挺特東行漫衍爲河朔人文傑出率深博有
堅立如欲平治舍公其誰夫壽者精神之有也精
神者天之有也明遇謹燒公精神合消息之天因
以卜公事業卜公難老爲諸大夫執爵其他子孫
婚姻門牆之貴盛則國人皆能掄揚而歌舞之矣

文直行書

文卷八
歲序三

十九

青玉堂

壽度臺衷虛陸公祖序

南贛當江湖福廣要脊峻危之嶠通天崇崇望
水深味四衢交錯其民錫鬯不均多阻險輕薄
作盜賊常爲天下劇於是置巡撫填之治於贛
而湖之郴桂廣之南韶福之汀漳皆履也于時
江西建兩節品式粗具至正德中餘姚王公守
仁特請提督軍務晉州王公瓊調餘姚才地雅
稱且當江省上游特覆請報可隨以收吳淞之
功繇是贛撫職下材官蹶張如林立治兵兼以
治吏專亞于省撫而雄駿過之非文武有威風
者 廟堂不容易推轂也萬曆以來綱目踈濶
間有狐鼠逆執事頗行者付賊曹吏抱鼓勾之
立辦兵政因循撫臣過更而已太倉衷虛陸公
用循良徵入兵部爲郎久肄戎事邊歷中外布
政廣東有廉辨聲 上御曆之三年大計肆覲
召天下監司於文華殿諮地方利病獨公敷對
詳明嗣南贛缺巡撫廷臣熟計屈指無如公者
遂推高建節云當公擁旄而來也九蓮山冠業

文直行書

文卷八
壽叙

三

會應草

已萌芽公時發吏士疏捕之羣盜負險雜于耕
牧之氓自不能悉草薙禽彌作沉命法乃身先
郡邑敦美教化謹詭隨恤凋疲母罹元元之不
逮使反側子不安于是饑寒迫脅者漸以解散
則又時時討軍實申儆之鈎棘長鍛强弩跡射
之械無不具也巖崗潭淵亭障寓望之險無不
設也扉屨刀斗金火水木之需無不戒也羣盜
日懾不敢近馬華左右度公鞭所不及乃從鄰
境數百里迂迴突剽南安贛廬樂安崇仁會
文進行書 卷八 會應草
城未免張皇備輿廝之出入公復發吏士聲擊
卽俘斬未易盡賊然賊自此狼狽宵遁江以西
鷄狗鳴吠仰父俯子左蔡右粥無他愁擾幾一
年豈非公庇焉衛焉扼吭於上游斯不至滋蔓
難圖哉夫公備極苦心事未能戶說以家諭然
而 當宁簡之彼蒼亦陰陽之矣方今 天子
神聖功令嚴整當江西報警時部科且兢兢于
明綸必後無騎輪棘矜之闌出而後 天子曰
是今之種首檀子也又何苛焉說者以爲賊自

遣未嘗對壘當我鼓旗藉第令廬陵樂安崇仁
被蹂時南贛以秦越視難出兵賊益發舒無忌
憚何以有今日賊不慮南贛之歸路焉所創而
獸散魚賊哉虛弦可下正兵之先聲後實也公
且安意樞鍵嶺嶠常羊龍山貢水間將南耶是
殿卽四履爲古之尉佗無諸三苗之遺耶將緝
緝遄 皇路况嶮峒之種耶七月旣望爲公覽
袂之辰布按都二司大夫徵言走使稱壽愚不
敢引他端謹就南贛近事而綴其巔委至功懋
文進行書 卷八 會應草
懋賞有道路之誦聲在公當引滿以進三爵

壽新寰直指王公祖序

天官柱史一星比少宰上弼之間爲紫宮西藩
密近帝座周室柱下史老子守藏卽此官也秦
置丞相御史階級等夷漢蘭臺御史入掌圖籍
秘書出巡行郡國如八使之選事寄恭隆然鄭
重不常遣明典御史臺班稱雄峻內與天子
爭可否宰相爭是非銜簡命出按一方歲遣
有常員不腴江右邀天幸獲借冠東萊新寰王
公夫夷離景晏嬰之賢夜邑奉田單之績望而
知公爲海岱才也甫下車父老子弟聚族而語
曰吾江右上郡新被羣盜攻剽早夜虞出沒直
指公至將如暴勝之之持斧誅捕耶抑如渤海
龔遂之安之耶余曰不也扁鵲倉公不先設方
論而以原診王良造父不先立轍迹而以軼能
余習王公固恭寬溫栗清辨縝執之君子也必
本正而事理風行而草偃靜則岳峙動則川流
整齊教導非可預期期于謐寧而已果也嚮之
謁棘矜鋤耒爲亂者喙息屏伏方內無狗吠之

文直行書

文卷八

三

會應章

警流徙頓復獨歲數大儉禾麥戎菽皆不登市
米翔貴公時時憂形於色進藩大夫而告之曰
何以上塞功令下塞民心進臬大夫而告之曰
何以始計殖民終計靖奸進闕大夫而告之曰
何以內險無形外險有備三司大夫同寅協恭
下令於流水之源爲通糴爲積儲爲除戎爲高
城爲深隍爲進忠幹退軟弱爲獎廉平懲殘墨
政通盜背枹鼓希鳴而公又拮据棘闕部署詮
密觀士錄遺躬閱試卷若探珠滄海選棟鄧林
學官之路靡然嚮風矣前父老子弟妄意公爲
猛爲寬者竟不能測公之所以余亦如飲潤黃
河之水戴蔭泰山之雲日夜與衢歌巷舞謀爲
甘棠之誦而未能窺其際適三司大夫以公初
度壽言見役則余始知所以誦公天官其燦然
者乎按仲冬哉生明之次日律中黃鍾陽氣正
踵而出月建母甲而子子甲者言萬物剖符甲
而生子者滋也言萬物滋於下也日庚臨於龍
尾尾爲九子又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夫陽氣方

文直行書

文卷八

三

會應章

進而日在九子之始生固公自有之天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則請歌裳華之末章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則載歌既醉之二章猶未也老子曰太上貴因曰治天下如烹小鮮曰清淨而民自正曰慈曰儉曰不爲天下先是爲三寶吾江右不當天下陸海君子深思而固守已小人儉陋而畏近官吏道無所容其赫赫而要以奉職循禮方正潔白爲上課公因民之欲能不擾亂故民安因吏之才使其各見故吏稱夫壽者精神文直行書

文卷八
壽叙

二五

會應草

之有也微窺公之精神實默與道家之旨合矣夫長生家言宗柱下史公官其官道其道悠久之業當於五千文字中微不朽如東方生海上惟迂之譚淮南王枕中鴻寶之訣又其至微淺者豈能與燦然之天官比論哉敬藉手三司大夫以奏康爵

壽撫臺石帆解公祖序

甲辰

國家函一區宇開明堂以治四遠分土字坻之制斟酌古今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也其大畧府州縣仿漢守令布政使仿虞十二牧按察使仿漢刺史唐廉訪都指揮使則猶古連帥之遺乎而後稍益設督撫以都御史奉璽書行事蓋天子欲明目達聰惠和元元地方大利大害守土官勢隔不必卽以聞維都御史職視重在古殿中執法權與宰相等號稱亞相而今制又長十三道御史員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熟悉利害卽與廟堂大臣執爭無所顧望也以近所見海內督撫凡三十二人皆廷臣鄭重推轂其出也天子臨軒予勅光祿賜餐內府給寶鈔特置令旗圓牌視古節鉞文武吏士莫不震懾屏息受令戲下此無他以都御史實奉特遣禮數不得不嚴重顧此三十二人者廷推或主再三始簡用用或未久於其任卽去盤錯利器殊難其人石帆解公名家鼎貴先以李官

高等給事中忤權自落今 天子嗣大曆始召
起爲太常太僕才名烏奕推高一時會虔寇有
萌芽前撫告汴吏部集議僉謂公可急使疏上
公名卽日報可公馳至則推誠與三司商確選
將蒐兵高城深池飭亭障寓望境上四門之管
盡有掌者復躬歷視要害以春秋耀吾軍士羣
盜悉屏喙不入境舊歲大旱穀直翔涌公抗疏
請命而捐餼贖爲民補漕轉之不足民于公真
如黍苗之於言雨哉乃廷臣復以公文武有威
風首推貳兵部父老子弟方皇皇慮免於慈母
之懷幸 上神聖念江西爲南服重地久弛新
振毋遽易帥且近議樞貳將儲督也江西非無
事名撫實督何僕僕勞吾良翰爲遂留鎮撫如
故俾竟公用行虛銓衡一席副天下士大夫甲
乙之衡父老子弟聞之而後乃喜可知也公清
篤任事久而不懈凡將吏士民之庇宇下者皆
兢鼓於公之精氣而公之精氣常旭乎如日
將出蓋三初度于江以西云今秋之孟日在員

文忠行書

文忠行書

文忠行書

官則辰星之廟也月在營室營室爲清廟又歲
星廟也仰稽乾度歲星躔東井東井主水事俱
有水木相生之義公以生道生民夫人之氣畢
聚風雨時若禾麥戎菽咸登訶舞載路三司大
夫同心協德而臻上理皆公之壽朋矣董子曰
壽者壽也以今 明天子重賢都御史信任之
久且專必有異數壽乃庸詩曰鍾鼓既設一朝
醕之余請從三司大夫後再奉觴爲公壽彤弓
之三章此壽之于人者也若眉壽黃耇壽之千
天者不存南山之四章五章哉

文忠行書

文忠行書

文忠行書

文忠行書

壽楊遵初方伯七十序

天官書太一常居象帝座環之以匡衛十二藩
臣名曰紫宮象方岳諸侯

國初奉天建官兩京戶視內史十三布政使者
視分陝左使號藩長事寄極其隆重厥後乃予
都御史節稱巡撫藩長之等稍夷然而灌輸太
農水衡少府邊內諸供反提衡屬城刺史以下
黃紗以上南向而朝之督成事至爲百姓開立
興除則無不於藩長是經是畫都御史不能益

文直行書

文卷八

二十九

會應草

也士大夫必宿名兼積資始得推擇居是官非
輕易少年所敢望而恒俗居是官者率濡忍於
處脂不能爲見險之止置至而危比比矣若吾
里遵初楊公熟洪範之沉潛體大易之知幾行
藏真兩無愧也年已七十矣禮大夫七十而懸
車爲國黃耇憲老乞言典行自上故古有教於
鄉矣於學俾俊士執事而民知有長焉公今得
謝恭讓而不盡其力固

君賜哉亦繫公之素所蓄積沉潛淹遠溥愛寬

宏安徐靜正能凝之自引其元命其度勝耶當

公丙辰奉大對余直青瑣之廬克受卷官耳閣

中諸老稱公策如董賈字比邕繇擬在一甲三

人中臨期讓居四首選郎儀部越二年典試川

中縣令負弩矢郊迎其遊不下司馬長卿况收

巴蜀棟梁之材以蹊桃李乎過里門余特左遷

居東臯辱公往還觴詠歡輒竟日已越三年余

攝官南臺奉璽書視江公出而備兵常鎮凡大

事率與共如王孫公子爲淮南蒺藜之謀者頗

文直行書

文卷八

三十一

會應草

有端賴公先發獲早定無它而公不言功也已

越二年暨魏盜柄起黨錮夷竄朝士余以論建

少韞籍負戟蠻鄉公僅以常調番滯山陝一備

兵岢嵐右贊欸於邊故事有所輸遺飲啗之如

漢繒絮麤藥餌谷蠡勢必靡帑金後璫有行邊

者苛細責公償進殊合古人毀家紓國之義

今天子神聖不過也益連次晉公爲浙江布政

左使浙首藩財賦人文甲天下公豫和需澤而

行其勅正不爲專已抗矜操下如東濕薪而官

屬更無敢易之益爲盡力故賦辦而民寬主爵
擬以大卿節鉞醕公庸乃於載觀竣事堅辭請
老歸歲時選杖履有所觀未嘗諄諄視日早暮
余亦獲從公放於山澤里廬所次復相隣如疇
昔往還東臯時值公覽揆諸同好者皆願有獻
余爲發焉敬上一觴曰黃帝書古之真人與天
地相畢餘可延引爲長者或假存嗽吐納姚冶
變化其語幻不敢爲公引惟孔子曰智者樂仁
者壽孟子曰人能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
文直行書 文卷八 三 會應草
勝用也彼握齷無度者不論矣卽專厲蠶氣川
權誦立名稱雖聲炎翕赫酷於皜日其餘幾何
公卽之而知其不厭也望之而知其不可量也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雍容
和良默而沉湛由前所譜公生平有一不躬厚
於植于孟氏之戒行不仁之事者哉與物不爭
家邦無怨而又早引以傳於息機之義試觀代
公爲政浙藩者課催科不效鞠繫司寇久乃得
頌則所謂洪範沉潛大易知幾公實默合於仁

智之撰而無心焉公遲得兒種今良子具有德
器大小成立不亦樂乎樂而且壽天與善人政
無窮有如老謀是微安車之使旦夕及門知公
亦順天無心自若也順天者存公仁心爲質以
存其存扶養敦固真自操其造命之宰矣其爲
壽也何可涯哉余是以用孔孟經常之譚爲諸
公升堦實爵之辭焉焉用佞

文直行書

文卷八
壽叙

三

會應草

壽左司寇章仲山六十序

虞周之盛睿德端拱以爲治于時列辟咸濟濟
秩秩如五臣九牧三公六官畢宣力朝廷野無
遺老太平嘉瑞之紀焜耀圖書 國家治安踰
二百七十年皞熙出虞周上亦惟是卿貳大臣
皆元命所挺訂謨謐亮襄茲鴻業緣萬曆以來
士大夫狎于寬大綏靖之久分曹爲黨往往羣
朋交擊林有披褐矣

東直行書

文卷八

三

油雲草

故振而起之百爾君子疇不竦側而專已擠衆
之蹊未之盡塞予年友左司寇仲山章公從松
廬累晉左司寇不待爲右異數也至國門言路
中禦之得請歸常羊山澤垂二年爲已卯秋中
適六十初度古道尚齒里有長者則率其子弟
而聽焉所以聯忠教孝仁也矧以貴序如公
之身名俱亨何可無颺熊子于是降階肅親懿
登言曰昔司馬長卿既學慕蔣相如之爲人改
名相如諸君抑知章公表仲山之意乎仲山甫

樊侯字也說備于蒸民之章矣奉觴之詞何異

他求哉予長公一歲與子同舉于鄉通籍四十

年吾兩人歷歷眼聞 四朝平波往復延促天

壽之故人其有不芒者乎而天則定也然公賦

造粹淑而予質重遲公詩諄豈易溫厚與人語

發自衷而予恒抗矜吐胸臆公歷歷中外無不

以噴著而予乃數跌因以歌罷安而公愈用

顯予髮種種意愈藐藐公輕強甚筋力視聽不

少衰固賦命殊耶內經云五十至六十而榮華

東直行書

文卷八

四

油雲草

稍落知之則強不知則老故智者有餘愚者不
足又孔子居平云仁者壽他日與哀公許壽何
哉獨屬之智夫高位疾顛左氏之誠也年幾不
始道不之言也他不具論即今司寇署中長貳
滿繁譟譟者纍纍使無國門之禦恐公朝受命
而夕飲水內熱攻之矣何如雙休林谷絃次南
陔楚茨之詩爲喬松之祝十徵壽之堂樂豫康
固毅強光裕以待他日鋒車之召哉公孫弘年
六十不欲上人人強之始就道乃竟取漢相公

之齒尚未人望聿歸每志其出處進退以爲時
輕重則從容委徐綏顯休命當吾世之川匡又
跋安漢羣需澤端必賴之古之語曰天壽平格
格之云者乃有大造于時建無窮之基際亦有
無窮之聞烏用是皇皇者爲或曰子之迂繆數
跌固也以章公之聰明和良足以當時取合而
亦有齒牙之猾何曰惟容容者厚福使坐致九
卿而終身不滑于齒牙則孟氏之所謂無非無
刺不可入于堯舜之道者矣夫和同之界世道
文直行書 文卷八 三六 汕雲草

自壽史傳之言豈欺我哉予素有志而不可遂
能無厚期我仲山甫耶公之資性圓平朗豁是
索嘉維則也爲郎屬冢宰是式是百辟也參藩
二東是賦政于外四方爰發也官作納言是出
納王命王之喉舌也急流勇退是旣明且哲以
保其身也顧名思義始終以蒸民八章中所稱
引古大臣之詞爲祝敢自附于吉甫清風之誦
公必敬舉諸親懿之觴曰知我者熊子有味乎
其言之也

文直行書

文卷八

三六

汕雲草

壽吳濟上八十序

晉虞廷三代右學膠序之間奉觴憲老天子親
執爵而餽公卿進杖國之俊士皆與執事而民
知有長長者所以教孝悌也 明興重熙耿命
用典禮賜天下高年上大夫存問士民粟帛誠
以壽考爲治世祥瑞平格保艾邦家之基豈區
區修漢時更老具文邪

今天子崇禎十有四年歲次昭陽大荒落律應
林鍾日月會于鶉火凡值立秋爲年友吳比部

致直行書

文卷八

三

油雲草

壽上八十初度親懿鼓歌舉酒酌地稱賀而徵
酌詞于明遇四十年老同譜世其有幾遂不覺
踴躍祝延曰盛哉在禮高年八十者二算不事
鄉飲加六豆况士官得謝閒逸丘園稱介老昭
受天之多福實乃大來子孫絲翼者乎蓋天之
眷祐清時弘昇純嘏協氣休應雲涌漫衍洵滿
四塞人咸得遂康乃深山大澤各匡應彭蠡形
勢磅礴江沱淵渚浩蕩者無不既蘊蓄純固渾
灝其美盡洩發于人而又順敘五行無逢不若

公挺生其際山川之神實綱紀之壯歲登禮官
甲科凡三宰巖邑皆有遺愛一爲大司寇官屬
比亭輕重得法之衷大司寇倚以聽自此拾級
登等可立致九卿乃發憤上書彈山陰相又不
肯骹敲曲隨羣論專已抗矜似剛而危行攘袂
持議歷詆嫖用事者雖閒曹人猶懾其氣僉曰
是嶽嶽將折人角耶坐是再仕再已其落落爲
所填無悔家居十八賢蓮社間天子都雲霞冉
冉決蕩于滙澤發爲詩文天質洎縱時露牢騷
或閉戶讀書累月不出或登山涉水經歲忘歸
東南至海北至邊塞皆選杖履及之而隨處詠
歌悽惋感槩義形辭達有四留堂稿行世結束
人城市民間利病亦侃侃發舒無顧望雖見者
亦謂介僻而和于義不和于非義屈折爲啞吟
儒兒非其好也斥金置義畝贍宗族哺饑者禽
曠者衣寒者歲飮不倦野席無爭以故顛毛雖
班血氣常治行年七十有九猶能候少婦檀暈
之期無所避舉一男子其成人者三皆丈夫才

文直行書

文卷八

三

油雲草

孰非公精神之所篤發哉夫人之能任視其所
受公早被推擇處通塞間使獲竟其才必致用
于不涸之倉載神于不測之谷既以其身免焉
則引翼息機愛其章光充遂滋息日引而月長
譬諸朝陽松柏莖葉條枿不斧琢于繁華根蟠
凝腴霜雪之而益榮以其受性多杜者機不與
羣木爭發者機也莊生曰令德之厚比于赤子
公三神還精老且復壯是豈假之存嗽導引哉
書所稱事天治人莫若嗇公再仕再已皆由令
友道行書
文卷八
壽教
三元
油雲草
不署右職老于郎竟斥于外且復拓落嗇何如
之斯益生日祥使氣日強耄年而其脰肩肩其
臂臨臨其舌聃聃固盈虛損益之定理乎說者
曰引馮驩之足策千里輿載萬鈞動摧阜靜絕
川然車徒衡師每探瓶以塗空始滑滑如泉涌
焉故不爲天下任重致遠者以探瓶塗空之術
疎也吳公官不配才其以是耶曰非也人生地
上寓耳卽白首鼎鉉其與幾何惟吳公不塗空
探瓶故爲人忌而爲天與盈而不偏憾而不貳

有而知足舒而能卷乘流則逝遇坎則止流水
之所以不盡乎惟公官循常調故得年不出于
常調蓋靜然補病皆城休老真人之息以踵衆
人之息以喉長生家言也公精神挺動至老猶
施接氣亦厲發而息不深深何以行年八十乃
輕強如四五十人哉吾知公不常之調實潛于
非常之源如河源出崑崙自龍門至碣石入海
萬古如斯不舍晝夜豈與潢汙行潦絮淺深久
近耶公大耋期願端可坐而得矣請以是揚解
爲祝
友道行書
文卷八
壽教
三元
油雲草

壽錢武山太守序

仰稽天紀歲君直甲申秋分後八日日月會於風車龍角之際爲吾郡豫章太守武山錢公懸弧之旦正曆書所爲壽星之次也南新宰沈郝兩使君致一州七縣之意徵文稱壽余正襟俯躬以答曰楊朱言百年人之大齊今錢公年值剛壯譬之於日臨曾泉次桑野臻衡陽其對昆吾猶遠未可以壽兩使君曰錢公爲政愛之如冬日酌之如醴泉披浴之如和風甘雨吾曹受事蒙成值茲覽揆而文直行書

武山序一

延壽堂

不奉一卮酒非所以示民美報也敬請事於侍史毋讓余因記四十年前爲故郭宰間以公事至武林會省式鄉先生之廬則有錢先生心卓爲名吏部領袖人倫實太守公父于時公年尚未舞象昨壬午癸未間承乏南司馬門攝官司空署公則以進士高第郎水衡筦長江蘆政周禮所云澤虞之官也砥節首公荏課無通國有班事部有序成瓜及借寇守我豫章下車以來行安而節和吏胥不貪養陰誠情嫚適蕩士不與詭亡節杜絕私交民

不搏掩推剽強宗巨室不兼并豪奪伍兵攀輦卽利而舍亡敢橫行市衢靜鎮默剽清寬作則士民視太守鼻息爲安危甫半朞而三年有成百年勝殘去殺爲之兆矣豈不亦可祝哉孔子曰仁者壽洪範九疇其六三德臣道也臣無作威作福務于平康正直剛柔相濟平之爲言中也天道人事皆至乎中而止祝公爲國家鼎臣歛福錫民王道平平將在茲矣史載龔遂年七十守渤海開倉假貸民移書罷逐捕盜賊令卽時賣刀買犢渤海大治

文直行書

武山序二

青玉堂

郭伋守潁川招憐山寇束手請降年八十再牧并州及與叅政事與兒童訂日待期成信公今年甫四十六耳尚未及艾在禮強仕服官政之間恒人盛年經營奔走奮力有餘然更事少任其一至之氣多猛起而不顧其後患在不足於識比敬歷多思慮審有遠大之識而精華消歇患在不足於力識以年益力以年損代爲乘除若年屆強仕服官政之間識力雙超真大有爲之時也麥丘邑人之祝齊桓公曰願無得臯於羣臣百姓是壽民自壽

夫焉有二哉公德足以昭其馨香惠足以同其八
民其持重足以鎮躁消邪其識度足以遺艱投大
行見以壽一郡者壽四國三壽作朋爲岡爲陵說
在乎闕宮之二章矣請有司入爲公頌之三受賜
致實而後舉旅行酬曰幸無忘今日之祝比于和
子置食而樂閭女二大夫之三歎云

文直行書

岐嶠序三

四三

清玉堂

壽晴所管理七十序

高皇帝有萬世功以開其後而爲昌明博大之
治天是以章厥子孫茲茲蕃衍親之欲其貴也
愛之欲其富也猶慮以親愛富貴故長淮南衡
山之驕立宗人府以治之

列聖相承復慮宗人府開宗室預政之漸而以
戚畹假守玉牒天下宗室受約束于親郡王或
缺親郡王則推擇其支屬中有才德者爲管理
賜璽書約束如親郡王宗室坐事者輕則收繫

文直行書

文卷八
壽叙

四四

湖雲草

重則奏請處置若吾江省之宜春府晴所宗侯
其一也侯爽朗洞達開敏和良遵蕃臣職永輔
天子十餘年來用三章監護宗人若而位賢者
表之乏者振之困者匡之邪僻者則編書其罪
使屬籍知爲惡之罰而又卑下賓客誠當日典
謂無貴賤無留門者餽人不止具器食設稌糜
臠脂脂腍枉救之屬問遺無虛日夫樹于有禮
艾人必豐故聲名籍甚遊諸侯守相間累經尉
薦秩宗轉請特膺登等之寵異數也行年七十

神明甚王此間丘先生所謂君賜臣壽君賜臣
貴君賜臣富者也而侯則三命滋益恭庶幾冬
日行陰夏日行陽坐必危見裘褐之士必禮見
莫詬無節豪植大強之宗人必正訓而規范之
使無越厥志曾記有一宗與水漁爭利者侯曰
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源而爲潢汚也揭示
五父衢立止之夫義所以生利仁所以保民祥
所以事神德純而福祿並至豈爲倖哉如是七
十授玉杖耄及耄以致嘗珍飲六豆大官酒脯

文直行書

文卷八
壽叙

四五

油雲草

之賜可預期之矣昔機杞七十而不釋恭魯居
所尊異成回七十常恐虧節伸由稽首稱君子
焉貴榮福澤何所無之獨名者不易居知侯終
日乾乾夕惕于此也易九三若厲無咎侯將合
和親疎助流政教風譽騰茂美實嘉調

天子行賜號爲祭酒曰是黃帝之青陽夷鼓也
親何如之九宗四正汝其於子治胃喬長幼昭
穆左右俾無失等次分相屬誼相綱也乃侯之
仲君不避祁奚之內舉考于吏部易授東越郡

別乘治行流聞昔在漢宗室子賢者得隨二千
石議論冠諸宗室如劉德爲宗正地節中以親
親行謹厚封爲城陽侯子安民爲郎中右曹子
更生以父任爲輦郎忠直明經有行推爲散騎
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左右數上書言
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顯
訟宗室刺譏外戚其言痛發于至誠豈非侯橋
梓今日之前楷乎今侯初度屆建子月凡值長
至子者孳也律中黃鐘爲陽氣踵黃墟而孳息

文直行書

文卷八
壽叙

四六

油雲草

也得天官矣迺內外親懿入門召宴居樽下稱
賤子上壽士大夫各爲詩歌比于敦華南山之
什而都閩何君武君暨伍營裨將感侯知密款
熊子之廬乞言侑酌有客見而問曰天市垣宗
星躔帛度下宿在東宮太微垣帝座旁一大星
將位也宿在南宮位分相去遠矣諸師武蹶張
附注亦胡爲曳裾王門稱觴洗腆羣賀客之塵
哉熊子曰固也雅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
風不云乎赳赳武夫公侯于城漢產祿之難微

齊王與淮嬰連和則勃不得成左袒之功渾戊之難微梁王拜韓安國張羽爲將軍則亞夫不得取堅壁之勝今兵荒相踵四方蠢動赤白囊告急如蜚蜩不腆江右猶得父老緩帶稚子咽哺衆心成城緊德是保有德交驩人心豫附建威銷萌真

國家萬里之倚也余是以不辭喜躍爲祝噎之章如此

文直行書

文卷八
左敘

四七

汕雲草

終

壽汪用晦六十序

歲在祝犁之干其支單閏冬十月既望日躔龍火之次爲用晦汪君六十初度君歛人也歛俗相矜以遠賈子姪親懿輩多遊豫章爲海鹽菓布織作水紬綺麗所輸會介余孫孟啓以觴詞請在昔尚蔭之典行於鄉自少逮長皆習禮讓故其俗純厚而氣不疵戾漓薄庶老優游得極其遐享而日引月長諸君益行古之道也古所謂曰孝行以親親友行以賢賢順行以長長有其颺之亦足以教三物程式天下鄉禮云乎哉嘗之金陵取道於歙山溪深奧明秀地脉屬南幹句已如吹風土凝固鬱積旁魄視他所爲異邑屋視曲逆貲殖視臨印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人各任其能竭其力勸其業樂其事以未著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此皆誠堂之所致他所人欲學其術終不得意也汪尤歛之甲族讀書至大官項背相望多余通好雅遊其爲賈人者並有賢操若用晦早爲學官

文直行書

文卷八
左敘

四八

汕雲草

第子員久乃徙棄攻詩嗜酒托跡于賈豎其子
侄頗法南陽孔氏之雍容趨時不盡爲犖鳥猛
獸之發亭貨輕重任勢之自然而守其流知物
務完市易必質謹取利贏四方皆跡其門廉乃
得五然其爲教子與文墨長者廣遊道雖財不
雄也道家之言知雄守雌多藏是戒惟善藏者
不自炫天質篤成不酷與外物爭而外物亦不
能入淌游渙滅眊然以視營然以聽食氣之母
其神終不蕩越流放體自堅強而不韞君克然
見於膚澤筋骨正柔縱調利口不言神仙方技
怪迂事幾發於踵油油然人而天焉從此貳膳
嘗珍以引以翼登年以載其德何可涯量哉書
曰商不出則三寶絕傳曰山澤林鹽國之寶也
明興海內爲一開關梁轉輸邊內供佐農工之
所不及緊商旅是重彼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
而待收雖巖處貌奇士之虛名於世何賴焉卽
本富者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帶郭千
畝鍾之田微商旅以通易之亦自守虜耳故

文直行書

文卷八

四

油雲草

擅幹江海化居貿遷之利非凡可等夫利及於
物者清則與及於天者親况用晦父子用儒雅
行財貨薄飲食恐嗜欲太史公所云治生之正
道庶幾得之矣正以治生而生生之脉又惡乎
不治是其壽且寧也豈非道之符而自然之驗
耶爲書此言以侑升階之爵

文直行書

文卷八

五

油雲草

壽劉大司空江餘暨配黃夫人偕壽序

嘗讀召南之篇咏羔羊翬虞以美在位而咏采蘋采芣美夫人載讀小雅祝楚茨之公卿曰使君壽考而先之曰召婦莫莫人之所以在成周宇宙間乎蓋男教脩陽事得女教脩陰事得陰陽和懌二儀貞觀故家人之家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采風者見朝有魁壘耆艾之臣而在中饋者復貞吉未嘗不低徊讚嘆稱治世之觀焉今崇禎曆書乙亥孟秋日在天廟昏心中

文直行書

文卷八

五二

自應草

為南大司空江餘劉老年翁七十懸弧先一月季夏日在天社昏亢中為年嫂黃夫人七十設輓亢為疏廟心為明堂凡值歲星躔鵠火之次貫廟上社以其時考之天象之休徵繁然備矣于時司空在南都掌邦上夫人在里掌家政維桑戚好諸公謀欲灑江水為酒采蘆山為穀借長風飛鶴往來奉觴上壽楊方伯無我萬司李古人歎熊子之敝廬而徵詞焉再三責以母選熊子則正襟端言其大口一乘一剛天地之常

也一健一順夫婦之理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

也人生戴圓履方作晝入夜發語存嘿皆屬精以度氣神以吹息壽者精神之有也御精神者用張弛合天地之柔剛即東皇西姥之所以與山石無極矣而耕耘五德朝種暮穫化邑五倉之術不與焉司空之與夫人生而同時名位崇顯白首相莊子孫振振里中稱為盛事子不必夫人出夫人母之為無町畦司空亦與之母為無町畦諸子亦與之為嬰兒無町畦此其事至

文直行書

文卷八

五二

自應草

淺近而揆之人情世俗實未可多得健順交而泰道成此其所以賢而壽壽而偕豈偶然之獲耶然夫人從者也請端言司空致壽之因可乎自甘光祿卿華江先生成進士不遂司空少孤依其兄藤縣公弟兄師友藤縣公才領貲書司空隨發藻儒林十五年間每試必軍鋒其為文洪亮爾雅如雲漢之章于天鍾呂之奏于亭辛丑上春官熊子附驥之尾每心折司空能為大聲之文聲大者腎堅志强骨勁所就必大而年

必永此生人之大恒也。爲郎武庫分使會關得
士殊多有以鼎貴特聞者。然時時歷思於氣運
平吸人才往復之故。不欲以郎位嘿而已。萬曆
癸丑。振縣太宰當路。其人清而論闇。而執屬爲
羣小。誅構空。善類幾盡。言路三摘餘者。抱葉之
凋。時楊無我教授豐潤。以公事至長安。邸密謂
熊子曰。吾鄉武庫郎。發憤欲上書擊太宰。熊子
曰。果也。必悔。尚可止乎。無我曰。彼有成言。雖悔
任之。書竟上。逾三年。丁巳。遂爲考功。法所中。熊

文直行書

文卷八
壽叙

五三

會應草

子亦坐左遷。數年往還東臯。意殊不厭。越三年
泰昌改紀。冥英一開之。堯舜留顯忠。遂良之意
于天啓初。吾兩人始次第列卿寺。居無何。恭顯
牢石播惡誅。夷謫徙無虛日。吾且戍夜郎。司空
時以太僕居室。室危得無及際。

今上匡明綱紀。光顯日月。拔茅連茹。吾兩人復
次第列正卿。久之復者。仍往小者。仍來。熊子任
重。于力。蚤罷歸。獨司空如碩果不食也。廟堂
棟斷。用人比積薪。南卿北卿之輪。相屬于路。司

鑒安之。且引年謝其門人。在樞軸者曰。毋苦我
難。目送鍾山之雲。口噉秦淮之水。滄如也。冠履
雖隔江。而道然。征繕日戒。鞏固根本。猶惟力是
視。夫流水不蠹戶樞。不腐司空之勤職于竹頭
甕片。安知壽國非所以壽才。昔武林張太宰以
南工特簡。又安知避權非所以得權。張弛剛柔
之大道。任天之便而已。無與可也。夫昔日當難
言之時。而憤然爲夜邑之一擊。言出而禍隨視
世之貌擊大臣名朝。擊暮摧者。其智愚何如今
日。當難爲之時。而悠然爲爭時者。所不屑。穆穆
落落。在吏隱之際。視世之居大臣之位。而復選
擇于權力親近。以爲不拔地者。其智愚又何如。
然天帝不助神曲之智聖人。深嘉寧武之愚彼
各有取爾。夫張于人所不能張。而弛于人所不
欲弛。此深得太上固翁之微指。天地之剛柔。司
空直搏抗在手。而信誦惟道。精神無一注不返
之虞。則天壽平格之理。儒者之所以操左券而
取也。周呂望漢張倉。豈引翼君子所不可及哉。

文直行書

文卷八
壽叙

五三

會應草

數以復無我吉人之請里中戚好持羊酒稱觴
十侍壽之堂知司空與夫人必譔笑大噱曰敬
舉君之觴

文直行書

文直

五五

會

壽李母徐太孺人七十序

今歲戊午九月之旦日月底於天根李太史麟初太君
七旬初度邑士大夫稱彼兕觥效封人之祝於綏壽之
堂太君隔絳紗幙西嚮而朝賓客視聽無缺神明甚王
環佩之聲鏘然明遇於是賦旱麓之次章曰瑟彼玉瓚
黃流在中諸君知太君之享獨不知太君之所以享乎
太君父徐公長者同生爲名進士家授周官音義則太
君今世之宋宣文也贈公烈士有賢操爲學官弟子祭
酒侍太君左右之鮑桓陶湛之遺風鄉里兒童婦女皆
能稱述焉余因謂人生先後豐約之數必不能若畫
文直行書

文直行書

文直

五六

余雲

一而悲喜隨之迺造物於太君若獨有偏厚者蓋太史
自舞象時文章光焰萬丈餽學官十餘年名冠天下太
君之喜何如學使貢南宮則太史首選比試京兆上公
車太史無不爲軍鋒之冠太君之喜何如隨以儲相秘
閣迎太君長安邸中分
玉堂之饌聽
長樂之鐘

國有大禮則太君薈弗以朝縱觀

宮闕不愆之盛而太君之喜又何如此無論閭巷婦媼
所不能逢卽所稱和熊畫荻者能視其後不能視其前

也。事翰林爲供奉官，稍積資累年，輒簪筆石渠之府。天子視經筵，則執事。

文華殿

東官出閣，則爲講官，陳說帝王之道於

文華左个

皇太子以先生目之，而不臣至貴倨矣。時復執牛耳典鄉會試，收羅天下桃李爲

朝廷棟梁，榘角之選，抑何榮重也！皆太史所可坐致者。

迺微窺太君憐其季茂才，且欲一視，贈公松栢遂領龍虎之節，飭餘皇之艦，溯游齊魯，避暑周南，封藩使竣，致

文直行書

文卷八

五七

錄學樓

巴蜀布物及道地所通西南夷蒲筍枸醬筇竹杖還而爲太君酒持節畫繡縣官除道郊迎而太君之喜又何如此不可謂備天下之享耶！非其內德之茂，何以臻茲太史高潔里居八年，飲洞陽之水，爨玉嶺之蘇，於先世舊廬無更朝夕承權諸孫玉立，太君曰：此不啻分

玉堂之饌，縱觀漢家之宮闕，罕恩也。融融如焉！太史資望行當左右青宮，太君七節政健，獨不聞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乎？宜以軟輪奉太君上長安，太史出入

龍樓虎闥之間，以師傳見重，且以其餘收羅天下桃李，成蹊於李氏之門，爲大君壽，俾太君再聽。

長樂之鐘如山，聞雞鳴鳥語，此之爲喜，吾與不能以名狀矣。大塊爲勞生之機，憂悴則促，暢豫則延，恒物之定理也。太君自太史舞象，以至今日，有一日不暢豫者，我則其享受同天道，篤哉之必然矣！是可以徵大君之德，是可以徵太君之壽。

文直行書

文卷八

五八

錄學樓

壽魏太安人七十序

庚戌春正月既望二日魏母太安人七十初度也太安人有丈夫子三其長則銓部統百官而曹選爲任稱至貴倨者

明興仕格凡拜爵一級以都卿相之顯率束於功令君親先後之情不能自擅獨天官尚書諸郎週環如日月之代得以恣所出入此太安人屆七十而銓部拖朱紫稱壽於畫堂之上榮莫大焉諸薦紳先生謀所以奉觴而屬執筆之役於明遇所以逮賤也明遇主臣避席稽首颺言曰宸暉昭被珎緼繡赫赫龍章榮流望族

文苑行書

教範八

五元

漆雪樓

天子之典策也渥顏紅藥玄鬢素華大谷偃蓋南岳絳實衆人之頌禱也不腆之辭夫寧有如其惟是以所習太安人之德之功之以倅女史乎聞太安人奇朗昭於齠齬動無躁容弱笄事贈公南谷先生鷄鳴盥漱紉繒鍾施壹粟於新婦綿葛惟謹廼贈公承汝汀翁清白吏之後屈首讀書不問家人產囊中裝夫其餘幾太安人益折節爲儉樵布操作晨昏備承姑舅驩無乎不至而解佩贈來門多賢豪間長者交游自此贈公博士名大噪中國而授弟子室學者未之或先間遷當路諸貴人幸舍雖貧猶挾一劍缺自倣贈公固質有其文行者

裁亦樞以內不以粉墨綺綺相累也贈公見背銓部大露頭角太安人一廸以父風隆師取友錚然樹左胡赤幟居恒每勗銓部曰而所游皆公輔才而門必大銓部果以高第累遷今官涇渭搢紳無繆衡石振天下滯才明目張膽按格律以定國之真是倘亦式於太安人內訓之素也耶其它令建而建號大治分水部水部底績則史所稱崔寔五原之政雋不疑京兆之理繫毋助也范達論陶侃之母曰非此母不生此子根茂而葉著天道之篤哉也固然哉今華轂填門貂蟬滿座諸孫遶膝下瓊蜚玉立而銓部聲實行滋大爲海內第一品目以文苑行書

文苑

六十

絲雪樓

尊顯太安人之至皆太安人精神之所折衝其本疆矣而壽寧有咸哉明遇輒踴躍而效封人之嘻曰曄而貞其而苦女而丈夫母而父稱彼兇觥醉言舞如月之恒如南山之古

壽涂母史太安人六十序

涂母史太安人之封也以吏部伯聚郎水部恭遇 覃恩云在易鼎之初六初在下而耦上應于四因子貴而上達之象也是其福德勝男子歲癸亥熊子奉璽書于役江上與伯聚雅游見其人清正擅風操達國體心切重之謂念東廷尉真有後時維六月里中諸君造敝署而言史太安人春秋六十屬子一言稱觥以從祝哽者熊子因肅然拱手而揖諸君曰若習太安人內行乎具曰習也初是廷尉遲舉男子選諸良家法相宜子者莫太安人若太安人遂以少婦充下陳乃謝一切鉛華椎布治緝雜女奴操作賓客日進供給鋪資無乏閭不皮肉手執亨調伺廷尉寒暑絺綌絮紈愆于候女紅女誠少成若天性端端小心咸曉事理其自嫡夫人以上皆懽焉畢世無訶諍此其行之不出柙者未可更端盡矣熊子曰公等所言皆凡所見吾請言其大者有二懿焉婦人無儀儀視其夫子大都人情動于房帷婉孌之好則志氣柔苒內顧牽纏且無論廷尉爲御史時所至埋輪破柱者何如比晉光祿言責已謝而適有三王並封之議是時 神宗靜攝寵人根據中外黨親連體耽耽奪長而時相逢迎持祿幾搖 國本諫官杖斤餌商

山之芝者無虛月廷尉獨抗疏叫閭削籍罷歸此雖廷尉感槩無避忌則亦太安人不以粉墨薰蕕累廷尉于閨閣中也人情艱舉男子者僂得之視之若兒種甘食脆飲以糜其腹繡襦文茵以安其體笄掠不加義方靡戒及其長也膏梁之性難正苟守先祀爲庸人而已矣乃太安人之舉伯聚絕不效兒女子啁嫗一廸以父書于是伯聚高第爲名進士郎水部榷關旅人喁喁頌廉謹及在虞衡飭化梓材督鐵官將作物省而工惠 廟堂以輿望特遷吏部雖在南也且將需次衡石縉紳之標求河源于崑崙則太安人訓迪之功豈在廷尉下哉至于仲子非太安人出而早失恃太安人撫之不啻如已出今且褻然成立皆人情之所難而天道之所必篤也以德徵壽自古良然今夫譚長生者宗老子老子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爲天下先太安人事廷尉與其嫡夫人執家秉勅顧視伯仲三寶備矣玄牝守雌蓋默合于道家之言而壽寧有既乎伯聚迎養太安人建業官邸地當天下陸海揆以世俗何難具鼎烹盛絲肉三鸞七菹以爲享吳統越穀以爲奉而太安人憶先君子不忍御曰非吾家素也惟是北固之魚漚之釜蒿楊子之水薦以戎菽伯聚奉太安人被 天子所賜翟冠家服

鸞輪魚軒南嚮而朝孫子東嚮而朝賓客里中諸君采
二南而絃歌之升堂奏彼康爵曰括囊含章叶吉黃裳
安貞不二應地無疆太安人豈不爲之益喜自負哉而
採風者聞之以備史氏之彤管亦一時盛事也

壽朱母萬太君六十序

萬曆庚子之歲時鄞縣王公太蒙揀文衡端嚴
精藻鑑余邑進賢考案則余與故朱文學今贈
君聯次五名前各持卷相質見贈君辭義深厚
字畫疎朗而風貌更秀舉非凡心甚儀之是年
余倖第比上公車及王會給事省中又數與贈
君父司理朱公遊燕市時朱公爲牽廉兄人多
引白眼好面折人過儕輩落落難合獨余心甚
異之重之私念曰此亦非凡所見也越數年朱
公就選人司理淮陽頗聞朱公治淮陽狀廉倨
如彼黯途不久坐罷歸越數年爲天啓辛酉鄉
試放榜二少年頽然首舉問之則昔年同考朱
文學子同遊燕市司理朱公孫是今之名下士
子強子美兄弟也其爲文咀六氏之英華而行
之以無意操觚者轉相倣效文體爲之一變每
會試簾內官必暗中射覆曰安能得進賢二朱
聲稱籍甚于強古文有蒼崖集酷類子書而不
假優孟衣冠子美至崇禎辛未成進士官大行

人矣時余在司馬門習子美清心逸韻具知爲遠器而贈君方以明經選不欲藉兄輩尊寵爲車上僂越二年廼賁志則朱氏前後之所以取大於天者以聲名文章兼富貴是又非凡所見也鄙語曰菽根不養麻胡妄不結瓜斯豈無本而然哉適吾友萬吉人暨子強兄弟同社諸君子以朱母萬太君屆六表屬不腆之詞祝延因獲悉子美乞言小引不覺避席而歎曰有本哉余邑世族推高萬氏金華太守之後子爲太守一太宰一孫爲御史中丞一爲少宗伯一太君卽少宗伯女孫其外家又爲東門張左司馬奕世鼎貴習見無復家人子事太君獨折節爲恭儉女歲卒經少成若天性張母鄭重覓快偕屬灼氏曰必得雪里朱太宰孫某乃可及笄歸贈君執婦道事舅姑鷄鳴盟漱總衣紳佩箴管施藥泰適所問寒燠醴醢酒醴毛羹棗栗飴蜜惟所欲佐贈君讀書不以粉墨相累脫簪珥之明珠翠羽以其半助中饋半資篝燈贈君益用自

奮每誡必高等教授里中從遊如雲產子女五六人乳哺衣絮罔愆於候課讀之聲與杼機相軋翁司理公性高簡喜嘿坐太君約束子女滅獲中庭肅然無異放者紉箴治緝同女奴搽作無間寒暑而壹御以寬和帷裳布素及贈君歲薦始爲一易衣綦得贈君所餘束脩餐錢子貸親戚貧者輒已責二子卽得雋倫時時勗贈君自致青雲贈君亦時時歌伏櫪擊唾壺讀書不勗贈君近見背室中侍者隨厚遺之曰惜爾年少非敢望老人結草也最奇者無如翁司理公任淮陽屬令盡室之官淮陽天下陸海小大踴躍急治業獨太君曰行也吾家婦當伏臘奉家廟齋酬且翁性高簡御物少款曲豈久寄宦途者竟不往居無何翁果坐罷歸歸時橐甚垂固婦之清識難量而翁之廉倨不亦可傳乎夫以翁處脂膏之地而不染以夫抱環堵之才而不途火宿乃壯大朱之門是誠在子天道也通不染不途之意引申于聲名文章富貴間天道又

何嘗不從八道哉今歲仲冬爲太君六十設饗之辰太君愀然誠子強子美兄弟曰而父柳車在堂何忍稱壽子強子美兄弟曰吾父不可作吾母逾異報之歲當宿肉之年何忍不稱壽社中諸君子曰義猶母也太君廣而儉詳而有禮貴盛而不驕是壽徵也亦女則也何可不稱壽熊子曰是一舉而三懿備母道子道暨友道衆得焉請采二南之章絃歌之披帷升堂以奏三

文直行書

教錄八

六七

會應章

壽萬母秦太孺人六十序

詩書之言流化必始於內教之隆以克受茲多享古語雖云婦人治業寢內闔門與之言不踰閨然其服勤示訓表則憲存而所孚又何不至蓋厚植滋育弼棐惇佑生之嘉福豈與夫尋常佻易綿薄者論又近哉吾徵之萬母秦太孺人焉大孺人距始生之辰於今丁丑五月望三百有六十五甲子矣古尚齒而敬德有以飲食之義接者因揚解以詠宣盛懿而且祈焉者禮也宗人戚好子姓將進而執膳爵栗階以獻太孺人詩由儀之章樂南陔之闕服其命服束嚮坐子姓拜者冠雲冠履句履夫不亦榮豫光重里社稱名顯哉然古今婦人名顯者多刻肌厲身砥不甘之節或晚歲食糲或不於其身膺福祉至初終愉懌而永於享若太孺人貞未可多指屈是豈無本而然耶余猶記舞象時隨兄仲讀書東湖祠徐孺子所伸受經於太孺人之翁世所稱萬育勛先生者其爲人也敦龐純固敬

文直行書

文卷八

交

會應章

格登悌瞿瞿繹誨人不倦輒摩千頃視羣弟子曰此子異日不凡諸君志之後廼以明經廷試教授浮梁吉水稱名宦焉有良子一稍長余數歲于時髫而志學亦角立嶷嶷饒直質而無流心卽今贈君太儒人其元配也發聲澤官甚駿數慶棘闥末乃賁志不人酬有良子三家村吉人弱冠成進士理潮陽歸德以史跡最微政封大孺人如其官女公文章名下上尤以治才推高且應舉日待聘季幼亦川髦上奮膠序孫

文直行書
文直
元
會應寧

三長者卽余持俱德器自過旋以從令和安而好敬太孺人可爲有後矣居恒嘗謂人之血氣順治精神周彌此其自爲壽者也若至行乎格啓佑無數克開厥類是乃天所爲壽哉夫高山廣川大藪玕玕璆琳珠玉產焉櫻桃椅梓松栢產焉皆更千百歲而光媚常含榮葉不改其豈彼步仞之丘魁陵滄瀆之所能比焉聞之太孺人徽織女事朝夕不渝承其翁姑與相其夫壹惟和格之以克勉其子勉之學問隨卷署中俾

日格位著以儆其官不盡習嫗嫗常態蔚爲禮宗正訓諸孫雍容齊正用匡我軌儀是以家政肅離品式具備傳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父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萬氏皆有焉斯非太孺人爲之矜式在上乎夫受者不溢其盈則施者若施而注從是扶養醇厚元精篤殖潛衍長流渾渾灑灑太孺人壽何可涯哉余又徵之天官焉壽星之次左角李右角將將芒布李深澤紫

文直行書
文直
元
會應寧

宮大理直斗口陰德二星在下若見若不見具以含章爲體吉人理兩兩不能一一知其曲折但知其以薄案言人理非不能啞咿儒兒當申貴人指致齟齬待左遷則李星之深澤與德星同陰固也異日必取效於一定之天和平者寧不應乎夫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成龍角之爲壽星也斗口之近帝座也是母是子吾直以燦然之天官卜其名壽又何必稱引黃帝老子書以爲觴詞哉

壽黃母李太孺人七十序

詩書所紀婦人以其身顯名當時聲施後世者必奇節苦行所際坎壈歲寒而知松栢之後彫也若德福兼隆者顯不必以其身而以其夫即不必以其夫而以其子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于子今黃母李太孺人以石公爲子而以拙子贈君爲夫夫以學行聞予以經濟志義聞今辛巳秋九七十設悅凡值石公宰建陽奏三年最績

文直行書

文卷八
壽親

七一

油雲草

天子用璽書褒嘉之被鸞綸翟珮南嚮朝子孫東嚮揖賓客非德有其福孰能當此者乎彼扶風襄陽史氏爭記而齊眉之配躑躅于賃春鹿門之媼寂寥于采藥史皆不著其年必也武昌虞太夫人以子若孫膺金章紫綬王丞相而下皆就養堂拜焉然而止富貴之容耳未聞其子孫之經濟志義何居若石公則聰慧質仁秀出于衆開敏有才卓爾不羣子備官南臺時文太清京兆識之于布衣奇其意因遊太學諸生囊

無百金之裝爲洗腆費而家俠自將有時刻鼎

秦伎漿酒藿肉乃爾君遊道已廣爲文友會日夜不休庖廩取諸中饋無所失容意豈非太孺人截髮挫薦之助耶石公以丙子魁北闕明年丁丑成進士筮仕得宰建陽迎太孺人官舍若不疑承歡告平反玄暉奉命稟忠清石公爲政詢質行于耆舊討素業于賢良究諸事于老農察善敗于羣吏章好去惡剛不驕柔不坏政通人和賦登盜背號稱大治而以其暇奉膳上食偕子姓脍而獻之曰是不肖含菽之養而負米之情也太孺人必道然爲一引白建陽去武夷宮不三舍大王峯下幔亭固秦姥宴曾孫處今日上眉壽之觴挹九曲爲酒採接筍爲茶西王母金液九華真妃之霞精不珍于此矣夫沆瀣之氣已足酌爲大年况闔邑億寧萬家謳歌而祝曰衆母母也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自可卜之造物者莊生有言曰造物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石公饗民之勲力太孺人自受

文直行書

文卷八
壽親

七二

油雲草

天之豐福以石公好侗儻大節兼資文武深博有謀行將周遊黃閣青瑣之間爲

國家柱石太孺人遠覽王畿觀四部樂建陽直爲之嚆矢耳然吾知太孺人猶髦髦思贈君不及見曰昔者奉匭沃盥潔蘋繁蕝藻佐魚菽豚犬之祭耳今幸與大夫之羊饋嘗酌與執燭焉噍噍者烏足徂乎考父之銘鼎魯母之勤織太孺人蓋有無窮之思焉思無窮壽亦與之爲無窮天旂光德而監昭節必有章與蕃育之祉以報禮宗大耋期頤端可俟也里中諸公往爲壽何操請操此丘里之言以侑殮于陪鼎可乎

文苑

文苑八

七三

湖雲草

壽游子六母五十設悅序

蓋坤道柔靜爲教屬陰但於梱內日用起居照櫛之間尊卑有次中饋貞吉是卽爲內家範範無貴賤一也人之所稱天之所相胥此矣以余聞游母周太君者歷春秋五十而君子見背垂二十年翁姑生而率先中窻剔衣治繡紡布歿而解簪佩襄大業孤子藝讀書成立婦而子母而父秩秩言條理未見有一毫鋪張粉飾之迹里巷稱賢焉民之秉彝於是懿德故於設悅

文苑行書

文苑八

二四

會應草

之辰率半携酒望門而祝曰是媼之後必昌天壽政未可涯也游固宋名賢廬山先生諱華者荀裔茲茲十數傳而生懷德懷德生賢選懷德爲子擇佳婦乃文定之竹田周公道隆女以其地風氣鍾毓果也太君實能支持游氏門戶教子藝傳貫經史典籍研精天文曆數制器尚象圭表測驗奇慧絕人匪矣所思張衡靈憲之經功收激授劉向洪範之述義悉陰陽此亦天士之最者每參議帷中以書相質余爲其仰觀俯

察按圖窮理造重黎之儀定羲和之晷與他人
言惜惜無所辨藝輒得心應手此亦見母氏膏
敏之一班矣古聖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居於物
之則陰陽分數所以觀氣變風采光景所以序
植幹玄黃鉅細所以奠宇宙執塗之人告之焉
能得意哉是母而後生是子於世未數數然也
夫陶侃母食貧剝薦以秣范逵之駒虞潭母高
居養堂以受王導之拜韋逞母年八十隔絳紗
以授周官之音翁智門冑鼎貴史冊耀之與人
文直行書
壽域
文卷八
七五
會應章
稱說聽者自色動神飛今游母匹飛之鵬中道
爲單鴻別鵠遡孤一綫似續妣祖雖勤儉可風
而賀客居尊下上壽者欲揭北斗之柄效西姥
之謠獻南山之誦知母不任受也然則引何書
爲觴詞而祝諸計然曰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
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五藏屬乎
心而不支離則氣無從襲矣今人所以不能
引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薄以爲生者
卽得所以長生之道其循響之報聲乎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爲東魯南黔危亂孔棘懇乞

聖明深惟大計急圖奠安事蓋我

國家方制函夏

鼎定神宮漕轉江南四百萬寄徑於山東會通河一

線而溟池天表又寄徑於貴州官道一線譬諸人

身

京師顛也山東噓也貴州尻也此其要害何如而堪

此凶亂哉以山東言之其地負山海爲國家鮮蓋

藏歲僅取足於來牟戎菽別無蒲贏菓窠之給失

不通行書

文卷之九

錄五校

時不雨民卽浪顧况以比歲方二千里之旱市

無赤米繼以蝗飛蔽天水葉盡脫罷夫羸老易子

而敲其骨少年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業已扞捕

兵盜庫金攻牢墓死辜囚劫畧吏民如安丘之變

矣長吏禽制不如法振救復不如法於是流亡滿

路死人如亂麻其計畫無復之者又行阻險爲盜

鉗子山君之輩所在見告儻麥秋無望雲擾鼎沸

卽在日前萬一有草澤奸雄乘機鼓煽塞濟寧之

津據厥倉之粟如人身喉味一哽百竅立枯臣不

知

皇上東南四百萬之儲從何漕轉吳越織紵綿綸之奉

從何起運德州一衣帶地卽是三輔米價騰躍訛

言行謬而白連紅封邪教實審有徒皆爲寇藉

皇上能無動念耶幸

聖衷明見萬里特

允撫臣之

請發同金開倉粟差專官山東父老皆忍死須臾扶

杖叩地祝延

聖壽之無疆也然療饑不期于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

問金倉粟旣奉前

文直行片

文卷之九

二

錄五校

旨戶兵二部業有定數主者宜以汲內史之意自取機

便部院卽宜一面題官叱馭而去若層累轉

請便耽月餘又不知僵仆若干流移若干矣風聞該省

尚有不肖官吏以稽查富戶實請染指者又有厲

朴擊而問逋負者甚有乾沒賑金百姓不沾實惠

者如茲墨吏該省撫按暨差去賑臣俱宜不時彈

劾應提問者提問而循良任事之牧亦宜不時獎

異若各州邑武斷竊訪平日所目爲閭里魁桀不

妨用虞詡三科之法各把其陰重而寬其文網俾

之盡力追捕而盜賊課亦不必一切作沉命之法

大都什一爲暴勝之什九爲孽遂尹鐸可也至吉
羅轉販惟在擇承史而任之淮陽遜左疏其海禁
一聽商賈自便其廣設粥廠毋徒爲漢季養濟官
盜稟故事儻行之痛發于至誠豈有不效者哉以
貴州言之該省故羅施鬼方地先王風教所不及
厥土磽确梯山取道華實之毛不供於

上國洪武初置貴州宣慰使司隸於四川永樂間討
平田酋始設專藩嘉靖間銅苗攻破思州石阡諸
郡官軍夾勦久而始定夫以荒僻之區兼多反覆
朝廷必張官置吏借資于巴蜀長沙以灌輸之歲糜

文直行書

教養之九

三

學聖堂

金粟不訾豈好勞哉無亦曰六詔西南大都會也
此道不通萬一有莊蹻趙佗者置黃屋左纛其間
豈所以大一統乎黔中蠻獠種白爲豪部長以十
數而安宣慰最夫稍稍約束諸苗而藉其卒騎員
弩于五父之衢餽糧既稟之費皆取給焉雖陰陽
間持兩可而藉以羈縻無事徵兵可傳檄而至也
近苗仲標盜如雲而起管艾職官燔燒村堡凌轢
士女商旅之途幾塞赤水烏撒平溪清浪安莊平
壩南丹泗城之間亂如飛蛾每讀該省邸狀一疏
中報標亡慮百數十起報殺亡慮千數百人議者

方謂安氏能効其一臂今安竟臣又物改矣其部
目且有生事取悔者以安治安尚不暇給遑問其
他而監司強半掛綬藩臬兩署幾空官吏三年無
俸軍士五歲無糧撫臣張鶴鳴嘔心入告雖蒙
乙覽下部而該部緣時絀事艱以築舍始而以束閣終
將置此選方於度外乎乞

皇上鑒自爲計

勅兵部發馬價六萬兩戶部曲處四萬兩即日解發
以解倒懸若撫臣所陳增兵增餉諸議不妨從長
處置其川湖積欠黔餉二十二萬九千積欠黔米

文直行書

教養之九

四

學聖堂

八萬三千乞

勅戶部嚴催協濟此項既已載入考成而逋負如故則
鈐轄不專之以也自後年分宜將川湖協濟折色
改入京運如各邊通例庶幾有濟蓋黔事壞厝如犬牙
滇南隔斷而巴蜀長沙桂林與黔地雜厝如犬牙
者斷不能高枕無事南人自此反矣夫事不先圖
直需其衝決而後收拾則黔之事必有役百播州
費疑麓川者東省之事必有役百朝鮮費疑寧夏
者願

廟堂諸臣深籌長慮毋以纖計誤

朝廷之大策也臣讀司馬遷天官書曰狼角變色多盜賊昨年金星書見未已也而狼亦晝見五星蝕悍猶可言也至盜賊星敢與太陽爭光豈小故哉漆室之女有憂國之心尚知倚檻而歎臣職掌所關不敢不破膽寒心直言之伏惟

皇上財幸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緣係東省南黔危亂孔棘懇乞

聖明深惟大計急圖奠安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又直行書

文直行書

五

陳雲

萬曆四十四年正月十五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爲軍政大典已竣府衛處分未明恭請

聖斷事竊照比歲軍政屆期該部按成事先將在京錦

衣內外七十餘衛通行考選連翩斥置其中豈無

一二關戚里外家乃朝上疏而夕

報可仰見

皇上法在必行無從中寢天下於是服日月之明及臣

與河南道糾拾中外勲將若而人雖稍稽

檢發近因邊遽旁午肘臂禁中將王柄等革任回衛不

少貸仰見

文直行書

文直行書

六

陳雲

皇上法在必斷無從中亂天下於是服風雷之勇是役

也可謂十有八九完局矣惟是該部覆自陳府臣

則宋光夏衛臣則陳胤徵臣等糾拾遺察府臣則

朱純臣衛臣則李如楨夫豈於諸臣有纖芥睚眦

蓋不如是則功令不肅功令不肅則

朝廷不尊今催請數月

天聽愈高五府諸臣俱各青衣待罪殊非事體臣惟法

令者

先帝之所造也軍政何典處分軍政何事若邊與內異

而南又與北異母其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且諸

臣未必有絕異之姿足當

留眷不過蒙故因遺取富貴于日月之際賢非馬寬字
溢金張此亦執袴之至榮布衣之極遇矣禮義有
愆國言未已彈露布部覆方新是果諸臣悍然
不顧時耶語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戒盛滿也易
曰藉用白茅無咎賢改過也若怙侈不退則牽大
逐兔李斯悔於戮餘倘閉閣省愆則刺虎伐蛟周
處卒為善士前途不畫國典當嚴

皇上為諸臣計與諸臣之自為計似不俟臣言之喋喋
矣至于兩司鎮撫陸達楊宗吾者小臣也部司明
糾之不動部堂公斥之不動以久廢皂衣之吏敢

于壅闕王命鬧奸

天憲使其得志豈在朱寧下乎為虺弗摧為蛇奈何願
皇上行部臣之言亟遜之母須時也臣在該科與聞軍
政義難拱默伏望

清燕之間留神省覽將部覆諸疏仰日

發下庶陰消夫竟陽長泰茅豈不完五年之盛舉快萬
代之仰瞻哉臣無任疎息待

命至緣係

云

萬曆四十四年四月十八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為

皇儲講期已定

皇孫就學宜時懇乞

聖明並行隆典以鞏萬世治安事臣讀周雅歌文王者
曰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不支百世歌
武王者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
翼子是以周祜之篤於三代為久長我朝

聖子

神孫繩繩有道業二百五十年到今臣不能悉為掄

揚惟會典所載永樂八年

大駕北征

皇長孫於奉天門左視事侍衛如常儀諸司有事具

啓施行若軍機王府要務一啓

皇太子處分一奏聞行在所

文皇帝聰明雄武度越百王重

太子併重

長孫者蓋

太子本也

長孫本之本也今

皇太子親則家嗣尊則君成自辛丑開定名號繫於人心久矣乃十餘年於茲斷書講席塵軌道路之人不勝爲國生意昨年

慈寧

召諭明許禪服後開講今果有八月諏期備官之

詔臣懽忻踴躍爲

皇上布大信於天下爲

皇太子布大喜於天下惟是

自長孫春秋亦十有餘齡矣

慈寧

文直行書

文卷之九

九

錄至

召諭且以

聖母遺命冊立爲言大典所關臣輩分宜拱俟

聖斷不敢激聒若出閣讀書自有舊章臣輩所宜引裾

而爭者也夫有刀礪諸貴其器也有玉錯諸貴其

寶也

皇孫金枝啓胃器關

宗廟龍種振鱗寶在

社稷匪焉不礪璞焉不錯焉未知其可也且聞

皇孫誕生之日政

聖母六袞之宸端謁蒼龍吞

夾馬于時

皇上薦馨于

祖廟下考選補大僚布施令行慶資數年廢弛之治一

朝煥然神明頓還舊觀有識長老莫不謂

聖意

天心會有所屬今年逾舞象尚羈出閣母亦曰

東宮寫字侍書不乏老成內侍然

朝廷之上大雅宏達濟濟如雲而徒以一二刑餘護

太子子視陋三年之通典已過百辟之仰瞻正切特

在

皇上一啓口聞其靳之也至夫

文直行書

文卷之九

十

錄至

二王春秋鼎盛嘉耦未諧曠同東楚怨提標梅生

帝王之家違父母之願臣又未知其可也豈駙馬都尉

之言于茲驗乎昔漢相不對溫室樹臣在外廷何

敢揣摩然臣諫官也置諫官者爲補闕拾遺計也

官中府中皆得與言家之不齊國于何治此其遺闕

比于外廷毛瑣不啻千倍臣如不言臣溺職矣孟

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

所不薄臣嘗竊臆

皇上靜攝以來秉執至道玩心神明自謂於天下事無

不勘破而臣下所請似皆有所爲而爲於是一切

以無爲消之間一執鬼中殤官以震厲之豈不謂
總攬之術當如是哉而不知猜疑之積其流廢弛
廢弛在此竊弄在彼試觀今日三事六曹之政有
一不受病於廢弛竊弄之中者乎臣請竟陳焉以
吏部言則貞士銷骨於石林執吊魂於湘纍英才
積薪於金馬反落魄於朱儒是吏部之廢弛也而
啓事之章有報有不報臣又虞有竊弄者矣若金
花割衲邊之檣執奏祇覺天高權使張絕網之漁
供奉偏疑日近是戶部之有廢弛有竊弄如此者
代藩奪長估與突以塞

文直行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一

卷之九

明綸試典客奸錄盜竄而羞盛事是禮部之有廢弛有
竊弄如此者大帥之風聲易効偏裨之買請難稽
饑軍之鼓噪則驕懦將之登陴則怯是兵部之有
廢弛有竊弄如此者傳奉肆不道之誅法官未嘗
具讞造律
詔臺臣之獄園土頌繫無期是刑部之有廢弛有竊弄
如此者
門殿之鼎建方肇水衡之度支已竭織造之中璫一
遣空頭之

勅草公行是工部之有廢弛有竊弄如此者三堂之會

推水閣且條票而條留諸差之望代旌懸至告哀
而告病是都察院之有廢弛有竊弄如此者至夫
內閣班高九列禮絕百僚于

密勿虛靜中幹旋元氣之軸者也似于天下事無一得
爲實無一不得爲票擬代言天關扁鑰自先臣張
孚敬收其職掌以事

世宗所以隆萬之間閣臣俱以慎

內批爲首務近日紛紜多故柄漸中移矣先閣臣於
威嚴之

主竭誠而得之今閣臣於恭靖之

文直行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十二

卷之九

朝拱手而失之非所以杜私蹊塞斜封也乃得

君者不任知難者不退讓成廢弛竊弄之病其究庸

可收拾乎於是中外鬲塞蒙氣侵冒上千三光之

明下失四維之正起風積雲崩山動地河不用其

道而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日民無所放

皇上是之不恤猶屑屑焉持籌蓄聚積實之是問臣虞

悖出之患徒爲瓊林大盈之續耳臣嘗採之街巷

之談曰今日有從古所無三事一曰

內庫金銀充初從古所無二曰

天子二十餘年不

視朝從古所無三日

皇孫十餘齡不就傳

諸王二十餘齡不選婚從古所無皆大亂之法也然

而得須臾無亂者以

高廟驅戎正夏之功亦從古所無用是靈長氣運綿綿

在天然而不可恃也亂端見矣恐

高廟神靈亦怨恫久矣語曰正其本萬事理經曰欲治

其國先齊其家伏願

皇上乘此

几筵升祔之辰為驚人冲天之舉詢八虞咨二虢啟金

文書

十三

卷五

華開承明既舉

儲講之典竝

勅皇孫出閣以次選

王婚章月嬪其家無不可教矣旋而補大寮起廢臣

下考選肅穆嚴肅日誅債帥斥貪弁釋無辜火

有罪省刑作減便派點中丞還牙史而以票擬之

吉尊付閣臣便安下月日有所注躬而閣臣不

避委

皇上將恭己以收垂衣之盛豈不休哉草莽下賤臣策慮

無遠謹將所聞知謹忘上

宸嚴易勝戰慄待

命之至緣繫

皇儲講期已定

皇孫就學宜時懇乞

聖明竝行隆典以肇萬世治安事理未敢擅便謹題上

旨

萬曆四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文書

卷五

十四

卷五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爲勲臣帖勢滅視

朝常據法特參仰祈

斧斷以重軍政并求罷斥以明職守事臣聞國之所存

惟是上有道接下有法守政令壹符於公論威福

壹爾

朝廷母敢好也

本朝之制吏部三六年有考功法只部五年有軍政

法皆各守司馬蓋政官必令科道七品官頤頤行

事豈例柄哉亦曰科道官位級卑則發舒無所顧

文直行書

望耳目廣則視聽不至壅闕

祖宗立法意良深遠比歲適當軍政偶緣人乏

皇上不以臣不肖

命之署掌科事臣矢心天日收據六科十三道訪單謝

絕一切掇援與河南道職方武選會單朝房酌量

留去於時勲臣中不無醉飽之失者而

太子太保成國公朱純臣則多營求戎政一事

等謂戎政釐地勲臣誰不營求惟營求於原任戎

政甫病未死之先則大無人心之尤者部中議欲

斥之居無何自陳疏下破例

欽留矣臣備查故實終無

欽留僉書之事且倖端一徧漸不可長臣遂與河南道

定議糾之而疏中明指破例

欽留一節一以塞倖實一以存典故職掌如斯而已蓋

部臣泄其垂涎之語原不鑿空而覆疏有預攘十

乘之文可爲證案非泛常風聞比也乃候

旨杳然部覆亦杳然不知何緣作斷章取義之法將王

柄等另疏革任而府衛諸臣竟置之

九閭萬里不可問耶臣復有軍政大典已竣府衛處分

未明一疏趣之而省臺建白俱多摘及乃閱邸報

文直行書

見朱純臣李如楨陳胤徵陸達各以恭送

聖母神主爲詞具疏俱奉

聖旨准行禮夫出城送

主自是臣子至情然行禮一畢宜復杜門惶恐爲可憐

之意以待

聖明處分乃純臣突然報病可見

朝豈不駭人觀聽哉詢之道路謂且出府視事矣聞

陳胤徵等亦效尤欲出矣夫以軍政法五府錦衣

衛不處一人儻異日

釐數之下有武定錢寧者輩出誰當討之後來將無

軍政矣而陸達以千戶官亦能陰懷

天關耶么麼小臣行禮卽行禮耳何敢妄比勳爵大臣

具疏瀆

請而准行禮之

旨亦若取之於寄何也

絲綸繫於下寮微賤敢於上擬寧復知

朝廷有體統乎若出自

皇上之內批

皇上之失也若出自票擬閣臣於是乎失裁矣人言藉

藉謂純臣係首輔方從哲國子門人當徐應坤移

名實行書

文獻

十七

雜書

病垂涎戎政實有之夫絳帳沙堤勳弁中誰不希

光附景然昔人有云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乞哀者

自乞哀臣謂政府無心焉及破格擬留則隣於無

心之心矣比臣言之而遜詞謝過引爲錯誤臣又

謂政府無心焉夫政府始終無心理當揭聞於

皇上曰五年軍政決無府衛不處一人之理再四催

請以完大典豈不堂堂然光明俊偉之業乎乃宋光夏

李如楨等尚不敢出獨純臣悍然見

朝視事閣臣卽不護純臣純臣實怙閣臣矣

朝有朝常士有士氣原共事河南道之耿鳴雷業已

丁憂誰在樞垣可容推諉臣雖不肖亦

皇上拔置爲耳目近臣者乃亦跂跂胍胍以與聞軍政

之人與軍政被處之人脇肩累足同事

皇上於交戰之間心實耻之

祖宗二百餘年軍政法何可當臣身而屑越至是此亦

臣引義慷慨去就執爭之時矣伏乞

俯念

祖宗法度斷不可假

赫然電斷將朱純臣陸達等一如軍政法罷黜以謝

國典并罷黜臣以謝諸臣臣在該科敢不以失職執

吏道行書

文獻

十八

雜書

咎于冒

天威曷勝戰慄待

命之至緣繫勳臣怙勢滅視

朝常據法特參仰祈

斧斷以重軍政并求罷斥以明職守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五月十九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 熊明遇謹

題為敬因災異陳言伏乞

法天以回天變事臣聞至德之世上帝嘉禱海內承福
鳳凰降集黃龍登輿世衰道微災異之見史不絕
書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
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者各一當時禍亂輒
應篡君三十六失國五十一人之道繁然著矣
漢興重天官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
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
禍福傳以洪範頗為規切後之史官喪紀疇人子
弟分散因時務論書傳占驗鱗雜米鹽亡可錄者
有宋之季君臣之間不能反身修行思其咎謝乃
有倡為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于
是釀成淪胥沉陸之禍蓋天道若斯之昭昭也

皇上御極四十四年以來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不
聞鳳凰降集黃龍登輿乃近年以來天鼓幽震于
晉陞流星晝隕于清豐雷火霹靂于馬蘭霞光起
落于隰州地震凡二十八見天火凡九見石首雨
豈遼東兵端吐火河內女妖雷燬稅監樓復見于
祠官之所稱撫按之所報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間未有稱于今日者也而其異之大者莫甚于山
東人和食事之大者莫甚于河漢溢及壤而不用
其道若夫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闔食日月暈
適背穴抱珥虫蛭竊恐臺史之官候星氣者未必
盡知知未必盡奏奏未必

皇上之反身修行思其咎謝也夫政治之感陰陽猶鐵
炭之低昂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天地以順動故日月
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治而民服
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
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臟病則氣色動于貌體
病則欠伸動于貌然乾氏口燈光口如人有目眚
則見圓影猶日月之光亦自如此方國土感有惡
緣則惟雲變氣互見彼方國土固自不見班固所
謂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氣使然也非和之氣如
羣畜穹間南望之氣類用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
破國之墟下有積泉金寶上皆有氣氣之變化為
五行四大停勻磅礴則泰為治象偏枯激戾則剝
為孽象天鼓鳴于晉陞非鼓也火乘水氣而激也
流星隕于清豐非星也火附土氣而耀也雷霹馬
蘭雷果何象水包火而射也霞起隰州復果何實

火乘陽而炳也地震陽氣憤盈而不符舒也而
火煉土氣象其地財之產也人身小天地火偏勝
則爲狂陽爲焦枯之疾水偏勝則爲癰腫爲踈鑿
之疾亦若是而已矣今災異疊至陰陽斜午除臘
列昭昭如右者尚見太白經天權星暗小輔星湛
沒熒惑襲月金水忒度或日光無芒或日月同暈
或爲恒風或爲枯旱天責愈深曾無謝過之實而
皇上所行一皆誣天拂經徒欲未殺災異滿闕自文畧
不懷悚惕而戒萬分之一此禽息碎首賈生痛哭
之時也臣以諫爭爲職安敢不蒙死竭知以盡其
愚除事關大本及六曹之政臣前疏畧陳不敢重
瀆外臣謹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說進

文直行書

戰經九

二一

錄

皇上能不憬然動乎內庫太實外庫太虛一可憂也餉
臣無餉邊臣開邊二可憂也南關圖王北胡圖賞
三可憂也黃河泛溢運河膠洹四可憂也齊魯荒
天楚苦索地五可憂也鼎足不備棟幹微旋六可
憂也羣孽盈朝遮謠滿路七可憂也吳困楚綱楚
困粟死八可憂也八憂未已五漸互根太阿之柄
漸入中涓一也魁壘之積漸爲稿樁二也制科之
法漸屬奸阻三也武邊之兵漸至銷煥四也商賈

之途漸至梗塞五也五漸未已三無蔓延奸民可
熒惑

天子千戶可惠邀

絲綸是

朝廷無紀綱雲貴之守令皆途窮揚粵之監司半規避
是邊遠無吏治挑構口給于蒯武傾危禍慘于蘇
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分言之似肢體非癖也合言
之則腹心擁腫也天下事豈不可寒心哉而精祲
見于天光之貴妖孽見于蟲豸之微且剽輕奇恠
之士相率而爲服妖牢騷沉鬱之人耦語而爲詩
妖皆天怒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俗之所禱
小數何關洪範

文直行書

戰經九

二二

錄

皇上惟法天可矣臣聞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
微外朝象天市內朝象紫微大角之攝提也明堂
之心星也皆天子位也今

皇上不居

乾清而居啓祥是天極非太乙之常居而

坤寧正后未免與妃嬪伍是勾陳且夷于女御矣太

乙前後爲子屬今

蒼震不設楮槍之位周廬漫無盾鋒之設于梗河招

搖之義何居焉陰德二星若見若不見今掖庭獄大爲亂阱榜箠瘠于炮烙玄武之筐屍如驛西寺之殤骨疑山陰德其復見乎貴相無能效其忠文昌未必司其命宜三台之色不齊而斗魁之筐不耀矣議郎竟闕其官處士虛招其隱宜依鳥之不蔚然而廷藩之隋星不朗矣左賢鳴突于胡門稅使虎耽于關市宜南北河之蒙氣乘卦而闕丘之道不通矣困麓虛而轉漕索瓊林積而封椿竭非天庫天倉之義也

三殿成荒莽之象四門乏漢官之儀非太微三光之文直行書一 教九 卷九 二三 錄聖 卷九

庭也憲府空署于霜燐六曹疎落于星曙非藩臣匡衛之象端門執法之體也二至不郊四孟不廟錦衣塵鹵薄之容

御幸僅離宮之館非閣道警蹕之儀王良傳舍之制也事事不合天體而

皇上安然謂久道化成是誠在我不知三代以後御曆過四十四年者止有漢武梁武唐玄宗宋仁四君然漢武以英明釀虛耗之禍梁武以仁柔捨同泰之身唐玄宗以女寵致播遷之痛惟宋仁宗克守太平當時慶曆諸賢輔之者何濟濟也今仁賢讓于宋

宗而邊內之虛耗似漢佛寺之侈盛似梁燔處之妒媚似唐有識故老莫不憂危獨

皇上無動念耶昔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商王六事甘雨澍靈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

皇上誠敬天法天

郊廟親而牽牛爲犧牲矣

朝講御而明堂爲正色矣拔廢臣而處士光矣下臺諫而郎位燦矣居紫宮而極樞正矣戒楚摺而陰德

文直行書一 教九 卷九 二四 錄聖 卷九

烜矣尊賢考功則執法拱端門正矣旌勇獎廉則河鼓直右角燦矣散財振施則婁聚衆胃天倉矣去讒止佞則卷舌弢附耳不搖矣今歲在析木坐照

神京此正

皇上之觀天文察時變享成湯高宗成王之福之時也寧宋公之足云哉臣猶有說焉尚書一經以欽若昊天爲首義易曰澤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故曆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考寒暑殺生之實至隆重也今五星忒度日月食

差展刻政孔子所謂伏蟄火愆司曆之過則當博

求幽隱拔擢天士以課臺史之疏密堂堂

朝野寧無許衡郭守敬其人是又在祠官之奏請

皇上之廣延宣問哉臣非瞽史直以天人之理列其相

與之意如此伏惟

明主財幸緣繫敬因災異陳言伏乞

法天以回天變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文直行書

文卷九

二五

康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為恭請

俞覆劾府衛之疏以完

大典并折閣疏以重責成事臣惟經國有大法立國有

大體大法傳之

祖宗大體通于天下

天子不得私宰相不得誤諫官不得蔽上下相維綱紐

相繫是非炳然于天下而後姦宄不生善類滋殖

今次軍政

皇上特委臣與聞而適有閣臣方從哲破例擬留朱純

文直行書

文卷九

一六

康

臣一事臣將嘿而息乎後此者必執為口實誰司

糾駁乃開僥倖故臣于拾遺疏中點破言國法也

非言閣臣也軍政之典不比泛常糾劾即無議諸

賢勲未奉

俞旨尚且青衣待罪純臣突然報病可見

朝寧直目無臣等實目無

皇上臣將嘿而息乎後此者必執為口實誰司糾駁乃

坐軟弱兼陸達以倍臣梗

國命已堪痛哭復公然擬一品勲臣抗疏取

旨故臣于糾叅純臣疏中并及之言國體也非言閣臣

也閣臣謂人言再至立題差矣雖然閣臣不能守
法徒以誤字解嘲閣臣不能持體徒以失字認過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且誤且失爲諫官者循職與
爭自是本等何足駭異閣臣謂臣疑之責之認意
又差矣夫一純臣也昔當諸勲自陳待黜之時獨
也破例而蒙留今當諸勲屏息待罪之時獨也破
格而突出寧獨臣疑將天下實疑明明
天子在上渺爾一千戶官臺省合糾單糾不動至以軍
政法議處又不動

皇上如天之大何故眷此一卑官不過爲中瑞所聽耳

又言行書

卷九

二

附錄

倘具疏發票之時閣臣寢其奏以聞于

皇上曰此無禮於君之甚者不應復責以禮官太卑微
聽其逐隊而出可也豈足辱

明綸廼與官保勲臣一體擬

旨豈不爲褻乎堂堂大

朝廷此等舉動其細已甚司票擬者乃稱不得已何哉

臣何敢責恐天下之責四面至矣且臣之疏曰若
出自

皇上之內批

皇上之失也若出自票擬閣臣于是失裁相提而論情

乎批鱗猶易立仗真難矣閣臣之疏曰勢之一字
必有權力作威福者始能當之庸劣如臣無勢可
怙人人知之等語此政未易知也如人常在溫室
中只道氣候原是此等平和而不知壁間地實費
多少偷寒送燥龍興雲屬龍不知雲虎嘯風生虎
不知風固也是必須天下人總看怙閣臣者何如
不怙閣臣者何如而後閣臣之勢始見又必須後
時人平看怙閣臣者何如不怙閣臣者何如而後
閣臣之勢始定微矣哉天道神明非精于道家言
者莫能知而人人知之乎臣固不必饒舌也惟是
謂軍政之疏未盡下諸臣之處未盡明生羣小觀
望之心嚮

又言行書

卷九

二

附錄

累朝黜陟之典以不能揭聞催請爲失職請將府衛諸

臣應處者照例革處此真宰相語審能行之何患

心迹不白于天下哉至若微臣齒馬不嫌投鼠不

忌罪當萬死然常浮慕古人居官奉職盡力無私

守身深堅責育莫奪卽爲柄人所駭異臣不自駭

異矣但求

君相明結前案俾

大典不至決裂臣得藉手不負任使卽諸臣富可敵國

力能通神區區七尺爲所漁食沒齒無恨拜疏之後謹杜門席藁以信前疏去就執爭之言寫疏將完隨接得朱純臣揭帖內稱于本月十一日以感激

大恩等事具奏奉

聖旨准行禮欽此爵于十五日報病可見

朝等因查得本爵之疏係十五日日中所下章奏禮科收本可據豈有先日

旨尚未下可遞報單之理隨查行鴻臚寺據回十四日

准本爵報單內開病可見

吏道行書

卷九

二十九

續增

朝金未有送

聖母神主行禮字樣等因是本爵之見

朝原在于未奉

明旨之先不覺與今疏刺謬母怪發抄各衙門邸報與

六科晚帖俱移至十七日

朝儀中爲術良苦勲臣註籍例有手本到科今距行禮經旬未見通到亦爲可異總之不奉

旨而見

朝較之禮畢而不待罪更爲可譏且疏內逢謗者之怒百計中傷等語又欲另尋寬對爲反噬張本是

臺省糾拾之疏皆屬人指使者矣臣益耻之掛職軍政之人俱不屏息候

旨紛紛辨奏使也日僅以病免不從部疏發落是又于法與體無當也敢并及之伏乞

皇上俯念

累朝典制決不可壞如部臣之擬閣臣之請將朱純臣

宋光夏李如楨陳胤徵陸達楊宗吾如法罷黜卽罷微臣以謝閣臣則

國法大明

國體大正而微臣職守幸甚又其小者矣緣係恭請

吏道行書

卷九

三十

續增

蚤

俞覆劾府衛之疏以完

大典并折閣疏以重責成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臣熊明遇謹

題爲封使奉

命敬効愚忠懇乞用人以光泰運并完軍政以肅大典
事臣以白屋濫廁樞垣每嘗扼腕承平日久中外
單虛綱紀頽廢以奉職循理之心作據經守古之
論拳拳之忠未能自列且拜

命而捧皇華之節矣能無一言以去然臣向所條言

皇孫出閣及六曹之闕災異疏中八憂五漸三無之

陳言止矣惟用人一節關係

國脉繫置條言中

文獻行書

卷九

三

錄雪樓

乙夜塵覽不曰泛而不切則曰約而不該臣請更端其

說可乎一大僚當補先臣李夢陽曰成化間三原

河州覃縣封丘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弘治中華容

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行在特蒙義

遵繕直咸稱名卿夢陽蓋言成弘間有王恕劉大

夏等諸臣光弼

兩朝太平之業號稱獨盛今九列大臣臣自癸丑五月

候補以來屈指掛冠者則有趙煥孫瑋王象乾涂

宗濬孫慎行許弘綱吳達可等若而人物故者則

有劉元霖衛承芳李德陽等若而人僅一大司農

以九載積勞陞一南太宰以八年林下起二呂坤

憲席久不

俞報侯河之清人靜幾何大僚消長之較可參觀矣官
有主佐事有要詳今全賢之政責于一人朝不及
夕如有大疑大難發于忽然突然誰爲

皇上擔任此真履既夢卜之時也一選補當下昔汲黯
對漢武帝曰陛下用人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東

方朔待詔金馬門自嘲曰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

死以二事况今毫釐不失蓋戊申之候補虛羈而

庚戌之俸在其上矣甲寅之考選不下而丙辰之

文獻行書

卷九

三

錄雪樓

諮訪又重跡至矣此不謂之積薪乎

京朝之制卽庶人在官者咸得稟于儲摺乃候補考

選諸臣自解杖頭索長安米如炊玉焉蓋三年于

茲此皆欲與

皇上謀王體斷國論者奈何暴挫之至是

皇上天也寧厭直言耶抑別有欲銷煥英雄之氣者耶

竭誠催請臣有厚望于揀國焉臣見三年之內言

官以事故去者亡慮七十餘人僅省垣陞一太常

一太僕言官安可爲今封駁寥寥總弁落階則

然河決下候補之顧士琦王象恒等候

命之李若珪孫之益暴謙貞等此其時矣一廢棄當起

壬午丙戌以來諸臣中或以忤觸或以掛誤放擯

江臯憔悴澤畔不可勝紀而一世龍門之鄒元標

趙南星王德完等所謂國之楨幹人之典刑何可

不及時予環查閱舊報蔡國珍分別起廢之疏無

慮二百三四十人至楊時喬發訪只一百九十九

人矣昨年吏部奉

恩詔列名又不滿百人矣夫孰非

王國克生乃簡之若恒沙之金銷之如鄧林之火此

忠臣義士所以撫膺而長歎也居者舊于五斗失

在

詔書列忤權于被論失在啓事賢者好遯不污曾何加

損如國勢何近日稍稍殊擢竟未見實有登庸豈

真天地閉塞之時耶若夫五年軍政

祖宗相傳武察鉅典乃五府錦衣諸大臣槩不黜斥渺

爾千夫長亦且力抗

天威豈成世界且諸臣席其氣力以沉案爲翻案之舉

跡見有端臣職掌攸關不覺義形風色三與

皇上爭再與閣臣爭且矢心席藁以去就爭不意

皇上適有收擬二科臣封使之

旨微臣資序會直應差

欽命于役

榮府行有日矣春秋之義無遂事臣獲以不爲苟去

矣進不得其職守退則得其貧賤臣之自盟甚堅

惟軍政國之大事

陛下欲愛幸羣臣直富貴之耳至于

朝廷之典何可以不肅臣雖去國不乏昌言乙巳文察

柄臣破格留一二私人遂至公論鼎沸則再四催

請以完前件亦平章軍國者之自爲心跡計也臣

謹于途次鵠望邊境雷動四野風起債帥如雲請

託成市操樞政者必預將中外將領諏訪明確韓

白滿腹自不臨期借聽否者蹊竇百端幻出雖善

執亦無如之何矣其督撫等官咨薦將材勢不能

廢然須爲地擇人不宜爲人擇官若薦人公朝謝

恩私室何以視武弁也今之從事皆賢萬萬無此

而功令其可不嚴耶至于各鎮所報首功道路洵

洵頗有發冢誅降之謗勘覈其又可不慎耶伏乞

勅下部院人之應用者亟用法之應行者亟行俾文武

吏道廓然公正煥然神明亦望平章軍國者以澄

清天下爲已任仰贊

明王力行耳天之方颺無然泄泄是在

君相交勉哉漸遠

闕庭曷勝瞻戀欸欸之愚伏惟

鑒察絲繫封使奉

命敬効愚忠懇乞用人以光泰運并完軍政以肅大典

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四十四年六月初七日

文直行書

敬總九

三

康王

南京都察院署院事右僉都御史臣明遇謹

題為懇乞

聖明有表忠之臣明報忠之典以風有位事臣惟教忠之道有二當時疏爵以庸之已則錄焉使盡忠者雖久而必揚則委質受官脂韋嬖阿容容求福者遠矣表忠者言之而無罪則上請封爵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者愧矣此兩者異用而同歸

陛下臨御以來魁柄獨持磨礪羣品衆建英賢

先朝

文直行書

敬總九

三

報

國本建言礪稅註誤諸臣林無衣褐固存推亡澤及枯朽高者易名次者贈官且直遡靖難以來節義之臣槩蒙

恩數四隣百官無不仰體

陛下作忠盛意精白乃心靖共爾位手額而相賀於朝曰真大有為之

聖君也夫周表商容之間漢寵無忌之墓史書不以此二事為迂緩輒盛稱為王霸首略者何蓋舉一諷百上操其名義之標以示重則下惟如其意指以取之靡然嚮風矣伏見吏部司官徐大相為先臣

薛蕙

請卹蒙

肯降調臣不量微淺敢端言其當宥以希

聖明日月之照夫蕙之在

武宗朝直言極諫發揮無所顧忌一遭擯落終身不振

天下莫不悲其志大相亦仰體

陛下作忠盛意斤斤職掌懼不能充宜萬一乃據故實

以

詩謂嘉一薛蕙而天下之蒙死竭智自下劇上者無言

不惟終獲忠貞之報守節不傾竟蒙後凋之賞愧

文直行書

敬謹

三

薛蕙

彼踰踰諂夫拱默尸祿祗屬暫取富貴而淪淪小

人榮惑耳目不免青史塗汙則所以厲具臣而矯

曲士道無踰此區區之心忠於爲

國無他端也

皇上之斥大相直以

卹典至重而近日文罔疏闊陳乞甚多恐臣下或爲惡

於法之內或游意於法之外非痛抑之胡以有紀

然而覬

恩當裁宜先富顯大相雖愚何至要譽陳人內交新進

母亦欲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用意有忠必揚卽于孫微甚無氣力可假者皆在

追崇所必及自非然者卽用黨親之重通賂遺之

謁紛紛陳乞無能爲也大相之心本推明

陛下之意偶未見信終當爲

陛下所憐幸而其人素著忠鯁居官守正執法不阿

皇祖末年亦嘗昌言齒及路馬

陛下未嘗不用其言而黜舊瑞於外至舉之爲冢宰之

屬彼實感奮知遇切切自効展意無所依違若使

久居衡石之司推賢進士必有可觀未究其用衆

心共惋臣言卽屬輕微乃閣部院大臣皆白首者

文直行書

敬謹

三

薛蕙

艾慰壘之士論議通古今憂

國如饑渴者陳見惻誠不一而足而

上亦不然其信耶語曰詢於黃髮罔愆又曰稽於衆舍

已從人臣願

陛下終聽諸臣之言

特免大相降調其薛蕙仍

勅部議優卹則

轉圜之聽正古帝王大度事又何難焉臣忝署南臺風

紀是非之關義同一體敬從諸臣之後補牘伏惟

聖明裁登緣係懇乞

聖明有表忠之臣明報忠之典以風有位事理未敢擅
便爲此具本專差千戶龍應祥賁捧謹題請

旨

天啟三年七月 日

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文直行書

卷九

三九

陳鼎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熊明遇謹

題爲庶宗養盜謀亂黨親連體越城亡命官兵

追獲據實報 聞事據應天府帶管理刑通

判蔣允彥等呈稱該本院批據江寧縣知縣

田有年申詳先蒙臣憲牌前事內開先據常

州府知府曾櫻推官吳麟瑞揭稱該府已獲

監生陳鼎相養盜劫掠及與武舉湯之輅等

謀爲不軌共擁齊庶人睿熾爲盟主大盜胡

文直行書

卷九

四

一

五等爲爪牙等情到院本犯聞風寄開妻子

財物縋城下江該本院密差家丁許應武等

追至鎮江睿熾胡五一併捉獲本院面審略

與府廳揭同事係干紀理合發問等因該知

縣田有年審據胡五一卽陸明宇吐稱胡五原

做强盜有南京齊庶人朱七卽睿熾說我有

親家陳鼎相要做大事你去那裡接見他胡

五一起邵村有三四十人下壩有二十五六

人常州有四五十人內有史六李廷佐胡器

之胡元等俱是大頭目與胡五打劫共四次所得銀俱送陳鼎相家此人原是主謀說成了大事先將我親家朱七立作天子待事就卽封你們府部衙門又稱徐君常胡器之會相面他說朱七面方耳大日後必有天子福分因此鼎相說你們可去各處劫些銀兩來相助後面各有官做胡五原從正月內卽到常州打劫至八月常州將鼎相拿在監裡徐君常胡器之與銀使胡五往南京朱七家買

文直行書

卷九

唐

鎗刀器械急急往常州來約同二百大盜砍倒城門劫出鼎相就劫庫殺知府起手到高淳縣劫糧次入南京先據舊內扶立朱七爲泰興王再審供出硃批印劄五百張印係徐君常雕成印就待事成封與人官的見在陳鼎相處又審朱七供稱我吃了陳鼎相虧他與我自去年十月結親卽同徐君常胡器之說我面方耳大有天子福分我並不曾往常州去再詰問你既不造謀徐君常差胡五往

文直行書

卷九

唐

南京買器械你就該出首如何使家人鼓子買這些物件又如何密叫沈大同胡五下常州送器械又供稱鼎相說樊惑犯南斗天子下殿走又說南京有真天子我並無此心原是他們擁戴我器械我買送去是實又審據沈大供稱八月十三日朱七喚小人密說你同胡五邵七同去常州地方去至次日五鼓與一大跨箱內裝柳葉鎗頭三十件鷹嘴斧二把平頭斧二把被囊中裝盛大鎗頭五根行至夾崗門外覓驢馳去至辰時到邵村只見邵村人邵舉邵文等三十餘人俱將胡五稱呼陸明字啣啣咱咱就將被囊護書內東西取出午後到下壩又有聶貨郎等二十六人迎住胡五炤舊密話至次日有大漢陳之和向胡五說上壩兵要拿你們你快走及到船上有常州胡五名器之差管家胡元接本京胡五來說徐君常在水佛寺亭候你速去常州救陳鼎相出監及在水佛寺將前兵器

交與徐君常謀說聚會江陰縣君山關王廟
上要往常州府劫出鼎相就劫庫殺知府只
說衆人在關王廟等候及到廟上見無人又
聞常州差兵捉拿胡五隨往京寄信與朱七
各供吐在官看得逆宗睿熾何物么麼敢爲
不軌據沈大胡五所供一特懿親陳鼎相爲
之主謀再憑策士徐君常胡器之爲之運動
先倡異相之說佯動貪天故胡五等願効爪
牙而胡元等二百餘人甘作鷹犬沿江上下

文直行書

文卷九
唐宗疏四

四三

呼吸相通劫掠人財希圖大舉及至露泄擒
獲鼎相乃聽胡五劫獄買軍器密遣南應謀
犯 番都所幸 祖宗示靈遂令沈大作眼
南北渠魁悉爾就擒今據所供口詞逐節申
報等因蒙批到廳今該各職會集公所吊取
睿熾胡五沈大到官逐一隔別細審各供與
前無異看得底宗睿熾窩養亡命作逆犯科
皆由陳鼎相等主謀徐君常等煽惑而胡五
沈大等爲之効力線索一通妄念頓生如種

種俗逆之言累累劫金之積意欲何爲但人
犯羈于兩地各職不敢擅便等因據此先該
直隸常州府知府曾櫻呈詳准本府理刑廳
牒開稱值本府公出江陰有監生陳鼎相穿
生員服色稟見口稱蔽王道耀挾讐造謗中
傷等情當時責令寫出據開徽商王道耀向
與合本小典因同宦父名色恐招物議于上
年收還典本稱恨入骨忽于本年六月捏造
本家告示數紙黑夜遣僕天爵張掛街市傳

文直行書

文卷九
唐宗疏五

四四

播誣相不軌據此隨差皂快當晚拘王道耀
史甫天爵吳思研審天爵係是稚子道耀不
肯承認及喚吳思密審據供告示係鼎相親
叔陳廷簡說是伊兄兵部自京師寄回奏道
耀家人薛祥被鼎相收占在家陳廷簡因拿
前示到道耀家次早差役果得之道耀家亂
帙中係大紙楷書硃批開稱兵部武庫司員
外郎陳照得本宅家世寒薄又從學博遷轉
豈有贏餘供給遠客日者嘉湖之變臺省有

疏嚴行禁約有等無籍子弟借本宅名色以爲職在兵部法得召募智勇多方招引潛住寺觀以圖誑騙攪擾本鄉自後若有前項等人卽煩各寺院密稟府縣拿究謹告據此嚴審道耀始供出廷簡送來真情與吳思甫言合急喚廷簡纔供鼎相同胞兄弟三人次卽鼎相素不學好上年至今春夏間日養外方無籍在家打拳習棍夜聚曉散持械駕船踪跡詭秘以致隣里側目今年二月三任鼎祈進京省父備述前情以此兵部兄發回告示嫂沈氏令廷簡貼後門上又謄寫數道徧貼他處欲使鼎相改過不料全不收歛六月內有漂陽縣關提強盜一名正在侄兒家內被捕人拿去口是形跡漸露又奏焚惑犯斗侄兒大言無忌遂至遠近人心懼怕卽兵部兄亦曾有書求本縣正法須喚他家人蕭武沈祿便知詳細隨准本府差押到蕭武等送廳併鞠本廳同本府各廳詢訪士庶皆云

鼎相實江南北巨窩自稱善知天文地理陣圖符呪且云不做皇帝也做國公由是舉國旦暮不測罔不憂懼因于初六日提出再審鼎相徑自上前供稱此事也與王道耀無干鼎相熟知兵法前年隨父在京每策熊王二人作事戲將朝報批評時有縉紳看見要薦我山海關去又有沈名老所薦都司二人把總四十八人同來要我統領時因父親力止于上年五月南還遇夏鎮之變僅同家人蕭武各挾器械武扮歸家人都驚異說是山海軍師九月至南京入黃岳會有二三百人皆同我談兵至十月內前諸把總因征西不用陸續南來常到我家近見妖星犯斗人都亂猜我說是焚惑星八月某日纔過度人便說我要謀反我若要謀反前者山海去擁兵萬人做事反不好又有人要我做登萊贊畫我便據登萊以反有何不可倒在這斗大一城麼言至于此聲色俱厲初七早急提武進縣

文卷查果六月內溧陽縣關文稱有盜陸汝槐供同夥蔣中行唐四趙貴見窩陳鼎相家被快手朱成捉獲關解去訖又據鼎相送來伊父將投武進縣書其中有次男鼎相多所失教以致放浪之語併查其前次致縣書至有亂臣賊子何代無之等語據此則廷簡之言有據矣奈看得陳鼎相談兵說劍謬託終軍之請纓納叛招亡自流盜賊之嚆矢國人皆曰可殺三尺信爲難原際解本府本府隨

文直行書

文卷九
庶宗疏八

四六

卽會同通判于元燁杜應期推官吳麟瑞再加鞫訊其鴛鴦之氣自命之詞與刑廳原招一一符合至問其溧陽之大盜何以獲自汝室且曰不知而悞收此人間常事而本犯于是有定案矣奈看得陳鼎相矜小存才作大無道不特談兵于紙上輒敢納叛于家中跡其窩強盜一條已干大辟律以煽妖言三字允正典刑本月初五日一更時分又據常州府知府曾纓揭稱陳鼎相被收羽翼窟穴全

在 番都有胡珍胡賢實鼎相羽翼多方索之不得捕廳密擒一盜李廷佐卽胡珍妻弟報稱若輩皆窩匿于 番都朱胡兩家朱曰朱七胡曰胡五除胡珍胡賢外尚報有大盜二十餘名卽李廷佐亦熟往來其家今本府已經批付捕快吳榮等押李廷佐前來但禁城大地未易措手敢懇密拿等因又據推官吳麟瑞揭稱陳鼎相事據其親僕秦成供有溧陽湯仲木幸本府操官秦茂捕快吳榮等

文直行書

文卷九
庶宗疏九

四六

先獲李廷佐作眼到處密拏獲于白土境上的名湯之輅與楊八麻子等五人同獲身邊血刀匣中兵書盟簿現存鞫之輅及楊八等親供因鼎相見朱七相貌不凡結爲親家欲圖大事遂令君常胡珍等爲頭日分糾亡命打劫錢糧而後舉事查天文書獎惑人斗先舉者敗欲俟其斗出時十月內約各處兵只說往南京領糧援貴州先奪南京是以一劫溧陽史氏一劫李知縣家舂船已殺死船戶

二人矣細叩朱七的名脊盤能擎五百斤棍
大面好相鼻準高隆下頷畧短黃鬚鬚住南
京新街口陸明宇其乾兒也今常州胡珍及
家人胡賢亦在其家臣隨密差家丁拘拏綠
是日早先有常州徒黨報信本犯便將妻子
財物寄開初六日五更逃躲武生朱子潤家
是夜二更時分同胡五從清涼門跳出臣隨
切責中軍遊擊黃金臺懸賞責令家丁跡捕
彼夜隨獲沈大供稱胡五等跳城是渠送去

交直行書

文卷九
康熙九年

四九

卽差許應武馬承祖等押本犯密僱民船趕
至鎮江地方睿盤胡五一并捉獲于初十日
兩時到院隨該臣面審與該府廳揭報無異
隨委江寧縣知縣當夜審訊前項口詞在案
隨據齊大分二分三分宗長睿燭慶裴帶領
合宗知度可演等揭稱睿盤比周無賴開賭
騙人萬曆三十六年曾公舉各部院送至家
廟毀鎖冀其小懲大戒無奈下愚不改悖逆
至此伏乞軫念衆等無辜俯賜分豁等情據

此臣當諭令安心罪不連及各宗踴躍而去
又通行告示五城曉諭軍民人等逆黨主名
審案已定並無株連俱各安心生理不許兵
番捕快妄拏市肆賄賂隨牌行常州府嚴拏
餘黨并差兵押沈大前往宜興高淳地方取
起兵器并拿首惡徐君常等外臣又查得陳
鼎相原供有黃岳會諸人名目湯之輅又係
該會應天府會首取有刻本姓名與逆犯所
供姓名除湯之輅外餘皆不與遂牌行寧國

交直行書

文卷九
康熙九年

五十一

太平等府通行告示禁止私會以消亂萌以
安良善凡稱會中之人准令父兄保領毋得
通同黨與以免連逮該會諸人俱亦安輯無
異今該臣會同南京內外守備等衙門會看
得大江之間五湖之南其人輕心好作亂自
古記之屬以東事告急 廷議遣官持赤白
囊徵天下兵草澤之雄沉悍而深鷲者匿影
觀望比歲山東妖賊薄彭城 南都大震亦
稍稍征繕而江南北之奸闖畢會冶城于是

陳鼎相遂以其女許婚齊庶人唐鑑子鼎相
自負能爲兵法候星氣日夜聚收江南北盜
賊及有罪亡者治器械積金錢妄作妖言推
戴唐鑑以其爲齊王苗裔足以聳動天下又
以其身長七尺腰大五尺輕財博塞可以樹
衆藏活死士陸明宇號爲飛將武舉湯之輅
故哨官胡珍等爲羽翼推步星曆凡六七月
間火星貫斗魁五十日不退舍邪謀益急頗
部署兵所從入祝視 南都幸鼎相奸發于

文直行書

文卷九
唐宗疏十二

五二

其父之告示與其母叔兄弟輩之摘發先行
就繫乃胡珍等密遣胡五買兵器于 南都
睿鑑手自封識遣沈大邵二遞送聚黨太湖
謀攻牢募取鼎相行有定日會大索之信至
蕩蕩都城輒爲樓季之跳矣臣等于時當食
而嘆謂此犯一逸孟河太湖之賊必假借其
名目東南禍難正未歇也幸 高廟鍾簣式
靈吏士用命踰日擒于江潯入城之時罷肆
聚觀其宗人慶棟等亦率其宗屬二百餘人

聲音其惡然以臣等視之固一駭墜子也徒
以其血肉之昂藏托在屬籍爲數妄男子所
獎惑一至于此隨下郡縣雜治事驗頗明白
而兩郡所搜書節印圖與盜賊所賂遺衣帶
亦頗有狀

聖明在御臣等甚不欲輕言反事此獄初起之際
擬以竊盜妖言律付吏案言行誅足矣今若
此則又安敢不暴章其罪使天下明知臣子
之道毋敢復爲邪僻倍畔之意除一面行各

文直行書

文卷九
唐宗疏十三

五二

郡縣應跡捕者跡捕應解散者解散應安輯
者安輯今止據見在情形據實報

聞恭候

勅下法司覆勘施行

天啓三年九月 日

奉

聖旨法司便看了來說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熊明遇謹

題爲亂黨次第收案事本月二十四日據應天府江寧縣申奉臣憲牌內開據標下家丁許應武等稟稱奉領軍令前往高淳常州宜興等處捉獲貨郎陳之和王先生徐君常胡五胡元等於本月十三日至下壩地方捉獲王希孟芮善成帶至高淳縣交付縣堂轉解外身星馳宜興於十五日夜二更時分挨至南

文庫行書

文庫行書

五三

門外地藏菴前港口找認的確急上船搜尋有徐君常左手持鎗右手持斧迸出哨船相持乘勢赴水而逃身等急分人追趕當被擒獲有胡五胡元二人在船各執短鎗相拒不時亦被擒拏所獲假哨船一隻船內搜出綠鎗二根長鎗四根斧子一把撓鈎一把鑼一面大圖書二顆印色一盒招兵印劄付一張解手刀一把鴈尾刀一把小刺刀一把玉洞金書一本被囊一件護書一箇爲此仰江寧

文庫行書

文庫行書

五四

縣印官卽將發來各犯同先發睿燈陸明宇等研審具詳只據現在人犯對証不得聽其再供他人各姓以杜牽累等因蒙此隨該知縣田有年研審得徐君常吐稱小的丁巳年出關平日會畫會相面先年跟隨榆林李總兵因見遼瀋殘破我想起宋南渡事定是有

的纔生妄念湯之輅先與本京朱德符向小的并陳鼎相說南京新街口有一宗室朱七名睿燈相貌奇異真是英雄你們上南京會

他文庫行書一會小的隨與陳鼎相于去年九月初間來京拜見睿燈果是奇異至十月因同湯之輅等謀說作成鼎相與睿燈結了姻親好做大事來往會飲常稱七爺看你這相雙龍入海伏犀貫頂鳳眼龍鬚手掌五嶽朝天有絕貴福分我們就扶你爲主罷睿燈聽說甚悅小的下常州在陳鼎相家與舊哨官胡器之等謀說要做這事須招納些兵湯之輅就說這事在我如到各處見了壯大漢子卽說如

今陳兵部招軍往山海每人先與安家銀二十兩窮百姓誰不想這銀子今年小的又與睿燈畫了行樂園小的說真是箇帝王模樣睿燈亦喜在心小的兄陳鼎相謀說機不可失鼎相說我船上見養着二十五人逐日喫費我銀子必須大家去打些東西來用先打劫了常州城內吳四官家又劫盜常州城外姜家并奔牛鎮人家銀子俱送在鼎相家內又打劫溧陽史家內有瑪瑙帶一條比陳鼎相又恨武進李知縣時常私行路訪于七月內小的與陳鼎相共聚二十八人有秦興水賊周二等二十三人俱到鎮江僱姚貴船行到上河遂上李縣官船上打劫無甚東西止搜出跨箱一箇內有銀七兩八錢恐怕自僱船上人說露遂將一箇船家用刀砍下水小的同五等俱來睿燈家將瑪瑙帶送與睿燈住了二日仍下常州不料鼎相事敗捉在監裏小的與胡五等須救他來方好趣

此機會舉動大事其買鎗斧聚亡命人在君山廟原想劫陳鼎相出來又要劫庫搶犯高淳隨上南京原有此妄念因見君山廟上無人只得寢其事小的們起初原要希圖富貴借睿燈名搖動人心如山海不穩就扶立他為主當初陳鼎相也有些眼力說睿燈相貌雖好只肉盛些又審胡珍吐稱湯之輅徐君常等說榮惑犯南斗天子下殿走新近又說星往月裏過天下城池破七月內因星變以

二三千人此時先約四十七人見在君山廟候你們可于二十日動身二十六日同到先劫了常州獄救出陳鼎相再劫庫卽往蛇山借幾萬兵要往南京來成大事小的們在下壩看見胡五因暗問說下邊人已齊你可前去我們後面就來及船搖在君山廟沒有一人因此四散又審馱子卽邵二供稱朱德符卽朱錦是箇武生常在家主家內談天論地九月初五日胡五從常州回來將常州拏住

文庫行書

文卷九
亂黨疏五

五七

鼎相監禁消息報與家主得知後因常州差人來京投遞公文要拏家主小的隨報審燈慌了遂同胡五俱走到朱錦家內隨將老米飯與審燈同小的喫了放從他後門去了再審邵二吐稱買鎗頭原將胡五從常州發來銀買到朱七家裝入口袋內纏叫沈大與胡五裝入皮護書內與被囊裡次日着小的擔送出夾岡門他催驢駝去再提審燈與徐君常胡珍等面質審燈說道你們下邊幹事的

如何拖累我徐君常胡珍胡五等同口說七爺再不消辯了我們在你家來往喫你的飯食受你恩愛原爲你這相貌奇偉曾奉承我們在你家窩藏扶立你做箇泰興王你可曾否歡喜就是這鎗斧器械是你使管家邵二買的送出門外你說不知下邊做事却不是昧心了事到此問你認罷審燈俛首無詞看得審燈一獄早縣細訊徐君常胡珍等之吐則其與陳鼎相湯之輅輩賄邊事而生

文庫行書

文卷九
亂黨疏六

五八

心遂屬意于審燈皆其所慮諸衷發之曰者卽江湖之間走死如驚之人多所招而蓄之妄言星變播惑衆心劫掠貨財欲行不軌種種俱有成說所幸語以泄敗遂至毘陵建業之渠魁悉爾成擒至審燈者自恃昂藏觀幸變局雖崇奉擁戴原出徐君常陳鼎相湯之輅諸惡而窩盜賊受賈帶者誰使家僕買送鎗斧南下者誰其胡五胡元苗善誠等甘心赴逆以効鷹犬邵二等希覲後効樂爲奔走

卑縣先爲隔審再爲合質細微曲折不奕若此等因到院據此案照先據常鎮兵備副使楊弘備呈蒙本院憲牌轉行常州府掌印官會同理刑官卽將現獲陳鼎相事犯明確具詳蒙此該本府會同吳官當堂研審據楊八供稱係泰興人的名繼禎本年五月有族兄楊玄宇與徐君常胡器之唐玄宇四人來說陳鼎相父爲兵部要募家丁本月十六日同張九郎到天寧寺彼陳鼎相來寺相會

文直行書

文卷九
亂黨疏七

五九

陳鼎相說只好做哨官令回江北招兵七月
初九徐君常等約至鎮江相會打劫李知縣
八月初三鼎相令隨湯之輅同往高淳東壩
初九日在東壩聞鼎相被拏後又聞溧陽拏
湯之輅家屬隨同衆人逃往句容據湯之輅
供稱係溧陽人曾中武舉上年五月在南京
過朱七時有堪輿金三益在彼看墳之輅亦
識風水卽同三益看牛首山下墳次日七爺
到承恩寺回拜問比紫金山鳳陽陵何如九

月內陳鼎相亦到南京同寓承恩寺之輅也
去拜時鼎相帶有徐君常唐玄宇等在彼上
爺携酒共飲一晚後鼎相說伊父在兵部要
募兵之輅遂同鼎相十月盡到常州陳鼎相
送錢五百文做盤費回家今年七月念九再
見陳鼎相有唐玄宇等俱在其家鼎相說目
今夏令金星不宜太亮且獎惑犯斗天下將

亂九十月間非遼東則貴州必動我親家係
洪武七世孫那時就中取事題目極正今留

文直行書

文卷九
亂黨疏八

六九

守 孝陵天未必無意江南必是齊王的但
江北人要在泰興起手說進可以戰退可以
入海我親家要在南京起手說得了南京江
南傳檄可定還要到南京見七爺之輅說今
無錢糧器械奈何鼎相說器械着他各人造
一把錢糧到那時自有你只管去募因與圖
書簿子一本之輅同來高淳見遍街人說鼎
相謀反之輅等共欲逃生至白土被獲又據
蔣六楊孫官李二俱供係泰興人被楊八麻

子招來做家丁同打劫李知縣是實又據慧光供稱原係武進縣僧今年賣茶到陳公子家公子要我招些好漢又問宜與何處可以屯兵我說張公洞邊天妃宮倒塌基地平正可屯人馬五月初八鼎相史六等同往看山中地形各犯供吐前情明白該知府曾纓會同推官吳麟瑞審得陳鼎相包藏禍心號召死黨劫聚資財擁戴康宗幾令東南百萬生靈塗肝腦于鋒鏑此其肉豈足食哉殺人血

文直行書

文卷九
亂黨疏九

六二

刀現存招兵簿劄併獲幸天不惠姦元謀既獲于毘陵孽庶旋擒于白下而湯之輅等諸兇亦就縛非仰微宗社之靈何以有此查現獲各犯陳鼎相應處極刑若湯之輅楊八麻子蔣六李廷佐楊孫官李二慧光史六八名同謀已真劫殺有據均應議辟者也申覆到道據此看得陳鼎相潛蓄異謀妄圖大舉結宗人爲姻婭糾亡命以招搖江南士民已深疑其叵測嗣而父書叔口亦漸證其逆情

至于家人蕭武等之供惡黨李廷佐等之供慧光和尚之供以財有吳家史家李知縣船上之賊殺命有鎮江之船夫予人以官有假印兵部之劄付募人招兵有自比管樂之圖書印牛首山之問氣可比孝陵鳳陵自有孽宗在而宜興山中之地形未可去之幾許又誰問之逆謀大露所據見獲鼎相等九犯與蕭武等三名分別重輕磔斬遣配以明國有常刑逸黨胡珍等嚴行捕治轉呈到院

文直行書

文卷九
亂黨疏十

六三

今據官兵續獲胡珍等行據江寧縣知縣田有年取出先獲容燼胡五并作眼沈大十面質證前項供詞其詳前來復該臣看得東南天下陸海江湖間盜賊如雲殺人不知主名然不有姦雄爲之號召不過志在攻剽飽金帛而已自陳鼎相以太學諸生湯之輅以武科射策而附孽宗容燼爲雉媒兼徐克壯自負布衣俠骨周遊塞上胡珍又罪亡材官挾其敢死蒼頭之胡元與大盜陸明宇俱有跳

盪之材勾連江南北非望之人遂萌非望之
念矣此數人者戎首也若朱錦係睿燼宿交
頗聞祕議故臨急遂舍匿而解脫之比於王
應學閹雞走狗之遊罪尤重矣邵二趙旗皆
睿燼監奴而邵二則多買兵器一事芮善誠
王希孟皆東壩居停與湯之輅通行飲食者
而芮善誠則多往君山會齊一事郭朝樊經
不與亂黨而實盜魁睿燼陸明宇平日所狎
鳴吹之雄也情罪案言亦各有別至沈大者

交直符書

文卷九
疏上

六三

為亂賊書郵往來情罪本重但以踪跡各犯
未獲尚多姑貫其一死以勸瓜捕之司目獄
貴初情臣輒先行點次以待答辭之聽非敢
為判也專詠之柄出自 朝廷伏乞

勅下法司詳定施行

天啓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具題奉

聖旨法司知道

前件該刑部尚書孫瑞等會同都察院等衙
門看該請 旨行南京法司再加細鞫奏奉
該南京刑部等衙門署部事侍郎周希聖等
推究明白隨會同都察院合于衙門依律擬

議具奏奉 旨這謀逆事情重大着法司詳
行擬議具奏又該刑部尚書喬允升會同具
覆奉 聖旨各犯既經覆議睿燼謀為不軌
依律處死陳鼎相監斃仍行梟示徐君常等
會同處決

按天啓癸甲間游談之士藉兵事以竊餉者
嚙起詭言蛇山有王而游士不得意于當路
者即遂遊鄉老甚且與觀黑白之奕局矣葉
團生一案吳中幾無歸林睿燼一案徐君常
最狡詐至操署初訊時酒酒自喻云及者非
某學詩文則常執贊于岳公爾時大人叱之
曰反賊安得依附清流乎再言按舌突是夜
發田江寧窮訊次早江寧請見曰夜來內署
研審彼吐有故李御史者為之主盟實與蛇
山通氣且數萬即江寧大家亦多受要約若
押彼密擒而不得其器其證案者請膏斧蓋
交直符書 文卷九 疏上 六四

狡賊意謂為秦人必清流而李素與清流陳
也大人曰彼謂林連紳士則玄黃方起而案
且數年不決因命爰書勿旁及且重撈之戒
其妄言徐知計不得行嘆曰咄咄君常乃僅
為未陳豎子劍手益大人常日閑甯戚其殺
茲寧為照日使蕭艾家溫可也 人霖附記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
熊明遇謹

題爲地震亘江南北仰祈

聖明軫念根本設誠修省以答天心仁愛事據應天府
府尹畢懋良呈稱奉臣劄付備開天啟三年十二
月二十二日申時四刻忽覺地震聲如雷雨片晌
隨止爲照地德主靜震則失常合行通查府屬各
縣有無損傷傾圯等因到府隨備行各縣去後當
據上元江寧二縣申報時刻相同又據句容縣申
稱該縣地震瓦屋皆動西鋪城垣牆梁傾倒三丈
又據溧陽縣申稱地從西西北方震起向東南去牆
垣動搖屋脊梁柱俱各有聲又據溧水縣申稱本
縣縣城内外地震異常民無不駭又據高淳縣申
稱該縣地動一聲北來南去又據六合縣申稱地
動自西北來向東南去倒塌城垛四堵又據江浦
縣申稱地震從東北起向西南去倏忽之間屋瓦
皆浮等因到府該本府看得地道主靜震則失常
矧破屋毀牆如各縣所報乎

留都根本之地遭此異變震驚

陵寢尤所皇皇恐懼也又據常州府知府魯樸申稱本

府地震有聲自西南來屋瓦搖落房窓斜歪且多
倒塌一連兩次移晷方定又據鎮江府署印推官
高可法申稱地震聲若微雷牆壁几傾屋瓦俱動
間有落地者戍時微震二次又據揚州海防兵備
叅政郭士望呈稱據泰州申詳本府地震廳事牆
壁俱動城雉倒塌數處等因到道該本道看得地
陰象也以類推之猶文德之有干戈中華之有夷
狄也以今

聖德修明羣工競勸寧必有所致之而變不虛生或
亦兵革難偃之徵乎各呈到院該臣備查時日俱

同伏念

陛下居質冲容翫心神明廣開大道尊賢顯士燭臨四
海修廢舉墜固應天出禎耀地吐寶符醴泉旁流
枯槁榮茂使邊城守境之民父老緩帶稚子咽哺
晏然而享黃虞之盛也何乃羣災大異交錯鋒起
多于春秋所書上下相望豈可不懷怵惕而戒萬
分之一乎近者如關中異鼠中原豕妖此蟲豸之
之微青臣不必越俎陳論第以臣之四履目所經
見爲

陛下臨言之則天之見異以示戒勸者毋然泄泄也癸

六月望後火星入南斗魁逆行二十二夜以後
斗口七月二十五夜順行復入斗魁踰五十日
不退舍漢志曰十江湖揚州分野也八月初四昏
火星犯斗魁之東一星東一星亡是時月在角初
度昏初見月如彎弧金星若彈丸少頃金星爲月
所食金星以亡九月十九日昏時金星正凌心
大星金上而心下相距如械劍十二月初四日日
加辰太白晝見于神官又自去冬木星逆行貫黃
龍至今正月初凌歷軒轅大星相距不五寸天官
書曰軒轅黃龍體天子後宮之象而吳楚之疆候
災感占鳥衡則軒轅星正直南宮朱鳥又古人所
爲吳分也此精祲見于天光之貴者如此黃河爲
四瀆之長今乃羨溢大決沒漂逼陵秋水灌徐淮
間殫爲河諸臣負薪沉璧勢逾熾子費倍宣房斯
固陰盛違經之應乃潤州毘陵一帶河水盡竭民
不能漕此逆鑑見于地氣之舛者又如此夫人氣
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于星氣日月地變見于
奇物震動地道以柔靜爲陰之常義震則不寧不
令豈非異之至大至大者哉臣雖不能如董仲舒
劉向兼治公羊穀梁之學數其禍福傳以洪範但

念

根本重地豈宜兆搖動之象臣官署密邇鍾山朝夕
遙瞻

高帝已劍萬靈訶護當地震時官署屋瓦鈴鈴然則山
陵松柏可知臣卽從太宗伯後恭謁

几筵僅備同祈禳小數

陛下試思今日

南都之關係何如民風何如風俗何如吏治兵政何
如則

高帝之靈有恫乎其不安者六馬駿夫紅女方疾耕力

織以佐

陛下之錦衣玉食而傳造之題派太浮織監之料價踰
額致撫按不能伸其庇民察吏之權水衡不能操
其量入爲出之管一不安也吏迫黿鰕漁奪百姓
姦邪並生指斥塞路而良民常以掠奪飢寒更死
獄中彈劾保薦幸憑氣力爲行止而田更野叟之
公評壅滯不得上聞二不安也困麓空虛民以飢
餓自賣爲人奴婢者有之獨吳中數郡偏屬豪民
負田宅于女校充貴勢漁食閭里避剋征徭繁剝
繇役累單寡劉產鬻孥搖手觸禁民怨私沸有

司莫告三不安也水陸軍兵緣承平之久戲同蠲
上而將吏貪不愛卒又侵牟之各衛祖軍桃梗其
形侏儒其腹府史胥徒抗敝巧法割貧軍之櫓爲
常例牢不可破開天首善曾無武彞精兵一當緩
急四不安也浮游奇民剽輕異怪談兵說劍家藏
禁書路蜚妖語不奉虎符擅行弄兵立盟歃血伏
莽候便其雄者又能蒙子公之力走貴人之門操
持長短燭亂視聽而三家五戶之間少抱鷄狗之
才者無不橫金張蓋輝嚇鄉井五不安也

中都

文直行書
帝鄉芒碭荒莽淮南喉味梁豫犬牙五湖浩渺吳越
互竄丁鹽徒非民非商所以盜賊如雲連江帶海
攻燔官寺篡取獄囚劫殺長吏近又告于故鄣牟
蓋天下極大利大害之地倘有司撫御一乖搶攘
立見六不安也此六者如討姦猾捕盜賊飭江海
懲昏墨臣敢不惟力是視而臣所不能行者樞臣
必能行之臣與樞臣之所不能行者撫按諸臣必
能行之當此天人交儆之際誰敢背可懼之大異
廢承天之至言問不急之常論角無用之虛文惟
是臣等草茅賤賤區區自効不過情銜填海而

君相則所以造命也昔殷高宗時維升于鼎豈不爲異
高宗能省其故恭默思道遂享百年之福而振中
興之盛齊人有告其君者曰地將動晏子曰此不
足異是見勾星伸而維星散耳能修其政齊亦無
害伏願

陛下穆然深思淵然遠覽

官府中外之間所當崇陽抑陰者端在何事本身
修行思其咎謝一舉念而神明之應若景響行將
上帝嘉嚮海內承福東方貢楮矢南郡獻威鳳

陛下方遠邁殷宗以綏

文直行書

萬壽而燮理大臣直陋齊相于不足談矣豈不亦善承

天心之仁愛也哉緣係地震且江南北仰祈

聖明軫念根本設誠修省以答天心仁愛事理爲此具

本專差千戶胡汝英齋捧謹題請

旨

天啟四年正月 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南京都察院署院事右僉都御史熊明遇謹

題爲申飭臺綱以重官守以安民生事竊惟

國家官制名御史臺爲都察院名侍御史爲監察御

史兩部並設樞機周密品式具備居則主論建行
則持斧督部郡國南御史雖稍遠

輦轂然

高帝鐘簾在焉監護六卿之職事而盪滌其龐雜疏導

其條理厥官甚重

祖宗建置以來始末嘗不貞肅而後稍凌夷者起於一

時之人便文自營遂上下相安於苟且訛舛承襲

改述

戰兢

二

疏

恬不爲怪卽賢者亦嫌於違衆炫異而南御史之

體日輕夫國之司直必自勑正以先羣下而後賢

者之精神白著

廟堂之上操人鑑以課臺官亦無以其爲南御史故夷

之而後

國家並收其議論率功之效此皆臣職掌所當言亦

諸御史所欲臣言者敢縷次如左一中飭巡江二

差夫兩都襟帶長江上擢潯陽之船結豫章之口

下扼丹陽之味控淮海之唇最稱遼邈因差兩御

史一駐安慶一駐鎮江逐捕盜賊講肄武備必陸

月而後息萬曆末年以來御史缺員領差者皆邊

陸行部若賓客之過遠廬曾不信宿於是駐都城

之日居多其於巡江之義何居臣以爲兩御史宜

各遵制移駐安慶鎮江在上江巡歷池州太平和

州無爲州九江南湖而歸重於安慶在下江巡歷

揚州常州狼山吳淞孟河而歸重於泰興其非濱

江郡縣日有暇給酌量巡歷專查兵壯樓櫓器械

其營務有屬操院者有屬江南江北江西撫院者

並得商量綜覈往必稽弊來必觀成期以六月呈

明臣院回京造冊其協濟操餉與舉劾悉如例行

吏部行書

戰兢

二

疏

但南都各院俱無公費廩給既駐巡外郡之久而

賓從餽牽胥吏供億不具於體嫚褻何以視下查

該差座船多至五七隻量議裁減卽以其篙工楫

師之所糜留貯巡劄縣帑支應事體甚便一申飭

倉屯三差夫巡視鳳陽倉京營倉及屯政爲三差

而鳳陽係湯沐重地衛士林立天困櫛密需差憲

職用以稽核完通清釐鼠雀爪搔糜蠹屯政亦以

清疆界課籽粒督衛弁緝荒蕪別侵牟爲職顧名

思義則巡倉當遵制久駐鳳陽巡屯當久駐滁州

卽不必如巡江之期亦必經歷數月爲是乃相沿

出巡星臨電激甚至與江諸臣相直一時聽容輻轳有司疲於奔命顧此失彼憲體漸夷臣以爲巡倉宜駐鳳陽行考察江以北郡縣該道但以計簿課送賢否經太平鎮江以南郡縣課送賢否如之屯臣於屯多郡縣行考察屯少郡縣該道課送賢否亦如之則事簡而功倍其他濟邊舉刺一如舊例可矣惟是京倉一差舊例止舉刺京營各官不第大差近南京戶部以督賦

題請如巡視鳳陽倉例議行舉刺南直浙江江西湖廣諸有司在各省多贅視之一檄之傳半年始達

而本官無及腹之鞭何以能如鳳陽倉例疏課賢否臣以爲應照戶部查奏完欠明例但課錢糧分數完者彙薦通者等罰其期亦視戶部發疏爲先後多同少異庶評官與督賦無一瓢百與之擾如農之有畔焉又肆差有濟邊助饑之例所以聽理科罪不爲無名乃巡京倉不知何年作俑凡錢糧批廻銷掣違限一懸問罪又多批詞究其故則曰歲以百金助解戶部公費先年領是差者多蒙濫詆近年兩倉臣俱向臣以百金故開京倉罪緩之例於心不安詘之爲此其立論甚正相應

免幫部費毋論詞不可批而錢糧批廻銷掣者截然不問一罪則墮解疲苦之時如登衽席以息矣一申飭訟牒贖錢夫庶民之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江淮吳楚習俗輕薄民人抵冒吏不奉法以賄賂爲市罔密文峻姦宄不勝其在外郡撫按臨其投牘之門有限惟南都除巡視五城日行事件其餘部院以職掌受詞者無慮十餘處市租訟師駢肩抵冒哆侈南箕百千成羣勢不能終無所聽而聚姦成雷一事數案不能竟郡縣勾提轉相迫促姦胥猾吏抗弊巧法良民久立吏前曾不爲決冤枉未白連逮經年此江南北第一困也今四差以行部外駐南詞便可省半卽還諸治所尤必給各部院告期一月率二次以朔望次日爲程歲時伏臘農鑿之候一切停理五城日行事件一月十六次以二六爲期不得參差接受庶幾抵冒者不能幻身分遞又可省一半至鋪行一節先經會

題禁近各衙門漸有紅封小票入市者真贗莫辨買肆謹譁在巡視五城嚴行懲過則邦畿之民稍受清寧之福矣至贖緩一節各差濟邊助饑雖有定

程而官吏既稟交際紙劄無平不取給焉且詞多輕情其爲城日春兩鬼薪白粲以鈎金束矢代者寧能有幾乃一差括据僅十餘月報

命於京又不無禮際羣輕折軸所糜不貲於是不得不

坐招支錢坐招雖非溢取然民貧吏蠹安能一一頓輸多累有司曲應臣以爲御史報滿豈得屑屑問遺古稱淑人君子無疆外之交束修之餽而况近時在京臣工無不欲砥廉貞之槩苞苴之禁屢見封章且間有摘發以示風操者諸御史是亦不可以已乎旣已之而復有坐招支錢者便非清議

多通行書

錄

七

之所許也至訪犯一節各差俱未有行惟下巡江相沿間舉相應截然通除爲使一申飭建白封事夫御史職專言責諸凡謀王體斷國論擊姦邪

朝廷原許其言况南中清議之地一言而智不智攸

關諸臣豈不籌之甚熟但夷考古之人有彈劾不避權貴者有議論務崇寬厚者有陰有所附專以上身後官者有袖中之彈辨姦獨早者有對仗之彈令人膽落者有每朝候問說未常不言天下長者者人品心術不一付而千秋尚論是非炳然可鏡今諸臣立不諱之

朝豈不秉心有常發憤悃而人挾帶鬼之鬼家持賈

陸之忠然相沿率有一二嫚不可讀之語入告非

體儉黠宜先至雷同相從隨聲附和中懷妒嫉不

老情實鈎撫微細毛舉數事種種視陋皆非大雅

之辭而山人門客占候風氣刺求微密左右弄口

積使羣工不和尤當遠絕其薦剡一節始焉爲積

行之君子壅不上聞受誣之貞士沉於下澤蔽賢

不祥義當闢發乃浸假不已力蒙子公聲希月旦

瘡痕無痕鼠璞成寶幾於人人欲薦矣然則必薦

而後賢彼不薦者遂皆不賢耶臺官霜簡鐵面不

吏直符書

錄

七

宜同於佞人今而後願

皇上禁之而諸臣亦重發之也抑職又有進焉史稱貞

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人立身厲名

者多後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遂令智者結舌

君臣隔塞可見言責雖在言官而導其氣以作之

使言則在

廟堂之陶冶彼仗下之馬一鳴慄慄臣不且論就南臺

諸臣建白亦多所發舒純正竟平頗不溺職乃微

臣兩年所見倖優陞貴人其餘皆囂囂外遷矣雖

諸臣不以此短氣然有抑厭而無表勸臣終不敢

以爲得其平也連茹無期抱蔓立見轉瞬五城四
差無人踐更足所望於持世者乎其阻轉不得一
業外遂卽急行考選備補員缺

根本之綢繆有賴而一綫之清議可延也以上條言
雖四端畢之無甚高論而其中節目若貞憲規久
巡察甦糧解禁官市輕罪緩省訟牒遏苞苴隄濫
薦杜雜賓止疏體無慮十餘事皆切實可見施行
者繇前言之課事功也繇後言之課議論也然必
有議論而後有事功夫人而知事功之難也乃議
論亦何容易哉臣爲此言諸御史皆聚族而趣臣

言可見賢者之精神無不人人喜於白著而相沿
苟且之便文非其好也倘蒙

大語叮嚀

勅下該部院俾臣等遵行則開天綱紀之地豈不
亦文武有威風和體哉而豐鎬遺黎其游泳於
舒長湯火之下矣

天啟四

奉

聖旨南京根本重地臺綱宜肅所奏各款有裨風紀着
申飭行該部院知道

南京兵部尚書臣陳道亨南京都察院署院事右
僉都御史臣熊明遇等謹 奏爲權璫罪狀已著
舉 朝公論宜伸懇乞

聖斷 亟斥顯姦 俯納廷議決疑杜亂以降萬世治
安事臣等遠在南中近日屢接邸報左副都御史
楊漣有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一疏列東廠太
監魏忠賢二十四罪業奉 嚴旨又見魏忠賢孤
臣慙直招言謹辭東廠一疏業奉 溫旨因是在
廷諸臣前後疏劾魏忠賢罪狀宜嚴楊漣疏奏宜
納並奉 嚴旨羣臣爲之駭然頃見閣臣揭帖奉
旨諄諄通知

皇上竟念忠賢今昔之勞不忍聽其陳請不但不加查
處而已於楊漣則謂其指摘牽誣非無因而發不
但不 賜採納而已又責羣臣隨聲附和紛紛瀆
擾不但不蒙 優容而已此以知

聖心堅如轉石卽臣等奚容益之瑣耳哉然切凜凜伏
思

皇上一心 官中府中之所取平大臣小臣之所稟命
假如替御嫖近之臣以一指蔽周天之目片雲掩
白日之光竟令盈廷忠侃口噤心悸曾不得關苦

詞伸明法將使天下後世謂 皇上此舉何如

先帝嘗命漣等輔

陛下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漣並受 顧命又感

陛下拔起之恩其奮激觸邪以其見聞之真者入

告正漣忠於

陛下之職分豈敢妄有牽誣以瀆

聖聽臣等知其必不然矣不第楊漣而已卽在廷大小

諸臣一時盡抒忠赤疏論忠賢惡貫既滿必不可

容楊漣疏詞逼真必不可棄此豈盡譬于忠賢而

比昵於楊漣哉凡以公聽並觀見忠賢假以小勞

文直行書

九

無量

恣其大逆是以部寺科道諸臣各殫一心以效於

皇上皇上奚庸致疑不第近臣爲然臣等仰窺

皇上以 英明果斷之資 視朝勤政 講學不懈並

聞 官中不遜聲色不事逸遊不貴玩弄難得之

物不厭 披閱章奏而又 從諫勿拂 任賢勿

疑似此 舉動光明宜庶幾於承平之理然至近

年四郊多壘百未弭一加以天災地變物怪人妖

種種遞現雖中外大小臣工官守言責亦各恪恭

厥職而卒左支右什撐持不起邇來愈見 朝政

參差 國勢搶攘物力凋耗世界蒼黃豈無召致

而然今觀忠賢罪狀如是假令十有一真已足虧損

聖德傷和致戾况如廷臣博採就中十無一虛

陛下尚且距之不信獨信一忠賢而不疑豈諸臣反出

忠賢下哉一任忠賢服食起居之勞便足致

皇上於堯舜之理哉臣等又有以知

陛下之必不然矣

陛下秉道嫉邪 洞燭事機若徒念忠賢勤勞末節遂

舉魁柄而授之恣所竊弄任其決裂姑息養姦優

柔釀亂將謂以是酬勞何待臣等之太重而昧天

文直行書

九

無量

下太輕耶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家法者

祖宗之家法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臣祇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

法無赦今忠賢違法若此而不一問將如

祖法何夫不法

祖宗卽非所以爲堯舜竊恐

先帝在天之靈必惻然有恫于忠賢矣臣等益用凜凜

合詞上 請伏乞 勅下閣部集科道諸臣將憲

臣疏列忠賢罪狀及羣臣疏論情節逐款衆實情

罪覆疏上 請恭候

聖裁卽 賜處分以消用腋隱禱一 垂念今昔微

勞姑宥顯戮亦乞 亟罷厥務置之閑宅仍一一

暴其罪狀布告中外俾咸知

陛下威斷明察去大慙以順人心豈不庶哉而又慎選

小心謹慤近侍填補監局供事諸凡一遵律令勿

得相沿專恣如是而 官府一體

祖法昭明成就

陛下英資篤學漸登堯舜上理其於

先帝惓惓 顧命之重煥乎其有光矣臣等曷任呼籲

文直行書 卷九 度愆之至爲此謹連名具本專差千戶潘煥齋捧

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是時明遇署院事最久臺中諸公多所論建輦上
妄意承明遇諸此此疏發陳公遂請告得歸乙丑
與趙南星等撫按提問追賊 咸泰泰逢
召還司馬門痛定思痛此稿 標未焚云

南京兵部尚書臣熊明遇謹

題爲恭陳江南省直情形仰慰

聖懷事臣被留樞之

命深念東南半壁襟帶吳楚控引閩越隨處延問

相得梗概近惟粵閩粗安粵東南雄之穀且

度嶺至江右但聞擣穽損名將陳鵬然猶僮

自古有此種固不必窮搜而閩中亦間有海

寇竊發蓋其常也湖廣荆郢以北無處不震

而江右連歲之荒米直與湖廣等石皆二兩

文直行書 卷九 情形疏一

今六月申水發圩鄉盡塌獨高鄉禾穗不似

庚辛盡於蟲豸可望半登至浙東撫臣董象

恒在溫州左顧海汛右顧青冠按臣左光先

駢金華亦注意於澄清矣蓋臣皆未晤而臣

子熊人霖候臣於穀水驛稍悉浙中曲折臣

子蒙

恩賜丁丑進士令義烏垂四年已報滿考三月間

蒙

恩陞都水司主事業交盤庫篆辭撫按擬抵新任

乃爲撫按二臣固留檄其護討寇之軍臣曷
之曰皆

王事也義當黽勉寇之所以蔓延四五年閩浙官
兵爲其所敗軻者入險而脫也但塞其要害
嚴詰接濟通行叢索者可坐而困也然徑連
三省閩兵未集近地江右尚未見整旅犄角
肆逆可慮要惟以全取勝耳臣卑舟東下至
杭州見閩閩半閉問之父老則云舊年閩戶
饑死疫死得鹽臣馮垣登發糶官米稍甦轍

文直符書

文卷九
情形疏二

八三

鮒目下米石三兩三錢今六月一雨經旬杭
嘉湖三府綆路盡沒三府中湖州爲甚諸縣
中德清崇德爲甚至蘇常綆路不沒者一板
幸已開霽苗秀無傷米直石二兩七錢昨撫
臣黃希憲云近時海賊一朝聯百餘舟至金
焦間渠親至鎮江彈壓稍稍得其要領多吳
之姦民與饑民嘯聚沙上也至南都父老云
近日蝗蝻甫發得大雨隨即消殄惟江漲稍
溢於常年耳總之數年東南雖未戢兵寇名

於奇荒大疫

恩詔一頒誦聲四起目下蟲豸不生災厲亦寢年
穀可以望登而後知

天心旋轉萬物回春益寬大合於蕩蕩敬簡合於
安安古帝王搏挽元氣之軸實不外此若人
臣拮据抵屬精衛填海竟未能等計見效也
然而人臣皆當飭簠簋消畛域融枝忌合羣
策羣力以仰佐

皇上平明之治自是

文直符書

文卷九
情形疏三

八四

上帝嘉嚮海內承福又何水旱盜賊之足虞耶

崇禎十五年七月十一日具

題八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這奏江南省直情形知道了寬大敬簡是朕
本懷至諸臣飭躬消畛合羣策力以佐平明尤
當共勉該部知道

南京兵部尚書臣熊明遇謹

題爲南樞屬員需才謹舉所知懇

勅坐補以便任使事竊惟人才難得而時際搶攘
助勦之才尤難得南都官屬向視爲六朝佳
麗吟嘯烟月今何時哉四方避寇流寓者雲
涌而至米直翔湧目下科舉驟添四萬人入
城議訶甚難且據巡江御史揭稱安慶營遊
擊采石營副將屢報江北之賊於巢湖揚船
五百驅舒盧習舟之人駕使欲出泥汊裕溪

文直行書

文卷九
需才疏一

八五

口窺犯南都此操江皖撫信地除皆整擗防
禦外而臣部以固守城池操練軍馬撫安人
民爲職臣但能總其機要而已司錫須得二
三異才職方郎尤爲喫緊今陞者欲去補者
未來誰爲效臣指臂訪得原任固始知縣今
陞武庫司主事時敏見任安陽知縣羅國士
二臣才氣無雙一日千里時敏令固始擊賊
有成績今將之新任便道過里原籍常熟可
朝被命而夕檄至也安陽在河北尚非劇地

羅國士亦可移也臣與二臣未識面亦未通
書但耳其才名如此仰知

皇上爲

陵京視重必如臣

請蓋臣部職方郎一年便陞郡太守任此者視之
如傳舍踐更何以考課二臣若來萬勿輕遷
三年五年果有成績京卿節鉞何難予之南
部官屬裁汰後落落如晨星臣近兼四部之
印吏禮二部若除齋捧每不及三員臣部諸

文直行書

文卷九
需才疏二

八六

員似應還萬曆時舊額儲才爲
國家計張羅宜廣更宜盡其器用也又臣與守
備勲爵所轄各營號數雖有四萬八千然皆
官旗軍餘老家象人戲偶而已僅臣標營陸
鳴皋所統二千九百之軍新標營翁英所統
一千二百之兵稍堪備緩急臣是在挑選奇
力鼎士五百名以爲精信武藝擬於節省各
項每名加二錢犒賞而外之督撫屢垂羨此
二營浦標有馬健丁先後爲鳳督調盡南都

諸營更無一馬兵矣殊不知流賊過江之信
果真守 都城應四萬守 陵應二萬乃可
百全則應天淮揚督撫道將臣當奉

勅書咨調共至拱護犄角豈有外邊督撫倒調臣

部標營兵將之理臣守義堅固萬不能從乞

勅樞部勿輕爲允覆也臣又有 請焉臣向待罪

中樞每有密奏從 會極門上卽夜漏下三

十刻未嘗不達今南中套數一本必奏啓副

三件閣揭五六通傳寫便需數日此尋常封

文正行書

文卷九
需才疏

事則可若萬一軍機秘密祗須具奏啓本與

閣揭一臣署一密字於封字上從閣臣驗過

徑於 會極門恭 進庶無漏洩之虞統祈

聖明裁鑒 俯允施行謹題請

崇禎十五年七月 日具

題九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留都防守宜愆兩營不許外調并各營通著

嚴加挑練不得僅以充數塞責密奏准從會極

門封進餘著該部議覆

文直行書 文選卷之十

明宮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什編
君子有絜矩之道

矣道一而已矣維皇降下民以生睚眦爲視聽衆
穴爲居處搏咀爲飲食浸假而爲玄黃之色鐘鼓
之音棟梁之麗珍錯之饗嗜欲所迫爭窮取極迫
趨逐好機械變詐所未能厭者于是復假于戈某
絀以盜之是天下之不平積敗積猷之勢太行五
門之阻未能喻其險鎮鄒谿子之刻未能喻其鉅
世事之所以日相尋于亂而樊然爲物芟緒使將
何底止哉君子怒焉有憂之仰思皇降之衷聖賢
無增愚不肖無減其增與減至懸絕而不可方者
後來好惡之所波流百千萬億億計所不能數圓
寸管尺鍵之所能樞軸也子爲帝車運于中央分
制四鄉春夏秋冬無不方之時東西南北無不方
之地寒暑晝夜無不方之令雷電雨露無不方之
教合八方九埏漫視之居然一大矩矣密聯其中
之管鍵固細如絙黍也合上際下壻皆觀之矩居

然一大方矣密聯其中之樞軸固圓如瓊珠也此
君子絜矩之道不假裁割而邊幅自爾整齊不假
量度而長短自爾畫一不假比擬而神機自爾省
類合天之健以規池之順體方而用圓合日之運
以映月之匡形方而情圓合冠之上以覆履之下
趾方而顧圓此矩之爲器絜之則卽器卽道是因
非因是華非華君子無心而天下皆心其心矣天
下無心君子之心心其自心而已矣世豈有人子
而心無父者哉人弟而心無兄者哉人父而心無
子者哉故虞庠夏序商校周辟雍莫不以教養爲
義而三德三行三物周官大司徒訓萬民而賓興
之無人不使之學至其不率于學或移郊遂以屏
之或候明捷記以並生之古盛世人心寧復有不
端于矩者哉而人人可用矣乃知人官人之謨備
于咎繇盡性術之變以收俊乂之用禹以之籲俊
湯以之不釐武周以之建官位事而行其八柄六
叙八法之權是川人之人又能盡人之用矣乃詩
書所述又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易曰何以守位曰

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之法成周爲脩冢宰所職以九賦歛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四郊山澤幣餘各有賦則三代有道之隆用人理財豈非萬世之極矩乎而傳猶取楚書晉語秦晉魯大夫遺談者何哉誠以秦晉楚魯雖非矩而其輕寶玉重善人急親喪緩嗣位思休斷之大臣惡冒族之小人薄盜臣之愆以舍已嚴聚歛之戒以寧民則萬世同心之矩所當繫不可以人廢言也故心同理同有方之矩君子以之繇小人而不使之知王者繫之

文直行書
策矩論三
三

以爲王霸者繫之以爲霸要歸于天下之平豈其守古據經執一方而結一途之跡之謂乎上下前後左右矩之設物也使先從交矩之設知也母者禁止之辭矩之設意也而道豈有設哉大人明德之學始于慎獨繇于格物致知而誠意自是正修齊治一以貫之試從定靜安慮時默觀至善之止而矩儼然一太極矣天下平乃其徵也學必至是然後爲大學之道

右會舉錄程

馬援奉書入見

君子論史謂馬援以豪傑之才赴功名之會識帝土之真此有六過入者至其所以待隗囂始終于交道有愧焉何也當王莽末四方兵起援避地涼州特一布衣之雄耳隗囂雖微淺然與公孫述並稱西帝天下捨漢漢鼎未定于一以爲自視其不爲銅馬者幾希乃畧援羈旅之分加以國士之禮及知公孫述與援里閭相善使之往觀而不疑其以國情輸敵此不可不爲援之知己也士爲知己者用貧賤之交居平握手相然信以死况于英雄處敵國之間哉及奉書洛陽光武引見于宣德殿卽有臣亦擇君之對此賣買以取功名奚侯將突騎五千之日而後見其端耶或曰帝王自有真識時務者在平俊傑隗囂與公孫述皆孤雛木偶此何足久羈天下士乎以恢廓大度如光武靈貺誕命當民厭淫詐神思反德之時卽賣隗囂亦賣其貳于漢者耳然則淮陰非與夫在陰之爲楚執戟也不知也庸人之遇也于漢登上將之臺連百萬之師豈援待詔之授所可差肩哉使援爲兩全之術當營晚於贊恆力是視使之捧首歸漢立功名于馬墜之下計之上也卽豈偏信王元發兵非漢非援論述之所可通則漢之廷猛將如雲謀臣如

兩弟合耿鄧諸臣發偏帥以劉封疆自衛除月何乃
極陳滅囂之術者援也離間囂將高峻任出之屬者援
也聚米爲山谷開示衆軍所從道徑者援也煮師朝潰
而援之大中大夫之秩且夕升矣囂雖負漢未嘗負援
以素所敬重決壽策之故交一旦推鋒刃而不顧大義
滅親其是之謂乎抑功名之會不容以毫髮間耶光武
沉幾先物深畧緯文聰明節槩之主也外雖賞援之功
中必疑援之心以故匈奴烏桓寇扶風不命援而援自
請行也武陵五谿蠻夷反援復請行帝伴以爲慰其老
而不許援披甲上馬據鞍顧盼乃許之比士多疫死而
虎賁中郎之梁松遂乘驛責問矣會援病卒卽追收援
新息侯印綬而明珠意以之謗竟行至妻孥不敢以喪
還舊室賓客故人莫敢弔豈非援反覆背交有以疑帝
之心哉援居恒言男兒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真
功名之士之語也雖然帝王大一統炎政中微大盜移
國以龍飛白水之真人承漢社之正系普天率土莫非
王臣微蠶使援奉書入見識帝王於抵掌之間援且失
身於草澤之鷄犬矣安能流景耀於雲臺被慶澤於椒
房俾青史千秋知中興名將有援乎君子於是乎謂援
識其大者求入於三代之下功名之士又何可多得也

孔明長嘯自比管樂

孔明躬耕南陽長嘯自比管樂當時之人自司馬水鏡
徐元直崔州平以外鮮有識者後世之人按事數功輒
曰眞管樂之亞匹也而不知非定論也蓋君子生當捨
懷之季戡定禍亂需乎才一世之人也擔當名義需乎
節不可一世之人也試以此提衡三子將無不同乎君
臣之義無所迹於天地之間堂堂丈夫擇君而仕如貞
女之從一管仲始事子糾改事小白朝爲讎虜暮登卿
相執途之人而問之曰夫夫視南陽布衣三顧慙慙驪
然魚水者何如必曰不同也是管仲於出處大關嫌於
文直行乎
其始者孔明無嫌也樂毅始事昭王繼去惠王朝爲燕
上將暮爲趙客卿執途之人而問之曰夫夫視永安托
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何如必曰不同也是樂毅於
出處大關嫌於其終者孔明無嫌也且非獨於此也管
樂之時周天子猶在也管假懷狄尊周之名以行其彊
齊之術樂毅勾連與國屠營丘遷寶貨爲燕昭報私仇
而已曾聞征伐之權稟于守鼎之主哉東漢之季曹以
大盜之雄辟倪神器而孫之虎踞江東視漢援如也孔
明從孤窮之劉備不階尺土間關荆棘之中奄有西垂
竟延漢祚五十餘年至今天正統之義明借國之說者觀

其出師表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忠肝義膽泣鬼神而昭日月卽謂之萬世之人可也卽謂之二王之佐可也區區管樂云乎哉難者曰伊尹相湯以伐桀周公相武以伐紂其於君臣之義何居乃申管樂之是言也曰湯武天之所建也天以桀紂賜湯武而湯武不能不取天以湯武賜伊周而伊周不能不相不然五就之慇懃豈不欲支夏鼎之墜三分之服事猶有意於商鼎之延燕昭齊桓一昏亂庸妄之諸侯耳可言天之所建耶二子特感激一時知己之遇借以爲富貴功名之局者也然則將無同乎不過曰八陣之師三軍之良七千之直行書 七 錄事

人主以天下爲度 萬曆庚子鄉試
論曰權者所以歸人主之意而意不可以權用也必通其意於天下而權始平夫人主之制天下輦而秋笑而春用置則虎鼠并抑則雲泥袞袞自我而以榮以枯慘舒自我而以生以殺見爲權信於天下而至尊矣而不知權之至尊乃天下共尊之也權之共尊乃天下共予之也權不共予於天下則不能爲權不能爲權又安能爲人主將始焉恣其權而天下不信權爲人主之私權遂繼焉失其權而天下不守權爲天下之散權矣是必公其權於天下而正吾好惡之的絕吾愛憎之私喜必爲天下發謳歌怒必爲天下舒鬱結而慶賞刑威一一以天下爲度斯能爲天下人主愚請以天道中之夫天一元流行於兩間者生之無心而心之非度劉之志日月無私照風雨無私均霜雪無私殺雷霆無私震萬物欲生而星之鳥火者卽發育之萬物欲歛而星之虛昴者卽收藏之是天也一以萬物爲度也而人主非天下之天乎天不以萬物爲度則不能主萬物而人主不以天下爲度又安能主天下何也以天下之廣奚啻林總而聚于徐而處之民雜揉不齊乃其間智辨勇力心復生心人主第持賞罰一條羈之絡之令彼趨若就

飴避若去沸此豈真賞罰之能制其命哉特以我賞而天下喜誰敢逆衆喜以抗人主之所彰我罰而天下怒誰敢犯衆怒以干人主之所殫是賞罰者以天下之喜怒爲之人主不得一毫私者也是故有祗席之私則舉燧承驪臨女飾怨而冤第醉飽之餘得以乞燕尾之憐而逞鸚鵡之毒有雙倖之私則劍山市賞副車招噉而啼流泣夜之僞得以迫前魚之寵而弄斬馬之劍有貴戚之私則王楊升龍魏灌受殃而五侯四貴之倫得以盜寶玉之藏而肆羅織之虐有如大喜功之私則表餌和戎車騎絕暴而剪髮宵虐之國得以趁金縢之賜而

則建鞀設鼓止輦賜環以示之優而有北豺虎則以逐妻非而決天下之壅度在尚功則剪茅建社告廟勒鼎以示之榮而赭衣關木則以儆愆事而平天下之勞大庭慶讓則瓊林可頒棘木可設而重官遂閣猶當慎伊啞之譴而誠楚摺之威中區恩憲則煦若陽舒凜若陰憐而余吾沙漠尤當止河湟之賞而黜燕然之銘在位式序則金章可錫紫誥可奪而編戶齊民尤當昭署行議年之典而平槐亭跡石之寃若是乎喜不敢恣而樂以天下爲度怒不敢恣而憂以天下爲度則人主之所生卽天之目德也人主之所刑卽天之月德也人主不測之恩威卽天之風霆雷雨無私之德也而人主之度一天覆之度矣其應至於陰陽和庶物遂象效祥形貢禎普天之下曾無天札疵癘其間豈非不僭不濫遂乃封建厥福哉古者堯位八凱舜罪四凶寧直天下咸服至今曰其仁如天其德好生則二帝之度蓋可知矣若齊威伯國之餘耳一旦烹大夫而封卽墨宰猶能以山東起而況以天下爲度者哉輓近賞罰之柄日以砥礪磨礪於天下而所以用賞罰之意則不取必於天下而取必於人主之私情於是乎卜式研桑進而董汲削文成五利進而司馬削柏梁建章之後興而愛民惜國者

閱矣大宛月氏之使出而桑土綢繆者閱矣爵非人譽
罪不元亮八思經輪蓋之加張霍厚苞苴之寵卒之幾
釀秦續西漢末季是也雖然道德爲尚刑賞爲末中庸
論不賞不不猶不若篤恭而況于賞罰耶然而世運
遞變非法度烏乎整齊賞罰聖人之所不廢也如曰必
期于篤恭此正深宮稱聖靜攝以遺天下者所爲托宿
也故天下入乎人主之度則人主自無棄天下之心矣
謹論

文直行書

卷十

張書漢

王者以天下爲家

萬曆辛丑會試

論曰王者宰天下以代天也必法天無私之意而後可
夫以天下之大而人主第以一身馭之天下人途若隸
妾子弟臂使指運如一家人然者是天下人奉一人爲
家督也人主不明於天下奉一人之義惟恣其一人操
天下之權於是在天下之內分一家惟恐天下之有不
爲吾家有又在家之外分一天下惟恐家之有爲天下
所有空其堂奧撤其門屏一一据而擁之於卧榻之上
且局鑄之且緘滕之一日有他盜出入與非常者惟恐
局鑄緘滕之不固也王者知之常以其足家者足天下
見天下而不見家卒之所見無非家者藏家於天下彌
見其家之饒藏天下於家彌見其家之大斯之謂王者
以天下爲家請竟申之人主負黃居紫處深稱聖見謂
掖庭歡館家之卧榻在是紫貝朱宮家之堂奧在是百
雉九重家之門屏在是泄泄然家異視國異視天下
殊不知積百姓之家以有國天下卽爲國積國以有家
國卽爲家是故秋鵬春庚龜手爾足衣吾家者也而尚
衣黼黻之進爲小主伯亞旅暮晦朝丘食吾家者也而
大官法珍之御爲小星羅碁置比屋環堵衛吾家者也
而周廬巡徼之役爲小故知寒天下以與吾家必不

文直行書

卷十

十二 錄雪樓

得煥饑天下以飽吾家家必不得飽勞天下以逸吾家
家必不得逸試觀夫素封之子持籌以理其家則必操
刀問之術商者賈者佃者各予其貲貨而通其泉幣故
能不箕歛而富若一旦盡奪其貲賄泉幣壅而封之不
以權子母將有坐而困者未見其能有家也而況乎家
天下者哉以其家享天下勢莫便焉以天下奉其家養
莫備焉如取如携取天下之財爲天下用權莫禁焉與
其制入而朽何若制取而寬與其經小費之私藏何若
飽大鑪之鼓鑄况乎貢人教倉與人河水比以有筭
有其井一實也彼苛取而積比以不積而時取亦一實
文直行書 卷十 十三 樂書
也是惟王者知其然撤去其家與天下之形而無所彼
亦無所此洞融其家與天下之理而無所左亦無所右
是故雕堂綺櫳雲屏欄杆不以爲家壯麗也而惟恐阿
房築天下之怨則其家頽味重九沸和兼考藥不以爲
家豐美也而惟恐糟堤濯天下之醜則其家燼羣龍驚
鶴蟬娟豸池不以爲家樂宜也而惟恐裂繒趙天下之
骸則其家散金銼啣壁懸蔡列錢不以爲家玩好也惟
恐丹楹漆城傷天下之脂脈則其家亂故司農司會問
師旅師繕吾家也而研桑不得開其說廩人庾人遺人
廩人紀吾家也而卜式不得助其思減馬省獸不縻其

文而清心杜五侯之僭奢則家之旁實矣矣斗粟寸鐵
不怒其諫而正已式後宮之曳綈則家之儉撤消矣由
是元氣灌輸膏血普汜朝無腐水蠹木之藏則有令舖
鼓腹之適舉薄天之下親若父子雖若兄弟以戴王者
而王者則門戶貧於四維堂奧鎡於九帑回榻之側水
無突決棟焚之憂而天下式於門內矣古者堯舜之治
天下不治堂階而歌維叙歌時雍蕩蕩巍巍六合爲門
九壤我闔其家若斯之盛乎而當其時不過黃收純衣
素緣樸桶豈若季世鹿堂敷倉使武王散之沛公藉之
以有天下哉則信乎人主無家以天下爲家也抑論堯
之直行書 卷十 十四 樂書
舜通天下爲一身故孔子曰脩己以安百姓孟子曰脩
其身而天下平止以家言毋乃未該王道與然而有公
天下之度而不私即謂以天下爲心可也家與身無二
矣雖然大傳以人土財用關天命而先之慎德則慎德
者王者家天下之要樞乎故曰王道本于誠意謹論
二論應試之技是時余年少未能習古文也距今辛
酉二十餘年矣偶于喻仲文案頭見之遂喜而收入
集中聊以驗學問之進退云

文直行書 文選卷之十一

明宮保尚書壇石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河漕議

蓋河爲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漢孝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尋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淮泗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自此九河從碣石入海之故道湮矣至今日合淮而滌泗

天之所以鍾 祖陵王氣也然徐沛以下岍

文直行書

文卷十一

增補

崩多填淤反壤之害障之以堤猶築垣而居波浪乎兼呂梁湍悍難漕迺鑄廣泃河股引諸湖之水以爲徑則河爲漕用者僅宿遷以下二百餘里庶幾無害耳不虞邇歲雨潦大行自濟至邳溝森爲巨浸輓道千里皆嚙近復衝決于宿遷北十里奪故道而膠之已駱馬湖變爲沮淖可橈不可舟泃幾無用矣上流新鑿之河靡數十萬而溜若高屋建瓴益不可漕其決處雖下淇園之竹以爲榿如捧雪沃沸鼎逆流挽緯上

一潘非五百人邪漕不可舟復多敗豈河公之

真不仁耶至于淮泗羨溢隄塞之高于平地城

郭有沉蛙者則分黃導淮之舊議不得不考究

而水衡金錢一任河隄使者恣所出入毋所容

其寒儉戢嗇之見可矣然河口塞決須乘霜落

水平砥決之下流而分決之上流流緩則其勢

自淤無當決敵怒之理也今長山一決駱馬遂

闕舊渠已湮新河更悍又另鑿于下邳四十里

之董家溝業已放溜而銜尾行舟泃似復矣但

文直行書

文卷十一

會應草

河性徙決如鬼神安知伏秋以後無滄桑乎至淮揚之隄其費鉅萬必官爲官堤而溝塗封泃民亦各自競勸爲力如高郵之田向頗墾棄民菱收其中者自障濬有方收皆畝一鍾粟糶之利通 兩京今其法不猶然可彷彿乎向也虞濟比之漚虞符離之衝虞朱旺之壅虞呂梁之悍今皆不然僅戛鎮以南至邳宿費手耳則河臣與淮揚撫臣之責彌重而宣房沉璧負薪之勞何可多讓西漢君臣乎夫河有變遷則法難膠

枉流也黃也新口也宜兼存而兼防以隱其勢
之所趨而力爲疏捍偏舉者必偏廢相陰陽觀
流泉古之人有行之者矣然東南下而西北亢
天地之道也邇歲江南間旱江北苦水是陰盛
遠經之應則所以搏挽調燮葆元和之脉而開
陽明之運又豈恃二三司空之屬能爲精衛之
填是又在 廟堂之上毘勉交脩哉

馬政議

國家問寺之馬專給京軍制也而邊馬則收足
於 市宣大爲多官市皆凡馬而市駿必錄私
質此古人有幽州馬客之歌鄉也插部自東北
徙來無馬可市今插部已爲他所逐散而諸種
並折於 叩關講市者無質語我亦與之爲無
質語僅哈酋有馬來市爲數不多而將官以轉
販譬三倍各邊往市者雲涌哈酋亦能揣我之
急而操其重馬不常來矣陝之西馬萬里而策
款段毛捲如磬矣于是那發罔馬于邊每歲去
其寄養之半然馬雖臚壯不耐騎馳各鎮將差
官四出爲購所購僅能當所損說者謂西達附
東恩歸不止哈酋一部可惟宜開市于邊以爲
攜彼之端要須行之有法而京軍以守衛爲事
不出國門多馬不過顧人騎坐所食皆糟覈殊
無駿氣少給未爲不可已已烽燧舉我士馬物
故者以谷量而泰凌食馬亦數千則今之乏馬
如此可浪言戰耶也載衛驃騎霍冠軍兩校出

塞公私馬十八萬後入塞所錄不滿三萬騎自古已然矣京師草場堆積如坻幾墜之於天然非給三大營僅給御馬監御馬蓋各王府所進間兌之問寺然不能滿五千騎中貴騎以出入紫禁之外日不數十武而內操演鷺鶴多用之俱於馬政無關惟西寧牧苑有古大宛月氏之遺風唐毛仲牧處雲錦千羣而今之行太僕卿虛名卿也吏部率以下考方面陞補不能視內道輒率不自振而所屬皆監吏卑之無甚高異

文直行書 卷十一 五 會應草

老人悉積駟牧軍鵠衣鵠而遊北不以時放青不以法課駒僅故事耳誠欲苑馬精良 朝廷當特舉如毛仲其人爲卿等威陞遷視內卿寮屬賓佐悉令自選久任長子孫十年廼考其績遣內臣取效于目前必不能得當也苑馬十三市馬十四厠馬十三通融於中外之討索馬軍領馬嚴其限程椿棚之價多則馬骨高於丘陵矣吏稱漢初天子不能具純駟及其後衆庶街巷有馬則生不用命 人道獨理財云乎哉

曆法議

曆者歷也日月所歷之次舍也次舍以二十八宿爲定長短二至定于南陸北陸春秋二分定于龍首龍尾千歲之元璇璣察政以來業有部限足矣不定而待于修修之云者一謂歲差之參差難覈也一謂交食之分秒時刻難測也一謂氣盈朔虛之遲早難稽也一謂春分以後多空度八日秋分以後少空度八日難明也一謂斜度廣中度狹土圭之平分難準也一謂南北極高下隨地而舊曆三十六度之說難膠也然此皆數也天下無理外之數南正司天北正司地顓頊黃軒之世理數並明自九黎三苗亂德重黎失官羲和之苗裔竄于西域堯復典之舜察王衡於戲盛矣三代以後至漢唐宋若井石袁李許郭之徒其數非不井井具也然謂天左旋二曜五緯右旋是矣而不知經星亦右旋也堯時冬至在虛今冬至在箕也則星差而至不差也日食爲月掩日固矣而月食爲月九日即

文直行書 卷十一 六 會應草

宋儒亦杜撰爲閭虛而不知同度同道地影直障日光則交食之分秒時刻又當隨地之東西極之遠近測量也日行一度一歲一週天月行十三度計二十九日有零自然合朔惟月天有環出入于黃道內外不比日晷直行一線則遲早在渺忽之間而氣朔盈虛之名可不立也春秋分以後有八日多少之異則日天之心過赤道北八度空度可以不設也東望扶桑西望落棠皆人眼障于近地浮游之氣天中則清朗故

文直行書 卷十一 會應草

斜度寬大中度狹小而小兒日出日入之間可以無疑也南極入地北極出地赤道爲天絃中國所居在赤道二十四度之北故晷影平長以日躔赤道爲春秋分而蓋天倚杵之謬譚可以勿參也凡此皆數中之理也 聖明秉錄乘乾天官脩職諸儒漸次講明以課疏密當有超于漢唐宋之臆揣以復羲和之舊豈非 今代之唐虞哉

理學議

理學事功氣節三而一者也要以理學爲歸宿事功不本諸理學則勲蹟雖爛雜于霸而已矣氣節不本諸理學則矜奮不顧傷于激而已矣此管晏羞稱于孔門標榜嘆惜于申屠也不腴江右豫章表徐陳之迹驚湖留朱陸之遺尋陽彭澤侃潛著其高風吉水濂溪文周暢其遐軌廬陵南豐歐曾擅其芳躅往不具論我 朝則胡居仁吳與弼登木鐸之堂練子寧李時勉抱金石之骨獨也餘干陪席迺上金谿屢議未決而新淦諸君子幾幾乎腐同草木豈文章氣節乃學問外事耶二正之季建白尤多三綱所關維持不少卽食報雖未能盡同乃五尺之童則亦知榮絃誦而尊骨鯁魁壘之彥矣惟是學之不講聖人所憂而講者開不拒之門勢必牛驥同皁虛標宗旨名目徒繁空貽口寔此餘于之寔踐所以無敵也夫講學而關朝政是非當世見謂歌雍旅岱伐顓臾孔子未嘗不斷斷焉洙

文直行書 卷十一 會應草

泗之問然一有孔子之心則可若分元佑紹聖之朋而貽士大夫不解之禍國家受空虛之害此賢智之過交爭兩敗徒令愚不肖進而規時容容厚福則亦何益之有哉然其立名義之目勅綱紀之防不可廢也次則心溺富貴負販其操拜師受徒而市井無賴往往淆雜其中至于腐儒僅守經義析理舛午亦曲意阿富貴者取聲焉此羣瞽擿填索塗聽導師置足者長此不已埋學安得不為天下笑夫操才氣識學之贊

文直行書
家卷十一
九
會應華

地也借博審思辨以為之繪如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乃成其人人之不成學何為者今之時倘有能為轅固生之言詩伏生之言書高堂生之言禮田生之言易董仲舒之言春秋而又以明天人分際古今興革律歷河渠鹽鐵兵馬設科程課敬業樂羣浸尋于河津姚江之間而折衷于孔子寔學彬彬事功節義一本于此而後乃今為聖人之徒庶不為當世之所指目也

屯田議

天地不私大美而敷為物土之宜以厚生利用固與時升降者也官天地者要在貴太上之因孔去流弊之甚若盧扁問切色脉為方論隨時消息彼守古据經箴石雜投未有不傷煥元氣者國初軍屯不分

高皇帝欲養軍百萬不別靡民間一粒開天草昧經制弘備于時田制廣衍尺籍精覈一切徵發大衆起建大工皆軍任之其軍固百戰之餘

文直行書
家卷十一
會應華

國之爪士其田原無主者以軍為主者故法行而課裕今軍長子孫不任授甲矣在腹裏者大半變為漕卒不則門於城闕擊柝呼誰何又不則寓望迎送給蔬水而已比方寓有急動則召募調遣浮食奇民邊將蓄精信者為丁既稟厚倍名之曰兵而軍固若指捫之伎駢乎近因中外多故加派民田騷擾而相奉垂七百萬迄未底績司計仰屋未已秩官之吏猛督不遺餘力胥吏舛罔刻削益甚人心離渙有端矣夫兵久

則變生事久則慮易誰無杞人之恤乎說者遂謂但清屯田以養兵則餉之加者可盡復儒生俗士守師說讀科場射策套本固無足怪

廟堂筦軸亦同舌而和之夫既章交公車矣

今上御極初年蓋嘗採諸臣論建屢降嚴旨

勅行垂十年而竟未課斗升之效豈真奉行者

不精力敢於扞詔諭乎其實無田可屯竟未

有明白分疏入告者也匪獨今日萬曆朝愚簪

筆承明之廬亦見勅旨行邊課屯每年僅有

文直行書

文卷十一

十一

會應草

以數百石安應者于時計臣李汝華便欲以此扣年例餉金愚駁之曰此數百石尚係子虛卽有之其與幾何乃扣年例爲恐明年無肯以斗升應者宜大有開水田之議撫道官束于功令亦安應某道開幾百畝偵之實一畝無開者天啓間特遣太僕寺卿董應舉開田京東顯設田部吏察佐若而員至彼並無閑田乃買民間墾棄地千餘畝三歲報收籽粒一萬石未能視江南一富翁租課堂朝廷張官置吏而董董

若此見戲乎得不償失明年卽報罷矣蓋累

朝休息生齒殷繁不啻十倍國初民自爲生計

豈復有遺地吳越之沃壤勿論已閩中山谷磽

陘田最少民且度山巔爲梯田如納陞然然必

山巔自有泉脉者乃田之非凡山可田也至于

天下衛所之屯田籍固未去也而衛軍漕卒悉

稟於此皆有額徵其屯田御史及按察分巡使

者不過綜稽籽粒之完通官佃之侵牟望軍之

腹未足也能抵募兵之餉乎各衛所軍可盡廢

文直行書

文卷十一

二二

會應草

耶漕轉可便罷耶至于各邊厥土高亢名爲屯田實皆屯地可耕者豈復甌脫卽有一二爲將官豪右所兼并能幾何哉說者又謂鳳陽以北至徐州一望荒莽可田也嘗往來其地歷詢土人則曰細民多流徙里長第刈田中草萊輸官凡足以辦益帝鄉湯沐田地悉輕賦土質不腴藉第令給牛種而墾之失時不雨民且狼顧實不足更費耳蓋一夫一牛能耕水田三十畝畝收三石而贏共可得百石若耕旱地一夫僅

能種三畝芟夷蘊崇之不時草與矣或曰何不
改爲水田不知天地之殺設不能違也東南地
壤五六寸下有積理之底土性橫故可居水西
北地壤燥穉深一二尺皆疏理無底土性直其
何以居水而田諸或又曰京米非水田耶不知
此田僅從河壩闊深二尺餘借河流湮激成苗
河羨則墊沒距河稍高遠復不居水與凡地同
此京米亦莖莖入市不能如坻墉之積也元虞
集京東水田之議止燦于議論未見施行卽本
文直行書
文卷十一
會應
朝萬曆中御史徐貞明爲潞水客譚不竟成畫
餅塵飯乎又如正德中璫瑾擅國喜興利行法
精急媚子輩以屯田說進廼遣京卿四出專督
之督寧夏者爲大理少卿周東至其地與都御
史安惟學承瑾意如東濕薪比追屯逋答掠及
婦人于是千戶何錦指揮周昂奉安化王以及
豈非前事之殷監哉嗚乎坐譚者無害不稽敞
究終輕易口畫天下便計至取策口套木塞責
而矣庸上書人比比竟未有端言其故者時事

真可太息耶大抵太平之治寬大蕩佚使百姓
閒暇獲各自盡力于南畝家給人足煙火萬里
上之人政不必多制以撓之但力除貪殘糧清
訟簡上之人卽不能無徵發佐興天下皆曉然
知其起百姓以爲百姓也終事好義豈不如大
傳所稱哉篤恭南面此所以爲唐虞之理也何
區區空言職競爲

直行書

文卷十一

二四

會應

治道議

自古帝王相傳之道精一執中而已矣中則如
天樞居所不與三光爭明而無乎不章也不與
四象爭功而無乎不成也堯舜在上垂衣裳而
天下治史臣贊之一則曰其仁如天一則曰其
德好生三代盛王寬仁恭默肅雍敬簡久於其
道而天下化大經大法萬世之師模也迨春秋
戰國功利日競干戈雲涌秦以憊急而速摧漢
以大度豁如之主收之文帝清淨戶口滋殖繼
之以景幾比成康武雖雄才大畧眷眷多事矣
唐宋以來英誼不乏治亂如循環然大抵聰察
勇斷者傷元氣于莫覺求治愈速釀亂愈滋漢
宣號稱綜覈術尚申韓用恭顯而啓元帝之信
宦者貴許史而啓成帝之任外戚殺趙蓋韓楊
而啓哀帝之誅大臣此春秋之所以責備賢者
若唐德之猜忌臣下宋神之銳意富強尤足鑒
鑒矣夫王道無近功急趨無善跡人主舉事要
足爲子孫萬世法程斯黎民尚亦有利哉我朝

列聖休光流唐漂虞軌殷蕩周 皇祖五十年
治理不下堂階而方內晏然東征西討所向奏
績迺今日 英明撫運何殷憂之至而榮茅之
多乎毋乃 天之所以啓聖而興邦歟 皇上
宵衣旰食聲色無適土木無興神仙狗馬無所
好而 召對日講 天語頃頃有倫有脊章奏
票擬裁斷精嚴禦戎討賊威罰赫然百爾臣工
若皆不能裨補萬一而厥衛之刺事如雲過無
洪瑣畢達 天聽斥繁纍纍而刺姦之姦又誰
刺之恐姦益伏于不可知之地朝士如趨市焉
豈非有君而無臣哉仰窺 睿慮不過曰若有
其臣何亂之不彌而治之不舉耶然太平無象
雖虞易見皞皞難明九水七旱堯湯不以其故
貶聖若一意操絃以急法是天樞自動于紫垣
之中而經緯必亂其次舍非於穆不已之運矣
今天下水旱盜賊邊境之患日聞百姓疾耕力
作以供賦稅呻吟愁擾中外臣僚拮据以奉功
令日在雷霆之下人思稼穡之實是何其求治

而愈不治耶豈任法有時而窮耶則何若轉任
于自古相傳之大道以二帝三王爲法而以漢
唐宋世之季主爲戒歟抑又有說焉主治者君
輔治者相也今 上實有堯舜之資而下實不
敢言有皋夔稷契以副倚托然從古不借才于
異代金之在鎔惟冶之所鑄木之在繩惟匠之
所直卽如漢之有丙吉魏相唐之有陸贄宋之
有司馬光皆可學者也丙以寬魏以肅陸以謹
司馬以正下一一惟君是從故皆有聲稱于後
世然任相者君也惟丙魏之後參以黃霸于定
國是以能成其爲中興之漢宣若唐德有陸贄
而又有盧杞宋神有司馬光而又有王安石用
舍之間治亂天淵可不慎歟

明宮保尚書壘石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用人譜

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
唐虞之際四岳九官十二牧二十有二人咸服
在列中外有統天工寅亮各辦一職以盡其才
而世守其業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敷言試
功咸熙庶績乃咎繇知人官人之謨則又盡性
術之變以收俊乂之用而三德六德所由宜嚴
文選卷之十二 一 潘雲章

于邦家翕受敷施所由贊襄于有位豈非任官
之極軌哉嗣是自夏而商迄于成周莫不迪知
忱恂于九德之行而禹以之額俊湯以之丕釐
武王承之則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迨周公相成
王建三百六十屬悉統于太宰一綱之效
六計三年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象正效能
而萬機理羣賢豫附而泰階平胥是道也後周
之衰小人各援親黨君子適棄後使不均于是
十月南山紫霜北山雨無正之詩作矣齊桓公

用晉文公用胥其欒卻之屬掌其近官而先軫
狐偃趙衰交讓秦穆公舉人之周用人之一楚
莊王使蔦敖為宰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
不失德賞不失勞晉悼公立百官育門子選賢
良其稱于春秋內外傳者班班可紀也漢制郡
國之官非傳相其自別駕長史而下皆刺史守
相得辟除署用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
殿最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

守相丞相御史得雜考郡國之計書郡國守相
高第者則擢二千石二千石有治行者則擢九
卿九卿稱職者則擢為御史大夫高惠之際疎
節闕目然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俱不得推
擇為吏武帝舉賢良策之董仲舒為對首延文
學儒生待詔數百人或召見進用或補博士弟
子羣才嚮慕異人並出卜式拔于芻牧弘羊擢
于賈豎衛青奮于奴去病顯于寄猥日磾出
于降虜儒雅則董仲舒公孫弘倪寬篤厚則石

建石慶質直則汲黯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
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
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
下閎奉使則張騫蘇武得人爲多而各盡其才
度其後因外事四畧內闕經費入物補官賣武
功爵作鹽鐵家富者爲吏株送徒入財補郎郎
選益衰矣宣帝綜覈名實謂太守吏民之本不
宜數變易故二千石有治效不輒遷褒以璽書
增秩賜金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
文直行書

文直行書
文直行書
三
油雲草

次用之良吏于是爲盛成帝建始二年始置常
侍曹尚書一人王公卿又有二千石曹尚書一
人掌郡國二千石蓋選曹之所起也漢光武改
常侍曹尚書爲吏曹尚書尚書之重始此昭帝
命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理狀尤異
者各一人與計偕帝時尚閎閱所徵舉皆特
拜不復簡試故守職者益懈至順帝時宦倖用
事引援侄弟吏事日非災咎盜賊屢見孝桓之
世貂豎充朝重封累職卿校牧守悉出其門太

尉楊秉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
下振肅焉桓靈之際帝自賣官東園西邸各有
定價亂亡之習焉足道哉魏初毛玠與崔炎並
典選舉用皆清正之士天下士莫不以清節自
勵蜀諸葛亮辟舉俊又出于公平西土咸服晉
山濤所甄拔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簡文帝
時衆官漸多遷轉每速而魏晉以來所立九品
中正之法諸賢論建多欲廢罷者何以其寄評
論于一人之口中正之名非不善行之者不善
文直行書

文直行書
文直行書
四
油雲草

耳唐銓選考功掌于吏部考課之法差以九等
又有二十七最貞觀初疏都督刺史之名于御
屏得其善惡之跡輒註于下以備黜陟玄宗命
諸道採訪使考課官人善績三年一奏大抵唐
之官制多沿隋舊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
府位敘之品自一品至九品有京職事官有外
職事官太宗定制內外官爲七百二十員已復
有員外檢校兼守判之官至景龍復有斜封墨
勅之制玄宗復增定官制別置學士院專掌內

命拜免將相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館閣翰林握輿樞始此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尚書侍郎又爲後日六部之前茅矣宋時內外所授官多非本職以差遣爲資科目保舉任子兼行而稍重兩制資格尤繁云元起于沙漠所在官司輒以蒙古色目人爲之長但欲私其族類而不知風聲謠俗南北異宜况于華士捉刀幕中率非上駟乎宜政紛俗利而真主雲龍風虎之會遂收混一之功也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五

山雲草

用人冊 策同

國朝文武並用文選主于吏部武選主于兵部入仕之途非一端大要進士也監生也吏員也吏員資格止于七品用之爲佐幕而止監生則出自學校之員選及舉人肄業太學者進士亦循其甲第以爲出身之差及功績顯著則不次擢用武選主于兵部兵部之選武臣其始也以功次而用其後也獨用任子之法父子兄弟相繼爲世職而三年一武科邊塞行伍亦可累功

拜大將不專于資格矣然開國靖難遜國諸臣才節彪炳徐中山常開平李韓公劉誠意雲蒸龍變蓋先後無耦焉

高帝甫下金陵旌故元大夫福壽子祠春秋才故元學士危素授之官而爲其失節竄跡淮不復用微示天下以軌矣是時方拮据馬上乃馳書幣聘宋文憲王忠文陶安魏觀等俾之司綸綍恩禮備加而亡何忠文與吳忠節能殉滇孫左司能殉浙葉南昌能殉江右至于鼎革之際鐵方陳卓之流爭先就義者何衆也則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六

山雲草

高帝之所風上以實求下以實應也列聖益培植之于忠肅王文成出而勘大難楊文貞蹇忠定夏忠靖王忠肅王端毅馬端肅劉忠宣出而握銓樞庶幾事功有徵矣而劉李章鍾之抗疏是以諫明節也陳劉孫李之殉義是以守明節也弘正間天下不勝其質淳發而爲李何楊薛輩相與修明騷雅西京之業翕然文矣李危論以抗璫楊批鱗而遠戍文而未始無

節也乃隆萬以來事功之臣如新鄭之策塞下
享六十年之昇平節義之臣如吳下吉州之劾
權相扶百千世之倫紀文章之臣如介州歷下
之擅長詩文存兩漢三唐之聲氣三者之所波
流豈無有尚通以就功立黨以稱節浮薄標榜
以稱文者然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論自定也自理學出而三者俱下風矣夫篤行
如河汾卓識如姚江疇得而議之乃其波流則
未免因闢門之廣大以同異爲正邪不以正邪
交直行書

文卷十二
諸策

七

油雲草

爲同異而淑修令汙之徒亦竄于其中而莫可
迹焉近二十年摧折之餘士大夫不難勾與援
爲自立之計明日張膽以驕人者有之寒心變
色自慙者誰乎又世道人心升降之一大關也
夷虜穿塞羣盜滿中原天災流行人民困苦徵
求苛急徒煩
至尊宵旰是誰之過與今夫人之見川與川人
之人疇非謂桀然有才者哉徒紛更後削陰耗
天下之元氣又安能張天下之神氣是治才與

亂才所爭只毫釐忽間而其所貽之禍福寧
直千萬里而已耶爰啓

聖明之厭薄謂科甲無人因多方以索于科甲
之外保舉換授特用紛紛其功效大畧可觀矣
世變江河人心蹊徑取糊名易書之人縱不得
人猶天之人也此外皆人之人矣胡不覩二百
七十年來之事功節義文章其人果安出乎破
格于格之中可言也破格于格之外不可言也
夫漢臣之才有過盡而無不盡之累者刺史二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諸策

八

油雲草

千石得專誅賞辟召署置今府部省臺監司守
令內外相維大小相制若犬牙然若束縛然故
雖忠實効計之臣而孤立無援方寸之簡彈抨
若振落矣雖擁連城百萬之衆一赤衣吏將片
紙詔而繫其項矣人臣中雖巧如莽戾如卓雄
如操不得而盡用其巧與戾與雄也聖如周召
才如管葛不得而盡用其聖與才也無他法爲
之束許于弭亂而畧于求治耳舜止五臣武曰
十亂選擇貴精倚任貴久諸楊歷相 三朝

長陵卽位之歲至成化丁亥凡六十六年吏部尚書止四人今龍飛十五年以來綸扉之旅出旅入三十餘員矣吏部之長六員若踐更兵部之長十一員強半不獲考刑部之長七員卽五員下刑部獄朝而列九卿掌國家之命夕而覓鉅關圖土對簿爲蒼頭廬兒所笑曰若安能長主我也豈不傷國體而寒士大夫之心哉倘亦從來密勿造膝未有以寬大之說納牖者乎合聖心轉圜一日而詔起廢頌繁釋滯錄謫戍犴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九

油雲

旦削籍者可見天蓋地載

聖心原無畢世之怒而臣鄰之羣未渙彼此排陷莫肯遵

皇路之蕩平耳願今日見用之人與用人之人與用人之人俱當仰體

天衷以精擇爲杓柄而以寬馭爲轡衡

朝廷之上邊境之外合羣策羣力豈有不收腹心干城之助者哉

理財譜

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糗林遷有無萬國作又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之法莫詳于周官冢宰所職以九賦歛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當其時井地之法寓兵于農無養軍之費卿大夫祿取諸邑采無廩官之費關市之賦以待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其四郊山澤幣餘各有賦則用各有經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十

油雲

而積之梁趙宋衛濮陽盡饋食鹽糴之得成金
萬斤齊以富強計然輔越重積著以時用知物
無息幣知貴賤爲要貴上極及賤賤下極反貴
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兵強漢世
租入則有田園山澤門關市肆之租舟車繹鈔
有算鹽鐵酒醪有榷郡國供貢與夫均輸平準
之利算賦更賦之錢又有贖罪賣爵之目蓋其
後濫觴也然高祖時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
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
沐邑各爲私奉養不領于天下之經費初興時
天子不能具鈞駟將相或乘牛車制節無他靡
耗文帝儉樸爲天下先惜露臺百金所幸慎夫
人衣不曳地民人樂業戶口滋殖景帝雖益造
苑馬官觀而匈奴和親天下無事故曰文景富
饒武帝承文景之遺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
不可較太倉之粟充溢露積至腐敗不可食自
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越司馬相如開
西南夷王恢設謀馬邑匈奴如絕和親天下靡然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諸策一

油雲草

發動騷擾而相奉縣官大空于是更錢造幣以
贍用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而
桑弘羊貴幸三人言利事析秋毫制平準于京
師盡籠天下貨物徵其貴賤坐市列肆又令民
入粟補吏罪以贖免于是太倉甘泉倉滿邊餘
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乃大修昆明池作柏梁臺封禪禱祠之役紛紛
起矣元帝時天下大水民多餓死納貢禹言令
大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又罷角觝諸戲
成帝時天下安樂俗尚奢侈然戶口最盛矣王
莽時帑藏錢帛珠玉甚盛而邊兵二十萬人仰
給縣官橫征暴斂又令公卿以下至黃綬吏皆
保軍養馬吏復盡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
桑其亡忽焉光武中興利源澄白不相淆亂立
尚書鈎考帑藏及郡國轉漕穀馬防閑密矣顯
宗卽位民無橫徭壤土日闢安帝永初之後以
及延光永建寧賞賜無度羗戎鈔掠天子至
減百官俸貸王侯半租猶不足用光和元年遂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諸策一

十二

油雲草

關西邸賣官公千萬卿五百萬中平後又課修
官錢列肆後宮帝親著商賈服販賣為樂西園
之藏充物及董卓催起之亂帝后出走野東園
東以為饑糧西邸西園安在哉魏武屯田許下
又于州郡列置田官文帝黃初二年以穀貴始
罷五銖錢及至明帝不恭滯于宮禦興師遼陽
坐甲江甸國乏經用胡可勝言晉武受禪既平
孫皓總有三吳西蜀之資物流倉府增飭官闡
服玩相耀于是王君夫王武子石崇等布金墀
之泉粉珊瑚之樹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四百
萬疋寶珠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返駕寒
桃在御隻雞以給懷愍之際饑人自相啖食劉
曜陳兵中外斷絕麴屑供御物盛則衰固其理
也元后渡江庶事草創庫中賣練孝武之末時
和歲豐稍為給足宋高祖文帝並崇節儉故有
宋初治號稱元嘉明帝黷暴天下騷然齊高帝
以儉率下居恒則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
金如土武帝猶遵前賜鬱林火道賞賜無稽東

昏侈麗潘妃步步生蓮虎珀釧一隻直百七十
萬它可知已梁值侯景之亂官祿不敷陳高雅
尚儉素後主荒淫稅江稅市徵取百端自招亡
滅隋帝政稱仁儉惟令楊素造仁壽宮死者萬
數是時南北混一戶口益多煬帝慨然慕秦皇
漢武之事建東都幸廣陵事遠碣開西域築長
城鑿沁河徵求苛急百姓廢業盜賊衝擊大業
歸唐百姓始乃蘇息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
之以租庸之法蓄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
無所損貞觀之治民物蓄息至有歲斷獄纔二
十九人可稱太平矣高宗承之海內又安武后
之亂民不勝毒玄宗開元之際米十錢三十其
後浸驕于佚樂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
以供燕私每一殮水陸畢具費中人十家之產
而立簡校進食使殊可笑也祿山之亂帝出次
咸陽僅有民獻饘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
捫兩京陷沒天下蕭然肅宗卽位籍江淮蜀漢
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江淮置稅

唐使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度道士僧尼賜明
經出身百姓殘于兵盜米斗至錢七十大曆元
年徵及青苗地頭等錢自第五琦貶以劉晏韓
滉分治代宗興回紇和親歲送馬十萬匹酬以
縑帛白餘萬匹至留意祠禱災帛至寫浮屠書
度支臬賜僧巫歲以巨萬計生日端午四方貢
獻至千萬者加以恩澤而諸道競以供輪進媚
矣德宗卽位用楊炎言以財賦歸左藏罷生日
貢獻時委計轉運使劉晏晏有精力多機智慕

文直行書

文直行書

十五

文直行書

善走者置遙相望覘報四方物價金貨輕重之
權悉在掌握而疏通之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
其簡校簿書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而已晏
恒謂理財以養民爲先蠲免賑恤以時民不至
流徙故戶口滋殖財賦倍裕及楊炎爲兩稅法
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田悅等叛用益不給涇原
兵反出幸奉天帝子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
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其疏切諫卽去其榜
朱泚旣平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以微

文直行書

文直行書

十六

文直行書

恩澤而裴延齡尤以聚斂用事斥逐陸贄時人
側目比延齡死天下相賀憲宗初亦頗約費用
身服澣濯及劉闢李錡旣平皆藏皆入內庫皇
甫鐔以吏道進由聚斂旬剝爲宰相益以巧媚
自固穆懿之際兵荒旁午度支窘困昭宗在鳳
翔爲兵所圍六官及宗室多餓死遂至丁亡宋
初令三司每歲具見管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
太祖太宗恭儉簡易上下給足真仁承之經費
寢廣祥符天書一出齋醮糜費甚夥南郊明堂
賞資至一千八百萬度支告訕蓋是時中書主
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經制參錯
神宗嗣位尤先理財王安石曰善理財者不加
賦而國用足司馬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生
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
乃甚于加賦爭辨不已安石堅帝意與呂惠卿
章惇曾布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而農田水
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
繼並興天下騷然安石且附會周禮持家宰掌

邦計之說謂宰相當主財計與三司分權而藉其數于御前謂之旁通薄哲宗時司馬光雖請收諸司利柄一歸戶部而三監之屬工部者猶故至紹聖元符務及元祐之政章惇遂以財用匱乏專指爲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蘇轍諸人之罪及徽宗立蔡京以豐亨豫大阿帝意始廣茶利以資侈蕩上意東南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民間至用三十萬緡吏祿泛冒已極蔡京侵私以千萬計朝諭喧然崇寧以來官膏石炭名

東直行書 文卷十二 十七 涵雲草

品瑣碎宣和以後王黼應奉括剝橫賦以羨爲功高宗渡江幅幘旣縮歲人自怪呂頤浩始創緡制錢孟庾又增總制錢朱勝非又增月椿錢紹興末年合茶鹽酒算坑冶權貨糴本和買之入凡六千萬緡大抵渡江後版圖僅及承平之半賦入實過宣和之數一言以蔽之曰聚歛而已矣元初取民未有定制世祖立法一本于寬成宗時任盧世榮中書立規措所桑哥鈎考錢穀置徵理司上下督促天下騷然仁宗崇樸素

簡儉之風二十年間人民麀和厥後國用窘廢課入日增大曆之際視至元大德之數蓋增二千倍云雖然前代告緡借商經總等制元皆無之亦可謂寬矣以其兼有商夏省防邊諸費奈綱解網疎貪猾滿天下于是盜賊寔爲罕而眞人建廓清大統之業矣

理財冊

夫大學稱理財冢宰制國用天下之所爲熙熙而來攘攘而爭朝野之執圭荷耒邊腹之舉烽

東直行書 文卷十二 十八 涵雲草

揭竿胥史之刻章僞書商賈之擅山幹海執非爲利而迂守聖門罕言之指耶

國家經制約畧夏秋二稅共米麥二千六百零六十八萬五千九百有奇京通二倉臨德淮徐四倉每年運米四百萬石大倉廩歲額運銀一百四十九萬內夏稅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歲辦鹽價并引價銀四萬六千一百五十八兩馬草折銀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雲南開辦三萬餘

兩外絹絲苧綿多少悉載今甲二百八十年來
無郊資歲幣祠祿之靡視宋爲省然

歷朝之爲兵食而加至今日毋慮千萬矣爲宗
祿而加毋慮百萬矣爲內供傳討大工興作而
加又毋慮百萬矣太倉老庫之積若掃閭寺焉
價之儲若懸磬矣展下戎盜交訐司農盱衡仰
屋秋毫皆加之地畝而關樞市稅契稅皆倍徵
淮鹽一課漸加額至一百五十餘萬他課可知
而援納入貲爲邸入貲事例頗增猥及冗瑣卽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二

御雲陣

古賈魯遺意雖使桑孔復生此外更能借一箸
哉先儒有言曰富國易富天下難富未開利之
天下易富已開利之天下難夫管子計然古所
稱能富國者也究其術管子自教督桑麻六畜
之外則官山海所謂負海煮海負山鑄山籠百
姓之利而收之官而已又制罪大小贖以兵甲
鈎金束矢而已財有餘則借以使敵如貴買莒
楚代衡山之物以疲其上下之力與物而已貨
殖傳載計然之言曰知閭則修備時用則知物

積著貿易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行如流水
遂以其貲橫行江湖間然此一方耳四方皆然

也肥瘠不相關故得而發我之贏中彼之所急
收彼之無用爲我之有用毋之權長在我而子
之息長在彼肥我而不憂彼之瘠故曰富國易
也今天下一家肥在左則瘠在右肥在近則瘠
在遠肥在北則瘠在南故曰富天下難也漢興
推山澤關梁之利以予民宮室湯沐不以煩大
農武帝蒙故因遺南征北伐遊幸禱祠臺池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二

御雲陣

隄之役竝興水衡少府金錢米粟盡矣桑弘羊
爲治粟都尉置平準京師補官贖罪告緡算商
一歲之中太倉甘泉滿邊餘穀天下用饒今世
儒者掩口不欲道弘羊弘羊故心計臣非隲隲
小拘者比也然謂弘羊能開之則可謂弘羊能
生之則不可今世關梁有推山澤有賦商有稅
鹽有課船有料弘羊所行已強半行之特未坐
市列肆耳弘羊如在更何所加或曰唐不有劉
晏可師乎肅代時邊內供悉仰給于晏之十五

道吳好用士人之廉勤者吏特書文符捷得四方之豐歉物價之貴賤隨時輸糴兩利俱濟寬予鹽商之資以收鹽利厚處漕艘之費以收漕實而已今時卽有如晏者能聽其自辟召立富貴人乎能聽其金錢便宜出入乎左右不中制臺省不外議乎故欲清屯而東南之屯賦有主之者有食之者未嘗曠也西北則亢燥地多沙瘠老家軍月食七八錢耳責之戰責之守能責之耕乎歲不入能再備牛種乎雖有將官之養

來直行書

卷十二

三

油

廉豪右之兼并而將官豪右之賦之粟自在也近時報收籽粒者率扣軍糧以蒙大農耳若京東水田之說自元虞集時至今托之空言蓋西近京地夏至以前無雨土脉疏直不似東南之田一尺之下便有橫焦可以居水而沿河傍溪種禾之畝皆係民業賦粟亦自在也原無閑田徐貞明客談一籌當與潞水空流耳又有云當復種鹽舊制改葉淇之議仍令輸粟于邊不知預支商課已十餘年重新勒商人舉上西北整

齊安頓又費一二年此十數年千餘萬課何處取補故拘古守文之難于行因時利導之易爲力也然則將如之何此在

人主精思之委計于大臣而後可也今時大病全在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如京營軍十二萬東南輓四百萬之漕以供者不過壯儀衛而已能緩急倚乎錦衣暨騰衝府軍四衛之技光祿之厨役以虛糜數萬計能清覈乎南京之軍月支糧八萬常伍皆黃口皓首僅各營所挑選鋒又食雙糧人不入千耳能緩急倚乎胥吏之月糧能清覈乎各鎮之兵無甲馬者十而九能緩急倚乎將官之包兵能清覈乎故必省兵以精兵精兵而餉乃可省也至于宗藩旣開科貢入仕則因各府之祿數限其倉口以漸卑漸疏之減而均派于多名多封之增若贍田之請行之萬世民無田矣可無及時已乎親王初封除嫡長子襲親王衆子爲帝孫宜封郡王固也越一代衆子爲王孫矣衆封郡王則後之將軍君

文直行書

卷十二

三

油

摩踵接爵高而祿厚倉口又寧可限乎至罷不時宣索而六宮之用簡則戶部舒停非時工役而將作之用簡則工部舒德莫大乎節儉節儉者

明主之所優爲而左右之所不甚喜者也此外尚有可商者在疏海禁蓋東西洋數萬里之島民需我中國絲磁緞布錫糖藥草香料不必得必不休而島人天性善賈用大舶裝金錢市于閩粵歲何止數百萬自海禁嚴官閉之而盜賊

文庫行書

文卷十二
諸策

三十三

油雲草

開之五峯船主是也奸闌開之呂宋唐街之人是也近時之利又專于海師矣紅黑夷賈我者非亂我者倘再有心計如今海師其人官寵其利權數十萬可得矣若採礦亦天地之利但不令中貴人與其事無奏帶奸人之擾則黃白金之行于世者非從天雨也上世亦礦中物耳聽民之有力者爲礦長而官分收其羨若稅課然無不便者誠恐官閉之而盜賊開之中州礦盜千萬成羣非歟其又有糴買預備之策漢宣帝

五鳳中歲數穰耿壽昌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今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宣帝從之漕事果便今宜仿其意候畿南山東河南稔歲戶部及內帑多發銀于諸處不論穀麥雜糧買數百萬另貯京倉若江南有大荒郡縣折銀抵之可以甦民困可以備河哽作策兩便在委計得人設誠而致行耳此外若再需派于民桑孔亦笑之豈但管計杜口哉

文庫行書

文卷十二
諸策

三十四

油雲草

漕運諸

三代之前漕運不備著蓋自周九畿之貢天子宗廟百官之費取足于畿內諸侯不過任土作貢以輸王府于時兵農不分無養兵之費而自都達境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以待師旅五伯兵車乘車之會如齊桓攘楚陳鄭供其資糧非履晉文城濮之役館穀于楚地三月楚師伐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未見有居齋行送之勞戰國以來兵爭不息于是千里饋糧士有饑色

文直行書

諸集十二

二二

油雲草

及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黃腫邨邨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又使蒙恬攻胡戍于北河轉饒以隨尉屠睢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漢興與楚持榮陽成臯間蕭何轉餉關中以給軍未嘗乏絕又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之粟及有天下漕山東粟給中都官歲不過十萬石孝文時淮南屬漢繇使長安片履騰不敷易不足以

文直行書

諸集十二

二六

油雲草

至賈誼上書嘆息其苦孝武建元中通西南轡道千里負擔輓餉率十餘鍾致一石鄭當時爲大農建議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天子命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其後漕大便利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時山東粟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河東守番係言宜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蒲阪不度可得田益穀砥柱之東無事漕已而渠不列遂廢已拜張湯子卬爲漢中守作褒斜道通沔渭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宣帝五鳳中歲數豐耿壽昌言故事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帝聽之漕事果便光武中興經費簡約罷護漕都尉官末年司空張純穿陽渠引洛水爲漕百姓利焉安帝永初中虞詡爲武都守自沮至下辨數十里燒石刊木開漕船道水運通利歲省四千萬司馬懿請魏用鄧艾策鑿陳項以東至壽

春河渠通漕運每東南有事從河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後魏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奔疲道路有司請于水運之次隨便置倉立邸閣每軍國有需應機漕引費役爲省隋文帝詔于蒲陝鄭許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置黎陽河陽等倉轉相灌注煬帝大業四年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引沁水達河通涿郡丁男不供以婦人從役唐高宗太宗時用物有節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開元中裴耀卿條言江南送租庸調物自揚州入斗門入洛行八九月水漲淺不一轉雇水手重爲勞費宜于河口置武牢倉鞏縣至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則舟不停而物不耗失甚利也玄宗初不省後耀卿爲京兆尹如其言置河陰等倉凡三歲轉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備錢三十萬緡肅代之際劉晏以戶部侍郎勾當度支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

宜緣水置倉轉相授受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今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斗升溺者晏爲人勤力事無閑劇必于日中央之唐世漕運之能者推晏爲首其後有韓滉爲江淮轉運使亦稱能與晏同宋都大梁以汴河黃河惠民河廣濟河通漕運而汴河所漕爲多太平興國初兩浙既獻地歲運米四百萬石慶曆後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眞楚泗州轉般倉載塩以歸舟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州諸轉般倉運米輸京師歲捐運者四河冬汴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船無沉溺嘉祐以後廢弛矣大觀三年詔直達綱自來年並依舊法復令轉般政和二年復行直達綱毀折轉般諸倉紹興初因地之宜以兩浙粟輸行在江東粟餉淮東江西粟餉淮西荆湖粟餉鄂岳荆南自是金元南侵不能畫一矣元都于燕仰給江南運糧自

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潯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于京已又開利津河入海爲海口沙壅已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已又開膠萊河道通海費不貲迄無成功初宋季有朱清張瑄爲人備海濱沙清因賊其主避跡往來海中颺忽各島爲攻剽熟知海道徑利就元招爲防海義民伯顏平宋遣載宋庫圖籍從海道入燕都至元十九年伯顏請于朝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千艘運糧四萬六千石以明年至至大間用清瑄爲萬戶府專督歲運海漕之利始博矣千戶殷明畧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河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于萊州大洋入界河自浙西至燕不過旬日自是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一歲多至三百萬石視河漕之利豈不爲倍至其河漕則自東平州安山開鑿北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衛河建閘三十有一名通惠河

明興運河大畧因之至元以後綱解組弛方國珍張士誠等竊據浙東西于是海運不至燕而元不國矣

漕運

高皇帝定鼎金陵襟江帶湖舳艫鱗次倉庾充仞天府有坻京之積不煩借著爲籌然給餉遼東則仍元之海運于是河決淤會通河乃立陸路通運所往來者悉由德州下衛河矣

成祖都北平轉漕之政始重而自淮至黃多淺灘跌跛乃用淺船剝運入河而仍命平江伯陳瑄督海運五十萬其海運踵元人之舊河運由江入淮由淮入河至于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

陸運至衛輝下河舟運至京然海險覆溺陸遞民困牛車會濟寧同知潘叔正言舊會通河故在也爰命工部尚書宋禮刑部侍郎金純發山東六郡丁夫十有六萬役二十旬蠲租百十萬石濬之老人自莢畫以爲元道汶入洗出濟寧而陽穀汶上東平之間地高圩數丈南旺之間

水淺膠舟固其理也合築壩于東平之戴村抑
汶水無東流令盡入南旺湖南旺者運河之要
蔣也得全汶而湖深宜可漕于是疏衛河達海
豐古河而築壩戴村遏抑汶水入南旺至南旺
而中分分十四南流以屬徐沛十六北流以達
臨清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八尺爲閘十有七
而達于漳御自分水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
爲閘二十有一而達河淮乃設清江衛創淺船
底平倉闊度淺易脫得水僅六峯而足六峯者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廿

油雲亭

三尺也于時會通既道淮浦底績乃罷海運爰
命平江伯陳瑄專理漕河事經制篤密至今賴
之初制蘇州并兗州糧輸濟寧倉河南山東糧
輸臨清倉而沿江郡縣糧並輸于淮南直隸衛
軍于淮運抵徐京衛軍于徐運抵德山東河南
軍于德運抵通上輸太倉宣德五年巡撫周忱
與平江伯瑄奏議令民運至淮安或瓜州水次
補給腳價并蘆席諸費兌與衛軍而直隸各省
軍俱于其附近水次領兌是爲兌運成化七年

復用都御史藤昭言罷瓜淮兌運令裏河官軍
雇江船于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耗視遠
近以爲差而臨淮徐德四倉支運七十餘萬皆
各就水次兌之是爲改兌自是爲一代漕轉良
法云然初時正米一石止加耗五升尋至七升
已有淋尖踢斛隨船餘耗已有糧運輕齋一六
二六三大之名皆運軍僱脚補折之用頗稱饒
裕至正德間運總巡倉各衙門呈驗扣除茶菓
吏書門官斗級之類並有科索官旗多負責主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三十二

油雲亭

進不堪命矣嘉靖中申飭輕齋宜解漕運視驗
通淮予三之二餘俟完糧盡給大槩國漕四
百萬八千九百有奇運十有二總領衛所一百
四十旗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淺船一萬二千
一百四十八艘民納糧一石實石五六斗率三
石而致一石于太倉使東南無曠溢沿途河伯
效靈驛路無哽豈不萬世無敝哉奈邇歲東南
奇荒市無赤米困匱空虛又以邊境盜賊交江
御廩鮮三年九年之蓄勢難議折使者奉

璽書督趣天下大角喉味一綫時有不逞之徒
候便搏掩更值深秋水涸銜尾爲艱軍艘旁凍
阻在北下令雇覓民船峻示過淮過洪抵通之
限中外警警然有以爲宜復海運者而漸試
于淮由遮洋出歲率不過萬石耳雇船之令
商賈裹足關樞無徵勢不得不從各處水次
索疆拉就裝如驅牛羊入屠肆浙直販米之舟
俱不敢歸米痛騰躍勒旗軍親屬代兌悲嗟盈
途以一時之權宜釀四方之愁苦莫此爲甚愚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三三 謝雲華

以爲莫若稍仿唐宋轉搬節級之意
祖宗輸倉遞運之規以直達網法爲主八九月
算計冬至水澤腹堅之時如艘可不守凍者盡
趨之入通務令回空返濟在冬至之前可得三
分之二度其凍前勢難回空者或德或臨或濟
或淮隨時寄筴本艘限令回衛冬兌不過三分
之一其寄筴米淮濟臨德造募剝船二千隻
以價顧價于原旗輕齎扣算候驚蟄凍解三
月間運河開空之時嚴催剝遞但行一年中運

並濟此甚平易宜民之術豈大農轉運不籌及
此耶而紛紛下令雇覓民船爲其爲海運之籌
者深慮一夫奮臂萬櫓皆停然
盛明威德無疆直螻蟻攘之耳若長恃海運
成時勢哉修之于
廟堂之上則四瀆之宗效靈呈瑞故曰王道興
而河出圖書曾轉漕之足云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三四

謝雲華

造士譜

古之儒者博學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
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上
世六經未興而莫不有學以造士五帝之學曰
成均說者曰以成性也有虞氏始卽學以藏棗
而命之曰庠又曰朱廩于是太學爲上庠小學
爲下庠夏后氏命之曰序取射之序也于是太
學爲東序小學爲西序而鄉學則曰校商人以
樂造士命之曰學又曰瞽宗于是太學爲右學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三十五 論衡
小學爲左學周人並建四學北虞庠東夏序西
商校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
膠又曰辟雍又曰澤宮總爲國學王世子王子
羣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國之俊秀
皆與焉教以三德三行六藝師氏保氏樂師太
胥小胥之備其官春秋冬夏之順其時于戈羽
籥禮樂詩書之正其業至哉備矣而鄉學之黨
有庠州有序所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
賓興之蓋無人不使之學也至其不率教者或

移郊移遂以屏之或候明捷記以並生之其服
習必于仁義其聞見必于治國平天下之道士
異日被選設施皆素所閱習其盛王之治軌乎
周道旣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
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道之不行于是敘
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
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
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
韋編三絕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
之教孔子旣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
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于張
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貢終于齊子夏居西河
田子方段干木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
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戰國並爭儒
術旣絀齊魯之間學者猶不廢至于威宣之際
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孔子之業而潤色之及秦
始皇焚詩書坑術士六學從此缺矣漢興諸儒
始爲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三六

論衡

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考詳同異如宣帝石渠故事和帝亦數幸東觀問書林安帝薄文藝博士倚席不講學舍頗敗順帝詔結太學賢帝以梁太后詔令大將軍以下悉遣子入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人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桓帝時有甘陵南北部黨人之議汝南南陽又有畫諾生囁之謠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之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竝危言深論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凝履到門牢修乃上書誣告膺等部黨誹議朝廷疑亂風俗天子震怒下郡國捕治逮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禁錮終身自是正直放廢海內希風望影者共相標榜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之目興而黨禍益熾炎祚不揚矣魏文帝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晉武帝憂勤軍國猶復立學校太學生初三千人至大始時七千餘人正始而後王衍何晏稽阮之倫恬放屑俗滅視禮法王坦之著廢莊論以砭之大都縱誕清

宋書

文卷十二

三

諸侯

高憲章顏駿五胡乘間而雲擾二京繼踵以淪胥豈不可長太息乎劉宋四學而內雜修玄蕭梁五館而外專奉佛事無足齒唐太宗置弘文館引學士番宿更休閒輒召對聘天下老師淳德爲國子監官生員至三千人數臨幸講經義于是新羅高昌吐蕃高麗竝遣子弟入學凡八千餘人侈袂方履肩摩武接可謂極盛玄宗又置集賢院部分典籍又詔天下州縣各置一學而擇師資教授焉不虞祿山之亂却爲縵胡至元初二年增定兩都諸館學生員之數有差然時佛老盛行韓愈獨銳然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文宗定五經鏡之石亦寥寥可觀而德字將擢軍旅之事勝俎豆矣宋朝凡學皆隸國子監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爲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之俊異者爲之及三舍法行則太學始定三舍者外舍內舍上舍也由上至下考驗文行遞遷取旨授官慶曆時用范仲淹言州縣皆奉詔立學安定胡瑗教授蘇

史直行

文卷十二

三

諸侯

湖間置經義治事二齋條式可觀遂召爲國子
師視湖學加篤絃誦之聲徹于中外嗣是程顥
程頤得汝南周敦頤所授道學之要蔡明光大
之歸本六經天下稱爲洛學政和間嚴元佑學
術之禁學官講業非新經字說禁不得用尊王
安石爲舒王配享孔廟位次孟軻崇寧以來士
子多徇其黨習經義則詆元佑之非尚詞賦則
翦新經之失又指蘇軾爲邪學而楊時矯王氏
之非者衆又羣起而詆熹之會國事傾危圍城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諸策

四十

湖雲亭

中尚爭學術宋儒習氣大率類此南渡和議既
成太學始建蓋秦檜用以文太平云孝宗時侍
御史謝廓然請禁程頤安石之說而秘書郎趙
彥中專攻洛學侍講朱熹召爲兵部郎侍郎林
栗與熹論西銘不合遂劾熹竊程頤張載之緒
餘浮誕倣倪亂人之首于時祖熹劾栗如太常
博士葉適等亦類起乃出栗知泉州熹亦除直
寶文閣奉祠去迨韓侂冑以熹侍講時格內批
死已也御史何澹劉德秀承旨疏禁偽學濂洛

關閩之書盡燬有胡紘者故常謁熹武夷山中
待以脫粟飯不悅至是劾熹十罪并劾其徒蔡
元定詔落熹職竄元定道州至理宗崇尚正學
追祀諸儒實佑四年丁大全逐右相董槐太學
生陳宜中黃鑄等六人上書言大全奸大全取
肯削六人籍編遠州時號爲六君子而三學諸
生喜議時政如故賈似道入相用術籠絡之乃
加太學餐錢寬科場忌例三學諸生啖利銜恩
目擊似道誤國噤不肯出一聲甚至要君去國
亦上書贊美挽留則視曩之忠直又大不侔矣
崖山之役陳宜中又安之乎此宋士之所以爲
宋士豈得與漢之鉤黨同日而語耶若元太宗
六年設國子總教及提學官世祖二十四年設
國子監立國學監官生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
半焉能爲有焉能爲無文具而與環立橋門並
言哉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諸策

四十一

湖雲亭

造士議

人主所與共天下者士也士必學而禮義養其

心經術祿其才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豈君子不
學而能致道哉自虞廷三代以來土之有樹立
聲績輝映後先者皆學而入官未聞以政學也
我

太祖高皇帝首建國子監隨詔天下府州縣皆
立學師生既稟有司供饌令甲具矣猶時輟翰
林修撰簡討爲郡學官其視重如此已詔立社
學令閭里皆啓塾立師守令程課天下窮鄉僻
壤靡然知嚮方焉凡諸學祭孔子

文道行書

文卷十一

四

抽雲亭

上服皮弁執圭再拜獻爵復再拜乃退御彝倫
堂諭祭酒卿等位師表當以孔子之道爲教弼
天下于道欽定學規嚴師弟子臨屬之禮而天
下府州縣學亦具科條禁令立臥碑其中

大聖人廣厲師儒之意至哉備乎永樂初遼朝
臣及郡縣學官有文學者開局東華門纂修五
經四書性理大全頒行國子監及天下府州縣
學正學淵源揭日月于中天矣

列聖相承崇儒重道選擇師模如正統時李時

勉陳敬宗爲祭酒敦尚廉耻警宗之政肅如朝
廷時有南陳北李之稱成化時欽諭學校豈出
錢穀之所其議以出資備賑補太學生古無此
比詔禮部已之于時陳選督學南畿羣士競奮
經學明通弘治時詔起謝鐸爲北祭酒章懋爲
南祭酒風規整肅教澤純和

世宗初載垂意典學御製敬一箴注宋儒程子
四箴范浚心箴頒行天下又用張璁議吏部考
察天下督學憲臣以勵存留者沙汰生員之例
文道行書 文卷十二 四 抽雲亭
萬曆初間一行之不久而復至今日學官弟子
員充仞官牆矣三年貢舉

朝廷張天下以爲羅乃今中外兵荒日厯
宵旰一似未盡得士之用何也抑先民有言周
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非特上貴之上賤之也
士亦自貴自賤焉是矣人孰不欲爲其貴而顧
爲其賤者則是有以風之賤也其所以風之賤
者則是在上而不在下也方今

聖明攬斷官府惟貞間有一二未臻往昔愚不

敢毛舉小者其大乃苞苴請托依憑城社倖道
大開禮門微蕪勢在貂璫則士趨貂璫勢在樞
樞則士趨樞樞勢在朋黨則士趨朋黨介立獨
行命之曰愚奔走乞哀譽之曰通與援有力便
爲時望所歸正色處中卽爲彈事所及法者天
子制之弗有人臣守之弗敢專也今除吏自丞
尉以上承望風旨曲聽請托罔徇法矣官不必
得人人乃必得官甚至破格遷除人不必盡士
密網刺求朝逐隊于臣鄰夕搶頭于獄吏古之
文直行書 文卷十一 四十四 海雲草
時化天下之氓使爲士而今之時驅天下之士
使爲市人嗚呼是士之在上者先以賤爲標則
何怪乎士之在下者善恣肆諱而爲恢廓善于
謁諱而爲敏給高者標榜以爲名趨附以爲名
而陷名實所以媒利卑者武斷以爲利醒齷以
爲利而爲利不顧其敗名至于文章關乎氣運
者也操觚者盡廢先輩之風規法度或爲纖妍
卑露或爲浮冗莽雜或爲幽僻隱怪謾罵前楷
自號當家甚至制舉義盡去股法章法題而題

神鑒空捉影之談主者輒高第從錄于是士心
若狂矣三代重太學今第爲富貴子弟榮身之
途孝廉出身之徑而已則何若罷援納而以第
試闈內所定之副榜充之約勒肄考積分隨等
就選則貢生皆少壯入官矣罷舉人乞恩揀選
而以會試闈中所定之副榜約勒與甲榜同除
則鄉舉又皆少壯入官矣取其朝氣以爲國爲
民行取陞選不靳右職則鄉貢之才豈不皆爲
甲榜之才哉不此之變計徒取日暮途窮者矚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四十五 海雲草
比于甲榜而同之吾未見其效也若精選祭酒
司業如李時勉陳敬宗其人精選督學憲臣如
陳選其人表正影端規繩教督彼自饒爲之又
何待宗伯瑣科條累煩
欽定哉三代以後惟漢能盡人才之用試取經
明行修醇正如董仲舒不阿人主正直如彭宣
不事權貴又若申公弟子孔安國爲臨淮太守
周霸爲膠西內史夏寬爲城陽內史碭魯賜爲
東海太守蘭陵穆生爲長沙內史徐偃爲膠西

中尉閭門慶忌爲肥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聲
節稱其學官則助時表俗濟濟乎稱王國之頑
矣又何必效宋人之紛紛議論哉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譜策

四六

幽雲草

欽天譜

蓋古曆建正作于孟春王者受命必推本天元
黃帝設靈臺立天地神祇物類之官使羲和占
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大撓造甲子伶倫造
律呂隸首造筭數容成總斯六術以考定氣運
乃迎日推策積餘分以置閏配甲子而作節于
是時惠而辰從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
雜擾顓頊受之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使
復舊常其後三苗復亂德二官廢職閏餘乖次
孟陬殄滅堯乃遂重黎之後使復典之曰欽若
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朞三百六旬有
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嗣是夏正以建寅月殷正以建丑月周正
以建子月惟秦正以建亥月謬自謂得水德之
瑞云漢興曆凡五改初襲秦正朔以張蒼言用
顓頊曆未能覩其真已造漢太初曆至孝成時
劉向總六曆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源作三
統曆而附會于易春秋後太初曆施行百餘年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譜策

四七

幽雲草

而曆稍後天朔乃或在月晦至元和太初失天
益遠章帝詔改行四分曆時曆官張盛景防鮑
鄴也至熹平間月先曆食者十六會稽尉劉洪
悟以爲四分疏闊者斗分太多故也乃依易數
遁行相求爲乾象曆此漢曆五改之大凡也三
國蜀仍漢四分吳用乾象魏韓翊造黃初曆以
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天小益斗分亦有微
錯楊偉因改造景初曆晉因景初改名泰始曆
杜預又著春秋長曆咸平中李修卜顯依預論
爲術名乾度曆表上之渡江後穆帝永初中王
朔之又造通曆以甲子爲上元其後太元中姜
岌造三紀甲子元曆然終晉之世惟用泰始餘
不果施行宋武帝初改泰始爲永初曆行之至
元嘉中前曆合朔不在朔月食不在望何承天
更立新法冬至徙而上三日五時日視舊移四
度以定氣至名元嘉曆自宋迄齊多用焉比魏
入中原但得景初曆後得趙歐玄始曆時人以
爲密行之大武時崔浩爲五寅元曆未及施行

浩誅已又行正光曆東魏時以正光曆漸差命
李業與更修號興光曆至周明帝又造周曆然
周齊並時而差一日頗露其謬嗣是正光廢而
天和作矣隋時行劉焯皇極曆總六朝南北言
曆者不一行之數十年輒復差故南曆以何承
天爲宗北曆則依趙歐以爲據耳唐曆凡八改
武德初傳仁均造戊寅元曆至高宗時而疏太
史令李淳風作麟德曆爲水渾圖以考日爲本
當時以爲密開元中日食不效于是詔僧一行
作新曆曆成一行卒詔張說與曆官陳玄景等
次爲大衍曆又詔日官課候靈臺大衍最爲密
近嗣是諸帝輒改曆爲至德爲五紀爲正元爲
觀象穆宗長慶中又改曰宣明昭宗更造崇元
皆因大衍舊術稍增損之以爲名也合而觀之
西漢曆莫善于太初東漢曆莫善于四分由魏
至隋莫善于皇極在唐則大衍爲善在五代則
欽天爲善諸曆多以律起大衍獨以易起以律
以易誠不知與天行何如也宋太祖時王處訥

上新曆號應天曆太平興國中以應天置閏有
差詔吳昭素造新曆賜號乾元咸平中改儀天
天聖中改崇天英宗改明天熙寧中改奉天元
佑改觀天崇寧改占天已蔡京輔政時改紀元
南渡建炎改統元孝宗初時又改爲淳熙紹熙
改會元慶元改統天咸淳改成天鳴乎使其立
法脗合天行奚必數數更法更名哉蓋必有任
其責者矣元世祖命許衡郭守敬等領曆事守
敬于曆事最精言司天莫大于測景測景莫先
文直行書
于儀表于是創簡儀仰儀及諸儀各臻其妙兩
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皆以意創焉
時遣監官十四人分道測景作懸正儀坐正儀
令仰察躔離近取晷度微入刻抄遠周寰海酌
稽中數垂五年而授時曆成密合天行遂冠千
古蓋元雖夷而華戎一統無關梁輟譯之阻遣
官分測尉堠平晏然候者至北海而返北極高
六十餘度惜未至九十度下晝夜一晷之處窮
大圓之無窮也

欽天冊

古帝王莫不以欽若昊天爲首務敬授人時尤
欽若之首務也授時莫先于定曆定曆莫先于
觀象象者日月五星列宿也曆者日月五星所
歷列宿之次舍也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邇
古迄今以滋數而晦真象以滋象而晦真理數
千年皆臆測也恭際我

高皇帝秉籙御天握樞臨極祖堯典敬順之意
詔欽天監五官正摯壺保章氏作大統曆損益
于勝國之授時參稽于西域回回曆二百六十
年來天運地處日月不爭于所矣顧禮有待時
而興天有待人而定者又際我

皇上道合三靈神通五氣卽位之初特允禮臣
徐光啓之請修正大統曆茲十餘年已有崇禎
曆書珍藏石渠金匱中其所刊定實有前古所
未有十數事焉唐虞三代上哉夢乎春秋戰國
之季閏餘垂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二十年而後
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後儀式

是定然竟未可爲定也又百餘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晤月行有遲速不知月有三行一晝夜自東而西周三百六十度者一行也宗動天所帶動也一晝夜自西而東徑十三度有奇者二行也月本天所常動也出入黃道內外各八度如循環然三行也月小輪所自動也原無遲速而有遲速此其故也劉洪未之晤也魏楊偉造景初曆始立交食起虧術不知月掩日而日爲之食者月小日大非能掩日也日高月低適掩日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五三 幽雪草

下之人眼耳故起虧時候方向不可一律齊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統甲子曆始悟月食以衝日宿度所在不知月借日爲光同度同道爲地影所隔故月不受光地小日大月循小輪行少移卽地影脫離故分數有多少時候有久暫也而闇虛之說爲杜撰矣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及以晷景驗氣此氣盈朔虛之說所繇起也不知月晝夜行十三度強二十七度周天矣其或多二

三日者以日行每晝夜一度積至三十度有奇故又需二三日乃追及小餘大餘又自循小輪之動爲差數氣盈朔虛之說亦杜撰也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之處一度餘不知二至二分乃宗動天南北東西平分四界而列宿天亦東行堯時冬至虛七度今冬至箕四度差六十度矣太陽一躔南界卽爲冬至歲差者星差而日不差也極星在周時卽爲北辰祖冲之所爲去不動之處一度者今且去三度矣亦繇恒星東行以黃道爲腰以巳亥爲軸東入赤道裏二十三度強西出赤道外二十三度強不見狼星比古益高乎以理數推之恒星二萬五千餘年當一周天也日月無當食不食之事司曆者之過也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豈止三十六史官之佚也天地如鷄子黃白似矣然謂天外有水海邊畔便與天接晉宋儒之陋也漢太初之密近司馬遷實職之謂起于鍾律今以其大餘小餘計之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五三 幽雪草

則猶然古曆也唐大衍之密近以開元時令南
宮說行天下測景歷地最廣而謂數近于易則
妄也不但于易無與于律亦無與蓋積黍之法
可行而黍之大小則不可定斷竹之法可彷彿而
孔之厚薄則不可均按尺之說可驗而尺之長
短則不可明大都元宋以前但知曆法不知曆
理以數作曆不如以故作曆孟子曰天之高也
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得
也其故安在南北極星之高下其燦然者矣東
西赤道之正絡黃道之斜絡又其燦然者矣惟
春分至秋分多八日秋分至春分少八日則日
天東西之軸入赤道軸比八度前古所未知也
地小于星月小于地日大于地一百六十倍前
古所未知也地在中如粒粟以地心之至重
處爲下四周皆以天爲上皆有人居合山海華
夷爲一球前古未之知也惟今時秘府藏萬國
圖書刻子之官梯航九萬里輟譯而至南北兩
極之間黃赤二道之下並經親測日月之著明

星辰之施列確乎有據宜時人子弟及草澤者
宿不能與之爭踞密遠近也蓋言數則愈煩難
愈疏遠言理則愈易簡愈密近開闢六千年之
天地至今日而羲和之官若復起渾天儀本義
和舊帶今變化而用之無窮蓋天周髀宣夜之
妄俱可廢矣或曰天官家言占候火祥禍福之
應若指諸掌大槩有三有遠而不變者如元會
所紀陽九百六之類是也有近而可推者日月
薄蝕五星躔度之類是也有卒來而不可究者
雪宇交變霜雹震驚之類是也然舜禹而得百
六之數七武丁而得陽九之數六漢文以日食
自代來秦王以太白經天而有天下抑何其不
令耶世治則麟鳳遊芝草生一見于漢桓之元
嘉再見于靈之光和蒼麟十六驂駕于石虎芝
草數萬供養于宣和彼四君者是遵何德哉大
抵人王之攝下也無所不靡蓋天下讓尊焉使
非有更尊而爲天地者以臨之而又出災異以
管懼之幾何而不自流于驕且急耶不然微樂

避殿減膳非服要亦責躬之虛文而所謂求言
將過賜租者則亦有國之常政又何必待示變
始允舉耶古語云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
惡妖星厲鬼是故人主而能祇敬則太戊之桑
穀高宗之雉雛爲太戊高宗昭德也宋景之熒
惑爲宋景昭言也人主而汰則合輿櫓槍矣平
慮鬼目矣甘露雀餒矣故善言天者觀乎人善
事天者修其人王者求端于天當念茲在茲治
厯明時特其大者耳

文直行書

文卷十一

三十六

油雲草

制兵譜

有天地而有陰陽陰疑于陽必戰兵事之不可
廢也在天垂象左角李右角將以拱天王帝庭
唐虞以前黃帝涿鹿之戰顓頊共工之陳尚矣
堯舜四罪而天下服士爲政無兵司也夏晉甘
尾商誓牧宮不詳見于載籍惟武王克商立司
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周公因井田而定車徒兵
農不分師旅卒伍至要而有紀蒐苗獮狩甚詳
而不煩獨其諸侯四裔之役往往使方伯連帥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三

油雲草

任之而王卒不輕發也夫兵未有不戰而自精
者也終春秋之世而王師之在行以勝告者不
一二也至于戰國周僅以空言彌縫于天下實
不能當諸侯之巖邑裨帥矣齊桓公用管仲作
內政而寄軍令晉文接之蒐于被廬作三軍教
其民清原之蒐復作五軍僭矣是時楚益大武
王作荆尸以伐隋廣而爲三軍成王制若敖之
六卒穆王田孟諸則有右孟左孟兩甄之陳莊
上郊之戰三軍爲正軍二廣爲親軍秦穆公霸

西戎作三軍孝公用商鞅法作什伍之制齊整以技擊強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逞總之爭于功利而非仁義之師也秦始皇裂侯置郡縣廢阡陌井田封建古意盪滅殆盡然不免爲後世選募徵調之祖云漢定天下踵秦置材官于郡國而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南軍所以衛宮城也主之者衛尉北軍所以衛京城也主之者中尉然皆隸于三公其郎從官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無非經明行修之士則宿衛之

虞夷至于桓靈之世黃巾盜起于是置八關都尉又置西門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統之雖大將軍亦屬焉凡爲禁衛者皆非士流而郎官三省盡爲諸黃門之廬何進袁紹欲以除之突召邊將閹宦雖消董卓之禍起焉魏制畧如東漢南北軍如故獨置大將軍都督中外兵柄世在司馬氏而魏祚密移疇覺之哉晉元帝南渡以揚州爲京畿荊州江州爲重鎮而州鎮特重故忠則陶侃溫嶠以入衛定國難逆則王敦蘇峻以政扈爲國憂蓋其勢然耳隋之兵制大抵用齊府兵之舊而加潤色焉煬帝征高麗之役集四方兵一百十三萬遠近騷動而遼東浪死之歌作隋遂云亡唐有天下三百餘年兵之太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及其末季彍兵悍將分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師曰禁軍禁軍多領于宦官神策尉劉季述之禍作昭宗乃召朱全忠兵入悉誅宦官拒虎進狼與漢亡之

時一轍也宋朝兵制有四一曰禁兵二曰廂兵
三曰鄉兵四曰番兵而其軍政則有召募揀選
廩給訓練屯戍遷補器甲馬政八者之目太祖
太宗懲累朝方鎮逆命令將帥入奉朝請四方
勁兵盡收入京畿揀練建隆時揀軍中強勇者
定爲兵樣分送諸道令如樣招募非材勇絕倫
者不以應皆臨軒親閱而天下竊悍失職之徒
悉爲良民之衛矣凌夷至熙寧廂軍猥多冗而
不精復議銷并又復議保丁司馬光王安石辨
文並行書 文卷十二 五 幽雲草
論不一天下苦之高宗南渡初置御營司總齊
軍政然航海之後奄奄不振張韓劉岳四家兵
高宗亦倚之亦忌之苗劉之亂有戒心焉故秦
檜和議易成者一畏敵一畏四家故殺岳飛而
不顧韓世忠遂跨驢西湖之上矣異時召白徒
以勤王勳數十萬潰敗之後俱化爲盜及其末
也屈已講和晏安江沱元人問拘囚郝經之罪
爲兵端伯顏臨江夏責之干瀆口賈似道之干
魯港皆數十萬衆不戰自潰嗚呼忍言哉元太

祖太宗相繼有西域中原之際屯兵蓋無定向
世祖混一海宇然後命宗王將兵鎮邊徼僕喉
之地河洛山東則用蒙古探馬赤軍江淮以南
則各以漢軍及新附等軍戍焉殊得居重馭輕
之勢承平既久將驕卒惰軍政不修盜賊蠭起
真王龍興回視伯顏下江南之日曾幾何時哉
制兵冊
國朝兵制曰京兵曰留都兵曰腹內衛所兵曰
邊兵京兵之制有二拱衛宮禁則有錦衣等十
文並行書 文卷十二 六 幽雲草
六衛如漢南軍之制藩護畿輔則五軍都督所
領四十八衛如漢北軍之制國初設翼元帥府
立五軍營永樂間設三千營陳胡騎神機營練
火器總名三大營留都兵者洪武時定萬全陔
所設者也腹內衛所兵者自京師達十郡國皆
立衛所指揮使領之邊兵者捍禦各邊屯戍要
害如薊遼大寧諸司等衛是也天下承平日久
各軍祖孫相承漸以孱弱文武諸司占役頂替
包班弊蠹日衆京兵與留都兵月食祿一石月

無慮三十萬盡東南之民力所為漕向二糧飛輓而至者悉為此象人戲兒所糜深可惜也各邊主兵月食粟七八錢不等曰老家軍奄奄于烽埃亭障間知不足恃而召募之兵有舊兵有新兵有舊新兵有宿將公倚家丁為命一大將能養四五百丁者稱上將丁內半用降三值有警稍稍恃此追逐耳內衛所軍有食于屯田者或為漕卒或守城或為各衙門廬兒傳呼肩薪汲水而已能秋毫備緩急哉一軍逃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諸策

六二

御雲草

故勾之原籍里族盡騷所勾之軍僅具五官無裨乘障一值有警四出招兵增餉無紀歷朝議臣或曰選民兵或曰行保甲或曰練土著或曰嚴機快一法甫立一弊旋生究竟只苦此民耳先儒王世貞有言曰今國家之患莫大于聚天下不戰之兵于京師竭天下之資以奉之而不得其絲忽之用歲漕四百萬石率三石致一石民亦勞止獨有汰京軍之半留其勇壯者時募習之以示強幹而已餘漕粟之半可悉徵兵資

以付邊人之能戰者作其氣而鼓舞之敵未有不屈者也夫汰兵而兵強益兵而兵弱此精之說也不戰則積糧以為窮戰則轉弱以為彊此戰之說也汰其必不戰者而厚用其戰者可也然汰兵而兵之失計者率颺而為盜今之流賊強半出西北邊丁汰亦談何容易但事故之缺勿補備兵營為老家居者可漸減也慣戰必藉突丁而不可分處以內地不可專率以漢將山海關外與居庸關外神京肩背各精練突漢騎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諸策

六三

御雲草

三萬大將用漢裨將用達種之習于漢者保定初設都司統五衛故有土達在亦應精練一二萬此三路兵務需人人有甲有馬優其餼廩不以地方城守之責屬之專備調遣禦寇防敵各邊守口之兵切勿輕動暇則令建威銷萌急則令赴湯蹈火

天子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燕趙三河二東之間豈無樂毅廉頗孫臏田忌之徒供

盛朝之驅遣乎若南都八萬領軍全不授甲徒

帖天璽以怡堂根本重地亦未可泄泄也黔蜀
楚粵土司兵調選其最精者亦可應急然駕馭
爲難耳嗚呼談兵制于今中外交訌之秋因病
以發藥齊儒生帖括陳腐之談當付之祖龍一
炬乃可蓋民窮財殫于今爲極政不必多制以
梯亂是古而非今三方布置四事保民十策保
邦功效安在徒起百姓耳天下之事見以爲名
美而其實不易舉者固志士才臣所欲迫得以
爲功而元老者哲之所徘徊而却顧者也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諸策

宿

油雲草

弭盜譜

成周盛時太宰司徒率黨正鄉師閑民邪僻士
師合而治之以比閭聯其居以什伍聯其人卽
其同什伍者比而同之以搏盜賊外則有野廬
氏掌達國道路內則有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
櫟者杜微防萌止邪于未形也春秋時晉國苦
盜有卻雍者能視盜之貌而得其情晉悼公使
視盜百不失一趙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
盜不盡矣卻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盜殘卻雍
晉侯大駭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
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于上化行
于下民有耻心則何盜之爲于是用隋會知政
而羣盜奔秦羊舌職曰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
之謂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大抵盜賊之起
必有所因秦遣蒙恬築長城勞役無度至二世
又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天下愁怨會大雨
度失期當斬陳勝吳廣爲屯長斬木揭竿一呼
響應乃爲壇而稱大楚漢興高文與民休息幾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諸策

三

油雲草

于刑措武帝承其富宮室禱祠甲兵巡遊之事
薦出椎筭告緡天下重足而立東方盜起殺二
千石取庫兵篡死囚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
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無可奈何于是作
沈命法盜賊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
石以下至小吏皆死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
府亦使其不言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宣
帝時渤海盜起丞相御史舉龔遂遂年七十餘
入對曰海內遐遠民困于饑寒而吏不恤故使
赤子弄兵潢池中今欲臣勝之耶將安之也帝
悅曰固欲安之也遂乘傳至渤海界移書勅屬
縣悉罷逐捕盜賊吏持鈎鉏者皆爲良民吏毋
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
翕然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遂乃開倉廩假
貸貧民選用良吏慰安教養久之膠東盜起天
子拜張敞膠東相敞至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
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者上名尚書得補
縣令者數十人繇是盜賊轉相捕斬吏民翕然

尹翁歸守右扶風先迹姦邪縣縣有名籍盜賊
發輒召其縣長吏告以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無
有遺脫盜賊課爲三輔最韓延壽治潁川置正
伍長不得舍姦人盜不敢入界尹賞以三輔高
等選守長安令穿獄地方深各數丈以大石覆
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曹掾史與鄉吏亭長吏正
父老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于無市籍商販
作務而鮮衣被鎧杆持刀兵悉籍起之得數百
人分行收捕皆効以爲通行飲食羣盜見十置
一盡以次納虎穴中數日後便輿出瘞寺門桓
東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賞
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
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賞其罪詭令立功以自
贖盡力有效者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嗜
姦惡甚于凡吏王莽時樊崇兵自號赤眉莽遣
太師王匡將軍廉丹將兵十萬討之所至放縱
東方爲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赤眉尚可
太師殺我建武時郭攸爲漁陽守討戮渠帥盜

賊消散後爲潁川招懷山賊束手請降元初二
年朝歌賊甯季等攻殺長吏虞詡至官設三科
以募壯士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
服不事家業者爲下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貫
其罪使誘賊劫掠伏兵待之又潛遣貧人備作
賊衣以采緹縫其裾爲識出市里吏輒禽之咸
稱神明皇甫嵩討黃巾張角請解黨禁益出中
藏錢西園廐馬以頒軍士帝從之竟以成功孫
權遣陸遜討丹陽賊費模應時破散遂部伍東

文選行書

文選卷十二

油雲草

三郡疆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
盪除後魏時李崇爲兗州刺史州多劫盜崇命
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俄頃之
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縣是盜發無不禽
獲若隋亡于盜與秦相類秦始皇并吞六國隋
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
皆禍起于徭役不息民不聊生豈非千古炯鑒
哉唐太宗初卽位羣臣請重法以禁盜太宗晒
曰民之所以爲盜緣賦役繁重若輕徭省費選

用良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
耶故貞觀之世外戶不閉商旅露宿爲太中時
王式爲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討裘甫始至軍
食方急遽散穀賑民不置烽燧使懦卒爲候騎
卒以取勝或問其故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
濟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恐以資賊
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
士民耳使懦卒爲候騎何也彼勇卒見賊闕死
則賊至不知矣乾符時宛胸人黃巢與濮州人

文選行書

文選卷十二

油雲草

王仙芝俱取私鹽爲事攻剽州縣山東民之困
于重斂者皆歸之衆至數萬廣明元年陷東都
又自潼關入長安舉衆大呼聲振河華稱齊帝
于時南衙大臣皆出比司之門鮮迴心救世者
宋太宗時青城民作亂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
實以錢惡其誅未無厭也詔以張詠知益州計
平之比真宗咸平元年蜀亂復以詠知益州民
鼓舞相慶乃易以寬人情尉愜蓋遠方州縣得
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

三萬人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又曰民常
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故寬法而選吏責以大
網畧其小過使豪傑得展其才猷而免其懷危
內顧乃可以濟也徽宗宣和二年建德清溪民
方臘激于朱劭花石綱之擾以誅劭爲名起作
亂童貫率蕃漢兵十五萬討之卽承詔罷花石
綱吳民大悅元至正時海寇方國珍爲亂董搏
霄等討之皆大潰郝萬戶被禽脅使求招安賂
遺于高麗后特旨釋之盜賊關通官中元之時
交其行計

政豈復可問哉

弭盜冊

高皇帝取天下于羣盜之手比遂故元威靈烜
赫
文宣相承武節焱舉山君鉗子輩悉化爲負耒
耕犢之良
列聖遞執陶鈞三階朗耀弧矢星射狼豕無芒
角變色之象久矣惟正德之季劉齊擾攘燕齊
豫楚間爪牙之臣若陸完張縉彭澤輩張弛合

度屢之狼山以海風波振盪乃除自是如大秦
之討平鄖陽之開設虔州之勦撫韓項兩襄毅
王文成奏厥膚功安于覆孟若河南師尙詔廣
東張璉江西華林瑪瑤諸賊特嚙蟻之攘耳獨
今之流寇起于崇禎已巳延綏之邊丁酉歲儉
米直騰躍瞋目語難全秦皆蹂

上已逮延撫楊鶴秦撫練國事置獄謫戍士申
以前賊尚未敢出潼關一步也滋蔓垂十餘年
闢而走豫走蜀走楚走鳳滁攻城畧郡邑所向
未有抗者

上復詠諭督撫楊一鵬熊文燦等戍督撫陳奇
倫蔣允儀等豫撫之自殺卽撫之就繫者疊疊
楊嗣昌特承眷異捧尚方以出垂二年不得其
要領辛巳忽陷襄洛兩親藩死之嗣昌聞報隨
物故壬午又陷南陽戕親藩而殺總兵猛如虎
陷項城信陽三十餘州縣督臣傅宗龍又死之
此真乾坤之異變堂陞疾首痛心之時也聞宥
獄中舊督孫傳庭以原官將京營軍貳萬式遇

南行矣然所以致賊勢之披猖者百姓附之也
百姓附之者苦千歲之災歎官之征求兵之淫
掠而京軍怙中貴臣督撫亦怙中貴臣其不用
命而爲騷害又更倍于諸軍也文臣死封疆固
矣而武臣之法不盡行又不宜盡行真時事之
極蠹乎聞尚有降丁可戰而將以不可行法之
武臣則駕馭緜籠有百倍難者夫賊皆馬我兵
不能皆馬賊望屋而食食已厚賞其值隨馳去
我兵亦望屋而食食已且寢處其室焉寧逢赤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請策
三
油雲草

固我七十年封貢市賞之屬也通觀漢唐疆時
禦戎之事何如弱宋之事何如則策可立決矣
班定遠護烏孫制服單於郭子儀藉回紇收復
兩京前規具在馭裔弭盜一舉兩得事在燃眉
願

廟堂之上早計之而盡蠲中州本折之徵以收
離散之民心寬馭諸守臣轡策責効桑榆倘賊
仍入蜀則秦塞棧道楚塞夷陵卽塞武關乘蜀
之險起土司精兵肆出扼要害疏捕之庶幾可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請策
三
油雲草
叔盪平之績也

明刑誥

舜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
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
之恤哉帝簡臯陶申命之曰冠賊姦宄汝作士
五刑有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法威
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周建三典以刑邦國
詰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曰刑平邦用中
典三曰刑亂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
百官罪五百別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
用中典者也凡殺人者踣諸市墨者使守門劓
者使守關官者使守內刑者使守固完者使守
積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舂槁凡有爵者
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不爲奴周道旣衰穆王
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
劓罰之屬千黷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
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盖多于平邦
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凌夷至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誥

高 油雲草

戰國春秋之季亂獄滋豐貨賂並行秦始皇吞
併六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法
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懸石之
一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圜圉成市天下愁怨
二世師趙高嚴督責暴踰膏柱刑酷燃炭天道
張弓公子公主駢首死死骨肉相屠將吏外市
竟至敗亡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蠲削煩
苛氓民大悅已相國蕭何據秦法取其宜于
時者作律九章曹參填以無爲從民之欲內不
擾亂是以惠帝之時衣食滋殖孝文躬修玄默
減省租賦將相皆舊臣少文多質議論務從寬
厚告訐之俗易風流醇美禁網疏濶選張釋之
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于斷獄
四百有刑措之風已除肉刑景帝卽位減定笞
律當笞者笞臂毋得更人武帝外事四夷之功
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姦軌不勝招進張湯
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
法轉相比况姦吏因緣爲市廷尉都官決獄至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誥

三 油雲草

數萬宣帝自在則聞而知其若此于是遲于定
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爲廷平季秋後
請獄是矣然趙蓋韓楊之死史論稱其斷刑漢
家元氣成元之際寬詔時頒有司不能建立明
制爲一代法而徒鉤擿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
而已王莽作焚如之刑亟招天殄光武中興除
莽苛政明帝雖從嚴切而章帝納陳寵大紘急
小紘絕之喻事從寬厚和帝以陳寵爲廷尉仁
慈見矣廼謀及鄭衆誅竇憲勾盾令封侯大阿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油雲草
創柄拒狼進虎賞罰無章安順以後乳母宦官
爲政黨錮之禍火炎崑崗獨諸葛亮輔蜀之初
頗用刑亂從重之意然恩威白著西土咸服魏
晉六朝刑賞無足紀者而隋煬慘酷與秦二世
同途至唐太宗貞觀治理有文景遺風史臣載
其有一歲決死刑止二十九人者真千年一日
也惟是家法不端武氏之禍起于繼代開告密
門撰羅織經周興來俊臣之徒相矜以虐枷研
楔敲摺磨籤爪千古奇刑請君入寬酷吏之製

亦不轉漏玄宗一日殺三千李林甫以刑權受
賞殊可笑也德宗以後諸帝雖屢有月風懷遠
赦詔書乃藩鎮官官鳴張狐伏盜賊起而唐社
屋矣遑問三典五刑哉宋太祖取天下於孤兒
寡婦之手跡其功力原不足以衍三百年之祚
然壹是以仁恕寬厚爲立國規模迄宋三百年
士大夫有罪止于橫海之殺甚得古人盤水加
劍刑不上大夫之意所以雖丁式微衰敗艱難
險阻又有文天祥陸秀夫諸臣不惜九死以留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油雲草
乾坤忠義一派之傳則不殺士大夫之報也
明刑冊
夫刑法非聖人之得已也先王懼民之有爭心
也不可禁禦是故開之以誼糾之以政行之以
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
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猶求明察之官忠
信之長慈孝之師民于是可任使而不生禍亂
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主聖人取類以
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

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
作刑以明威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聖人
因天秩而作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周官有五
聽八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五聽一曰辭聽二
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八議一
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賢四曰議能五曰議
功六曰議貴七曰議勤八曰議賓三刺一曰訊
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三宥一曰弗識
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憊愚凡四上罪梏拲
而桎中罪梏桎下罪梏王之同族羣有爵者桎
以待弊孔子曰如有王者興必世而後仁善人
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古人有言滿堂而
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爲之不樂
王者之於天下猶之一堂之上也禹謨曰皋陶
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
五教期于予法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
懋哉皋陶口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
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

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
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
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是聖人制刑立法開明
天下萬世諄諄以不忍之心爲不忍之言立教
如此其詳且盡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
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五刑三辟之典皆
叔世也
明興乘故元濁穢之餘
高帝撥亂世而反之正稽古據今定爲大明律
例精詳穩確而又以
大誥訓民曰能熟大誥者減等舉古人三省八
議之意包含遍覆出之于哀矜勿喜期之于整
齊戒導而止是非國家之刑書國家之禮書也
聖子神孫守而勿失雖萬世無敝可矣乃野史
妄論胡藍之獄江海有餘波革除之時雷霆有
溢怒然此乃所司奉行之過又值運會之激豈
二聖之本心哉惟二正之季生殺之柄一盜于
豎振一盜于豎瑾衍楊并維多忠魂楚摺株求

多怨見而天啓之季復盜于豎賢亦不幸視二
正尤甚乃三豎之惡報一轍繇歷朝之公論同
符然二正之豎豎自爲之天啓之豎則士大夫
共爲之恭際我

皇上英明撫運大阿獨柄體國人之心行士師
之法絕無餘波溢怒臯陶謨虞瞿咈放舜不是
過也乃邇來中外多故戎寇搶攘人臣不能建
廓清之勲已有罪矣乃因循不已流爲冗關冗
關不已又流爲貪昏則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八

幽雲草

穆清之宵旰紆渙無期不得不刺求微密嚴操
三尺以從事文武大小臣工縻縻乎盆死鬪扉
暴陳都市緣情服讐夫復何辭乃搶攘愈甚戡
定無期而天灾沴至連年燔極流亡滿路盜賊
衛擊禍亂饑荒爲從來所未有固魏相蕭望之
所云大軍凶年氣若相召而

皇上憬然爲湯武之罪已頌繫畢刑已責貫連
舉逸納諫罷內操罷刺事若厭十餘年之精急
更爲一朝之寬大宋景公一言法星三徙彼小

國之君爾爾況以

聖天子之轉圜而不爲

上帝之昭鑒哉仰窺

皇上事事法

肅皇帝嘉靖時乎兩薄都郊所誅論文武大臣
不四五人餘杖遣削籍耳且從輔臣徐階之請
釋故將徐仁戴綸之死出而慶賊景泰時干謙
亦請釋石亨之死逐比有功則大易議獄緩死
之文真可備補座箴已卯之秋一日而三十餘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二

八一

幽雲草

員就論令先後大臣之就論比于嘉靖時不無
微溢乎臯陶曰殺之三帝曰宥之三今司寇所
論覆心蒙嚴駁大明律例金石不刊邇來多從
加等事無正律有司輒奇請它比似非

祖宗立法之意然皆向來大臣阿曲逢迎莫有
以寬大之說訥約自牖者今果在

聖明洞燭中矣夫操琴瑟者大絃急則小絃絕
庶獄庶慎古之經也位天育地萬物實與喜怒
之中相國天子一喜流慶萬邦天子一怒伏

尸千里臣下拮据特精術之填海耳草野片曠
敢以中和二字進古語云三王之世如春又曰
化國之日紆以長伏願簡靜平恕執大象運化
千陶鈞俾臣民游于

皇路蕩蕩便便中

天心未有不回而嘉禱者以關雎麟趾之意而
行周官之法度太和自在

嘉明宇宙間行且開壽域登春臺雲潤星輝河

清海晏樂一莖六穗于危機雙角共飢之臥矣

文直行書

文華十二

八二

又奚荒亂之足虞哉

治河譜

禹治河發跡壺口治梁及岐南至於華陰東至
底柱及盟津維汭至于大伾禹以爲河所從來
高水偏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灋一渠以引
其河載之高地過洛水至大陸播爲九河以入
海冀州既又于是準地之勢自北而南兗青徐
爲東偏雍高于豫豫高于青徐雍高于梁梁高于
入河揚下于荆荆下于梁梁荆之山東自揚而
入于海故東南次兗青又南次徐泗州治而河
文直行書
文華十二
息又南次于揚又西次于荆以於江淮江淮
又而洪水定先是禹治水七年父傷功未就爰
上觀于河河精受圖乃北見六子獲玉璽之書
以從事受黑書于臨洮得絲字于濁水乃駐江
山棲桐栢受策得童律狂章鴻蒙之徒制其水
怪乘龍降之命范成光郭哀御以通原開寇委
黃帝書乃登隴履探穴獲五符知治水要于是
復岳下龍門受玉簡以撥地遂周行天下主名
山川以利於民山川理脉畢究其故草木金走

蚩動蟲魚俾益疏之以爲岳瀆山海二經古人
云禹之明德遠矣微禹之功吾其魚乎亦越天
殷河數圯決至五遷都以避之不聞其有所隄
塞猶近循禹之跡故也周定王五年河南徙矜
礫失禹之故道自是諸侯各作隄防以自便利
以鄰爲壑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潰金隄于是東
郡大興卒塞之孝武元光中河決瓠子南注鉅
野通于淮泗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
壞後二十餘年武帝封禪還自臨決河湛白馬
文道行書
文選卷十二
八日 劉雲草
王瑩從官負薪下淇園之竹以爲捷卒塞瓠子
築官其上名曰宣房宣房後復圯決于館陶元
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又決東郡河
隄使者王延世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
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于是
改元河平後二歲復決平原王莽時徵能治河
者以百數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
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
水而六斗泥今諸郡皆引河灌田春夏少水河

流遲貯稍益高于平地積築垣而於水也東漢
建武時河決積久光武出勅武張汜言民不堪
命宜須平靜遂止堤潰後汴渠東侵永平間王
景修汴渠費以百億計嗣是河入千乘而德棣
之河又播爲八故水有所洩而力分偶合于禹
功故自東京訖唐河水與穀渭伊汝嘗間溢爲
敗然不至大橫決如異時而有司所以備河者
亦益工矣宋太祖時遣使案行河詔民治遙堤
以禦衝注之患自是決東平之竹村決陽武決
文道行書
文選卷十二
三 劉雲草
遼耶遣使繕治歲以爲常已河決濮陽又決陽
武詔曹翰護作皆塞太宗時河決滑州泛澶濮
曹濟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詔學士張齊賢
乘傳詣白馬津用大牢加璧以祭祭卒治已乃
塞真宗時棣州河決甯家口仁宗時決橫壠後
十餘年橫壠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於上流商湖
口而決矣已而河溢大名又決澶州溢汴黃決
鄭州又溢滄州南皮元佑初霖雨溢河北諸郡
而回河東流之議復起卒以議論不一罷

宋河決多北議者欲回欲筵政和間巨澤之防雖成遇山稍隘往往泛濫近若民夫多漂溺都水使孟昌齡父子相繼領職聚斂結權要冒爵賞至靖康雖罷出而國已南矣總之宋人無意于幽燕而區區防一河以爲鹵限烏足道哉元時河決屢告輒加隄塞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獻策乃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兵民七十萬自黃陵岡達白茅放于黃固哈只口等又自黃陵西至揚青村凡二百八十里

文獻行書

文獻十二

八六 治河

有奇興工五閱月諸埽堤成復河故道特命翰林學士歐陽玄製河平碑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冠起矣

治河冊

國家都燕仰粟于東南淮如朱鳥之味河如員官焉漢唐宋防河之害止耳今則資漕之利得其利則害自除所謂合則雙美離則兩傷者也治河之譜自禹貢歷勝國章章列諸右方以俟

夷考者且畧條國家先後因革之故可乎景泰中河決張秋徐有貞治之以爲河水過則害微則利法應節過而導微爰作堵水閘疏水渠作長堰至萬丈柵木捷竹裹石摯之以鐵日合土木火命以平水性也載在功宗矣弘治中河決原武侍郎白昂治之疏鑿股引有方河入淮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已復決張秋奪汶入海劉大夏治之役夫十二萬先治上流濬賈魯舊河而後于張秋築臺立表負薪沉壁費檣

文獻行書

文獻十二

八七 治河

宜房功成瓠子嘉靖間決魚臺谷亭十三年廟道口復淤河隄使者役丁夫十四萬濬之四閱月始成而河忽驟趙皮寨向毫渦谷亭之流遂絕秋冬間忽復決夏邑經蕭縣入徐下二洪其趙皮決俄塞四十五年塞龐家屯全河北徙不可漕于是都御史朱衡以工部尚書屬治河衡素善畫因河所欲注處開之合決河深川之文而增卑培薄事西堤以固魚沛竟新河就暨西堤亦成泲河之議起于翁大立朱衡而成于李

化龍萬曆初河決崔鎮奪淮入海流沙淤壅如梯關入海之路大梗淮揚悉爲巨浸議者洵洵主濬海口以通之留諸決口毋塞借勢開支河以殺汙漫似也都御史潘季馴獨謂海口潮汐之所從出入沙隨撥隨淤如畫脂何可濬水岐分之則力益弱安能刮除成空導河卽所以濬海強水乃可以刷沙于是建五壩于淮築縷隄于黃又築遙隄于縷隄之外倘其遇異常之汎縷隄不支至遙堤而極此亦善畫也雖厚費可

文卷十二

文卷十二

八

油雲草

以經遠矣萬曆中決魚臺決濟寧決巨野決邳州決泗州祖陵松栢半稿于水時議者力主分黃乃黃不之所分之路而之黃壩口數十萬金錢靡矣徐邳之流幾斷後挑朱旺口靡不訾而河始復之徐邳李化龍一意鑄廣洳河從邳州入口用以避徐洪邇復縣宿遷入駱馬湖則借爲漕者僅桃源清河二百里耳豈不亦徑哉及天時不可度思人官莫必其命崇禎壬申以後大浸甲寅以後黃復分衝宿遷之味總河臣屢

述置獄矣庚辰以後又苦汙臨濟一綫衣帶水蹇澁邗溝在淮揚者往晝夜舳舳如駛今且涸竟可履綦行黃河南北畚鍤之役如雲乃漕不如期盜復爲梗何以充太倉三九年之積哉愚以爲治黃之法莫善于因河所欲注而鑄廣之而股引之故道不必膠新道毋輕鑿也脩河之力以強水刮沙亦理之不可易者旱溢之數與朝廷政治相關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沉氣火無災燁神無間行民無淫心師大禹之智度之于軌儀上帝嘉嚮海內承福是在君相之制量調燮哉

文卷十二

文卷十二

八

油雲草

文直行書 又選卷之十三

明官保尚書禮部尚書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朱貢公傳

夫學者考信六藝豈特羔雉先資哉尊學尊聞
務汎精覃思躬自學以督于家塾教于州閭發
聞于天下卓然爲仲尼素功之臣而繩繩秩秩
世有專已奉業樹績當時之人國家實嘉賴于
無窮不必其身之尊高貴遂也吾邑如朱貢公
文直行書 卷之十三
者可傳焉公諱大齡字伯開別號岱宗居進賢
雪里雪里之朱比屋絃誦無鄙嘯者公會大父
爲太叅雲坡先生以進士起父調槐公以鄉舉
司理淮揚遂世世受詩用經術顯矣有良子二
子強子美俱弱冠薦賢書子美業成進士官大
行兄弟俱好古博見彊志而才乃標俊朗徹穎
秀清郁雖年少初官然其知友皆大父父行天
下有名之士也實余三世雅游向者祝萬太君
觴詞頗詳其曲折不具贅惟公與予同游鄉校

素耳公臨文無少讓筆上下落紙如蜚每試輒
得軍鋒萬曆庚子同歲試于鄞縣王太蒙宗師
案次並高第各持解部卷候試所爲竟日談見
公眉目清揚面如傅粉脣如激丹資明開迪茂
識冲度論議必依名節聽者皆竦心甚儀之至
讀其文風華初引則繁蕞之鮮朝日綺縠璀璨
則景風靈雨湊湊而集警異新拔不爲襲迷附
離人愈不得其所嚮居平一義纔竟遂已爭傳
里中劉少宰幼安湯祠部義仍賞借不置口暨
文直行書 卷之十三
邑令君黃公貞父郡太守盧公貞常督學使駱
公台晉並雅負人鑒多以公爲選首而同邑一
時壇坫名流若今閣學宗伯中丞憲副皆公頡
頏嗣邑令君錢公元冲郡太守汪公斗崙更引
重逾前壬子闈中危得雋以一二語見乙而公
自是杜榘篝燈發古文十篋兼綜竹書旁羅汲
冢嚆咏其膏華臨制其要領教授里中生徒日
進游道益廣而子強子美嶽嶽擅文名倘所謂
庭訓非耶若夫奉司理公暨范太孺人色養日

蘇夢臨財廉與士信視弟姪友愛析產讓多于季見二子鳴而猶以其年少早貴有歆盈之懼諄諄持正考父鼎銘之誠若曰其溫良嗟退不以行能先人吾本以清素立門戶汝曹無汚傷之則公之內行修而善言立誠未可更僕數也既稟鄉校垂四十年格滿貢春官庚午猶磨于北雍不就官而歸明年子美成進士官大行課讀無異疇昔宿以攻苦抱文園病值季子殤復哭之哀病益劇以癸酉十月考終子強日侍嘗

文直行書

文卷十三

三

油雲傳

藥適子美使旋得視哈不日且有 天家璽書之褒贈嗚呼何憾哉因志公素作貢公傳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不同之朱氏從上世貴矣至公身而文命乃益昌能文則得天地公精潔惠和以承之令聞嘉譽以聲之是以枝葉扶疎旣能自壽矣豈必自享哉史有之古之逸民皆未嘗仕而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余于朱公亦云

劉清惠公傳

劉清惠公者名麟字元瑞饒州安仁人先世以軍功起家自大父璽調金陵廣洋衛千夫長因家焉公年十九登南京兆百三十五人榜弘治丙辰成進士觀政虞部時外戚張氏貴幸頗驕橫不法言官交章擊之忤上意悉下詔獄臺諫一空而以中書等官視其象蓋時事之一變也公憤然告同籍曰外戚之禍人國漸何可長今日錮言官倘它日有五侯並拜之事又阿誰言之我輩置身名於何地耶遂首與歸安陸公玉崖抗疏白諸言事者無罪奏上獄尋解公直聲動天下矣會公有母喪不授官讀禮三年歸葬安仁以先人丘墓俱在安仁故也服除授比部主事進員外郎錄畿內囚公執法而折其中奏論疑獄免死者百三十有七人蘇城旦橐街以下萬六千有奇于時逆閹劉瑾擅國銓法大壞選人瑾爲政媚瑾賂爲政公以是數年不得調有告公者公曰比部郎官不薄卽薄其官柰何事刀鋸餘耶而瑾未嘗不知公因遷公守紹興度公必謝謝必執謁者禮如衆將納款于公收公人望也公耻之旣陞辭卽捧檄行而瑾于是卿公矣公至郡凡五十日境內大治瑾因檄涇比部時事橈公職且謀利劍刺公公去郡時郡人合千

文直行書

文卷十三

四

蘇夢臨

金爲贖公謝曰勞苦諸君吾耻治不逮前劉敢蒙一錢
惠耶郡人爰肖公像爲小劉祠以漢太守劉寵爲大劉
云公避瑾浮湛白下益貧甚至筆耕糊口而白下諸貴
人無知者時陸公爲南御史一日偶經公所從者譏訶
喧闐惡童子讀書聲輒不輟怒而鉗其傳則公也陸公
愕然下馬曰劉侯一寒如此哉廼握手語移時而別時
長興里人具子琬者布衣俠也世號甘泉先生輕財數
萬好客自喜因陸公言遂迎匿公止公於弁山之南坦
約爲婚姻公自此寓長興矣會陸公亦以言事罷官歸
浙觀察宜春龍公關中隱士孫太初並來寓湖中公于
吳招結爲社時人稱五隱焉未幾瑾敗以公論起公守
西安旋以繼母計歸後起陝西叅知屬關內鹵數大入
朝遣貴臣督餉將議加賦諸司莫敢持異公曰不可靖
邊本以爲民厚歛之民以事敵禍將甚於敵者貴臣作
色曰有軍興法此叅政他日之憂也公領之不爲動而
秦人卒倚公得不加賦公亦覈侵漁括逋負轉餉不乏
貴臣卒不能以軍興法難公喻年遷滇中廉察尋謝病
尋起趣馬公子身邸舍朝罷輒焚香兀坐首揆楊石齋
公一日過公門見雙藤倚戶斗室蕭然爲左右曰劉卿
也款賞之遣使者屬意於公而公若罔聞也尋擢右

御史中丞撫滇定公力引疾章三四上始得請時論曰
益歸公再起廷尉歷少司寇陟大司空值南北郊遺
宮廢諸大役一時連興先是諸曹郎筦鑰自擅累以賊
敗公至部任事不設嫌咨白主爵者歷選廉幹敦敏之
士主四司出入議別創一帑以臺臣一員主進帑名節
慎工部之有節慎庫自此始諸曹郎嗣是人人以清白
奮矣部每歲內府二十四監局諸上供料價非時題派
輒清會典不受主者覆覈公考信前章議罷議減不輒
徇又財擇其泰者條上十二事報可一時中人無不側
目于公會上遣近璫督三吳織造公以爲此非常供請
停便忤旨勒致仕尋以顯陵之役追論落職皆中人不得
志於公者之所爲也公因懸車里門謳詠吟嘯筆墨
自娛非慶吊不至城郭或扁舟往來若雪間被褐紆布
見者不知左辟門無雜賓間與文儒騷士彈琴歌先王
風酒行無侑則取所儲名家翰墨欣賞而公之書法亦
酷肖二王晚歲好樓居營構無力因索友文衡山爲繪
一圖懸置壁間終日卧對命曰神樓山居日久澄神內
照妙契玄理嘗自謂造物者當別有處分八十餘遠步
江右省墓矍鑠如平生忽一日命大書曾子浴乎沂一
章粘於寢所人莫測其所以嗒焉而逝一語無它及臺

使者以境內大臣聞天子如故事事下宗伯謚曰清惠
年八十有八祠鄉賢今有專祠邑令熊子明遇建祠之
清直名臣額與祠田若干畝學使者陳公大敘建

贊曰方

武宗時天下士灼于逆璫之威骸翕焉波靡矣公進退
卓然一無所貶直以身爲百代士氣立幟如諸父老第
誦說公之清白豈足以盡公哉語有之歲寒然後知松
栢之後彫浚世而名榮非以公脩身潔行之至耶公之
祠當與吳季子嚴先生之風爭列矣

文直行書

文卷十三

此萬曆癸卯作也後于崇禎辛未
文直居本兵後爲後其裔孫之世職

三宗家傳

三宗家者皆晉熊居北山之嫡派也北山徙自
開公有四子以長子元盛公留居竹林次元昌
公三元政公四元榮公各卜宅於北山之俞上
港頭姚塘數傳而元政公支先起則有若虞亭
公者再數傳而元昌公支繼起則有若退菴公
者再數傳而元昌公支世起則有若北潭公者
北潭公與明遇同祖元昌公第室連子姓衍世
次近人人能名之虞亭公則遠矣而其風徽奕
奕學士大夫猶多稱伯璣先生者南昌郡志言
序卽其文也惟退菴公惇廉明卓之品縣志極
贊之因其子孫微居在塘東吾族亦微視之退
菴公隨祖贅婿焦埠者居吾族竟忘其爲北山
人因並表而出之作三宗家傳

虞亭公諱劍字伯璣別號虞亭高祖純公有文
學仕宋爲提學官當時辛先生稼軒極爲引重
父元誠公篤信雙峰饒氏之學從幼趨庭穎異
脫露比長從父命於廬陵王先生克耘受書陳

先生植受春秋蕭先生爨受詩元至正甲申遂以春秋領鄉薦為崇仁學官釋奠之日虞文靖躬詣酌酒與諸儒賀曰師道有人矣以此樹聲滿考復為進賢學官因亂起講席榛莽適徐壽輝騷江西公與里人樊明仲倡義兵立壁保比山時江西省受圍五十四日外援絕公出奇兵與戰賊稍却因遣力人持蠟書踰城城中乃并力出擊圍遂解守臣嘉其功承制署南昌主簿自是水陸軍兵守禦凡七寒暑以積勞授將士即臨江路知事已陞登仕郎守臣以聞承制加帥街俾建院如開府儀得專辟召典兵至今人猶稱其里曰院前也已陞提學官而陳友諒陷省城守臣跳公以策干大帥火爾亦不能用友諒亦欲陰致之公遂遜山澤中既而我明開關寓縣亦隱不出日與門人樊葉楊子時黃宗載樊鑑樊炯舒墳會孝思劉全節等論道講書四方負笈景從諸門人後皆高第黃宗載官至南京吏部尚書洪武初守臣累辟不出薦牘交

公車至
高皇帝遣行人鍾呂造廬召之始赴京陛見承面命經筵侍講較書史館又奉命校士楚中會書成賜宴甚渥時年逾七十矣力請老歸初丞相意憐真班將兵恢復江東西愚民誑誤連染死者甚眾公密為招諭復業多所全活斬黃富民數百艘避兵泊北山里中豪子弟疑為亂將募取之公偵知非亂者力白於眾事遂寢當捨攘之際民不得耕桑歲饑人相食公力請於省守臣發米麥振捄公嘗自誦曰吾平生無過人者世亂造千人生命年饑起萬家炊火如斯而已矣胡怡菴先生儼誌曰儼嘗與公論學及敬齋箴公曰其要在動靜無違表裏交正此二句反覆推論其關鍵迺雙峰饒氏得之於果齋李氏李氏則迦紫陽以按漁洛之傳者公益登虞文靖之門有得於戰戰兢兢臨淵履冰之指守曾子終身之敬故其綱領旨趣非末學可窺云所著有學庸私錄論孟類編春秋啓鑰杜甫詩

註五經纂要及虞亨文集若干卷登年八十有三
三塋校渚龍馬洲先人墓側今有後住揚坊

退菴公諱鍊字學淵別號退菴始祖開公生元
榮公元榮公生太九公太九公生美俊公美俊
公生世福公世福公生逸山公逸山公生仁甫
公仁甫公生伯剛公伯剛公生東昇公東昇公
子四公其季也生洪武戊寅早失怙恃隨兄貿
遷江湖間既而自嘆曰男子不能樹立功名適
與負販競尺寸贏豈夫也哉因刻意何學忘寒

文真行書

文卷十三

十一

會典

暑晝夜二十三歲始補博士員宣德己酉以詩
經領江西鄉薦十二名有司錄其雅蕪登弟君
子四方爲綱一篇以獻明年庚戌春中行在禮
部會試陳詔榜五十三名廷試登林震榜十三
名進士踰年除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正統戊
午考滿尋以病乞歸辛酉起工部都水司尋改
大理寺左寺正時朝廷注意學校特置憲臣
提督專承 璽書廷臣選於衆首推公爲浙江
按察司僉事至則嚴條約章以考弟忠

信禮義廉恥爲勸懲學官之路靡然嚮風矣第

學者資質爲九等薰陶涵育深得孔門循循善
誘之意其於考較請寄一無所聽即權要不避
防範峻飭僥倖盡杜視文之高下爲等如程銖
兩於權計尺寸於度無爽者兩浙賢才彬彬樂
有教育六年如一日也且識鑑如神商文懿輟
一見其文亟稱爲狀元才楊詹事維新之發解
榜未放藩臬諸公預扣公曰解元當誰屬公應
聲曰無踰楊守陳者尚書閔公圭廣東左布政
司陳公選江西左布政司徐公懷皆受知最深
會提學官以例罷改湖廣按察司僉事景泰丙
子陞廣東布政司叅議天順庚辰廷議公勞望
久著度次陞廣西布政使成化初以牧伯入賀
請老蒙 恩給道里費命有司時與存問復其
家旣而蒙 恩詔進階奉政大夫正治卿歲給
廩米五石公則用市酒肴召里中高年共享以
耶 君賜角巾布衣與田父伍足跡不入官府
而民間利病苟有知亦削牘達當事不以爲嫌

文真行書

文卷十三

十二

會典

蓋天性負氣節饒才力加以審謹惇篤不以氣攝人人皆信之至其慷慨專已不偷官而外交又非庸人所敢望如昔在大理平反無累數百有僧誣服妖言法當死衆以獄成莫敢辨公獨曰一僧不足恤但明知其冤而死之如職掌何竟脫之都水工曹治河充以西疏淪有方自山東達京師數千里漕轉通行無所累按察湖廣行部首黜墨吏潔惡民望風奔出境會有征苗之役公晝夜撫循居齋行送若不知有兵者其

文貞行書

文卷三

十三

會應草

參議廣東隴水水頭諸峒叛公斥司府羨錕助興又中貴採珠廉州彈壓處置得宜人稱便布政廣西痛念地方久困兵革將弁偃蹇不盡力手條口畫於巡撫都御史葉公盛桓桓持法無所貸蠻獠率服總以持廉如水操裁得衷故所至懷畏而天性介澹急流勇退居鄉恂謹樸實有古人風卒於成化甲午登年七十有七易簣之日垂橐無長物越五年戊戌附塋于祖妣楊墓之左子姓貧即三尺之碑未樹也會閣公珪

撫江西合陳公選徐公懷門牆氣誼礪貞珉置墓道前而請張東白先生元禎爲之表子姓徵昨求其後得可大可久者尚穉并得讀其誥勅

三

北潭公諱汝達字德明別號北潭封公古疾先生爲宗人祭酒亮烈公直宗事無大小皆取其決正家素貧先王父輩延之爲塾師公與之偕藿粥力學又甚聰明爲文爾雅清逸書法復遒勁余家西序之樓尚多公筆蹟焉年二十五舉

文貞行書

文卷三

十四

會應草

嘉靖癸卯鄉試第七名明年甲辰成進士策名二甲除刑部山東司主事官署既冷公又冥取予嚙嚙薄祿支職顧不給猶然藿粥如力學時所隨奴子不任苦俱跳歸出爲漕運理刑軍民憚其氣歷員外郎輕重得刑之衷司寇倚以聽戊午擢守泉州已未倭奴躡海上郡國泉其當路逼郡治焚掠公扞禦不遺餘力別築南城以居避倭者民無流徙晝夜介甲荷築甬登陴嬰城每出必與家人訣矢以死守吏士感憤相拒

月餘興化告陷泉獨按堵泉人德之去後創特
祠尸祝祠額有山高水長海天保障皆故刑部
尚書黃奎峰公光昇諸鉅公之筆焉陞四川按
察司副使歷雲南叅政按察使廣東左右布政
使拾級而躋且於中原爲鄙遠不求度次遷于
時分宜相當事又賢者固不求其近也大都爲
治尚嚴明待人峭直少容蓄吏言其操裁猶齟
舌也然居已高潔勑正人亦不得伺其罅不但
與傲睨縱誕者遠卽瞻智權請俱一毫不見其
名迹所至治理流聞聲名不以驟起故歲計有
餘也隆慶三年遷右副都御史撫廣四年命以
原官撫浙五年遷南京刑部右侍郎尋改南京
兵部尋改工部右侍郎三歲五遷意當時新鄭
相兼閣部留心人才故公度次屢蒙簡任如此
萬曆改元監昭陵告成兼報滿太宰上其最一
月內官蔭長男士威恩蔭次男士弼祖養晦祖
妣呂氏俱以侍郎溲人贈之塔尚右堂以侍郎
封妣萬氏以淑人贈隨方請歸養報可士大夫

酌酒祖之青門之外無不榮其際遇而嘉其
流人望甚歸明年昭陵寶頂微塋勑開往凡監
督工程內官操其盈縮將作郎匠共爲高下其
手堂上官責其大指而已時內官周宣陶金者
行萬金于巨壻馮保營是役就中取償故事也
公果於操裁贏若干金還水衡而兩官趣敦
事官速竣冬寒不輟工築者復不愼置冰及春
土膏脉動水渙氣疏豈得無墜閣暨鄉受操裁
者盡歸過於公欲震怒兩宮江陵相票擬奪
官而無中駁者固還金有案尤忠信之夙孚也
待養封公三載年已六十猶然如石建之事石
奮察言色有它卽長跪請罪不命之起不敢迎
壬午秋詔求老成廷推以原官起改刑部左侍
郎尋改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從田間繇浙河
行餽遺一無所受時鄒忠介元標以進士言事
謫戍召還京買一小舟隨公官舫行親見公取
子之嚴後三十餘年在長安爲左都御史時明
遇爲太僕相與語如此公履南臺汪甫決旬而

追論陵工之白東豐至矣蓋公鄉居時令進賢者爲王君亮不樂公之簡抗故族其同垣徐三畏輩連疏相攻不斥公不已也歸田二年以萬曆乙酉卒年六十有七祠郡邑鄉賢一弟兩子以封公遺命析事產而三分之里居日手一編杜門不至城郭所著有讀書劄記知警錄穀堂或問弋蟲集觀物稿諸子說史說詩說集說行於世

文直行書

卷十三

十二

會應草

司馬氏口三公者官皆不薄行跡俱卓牢可觀聘君當草昧鼎革之間質有其文武跡尤奇而胡公儼所爲誌盛稱其埋學風教於塾史所書官拜奎章學士直文淵閣者則闕焉但云校書史館書成賜宴甚厚蓋塾史重貴不知有貴於貴者也且春秋之義內中國當我入明肇光日月翹車之使自天而降夫豈得效新莽時清介之士推印綬不食而死哉觀公應聘不久遂請老豈亦有深心耶方伯公清端古質世之完人而新立督學之始兩浙爲首藩廷議合詞推高

則必有大過人者官六年罷設而仍以僉憲以他省則不能趣時之左驗矣異日度次擢方伯豈非定論乎都御史公爲郎比部循序而列正卿時貴不可得而親疎用清方自立人情在喜忌之間四十年宦吏甚番余所親見歿後三十年而猶有鄒忠介言其不受饋遺得之目擊可見集義之學鬼神司之此抑之詩自警必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也三公皆北山人開公苗裔以余視之則宗衮謹質語其行業如此俾君子得以覽觀焉

文直行書

卷十三

十一

會應草

島民

逸史氏曰昔先王福里天下四奧既居九州攸同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于時舟車鹽鐵之利灌輸中原以裔土視江淮之南會稽句章豫章餘于閩越甌駝直比之于身熱頭痛懸度之厄不相通焉漢武雄才開滄海置朱片表河曲艾朝鮮於戲盛矣然遷固亦止傳西域傳西南裔海中諸島自竄于魚龍風波之間猶渺焉不聞也然天地之氣有所必開今江淮之南聲教軼中原而大化神明鴻恩溥洽執其球者出國島人慕漢物之饒絲楮之利舟航接至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家範

天子哀閩蠻夷稍通使物歸焉之今毋大攻深得春秋內外之義而奸閩之民橫行海上乃閩中四鄰尤甚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其端亦既已開矣如東番本甌脫奸閩盜賊歸之若流水是豈真欲辟土任貢哉漳泉之人說言宋如衢戶視日本如鄉里即佛郎紅毛番亦有譯通爲市者異日懼幹山海之奇依阻甌脫而東南始作多事豈必待豪傑興耶雖然此非余漢以前之治而後稍亂也天地開之也又稱習卿以山東遷虜賈繼結民當時古之人有行之者矣余治兵閩中見盜賊滿山海即漁於中即不爲盜而便爲

寇陸道行人亦持弓刀不軌逐利之徒率怙大氣力爲奧主因盱衡于氣數開塞之機而嗟海水之爲大利大害也作島人傳其海外雜國安南大食大泥曩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霜雨朝貢不相寇盜賊殺於沿海郡國無風魚之患者不具論

佛郎機

佛郎機居海島中與爪哇國直初名喃勃利國後更今名爪哇在真臘之南自占城駛舟二十日夜可達計佛郎機與爪哇真臘隔置海中道里大約相同又聞爪哇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二

錄事

佛郎機俱嗜食人善用銃大可摧木石細能擊雀前代不通中國史無載我

朝正德十四年佛郎機大酋弒其主遣必加丹末三十餘人入貢乞封有火者亞三本中國人性黯慧亡命彼國久至南京時

武宗南巡亞三因江彬謁

上喜而留之隨至北京見典屬國長揖不拜詐稱滿刺加國使人朝見欲位諸番上主事梁燾訊得其詐狀咎之頗不熱服其船番有徒維廣州灣口求市布政吳廷舉聞于朝議以爲非故事格不行遂退泊東莞南蓋屋

樹柵而居恃火銃以自固復陰出買食小兒廣之惡少年競掠小兒超之一兒售金錢厚倍所食無筭居二三年不去亞三在京師與回回寫亦虎仙俱怙江彬勢行誅亂

武宗晏駕

皇太后懿旨誅彬並亞三虎仙盡誅論適又滿刺加訴佛郎機奪國仇殺于是御史言佛郎機大酋諱亂弑主其貢使掠食小兒慘虐上道當誅所與蓋屋工匠及關出財物者以私通外商坐

詔悉如御史言命撫按檄備倭官軍斥餘黨彼猶據險

來直符書

卷十三

二

錄聖機

逆戰以銃擊敗我軍海道汪鉉募善泅者鑿其舟遂悉禽之仍詔絕佛郎機進貢并遏各國海商市舶由是番舶趨閩之漳州廣東大匱嘉靖中從都御史林富之請除其禁番舶復至初鉉之攻佛郎機也苦無如彼銃何適白沙巡檢何儒闢知彼中有廣人楊三戴明者亡命其國久盡諳鑄銃製藥之法遂陰部勒我人往伴以賣酒米爲名漸與楊三戴明通諭之向化設重餌楊等悅定約夜遁歸鉉卽令如式鑄造用以取捷因奏頒其式于各邊造以禦戎卽以其國名各佛郎機云後佛郎機雖絕貢往往附他番舶至廣買廣人能識之今香山灣

夷皆海外人長子孫西南民航海大舶率倚爲停王而擅幹山海之貨歲入金百數十萬廣川以饒所需我僉絲爲上寃次之麝次之墨次之而歐邏巴入觀光中國者絕海九萬里亦附其船以至其人深目而多須髯畫華旁行以爲書記精於天官能華語嘗與余言天竺大夏以西皆仰給中國之絲寃則華風之所被者遠矣

呂宋

呂宋者海中之小島也一曰佛郎機之屬國其去倭奴遠至中國稍近而以小故不通貢獻歷代無可考自增設海澄縣于是海舶由月港出洋始有至其島者矣攷

來直符書

卷十三

二

錄聖機

我朝永樂三年其國遣臣隔察老入朝貢方物後遂無聞焉其島之平行可居處延袤百十餘里廣不數十里廬舍櫛比生齒蕃地土腴出黃金闢廣之百工技藝咸往趨之受雇作業與其上著維而中國之商賈者操大舶日夜裝我之綺繒絲絮陶器餽糖諸食貨往市視呂宋幾如歸焉官予之符引權其贏以輸軍興者歲四萬蓋其島居琉球日本之南爲海舶要會其人復黠慧遂爲各番互市牙僉商舶競主焉闕中輟藉言充餉市利歷冬其羈旅爲家者不啻萬數所以呂宋有大明之街萬曆三十年奸民張嶷倡金穴之說疏請至彼採金至

勤

朝廷遣官勘視彼林以爲我將畧地遂審告佛很俄國
王必藏我人而後快因厚直買我羈旅者佩刀買且盡
卽一夜屠殺我商民數萬無生還者我亦以爲萬里之
外殺者多奸闌不復發兵興擊閉海道莫通一二年隔
絕器物諸夷失互市彼如黑子着面不能操奇贏輒大
困而閩人不得奸闌出財物亦遂告訕今稍稍復通互
市如故前事浸沒不錄矣區區小島不啻邪莠之賦大
都海中民仰給機利之場非亂我者也

紅毛番

文獻卷十三

一

二

三

大西洋之番其種有紅毛者志載不經見或云羅解別
部赤眉之種或云唐貞觀中所爲赤髮綠睛之種或又
云卽倭屬島外所稱毛人國也俱無定考譯以爲和蘭
國者近是負西海而居地方數千里與佛很機乾絲蠟
並大而各自王長不相臣屬俗尚嗜好食飲相類去中
國水道最遠地無他產產白金國中用白金鑄錢輕重
大小有差錢如其王面史云安息以銀爲錢如其王面
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漢書云安息錢文徇爲王面慕
爲夫人面又稱罽賓市列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慕爲
人面烏戈地暑熱莽平其錢獨文爲人頭慕爲騎馬安

息罽賓烏戈皆徼西域是豈其種落耶或近國也其國

人富少耕種善買賣中國繒絮財物往往裝銀錢大船
中多者數百萬浮海外之旁屬國市漢繒絮財物以歸
先是呂宋爲中國人市場然呂宋第佛很機旁小島土
著貧無可通中國市者其出銀錢市漢物大抵皆佛很
機之屬而和蘭國歲至焉於是紅毛島夷始稍稍與中
國通矣中國人利其銀錢所贏得過當輒偵其船之至
不至酤一歲息之高下有逗冬以待者近呂宋殺中國
買人不盡死者臣僕之自是漢財物少至和蘭居佛很
機國外取道其國經年始至呂宋至則無所得買譯者
給之曰漳泉可買也先漳民潘秀賈大泥國與和蘭酋
羣麻郎賈相善陰與謀援東粵市佛郎機故事請開市
閩海上秀持其國之文至不得請是秋舶果從西南來
趨彭湖島紅毛番之入閩中窺自此始時萬曆甲辰之
七月也人長身紅髮深目藍睛高鼻赤足居常帶劍劍
善者直百餘金跳舟上如蜚登岸則不能疾船長二十
丈高三之一甲底木厚二尺有咫外鑲金鋼之四桅桅
三接以布爲帆掩上建大斗斗可容四五十人繫繩若
附上下其門或瞭遠或逢敵擲鏢石舟前用大木作照
水後用舵水工有黑鬼者最善沒沒可行數里左右兩

檣兵銃甚設銃大十數圍皆銅鑄中具鐵彈丸重數斤船遇之立碎他器械精利稱是既次澎湖譯者林玉以互市請而漳泉奸民又從而餌之事聞兩臺以玉生事招外夷繫獄中且頒言誅秀下監司郡國議議曰澎湖漳泉卧榻之邊市一開必且勾外商逼處此土其害有不可言者斥之便不則剿之於是檄浯嶼巡將沈有容往有容曰彼來求市非爲寇也勦之無名廼請出譯者林玉與俱至則麻郎望見玉來大喜過望有容爲之陳說漢法嚴無敢紆闊者於是率部落兒冠叩首揚帆望西海而去

東番

東番者居海島中載籍無所考信其俗土著無大君長於中國不絕遠從泉州泛海更澎湖中二日夜可達其地起烟港加老灣歷大員荒港徇與雙溪加哩林沙巴里斷續凡千里而山之雞籠淡水最名議者欲置戍其間與海中諸夷市章有上公車者水之北港最名群盜所依阻也然居山極深味濱海頗有甌脫可耕群盜伴言開墾歲助餉金若干實欲扼商賈之味與海中諸民市跡見有端而泉之勢家奸民亦有瓜分比港課漁者矣甚哉海水之爲利害也不以論論其番之俗俗聚族

爲社或千人或五六百人視子女多者爲雄長好勇喜鬪晝夜學走足跣躡肉倍厚能屢棘走走如蜚終日不喘喙度可數百里與隣社卻則期而戰戰疾力相殺傷戰已卽醉然往來如初無纖芥睚眦者以戰時所斬首懸於戶其戶骷髏疊疊者稱壯士其兵鏢鎗鏢本用五尺竹而末銳傳以精鐵出入不醉手觸鹿鹿斃觸虎虎虎豹斃地宜鹿儼儼俟俟居常禁私捕冬鹿群出則約社中人卽之鏢發如雨獲若丘陵皮角筋骨如山而中國人以故衣粗磁質其皮角與其餘肉閩中郡亦無不厭若鹿者矣地多陽其人疏理能暑冬夏皆裸婦人結草裳蔽下無揖讓拜跪之禮無曆日文字計月圓爲一月十月爲一年久則忘之故率不紀歲算易結繩以志無水田治畝種禾耕以山花爲候禾熟拔其穗粒米微長採苦草雜釀酒亦有佳者其讌會則置大瓊地上環坐以竹筒爲飲器無他有羞樂則跳舞口鳴鳴若歌曲男子斷髮留數寸垂女子則否男子穿耳女子年十五斷其唇畔之二齒爲飾娶則視女子可室者遣人遺瑪瑙或珠女子不受則已受則夜造其家不呼門吹口杲挑之女聞納宿未明徑去不見女父母自是來去俱以宵歲月不改迨產十女婦始往婿家迎婿婿始見女父

母遂家其家養女父母終身其父母不得子也故生女
喜倍男爲女可繼嗣男不足著代俗貴女子女子所言
丈夫乃決正女子操作勞苦常倍于丈夫妻喪復娶夫
喪不復嫁號爲地死地多竹个大數拱竿長十丈所以
構屋次用茅修廣數雉族又共屋一區稍大若公廨少
壯未娶者曹居之誼事必於公廨調發便易也家有死
者擊鼓哭置尸地上煇以烈火令乾露置屋中不構屋
壞重建坎屋基畝而埋之不封屋復壓其上大都埋尸
以建屋爲候然竹極茅茨多不更十餘稔人死率亦歸
土不祭心耕時不言不殺男女耕作山野然如也道路
以目長者過不問答卽卑人侮之不怒不熟始發口謂
不如是則天和弗福將降凶歎不獲有年也盜賊之禁
嚴有則輒戮於社故少寇志安樂門不夜閉露積不拾
器有床無几案席地坐穀有大小菽胡麻薺芒薏苡食
之已瘴厲無麥蔬有葱薑番薯踴東有柳毛柿佛手
柑甘樨畜有貓狗豕鹿鹿最多無馬驢牛羊鳥有雉鴉
鳩雀無鷄鷩鴛鴦嗜鹿其其腸中新咽草如餌不食雞雉
見華人食雞雉輒嘔居海島中酷畏海捕魚溪澗故老
死不與他夷相往來末樂初鄭監航海論諸夷東番獨
遠窺不聽約束于是索貽一銅鈴繫其頸蓋曰狗也至

今猶傳爲寶始皆居瀕海瘴疠未遑倭奴攻剽避居
深山倭精用鳥銃番第特鏢故弗格居山後始通中國
今則日盛漳泉之惠民充龍烈與諸海往往譯其言語
與市以瑪瑙磁器布鹽銅鑿珥之類易其鹿皮角間
遺之故衣喜藏之或見華人再衣旋復解脫去得布亦
藏之不冠不履裸以出入自以爲簡云熊子曰以余
所聞於東番異其猶有泰庭葛天氏之遺乎然聖閭
中郡甚近不似倭奴流求絕遠何執載籍之不經見也
利之所在民忘其死以彼地近中國而當海外諸島之
徑他日必有奸人自櫛如尉佗之在南越者吾甚憂之
也

琉球

琉球者通典稱爲流求居大島中當建安郡東浮海更
彭湖最徑七日可達土多山洞重山黃金硨磲馬宜
桑麻無賦歛人佚樂見載志者其王姓歡斯名渴刺甕
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漢晉以前俱不通中國隋大業
中令羽騎尉朱寬入海訪求殊俗始至其境言語朱離
雕結蠻夷服不能譯掠一人以返復遣武賁郎將陳稜
率兵蹈海鹵其男女五百人因令窺中國廣大然去我
遠而海之鹽水中收敗日唐迄宋俱不能臣使也元遣

使招之不至

國朝洪武初其國捕獬爲三王中山王山南王山北王並遣使朝貢後中山王吞并二山自來朝闕下詔許王子陪臣子來遊太學令得觀孔子禮器永樂至今凡新王嗣國必介海上吏謁請于典屬國曰鄙遠蠻夷欲妄竊王號聊以自榮敢不以聞于天王哉

天子閱其絕遠國初先至爲蠻人望必

御書加璽遣給事中一人持節行人貳之從福建造船

治裝多齎糧兵弩甚設三年乃成行諸所需檣帆艮材不常有槎道鑿空盛靡敝財力從官以下多有漢物與

文直行書

卷十三

二十九

御書

市使者亦瞿瞿于蛟龍之宮初亦有擁轡車以行者甚不樂往其國之元舅若大夫充使臣返者皆褒衣博帶乘傳擁輿耀闕越間齎送驛驢萬曆中廷臣議曰區區絕島不宜輕易策遣近臣勞苦吏士萬里之外請自是以後

朝典頒海上郡國今彼使比嚮稽首裝而還中外翕然稱便無何爲倭奴所轄執其王以去尋醜之長琉球如故其間歲以貢爲名艤舶海喙求入京朝者大都以財物役不且爲倭奴耳目屢議卻之其風俗男子結髻于首之右有職者簪金簪一漢人之裔則結髻于首中用

色布纏無貴賤悉攝尊履入室宇則跣惟覲天使乃加冠其服納履婦人以墨點手爲花草鳥獸文頭足反無飾如童子之角總于後其貴族婦女出入戴若笠騎馬從女奴三四其君臣上下亦有等惟王親尊而不與政次法司官次察度官以司刑名次朔霸港官司錢穀次耳目之官司訪問此皆土官主武吏若大夫長史通事諸員專司朝貢主文吏王并日視朝陪臣朝皆搓手膜拜遇元旦

文直行書

卷十三

三

御書

聖節長至王率衆官具冠服設龍亭拜祝視中國父子同寢處長有室隨亦別異食用匙筋得異味先進尊者親喪數月不肉死者于中元左右浴屍溪水去腐肉以布帛裹其骨瘞之不墳王及陪臣則以匣藏山穴中歲時祭祀啓視焉王之宮室建于山巔國門扁曰歡會府門扁曰漏刻殿門扁曰奉神亦簡朴視中國侯伯府而已俗畏神以婦人爲尸名女君聞其國之東隅有人鳥語鬼形不相往來豈卽所爲毗舍那國耶宣德以後使臣以給事行人姓名姓可考者柴山俞忬劉遜陳傳萬祥陳謨董宇宏李秉彝劉儉潘榮蔡哲管榮韓文董旻張祥陳凱高港郭汝霖李際春謝杰夏子陽王文邁其王世尚姓具以華字名

日本

日本者揚州之東島民也禹貢曰島人卉服其篚織貝其色橘柚錫貢隋書曰倭在新羅百濟東南三千里杜氏通典紀三韓一曰馬韓一曰辰韓一曰弁辰弁辰在辰韓之南其南與倭接則於朝鮮最徑云古來以魚鼈蓄之不甚通中國自漢武東拔濊貉朝鮮以爲郡驛通二十餘國倭羅始入貢光武中元二年安帝永初元年皆入貢靈獻之季倭亂無主有卑彌呼者女子也善妖術長而不夫衆共立之魏正始初詔使至倭假以爵命又與狗獯國相攻魏復馳檄諭之無何卑彌呼死其宗

文道行書

卷十三

錄

男嗣國人擾亂不服復立卑彌呼宗女國遂定稱女王國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歷魏晉宋齊梁陳皆入貢大業初致國書詞嫚煬帝怒欲于遼東之役遂征之不果唐貞觀伍年四裔奉朝顏師古作王會圖倭亦與焉高宗咸亨中更號日本時時附新羅使入貢長安元年開元天寶間屢入貢貞元中有貢使願留中國受經久之新羅道梗始由海道至明州宋雍熙後累朝皆至熙寧後皆以僧至蓋彼國人皆嚴事僧故僧率知詩書元世祖立倭恃其絕遠竟不受招至元三年四年五年六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遣使皆不報十七年殺使

者杜世忠十八年命將范文虎阿塔海以舟師十萬往至平戶島五龍山悉沉于風返者三人終元之世不復至迨我

國朝洪武二年入貢其王良懷遣僧祖來進表受貢馬四年遣行人趙秩宣諭陪臣隨秩入貢尋復擾海遣僧祖闡無逸往宣揚威德王復奉表入貢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並入貢十六年絕之以通胡惟庸謀逆也初明州備倭指揮林賢亡命日本惟庸將爲亂遣人取賢賢將精兵四百與僧如瑤來獻巨燭中藏火藥兵具事覺磔賢于市是時國制草昧以包荒四裔爲量

文道行書

卷十三

三

錄

雖侵叛靡常而指揮翁德靖海候吳禎稍稍懲艾之未能甚得志也惟命湯和按行海上相度要害築城堡戍之嚴禁奸闖入海稍獲寧謐永樂二年入貢時太監鄭和督水軍十萬宣諭海外故納款獻內犯賊二十餘人命治以彼法盡置高俎悉殺之降勅褒獎給勅合百道定以十年一貢船限二艘人限二百已復入寇平江伯陳瑄率衆追至朝鮮焚其舟殆盡已又復入寇都督劉江大敗之于望海場先是諜者言東南夜有火光翌日倭數千由馬雄島魚貫而上江令徐剛伏兵山下令姜隆率兵潛焚其船壅歸路旣而賊至伏兵起賊大潰奔

櫻桃園江圖之開西一壁以縱之賊果奔西一壁伏兵夾擊無得脫者宣德元年七年十年並入貢亦定以船三艘人三百然不能盡從正統四年陷大嵩所昌國衛官寺民舍一空發塚墓束縛嬰兒以沸湯澆之視其啼號宛轉為樂覆射孕婦男女剝視以行酒暴骨如莽備倭將吏以失機論死者三十六人正統七年貢船至九艘人千餘時議謂其觀光萬里之外不錄其罪天順二年入貢成化二年僞貢都指揮張翥辨其奸貢不果弘治中郵人朱縞以少妓為貢使畧買去其王悅而女之貢使者壽安沿途為暴至濟寧強市物貨至殺人塵中坐解官童劄魏政罪戾譯事林春正德四年入貢以前郵人朱縞更名宋素卿為使事露賂劉瑾解脫嘉靖初彼國各道爭貢素卿復來與同貢人宗設忿爭仇殺事聞復賂監舶中使賴恩左右之故事夷使至以先後為序賴恩受素卿賂先素卿宗設大怒相警殺掠寧波紹興守臣棄城賊以日本之國號封我東庫執指揮劉錦袁進以去巡按御史以聞禮部仍右素卿以給事御史言乃下素卿獄論死于是廷議請定十年一貢之例舟三艘人三百非是卻不受十九年我罪人李光頭二十七年為為盧鑑許棟二十七人為從閩中獄解脫勾倭巢于雙

鹽港黨有葉宗滿謝和輩出沒諸番煽動海上郡國都御史朱統討平之二十六年入貢以非期發外海停泊至次年而後納之自是無復貢者三十一年汪直許棟自始興勾倭寇烈港直飲人生時母汪嫗夢弧矢星入懷已而大雪草木皆冰長任俠好施尚信義越人之急惡少年方廷助葉宗滿徐惟學謝和皆歸慕之相與入海連巨舶販賣硝磺絲綿違禁諸器物往來互市于日本暹羅西洋諸國警累鉅萬番夷君長以下並信服之謂為五峰舶主廣有賊首陳思盼者不入直黨直掩殺之皆其眾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直節制不能存直于

是威名藉甚尋招集亡命據薩摩洲之松浦僭稱倣王置官屬三十六島之夷咸受節度時時遣部下剽攻沿海諸郡國東南騷然總督胡宗憲欲撫之乃出其母妻子千金華獄豐衣美食好室屋以奉之俾與直相聞隨遣諸生蔣洲陳可願往為遊說其子澄亦嚙指書血以報曰幕府長者唯願一見阿父以有詞于朝你無他詣遊說者亦百方直嘆曰當王者不死沛公不見羽鴻門乎遂詣軍門宗憲置之獄欲上書請赦直今自効朝議斬直于市大非宗憲意時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也于時海中群盜有金子宅者有許引光者有諸嶺者有林

碧川者有徐碧溪者聲名皆出直下而蕭顯最大陷黃
巖則林碧川爲主首陷上海則蕭顯爲主首已寧波有
毛海峯者有徐元亮者已漳州有沈南山者李華山者
已泉州有洪朝堅者已有邵文俊者張月湖者蔡未山
者王萬山者陳太公者皆勾倭入寇蕭顯爲盧鏜所破
戮于慈溪林碧川爲任錦所破禽于大陳山已顯之後
有鄭宗興者何亞八者徐鈴者方武者聲名又出顯下
都御吳鮑象賢破之乙卯倭以薩摩肥前肥後津州對
馬島之衆入寇以我人徐海王直爲軍鋒冠陳東州王
之弟掌書記也葉明輔馬嘉湖蘇松間大肆攻剽總
其部下多薩摩人

文直行

卷之三

三

韓雲

督張經破之于王江涇經開府嘉興調思州瓦氏兵土
司未順各兵尚未集趙文華屢趨戰經以兵機貴密刻
師期不之泄也文華遂劾經卷寇詔逮問時經已與賊
大戰王江涇斬首一千九百八十有奇至京列狀自理
文華持之竟就論丙辰倭攻乍浦胡宗憲以計離其黨
徐海就禽沈家庄之役徐海陳東合兵勢甚銳宗憲度
未可與交鋒乃厚遺海所以啗海者方故萬端海始傾
心而陳東快快病海之賣已往攻桐鄉海微使人語桐
鄉令曰我已歸胡公但慎防陳東耳東至則城中有備
不能入遂愈益發憤恨海宗憲知賊交已携復啗海縛

葉麻以獻宗憲又密勞問麻獄中曰爾不負海而海負
爾必我也知之何不移書陳東使殺海以報麻遂欣然
作書宗憲得書不予東故佯以予海曰麻無故通東書
謀必有奸汝宜防之海啓書見書中語盛感激誓縛東
自効海遂多方誘東宗憲仍使海與東耦居沈家庄設
間令其自鬪遂乘亂急擊誅殆盡已又有洪澤珍者
攻福寧陷福通番巨寇也俗稱洪老其黨有嚴山者安
安皆此賊東陷福寧攻興許西池者他處東揭
化患安泉州府陽等處者蕭雪峰者張璉者
二賊開廣吳平者劫惠州曾一本者犯高雷人五羊
會剿始平以萬曆手起敗下南林鳳者皆閩
廣會剿林道乾者海餘黨爲林鳳所併

文直行

卷之三

三

韓雲

廣間人先後勾倭起事始嘉靖戊午終萬曆乙亥十八
年間攻福寧陷福安陷寧德圖松溪攻長樂陷福清攻
惠安陷興化犯饒平圍揭陽攻平和劫海豐陷玄鍾犯
高雷焚五羊奪呂宋先後折衝禦侮之臣則有張瀚李
遂劉燾譚倫劉堯誨殷正茂而爪牙之將則戚繼光俞
大猷劉顯最著也今閩中樓船三萬師尚猶有戚之遺
教云萬曆二十年倭酋平秀吉者大入朝鮮朝鮮王棄
王京走平壤李氏之社幾屋陪臣痛哭乞援朝議以其
累世恭順視遼東如股肱郡也發師數萬佐之其將則
劉燾麻貴率如松董一元陳璘糜少府金錢七十萬諸

經畧文下 不皆太 才竟不 得 要領十馬物故無
算朝鮮人復苦兵矣至今有倭梳兵櫓之謂幸平秀吉
病死乃班師朝鮮亦漸自為襟就近又併琉球而據其
王旋釋之琉球故我之封貢海外藩其立新王我必遣
給事行人齎書置大船航海往還費鉅萬今廢置由
倭即琉球每歲有乞貢之船大抵奉日本之指云按日
本世世王姓徐福裝童男女入海求神仙止大島中亦
屬倭奴人又名之曰徐倭自為倭非其大者聞大倭王
居邪馬臺亦云耶摩維關東道又曰國初居日向之筑
紫宮後徙山城日向偏西南山城其國之適中也文武
僚吏皆世其官有德仁義禮智信大小十二等及軍臣
伊呂翼諸名其路經高麗由對馬島乘風一二日達經
琉球由薩摩洲七達貢使之入必經傳多歷五島以
操 河長年俱在傳多故貢船及則徑收長門以權司在
長門故也其入化則視其風東比風競過關越南風競
則趨遼陽東北風以清明為候能積一二月不變五月
南風競盜之趨倭者復視焉而後東比風亦競故海
上有春大汛冬小汛之防海風波拍天浴日船舟視旁
羅之針置羅處甚幽密惟開小扇直舵門燈長燃不分
晝夜夜五更晝五更合晝夜十二辰為十更其針路悉

有譜太倉港口開船用單乙針一更船平吳淞江用單
出港口打水六針行三更船直至大路三見茶山自此
用坤申及丁未針行三更船直至大路三見茶山自此
山過灘山下水深七八托用單丁及丁午針三更船至
霍山霍山下水深七八托用單丁及丁午針三更船至
船至茅山茅山下水深七八托用單丁及丁午針三更船至
升羅興山羅興山下水深七八托用單丁及丁午針三更船至
用丙午針三更船至孝順洋及亂礁洋亂礁洋水深八
九托取九山以行九山門開洋七日即到日本若陳錢山
本港口又有從烏沙門開洋七日即到日本若陳錢山
至日本用良針福建往者梅花東外山開船過單用良針
乙辰針或用良針福建往者梅花東外山開船過單用良針
龍興及梅花瓶彭嘉山由彭嘉山北邊過船遇正南風
用乙卯針或用良針福建往者梅花東外山開船過單用良針
東南風用乙卯針或用良針福建往者梅花東外山開船過單用良針
便足赤嶼五更船南風用甲卯針四更船至西麻嶼北邊過船
更船至赤嶼五更船南風用甲卯針四更船至西麻嶼北邊過船
風用良針黃針東南風用甲卯針四更船至西麻嶼北邊過船
邊過船有礁宜避南風用甲卯針四更船至西麻嶼北邊過船
馬出山南風用甲卯針四更船至西麻嶼北邊過船
過船南風用甲卯針四更船至西麻嶼北邊過船
過船南風用甲卯針四更船至西麻嶼北邊過船
風用良針黃針東南風用甲卯針四更船至西麻嶼北邊過船
丑癸針三更船取大羅山用單癸針二更半船取萬者
通七島山西邊過船萬者通七島山西邊過船
取野嶼七島山西邊過船萬者通七島山西邊過船
良寅針四更船取亞南山用單良針二更半船取亞南山
其急離此山用良針二更半船取亞南山
見此山用單良針二更半船取亞南山
山鳥佳眉山用單良針二更半船取亞南山
更船至而麻山而更船至而麻山
邊過船用單丁針一更船至而麻山
取大門山用單丁針一更船至而麻山
港直入日本國都近漳人走倭精熟者能不由譜取道
甚徑也其國分五畿七道道以統州州以統郡曰山城

曰太和上河內曰和泉曰攝津此爲五畿視中國直隸
曰東海曰東山曰比陸曰山陰曰山陽曰南海曰西海
是爲七道視中國省七道所統之州六十一視中國郡
要皆阨隘合其畿道視中國滇黔而東北近毛人國
界南近琉球界西北近朝鮮界西南近浙閩界西近淮
楊界國家于朝鮮琉球不斬封爵屬之無它故亦漢
博望通烏孫之意所以斷倭羅左之臂也自開白殘破
朝鮮之後而琉球復爲所併卽一國皆仰其鼻息矣近
家康掩平秀賴而有其地秀賴僅以一旅自保今家康
物故俱相率叛去謀爲關白子與復所擁家康子者第
文直行書 卷之三 三九 雜書
長岐一島耳其土產黃金白金琥珀水由硫黃白珠青
玉蘇木胡椒細絹毳毼細布漆器屏扇犀象刀劍鎧甲
馬而刀爲最上者名上庫刀故山城國盛時盡括其國
各島名匠閉局中鑄造不問歲月其間號寧久者最佳
又有設機刀出長門號兼常者佳次者名備前刀以有
血漕者佳各佩刀一長者曰佩刀刀上復置短刀一
以便雜事曰小刀長尺者曰解手刀大而長棟者曰先
導鞘而皮室者曰大制聞之海上人僂生子輒多具
鐵置怒灘中俟子長則取水中鐵製刀鐵星以水磨濯
去獨存精鋼故能水斷蛟龍陸截犀象然亦不常有也

其舟則遜中國遠甚以鐵片聯巨木罅中無油捻法僅
以草室費工多而形式庫難仰攻今若易然者皆掠我
商賈舟而奸人鬻番并船鬻之耳至于食貨所仰需中
國者衣之類吳絲答布純綿帛絮紬錦繡袷龍文衣被
紅線香囊器之類針金鐵鍊磁器木漆器古文錢小食
筐筥貨之類白粉水銀藥物檀毡馬背毯文之類古書
古名字名畫食之類醢醬餘無所需吳絲大售僭古
之也至五十兩其俗髡首裸程畏寒冬月非上褚衣不
煖故純綿大售僭至二百兩紅線用飾甲冑刀劍帶畫
書帶大售僭至七十兩香囊千枚七十兩百針七兩鐵
金具一兩錢貴古千文至四兩開元末樂二錢後新錢
不貴也名畫貴小五經貴書禮賤詩易春秋四書貴論
語學庸賤孟子外典貴佛經賤道經最貴醫書得卽購
之母問直藥貴也 芳也 大售僭至五十兩素木
鐵器及木器漆者磁器畫丹青者合其制則貴不合不
貴也其性剛悍于生十歲便教之走箭舞刀讀書取記
姓名而已以戰死爲榮行兵習巧術教作蝴蝶陣揮扇
爲號一人揮扇衆人舞刀又作長蛇陣前耀百脚旗以
次魚雁而行最爲鋒最爲嚴吹螺爲號其入寇攻
剽必火開屋示威氣焰燭天仙酒食必令我入先嘗行

城衙避委巷避排路行必單列而長緩步而整故占數
十里莫能近對陣先以一二人跳盪時伏空我之矢石
必伺人先動而後入又善爲誘兵以包敵戰酣忽四面
伏起突陣後擄得我人輒見鉗如其人忿驚好殺形容
健捷若猿猴故我兵莫能當然非我人爲之罔則大海
爲限彼亦以絕遠不樂往今閩中人視其國如歸市羈
旅所聚名唐街且長養以見于至紛不可治阻與盜往
來如織彼亦歲遣千人從外洋市我會緣而海禁愈厲
愈爲奸人開戶乃海上所斬捕稱倭者率非亂倭大都
皆商倭彼又貪漢物不已恐自是利害之數有非常法
所能操馭者度外事是不在名將式是在豪傑名將
執

文直行書 文選卷之十四

明官保尚書壇石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棠墅曾公行狀

曾公棠墅與熊子同第辛丑後給事黃門需次邸中暇則抵掌言天下事莫逆于心也十餘年來世事蒼黃飛覆士大夫出處倚伏槩不可憑竟闕通接今崇禎丙子春仲熊子川觀巖居以風雨未及與父老飲社忽有特書款華門當日日曾公已作古人而其似君世茲詮次其行實乞狀也嗚乎忍不狀公哉因疾讀其名跡一過則鴻飛之賦所爲式穀似之者公有子矣公諱汝召字公奭別號棠墅先字澹甫號棠芾有園署曰澹園熊子在京邸請以芾署園以棠冠墅立號顧名而字公奭始終一召公之烈也公大稱快從之譜其先世自山東徙泰和蓋出武城之曾云泰和之曾國初殊駿發而御史公諱克偉者以特聞越御史公三傳爲完素公完素公儻易見非凡喜贛州之龍南山水深秀風俗淳

曾竟卜居焉生子四季子乾乾生維勤是爲武源公以公貴誥封太常少卿者也用明經顯卽授泰和學官父兄也師也弟子員被服樂育聲實茂起屢薦剡旋典南大胥簿遷廣西義寧令著治行及三年報政而後解綬以公爲吳令亦奏最知止不辱令于道家之言矣曩當七十熊子業爲不腆之觴詞稱壽語詳在序中不具論公少也穎初應童子試郡邑皆第一十七歲爲弟子員益肆力于學太君王恭人督相曲備公莊事承教學益力萬曆癸巳太君不幸寢疾公侍守嘗藥宵夜結衣帶不啻萬石君子建取親中裙廁膺身自浣滌者居喪舍殮露池諸具咸易兼至不以寒士儉吾親丙申援琴學使查公鄒士高第丁酉舉於鄉辛丑成進士與熊子同觀政吏部公暇卽取大明律令熟服之曰異日者奉職官下猜禍吏不敢奇請他比庶幾文無害耳壬寅授吳縣令吳故水地厥賦上上戶口殷大民俗紛華官事冗如蝟毛胥吏抗弊巧

法深惡民與豪右用氣力漁食閭里號稱難治
公廉廉然以身帥先外寬內肅政通人和如灑
霄雷河葦濟農倉新澤官餘先賢祠皆捐俸祿
與餘銀若清義田定膳役卽有勢如山者不爲
撓此其燦然者矣丙午南畿分考得士如方學
使應祥余中丞大成孫方伯枝沈吏部景初華
方伯敦復多名下士臺御史最薦俱第一於時
方寓太平

神宗皇帝再拱不怠除吏吏道繁久任公自丁
未候考選迄壬子廼授主事禮部典客強半家
居侍武源公杖履凡六年泊如也甲寅九月考
選擬刑科給事中候闕下時熊子以丁先夫人
憂服闋赴補亦以兵科需次旅食長安過從甚
密暇則間一往西山採風雲之氣猶記四月浴
佛日同年友呂九如三人在碧雲戒壇蘆溝之
間信宿而還殊可占一時治平景象于時忽有
妄男子持挺闖入 東朝擊衛閣仆丹地
光宗皇帝在潛邸親率羣閣儉之下刑部獄視

牢王主事之案聽得其情以聞舉朝譴不可止
意各有所袒公意殊憤以未實領言責不得伸
大義爲恨逾年熊子先被命署垣事掌軍政持
方柄人聞繫作時貴丁已左遷僉事福寧兵備
不得與雲亭高論矣公直至已未始受事凡值
東力雲擾疆臣失律

神宗四十八年正

光宗改元之歲而明年又

喜宗改元三朝踵繼鼎湖再升時事維艱臺諫

忠憤又鬱章交公車公疏凡十餘上舉其大畧

其在 神宗朝則有擴克恩宥及振飭之疏其

畧曰臣甫蒞官刑垣於元旦日奉赦宥諫官劉

光復之言三復 明詔初以其震驚

聖母靈几而繫之暴終推

聖母好生德意而頌其繫尚望推廣 聖季繼

宗臣克爾之嚴網解賊臣王曷之押羈而失城

隕將殲焉其師之場鎬李維翰李如柏李如楨

等之范等不誅則失律將何以謝劉杜之忠

議父之選兵科右給事中已遷兵部左給事中
辛酉爲天啓改元是歲公復有代祭南嶽之役
然于節省工力則有疏于風變則有疏于處置
譯兵則有疏于議城撫順則有疏比祭告竣役
還朝已遷刑部給事中公慮國家多事圖密
文變人心曷沸遂抗疏曰近日朝廷是非皆以
已意低昂不衡于定理逞一人之偏見而千萬
年信史供朋黨之私臆也如張差一案幾于以
風癩一說易發奸之疏彼其持挺而來不向他
官之門獨入 東宮殿下意可知也究張差之
獄畢竟發奸爲是風癩爲非此可以垂之信史
者也移宮一事人持一說幾于聚訟竊以 主
少國疑之時萬一牝晨憑 先帝遺命以恣其
欲爲卽有忠計之臣欲夾日虞淵亦已晚矣何
如排闥而入若楊璉等力請移宮之爲見蚤乎
宮已移矣隙已窒矣尚猶追論不已吹毛求疵
則于 聖德不無少累而且傷 先帝之明
信史之筆也經撫一案據法司之會審喪師

地同也頭鼠竄又同而其罪豈得有差等乃旁
觀者必欲分左右袒是何肺腸抑臣叨厠言路
而刑之中不中尤關職掌如近日立枷假印諸
奸輿論稱快矣顧市井小民無知犯法叫閭訴
冤一槩處以立枷而巨璫宵壬欲巧借立枷以
掩其罪眚所傷甚非小也疏奏報聞時天啓三
年七月也八月遷太常寺少卿甲子資俸例應
建節開府而時有下位宵小關通部院者聲言
于人口曾君第折節顧我中丞節如反覆手耳
公聞之義形于色曰吾備位九卿卽不得節何
害奈得與小人作緣翹日卽具疏請終養歸而
武源公年七十有九明年八十公引諡卽職綵
子舍又明年丙寅逆黨盜大柄以公年製擊諸
事削官誥而公與武源公在田間幸免奇禍無
何武源公捐館公哀毀如喪太君時辰上
開業莊復官誥公爲人寬厚坦步無矜恃下情
有則和融胃畏寒林不入口專嗜醢醢以故
成偏枯不起惜哉惇史氏曰曾公理白無大挺

學移宮三案三案自有定論而二十餘年士大夫彼此蹈藉至于誅罰寬斥迄今猶有遺波也恐言哉夫匹夫逞志于東宮爲人臣者而不討則有董狐書趙盾之法在然當時皇祖親爲處分仁義兼極真神聖作爲臣下第相安于田叔燒梁獄詞之意而罪巡視一人之疎骫足矣何至葛藤無已至逆牆時反令視牢者蟲出獄中哉移宮有言可無言亦可言者定執以爲功言言者又定執以爲罪皆議也進藥夫豈有它李可灼五十金之賞何也國家刑書有庸醫誤人之條誤人者罪誤君者賞則當時票擬之憤督極矣廼欲以獄坐彼又焉肯服乎曾公于挺擊是發奸于移宮杜追論俱持其平也然持平不能入頗二十年互相爲頗余持平一人即躋公無入而優游肥遁超然于平頗之外庸不謂知幾乎今日之壽罷得沒以吳武源公豈不含笑地下哉諸公子復翩翩支門墻地上公猶生之年矣期海內操筆者徧贊之

勅贈文林郎先府君右源公行畧

先府君之棄孺子也二十有七載于時孺子孌孌僅知累父啼而已有兄伯仲叔辦喪事而仲以博士員高第家雖衰賓客未落猶能斬百年之木爲櫛封一坏之上爲墳葬以士無廢禮也然行營高廠僅浮慕千家守塚之意而風氣不斂占者謂其下濕今孺子叨天獲從緇紳先生之後

天子且不愛

聖書榮府君九京願瞻馬鬣宵旦痛心謹卜于壬子年閏十一月九日改遷于白峯之原敢臚其行畧伏望鉅公如椽之筆爲之表

先府君諱某別號右源世居進賢北山里始祖元昌公者從宋淳熙間徙焉至府君而二十世豫章之熊甲天下然昭穆漶漫不可譜譜中系丹陽能繹諸王侯時相文雖微不足錄也

本朝令甲重三代曾大父爲丞直公有十七人父高夫公居三大父于四府君居仲世爲農而季父行亦多以髦士悉膠序者府君讀書弱冠而倦廼治產積居與時遂嘗謂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非富厚安歸乎於是未致之以本守之變化有概是季中即欲學其術惟

告之不能得意也五年之內一致千金觀貨于楚艦返九江風暴起艦首尾衝決舟子皇遽趣府君曰且負板府君私念體甚臞謝曰寒死溺死等死也死正可乎遂安坐呼蒼頭裂縑十純裊其身若殮以待盡迺舟中百數十人爭負板頃刻爲白浪所汨無一出者獨府君坐處終不解夜半至洲焉則膠矣侵明蒼頭游泳數里得漁舡以濟橐中千金裝頓垂僅贏數十縑耳蒼頭請斥賣爲母錢府君曰適有天幸不自意全吾何愛數十縑不以慰長老子弟並製衣以授家人獨脫太孺人簪釵躬自操作脩業而息之五年之內再致千金僅手指百陸地牧馬貳百蹄而多分散於貧交諸昆弟建五畝之官而虛其前曰吾陰行善後世必有興者吾門待子而大築三畝之書舍於居之東隔垣一區欲使兒輩不見異物而遷也伯父於大父時先異財子撫二季父擇名家女婚之而各爲結廬盡析田園陂池之利探策三分無私箸焉至其設取子然誥專喜趣人之急諸所嘗施惟恐見之以故聲名日高然遂巡退讓有君子之風耻以豪聞也北山地下濕每年大浸間左無不閉糴懼延寇且翔價也獨府君開倉平糶安細子困水上置粟倒懸豈能握數錢百里販糴微府君有枵死耳鄉人望聞

而祝之曰是翁之後必昌匹夫懷寶不敢越鄉府君捐數百金貸子錢不限都鄙貧不能與息者輒取其券燒之以此千里誦義豪長者願交驩牛酒日至曾大父葬宅西劉山七世以下且族葬焉每年完繕堤塘發粟百數十鍾府君曰吾不以百鍾累宗人好形家言卽財後不携相塚書而一接青烏術人不難上客禮禮之大父葬青山相傳有蘆花古渡之識奇兆也竟奇得之府君爲人寬緩濶大而足智好儒備于禮輕財結客厚飭厨傳縱四方游學之士使來會其所爲課伯仲輩者皆賢孝廉及一時知名之士也其它星伎雜流置外舍者亦踵相錯先御史大夫北潭公至貴倨矣而其所通賓客親戚在門下者府君輒傾之自此游道日廣資用益積積著遂不能大起仲子弱冠舉邑茂才課超等府君解頤口詩書以此日種矣居無何以疾謝世享春秋五十有二是時孺子甫六齡嗚呼痛哉孺子師仲子擔簪負笈於東湖柳里之門不十二年孺子稍稍成立以長興令報政得贈府君太林郎如孺子官

王音煌煌九原爲耀一日者青原收卜徵惠九鼎表其片石于孫世世爲之府君生嘉靖甲午四月初八日未時歿萬曆乙酉二月二十一日戌時父簡夫公諱

富毋羅配太孺人王子四伯達禮部冠帶儒士仲遠進
賢儒學生叔進季則不孝明遇辛丑進士禮部主事選
授兵科給事中達娶陳坊李氏無出次袁氏生孫大和
大穆大積孫女賽英細英大和娶瀘源張氏生玄孫孟
泰孟宣玄孫女堂英細英孟泰聘城南艾氏女堂英許
聘官溪胡氏才子大穆娶英山吳氏生玄孫孟恭大積
聘羅全高氏女賽英適縣東江茂才子細英聘龍山胡
茂才子遠娶樊氏無出次吳氏生孫大經聘師宗知州
口湖徐君來鳳女進娶塘口胡氏生孫大奎大光孫女
照英奎娶沙湖李茂才女照英許聘梅潭徐氏子遇娶
灌城郡幕朱君純臣女封孺人生孫人霖孫女長英人
霖聘南京工科給事中喻君致知女長英許聘河南道
監察御史鑑里徐君良彥子

勅封先太孺人王行畧

萬曆乙酉之夏先贈君見祥嗣是戊己歲授作業失而
財匱不孝受小學外傳受大學仲子伊唔燎火之費強
半需太孺人織紉哀哀我母生我劬勞昊天罔極何可
名狀雖然古人有誅母之義懼內德之易隱也請述其
畧不孝同胎四人仲子於先君存日發聲澤官相依撥
灰問字十五年所比不孝舉唐子而仲子劬矣叔子隨
亦中道折太孺人六十左右幾以眼淚洗面辛丑不孝
成進士壬寅領邑過里衣錦進一觴爲壽太孺人泣然
泣下隨後開顏引滿蓋悲先君之不及又不欲合愁容
賀客見也苦心哉迎養長興官舍五年嗷嗷薄祿以代
菽水且見不孝舉男子時時喜形于色體故麗碩而神
明倍加燭燦以不孝報涓司功得封太孺人如制是時
春秋政七十高士大夫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帷綵幙而
祝之曰衆母母也壽考維祺情有其文哉太孺人爲之
益喜丁未朝王爪近單車之邑戊申以儀部徵過里太
孺人曰從官五年不見日久倚閭一載便覺天長蓋不
孝季子早孤從未離衣衽故其于別離難如此己酉將
以官程北道太孺人曰嫗老矣嗟予季行役恐絕裾乎
君父川人翁耳死與先御史大夫同時當賂貴人吊御

吏大夫者無不賢仲子而並吊若父鄉人至今以爲美談季原自勉蕭第令嫗死長安則吊長安致卿相王公來下拜不亦賢於死里井千萬耶若其致木周衣載殮斂具隨行嫗老人不厭不祥也不孝泣而從命庚戌奉至邸中不孝濫諫議之選恒自笑曰朝夕而兒孫誰云帝京遠自秋徂冬七筋正健每日擅管鑰不自媮間或令識字奴子讀雲門王屋小傳仙遊夢遊諸錄爲一敲掌蓋長興臧博士新書偶寄至者卽彌留之夕於課孫讀章句至漏三下飲醇酒一卮就寢不孝進榻前問省怡然無異也乃五漏不知何以便化去攝衣孺坐榻上面色如生時爲孟冬乏十有二日嗚呼痛哉不孝生也晚不習見太孺人勤苦狀因與山婦憶太孺人自道者有曰嫗自嘉靖辛亥爲汝家婦是時若大父行七輩同居若父輩三十人若兄輩亦不下數十人主伯亞旅百口共釜浮游農力之人食門下稱是嫗以一新婦隨家婦紀綱其間堂上翁姑無唯阿者室中婢媼無勃谿者妯娌緝緝如也僮僕所訢如也諸婦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厥後以食指煩歲惡不入家督命異財若大父簡夫公隨以下壽棄世伯亦異焉若父撫二季嫗子畜之母憂養母私奉養比其長而蓄藏之

業山川園池市肆之租皆列三等出分若祖母羅以莊見憚然自不愛甘食好衣絕喜分少嫗祇事厥志最先得其驩畢世不形譏讓之語若父好客自喜廚傳無虛日嫗肩勉中饋客有上下坐待之並中其曲折若父亦以此驩嫗焉生平鮮見諍也嫗年十九舉伯達三十舉仲遠又二年舉叔進年垂五十而舉季不意季能自致青雲之上猶及見季貴也且諸孫以及玄孫遶膝下者手指日蕃嫗卽見君子於地下有以報矣嫗中年患心痛恒懼早死若二歲携若門外見一異人自稱武當道者辟穀絕粒形容欲銷瞑目蛛坐墻而視嫗曰而有心得乎以成藥三粒飲嫗自是永瘳其藥皆松栢氣也又墻而視季曰孺子十八足下蓮華步登五望氣宅西祖壠甚吉宅南百步他年宜有高明之麗一陰一陽堤其下則永昌言訖翩然而去今道者言若合符節孺子志之蓋生平好善果喜施舍朔望必齋素禮佛號千聲性聰慧疆記每見其與婦輩道先言往行列女節婦之事靡靡可聽勤紡績以佐先贈君豪舉爲王王母王母上兆地並貴價或金或布太孺人十指之功於是爲大母大饑饉捐餘糈振救鄰嫗勸先君開倉平糶母前臨囑罷夫麻老皆氏首印給焉宗人三百餘家並習其良祿

饒祥之故時喪視疾報好暗來及存問獻遺親戚者至
纖至悉也歸熊六十年後死先君子垂三十年備嘗于
豐歉枯榮之故兄之能學父教之友弟之能任母教之
忠藐孤六歲時非吾母安能有今日吾父久不可作非
吾母安能見今日吁嗟乎甘而苦者也母而父者也伏
蒙仁人君子致詞致奠其自宰相福唐葉公尚書長垣
李公侍郎宣化蕭公耀州王公候官翁公而下及省臺
諸曹之長冠蓋三百式臨太孺人柩枉拜焉夫豈藐孤
之以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實太孺人志氣誠壹之
所致吉於辛亥十二月八日褻窰窰於龍岐之陽太孺
人存日所卜也行將壽壙中片石敢泣血詮次如左以
備鉅公采擇焉太孺人王姓神浦王公時瑞女母葉俱
舊族十八適先贈君子姓婚娶詳先贈君行畧中

勅封大行人涂公一亭墓志銘

新城封大行人一亭涂公考終之明年而殯于兆長君
銓部牧之走五百里持狀屬熊子爲志銘曰知我者莫
子若也惠邀一言爲生我者傳之長久惟子之言無諛
敢藉手焉斯慍如斯辟如語絮而咽孝子之意亦勤矣
忍固謝哉按狀公諱朝敬字良直其先南昌人宋紹興
中有百一公者爲新城軍官因家焉十傳而生東湖公
東湖公生月坡公月坡公娶鄧生公有伯叔而公居仲
月坡公以訾入官官閩楚澗達寬緩喜飲酒宦橐固垂
也而兼以不治事產著日廢因異財焉公獨取確田湫
廬孝事月坡公惟謹母鄧病目眚裹藥候燥濕夜不解
帶背棄之日哭踊至于骨直自是日承月坡公定省內
奉甘旨外修作業訾入少踰于平時而恢一故宅爲子
舍終月坡公之世皆懽顏也一切喪祭吉凶之禮惟力
是視不以累伯叔伯常耕田歲入不滿家公多爲子貸
金錢伯歿益窘公復爲伯諸子酌負進取券叔少年使
酒落鳧頗有傲狀公解衣推食曲徇其意叔死無子爲
立伯子之次者子之而伯叔諸子之爲傲也益甚公以
義裁正而拊恤其私侃侃如也訢訢如也有女弟適璩
而食貧生養死葬亦無以異於視其伯叔者曰是吾父

志也其孝友大都如此或曰以公處家庭人倫間所遭不必盡順而調停曲中一出于儒者作用非好學深思心知惇叙之意惡能無斂乎而奈何以布衣老曾不自致通顯也曰天也蓋公資穎過人下帷攻苦舉業駸駸大成而竟以善病弗敢遂習靜山中澄神返照既而翻然改曰儒者何沾沾章句乃大道之不聞耶是時鄉有羅公汝芳世所號爲近溪先生者講學動天下鄧徵君元晰亦博雅不羣所著有函史諸書行于世稱肝江兩儒公皆摯執弟子禮終身北面取理于羅取材于鄧晚年益有所窺萬曆癸丑以牧之行人上滿書司功得封文進行誼

如其官踰三年丙辰牧之轉銓曹正公七旬覽揆鄉里榮之而公布袍疏食自視歔然曰吾不挾兒輩尊寵也吉月必羣學人會講于鄧先生祠歲以爲常諸凡捐金助橋及辭鄉飲惇窮交恤故知種種行誼未可一二數大率宗黨德之在太丘彥方之間云且也牧之甫任銓司朝士正興黨人之目而銓司以曹選百官涇渭庶尹爲職猶人所注射牧之與不佞輩雅游忌者益衆不佞輩以不能善藏連翩逐斥獨也牧之內精明外柔順頗得老子大直若誦周易儉德避難之旨率不授人以隙爲郎休沐身名俱亨此雖牧之之賢操而益見公義方

之素矣牧之返子舍三年公然後以疾考終豈不爲完歸哉熊子于是避席而歎曰以余觀于古之隱君子如楚兩龔漢南州一人其清矣乎此百世之師當尚論也輒近以布衣行義鄉里者太上以學行取聞其次設財趨急亦有所稱下則以豪抗傾閭左均非世之所爲庸人也而公一不出乎此孝弟力田入俗而不亂羣至其論道講書博見強志爲羅鄧兩君子高弟乃藏器重賈于當已可爲尚矣而竟式穀于銓部語曰計百年者樹人公能樹樹人之人以爲國家馮翼孝德之助尚耶豐耶此可以見天道之深微而勸君子之好行其德也公生嘉靖丁未十一月十六日歿天啓元年辛酉三月初三日享年七十有五配孺人江江公雲川之女生子二長國鼎丁未進士吏部驗封清吏司郎中娶鄧氏次國祐娶陳氏女一適庠生王維煥孫斯仰娶朱氏斯馨娶黃氏斯美娶潘氏斯皇聘某邵皇國鼎出馨美國祐出曾孫大諒聘鄧氏大詠大詒俱斯仰出吉于某年月日牧之偕弟國祐奉公重雷池之車於某山殯焉茲墓也封之若堂者矣可無銘哉銘曰學者所以殖也仕者所以積也謙者所以益也誦者所以直也躬不必其獲也後乃其報也

也雖蘇余公坎此室墜

厥石

朱色而昔厥土深瑕而澤盱水漫漫東流不息鬼氣虞
千岁翦氣之于祐子孫雲來永無斁

奉直大夫南雄太守丞敬字陳公慕誌銘
萬曆辛丑余獲釋褐明年壬寅除授浙江湖州
長興令于時同事之賢則有安吉守敬字陳公
博物君子也能以儒雅勅正爲治行美政不勝
書榜其州治前池上之亭曰臣心如水土可鑒
已安與長錯墨每公謁郡太守之後必聯舟取
道苕霅間或竟日或夜分促膝論心語不及私
惟文章政事時時慕說西漢蓋余尚年少喜讀
丘明子長孟堅書爲政亦彷彿吏傳中子產叔
敖諸人名迹而行以已意與它人言昏昏無所
辨至譚及古文則大笑之曰非今所急獨公相
視莫逆曰异哉吾交多海內長者半世就列選
人又安敢侈譚吏治文章一道則襲與太倉王
元美新安汪伯玉兩先生遊往來書牘具在頗
自負不薄途之人無可與告雖告之不能得意
不自意今乃得子吾取子才子取吾法可也因
開窗拈攬升山震澤風雲之氣商確古今揚扅
風雅如此者數年余彼彼書以儀曹司諫公亦

以高等遷南雄太守丞矣彼中制臺及臺御史
稔公素遂檄公查府藏查不以李而以丞異數
也公發舒無所顧望釐剔甚清嗣又檄查韶州
八縣其縣令有主守不如數者陰遣吏用環瑱
賂遺公峻却之且咎其吏令惶恐陰行假貸以
補藏南雄橋稅益江湖福廣之孔而廣又產明
珠翠羽犀象沉檀璧流離奇物太守掌之視爲
金穴公假署其事革牙僧報單聽商自輸數投
餉間一掣驗課裕而商甦歌舞載路惟市駟鞅
交直行書
望稍稍騰蜚語真守至卽浩然請致歸寓建寧
常羊暢亭仙掌山水之中聽僮僕脩業而息多
市奇書古鐘彝法帖辨別不詢柝下摹臨酷似
史籀生平受盟于元美伯玉文字外復以嗜占
爲尚不屑屑同世俗鄉里之流因而市井鼓譟
醖及公之第室舊時珍積書器蕩然無存而公
亦付之適然惟角巾沉跡杜榘課子姪性不勝
枵枵而喜飲賓客施藥以惠貧病捐金以助婚
葬則皆有道者之所取也余交公于湖州最稱

久睚別十年所聞問槩疏至己未歛青瑣之廬
奉 璽書分巡福建比泰昌庚申承乏署建南
道得式公下風且彼此出所著述依然如在若
雪間光景動筆墨卽相聚匝月而盡攬黃華白
鶴梅仙諸勝余亦忘其吏之爲俗蓋公精神靜
約譚吐真簡蕭然被服如儒生意不可一世而
歿其儻曷然酒酣引眼亦旁若無人發之詩文
力追東漢以前不隨太曆之後其鑄千古者深
矣或曰以公才器仕不至二千石貲不至連騎
交直行書
遊諸侯交守相寓跡留都建寧興化之間譚者
莫得而名焉是耶非耶嗚乎使譚者得而名公
公無名矣太倉新安立表當世風雅宗匠迺不
免爲輕俊柳榆試以輕俊所作與太倉諸君舊
稿並懸日中而讀之恐不待離婁之目而妍媸
覩矣世人矜競財雄能名公多藏法書玩器如
而取者則有之孰有能名公之文章者而況名
公之文章于太倉諸君子一流耶此獨余三十
年雅故與公論此道最深是宜公易簪之日而

口屬諸孤曰必得熊子一書壽廣山之石治
哉似君結果以狀來請按狀公諱善字季迪
號敬宇宋忠勳朝奉郎申公世居後宅子
宣教郎所不仕故元遜蚺麓之蔡坡因家焉蔡
城源海盜賊倭奴為患傳五世號蘋洲者始徙
甯都蘋洲子四公其季也萬曆己卯乃入貢為
南國子生屢首堂課是年即高第賢書屢上春
官兩中乙榜謁選授浙江湖州府安吉州知州
治行第一課最授奉直大夫配某氏封宜人贈
父某母某如之瓜及陞廣東南雄府同知致
歸寓建寧晚徙興化曰先人丘墓在焉庚午
覃恩例進中順大夫享春秋七十有八男女婚
娶云吉塱某山之陽封之若堂者矣是不丁
以無銘銘曰學不于其今于其古也節不于其
甘于其苦也守哉守哉眾人之母也丞哉丞哉
商旅得其所也三徙而復歸于莆志乎其祖也
此文既名此骨當不腐也陳崑有靈樵牧孰
壽也日復旦兮千秋大夫其安宅茲土也

明福建參政茲勉吳公暨配楊宜人合葬誌
祭政公吳姓諱之甲別號茲勉始祖覺齋公居厚
仕哲宗朝右丞相知樞密院出為洪州節度使傳
三世延孜公宰臨川已而隸籍新畬里明興九智
公為邑丞數傳而生勉吾公登萬曆己卯科鄉試
萬載文學掌故即公父以公報最累贈奉政大
夫母鄒累封太宜人公生而穎異嗜古蓋其天性
十五而補學官弟子攻春秋得其秘會勉吾公丁
左孺人艱以毀滅性不諱之夕猶讀書其側慟踊
文直行吳公志銘
幾絕總總繭繭三年一日服闋督學武林查公虞
臯都士置超等甲午歌鹿年二十有五尚未娶
適關南儀曹即見全楊公有孫女年一十七生而
淑婉柔靜肅若動容無不變慙通四書毛詩女誡
大義遂選擇而得公公趣上春官越二年乃結褵
楊公即于東湖之干結構數椽指負郭三十畝為
菴資舉案相莊如梁鴻之于孟光也一服事乎外
下帷攻苦專已奉業一服事乎內奉以慎齊乃夫
所遊五乘之賓治具無不渙洗惟恐味不胾腊而

不敢誤鳩工因得請向所寓湖干一枝之棲攤書課子壻累足闕外卽門下士官茲土者終無所謂比辛酉鄉闈公子令平暨公壻徐君鴻祚聯鑣竝雋時令平正弱冠而後公與宜人爲之一喜令平獨子上公車宜人持其踵而泣目盡腫公復強慰之悅安之公歸田久輦上推轂之牘不一次壬戌之夏會周君順昌署銓郎事陝右張公誠愚爲太宰特起郎精膳異數也時予備員罔寺親耳周君稱松江李清賢不置且曰儀曹寄徑耳業與太宰議虛卿席以待夫惟清知清惟賢知賢後周君用忤璫被奇禍賴今上崩雪贈謚獨隆固知其非妄許可者癸亥予量移南臺公始入高邑趙公儕鶴爲太宰擬度次用公公皆力辭僅取常調參議寧太道便道過里而宜人一病不復起佩嫻嫻其俸遲胸臆約結志不在遊宦乃兩浙衡文之

命距秋闈不至乎三月數趣裝之官夜以繼日科試錄遺俱竣次年復歲試如功令從容整暇

公以生明故甲子冠首乙丑上第盡學案軍鋒然精氣半已銷亡遂重陰陽之患遽移病乞歸適分巡福建興泉道除書又至旋解任圖書以外無長物行李蕭然所儲金矢餼租之羨悉持以助將作抵家靜攝不復能揖武夷君受任無諸城矣時爲丙寅之春熊子以璫禍自南臺斥歸對簿公時猶強攝敝衣冠出而左右予于患難中比予謫戍夜郎丁卯嘉平奉詔歸而公已先一年僮然巨室中嗚乎天復可問哉蓋公長予十年鄉試先予第六年文名已久振壇坫後予會試又先公第十年遽爲吏不及執鞭弭周旋然心儀久之及公第爲吏兩人行義若未有異譬諸草木則臭味也記辛酉之秋公舉孫女西生予舉孫男孟啓兩家卽于襁褓中約婚姻待字十五年以乙亥婚婚甫十月舉予曾孫重鼎而公孫女遽于月中短折今予曾孫能作鳩車戲顧瞻之間公與宜人暨公孫女俱不在讀公子行述忍區區爲凡所誌哉遂慨然而思史

傳之辭曰史稱漢興將相名臣懷祿就寵以失其
世者多矣清節之士于是爲貴傳稱臧文仲沒其
言立于後世此之謂死而不朽則節文兩者乾坤
所恃以淳曜光大哉蓋至今日而士氣凋倒至極
矣吏道若販鬻然居官類以富厚致尊高公受取
嚴一介躬自祓灑公正不畏彊禦則守節不傾豈
無後凋之賞乎今日文體茅靡亦極矣或作譽棘
戰殿鉤牙馳犖不則蠶氣頓起脫離蔓衍而公翼
經艱史緇化匡俗評文毫不容私又豈無忠貞之
報乎章譽著青振振其始賞哉

文卷之五

公志錄

五

銘曰允文載德昭茲諒醇美鍾祐毓靈睨自甄瑾
瑜純潔巖石嶙峋李星左角女士惟明國土作父
邦教惟寅明廷選擇持鐸衡文公方清亮作人國
楨丘里鄉社無間于言相彼內助間行備珍敬恪
能婦禮肅撫門慈靖能母教婉卜降鴻曜燁烈燕
翼後昆黃壤之趾善氣氤氳宛筵吉隧靈慶斯存
貞錄兆發宜爾子孫

陝西甘肅行太僕寺卿帶川熊公墓表

陝西行太僕寺卿帶川熊公諱瑞宇憲祥隆慶戊辰進
士初除直隸南陵知縣以治行徵稍遷廣西梧州府同
知已乃遷南京刑部員外郎以丁內憂未就己服闋改
北恭遇 覃恩授階奉直大夫得推恩封父遺構公如
其官毋金贈宜人已復丁外憂去服闋仍補刑部陞郎
中恤刑山東報竣陞湖廣按察司副使治衡永二郡已
乃遷陝西甘肅行太僕寺卿以失御史意坐劾歸登年
八十有二配宜人徐有子伯仲皆學官高第生嘉靖已
酉九月二十三日歿萬曆丁未閏六月十八日塋於某
年月日京山李太常本寧氏業爲之誌而詳其子姓婚
娶諸壙中之石矣明遇與其仲游因屬爲豐碑之役
曰吾熊皆楚之苗裔也按狀公之祖雍自豐城挈崗遷
東塹乃吾祖由竹林遷北山者亦自挈崗蓋畢路藍縷
以來散處江漢間披荆棘以啓此土綿綿瓜瓞其覺不
億南昌之熊于是始大而以昭穆夥順序不能彙著貫
珠然各支衣冠甲第亦足爲磐石之宗也他族無論即
如公家家宰吾家御史大夫俱嘉隆間元老公所親見
而友事者則楚之先豈有天祿哉不具表表公之德表
曰吉下好謙者大易之文也正己順命者孔孟之法也

精取當用者達世之經也陰行晉餘者昌後之符也弱志強骨者道家之旨也公于五懿具焉以公名進士席其家聲孰不謂宜掇館閣而董董授斗大南陵既用循良徵卽不給事御史何至董董太守丞且蒼梧之鄙遠也量移大司寇官屬乃稱南哉讀檀弓爾爾三年始改北又十年不調按察衡永斥墨變廉稍爲發舒而行太僕之命居無何下矣以凡所見或曰何宦之不巧且達也君子曰易之下吉天之所好也海忠介撫吳所稱刻廉剛直操吏如束濕薪公令南陵獨不賦馬錢資他郡灑渠但減馬紆南陵上書爭之疆卒以折服至每事還資公決正會行取新鄭高文襄秉銓號操斷而擅識鑒不輕許可者獨手公名視其曹屬曰是令薦牘無虛剡吾知其能官乃竟以不得於鄉里薄遷蒼梧丞以去或曰何哉名之不實也公得無怨乎不以君子曰順受其命正已而不求於人又何怨世不漸古近時寒素士一登第率肩輿報謁擁傳畫繡徵詩酒高會鄙薄俗吏營庶常吉士如驚乃公則携一蒼頭控蹇蹇蹇長安中暇乃閉戶讀律無他慕悅泊如也宦成之日士大夫孰不中國而授子孫之室厥棟隆然余與仲雅游通城甲宅比櫛獨不開大熊太僕第僅仲所別構書齋閣貯圖

史充牣其中而已或曰何用物之不宏也君子曰得箇之經焉金張之墅安在哉又何其達也公令南陵務農廣學省訟已責比丞梧州司推故事奇羨五百金司推者囊中裝耳而公盡以之助興既用廉黷聲矣廉者易于谿刻公獨寬仁愛人慮囚山東全活歟囚以百數驛謫徙邊及城旦春以下無筭司寇諸郎雜視其爰書具曰無害覆奏解所難駁族子被盜誣爲保奸獄幾定于苦掠庭盡挫公陰爲之解脫而却其百金之酒曰吾非以私故雪冤自吾事也邑子連染於盜尉史曰非縣坐入獄不可以市公多方居間俾得縱舍而邑子竟不知其由陳或曰矯爲名高耳郭解越人之急而惟恐見之不如是乎君子曰是陰行善而畱其不盡是宜厥後之克昌也余生也晚不及見公行事第時時聞諸父老稱述熊太僕長者長者云夫世所號長者深衷不伐隱厚不揚之目也而史氏所稱非節俠奇行不與焉公果也第爲世之長者而已乎何乃慮囚山東時御史風白欲以獄草先關決而後定公抗疏爭曰大司寇官屬非御史屬簡書具在豈得以獄草先意承御史指哉廷議多聽公其御史亦竟不能持難行太僕者卿也而地散受御史要束等威夷於監司故事遷此官者陰拱以少言

爲重曰我馬斯臧長而已矣公獨以河西隔斷羌塞稱
重鎮邊吏乘障無金城疆弩之守率欺謾中調長安貴
人鼻息博位高金多耳居恒建論義形風色同列中遂
有誅御史劾公者公亦謂御史當按部河西乃畏避阻
遠使重鎮文武吏受計于東一旦戎蹙虛大入誰其任
之亦疏論御史選悞不任職時論頗爲壯之而宰相臺
諫多爲御史持體詔勿問獨鑄公官嗟乎世安得此長
者之言哉感槩有風操當進於史氏之所稱矣弱志而
疆骨老氏之言豈盡柔耶此皆公之大而可表者若居
鄉持家杜門却掃舉鞭數馬謹凜如萬石張叔者訥訥
不以貌言先長年三老在兒童婦女皆能名公之爲人
矣焉足當公哉焉足當公哉爰爲之表表曰胡獲而困
胡饗而羣勤力乃獲勤德乃官食報於天而引大年食
報于地而妥脩原無欲之骨金剛比堅烏用文石爲櫛
新紵絮漆其間公生而翩翩遊齊魯歷蒼梧以及玉門
酒泉公歿而仙仙魂返茲并若封肅然若望九疑若象
祁連千秋萬禩於是安安於是元元於是子子孫孫太
史氏有言天祿哉在楚之先

北山熊祖太二公太三公太四公墓表
北山之有熊肇自元昌公開闢茲土公諱繡別
號南谿有子太二公太三公太四公俱丈夫才
作業昂立生而孝友太二公娶於龔沒則塋近
龔之顏家山厥後太三公太四公俱合窆焉因
子孫蕃四族其於共祖一坏土無關緩急樵牧
失視久矣而譜牒所載與父老所傳明遇自舞
象時心識之以薄遊四方未暇表也崇禎癸酉
冬十月躬往相覲鄰父老咸集見一冢隆然合
易之剛中而乘經之生氣父老皆心知其爲吾
祖家吾特先指目言之遂不覺同聲而應曰信
也因歷詢前後左右諸冢曰此爲樊此爲龔此
爲舒若列黑白而數之各有主者且言吾祖之
家實有鬼神擁守卽童豎無敢折枝焉附冢微
有二馬鬣形意者其龔氏諸妣因作屏攘剔
其前方幅虛廠四百年間無他家逼處豈不亦
可觀天意哉業礱五尺之石以識之矣而或者
猶疑北嚮之墓不多見卽三太公尚有言其未

必同家者忽宗屬故方伯學淵公諱鍊者之裔
孫持其舊譜一葉紙墨漫漶蓋數百年前書蹟
則三太公之合窆與其方位較若列眉負朱鳥
朝玄武正與地形默券意者宋季多名堪輿遊
此地爲之指點爰我祖之神魄將湮蔽愈久而
愈發越耶天之意卽地之靈夫豈偶然哉爰覈
實書當道之碑以表之曰山之光熊熊山之冢
隆隆若堂之封是我太公昆季所宮臨歲星之
清廟而坐鵝火之中土羣其宅水歸其源是有
文直
明神司呵咤之
宗

登仕郎夏太公子繡暨元配王孺人墓表
夫天地之成聚于高而歸物于下塋者法焉隧
而窆所以爲歸也封而表所以爲聚也五父之
殯得聊挽父之母誨始令塋于防則表之尤不
可以已也表者標也標其人之德與金石同悠
久小則爲樵牧豎之所恭大則爲輶軒使之所
祿也余子人霖令嫠烏得隸中美夏公字下習
中美公也深曰是有世德間一一爲余誦之曰
公之贈君諱某字子繡世爲義興凌庄人數傳
至萬載學論公雲始居燕京生玉泉公得壽玉
泉公是爲贈君父雖僑燕哉猶往來陽美間贈
君生五歲玉泉公始携家入燕也然玉泉公念
先塋在南晚年促駕往省家人牽裾不願竟遂
自丘贈君間計不食食已而曰孰是毋視未合
也而不食食哉強食食及奉襯而南宿古寺下
風雨大作贈君曰天乎不孺子念也先人其何
罪頃之遂霽得營塋贈君投壙中一慟而絕至
旦乃甦里感其義走賻者不減孟劇之門贈君

報之喻于施及施者欲再酌也贈君懷已北矣
以是人皆服其廉贈君少受易于王孚齊先生
中年以家累棄去入貲爲係謁選得戊字庫爲
貯五兵處印監爲政凡輪解者主吏主進視鋪
墊之盈縮爲出入有楊州小吏恃器犀利獨不
與主吏主進竟不得入贈君厲聲白其事人皆
服其直于是監察孔公水部曹公交薦之值
聖母加號恩得勅贈王泉公爲登仕郎尋轉
廣西幕語人曰顯親揚名其後之人與今得邀
一命以榮親畢吾願已何驅車九折爲遂不赴
人以是服其恬謹生平重然諾不治生產好周
人之急扶人之危楊某者判夷陵負百金贈君
勿取也曰夫夫也庶邵某者出贈君財爲費災
于火贈君勿取也曰救災之謂何而責之于灰
燼之餘哉中表蔣某者遭惡少罹獄贈君力爭
釋之卽被難勿願也義興多貴人冠蓋相望于
邸贈君未嘗以一語相干人以是益服其仁且
義贈君生于嘉靖辛亥卒于萬曆丁未享壽五

十有七元配王孺人享壽七十有二蓋生于某
年卒于某年也王爲京師望族孺人淑而孝相
贈君操作克勤逮下克慈治家儉而能裕衣食
宗族周里恤隣備至復能以義方勉中美蓋自
孺人之稱未亡人也實母而父云崇禎庚午辛
未間中美逆第諸孫奕奕佩衿矣孺人不改其
度待側室馬碩人恩禮備至嬪庶女于戚晚九
十其儀凡以推翁之志都人誦義無窮晚而喜
佛持纓絡莊嚴誦大士普門品爲贈君資冥福
蓋內行之靖而人于恭可稱禮宗者合于贈君
之修持是宜有夏氏保世滋大也嗚呼易首乾
坤健順斯貞贈君負氣以義好施以仁可不謂
健乎孺人敬德克靜令儀克敦可不謂順乎
其德爲不怠爲無疆是以其福之應亦且爲不
息爲無疆茲所繇篤慶十中美哉抑余聞中
之成進士佐司徒也謹出納商緩急以紓民困
而邊不墮主計平原來谷間人庾者勿憂紅朽
印給者勿虞耗折推司馬郎已招諫議持直道

而濟以忠厚不礲礲爲鷹鷂毛舉名稱在選部
間已而廟堂爲浙南服重地非文武才孰翰
之遂以中美治兵姑發時菁民蠢動率郡邑嚴
保甲練鄉兵纖悉周至且歲薦饑自疏告

天子昌言南糧解役之苦及奸商販糶之弊悉
報可一時浙士庶手額咸慶生成卿才之望久
傳

帝衷旦夕入秉鈞軸爲龍爲光贈君與孺人自
勅褒而誥褒贈君行且進光祿勳階孺人當贈
文貞公

文貞公

文貞公

文貞公

文貞公

夫人矣猶必表之曰明登仕郎夏太公暨元配
王孺人墓者禮從其朔表夫父若母之不僅以
子貴而子實以父若母賢也則君子闡幽之誼
豈獨松楸焜耀輶軒之採其端可待乎熊子曰
誌者誌詳表者表略余不文何足表贈君與孺
人然余少令鄣接壤陽羨及迴翔中外久居兩
京備聞有夏氏之世德矣豈凡所見爲諛墓者
哉遂表以復中美公之命表曰夏者大也大則
孰基男當自強婦順乃宜哉我恒山湜湜荆溪

子有又繡令聞廣譽兆彼敦丘鬱哉封隧宜爾
祚胤厥後克祿屹屹扶承嶧嶧嶧峙嵩如不傾
風聲式樹

文貞公

文貞公

文貞公

文貞公

表竹林祖塋始末

吾熊自開公由竹林徙北山子元昌公元政公
元榮公遂汪是土也類日蕃育而釗公虞亭以
勝國名儒于洪武初徵爲翰林院奎章閣侍讀
文章冠冕一時則元政公之後煉公退菴以宣
德庚戌進士由部寺提學兩浙清執有人鑑歷
官廣西右布政使則元榮公之後明遇與都御
史汝達公北潭並祖元昌公分衍四族手指累
萬實于山頭院前兩支同爲竹林開公之苗裔
也開公之父亨公享公之父本公本公之父听
儀公听儀公之父良琳公凡五世居竹林止存
二墓可拜一日查家山一日院背北潭公初第
時曾一上其丘兩處父老皆能言之竟以越在
異邑故未暇歲歲往護芻牧彼處子孫不甚振
在院背者封鬣外已墾爲田爲路封鬣之上有
檀焉下有石櫛焉則依然若魯靈光殿也彼處
子孫有爲僧者曰慕空年八十餘時時托鉢至
北山言其事北山人衆爲政殊不關切崇禎壬

申明遇自司馬門解任歸遣莊人物色慕空尚
在跡得二墓所隨通諸四族族中名惟露者能
形家言再挾慕空僧彼處西塘厚田子孫數十
人往觀衆口具有徵信但詰五世中塋院背爲
某公塋查山爲某公則家乘久爲脫闕口傳不
敢定据也昔孔子疑父墓殯母於五父之衢聊
曼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合塋於防豐經史
記蓋詳哉其言之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因鑿五
尺之石以表之於院背題爲有熊遠祖之墓於
查山題爲江陵君之墓蓋院背里諺至今有
稱遠公墳遠公塋者日本至今就遠矣里諺不
知何所起也或曰查山之題何目乎曰孔：遠
季札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未嘗指
字也近世如梓溪劉氏上世塋馬鞍溪者亦
逸其名字但稱劉公長者之墓蓋不參而合矣
江陵者吾熊本楚子楚子初封楚蠻之田肇自
丹陽今荊州枝江縣是故曰江陵亦猶吳之延
陵也凡世族之稱渤海潁川琅邪太原皆以是

耳乙亥冬十月明遇躬往竹林叩二墓所院背
業已贖田於章章大家吾祖卽若祖故無斬四
處羅其馬鬣可以觀矣來脉有氣力似爲交枝
木節之形而逼近園塹田屋本來面目不可強
而名亦不必名也查山則隆然一冢歷五百年
如艮卦覆甌堅緻屹立無蟻孔之動洛城塘二
十里長川帶其前本體則如芙蓉出水根莖瓣
葉畢具小案若長几內堂聚氣左右十里地勢
皆拱揖其後其偏卽有他家於此冢無秋毫逼
近

文苑

文苑

文苑

文苑

若有鬼神呵護者地而天也越數月募空隨告
圓寂八十老僧慈遺爲曼父之母豈不亦奇乎
此與顏山祖塋事畧同顏山詳見前墓表中

明官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桐封記

丙辰之夏承 命使榮藩冊王世子於 文華殿持節
燕儀部出宣武門道涿州至定興夜大雨侵晨渡白溝
河則易州金臺在望定興故范陽戎馬之郊清難師起
白溝伏屍數十萬擬欲作弔古戰場文日未暇給安肅
至保定延盼瑯牟山奇峯疊巘如鸞翔虎蹲鍾鼎戈戟
之狀無乎不具雨後烟嵐之色紫綠騰射是宜其爲燕
趙名都豪傑輩出慶都伊初堯母生之真定當右扶風
雖大府而城郭甲宅不及保定然箕山高許由之風井
陘奇淮陰之畧忽忽神往樂城趙州順德栢鄉之間大
抵皆趙地南走邯鄲道日翁祠黃梁舖牢落九達之衢
一望平莽渡洛水而三輔之郊止矣磁州屬河南路稍
行爲講武城僕夫呼曰曹操城瞰鄴水水廣里許水中
峙而高者僕夫呼曰銅雀臺而太行一片雲鬱鬱蒼其
孟德之西陵耶彰德古之重鎮今爲大府湯陰岳武穆
故里閱誌書載武穆事甚具淇縣衛輝之間問所爲鹿
臺鉅橋者文不足徵而朝涉脂脰處傍于道周則千古

惡名之所歸也衛輝故朝歌輝縣故鄘國舊門在右泉
源在左山水映帶商賈食貨之舟自新鄉達衛合彰水
以滙臨清放天津入海則今之運河也由獲嘉東渡元
付黃河新漲淼渺澎湃乘風張帆如浮查天漢自此太
行始不可望云榮澤鄭州新鄭皆鄭地未究故鄭安在
禹州古之陽翟僕夫云從此西去登封陟嵩山不二日
可到會暑甚病肺不及一謁曇摩吞吐中嶽靈氣殊不
潮志益西南行爲襄城古之首山經葉縣憶飛鳥仙蹤
令人飄飄有凌雲御風之想崑陽鎮光武破尋邑百萬
想當年雷風震屋豺虎股栗又令人雄心猛志紛紜四
據也裕州博望中原要脊涉河三十里至南陽平皋曠
野突爲春陵白水真人所自興良爲不偶過新野訪陰
麗華故里劉玄德壘壁漠然徒見雲樹之蒼蒼而已樊
城無城僅有衢巷商賈列肆絕漢則爲襄陽遊其大堤
陟其峴山探其習池山川人物不勝弔慕宜城爲故鄆
多宋玉遺事由麗陽石門二驛至荆門皆山徑西楚門
戶荊州一大府也沙市瀕江巴蜀布物木鱸所湊舟上
下如駛天地至此似分南北大界故渡江而公安之西
之南民以水稻田漁爲生痺地繕隄塘廬舍宛宛高地
則萊竹疎松時墜馬首不似中原莽蕩澧州屬岳陽同

庭上游孫黃大龍諸驛山多人備田上關穀粟賤惟其
不當天下陸海是以民樸而不知有紛華亦西南一樂
土也常德故武陵問所爲桃源避秦處于傳有之而縣
有以桃源名者漁郎問津夢耶真耶大都人世風塵浩
穰中談神仙清微之語故自可喜可傳一時好事者寓
口遂作千秋嘉話而不知其烏有也武陵以南貴竹滇
心孔道而余以封事畢卽策馬東歸矣龍陽益陽寧鄉
皆負山帶河之脉蜿蜒長沙爲大府勢更雄秀水則荒
江湘江西粵之下流也驛路喬木山花秀林奇草繽紛
錯落應接不暇獨于屈原賈誼不勝悲嘆兩公孤憤惟
其沉鬱當年是以百世之下名並風興江山藉米天何
其於忠義其醴陵接壤萍鄉江楚畫疆蓋湘東橋水入
洞庭瀘溪水入彭蠡萍鄉稍東一合地實衡廬要脊從
宣封道上稍南高峯截業可六十里渡湘以來諸山此
最雄拔問之則安福縣境吉州之人文宜朗豈不以地
子官春山溪疎秀分宜環大山而臨清溪新喻清江皆
平曠茂樟樹循河堤南行爲豐城折而白狐嶺抵會省
裏以行里熊子之草堂也于是作南征記爲之論曰以
余而觀于太行之山北首燕趙中包韓魏南至于河東
至于海不洋洋大風其帝王雄霸迭主天下故其俗

潤達而於氣其入材豪博而有豎立渡榮陽嵩岳最
尊迤邐而盡于齊魯者不具論其三正幹在河淮之間
者爲泗在江漢之間者爲郢在江淮河漢之間者爲濠
本朝三陵弓劍所藏宜靈長之業與天地無極也江以
南衡山最尊虞舜之所巡遊也亘爲五嶺迄金陵爲大
都會而江浙吳楚閩粵之地皆鼻祖大庾原隰綿衍江
海爲壑故人文財賦甲天下大哉觀乎然從古都江南
若莖莖爲偏安何也說者謂江北之山如古恒山在雲
中者與嵩華諸嶽皆有拔地冲天之勢峯巒聳卓其本
類傾軋而未允磅礴中原宜爲帝王所崛起南條高嶺
而遜其從草是以第能偏安耳然人物高蒼生聚蕃育
舊家甲族比屋蟬聯此又中原之所遜也嗚呼此雖形
家者言而亦天地設設之所定矣雖然燕趙之悲歌慷慨
慨以丹之容也三河之矜氣義遊俠之遺也江南之佳
麗六朝靡靡之餘也夫箕子封而禮法興于朝鮮文翁
守而巴蜀學比齊魯況以帝王立極中區帶隅分野風
教蓋可忽乎哉

采薇記

天啓六年江右坐黨籍謫戍者五人崔逆長兵部並隸之于五溪之西余得平溪古荊州荒裔載籍不經見度其地當在夜郎牂牁之間云當是時功令嚴急部劄以八月至則以九月之十九日僱蹇驢四騎作力六人從南昌亭下戴星行家人子止送于三亭之南僅偕朱子伯章喻子仲文男人霖宿白峯之游岡原蓋先人丘墓在焉席草并別次日諸子皆令歸遂渡三江之口望劍水而發不敢

文道行書

采薇記一

五

青玉堂

宿傳舍夜卧江干酒壚奉曲一小樓凌晨乘月行二十里始明午飯樟樹之市步行過同年聶工部門門者見辭稍折爲吾家侍御汝龍第室十年疎曠擬一就談及其門誤踰市人之足微聞其譙讓語遂興盡而返第遙望見汝龍輿蓋而已渡江二十里爲臨陽郡沿途隱姓名若脫身游木有識者乃至天寧寺門一老都養識余號于人曰此二十五年前何公司李之門人也甫入逆旅而同年黎工部跡至具雞黍相從坐談漏下二十刻乃別工

部蓋以都養言也凌晨起輿所跳者一人浼亭卒

一人代肩行李三十里至大坪滿坪種茶寒花載途素色微靄坪盡見河河濱人家多橘柚之園朱實離離護以槿竹無闌入者晚宿礪岡田舍其老翁年垂八十有子力耕門堂頗肅凌晨經新喻則趾錯于山自此始行人多戒心于虎分宜谿山明秀感嚴相君事因念貴彊相秉要時多能校天子之臂及其敗也邑屋人盡笑其所爲雖輿廝呼之不避名矣乃其宗屬頗蕃盛木冠第室殊鼎鼎而

文道行書

采薇記二

天

青玉堂

余從人餉以斗米不能辭是夜止宿山下巫室之
小樓亦以虎相戒次早則問某亭豬子爲虎攫食
去官道旁一巨石人亦虎名之像形也蓋江楚分
水處萍鄉邑治水入楚至湘東可航則買舟爲衡
湘長沙之汎矣別有記長沙至寧鄉百里領邑者
爲吉水周君以在郡未值遣人問遺于逆旅又百
里至益陽濱水所經二邑山水疏越饒竹木稻穀
寧鄉販糶之直倍稱賤下至龍陽可一百四十里
天大雨二日始達輿中殊苦寒兩夜逆旅湫隘聽
風雨聲瀟瀟天涯客思倍覺凄其明日大霧三渡
水沅江爲大多魚鹽之市下近洞庭聞水漲時早
陸皆溢遙盼章華臺問楚靈王細腰官館豈亦與
龍陽中流泣魚處片帆可達耶日晡至武陵郡憶
萬曆丙辰持節冊榮世子過此卽余一身有騎馬
戴笠之分日月幾何而遭值如斯道家倚伏之談
良非虛語宿西門觀音閣逆旅武陵鄒令君以同
鄉見訪同咨楊中丞以相冢出鄉未得晤楊園臨
江十年前擊巨鮮張飲其中今以主人他往叩守

文庫行書

宋蘇軾詩三

之

青玉案

者亦不應矣往桃源八十里渡水凡三平田廣闊
皆黑壤饒戎菽木棉江水尚寬緩及桃源則魚梁
砂磧與碧灘繡錯夾江多石崖水勢遂急縣前之
蘿山三峯銳首聳聳可觀鄉人項姓者爲縣幕相
顧殷勤楊公亦遣急足持書道款曲距城二十里
爲白馬津卽道書所云白馬浪光之天渡此則爲
秦人洞訪桃川宮及瞿童上昇處皆榛莽牢落無
所爲飛花流水僅一澗高百餘步清流號號隨石
磴之級曲折而下無端去亦無委上下皆湍流
而天尊巖大士殿雜包茅中而已官亭峙四碑刻
唐人絕句乃壁廡間多爲時人詩字唐突然自此
以西閱其風景謠俗又似別一世界余行天下凡
未曾有大張眼目謂千里皆桃源可也六十里爲
鄭驛又七十里爲新店沿途皆小山周匝氣勢極
其端好而色皆蒼潤如鐘在簾如甌在釜如甬在
甲旣纍纍然殷如貫珠又如俎豆鼎鼐陳于食前
可以置七步步皆山步步皆壑流聲湯湯耳爲之
聾夾澗之田極狹嵐氣逼人目爲之眩睨視亂峯

文庫行書

宋蘇軾詩四

八

青玉案

稍疏處則接天高嶺遙送紫翠又如帷幕中藏貯
敦爨厄區諸物官道施行回互雲煙尺寸交鎖水
流其間浸淫道上或以道爲壑其不能道處或直
徑壑中以壑爲道或道在一彼一此絕壑取之至
有半日而渡四十八壑新店至界亭是也未至界
亭東其辰龍關殊有雄勢于截業中鑿空而過東
馬懸車界亭至馬底其山其壑其道於昨無異特
山色稍遜秀媚耳馬鞍山亦有束馬懸車之意而
馬底至辰陽更爲崎嶇有新息亭在山腰其傍皆
蘇徒保馬者碑驛官去思不可人意惟距亭十里
爲白霧洞二洞相屬一高一下下者深廣四五丈
磊砢之石外塞口微張而哆其中上覆者滴乳多
螺文側出者似象似虎似杆似榻下載者水淫其
上最深處如鳥注員官空可三四里然深淵不能
入人者必以束炬洞外之石與高洞之石皆似泰
湖所產捫而望之殊雋政不必于深入也又行十
數里爲馬嘴洞崖頭斗出崖腹巨入崖泉如握線
直垂下作中雷雨響日光照之五色動搖俗人誤

講馬溺特命土人改正之令其處處播敷又行十
數里爲觀音洞較白霧倍深洞門橋焉流水有聲
循橋乃入洞洞中上覆者雲氣盤互如文成將軍
壽車側出者如鸚鵡奮跳旁挺者如馴象周章惟
旁挺一扁石如大禪榻可坐數十人榻下爲深潭
渚水淵然流至小橋始有聲榻上下皆空其挺勢
如口中張舌亦奇觀也行十數里皆高高下下至
望城坡而辰州邑屋煙火突見千萬山之埒辰溪
西來西溪北來二水如束帶映照官寺臺宇城郭
亦似宋元人界畫樓閣以丹青塗山水也止城西
逆旅一日有半傍有漢伏波將軍馬援廟踞山臨
水殊自雄壯人民淳魯夜無盜賊一素封居屋負
郭倚山數代不徙未見他非常蓋可知已益西行
爲船溪沿途奇石林立皆如江南秦湖產或叢起
平田中作園池中積累假山或屹立道傍如巡徼
官兵甲冑相迎或闢遶丘阜有門楣奧竈庭楹之
可觀遠望其疎疎落落者又如漢將坐沙中綢語
聞有玉華洞距官道不遠乃爲輿夫所詭過而後

以相聞遂未能返觀是夜漏二十下至辰溪無逆
旅可覓彊于郭外民樓止宿突煙在下馬卒輿廐
沓處一室夢中聞自草草凌晨渡河見有一溪自
蠻塞經麻陽來復如酉溪之合辰陽者飯山塔驛
夜止懷化山巔高下馬足凌兢不異昨路由懷化
至芷沅可百二十里山稍疎豁不逼官道有平田
村舍之可望而其中塋口市亦不落寞惟羅舊驛
軍夫肩輿自此始大都自桃源至芷沅垂七百里
界亭以下溪水亂流山色斌媚自懷化以下山有
文正行書
疎密而氣勢雄峻溪流亦大然石若最勝到處皆
平泉午橋之景其人民風俗俱淳魯夜無盜賊行
者可以不持弓刀虎狼不聞食人若無援兵之驛
官客厨傳之擾差使鞭笞以賦馬錢則所經村舍
無之而非桃花源者前所謂大張眼日眠秦人洞
職此故也芷沅近以黔事設一都護暨監軍轉餉
二使者幸酋未卽出人民居處尚緝緝然渡河而
西山勢復合溪流如綫遙望三舍外高峯簇簇皆
紅黑苗之所薦居云五十里至便水驛又四十里

至見州驛驛東一洞名洪崖瀕河僅小阜其外紫
石稜稜而楞入于地中塚在此岸屍在彼岸有人
以火炬深入聞水聲在上絕不下滲詠王維詩洞
穿江底出江南豈獨嵩山余於此亦云洪崖乃羣
盜至名非仙人可拍肩者寨口見在彼岸卽洞之
尻也又三十里至鱖魚堡又三十里至平溪衛處
處皆戒心于苗見州鱖浦之人爲言近年諸苗收
鹵之狀猶自談虎變色乃平溪之東則紅苗正猖
獗時浙東陸公爲偏沅監軍使者殺傷亦相當鉅
文正行書
其酋目以挾之亦未大動余以十月二十日卽次
軍城主諸生洪國嵩時河北屯堡半徙惟城中士
民熙熙若不知有苗患者城如斗而缺圯處蹠羊
牧其上余問之曰何恃而不恐曰恃此一綫之溪
流耳然寒裳可涉景泰時苗蒙倫會圍城三市以
天幸得全余不覺失笑曰此亦桃源中人習見高
山流水吠狗鳴雞煙火相望老父稚子怡然相安
更不復意武陵漁父倚棹而問津云時甚閒暇則
援筆作采薇記

杖杜記

今上御極嘉與海內更始布喜騰詔黨錮先開縱
舍冤罪明遇乃獲偕諸流人躡屨東還先是聞
熹宗皇帝八月鼎成攀髯之慟萬里莫及計至成
禮蓋十一月之望也時有揭光祿齋 今上詔書
至滇黔過平溪敬致禮部騰黃一本端肅開讀始
知網解則語衛官申白黔楚當事徐治裝行鄉紳
暨合衛文武孝廉諸生送者相屬于路三十里不
絕思州胡太守紳亦不遠四十里來酌酒旗亭爲
之直行書 杖杜記一 青玉堂 朱茂堂
別時紅苗大入銅仁當路屯塞胡太守與平溪掌
篆李指揮及李守備趣歸爲勦禦計余亦隔江止
宿周巡司官舍次早渡晃州思州莊司李來送司
李時覽開丹砂廠駐田埂坪語及紅苗步馬尙結
營當路未散別司李飯波州守路皆有官宿便
水驛陰雲嚴風釀爲微霞明日大雪取道山崖下
飲江潯羣峯青螺皆似白鶴蹲立江際漁舟三三
兩兩或泊或行所爲騾子關者尤高險捫蘿穿空
而度萬木蒼蔚馬足凌兢呼亭卒扶輿上下窮日

之力五十里至沅州日暮矣舊設都護監軍已裁
去州守與兵使者俱遣人大續餼食宿于逆旅正
當水勢衝激處枕上江聲聾我夜夢詰明徑羅舊
驛驛官具食甚潔自言原籍江右晚宿瑩口沿途
松林疏密不似昨者諸山枳棘蒙茸單氏五諸生
具殮蓋平溪衛千戶之疏屬也明日至懷化驛諸
生陳九韶具饗厥祖爲江西人富甲一方居屋亦
壯大信然索詩量爲題二絕復書叢桂堂三字以
扁其別業夜至山塘驛驛署後紫荊兩本黃楊兩
本殊蒼密可觀新貴陽太守麻城毛君將其同邑
梅長公中丞書梅自稱覆盆子蓋與余俱同患黨
錮者幸楚大夫寬綬奉今詔得不遣行三十里至
辰溪途中晤孟司李以鼎成故彼此俱白衣冠渡
處正當鐘鼓洞一石冢突兀瞰江樑空中有石作
金華聲巨石濱邑岸者纍纍如貫珠更古質有氣
勢潯水首受故且蘭上路皆激箭至此句已數十
里故辰溪一渡東西易位飯候館中屏書湛甘泉
西山銘暨王陽明詩銘詩有從今夷險渾忘却始

信羊腸路亦平之句陽明蓋自龍場還也辰溪郊外峯巘巖洞所在爭奇一爲白牛洞洞不甚高深洞外石色蒼黑而峻嶒賈如弦高者夜每宿羣牛其中稍東北爲甘橋洞本一長嶺如修蛇橋下澗水湯湯直穿嶺橫行穿處仍巨石犬牙冒其上若天生橋然遠望亦蒼黑峻嶒四十里至船溪所爲玉華洞者山勢如伏兕昂首隋尻昂處壘焉憑石級數十攝齊以入明闇相半明者羽士供玄武諸神闇者燃炬回互行乃可竟其石乳之奇天下未交直行書

文直行書

卷五

七

青玉堂

于是命小羽士酌酒題詩而別時薄黃昏然行三十里漏下二十刻宿候館明至辰州姚太守出具供億趙副憲亦致其餽稟隨趣發徑望城坡距郡二十里道旁有沅陵令郁君新開之洞命名雲從夫洞本古道弗以郁君始治也洞口爲亭右爲臺巖上爲經行室僧名證果者住持之洞中亦有數柱外明內闇古邃虛玄辰沅當路諸公過則張飲其中然與觀音洞連會不半里余舊歲過遊觀音洞泉鳴橋下風生塢中端爲幽勝今忽有雲從交直行書

文直行書

卷五

七

青玉堂

至余乃先行武陵郡晤楊修齡文弱橋梓是時
高陽令唐君爲常以賑饑賑獄二年近蒙昭雪放
歸武陵人也楊公乃獲悉 今上新政有 成廟
世廟之斧斷而出以從容卽從龍諸中貴人不敢
旁贊一語事事出人意表大爲世道民生手額游
龍陽徑益陽沅湘交會至洞庭魚米之鄉也新康
昭周飛石使君觀其夜漁之化明日至長沙入年
友顏雲漢大叅署中爲半夜之飲盡出邸報讀之
今上方有所誅逐不覺同大叅起舞是日長沙郡
吏直行書 杖杜記五 青玉堂
邑王者俱致餽牽凌晨取道荷塘過古藩冢舍古
木虧蔽可十五里于是霜底南風氣候和煦驛路
梅花盡放飛香襲人距荷塘二十里多巨石崛起
水田中其自致者曰鼓曰金曰旂其兩片附屬者
曰剖瓜奇矣醴陵萍鄉以插嶺分嶺舊邦謠俗聲
語倍堪恭敬史稱長沙豫章皆南楚雖三千里而
士農樵漁之所托聚無大改異也瀘溪宣封以水
爲敗糶之市多歛賈日夜裝宜春分宜蔚然文
明矣深冬寒沍山間華實之毛不能如昨秋掩映

分宜至新喻嚴風北吹輿中掉栗時東萊姜別駕
掌邑輿廝皆風戒以凌晨發漏下乃至臨江郡明
日渡樟樹至豐城次于傳舍風雪大作乃一介行
李裝舟中而輿行取徑白峯輿廝冒雪行十步一
以獨嘯而歌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之句情景逼真
又明日抵里門于是作杖杜記

吏直行書

杖杜記六

采菽記

歲戊辰爲 今上崇禎建元遇既自夜郎采薇奉
敕歌林杜生還螻處東臯以獲奉先人蜡臘爲幸
不敢通賓客春仲讀邸狀鍾給諫珣上書訟謫戍
者冤冠首及遇奉旨特復官誥且曰才品顯著其
擢用之于是薦剡益旁午春季寒食乃攝敝衣冠
往北山一上先人丘墓猶螻處東臯如故夏仲廷
推起右司馬夏季報至則上書稱謫徙餘生曩幾
蒙不測今益憤耗不知所爲恐負任使累聖主知
交其行書 采菽記 卷五 青玉堂
人之明謝不赴凡值虎酋插漢入雲中大掠殺吏
民烽火徹甘泉又東北西南皆絙兵軍書重跡而
狎至大司馬門冗如蝟毛左司馬呂公純如嵩疏
見督有旨令納言不得受辭疏賁奏者重跼而逐
矣則以秋仲入城報謁于秋季朔二日北發里中
縉紳先生將者張滕王閣渡章江明日哺後火圓
通傳舍巨廬光景深秋逾鮮憶三年前得拜過此
一朝有宅且不復相見今日獲與山靈對秋毫皆
再造之恩也明日午渡九江夜漏上十刻次孔壠

廐舍早發黃梅夜漏上二十刻次楓香傳舍尋次
太湖次潛山天柱崔鬼想見漢武望祀英雄之氣
與風雲同壯大次桐城方職方孔昭張山庄次舒
城早就太僕濮公中玉宅一談畧具雞黍殊見太
僕雅尚次廬州太守以下皆具供授餐逐壁蓋不
敢以往來累四衢王自此至都門皆然矣次定遠
濠梁歌風地也殊莽蕩次固陵道見有壑壘句圍
屬河輿夫稱曰霸王城乃漢遣騎將追羽至固陵
卽此靈壁卽垓下是日天大雨霑衣渡睢水北至
交其行書 采菽記 卷五 青玉堂
夾溝有山句圍數處羅屬睢如天市似乎鍾風氣
之會河淮彭城官寺樓臺傳舍皆壅淤于泥沙封
及屋危官民俱徙置雲龍山椒隔河創傳舍三楹
居賓客殊單露無沉沚者徑子房山之麓次利國
驛皆山介利國古有鐵官冶芒碭在西下相下邳
在東多楚漢戰場地勢亦莽蕩徑互鄉次滕次鄉
望嶧山巖巖瞻孟廟翼翼始覺神遊俎豆矣兗州
爲大府宿兵防妖盜巡徼將橐鞬負弩矢道左陳
其步騎數千泗水上盡甲負郭置兵廬窮日之力

次汶上是孔子爲中都宰處明渡汶而北樹藝藝
田野闢東平不能及其齊魯之疆耶阿以北有河
專通鹽運意者其濟水平而德州則瀕今運河蓋
鄴水百泉之委也至問所謂禹穿九河之跡則具
在河間今悉變爲桑田而黃河從碣石入海之故
道又安在哉史稱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於
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二十六歲孝武元光中
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汲黯鄭當時
大發人徒塞之輒復壞考其時則河不用道東南
不直行書
徙在漢已然而襟帶濠泗中國之經濟會焉殆天
運豈繇人力耶河間南北多逆瑤祠宇莊佃土木
甫繡隨就刊毀而其投死之阜城逆旅亦丘虛氣
歟所留獨河間馳道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疑
金椎之隱者溝兩周而墳厥中水潦無激焉任丘
故大邑饒富貴然向僅迤土墉今則延磚壁立故
田錦衣之烈也錦衣事產直至淖沱俱沒入發窖
藏得白金十八萬輸大農矣淖沱水從塞外穿雲
中九原放天津入海廣可十里可以長堤堤畔葵

葦荻蒲舟船磨舍無異江壩擊鮮之直倍丁印
門宋爲尾橋關與契丹邊界處卽白溝河其
川皆大行之所發源云新城燕督亢地秦皇貪此
幾飛血荆軻之匕首甚乎哉利之爲害也涿鹿黃
帝之庭蚩尤爲兵戰鼻祖是泰古時已開龍關之
場北百里爲漁陽神京鼎定居庸山海鎖造陽襄
平之塹以備胡東至于海地形扼塞如十二東西
藩臣爲臣衛中官天極其太乙之居常明固萬年
不拔之宅乎雖爲遼金元餘閭竊據其故城址尚
交直行書
距今城五里間其宮殿皆在鼓樓北偏跨京兆署
左右乘剛而居陰未若今宮殿宛然西海子天然
太液開陽而會柔地道先立分野在柝木之津蒼
龍之尾神宮九子陰陽摩合漢光煥發重以列聖
之仁漸義摩具所以立天人之道悠久無疆者夫
豈偶然哉夫豈偶然哉遇以十月朔三日觀今
上皇極門曳紅采颺翠氣衛士蒙盾負羽杖鏐鉶
而羅者萬數設九賓臚句傳尊卑次起通名姓謝
恩穆穆肅肅踴踴如也詩人之歌采菽何以逾焉

菱棠記

崇禎己巳冬仲將之南都繇吾邑東門取道持溪
原隰龍鱗青松遮隱霜晴皎潔人烟疎密鍾陵橋
以溪水達君山湖販薪者之所走集石灰嶺迤爲
五龍崗不甚秀衍宜湖以東土著者樸愿力勤雖
富無所紛華也宿潤溪候館傍有寺絕溪爲橋
橋兩岸皆市春夏間茶直可千金戴叔倫自潤州
流寓其地因以潤名溪云山不甚高松石殊可觀
黃貞父先生於戴讀書處建寓閣祠之足贊文士

交通待書

菱棠記一

三

青玉堂
菱棠記

風流明行四十里渡龍津爲餘干縣江右郡邑獨
餘干新淦見漢史其南楚之疆耶繇彭蠡壩地取
道饒州多徑菱葦中郡南再渡水入城城無他饒
賈人重裝竹木聚之東門浮梁陶器通天下無貴
賤仰給焉出北門取間道之建德三日始達路雖
徑而驛置不設其所謂石門永豐諸市鎮官之徼
巡者居之沿途皆平崗近建德始入山山間盡松
杉苦無河渠春夏水漲松杉灑澗壑之流以出其
民亦樸愿樵汲自足居屋比鄰陽較精飭南直隸

交通待書

菱棠記二

一

青玉堂
菱棠記

治而屯則多撫州所孔官詹兄弟固用屯籍顯者
山雖高深而風氣鍾美鄭司徒諸名家桑梓恭敬
處良非偶然建德二日達貫池亦無驛置止宿亭
長之舍然路亦不甚崎嶇同行者喻子仲文也緣
以徇馬病中途上書乞身言旋沿江岸候旨書到
發數日警報至有師命不可以請上書人未及國
門重趼而返 主上宵旰人臣義難偃蹇則以庚
午止月穀日單車從北山過洪塘宿南山寺寺僧
力田與里甲同徭役從萬年入山蹊坂橋曲水孤
城僻左百里爲樂平縱橫于廻阡廣場之間竟日
始達薄暮天小雨百里爲德興途半渡小河午飯
民舍田疇中有奇峯卓立干霄礙日其銳處如雙
闕所恨居民採石燒灰不無剝鑿余爲題詩以護
之望中如此峯者不一惜在偏隅千載誰賞至德
興則街鼓社燈薰天震地月色浩然余亦忘其跋
涉明日循東陟筆嶺高可數里蛇行回互過此則
山徑益深昧曲折半日始在河干循河行倚高臨
下車爲之枳敖口之市居屋百廛涉河爲婺源疆

矣假宿民庄凌晨行山谷間問巷密炊烟遠近
相次依山傍溪疎松深竹掩繚樓閣如行圖畫中
婺源邑城有朱子闕里車過者必下恭也午飯畢
出北門穿嶺渡河甃石堅栗徒扛備具亭堠館舍
皆精麗江灣多右姓聚族道周有書室壓水爲亭
位置殊雅宿烈磯鋪明度金竺嶺上下皆斗壁僕
人舍騎步行官輿用亭卒牽之如百丈然蓋南條
要脊分水處嶺水如騎屋危而東西流西流入彭
蠡注江東流入錢塘注海休寧卽於此入疆焉衡
太連行書 文卷十五 三十五 青玉堂

問勝蹟於輿廝口中續溪邑高山之下出北門士
五里爲輦嶺則又南條要脊矣夫徽郡兩絕幹嶺
是知爲地脉句已宜其財富甲天下輦嶺比金竺
徑稍寬廣卽循巔蛇行回互者可二十里其分水
猶然如屋雷之騎危一注浙一注揚子也夜止亭
長舍中拂曙至旌德距涇縣百里山勢莽密水勢
湍急至涇縣山始就平水始可漕浮船待裝者鱗
集自萬年至此從來轍跡未經繇此而南陵蕪湖
當塗皆舊遊也采石風雪大作膜甚止宿舍館明
太連行書 文卷十五 三十六 青玉堂

日飯江寧驛百里抵南都暫憩高座寺寺僧固舊
識引看甘露松風諸閣寒梅乍花高竹成蔭質明
謁高陵入城抵爽鳩之署殊作并州想而吏人父
老子弟皆欣欣有喜色而相告曰此嚮在御史臺
督課江南北軍吏撫摩我者也依依有周人甘棠
之意焉獨余愧召公也獨余愧召公也

說棠志

癸亥冬廷推熊子丞南都御史奉璽書提督江介
軍吏討姦邪盜賊消伏反側子整飭臺綱兩載有
半瑞禍作謫徙去時爲乙丑夏越三年崇禎戊辰
蒙 今上灌盥召入爲左司馬明年遷南大司寇
以庚午履任端端理訟牒臺署相鄰視玄武湖堤
喬林灌木如棠也業已作棠棠記語在青玉集中
越辛未夏復召入爲大司馬拊拊周戎之索十有
六月用不稱罷歸士年壬午夏羣盜陷金斗濡須
南都大震蒙恩從削籍起衆贊機務御批遣官敦
趣一月三至勅免例辭遂竣于不宿之義旋理敝
衣冠銜炎就道卽北山廂丘未及別里中縉紳先
生張送郊亭幕府標將執戈之前送于三亭之南
取道白峯渡西洛水漲甚呖涿河堰洪泮潛沱潢
漾灝濤投夜至先君丙舍次早拜別寄徑東石門
觀瑞雲窩渡霄山至進賢六十里沿途泉次高下
松隴疏密薄暮抵同里之館同邑縉紳先生次續
枉顧或餽壺飧明縣東門取道持溪平崗履阪饒

文德堂

說棠志一

二十七

南樞集

文德堂

說棠志二

二十八

材竹沿途魁陵溝瀆星羅午貫宿東鄉明發安仁
土多赭色渡信河而東北則貴溪也縣城溪水句
曲山有銳首迤足者七十里抵弋陽高高下下百
二十里至廣信徑興安天雨淖輿梁半圯九十里
爲玉山山水皆西注常山江浙要有水分東流矣遂
買舟卷舫蓬窗夏漲流甚駛投夜抵衢州晨起良
久無候人到旁有官舫載松榿不可問竟乘舴舺
掉半日過龍游抵蘭溪激水驛矣吾子人霖以義
烏令量移水部兩臺題留監護浙閩軍討菁寇適
以選調姑蔑兵至橐鞬候吾于郵館勗之日皆王
事也子必勉旃廣漢渤海善師其意毋貽吾東顧
次早別午至嚴州馮司李致餼餐富春釣臺漠然
山高水長蓋四十年中屢經此不厭客是頗見也
明縣桐廬富陽至錢塘東望會稽禹穴霸王之跡
縹緲雲煙間泊江干夜已二分明徑武林連歲歉
疫民人半稀西湖岸上輟相望不可行行城中室
屋多反闕者武林門外登舟離使馮君致餼餐明
日遂行時久雨崇德桐鄉嘉興宛在水中史所稱

鼓具區川三江而瀟五湖是其地也白晝戒心于盜吳江平望湖中尤盜所出沒按夜抵蘇州明晨黃中丞以鄉誼致饌餐二十里爲潯墅關晤權使楊君按夜泊無錫縣宰久缺學官守兼空如入無人境次日到常州太守病亭父致惠泉一罍猶然廣者吾舌尚在滯澠之水豈不辨耶吏人用官物率如此至丹陽僅與賀中冷侍郎一晤自武林至此吳地西到江東至海三四十年中故人無一可問蘇堤曲宴虎丘笙歌錫山酒市僅付之孤舟夜夢懷思緬邈中始信人生地上寓也滙汎萍蓬劇場出入耳肩輿行句曲道上茅山降雨冉冉接金陵王氣中明日開霽進高橋門父老向予言近年經蝗旱米翔貴昨已發蝗今得雨而解率褰帷相視而笑曰此二十年前操江都御史十年前大司寇也三度金陵兒童走卒皆識面貌蔽芾甘棠之三章若爲今南國興歌者豈不亦召公哉予愧而謝之援筆作說棠志

文匯行書

說棠志十五

二九

秋槎志

志秋槎者熊子以崇禎癸未八月從南叅贊蒙恩賜歸蘇江路掛席御秋風遡洞而西風力稍厚悠永不十日抵章門漫記沿途藐眴衍漾卽景卽事而役于墨客卿者也初發出石城門公卿祖餞寮友治張踰沅之士隨從相屬若紛青雲而縵虹霓焉日晡登舟賓客猶納謁投夜乃閒明解維泊江中黃頭長竿帽擺編帷竟日始具五分夜擊刀斗爲守岸楊帆駕浪沛涌鸚鵡殊有張袂風山舉袖霧澤之意遙睇鷺洲二水牛頭雙闕瞬息依違口下春經采石津煙渺渺兩岸不辨牛馬談者俱云此處扼要尚非通論抵大洋河更漏動矣辰發梁山東西對峙若朱鳥之束員官宜用戈船梁麓火攻習流之衆依山墨守談者云爲金陵門戶良然是日風采曠乃次蕪陰蕪故天下陸海巴蜀吳楚布物木繡材貨所集戶工二部設兩關樞之饒穰矣蕭伯玉是夜亦泊舟茲邑聚語半晌次日經紫沙洲夢蕙菱叢煙蒲魚鰖露滋月滿雲高林素曾

文匯行書

秋槎志五

三六

文匯行書

港青縣二鎮新經亂兵居民方從而保歸焉至秋
港風急橫舟絕江而度彼岸殊難爲力至則甲夜
矣明發風利濤駛水廣山疎沙揚爭飛汀鶴羣呼
紫鱗衝岸蒼隼護巢轉背而過應接不暇日下春
抵銅陵仍與伯玉聯檣夜語浮數大白而別明發
秋浦遠望九華阜陵鬱鬱挺者若玉筍幹者若天
柱覆者若華蓋褰者若綖帷磊磊崇崇其神明之
奧區乎嗣繇江夾中行頗爲安穩鶯舌已默鴈翰
初開始見雲邊數行額篆嘹唳聞天又竟日泊皖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五 秋懷志二

城固黃魚膾玉紫蟹流膏處而騷于亂兵羣盜廬
屋蕭然黃中丞杜將軍陳司李納謁話至然燈明
行風頗大行七十里依皇澗中蒿菜偏香荻花叢
發舟人抹樵無禁古云江臯河漢惡種無不猥大
其語良然明一日行二百四十里至鱖魚嘴飛帆
徑雷港馬當小姑白波若山出入日月其寬廣處
大與地狹小姑屹立靈變奇塞豈天門後鬼工耶
數日前亂兵尚有留落于彭澤望江崔荷中者予
檄海舶裝習流千二百人疏捕之遂爾片帆皆上

古詩云長鯨好膾無繇得乞取餘鯨作釣舟詠及
此猶令人雄心猛氣紛紛四據乎明行四十里至
湖口遊微將許大成烈沙船兵戍豫章之味固金陵
之唇皆予指也風利帆駛頃刻過大姑看予所建
塞堵波如岳麓之瞻高掌匡廬一片青巖紛以嵐
帶殊白雲壅漢柴桑栗里濁酒陶潛較之運甓功
名將無同又頃刻過星渚因憶三十五年前萬曆
己酉冬予以儀曹郎被徵書北上至此阻暴風因
登廬山探奇五日備歷飛雲積雪之觀記在綠雪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五 秋懷志三

樓集中真如昨日正淡沲幽眺又不勝緬邈懷思
云是日宿吳城水國蒹葭中忽飛閣纓虹層林結
靄漁市成行酒旗招客鷁采蛟文龍鱗鱗氣依依
見故鄉風景地長水滄民人歸本戶日歲息爲之
一快至昌邑而水之回互句曲者三處羅俗呼爲
牛欄三折視以前湖江縹緲儲與乎大溥聊浪乎
宇內者至此若漸有收束及槐華灘舟稍爲沙嶼
空闊榜人盡之頃刻抵章門時爲重九之前五日
鮮維纔十日而上獵三靈之流下決九江之滋

脉白阜之山川歷玄龜之封塹凡以月值浮槎興
如問津天漢吾不知當時召公請老韋相辭朝有
此壯觀乎否耶彼命駕秋風特爲蓴菜鱸魚起興
者豈吾志也哉

文直行書

文卷十五
秋庭志四

三三

明官 讀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登匡廬山記

廬山於山經爲天子都背岷流面彭蠡蟠冢道漾東流爲漢過三潏大別滙澤爲彭蠡廬山積高其上神明之奧區焉祇以越在南表周官職方書無稱古帝王封禪巡遊所不及世遂以匡之廬命名焉乃九微志又云方輔與老聃跨鶴仙去惟廬存又何異也班孟堅地理志以尋陽屬廬江郡以廬江豫章九江盡具分所爲不離古文者是矣自鴻濛剖判歷百千餘年虞舜始巡方岳東夷行書 文選卷之十六 錄聖典
吳至周猶東南夷也不千年文明軼中原安知茲山將來無金簡玉書之事光景動人民哉太史公南登廬山浮江淮而文雄百代陶謝諸賢以還風流茂衍李白曰予行天下所遊覽山水甚富而俊偉瑰特鮮有過者真江陽名岳何可當吾世跬步而失之庚子上公車壬寅領邑南征丁未輯瑞過里凡三往還於東林之麓取陰道仰天池如杓之在斗日有不暇給是以卽事用希間嘗讀李北海趙吳興碑特大意耳已酉拜儀曹郎水行北上泊星渚始得一盡登臨之興初治監輿由東古山西行五里徑九洪橋橋實門爲九長二百尺積石學學

焉壤詭豐隆質狀不同流水潺湲如膏玉漸深則篠蕩既敷草木喬瑗堵之居夾其皇澗父老子弟以新以蒸殊見山家之作業劇也十里至開先寺距寺里許石磴紆鬱中雞砌爲車馬道寺門百武之外爲南洪橋橋跨澗而長松翼兩干卽非佛印了元手植亦虬然有玄纓盤舞之象流泉自寺背瀑而下泓然河決水中石罅高樹蒙生青沙掩拂幾劒峰峩我立三尋之戟香爐峰蓋遠法師所言孤峰秀起游氣籠其上則焚氲若烟者相傳爲李白讀書臺鶴鳴峰開先負辰員聳而喬龜背峯隆頽岑峭並奇絕超忽紫色漸渾百鳥喧會東南眺錦屏山若滅若沒風來月上卽酒適至因呼僧步大樹下看月意在息心窺谷其如僧俗不能供對應何侵晨起覓寺碑古碑已劫于兵燹新碑載南唐主世子時寄遊此地卽位江南廼廬爲寺寺後臺基若削成而四方者舊趾也今爲紫氛閣最後爲寶臺亭亭後卽山巨石削爲壁中鑱七佛偈黃山谷書左王陽明蕩平宸濠銘陽明其以此當天山一片然筆意迥健堪與山谷並寶折而右武數十阿曲路深平崖開徑徑傍僧穿石爲水遍注香積廚不枯樺而流可十武折數武爲瀑布龍池開先第一勝也瀑自雙劒鶴鳴之間兩道掛流可

三百丈而合于龍池觸兩崖紫石稜如蒼兕吼如雕虎
嘯如天駝奔嘶白石橫亘池上如百斛困懸巖屹立如
細柳營門水光淵澹如合浦珠窟巖間饒風泉雲壑四
大字周堯書青玉峽三大字米元章書並古雅其他崆
峒子紀遊及崖間大小篆不能殫論黃巖寺在其上因
石笋爲小鴈塔都可望也廼出寺門取小徑折而北十
里爲詹家崖渡青天澗經萬沙廢寺過七尖山仰視如
頰筆折而西北十里爲棲賢橋上有大士閣橋建于大
中祥符巨高山而臨不測之壑三四百年屹然完整其
下太中祥符年月四十餘字宛然可讀橋兩畔二巨石
如力士胄而扛鼎當橋之中爲金井其深無際潭結綠
而澄清瀨揚白而帶華撫柱橫睇冰雪之氣凜凜襲人
其上流品夢如灰牙相搏噬中一方石當澗土人呼曰
張果棺因石上痕遂爲大士拇蓋妄也然水所從來高
甚湍悍礮而怒若千乘車若萬人鼓若鉅鹿戰呼聲動
天地蘇子瞻所謂雷霆與石闕險出三峽右者此地也
行一里爲玉淵潭渚迴三丈之規作縹碧色蓋金井上
游井中之布倚淵中之布垂倒挈金壺傾儲直下淺溜
穿鑿萬古如斯其深不知幾千尺也淵上雲根如塌鏡
知南康軍史卿同僉書判官廳公事天台張軍學教授

四明任哀然來遊刻畫深重字法莊嚴其徑旁者爲苦
鮮所剥不可讀折而西五里許爲橫石港重險榛薄陟
石度流望山顛蹬道一縷掛雲端人人不自周也三千
武爲冠石千武爲笠石千武爲歡喜亭右一瀑爲白水
巢左一瀑爲長龍澗萬丈之源自虛巽鑿空而沛疑銀
河瀉練映白鶴以混青天千武爲相見灣抱羊角互戾
而上寸連尺斷危開危閉捫壁而進白汗滂踵千武爲
太乙峯萬尋桀嶂莫之與京降視五老峰則番然處下
西望武昌東望秦淮漂渺江湖顧盼有凌虛御風之意
折而西南下禪棲淨室棋列阿丘十里至金竹坪坪故
無寺僧續芳者以戒行恢拓爲千佛禪林水竹叢籠幽
蔚隱蕩寺僧手指三千方外遊者倍是山門捲篠徑前
爲庭供彌勒中爲飯堂一鼓而會食者千人後經堂供
釋迦高足弟子若而人誦法華楞嚴肅如飯方丈所治
伊蒲饌皆精具廡下積粟米千石敦敏者司會雅樸者
蕭客首坐稽闌出都官稽闌入一老衲提挈其間如三
軍奉大帥戲下亦一奇也坪陰爲黃龍潭有新頌三藏
及新建御製亭僧半于坪部署之法如坪其尺五天松
杉之勝望之蔚乎蒼蒼亦又一奇也日晡矣從將軍河
取道天池可十里不及天池涉將軍嶺嶺羅關膝而升

可三千武盤旋谷中渡水數四出谷復登高二千武爲
天池寺門外砌石爲棧列松數百山巔構皇覺殿鐵
瓦銅鑄俱舊物殿前地湧泉故兩竅如雙片今爲欄鑿
方孔因號天池西爲文殊臺寺故文殊道場

高皇帝以周顛仙告太平勅爲寺西崖有四仙亭曰徐
道人曰天眼尊者曰赤脚大仙及周顛爲四云文殊臺
面鐵船峯下臨無地臺前有松名偃蓋數千年物疑卽
抱朴子天陵偃蓋之松而靈于十年之內爲可悼耳傍

臺爲清涼亭石塔中文殊高二尺建寺初南都勅至者
古色照人宋元以前之陶也臺方亭銳臺極亭幽卽偃

文殊臺

五

鐵臺

蓋松不可見而森植亭際者皆拳曲而被龍文日下黃
昏微風習起明月漸流鍾動時四望如在水壺中殊自
忘其身世僧爲余言八月佛燈至有燄無質光而不曜
浮空百千乘陰而來隨喧而散望之衣袖可攬卽之又
在虛微真佛光也余謂佛有真光自守其黑豈與腐草
野血爭熠哉深山大谷靜極生明天地自有此玄理陽
明謂柱杖撞破青天開撒落星辰滿坪野英雄語耳予
恨未齋五十日抱白雞登山令神藥異寶出也是夜東
宿僧寮夜半雨雪交至早起一望空濛因念王彪之廬
山記箕風吐火而蓬勃畢雲出岫而爵翁冬之日何難

霜清東林月白虎谿共政惟此雨雪變幻出入顯氣山
川大美庶不爲慮之憚賞耳復登文殊臺老衲向予四
指曰此漢王峯此仰天坪此蓮花峯此倪冑塔此石門
澗此錦澗橋此半雲亭此竹林寺雲氣漸收一一可辨
而漢王仰天爲最雄竹林僅有崖塹之蹟寺烏有矣循
嶺拾級三里至佛手崖窺鬼五曲忽開洪洞崖中頂石
如牟尼紆五輪指摩覆大千中殿佛殿可建二丈旗此
爲御製亭

高皇帝所製周顛碑也下崖里許爲祖師塔赤脚仙埋
玉處折而東三里爲寶樹林故大杉生石扈中園可五

文殊臺

六

佛手崖

人抱高百尺葉色赭如珊瑚樹傍多習靜精舍以雨未
暇觀過此徑益窄僻風雪復暝折而西南三里爲火厰
本招提燔於闕伯佛能蔭法雲涼火宅豈其不戒于煇
石燒丹遂以妙相度劫耶復折重嶺二深谷二五里皆
冷泉寒石始得故道三里而還太乙峯登其絕巘時千
山帶雪萬嶂蜚鮮渾成瓊宇于是抱危石攬飛雲觀三
千大千世界直芥子許真氣溟濛轉背輒變忽聞浮提
中青寶色忽夜摩天上珂玉色忽簪單越境火珠色忽
堦率陀天白鷺色玄紫樛素不可名狀長江大湖崑藍
皆震水波盡黑而高處輕塵不吹靜聽深谷怒楊之聲

亦復在此在彼兩間物理見一端矣五老峯相逼而
支離奇桀如老人連袂箕踞肩高于頂太白詩青天削
出金芙蓉足以容之且步且輿下十五里至山庄鄧酒
適至雨後瀑流盛漲龍松呀呷蹴浪揚華低回玉淵金
井之間不能去復折而北循五老之麓將以討白鹿洞
也行十里皆平崗至則橋門外橫石如梁卽無鐫中穿
然連山南北而瀏若噴雪可嗽可洗古松修竹逶迤四
成如萬華谷名冠天下不虛也謁先聖先賢讀諸碑記
古文錯落其間以李渤馴鹿遺事砌石洞而刻鹿其中
覺牽合然行步洞中敲推四壁俱覺響應秦坑久蒲何
復壁間琴瑟亦可小異亭不一獨對最勝北攬五老下
臨清流洵足蕩累願物悟真散賞昔爲少室書門今爲
新安俎豆然則勝地亦何常主哉折東南十五里間關
至星渚夜漏下三十刻越二日復命駕遊歸宗寺距星
渚二十五里而遙無他奇較他刹以尊嚴洞朗勝寺久
廢而新奉藏經僅厥殿供如來一軀僧云寺屬王右軍
捨宅後有墨池殊蕪穢其所爲右軍者無文足徵也乘
夜還星渚聞中行數十里菁葱莽密豐孤文豹之所棲
僕夫惴惴昔劉敬叔曰天台山路遐邈非忽生忘形不
能躋今日之謂也次日舟行三十里波浪兼天望五峰

積雪飛雲大覺雄壯幾日芒鞋備風雨霜雪之四氣合
鄉者三度東林觀遠公嘯橋十八賢蓮社豈猶然味大
鼎之一臠乎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予于茲山倘亦
不負夙盟耶謝靈運曰衣食人生之所資山水性分之
所適清曠之域聊于勞攘中取足焉非好奇也昔經長
康還會稽以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二語括山川之美以
應問者予聊記此以代口頰爲異日五嶽發軔每一念
及披雪立太乙峯乘月坐天池臺結攬大塊之精氣未
嘗不浩然意遠也

武夷山游記

武夷之山見于封禪書郊祀志所謂天子常以春解祀祠黃帝用一梟破獍武夷君用乾魚也語本方士怪迂而遷固採之其山遂名它書記皇太姥魏王子騫遺事暨列仙傳記錢子武鏗子夷卽皆不經見而周秦以來已有仙人之氣矣山距崇安一舍從五父之衢涉皇澗焉卽武夷宮宮負大王峯削成而微方石冢突兀蒼翠間赭白色其陰三片石如立堵冢之禮斗臺接龍洞槎木垂綯作猿猱行乃可登降冢之半爲昇真洞藏仙人委蛻無數中爲幔亭子騫架虹橋供張曾孫處旁爲雲龍道院址老彭之廬也宮如道家前殿供三清後供子騫爲地主羽士百餘人飲酒食肉無異編戶環山之田皆宮田禁民不得買賣田租之半飭遊客廚傳羽士如駟矣降宮登舟厥水鉤已九處曲厥石岬巋九處羅迥迥從之首仰而尻俯者一峰名獅子石連獅子首銳而外顧者二峰名大小觀音鐵板嶂連登仙巖石色深黝如積鐵水名虎背灘舟行蕩漾以上流二石奔踞水中者類虎頭焉止止菴玉蟾白公之廬也水光石在大王峰下石上劖第一曲兜鑿石近立馬峯有勇士據鞍覓胷之狀玉女峯近鏡臺合兜鑿隔置水漱其本近而不

屬迺玉女上視如頓筆下視如攢四指逼視如攢三指遠視如婦人冠奇矣稍南則一線天也仙冠石如羽士冠負虎嘯巖小藏峯對鐵板者色純黑噴水珠如簾鐵板一石隱起類黑鋌下三孔俗稱胡人獻墨石旁一瀑如綆上劖第二曲大藏峯石竇中有船名架壑木板縱橫類船上旣凌虛下不蹉實隄爲藏舟之人耶諸小巖槩插木板如機杼何也仙羊石近車錢巖傳爲太姥輓牛輦錢之地昇日峯會仙巖宴仙巖皆高阜而隅置會仙之瀑如簾宴仙之瀑如綆簾瀑倚綆瀑垂三曲之奇觀也大藏而上爲雞窩爲金雞洞爲釣魚臺皆奇石縱橫錯置臺銳如人俯首插木板者二處洞穴如目金雞之瀑上如握線下至谿中如雨巖中藏小樁四五皆神仙委蛻板之縱橫巖口如積亂薪羽士爲言先是邑大阜崇安令命構木爲雲梯取樁置宮中雲乃雨骨如筋願如拳也登題詩崖眠之甚辨其水之不湍而澄者曰卧龍潭御茶園唐置茶夫三百名其所謂龍井與祭茶亭者具在題詩崖水由鑄中穿曰小九曲石之直突者玉華峰也望而仄者鯉也卧者劍也其曲四矣玉華之上曰雲霄峯曰更衣臺曰天柱峰更衣如頓鼓天柱本末銳而腰張水湍之亭亭焉柱下老子石五離離焉柱

連晚對仰止二峰晚對瀑如直綆仰止瀑如握線紫陽
精舍面之大隱屏則精舍之負宸也仰止接城高峯其
間壁焉見雙峯蓋八曲之鐘鼓石而五曲可並觀者也
小隱屏削成而四方家微平肩讓於首丹灶連響鐘巖
澗聲怒而下若撞金鑪仙掌峰削壁千仞壁上水痕隱
起如巨靈掌飛瀑如練雲窩之窩鐵笛之亭伏虎之洞
皆懸水干坐鐵笛亭聽怒濤依然穿雲裂石之意其蒼
屏兩片石累而學者曰石門蓋六曲也杜廊巖若鐵壁
有瀑如編中壘焉見三峯銳者九曲中石也蒼屏之麓
石如羊虎舟由罅中穿如蛇行間互其巨壑默然流水
從罅石中出不見厥端曰小桃源而城高與北廊夾置
勢皆雄傑曲七矣城高之陰冢如鼓而下高其尻鐘鼓
二石對置鐘鼓之下曰天壺者截業頓挫又見北廊之
首銳矣百花庄之石冢銳微亞城高小廩大廩之石以
其如困茹舍也小釣磯夾置百花庄磯水所從來高其
湍怒轉背雲瑣石關其曲八矣小雲巖連三教峰中者
高而善者如植冠右者如立杆百花庄之冢其陰
方平其陽銳其下有石名魚磻象形也魚磻之上曰人
面石構亭曰碧雲蕩梁至霞尾洲而九曲之觀止矣可
望者齊雲峰三峯連屬至其界則平原廣野桑麻雞犬

人家不復受武夷名也放舟而下湍急如飛駛應接不
暇後從五曲捫仙掌躡蹠道陟天遊觀逸遞曲折而高
者五里其陰壑作龍腥奇險處不受趾歷險盡最平衡
流水者曰胡麻澗天遊在仙掌絕頂對接筍峰如筍
而中有隱浪若續斷然會當晚霽登其巔臺而三十六
峰取諸眼如食前之豆之登也侵明登一覽臺五步之
內白雲守之躡蹠而下五里至雲窩從伏虎巖入司馬
泉四週石壁剝霄而中包夷廠地十畝產茗精良接笋
峰以木棧上三十餘丈繫石罅不受趾道人煮新茗以
獻我如在明月峽中云熊子曰言武夷者曰欲界之精
都神明之奧窟也乃從溫嶺車馬道褰裳卽是豈秦漢
間開猶阻於東南夷卽漢封無諸爲王其別有都莊耶
丹竈石函不必深山迥谷異乎哉泰山之上七十二壇
求所謂金簡玉書化爲風雨矣而茲山之枯骨朽株歷
數千年如落崖壁是孰爲之呵護我余捫仙掌隱屏間
謁紫陽精舍肅然有振衣千仞之想神仙不得鍾美矣

登支提山記

經言天下有五法界天地水火風支提爲天界云杜基
庭紀三十六洞天而霍林洞天第一語近荒唐學士大
夫難言之惟華嚴經載心王菩薩於衆會中告諸菩薩
東南方有支提山從昔已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見有
菩薩名曰天冠與其眷屬一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
法于時唐高麗僧曰元表者歸自西域領心王菩薩之
旨負欄木函盛華嚴經訛八十一卷隱支提之那羅延
窟中聞僧元白訪得之元表告以所因且曰借龍潭地
卓庵元白發如是願隨感龍衆聚沙塞潭涌蓮臺九生
元表遂授以經乘風雲而去元白乃因甘露寺僧
慧平慧澤獻經于吳越王錢俶俶聞華嚴詢菩薩住
處有靈隱寺了悟禪師具道所以因遣若干衆至止于
山之下是爲小支寺朝夕聞山間鍾聲若遠若近遂跡
鍾聲而進白依先路間闌林莽者三日薄暮見一大刹
珠林高殿法席莊嚴僧手指萬寺額金書大華嚴之藏
比曙烏有矣迺林莽間化成寺也還假俶俶爲鑄天冠
一千身乃以宋開寶四年大發金錢建大華嚴寺於化
成林之北以奉天冠菩薩而使得悟上焉蓋是時吳越
王錢土已歸宋歲方矣了悟死且徒辨隆能紹示風本

支提山記

卷十六

七

支提山記

宗雍熙間傳言曰雍熙淳化元年太宗召僧賜
紫衣襲一內秘真詮卷三十通御草書急就章卷一
絹疋五十貫錢二百兩庄四盡復其租其後三百二十
餘年爲元世祖至元歲之癸未建寧路總管黃華坂而
寺以兵燹明年甲申僧澄鑑重建增田二庄明興
文皇帝稍禮重天下名山于是
仁孝皇后以鐵鑄天冠菩薩一千身泛海之寺僧無礙
爲建天冠寶閣于佛殿之西祠天冠菩薩焉正德十五
年群盜據古田雞啼寨爲攻剽縣尉鍾奎逐賊至寺
寺僧供億惡草因以雞啼爲支提上監司檄燬之
令桂宗美心知其故勿燬也然僧益轉徙而寺漸荒
嘉靖間遊僧不戒于燒雞遂以丘墟而田則盡爲右
產矣萬曆改元癸酉京師吉祥寺僧大遷能立戒行雲
遊至支提夜見天冠放大毫光遂募檀越重建頃百
七十畝爲伊蒲供高緇名衲瓢笠無虛日名聞京師萬
曆十八年庚寅
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遣慈壽寺僧萬安齋賜支提寺
大遷和尚金頂冠一飭冠漆金銅佛二金襴紫衣五
銀鈎環畢具齋賜藏經六百七十八函龍旛金幡各二
合花幡八合倚檻觀音一魚籃觀音一文殊一普賢

支提山記

卷十六

十四

支提山記

皆丹青畫黃金塗法華經十三部梁皇懺十二部

太后御書法華經一部大法寶藏閣唵嘛呢叭咪吽十

一大字

天子爲之勅曰

皇帝勅諭福建福寧州支提山華藏寺住持及僧衆人等

朕惟佛氏之教具在經典用以化導善類覺悟群迷于護國祐民不爲無助茲者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命工刊印續入藏經四十一函并舊刻藏經六百三十七函通行頒布本寺爾務

文直行書

卷之六

十五

續聖教

要莊嚴持誦尊奉珍藏不許諸色人等故行褻玩致有遺失損壞特賜護勅以垂永久故諭

是時萬安齋經道出閩行省閩巡撫趙中丞參魯因疏請留經于城之開元寺已二十七年己亥

皇太后念前賜支提寺藏經

天子已從守臣議留之城郭乃復遣內監右少監張文

齋賜銅鑲金大毘盧佛一軀承以千佛座重千紉華嚴

楞嚴般若金光明心地涅槃報恩經各一部龍文楷二

合銅鐘磬各一件而大遷業已歸寂矣

天子爲之勅曰

皇帝勅諭福建福寧州支提山華藏寺住持及僧衆人等

朕惟自古以儒道治天下而儒術之外復有釋教相翼並行朕以冲昧嗣承大統迄今三十有七禩天下和平

臣民樂業仰思

天眷

祖德洪庇良由大公同善之因况

國初建置僧錄司職掌厥事蓋仁慈清淨其功德不殊

神道設教于化誘爲易

祖宗睿謨意深遠矣佛氏藏經舊刻六百三十七函我

文直行書

卷之六

十六

續聖教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續刊四十一函朕恭序其

端而又因通行印施序其前後勅諭護持所以錫孝類

流慈恩也茲者朕嘉善道之可依念傳布之未廣爰命

所司印造全藏六百七十公函拾施在京及天下名山

寺院未垂不朽庶表朕敬天法祖之意弘仁普濟之誠

使海宇共享無爲之福先民有言一念思善和風慶雲

一念不善災星厲氣夫善念以有感而興無感而憊是

以皇極敷言不厭詳懇聖詔所貴善與人同古今相傳

其揆一也且善在一人尚萃一家和氣若億兆嚮善豈

不四達太和此經頒布之處本寺僧衆人等其務齋心

謫敬奉珍藏不許毀玩致有毀失特賜護勅以垂永久欽此故諭已三十年壬寅

天子靜攝恭敬海內名山復賜勅曰

皇帝勅諭福建福寧州支提山華藏寺住持及僧衆人等

朕發誠心印造佛大藏經頒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經首護勅已諭其內爾住持及僧衆人等務要虔潔供安朝夕禮誦保安渺躬康泰宮壺肅清懺已往愆尤祈無疆福壽民安國泰天下太平俾四海八方同歸仁慈善教朕成恭已無爲之治道焉今特差漢經廠掌

文直行書

文卷十六

二

錄雪嶺

壇御馬監太監趙永齋請前去彼處供安各宜仰體知悉欽此故諭已四十七年己未明遇奉

勅書治兵福寧東行海上支提泰姥皆履也六月六日道徑寧德縣之東墻距支提五十里而近是日法雲蔭天清風扇物單車以度玻璃嶺高五千尺竟嶺十里爲銅鏡津又十里爲西溪津烟村竹嶼聚散丘樊菁民結茅山冢種菁莪棘以糊其口不受要束于編部如牂牁之徭獫也者依然居巢衣皮之風焉西溪之上爲霍童村霍童故鄢伯元王元甫楮伯玉諸仙于茲授青精飯白霞丹景之法支提之趾也未至望之如雲旣至而問

所爲霍林洞天則鶴觀灰沒鞠爲蓬葆惟大童小童兩峰高逼霄漢丹竈露井微茫在白雲封中僕夫取西道馳徑泮淖壁而升者十里兼葭薜荔遮路枳輿松杉交互虧蔽五步一曲十步一折不見前後人影逾深逾高逾高逾深倚而升者十里懸懸亭皋幽幽林薄稍泊爲畝澮種禾黍如在鄙上北里間然總不聞雞犬之聲靈黿狎獵澗爲雨點聲聲淙淙壁而升者復十里危橋漸續高巖崿斜灌木深昧篁竹疎秀彷彿時聞鸞鶴日甫下春僕夫喘汗忽見老僧支筇來迓而萬山之埤鍾鼓雜鳴蓋支提之寺顏曰華藏者是也北風習習吹捲嵐

文直行書

文卷十六

二

錄雪嶺

氣群峰四照青翠欲流老僧指視孰爲仙巖孰爲甘露孰爲小支提孰爲辟支庵孰爲紫芝庵孰爲陀羅窟孰爲金燈精舍孰爲南華淨室都如兒孫之擁丈人平望扶桑雲與水浩汗無辨者海耶極南粵耶極東甌耶駘耶極西餘干巴蜀耶大都蒼茫指點渺人世如粒粟夜宿僧寮漏下三十刻颶風驟起雜以猛雨瓦屋皆飛柱礎搖動侵明盥沐以禮天冠寺殿悉灌老僧稱爲百年希有之事

仁孝皇后所鑄天冠千身置梁上
慈聖皇太后所鑄毘盧大佛供殿前

上所賜華嚴經若干卷龕兩壁間皆

御書加璽恭閣畢取道出第一山門而風拔古木交路
淵谷如雷吼不可渡復迴車飯僧閣諸僧皆披袂衲左
右侍說無生話炎地炎天涼如秋九奇矣我余因題詩
于壁有龍嘘海氣朝成雨虎嘯天風晚作涼之句逗撓
半日風雨漸平遂叱馭而下樹石淋漓益增深宵溪流
盛漲昨之寒裳濡足而濟者今方舟以渡篙工尚作色
以操也倚據崇崗臨睨通壑喟焉而嘆變化者有如斯
耶是遊也奧莽崎嶇微怪風雨沃蕩山川之靈爽則不
足發人奇氣與尋常杖策無異余之遊獲矣余因念支
提名冠宇宙非有他洞石雕鏤不過千里皆山而九十
九峰斗入海是以積高爲神明之隲焉而遊躅希臨紀
述罕富以其不當天下郊也類帝禋宗上其夏矣秦漢
以來英主東封西祀陳寶雍時之建靡救郡國史不絕
書今

皇帝靜攝垂三十年臣民莫或見面聞聲而

詔旨批答多鄭重乃支提

三勅正而溫詳而大華而不劇肅祗而不倭其于保世
治民之經直攝之于聲色不大之際盛矣執壽考且寧
於戲有以也余故備列其文使學士大夫得以覽焉

登大姥山記

大姥者堯時之老嫗也凍幌山間喜施振以醪飲道士
乞漿者遂得九轉丹經七月七日乘龍馬仙登人因呼
爲太母云漢武帝命東方朔授天下名山文改號曰姥
載考十大洞天首王屋委羽三十六洞天首霍林蓬玄
而夫六識太姥者惟七十二福地首地肺仙源而中有
天姥岑高靈運登海嶠詩曰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
謝自永嘉梯山刊道覓術阡于天路詠空筌于丹丘豈
有咫尺雲裝竟遺奇探且其詩曰息必廬霍期霍林之
在寧陽與太姥固烟虹朝夕相通者何哉天姥岑之咏
來直行書

文選十六

二十

集

不在此而在彼耶夫靈仙寄跡高人托遠固名山之所
以興乎而非真有秀出霄漢奇壁字之槩君子亦不
輕以筆墨倭也志乘載黃帝師容成于茲山得道鴻荒
之事吾斯之未能信陵陽池丹潘容成揮玉杯古人之
引重多矣不具論具論其勝距州東百里見山之冢削
成而四方者摩霄峯也自海瀕延脰視之不啻五千仞
亞冢百仞見車戟而交兌者仙巖也恒冒雲冠偶露如
斗之建杓由州東行五十里曰錢王嶺直上千仞距峯
尚五十里然已爲峯之距矣余行時漂雲漫漫徑牛林
十里皆灌木荒楚輕條構雲密葉成幄時維暮春杜鵑

舉英壯荊今類低柯拂輿剏林室蓋篁竹歲發碧鮮綠
潤禽聲穿度殊異塵中高高下下迴谿曲阻峻阪威夷
窮山之力始至太母營茅舍桂離烟火疏密從此而步
輿爲之捷度一谿流水澌澌攀樛枝附交藤捫峭磴五
里至玉湖窺奔鍾動矣庵視下蓋山之半也鱗鱗夕雲
瀝瀝膏雨就枕淅然侵晨浮大白敵飛嵐直躡空濛寒
氣侵人不覺震掉千仞而至石牛牛口有瀑泉洶湧掬
牛背涉仙橋下臨無地鑽空僅受趾急舉袖蔽右目今
毋睨視以自固過此而石之若進賢冠者若彌勒佛者
若伏龜飲蟾者不可彈論丹巖威紆裳以高林是爲摩
霄之庵有山冢而結宇窩中若以石爲周廬者庵後奇
巖皆無名識右咆置塚僧曰此南洲祖師骨也洪武初
應召卒于金陵飛骸歸山者躡躡至摩尼宮可三百仞
蓋摩霄頂也先是在白雲封中忽然澄霽游光宣明白
雲盡歸山下群峯吐露青螺萬營東北望永嘉括蒼比
望斷寧西南望閩中郡東南望大海島嶼如龜鼉星之
居漢中環視可三千里諸峯如矢鏃少頃失之矣故奇
在雲上視雲大都人在雲下視雲如蒼狗巖則黝黑在
雲中視雲渾薄如水尤不能見端惟此雲丁雲紅日
含煒青天張幕白嵐飛動千仞之下萬鴉呈鮮群鷗

爭素瀟瀟漫如冰天雪窖而其隨風搖裔駕海出沒卽佛
子所爲夜摩天上珂玉色不是過也峯頂微平坐可千
人飲土不毛以高寒故詩曰南中氣候煖朱華凌白雪
良非通論傍峯汗焉有石屋大石環之其喙有石舫降
頂復經庵門而石之奇者森立亦未有名識也降庵百
仞稍折而左三十六峯如攢劍疊指沈約詩所爲傾壁
忽斜豎絕頂復孤圓底幾似之紫烟動盪層曲飛鷺如
視通天之臺蜚廉之觀千門萬戶又如入武庫矛戟森
森純石無雜土如陶旋氏之搏埴其石深瑕而澤又如
老犀之角終而昔立者中縣爲衡者中水焉直者如生
焉繼者如附焉吾不能名狀志乘所載新月牙冠神羊
毳頭寶旌仙女仙童仙仗象簡呈珠團玉碧鈐三靈指
天捧日摘星飛蓋靈龜龍角天主仙掌石厓懸鍾玉筍
牙籤天柱撥雲卓筆蓮花石鷗飛仙基石樓觀音半
雲白龍潭一線天之類第強而名之不能形其靈變而
俗呼復多不雅馴有曰傳聲谷者僧隔巔呼佛號而應
之聲自仙巖中出反洪于呼之聲有曰九鯉跳天門者
一石高百仞小首而長搏身而鴻忿勢而上奔有直冲
霄漢之勢而下旁八石高半之皆兌首擁立若騰騰欲
變化于龍門砥柱間此卽海畔百里外所望見車戟而

交允者也。有曰：群仙孽版者，數十峯皆百仞，擡空矗矗。若天子執帛，坐明堂，群公執桓圭蒲室，大夫執駟琮，璋瑯琊皆禮樂器。其一石高百仞，如髡首，閭黎披大衲，手抱一方石，類貝葉，函則俗所爲胡僧捧經也。其一石高數十仞，骨直以立，而石頂有小笋上刺，而微蜎，若人足倒懸，則俗所爲仙人躡履也。遠望一石奮甚，石頂中歛束如草木莖，上張如大葉，則俗所呼爲擎荷也。其號爲鍾者，則銑干舞，甬幹篆枚，擁畢具，其爲鼓者，則大鼓小阜焉。其爲謠者，則饔豆而耳焉。其爲劍者，則春鐔而臘焉。橫者筍也，直者簾也，侏儒而若能容者，甌也，甌也。隔也，轂也，本末俱允者，爰也，磚也，松也，酋矛也，嶢嶢險不可規行，于是以壯之。人等接爲綯，上下自汲焉。群壁正如堅陣，從壁上觀，忽無焉，其外弁其中，漸修爲峽，側肩自汰而入，則三熱也。若屬垣而行，匝里許，顧譙天光重重一線，旁行線中不能窮其際，因無出徑置不行，所行線中實從下，似滴瀝，滿爲坎坎如白峽，雖陰濕下皆沙礫，沈弗之嫌也。鐔窮爲厓，鈎已而行已上，則摩其旁也。已下，則摩其帛也。厓窮爲洞，洞中穹也，從穹中穿穹，窮復豁然一峯，雄駁如獅王，綠獅王面顧一峯，厓本而豐末，其末龕焉，風雨不能至，龕中色

赫白，龕外色黝紫，蓋天然碑版乎。俗名雷峯，上下復百步，有嶺可梯，嶺旁奇石林立，皆自致，不相屬。一石如掌，側生有巨靈，壁山之勢至此則洪敞，見天日者，周遭可千步。諸石如雲羅肆陳，踞石梁環睥睨，鬼三十六峯面，目直從三十六峯中見矣。地中兀然之石，像馬鬣，題其龕曰堯封太姥之墓。然顧視龕中空如也。墓側一洞可建五丈旗，靈泉漱之，俗呼爲龍井。從中數旁出徑飛梁，捫蒼岑，摩碧郭，睨青蓮，于太華落蟠桃于東海，卽視閭風。豈云煙壤梁窮，復爲壁壁上有蟾蜍厚唇，弁口大胸短，脰由脰入罅中，門焉進之，則巖洞庵也。大士堂石龜覆之，允首大腰，匡背廣腹，背腹間齡焉如生龜，近龜勢起而直者，一峯頂三髻，俗呼爲洪鍾，離附鍾離一石，復有蟾蜍如壁上蟾蜍也。後有佛叔，年落數楹，諸羅石張注吞之，亦可建五丈旗，殿前有衝霄罅，中藏矣。從罅中出，劉覽群峯如車戟，是卽海畔百里外所見交允之車戟，豈不亦高哉。太母置冢中央，真奇境也。冢左右列門闕，果思面冢兩石笋，鵠立如宮觀，前玉柱柱下有石關如劍閣，從關下一竅，倨句壑折出入，豈不亦高亦深哉。余爲之低徊，不能去。云夫山之以洞石爲奇，固也。然樛人者不必具峯，巒具峯巒不必千仞，上千千仞

上干不必執曲攢屬執曲攢屬不必天海洪洞此山兼
之余之意申矣或曰武夷九曲支提兩重與此山昂足
孰勝余曰勝也武夷如趙女彈絃站躡歌舞妙麗太母
則閨閣名姝靚粧刻飭嘗隔簾幙而聞環佩支提則苦
行之瞿波也然其盤紆弗鬱邈焉清迥亦神仙之奧府
乎余因念山體靜非雲則不動余登摩霄峯呼吸大壑
精氣親日月所出入蠻貊之所限隔俱藕孔間于時喬
彩紛飛轉玄變甫下摩霄峯卽失摩霄峯甫出仙巖
卽失仙巖蓋遊之於所入蕩舒真之所朝揖也使常現
色相供途人瞻其又與鬼父何異哉余可謂天遊矣
支提行書 卷之六 摩霄峯 摩霄峯

萬曆庚申三月之望

西山記游

乙卯需次長安卽雇畫掩會四月八日爲佛浴都人士
盛遊西郊因與曾公奭呂玄韜具有輿出郭門望山而
赴初徑高梁橋橋門流水潺湲橋畔灌園人編黍稷焚
圃園菜沃茂一望平臯麥隴疏秀馳道柳眼新青玄韜
咏詩云若似江南春色早如今爭得嫩枝看因悟化理
遲速遁相爲權余亦咏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之句
以和之沿郊多中貴人家舍朱甍望室雜以招提虛地
上實地下此曹爲富貴容止此虎而冠何爲也過一佛
寺止荒鞠置轉置薪焉問之則宮人斜也諸以過失死
交直行書 卷之六 摩霄峯 摩霄峯
榜篋者率付之一炬卽欲如薔薇冷面環珮歸魂亦不
可得悲夫近城隅多漢壽亭侯廟男子鳴金持幟擊鼓
吹角率羣嫗婦或百人或數十人至各寺廟焚香膜拜
道上口佛號如雷歎近于巫風十里爲萬壽寺寺爲
今上祝釐結構精麗高閣當衢懸大鍾如千石困鍾身
辟錫法華經文傳爲永樂時姚廣孝所鑄寺僧直視畫
夜擊聲聞數十里稍西北行爲米工部勾園結椽渚中
滿渠環匝有巧思而不攻緻其南則外家李氏園高門
大屋左右列太湖石如翁仲自是許史氣象園周里許
最後一池方廣凭以亭臨陰以芳樹瀕以蒹葭鵝鴨鷺

驚往來交屬殊有野意距園西行沿路開水田棚田深
尺有咫引泉灌之農人戴茅蒲衣襦一一如江南田家
作苦狀益西爲甕山爲青龍橋蓋高梁上流發源虜
中京師地脉右界潞爲西海子其流混混益西爲功德
寺寺甚殿曾駐

御碑寺南爲西湖湖面平森十里其上古木爲馳道水
田千頃溝塹刻鏤

帝城浩穰不圖烟波縹緲之至于斯也玉泉山泉竇石
脚明沙布地噴雪霏金不見竇端清若惠山列若中冷
悠若水簾觀者如堵亦合青龍東注馳道水樹翳蔭虛

文通行集

卷十六

三

深雪樓

朝士張幕群飲中貴人剪綵爲水嬉自高粱以東皆然
過此遂入山矣山復爲谷谷復爲山迤邐不絕其土水
之盛不王墳卽王家寢園中貴人別墅勝者爲卧佛寺
遊人所萃寺壯麗而大如來一軀卧方丈中貴人製錦
衾覆之殊爲可笑最勝在寺背水頭綠山馳行皆有磴
鑿石漕水貯僧廚不下三百武流聲湯湯其高處大石
嵯峨泉如河迸坐石上浮白掬水漱齒不減濠濮益西
爲碧雲寺壯麗幾侔宸極蓋先年權豎于經置塚時所
構寺東北構竹池繡石爲龍首泉吐口中雖乏自然而
涓涓細流寫練周繞廊除葦竹掩映會心處亦不減山

陰僕夫告倦適有好事之鎬治具待朝士遊供張甚飭
因止宿西廊歌侑皆京師梨園選部夫城市厭繁華至
山谷虛靜中而繁華復自可喜則人情之至變耳晨起
取道香山綠崖千尺拾級百尺最高爲軒顏

今上御筆總之碧雲以幽香山以高卧佛以水石俱壯
麗而碧雲其尤以其郊干大都也十里至佳喜寺僧種
紅杏萬株乃折北登念佛橋看李堪輿所指牛眠蓋香
山要脊浹汗而上憑輿以降南行十里至版橋渡渾河
忽天風震蕩水波沸立人馬辟易因舍輿而步攜手作
猿猴行乃得絕橋風雲叱咤之中卽倦涉有奇氣平沙

文通行集

卷十六

三

深雪樓

渺渺者數里始近市距市曲折復數里始近山層累而
登復數里始爲戒壇戒壇爲鵝頭祖師道場古松奇石
掩拂壇宇恨是日燒香念佛之徒雲擾川至耳目嘈雜
止宿東寮次日循麓而南徑灰廠復數里爲玄韜冢舍
稍西爲姚廣孝墓蓋廣孝自卜者夜宿山庄深飲殘月
疎星朗人襟袂明日行三十里至蘆溝觀豐城侯冢舍
冢甚庠其高巍有奇物未之或知也下飯十方寺寺以
瑞爲主者伊蒲饌甚精寺中食十方闍黎數千人蓋皆
爲佛浴云飯畢遂渡橋入宣武門西遊凡三日而息矣
余因憶辛丑觀政吏部時往天壽山上

茂陵昌平之北見羣峰指攢中開夷廠者四十里如環無端

長陵居其所五帝之座也紅門兩山對峙白雲瑣之天乙太乙也

諸陵三面九處羅太紫市樓之垣也大矣然一牆之隔黃花嶺外鹵騎爲居桑土之慮能無賴于山靈之呵護哉

東漢行書

校書

二九

原書

浮淥記

湘以東曲水可二百里發于萍鄉諸山初僅濫觴
壑流爭道不可數至湘東橋始深地爲江楚之鄙
食貨所經舟人鱗次待裝余從豫章之楚循山取
道者七日僕馬皆勸買舟而下市駟殊昂其直已
乃免半就裝云一老榜人偕一嫗操舟舟小流急
不逾時五十里宿牛軌灘灘石峻業橫流露牙爪
爲磬折狀吼聲若雷舟必以竹繩維岸樹漸漸
舒放余舟輕第令僕夫登岸老榜人先以舟尾下
初若倒行至其磬折處着篙撐持更易爲順也行
數十里而匯瀏陽河已行數十里而徑醴陵治已
行數十里而匯攸河瀏水稍大若建瓴高屋激則
鑿鐵橋以出猶澗也晚泊僅一小艇爲鄰寒星在
天鴻鴈飛鳴而已明日行數十里始至淥口市屋
千家舟人鱗次待裝其舟之巨之多又三倍湘東
是蓋湘東尾閭而湘水橫亘其外則當其要脊焉
曲凡二百里經九十餘灘奇險如牛軋者以十數
行甚迅必再宿乃達以二百里多衡行回互殊異

東漢行書

浮淥記一

三

青玉堂

于周道之如矢計里不計曲也然水盡淥也此獨
以淥名何蒼山夾路峯巒之景倒入清溪煙嵐沃
蕩烝候常鮮則水以之淥矣河身不甚廣其狹處
僅如皇澗彌望皆曲交互虧蔽天日之光不能大
放則水以之淥矣是多硿石圓者似琅玕濯澤而
有光波淫其上厥清洛洛則水以之淥矣是多苔
衣多莎草其毫如披簑其盪淥如漂絲則水以之
淥矣是多青楓古松多櫟栢多竹篠多蒹葭河肩
以西流淥上之士無尺寸露黃白望者則水以之
淥矣源所從來高皆礧石罅中流出常數十里稀
人煙少淄穢清徹寡魚鼈網罟之施亦疏則水以
之淥矣屬江十三屬楚十七其淥之口非淥之口
實淥之尻出乎此而楚山不可極水亦與之爲不
可極古之人浮觀詠歌詩書所載往往不乏余是
以端爲此淥開闢也

文直行書

浮淥記二

青玉堂

浮湘記

既浮淥而出是爲湘江江勢寬緩于淥夾江之山
疏密可指余時欲南登衡山挽舟遡河而上絕江
網魚者多橫竹木捷中流流爲之倍急竹木之端
往往撓百丈經泗洲小市宿昭陵灘其客舟之日
夜裝者盡販穀糶灘聲殊振然數里乃灘亦有疏
密可指過都石其市屋殊櫛比舟裝亦盡販穀糶
岸石之長平而迤入水者遠望之若羣舟凌泊舩
舩上下強半捕魚楚人羹魚飯稻其風土然也比
至直行書
日瞞見嶽勢橫出雲表矣興勃勃趣擢船與挽絳
者擬欲飛凌其上不敢它泊丙夜至衡山治周廢
子之國也市燈俱熄舟復爲硿石所角浸淫不可
柴稍候明旦遂覓筍輿登衡時距衡尚三十里半
日乃及麓語在登衡山記中及還別易舟遡游而
下所經無異遡河者然風雨雜至寒川悠悠益覺
渾宵句處蓬窻下三日有半北至淥口始霽距湘
氣之鮮非復淥也先景岸石之奇間有如奔兕飲

江者晚霽更爲動入風微水平萬峯沉紫新月如
弧太白如彈行舟如織不服它泊亦丙夜至湘潭
治市燈旣滅人語未歇商賈大船從洞庭裝而上
長沙零陵以通百粵者鱗次相薄榜人以風力水
勢之順雞鳴解維潭中謠俗樂未及采早霧沉沉
咫尺不辨及霧捲日曦則去午候不遠長沙雲樹
歷歷取諸眼中少選卽次城下同年顏使君爲地
主具酒散舟中相慰款次日取道于陸望新康益
陽而發浮湘之觀止矣載考湘水出岷之營道陽
來直行書 浮湘記二 三三 青玉堂

海山分派北流入長沙界湘之爲言湘也零陵與
瀟水合曰瀟湘鄱縣與蒸水合曰蒸湘下雋與沅
水合曰沅湘統以洞庭爲壑今之圖瀟湘景者多
圖君山十二青螺皆皆巴陵之觀也其去零陵遠
矣而海內東經則云湘水出舜葬東南陬西環之
入洞庭下大荒南經則云亦水之東有蒼梧之野
舜與叔均之所葬也海內南經亦云蒼梧之山帝
舜葬于陽丹朱葬于陰于是乎湘江之神紛紛稱
爲堯女舜妻云不知山經所云洞庭之山多黃金

帝之二女居之者乃天帝之二女卽列仙傳江妃
二女而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秦
始皇浮江遇風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卒然以
堯女舜妻對始皇怒而伐湘山之木赭其山說者
附會以爲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溺湘江遂號爲
湘夫人夫離騷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
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虞妃也晉郭泰軍詳哉辨
之引記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爲据而復以二妃靈
達尚能以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定無墮風波之
交直行書 浮湘記三 三四 青玉堂

事余則謬謂不獨二妃舜崩蒼梧之說亦有不可
盡信者封禪書所引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舜
七政遂類上帝禮六宗望山川見四嶽諸牧還瑞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五月巡狩
至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華山
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
禮由此觀之則舜巡狩至西北嶽尚在南嶽後何
緣而葬蒼梧若云五載一巡彼舜年九十三自謂
倦於勤而命禹居攝豈百有九歲後其衰已甚乃

南涉大江入蠻貊之地哉或後世之人思慕其風
澤爲衣冠之冢如帝堯文王之墓不必一一盡在
狄山也舜都蒲阪距鳴條二百餘里孟子之言在
秦火前所謂不離古文者近是矣於戲黃帝作咸
池張樂于洞庭之野禹夢蒼水使者得金簡玉牒
于峒嶼山而雲陽山復有赤松之壇則皆湘水之
所經也古大聖靈仙往往寄跡余竊自張爲壯游
遂忘其膚淺輒歷寫山川辨駁古文以俟考信之
君子焉

文選卷十六

齊王堂

三

青玉堂

登衡山記

海經曰南海之內有衡山山經曰宣山東四十五
里曰衡山其上多青護多桑故自翼里至于几山
凡四十八山衡山在其中而冠曰荆山之首則衡
山蓋楚之望云尚書載舜巡狩至南嶽南嶽衡山
也故古以五嶽比三公而衡爲赤帝之臺三代以
來省方秩祀未之有改封禪書所記漢武帝巡南
郡至江陵而東登禮濤之天柱山號曰南嶽而已
非南嶽也嶽帝爲祝融祝融聽鴻鳥而作樂墓在
交直行書
衡山之陽者是山前直道三十里夾以青松巨者
歷數千年其枝四衢不下崧高漢封三栢岱宗秦
封五大夫然半爲販脂人所斧而廟門列肆百貨
總集朝禮之男女相屬於路僧寮玄室嘈嘈居停
廟制觀闕壯大如王者像長三丈六尺左个道右
个僧而通山僧寺五十四道院十八宮九菴三百
積高之冢爲祝融峯自麓及冢或垂或倚計丈九
千七百三十峯之螺而髻者七十有二而祝融其
王云枕官而車戟交銳者曰雙柱峯天柱次之百

文選卷十六

三

青玉堂

里外望之如雲最近官者曰朱明峯夷坦可登青
松蔽芾由朱明回互以上集賢華嚴之間地脉蜿
蜒如仙人之梁潭之名絡繹者其源泡泡湯湯其
石學學硤硤其聲若九衢之車與蓮華峯下方廣
響泉朱陵洞中瀑布並爲此山水勝玉版橋以上
至半山寺遙望南臺寺特爲壯大香爐峯似生紫
煙緯輿而陟後人頂前人踵矣峯之勒回鴈字者
字大可讀乃回鴈峯實在衙郡之岫嘖何也再經
卅霞湖南諸寺寺荒落取道于崖而竹樹掩拂崖
旁幽靚深昧頓忘其險飛來船固崖石之斗出象
形者再絕一嶺始就祝融而上封寺觀音崖相距
里許鐘鐸互聞時冉冉已在雲端奮而登巖路皆
崎嶇經掛錫不語諸崖始至則如招搖之攜龍角
矣風高以鐵瓦蓋石室供聖像而像之爲禪者名
師大祝融與分背坐又何也稍降至會仙試心之
橋崖臨無地斗出于峯冢者數丈延碑爲橋達之
有平石可容十人拜帝臺之所以觴羣仙也附臺
古松數株以孤高窮險獲其老壽然亦不能甚巨

東直行書

登衡記二

三七 青玉堂

登臺者斷衣帶繫其上以見無恐怖心胥靡能之
不足多異而近臺之太陽觀音諸泉甚寒而清帝
臺之漿也是時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紅光所
司北望嶽鄣瀟湘一髮渺渺入洞庭令人欲吞雲
夢者八九忽然而怪風濁霧咫尺莫辨豈有神焉
出入必以飄風暴雨耶已忽而霧收風止羣峯螺
髻皆現帝青色已忽而縷雲漸日青螺或隱或見
其光載出載入老僧指點是煙霞峯是赤帝峯是
側刀峯是薛蘿峯是岫嶠峯是紫蓋峯是芙蓉峯
東直行書

登衡記三

三八 青玉堂

于朱垠矣余嘗晏意天地有大界山水爲限如張
騫所言大宛在烏孫西南去漢可萬里東北則烏
孫東則扞罽于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
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
出焉是于寘者大地之東西界也地入中國爲三
條北條嶽恒山迤邐太行界黃河中條嶽華山起
終南嶽崧高迄岱宗界大江則南條之嶽衡山嘗
意其當江海要脊云而後乃今知其有不然者湘
水去零陵環鄱帶廬子至嶽麓下巴陵入湖濱水
不直行書 文卷十六 登衡記四 三九 清江
出邵陵經益陽入湖衡山冒二水之中第漫衍湘
南郡邑衡自爲衡猶吾山匡之廬董董磅礴尋陽
星子耳載稽沅水出牂牁且蘭又東北至鄱城東
注入下雋江水出岷汶東合川楚漢汚過大別滙
彭蠡循楊子東北流入海則岷峨蒼梧大庾之間
其爲江海要脊乎而水之西南流者又以交趾西
耳東越爲壑也蓋祝融火正之官號神明所舍當
在南方求問所爲聽鴻鳥而作樂降處衡山之陽
者惟有望炎洲赤水間風雲之氣而已矣

桃花源游記畧

熊子天啓丙寅歲孟冬月過桃源因悵然于花源
之跡發自彭澤讀其文想見其人其事復備閱晉
唐以來諸詩文愾然曰古武陵西本蠻裔薦居槃
瓠之所易種也深昧不通于中國東邊楚北邊巴
蜀漢武使唐蒙略通夜郎西犍中發巴蜀吏卒千
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三年而功不竟漢光
武使新息侯馬援征武陵五溪蠻鑿空避暑塹山
堙谷僅通直道一綫其後馬希範平蠻第埋銅柱
不直行書 文卷十六 登衡記四 三九 清江
以鎮之不能大疏至今尚荒阻窮奧則秦之時雖
置黔中郡不久而亂其爲峻危之微人跡不至之
地可知秦法酷烈黔首避繇保匿山澤賢者爲滄
海君爲黃石公爲商山茹芝之叟不賢者豈不能
爲徐福入海求神異物之事乎彼且以大海爲桃
花源矣秦人當時豈無孳妻子而去之走武陵西
者亦何異振子女生息大海中耶特陶子人以晉
太康年號則不可曉儻亦同呂翁置開元人物于
黃梁枕孔中者乎或他有深意讀者無以辭害則

善矣若夫鯨人索罷而派珠神僧卓錫以定刹天
孫渡烏鵲之梁蕭史吹鳴鳳之管王晉乘鶴于緱
山老子騎牛于函谷雖不考据于典墳竊亦膾炙
于詞苑其又何虛實之辨焉嗟乎六十年開闢之
天地比明池底劫灰尚存宇宙一切景跡總屬優
劇何者爲虛何者爲實繁華之境皆海市清虛之
境卽桃源士人達觀焉可也

白水洞記

歲既臘寒雲繁流人忽忽起懷土之思乃散渙夷
猶則着屐東門之外行未五里氛昏漸歛天宇澄
廓所經官道驛騎之遽者多邊郡發奔命書至宋
寨口折而取徑東偏水田浮靄山溪鬱壘十里至
掛榜崖崖之截嶺者五皆壁立巖駁清流蹇產潺
然盪浸其下巉豎之影都倒崖藏仙人蛻一櫂固
武夷君山中纍纍者不足多異與掌鼓銅鼓二崖
隔溪相虎牙一葉間渡煩想頓疏遺塵爲蕩須臾
婆娑于村庄其茅舍柳樊炊煙聚散皆可觀也然
所謂嵒崎阜隰不能沃疏一里至白水洞距洞半
里丘陵隱鱗而遮之若別陽焉至則濤聲聾耳漂
光奪目從十數丈崕崕傾儲而沛遠望之若吳人
織作冰紈雲機弄杆卽視之略分數道收束處若
七星之員官稍豁則張注也駭浪疊躍迅洄增流
旣滄淳以霧杳時瀟瀟其煙霏乃珠珠殷然以貫
者又龍鱗結絡之不能彷彿矣蓋源所從來高甚
湍悍而石勢參差或前剝之或傍截之或懸鉤而

侈其上或豁開而枵其下一大石橫者勢若戴簪
又若樹塞門遞相授受或就或推故曲而不屈直
而不倨馳岌岌以相屬雷响電激其聲也崩潰樂
潛其勢也凍幌漂絮其色也綽約琳瑯其韻也下
漚爲潭淵然潏然溶溶然泃泃然修蛇大龜守之
碧沙遺漣墳起潭涓可坐可立可步可張酌酒投
潭風澹澹振薄迫視洞喙暴灑紛紛毛骨爲栗總
擬其色韻不可得仙人耶其琴高之靈矯冰夷之
傲睨也神鬼耶其耕父之揚冷淵鄂君之飛青翰
交直行書 文卷十六 白水記二 四三 青玉堂

之虛屏其險處僅受趾霜雪既降飛壑長難盡枯
萎不可捫蝸升蛇行乃至洞中洞中二石一兌而
圓一扁而修兌者如脫頰扁者如立屏皆倒懸有
雲紋以石擊屏其陰金聲其陽革聲則崖之所以
受名也降崖竟黃昏矣渡溪肩輿行輿夫爲言諸
洞中怪物每值大旱巫則零洞神天乃雨亦荆人
信鬼之故乎漏初抵居停居停諸生慮經奇險或
有他異皆踉蹌逆余于郊曰今日躋銅鼓崖不耶
果也危哉真有天幸時余醉初醒不自意全回想
其險處猶覺忡忡病悸微被酒當時決不能登昌
黎登太華而哭豈未之酒耶逮寄冥搜篤意通神
麴侯之功于是爲大酒德頌端讀一過可以語斯
境矣

時天啓丙寅臘月九日陪居停王洪生國鼎挈
榼者洪之奚童庄兒也飯樊老家樊老各應魁
曾官巡簡是日與夫田起富爲言此洞相近之
洞如城西之白崖附花苗巢多靈怪又平溪五
十里外思州境上有楓木洞渠曾跟至師姓吳
者禱雨入其中深可六七里初入窺黑用火炬
二束照入最深處漸兩光明却未見天內有廳
有樓有牀牀止一足如擎蓮花有凡席其廳樓
皆漆楹瓦蓋延磚甃地樓之閣杆悉雕刻爲十
八羅漢像彈者吹者擊者肅者種種畢具食饌

果粉之類俱圓碟盛貯一溫軟時至師禱雨
急索洞中神不可得止從屋梁上捉一老蟾
歸巫令跟隨十二人盡毀其閣壁諸像各鑿其
食穀以出洞外視之皆石塊也洞中亦有盆景
小假山山上皆著藤蘿屈曲樹枝盡放花葉攜出
外以問鄭生維龍云此洞樹石痕耳余頗異
之小銀洞先生年與入槽了母錢欲貸銀者齋而
納券次日如券數置銀洞中必依時修息償之
乃無害故呼曰金銀洞後負進者眾亦不爾矣
洪生明國又言此中禱雨巫師恒入洞神或
化為蛇而頭有冠巫獲之置竹筒中攜歸疾風
暴雨多隨之至霜足後仍以禮歸洞中而自聲
尤甚靈怪且道險甚不可避蓋蠻夷之地信鬼
甚于楚人蠻巫較楚巫尤奇甚能致怪物故紅
黑苗一行一步皆依于鬼時剪茅以占也哀
生勳又言白水洞先是多妖魅婦人好者遇之
輒為洞魅所惑則負奇病或在死指抑哀桂署
文直行書 白水記四 四 赤玉堂

百洞記遊

冶東北百里有連華青芝二山下有孟溪溪外有江江
卽洪塘之委從虎門泄入海急于建饒海潮汐至吞江
噴溪勢阻而宅與董廷尉崇相居之据江之湑挾海之
喙張溪之嚆而壓連華青芝之趾大哉居乎然開闢以
來山習見為山溪習見為溪江海習見為江海烏觀所
為巖洞之奇者哉廷尉休沐里中居常望雲氣騰動意
其中有異披莽探討左之而得虎室右之而得龍堂由
虎室龍堂連屬層累巖洞更不可縷指迺禽虎斷龍宣
閭鑿空燔櫓荒涂却立而視之圩者窪者枵者盤者槎
者數洞亡慮以百計廷尉拍叫大喜號於人筆於書曰
百洞哉天下之美盡在是也因念康樂以來士大夫蹙
蹙塵中鮮有與斯流者之山之勝辟于冶東北崇峯巨
浸限阻車馬非得遊躅交臨海內公為讚歎則後世無
迷豈鬼神異物陰相山靈意耶于是折簡飭厨傳邀朋
蘭亭繫駒空谷遂幾幾與支提太母狎王東南之盟矣
熊子行部溫麻往返必徑其山之陰望雲氣意亦謂有
異乃于庚申上元之日南渡江橋凡十里而近至山麓
廷尉業張以待憑荷輿陟數十磴磴窮而石門哈呀側
肩累足以入曰定光洞復蛇行緣壁跂跂而上洞之石

如白榆歷歷者星穹也如浪翻銀屋洶洶者石竇也皆
延尉新命進則爲青芝之寺寺新構負幽臨殿寺門石
懷守之形體畢肖江之舫海之舶平楚之蒼然大荒之
渺然坐檻可祛也紆而右林林亂石如人耦語僧跌坐
俗呼爲八仙石或曰八公其一片豎者似蟠桃行桃邊
罅中厥曲聲折仰視青天一線亦聲折下卽故青芝寺
基也隔一山嵐帶動處瑰詭錯落廷尉指曰是故龍堂
龍所居處夾石如門闕零者觸龍致雨龍遂排門裂闕
騰踔以去而洞之玲瓏怪譎大半隱于叢葩此青芝之
大槩也紆而左蹊余皆新闢沿崖種桃樹雜時松竹桃
花盛開媚人履蓋經一洞如人挾吻廷尉言春夏間輒
有白蝙蝠數枚擁黃蝙蝠出入洞中如吏臣之衛王者
然不可常見考玄中記百歲伏翼色赤止則倒懸千歲
伏翼色白得食之壽萬歲蓋瑤光之精云虎室不甚遠
而句爪鋸牙之所棲寄人跡罕窺今其虎廷尉與其鄉
父老射而食之矣從此僂僂塞皆奇崛蟬蛸削成而
四方者類武夷隱屏懸絕如斗者類匡廬佛手陰藹而
冷冷者類蒼弁碧巖虛玄而沉沉者類霍林辟支最上
架石梁右紆以登新構之居所觀江與海與平楚之蒼
然太荒之渺然無異乎青芝之觀也復左紆以登新構

文選行書

文選行書

文選行書

文選行書

之亭亭而平石微類虎丘之千人坐延腹山家峨峨者
重矛互戟是曰蓮華之峯余謂廷尉曰境界深昧景光
屬複幾于日月隱避既如吳將入魚復沙中問八陣圖
迷不得出路又如武陵漁父再問桃花津迷不得入路
無其名之何以別也廷尉謝曰吾習焉未遑也名將在
子余因目觀耳聽手摹心會強而容之曰崑崙有閼風
之臺此居之呼江吸海盱眙見鰲首之舞者然乎哉西
華有巨靈之擘此峽之對巘雙分片片被龍犀之甲者
然乎哉嵩高有緱氏之嶺此蹊之松濤華瀨隱隱聞鸞
鶴之鳴者然乎哉至于憩斯亭也卽事多美勝槩合并
文選行書

文選行書

文選行書

文選行書

渡兮山神尊

金陵四十景記

朱學士爾瞻先生集金陵四十景前為詩圖後為律詩置之几案撫琴助操山水流暢下為余所經覽業記其畧以備後草之編因避暑齋頭畫長多暇輒步伍亭士而全記之別有詩皆七言絕句時天啓甲子六月

鍾山紫氣

五嶺從西南迤邐而東北以江海為左右壑南越閩越東越負海荆楚豫章鄣郡負江地脉大會于金陵以瘞金鎮天子氣得名即鍾山初名蔣山山體高卓蜿蜒極其雄秀矯若遊龍故孔明目之為龍蟠吞江吸湖精氣居準昂有匡背修項坦腹掉尾如軒轅星為章于三台之南也望其氣特異晴陰風雨霜露雪月朝暮皆殊狀而丹青碧絳之色非畫筆可圖梁以前七十餘寺今為孝陵神烈山松栢參天翠愚炫日鼎鼐升香合紫氣而鬱鬱將萬歲見彤雲之聚矣

石頭古壁

鍾山迤其麓入城西偏環江孫權築城扼險因山石之骨直者鑿而鑿之號石頭城清涼門左右可三里許孔明所稱石城虎踞者是已城下有渠江水浸入樓船啣尾繫纜余因葺園新建石城營臨臺以軒建鼓張旗其上古壁蒼然延盼英雄鼎足之槩亦足觀也

天印青嵐

都城東南四十里高百十六丈周遭二十七里四方如削成故名方山秦鑿斷金陵東南諸水下注長塘用溉平陸滙為秦淮中有定林寺極其幽蔚從長干里望之青嵐冉冉厥形如魁斗其西迤為牛首諸山若斗之建杓也

秦淮春漲

秦始皇東巡會稽經秣陵因斷長隴以灑王氣水有二源自句容深水合方山隸西注大江今都人甚利賴之以其為秦所鑿故名秦淮每當春夏交江湖外人者高抵截不得泄厥色如黃河淮清橋以北則綠色可鑑江湖比淮則稍白而其河身固相通也夾岸市樓鱗次又斗出為河房士客治張歌舞不歇猶晉之遺風也耶

白鷺春潮

自有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之句江草春沙遂落文人筆舌中余嘗閱江見三山如台星之拱極青螺數點天水相涵至問所為白鷺州人指點殊無定蓋緣江洲自生鱗次靡定振鷺于飛固不必與沙鷗石燕分羣矣

烏衣門巷

聚寶門外秦淮之南岡阜繡錯猶存六朝遺跡王導謝安過江同居此巷其子弟皆烏衣故以名之巷口爲朱雀橋春燕羣飛之時殊令人有堂前玉樹之想也

鳳臺春日

宋元嘉時鳳凰降集築臺山椒以表嘉瑞舊有寶寧寺宋齊丘長詩刻而要以唐李白得名向爲豪右園囿興廢不常今僅葺鳳遊寺臺屬寺中聊以存蹟朱學士本題爲鳳臺秋月今改春日以盛世無浮雲之蔽耳

龍江秋雨

郡城西南儀鳳門外設關以椎隴蜀之材爲水衡之用水驛爲官舫厨傳貨財生計聚集岸有長洲隔江險內渠直達燕子磯余每聞龍江水陸二營必經其地渠不甚廣長洲舊葺蕭蕭鴈鷺之聲最爲清遠其勝處更在秋雨也

弘濟江寺

燕磯南隔一渠山缺于江高壁數十仞嶙峋奇瑰山腰建佛殿其觀音閣下臨無地寺門外二娑羅樹傳係外國移植者紅樓絳樹土木如有文繡之被都人趨之若雲千帆萬櫓上下濤心北渡棠邑一葉來往如飛稍值風生白波震蕩魏文帝稱天限南北者此也

平堤湖水

玄武湖卽晉之北湖宋元嘉末有黑龍見故改今稱齊武習水軍於此號曰昆明池鍾山獨聳翠色欲飛雞籠幕府拱揖相抱若驪龍領下之珠也環四十里中洲貯園籍禁不得放棹惟太平門長堤古樹交蔭湖中菱荷無際遠村近塢城郭田舍令人應接不暇御史臺斗入于湖余每經過如着漢唐衣冠出入桃花源問津漁人必大笑之矣

雞籠雲樹

宋元嘉中雷次宗別館齊竟陵王子良移居集四學之士抄五經百家書皆在此山今太學建其下南國人文宮牆富夫上則雞鳴寺高帝以金匣藏梁僧寶誌舍利殿閣崢嶸雲樹交鎖洵爲勝槩乃臺城間亦在此則山川之有幸不幸豈不以人哉

牛首煙巒

癸亥暮春既望三日偕余吏部伯聚游因記其略

早出南門稍憩天界寺徐逕安德門辭市衢入村野咽墟疎密丘樊交錯稍遠則田疇漸闢溝塍刻鏤過鐵心橋松栢鬱然叢茂者三一韓憲王陵一唐定王母李賢妃寢園一中貴鄭強冢問所爲雪坡道人墓紫藤封處則漫無題識矣望山而赴天闕巍然獨立而高阜蟬聯

之勢令人神符低弘覺寺有辟支文殊遺蹟白雲梯凡
百級老樹交蔭薛蘿盤互幽香密散日景微漏此山之
最勝也禪堂石人以漢壽亭侯爲伽藍闔扉孔如彈塔
影樹影都落案帷中塔影垂樹影直歷陰晴無異不知
何以乃堂前之臺望樹塔如畫又何必從孔中窺影之
爲奇耶登善來閣中俱滿勒左右俱無青大親歷接引
殿華嚴閣俱崇飭精麗傍香積厨有仙龕投薪則風微
自鼓釜可食百人他處傲之率不就僧云文殊遺製最
上至天闕山頂有採如畢殊不爲塊埠惟以王導所指
龍睡所銘而牛頭之雙闕遂名矣闕下飲馬池傳自梁
昭明者亦無据其兜率巖文殊洞卓錫泉涵虛閣捨身
崖皆平平不能如山下仰望有氣勢延盼祖堂秀色相
爲拱揖鍾山在北紫烝冉冉西帶長江三山二水漠漠
亭亭與煙雲共其隱現是爲可觀耳若夫橫塘查下邑
屋隆夸長干延屬飛甍外互語在吳都賦中者皆牛山
道之所經也

桃葉古渡

晉王獻之有妾名桃葉其妹曰桃根獻之嘗作詩送其
歸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川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
汝後人因以名渡今在秦淮口王徽之邀桓伊據胡牀

吹笛各不通姓名而去又名邀笛步晉室風流首王氏
長衢夾巷忽見煙波觀之殊有遠意

杏花邨酒

在江寧縣治西下浮上浮兩橋之際逼于城闕連近鳳
凰臺有古杏林春遊頗盛老圃苦其蹂踐攀折斧伐無
有存者牧童遙指酒村僅成佳話耳近歲芳園基布盛
衰亦復迭爲之矣

謝墩松草

余嘗從烏龍潭問水樹之勝折而永慶寺僧寮半落小
空諸波七級云是梁朝公主家廟基勢亦幽曲謝公墩
距寺不遠青松滿植其上絕無亭臺遊人載酒席草爲
茵可望城內西偏之勝謝公之名無徵也

獅嶺雄觀

晉元帝渡江見此山形勢如北地盧龍因易名盧龍今
建道觀尚襲稱之山多古柏望之森森歲久盡摧近種
新松漸以暢茂自下仰眺真似西方獅子踞坐欲吼登
臨其上江山城郭盡落杯棬中矣

攝山棲霞

攝山距郛城四十里凌晨山太平門紅日方熿朝雲平
欽循鍾山之麓走東北道多微侯冢杏松栢蔚然小市

平村俱倚山面田麥穗稻稌鷄聲犢跡渾是明農風景
林花逕草香氣襲人二十里爲姚坊門蓋外郭也距郭
皆沿山行石馬碁置野田者亡慮十數傳謂梁武帝置
家時所遺計一馬重千石非帝王不能辦此微凌風雨
閱歷時代獨此物巍然蕭梁之事安在哉令人浩歎距
石馬冲折而東二里爲棲霞寺寺甚宏敞精麗碑刻棲
霞二字係唐人書門有蓮花池進天王殿大雄殿棟隆
隆然多黃金塗出西門觀珍珠泉噴如珠飛下瀦爲池
寺背有無梁殿就石爲無量壽佛高四丈旁觀音亦二
丈有奇石之巨者甚夥而皆琢磨爲羅漢大士牟尼像
剏上則有千佛嶺矣齊文惠太子竟陵王豫章王由英
宋江夏王霍姬次弟所爲梁臨川王加飭焉斷璞爲剏
殊不可人意然藉以見齊梁遺跡亦吊古者所不厭也
從松石間攝衣而升其高頂形如張蓋有總攝羣峰之
勢故曰攝山山家僧舍無他障俯瞰黃天蕩天寧帶子
兩洲風帆在水人烟在岸閩州真州諸山可坐而顧令
人意遠僧又爲余指鎗挑河是兀術爲韓世忠所扼掘
成以奔六合者然河僅在攝山下達江不數里挑之無
謂也僧言或亦耳食別而下覽天開巖唐公巖迎賢石
諸勝亦不煩探討云蓋余嘗東行海上登支提大姥深

雄奇偉天下無雙視此山不啻部婁之着眼惟其郊去
大都又爲齊梁以來舊蹟則棲霞之名冠江南嗟乎有
以也

雨花着屐

出南門渡秦淮橋崗密盤互雨花臺者梁武帝時雲光
法師講經其上天爲雨花也臺上綠草如茵更無雜樹
山中石子光瑩間有朱絲瑪瑙形車騎駢闐醪榼錯落
陵阜亦霑流膏無間寒暑春初尤盛以其郊于國門也

憑虛聽雨

獨居于鷄籠之冢俯眺卽玄武湖晴嵐曙月皆佳獨稱
聽雨者以夏時甘霖驟布湖中蓮葉田田皆爲助響木
末水面浙瀝互作耳目並稱玄暢耳

神樂雲壇

正陽門外二里許定鼎時郊天之所繚垣之外斥地甚
夷壇傍神樂觀喬松古栢交加馳道花時輿展雜沓羽
林兒及少年遊冶勒騎關弓亦有長楊羽獵之意

長干舊里

在城南門聚寶之外江東人謂山隴之間曰干梵宇香
林紅樓白社交錯市衢崗阜丘樊互相映帶往安德鳳
臺二門逕路廻環或通或官居人藩底相傳有大長干

小長干之名今春日遊觀駢聚每至漏下尚自啓鑰以
待歸人

燕磯水石

在城北觀音門外乃幕府諸山盡處形勢銳矗斗入于
江有燕尾掉波之意怒濤衝啗石骨哈呀上建漢壽亭
廟蔭以高松中官修飭殊為壯麗最上銳處有江亭可
憩可望余萬曆庚戌北上舟行從江中延望更為奇秀
也

幕府仙臺

由太平堤循湖西北行可十五里至臥佛寺水草之涓
王睢鳥驚交鵬鴻鵠往來沉浮近寺山行六七里溪田
茅舍烟門疎密山稱幕府者晉元帝初渡江丞相王導
建幕府待御上有仙人臺虎跑泉由李子崗至崇化寺
梅花水皆迴溪曲路不知其為大都郊也

達摩石洞

由卧佛寺循山逕而升舍輿登騎僅容馬足里許至洞
門二石突兀自致在洞門逕外逕下即深壑洞中廣二
丈許旁有如龕者一石壁倒垂真如佛座後海島梁武
帝時達摩西來宏法機緣未偶將欲北渡偃息于此洞
之西北有夾蘿峰相傳為折葦渡江處

靈谷松梅

由朝陽門東行過孝陵御路復過長街可六七里而
至靈谷長松古栢匝二里許始至寺寺有無梁殿八功
德水誌公塔其琵琶街拍掌則應聲而鳴稍東為梅花
塢春初香雪萬樹余與金比部携春盤往賞且行且與
盡半日之興時天啓甲子正月也

清涼環翠

石城清涼寺起于南唐山頂有翠微亭亦南唐時所建
又有暑風亭乃李後主避暑殿故址門內有胭脂井尚
存而人以爲陳後主與張麗華所避景陽井非也其井
在今盧妃巷有文曰辱井登山之冢江山色相若在掌
握中寺亦新飭宏殿南都貴官治張無虛日

宿巖靈石

靜海寺基本江沙漲羨之地舊為波濤所齧石俱嵌空
璽龍宋虞允文破金軍于采石回舟繫泊石邊故名三
宿巖其題名尚存今建靈石閣于上迴望都城攢樓擢
堞曉氣歇林暮雲散綺皆可觀也

東山基墅

都城東南有土山乃晉謝安所築以擬舊隱會稽之東
山也常放情遊賞與從子園基至夜始還山側有真善

寺宮之環列四野者有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名而土
山其一云花時鳥喧春洲茂滿方以展齒何妨屢折

嘉善石壁

從神策門三里入嘉善寺蒼松朱閣互為掩縹一巨石
端巖峻重極有好法坐其下能令人雋

祁澤龍池

府東南三十五里山高五十丈周環十里寺為劉宋時
建昔初法師結庵講法華經有龍女來聽因曰可為開
一泉乎數日後清泉出于座南後人雲雨輒應

清溪遊舫

東渠名曰青溪通潮溝洩玄武湖水接于秦淮由
南而西經武定鎮淮諸橋出三山水門外南朝甲族多
居其上今棘院泮宮之前江湖漲入殊有盪潏之意吳
船載酒簫鼓喧闐河房張筵人輿雜還豈猶有六朝之
遺也耶

星岡迴望

府西南九里一名落星墩梁王僧辨連營柵于此以拒
侯景李太白遇蓬池隱者亦嘗脫紫綺裘換酒為歡地
臨江潯輕紋急浪去舶來帆白日納光洪暉皓肝酒人
當此可飲一石

莫愁泛艇

出三山門右入委巷其門稍大二石狻猊守之為魏國
園亭內有四美堂勝基樓樓傍垂楊嫋嫋最後湖塘半
斷僅有亭址雖荒廢不治臨湖引眼殊有沈詹事占意
余嘗偕大司馬陳公符卿傅公覓艇于打兩槳擊汰其
上是時政值秋中雲日皎然鍾山石城龍虎之氣綺靡
林壑中明光一派不啻十里蘆葦傍岸鳬鷺交飛庄人
頻敲小舫以駢鸕鷀不減瀟湘洞庭之景而湖之以莫
愁名者以樂府有石城梁梁武帝河中之水向東流洛
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
五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為梁中
有鬱金蘇合香屑事演為海燕寒山之句蓋本于此又
古辭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將送莫
愁來又唐人詩莫愁莫愁散石城荒又云南國佳人字莫
愁夫莫愁之為妓為宮人為將軍為阿侯母皆不可
知而令湖山借以為重乎而後乃知不毀者文不朽者
名也

報恩寶塔

吳赤烏間有康居國異僧來長干田結茅修行能致如
來舍利孫權為建塔奉焉寺名建初乃江南塔寺之始

梁名長干寺宋改天禧王承樂時鼎新高殿賜以今名
通身作琉璃色合頂之銅與金同價其色更爲光耀寺
僧燃燈中夜不啻燭龍之咄耀焉寺大僧多精舍半爲
居停空門如市矣

天界經碑

寺本晉建洪武中徙聚寶門外額題善世法門內有三
十六庵延致戒律高僧各主一庵禪誦之聲曉霜夜月
無間亦招提中之冠也

翠峰松筠

寺與天界並又與能仁若鼎立古牆修竹敞殿精廬長
干市里紅塵爲之一別

祖堂星槎

二山俱對牛首祖堂爲懶融禪師修道之所唐貞觀中
傳四祖法建寺爲一代祖師故山與寺皆名祖堂常居
石室中其座石隱隱有佛宇方三尺餘幽深官僻過于
牛首而獻化嚴亦以懶融得名坐小星槎回視牛首之
塔殿林鬱直如丹青一幅云

冶麓祁年

本吳王儔劔之地故名冶城晉謝安與王羲之同訪此
地悠然遐想有超世之志卞忠貞墓在其右今建朝天

管祝 聖殿墜不減祁年高閣下下道院綠山最後一
小阜羽士稱爲治城之家每當呼嵩笙鶴之聲蓋與魚
珮交響云

長橋春意

武定文德二橋之間 國初置伎館以娛商旅橋踞城
隅鷺峰寺側積水之上徵歌教舞臺榭如雲今半就荒
鞠夫禁止官伎固風教一端而五陵豪遊亦太平之象
不見樂府之有洛陽長安道乎

彤雲新觀

秣陵風稱佳麗綠在前朝燕雀玄武二湖映帶鍾山祇
闕鷄鳴龍廣幕府直瀆丘阜蜿蜒宋孝武詩所云層峰
亘天維曠渚綿地絡松塏含青暉荷源煜丹爍也今燕
雀湖填爲 宮闕玄武湖貯圖籍鷄鳴龍廣祗閣之上
皆築高城南北限障遂爾幽廠不能兼觀雲水無從并
覽余署西有龍舟山劉宋時以山臨玄武湖改玄武山
陳高祖與北齊大戰處舊有山陰藏冰之井甘露閣風
之亭久廢于風雨矣而都人隨俗呼爲覆舟山殊屬無
謂余視其銳首句領豐尻張股如伏虎狀遂改其名以
名晉獨句曲處青松二百餘林蔭之皆老龍鱗色若有
所待余乃臺之堂之爲講武設也最上構亭署曰彤雲

觀比類日觀之義至此則鍾山之紫氣宜旦如爐烟冉冉望氛察祥不爲無益至原廟松楸舊邑黃屋牛首雙闕玄武千頃闌闌烟樹襟帶長江無遺觀矣青松之蔭亦幽亦厥又密邇于三法署賜第無俟擔携之僕僕余因選其勝爲第一山也

平溪覽勝劄記

城之西南五里曰飛鳳山臨野雞河河東之人能造小紙春竹植用水碓賣香家亦用水磨墘垣茅屋聚舍田庄可數百家河流潺湲架木梁以渡渡口即飛鳳之巖饒枳棘楓栗枇杷山蒙蒙然霜後紅樹黃葉凌雜青蘿嵐氣映帶望之如畫繇懸磴上達數十步必磬折以行頂銳傍兩翼亦聳上祀玄武下祀靈官靈官者卽南方大火心星也時俗不知輒僇其貌而口吐火噴矣繇飛鳳渡河而東山之最高者曰七星坡峯頭律律如北斗攜杓偏洞馴苗取徑出市鬻薪米菜菽之類行道兌然故半山可肩輿及其峯必如猿猱接手飲河之狀乃達從衛學望之更磊落有氣勢可觀也石蓮峯在城東北隅隔大溪山之綿衍從西北來者通天崇崇至此峯而盡厥勢高阜七石筍攢指列戟巖然上豎中亦有土方圓十笏俯眺清流瀟然軍城樓堞高高下下內外雲屋萬家晨昏炊火凌亂飛煙故自葱鬱石筍膚色亦蒼翠欲滴苔蘚剝蝕古

時風霜之所吹被也東山連天馬山翬迤下爲巖
崖石壁巖駁砥洎瀾中似有龍銳其首修其項
隆其背掉其尾有任重騰跳之勢殊不似鯢魚之
獺也上有東山觀庫隘無文理楓樹數株歷歷耳
崖背之隆者如方印斗削煙嵐面面可看儻臺閣
其上不但山水收一路之秀而驛道羣馬市樓百
貨舟船千櫓合津口樵漁與溪流通日夜未央斯
焉總攬矣天馬山諺呼馬鞍山山家巨焉旁奮兩
麓似有球之畢而句園內拱丘樊塞其兌修竹翳
交直行書
文卷十六
覽勝記二
六五
青玉堂

瓦之費草閣下書卷筆研隨意錯落生固以高等
餽者不求備不愠窮母妻妾孺忻然安之此其
况更當求之氣韻之外東漢亦有袁生築土室鑿
坏通薪水超然自尚禍亂不能及高則高矣未若
今之袁生疎野出于無心也衛西偏爲劉生芳梅
居室其先人首鄉薦後領州郡橐中稍餘奉入餐
錢生治地爲廳事爲倉廩爲讀書精室臨小池以
軒曲巷旁行各得其欸最後蔬園頗廣饒卮韭柑
芥園竟有高阜青山聚眼石溜峯霞當與琴曲酒
杯共韻綠竹林林洧以杉檜徑外種茶茶本高一
二尺約畝餘當寒食穀雨之際鶯聲未老雀舌初
芽作土竈置熾炭操筠籠露香裊裊煮以東門之
澗想松濤初作聲氣俱清或亦不減明月峽中耶
古樂府橫吹曲有劉生蓋以氣俠聞者今之劉生
觀其行事有斷割談論多直爽卽不必效仿季一
諾陳驚座之流而取景讀書不爲兒女子屑屈豈
庸人所敢望也東門之隅汪生起圖讀書處方塘
可一畝魚鱗沉浮其中環以修竹臨南以軒臨北

以樓臨東以家祝奉禮廳而最勝者樓樓上略置
琴劍圖書厥其中明月夜朗噦噦其右左兩個雖
蟻動亦成響也牆壁間方戶圓竅隨意鑿空而各
有局以逗風雲之氣南山日日送煙霞入几席中
不憂大美之匱天地之意至足也距余寓不遠偶
然夷猶望竹色而赴環池俯深登樓仰高不覺清
遠咄嗟間醴醴備設可卜門風坐檻劇談至漏下
別生固恂恂有度者異日見其父亦如其人云劉
孝廉居錢家橋曲巷逶迤隣牆深竹稍雲拂路澗
夾直行書
卷十六
六十一
青玉堂
水清漪架木梁以達夾澗皆樹蠟木霜雪不能彫
長與竹色相蔽小堂晏如穀粟僅篋簞蕭然讀書
白屋未采頗似揚子玄亭其門蓋有待而大也嘗
再過從爲依回讚歎者久之城中有高廠地故廢
積址也新改爲守備治事廳四面皆有山雲之氣
其旁爲景家園今盡荒鞠景氏亦不可復問小澗
細流砂礫鋪其上修竹林林圃人縱橫其枝以樊
羊豕野朴可翫一新進茆生居其上茅簷土墮遂
攜榼坐簷間憩飲借寒士之釜溫酒時通歲除微

雨紛灑少人行此際亦小有致城東北角樓臨市
臨田復爾臨水于此看遠近諸山更有撫琴動響
之意人語溪聲互相酬答而官寺臺閣皆取諸眼
中從客寓循城堞往觀興尤靜逸無擾鄭生逢元
攝草屋讀書其下署其屏曰北斗掛城邊余因題
其中曰戴篋於正月朔二日出南門循郭西北行
至平溪站蓋國初開昆明道進獻方物遷山陝人
爲站軍以佐傳置今爲官使輿夫尚二百餘名
食于官官使通輿亦稀不如它夫馬累重背郭臨
夾直行書
卷十六
六十二
青玉堂
流自相葆聚相縵網魚亦有讀書庠序者無疲奔
命也水月菴當站口僧十餘衆禪悅取給于施田
滇黔遊衲過宿掛瓢飽一餐以去西來三章達之
天下無有異者菴下爲上渡渡以刳木舟幫行清
流硤石深淺皆有景彼岸爲七敖敖之字義不可
曉而此中山谿間多是名豈海中大驚戴山者類
耶敖間茅屋短垣豐城楊老居之最上楓林竹塢
取鳥道通徑其家飼豬子十數有子亦能商賈董
董觀貨之奇贏而居之苦不能鬪智爭時齊民中

饒衣食者耳烹鷄與蔬屑飲以家釀談鄉曲事不覺頽然欲醉乘興取故道以渡循北門至東門河橋間鄭生維禎劉生定國洪生國昂鄭生維龍鄭生逢元挈榼至舟中拱待溪遊矣鄉人黃老賈于此者亦送酒饌御風之冷不嫌于多是日山雪未消四望浩然市煙濃淡爆竹砰磅行人着色衣修親戚歲事亦有祠山鬼水廟者香燈錯落放舟遡洄復順下于建瓴中遲速各有意最佳在泊獺崖之下崖壁斗削其石紋巖巖酷似疑梵溪水至此滙爲綠潭怒張之勢忽成淵靜若甸奴侍子觀禮樂于孔父之堂也沙灣在左河市在右俱嵌青山之麓情景相轉又何必作濠濮想薄黃昏入寓被酒之後聽鄰家金鼓之聲相屬其猶有楚之風耶朔五日渡北門津春灘碧浪如花輕舟小棹頃刻至彼岸卽昇風山之麓從石磴遷延而升望軍城雲屋霞彩動盪下則迴谿曲阻修阡威夷田園連複山中有市爲紅花坪戎菽梁稷白鄉屯壘寨皆于此敗糴多江右賈人而高氏居中坪後卽石蓮

交直行書

文卷六
覽勝記六

六九

青玉堂

峯長溪沿浩賦帶左右汲者漂者相屬拂石少坐蓮花七朶在雲端水廟煙村疎密合款是爲思郡官道防苗之兵或駐或走馬蹄人足遲遲如也久之胡生永寧挈茗相將隨過其家同飲于高極其酣暢迴車從沙灣渡東門津結綠之潭與岸樹人煙四照不啻銀河在天我乃浮槎向織女問支機石也衛城中北隅稍右行爲玄武殿厥基隆起積高可數仞蓋龜峯之麓背雉堞負大溪面七星坡岡巒四合煙雲相連灘聲從枕後入戶居人祀玄武其上楊生秀築讀書之室于左周遭繚以土垣開門見山隱几聞水牆外古檜數株蒼榦密葉棲鷗巢哺烏鳥然與鐘鼓之音競節澗水盛漲明砂硤石照映清流十步之內取景非遠地之最占勝者余于春分之次日觀濤溪上從小北門登焉芳草可藉且坐且行入殿肅玄武神隨折而左入楊生之室竹几石硯匡牀布箔書史錯置數十本澹如也余甚賞之生請命是室之名余笑曰是室依玄武殿之左个有大史公之義在天官書曰北官

交直行書

文卷七
覽勝記七

七十

青玉堂

玄武虛危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或
口鉞南斗爲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爲轡
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此五之
所以爲武哉然玄武之宮屬七宿起南斗止東壁
東壁爲圖書之府固武而文者也君家子雲草太
玄經處千秋之下與馬帳葛盧並稱則玄之文又
何遜于玄之武耶可類是室爲玄文館社前二日
天氣和朗步行肅宣父之堂以明日記上丁也軍
城邊豆之事無有司存禮樂簡廢惟羣山拱列如
表並行書
覽勝記八
七
青玉堂
書隨同廣文譚先生出廟門西南行市廛居屋錯
落丘樊而澗水入城者數道俱匯于學宮之右春
漲方盛湯湯如也南行一里近嘉興寺回巷官僻
居人築短牆并圃碧桃綠柳掩拂墻外而張園特
廣路逢洪生邀入茅舍中進杯茗生以製簫自給
貧士中有韻者更入孟園高下二池皆畜魚池上
修竹猗猗菜花樹色之外別無見境其勝在幽曲
不必與他園爭繁麗也仲春之望徐季良如清浪
送之西郊十里薄張顯靈灘是日久雨新霽碧桃

穠李漏開山樊綠柳垂垂溪岸與澄波掩縹渡野
雞河口直西溪輿夫遙指樹林中皆允僚聚居耕
田鍾山射生逐肉于人無競人亦不敢側目佃任
士紳之庄亦有餘貲置產蓋辛苦力作爲生者也
顯靈灘距官路里許思州鎮遠兩河政于此合流
而南來一山杓入河澣水石相激澎湃洶湧迴洄
之舟挽百丈者叫譟與灘聲相震山冢爲廟銳頂
無覓大地峯勢分兩翼循崖回互而升其翼之石
參差如五指廟旁架木爲飛樓欄以竹箔凭欄縱
望羣山峙翠兩水淼淼來自夜郎牂牁間至此若
交回合戰鐵馬之聲千羣也時迎送季良者多楚
人健兒或從征建昌營或自造陽脫身歸各各夸
其鋒鋒亦自雄矣隨浮數白而別寒食日氣霽郊
端於生盛言東庄春色之麗則攜酒一甌黃鸝鳴
二枝黃鸝三枚過料武迴場渡皇澗于時青草方
生山色沉翠水田鏡響初入一草舍石支木板以
坐或倚杵白或藉束薪酒甫溫而哀生適至邀過
其庄亦草舍獨舍前隙地繚以短墻雜植臘梅金

桃海棠穠李其大梨一樹正放白華於生家隨治
具張樹下花片霏霏落酒杯中主婦更煮桂茗甚
香并嘗新藤菜椿芽莪花而亨人進黃鼠諸生以
其塞上物爭嗜之且各留餘歸遺細君此所謂噉
名也而於生酒尤佳酣暢至春星麗天白虎隋朱
鳥橫乃廻入旅館被酒之後就枕大鼾如雷醒來
聞霹靂挾雨師猛注半晝夜氣候若此可以觀天
矣於生兄弟克振克昌袁生兄弟鼎及鼐也軍城
氣候夏秋暑雨少出游至中秋始移居草堂檐宇
交通行書
新就趣搏殖之功爲環堵日不暇給九月陰霖三
十日坐對南山不能披蒙氣見青天及小陽乃有
霽色繇東北衢步行時思南鄭生天民醫隱于北
門之市挾簾而數其藥籠中物種種也乃拉其術
城隅渡小橋經官徑流水瀼然瀕水皆夾竹爲籬
圍植木交密霜葉半脫惟蠟樹深青不改徐有
爲面山水居焉處勢高卓隔城堞若崇牙山色水
聲常飛逗而入左廂爲書室一所砌石夾竹句已
以行雖咫尺有尋丈之意顏其館曰連城木齋

架薜荔繫牆菊花數本尚留秋景而館爲軒臨軒
亦疏園置棋枰几上隨意與鄭生對數局開窗觀
聽山水之飛逗而入猶堂也芭蕉高丈許者中心
放華此中殊不可多得儻于園壑佳處位置一草
亭因水勢瀟之爲池激之爲瀑池種荷花瀑濺白
石令不越戶庭有十八賢蓮社三疊泉飛布之意
豈不愉快哉功力無多豈似愚公之徙于屋生固
不俗能無意耶

交通行書

覽勝記十一

游劄

熊子曰山水氣之通也仁智性之秉也夫人含氣而負性未有見高原大澤雲物草木之奇漠然不相干涉者然偽士誇松桂欺筠筍堅吾耻其不情若好奇人之伐山通道鑿空海上吾又不能也聊于身所經涉耳目所睹記授之子墨以附于昔人之圖五嶽于壁者拊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云

瀟山

江黃之間山勢如重雲說者謂五祖道場神明之奧雖然未盡也至潛山縣一山如排劍中主峰最銳群銳峰擁之若子孫之衛丈人僕夫曰萬公尖及詢縣令乃知其爲鳳陽王氣根本太史公稱武帝至江陵而東登禮瀟之天柱山號曰南岳者是也今卽不見藉三春之茅封五色之土然靈異韞爲山陵益見地道之靜正矣觀封禪書當與嵩華同名後世而人皆畧之于道周余特表焉以俟稽古者

嶧山

嶧山卽孟子所爲東山史所爲秦始皇登鄒嶧山也余於癸卯北上從鄒縣南二夏店騎蹇驅登焉平沙十里清泉潏潏西流麓則巨石吟吟延望山顛歛忽紫綠之

色轉瞬輒異後辛亥舟次濟上望之更奇蓋靈氣之動盪也山純石絕無土石多虎兕獅象狀層疊互戾中皆空洞自本至冢皆然石有懸鍾楹鼓者率無根彼此犬牙耳亦絕無樹木止山殿一枯桐榦蠹蝕如綫人以草填之綠竹捷其外僕夫謂梁山伯手植談之無稽者也豈卽所爲嶧山之桐耶秦始皇頌功德碑烏有矣孔子學禮處乃一巨巖陟其積高而齊魯在睫嵩洛在懷燕趙吳楚在几杖之際西望白日欲落黃河東流令人浩然欲吞沆瀣之氣而吸赤城之霞奇矣哉迤東山垓頂者爲尼丘迤北爲泰山譬諸人身蓋二東之顙也

雲龍山

自詩有雲龍山下試春衣之句而山遂名矣余庚戌泊舟彭城登焉山雖不甚高而石亦學學俯戲馬臺眺放鶴亭見古今如轉漏黃河遶足下東奔疑天漢在袖遙指九里山楚漢戰場及芒碭雲氣眞英雄必爭之地也然坡麓趨爲彭城城庫于河山無專勢且單露項王都之得乎

金山

庚戌泊舟廣陵買小刀遡游至瓜步薄暮渡江登金山水波不興江月媚人命僧汲中冷煮嶢茶坐危岫俯澄

潭見山僧二三兩兩蕩槳歸來兩岸人聲江心櫓聲天際雁聲蘆荻鶯聲間以疎鍾我如在群玉峯頭也黃天蕩觀韓世忠聯海艘與兀术大戰處又隱隱作金甲聲故與南岸連今則孤嶼味唐王走馬上金山之句不勝海田之嘆矣

燕子磯

從江中望燕子磯高松蔭山碧嵐半瑣朱閣微吐足供王右丞筆墨至岸石之奇當使米襄陽下拜江間波浪須得杜少陵雄壯之韻斯堪品題也

采石

采石瞰江傍有村市可泊估客南上兵爭輒以此爲攻守要津而要以李白得名舟次其下朗然誦鳳凰臺之吟青蓮自足千古

二姑

大姑在彭蠡之口山形若僧履俗呼爲鞋山今有寺鞋首建佛塔七層小姑在彭澤江中孤石突起遠如片雲近如立柱未大于木其下深不可際鬼斧神工吾烏知其所以

四山

鄱湖中聳四山高廣相埒聚而不連距康山甚近

高帝鑿陳友諒處意深夜湖中燐火必熠熠也

雞山

都昌之北爲雞山山屬于湖岸石殊秀川家謂其下產雞子九乃煖煉氣母余偶見一道人持一卽黑石子剖之爛然作金光蓋礦沙之類其謂鉛爲血陰此爲真陽吾斯未之能信而旌陽記中則有之產九處土人相率爲厲禁亦不可多得也

西山

西山之名于騷壇以王子安滕王閣序朱簾暮捲西山雨之句然仙家洞天若洪崖若旌陽吳猛郭璞之蹤不可勝紀蕭仙嶺旌旌旌母最高處俗爲九節蜈蚣形形家視其母家良然余嘗數四至蕭仙安峯之麓桃花同源間亦習遊焉以習故遂遊之未深

射湖山

射湖在洪塘下游屬吾邑信河水口石牛之識妄也

白狐嶺

白狐頂有巨石出雲天將雨白雲輒封之疎松秀石迤邐成徑可肩輿登登則南進豐臨諸山水直擲之衣袂形家言江城地脉少祖余視之良然

龜峰

弋陽縣之龜峰方廣而高卓雲氣籠之更縹緲比地李
子詩最愛紫烟生石罅絕憐青嶂削靈芝描寫極工山
下龜峰寺清溪帶之從河中遠望其翠微之色欲飛奇
甚

富春山

嚴陵至桐口七十里高山夾岸江狹而深靜不似山濶
湍悍竹籬盤互烟嵐蔽虧通江作綠沉色其曲折不半
里輒爲雲石瑣斷子陵釣臺乃山冢巨石下有子陵祠
余屢經過如出入武陵源也

浙江潮

余壬寅六月自桐江放舟錢塘早潮湧如雪山砰磅礧
礧篙師作色操之候潮落東下不終朝百里矣潮以秋
盛錢塘人相習者八月濤後乙巳八月余偶至杭以吳
聶二年友邀飲江樓則水波不興海氣消長亦復難定
如此但見蕭山如抹鼉子門如點掩映武林之山郭間
郭忠恕所貌望潮圖頗得其意

西湖

余數遊西湖備歷湖中晴雨之景大都晴則烟香風煖
日麗嵐光鳥語花明山水如繡兼以白馬紅裙擲擲長
堤之上輕歌細鼓喧雜采蓮之舟人人得之雨則兩峰

三竺興雲吐霧冉冉眉睫風雷叱咤如落几案放舟湖
心朱樓粉堞峭崖峯壑疑隔帷幄奏笙簧荷珠歷落香
氣淋漓飲酒其中幽深之意都在景象之外未必人人
得也余于晴之遊不一最快則戊申之秋同朱侍御岳

水部宿舟蘇堤侵曉起步堤上眠柳新舒朝烟半捲各
以籃輿入山討龍井于墳諸勝屐齒齒竟日夜飲法相寺
酒茗優樂無不精絕極其酣暢次則從貞父先生之招
循九里松入靈隱韜光酌酒飛來峰冷泉亭下亦自超
超玄爽甫之遊不一最快則同聶純中訪貞父先生于
出山步辰放湖中前美合弁山行徑巷窈窕得雨益深
子夜返棹則滿湖漁火浮星矣說者曰晴似楊妃之笑
雨如西子之顰曰景物不殊關心則異此處置一語不
得

碧浪湖

碧浪湖在湖州府治南所爲蒼雪間也澄潭數頃中峙
浮玉石石上建萬魁塔瀕湖峴山嶽石奇秀道場諸峰
四面圍合蒞城宛宛在中央真良國也

吳山

武林藩閫郡邑諸官衙皆面吳山嶽之古石之魁壘城
市中未可多得余屢飲秀石堂

弁山

烏程長興之間山曰蒼弁者周百餘里臨苕水瞰太湖郡背陳皇山傳爲霸先祖陵翠巖白鵲諸勝余爲令時偕寮友置屐焉每從邑諸郡必經霅水橋三十里烟嵐常隨吾百丈也

茗

天目之陰苕水出焉發源孝豐經安吉長興至烏程入太湖俗呼爲龍溪以項王驪自溪中生故龍名

城山

城山之頂有池焉大曠不涸四週圩者相傳爲嚴白虎壘吳中人置塚其上僧舍藏于竹中堪稱精麗佛土西南亦可眺天目

太湖

長興在太湖西許每公餘輒登高望之漠漠菰蒲茫茫烟水千帆破浪如羣鷺兩洞庭如眉兩雷如拳夫椒如點一日宿舟夾浦侵明放棹中湖波光如鏡丁長孺居湖之湄其宗人操舟若神以兩提湖船一載酒一翼仙船猶陸也午際稍風浪船行亦定水天相際目光搖蕩浪至輒浮大白敵之薄暮始緯舟入港可謂天上遊矣

卷回溪

長城西郭門臨溪焉其溪百步一折岸無綆路古木蔭之交戾掩拂者二十里竹光水色蒼衣盡一綠也遊人以貫月查遡洄其中如卷回然遠山粘天微抹紫翠壽藤綬綬下垂詩曰竹林深處杜鵑啼兩岸青青草色春欲識人間真卷回朱滕倒影入清溪余公餘飲客必從松水居放棹至竹山潭而返若初夏停舂官無公事麥熟新漲雲物鮮麗挈醪榼由五峰之麓且舟且輿曲宴終日興殊不淺

烏瞻山

遡卷回之曲曰合溪可十餘里爲烏瞻山楊仲庚修煉處也山下竹塢柴門烟村花島一望相屬顧太守結廬中峰歛石秀筠蔚然深秀夜宿怡雲樓侵曉開軒望太湖出日如海際湧金輪紫光奮射少選雲氛漸收則湖大如盤吳門天池諸山隱隱在檻外矣

囉囉

從烏瞻北二十里爲囉囉以兩山相介爲義不一囉而囉之產茗最精洞山南向者尤爲仙品土人于巖岫間砌石如納陛一歲六籬之茗苗始滋少沾穢卽稿焉以雨煮之恐甫里諸人所未嘗也稍北卽襄王嶺屬宜興亦產茗而味重爲宜興囉遠不及囉云

方山

方山長城之望高四百丈如覆印巔有龍潭乃石扈中
水盈盈甚旱不枯余以禱雨攝齊而上父老皆隕焉半
山不能登矣

香山

義興孔道有香山石磴簌泰湖之許遠風近景應接不
暇

顧渚

顧渚貢茶園也從堯市之麓肩輿而入高竹夾路遠山
障天深二十里桑麻雞犬一似壺中先清明三日長令

來直行書

文卷十

八

作雲樓

親率茶戶開園春光如海石乳雲芽媚袍帶間大是快
事金沙唐宋名泉近壅余爲滌之亭之泓然冽然矣顧
渚之名以吳王顧其渚平衍可都也

烟雨樓

嘉興城南湖光淼渺水心構危樓盡烟雨平林之景余
棹舟往眺時荷葉正田田也

虎丘

甲辰三月從金閭門放棹西遊過半塘寺疎籬深竹種
種動遊人之致若虎丘之劔池之生公石之千人坐皆
天巧遊履駢填以其爲金閭郊也折而之觀音山飲趙

凡夫園觀所鑿瀑布及林亭位置入巧亦備稍深爲天
池山太湖濤聲疑落杯掌中登高山臨大澤一部吳越
春秋盡入吾眼矣

惠山

辛亥舟次無錫覓小舠同汲水者往觀惠山至則泉竇
僅方丈汲綆相屬消長莫測寺傍數名園園皆萬金稍
爲土木所障最妙在登寺後之塔山山中列市酒鑪茶
竈殊足供遊者陟其高而三萬六千頃之具區直可平
吞矣

北固

潤州以北固爲城大江爲池孫吳趙宋之邊也金焦砥
柱洪流萬櫓千檣上下潮汐漕轉爲東南之嚆真天下
陸海鶴林甘露鐘聲塔影橫江野渡輕帆如駛吾所藏
郭熙圖頗似之

曲阜

癸丑四月北上從鄒縣折嶧山之麓則尼丘龜蒙諸山
青雲片片在東方矣曲阜南門沂水洋洋傍有壇曰舞
雩入城宿公署侵明恭謁先師廟廟制觀闕如王者杏
壇在殿前最前有先師手植檜大可數拱純幹無枝生
意在內堅朴而精潤說者謂帝王受命則柯葉一生真

神靈所呵護也其地名關里稍北爲陋巷顏子廟舊魯國在城東數里可望出北門爲孔墓林樹蒼鬱多楷木周數里繚以垣冢舍亦如王者墓前洙水若帶行必渡洙水橋其流甚微泗水在後汪汪一派墓累土爲陵昭伯魚穆子思蓋東南向今碑碣俱南向趾子思肱伯魚位置非體守者謂宋真宗欲以南面尊先師事理或然也若孟廟之在鄒南者每過則謁之制如關里而十倍殺焉然樹木之蒼盛庭除之整飾與關里同

延津

余過延平問所爲豐城神物則曰化劍閣以下是也水之湍悍似有龍氣黯淡灘在郡上游五里洪流爲山石所束洶洶若雷吼其直若激箭舟駛如閃電下游大方灘橫石絕江澎湃倍之楫師至此亦動色相戒矣

北嶺

侯官北二十里丹嶂綠崖周遭如設帷幄省城之負辰也嶺有高四千尺者福寧寄徑焉自趾至冢爲一堠冢上觀芋源仙鷁洪塘估舶虎門樓船雜見于萬家烟樹中亦東南大都會也

萬歲嶺

北嶺之北盡嶺也而萬歲嶺界連江高亞北嶺深則過

之下此爲陳山嶺矣嶺上設徽卒三十人以待暴客

連城

連江雖在會城北偏而層峰疊嶂遠平田數千頃空曠徑二十里清江一線帶城東流不見尾間亦風氣之所鍾也平田盡處重湖數十頃如鏡青山鎖之松濤時沸斜落疎散我行其間覺水滸片片是桃花云

龍門澗

連江近羅源界有澗焉水聲喧歷中一石可百人坐二級如納陞若琬琤截然者潄潄碧流鋪其上疑是雲母楊也鑿曰龍門

白鶴嶺

羅源之護國舖高峯干雲沿驛道躡蹠而上者五十里爲白鶴望海洋千里島嶼歷歷取諸眼中崖間刻海鶴雄觀四大字降嶺卽寧德縣矣余初度此嶺爲白雲所封者半日

大梨嶺

嶺屬福安高四千尺荒莽無烟落近白石司有河焉所爲秦溪也

福寧州後山

山峩峩如片雲垂下負州治最高有聖水廣輿記中所

爲飲之則延年者聖水庵僧人密種松竹殊深昧蛇行
山互時時宿雲逗霧鶴當日月清明大海直一杯矣

松山

福寧負海而松山卽海門也海舟收汛必泊松山之裏
以避風濤余視師海門水陸班聲如雷徐陟松山之巔
遙于蒼茫中指點三神山六鰲隱隱動處舷簫數飛亦
覺雄爽

三山

烏石山記稱有蟠桃塢隣霄臺諸勝山不甚高而烏石
突兀無異金華群羊與九仙越王鼎足榕城中松泉筠
壑皆昔人所爲離壁間物也

三沙嶼

溫麻東五十里群山杓入于海龍戶獻人避濤處也甃
石堞自固海中小島環之可障風浪烽火與如立錐崙
山如橫雲礪山四嶼相屬在百里外如馬如象七星嶼
如北斗間峽大金有遊龍掉尾之勢其餘小島不可勝
計正如日抱龜鼉也余以巡汛弭節值風雲收捲漁舟
趁潮而歸者千櫓水天漂渺數點青螺樓船上下殊爲
雄快

南峯

從署中逍遙閣望南山律律恒冒白雲樹色鬱蒼異于
他山樹色出南郭門卽而登之綠石硯輿亦不捷近庵
門有古榕二蓋數千年物大十圍植本崖間而旁奮一
本崖上本下通車蓋頗似淮陰市上壯士辱韓信也二
榕皆然兩本之奮者左右互奇矣老藤繫之大者叢小
者糾綬綬如垂簾放大紫華如撚拳張指殊不着一葉
抑又奇矣傍庵有荒臺曰春風臺庵中如匏中竹竿萬
个稍下折而東爲強園故夜郎守張叔弢廬也引泉疏
石草亭書屋粗具不大繁華而致在雅樸余題其居曰
解庵蓋傷今之隱君子無不邀草木同腐豈盡天歿哉

張公年已七十矣非欲解者也

古田間道

從黃田驛東行三十里爲無名橋壑深而布湧頗似廬
山金井邇十里皆白石爲壑底延亘如置版漕不滲泥
不雜礫高松大杉擁之僻于邑鄙是宜其無名也古田
縣旁有沙河而下流乃扼窄不通維穢益東皆大山牛
首嶺爲閩中郡項春以右水出洪江左水出連江也距
縣八十里爲幽巖寺建于石晉谷中入谷逶迤鉤已老
杉蒼鬱竟谷皆稻田僧所資爲衣食而租稅者也東二
十里爲杉洋民戶稠密置四縣夙多盜置別駕逐捕其

開今罷惟署存益東爲寧德縣置奇峯迥岫叢條密林
迴谿梯田行人每聞虎嘯從不通使者車騎余始爲導
師矣校官道徑三百里

東牆

連江以北如羅源寧德福寧諸城廓州縣皆山麓不鍾
風氣余視東牆平衍徑五里圍三之海潮浸入如明湖
諸峯遮擁不見出入之端循其地脉則從古田杉洋東
迤邐垂百里兩溪夾送至此大會是可以建郡不獨州
邑也福寧州屢有陞郡之議異日山水清靈其在斯乎

芝山

從建郡城西南望山色最秀遠至則竹樹蒼鬱古寺名
開元者其前合二皇澗明沙歷歷水淫之白石齒齒水
漱之怒灘浩然有聲帶長橋如拖素蛻寺前老木川章
蔭數畝寺內松二章名瓔絡本松幹而葉若垂莎未之
多見也左有丹青閣後有方丈山頂名雲際萬樹被霜
青紅掩繚率堵波七級露穎于木杪白雲之所居也

梅仙山

昨署建南赴友
人陳季迪之酒

山以梅子真得名郊建寧之南出西郭門徑城南橋橋
絕溪如百丈白虹循溪許東行可三里秀林高樹墓田
而含鬱乎蒼蒼至山麓蛇行回互而上高臺以軒露于

木末萬家之都蓋屋烟火如繪羣峯取諸眼中亦廓然
有千里之勢稽其古蹟坎者爲丹井也

黃華山

時以養侍御
張侗如也

建寧古西甌萬山莽莽從東北來至郡而交于水黃華
山在郡中迤而登近千尺長松千株蔽虧危樓可以治
張明溪若練灘聲若風雨松濤竹籟出入烟嵐耳目所
經蔚然秀遠誰云甌閩爲文蛇之鄉阻險而深昧也

文直行書

文卷十六

九十

江城覽勝記

余讀三輔黃圖錄洛陽名園記有感因
卽所見江城之勝記之云爾

夫國必依山川江以右規方千里固高山廣川
大數也而建之都會出治容民則山以聚土川
以導氣鍾美豐物於是乎在豈猶夫魁陵溝瀆
也者地產所作故富生嘉材以應天化而水土
和演阜壤環帶京臺競峙邑屋隆夸何必寓托
子虛盛推高奢乃靈秀隕衍瑋異雄俊之觀綢

江表傳

卷之六

江

會稽

續離立生斯長斯習矣不察恐見笑於三都僭
父也爲之記曰史稱豫章長沙屬南楚漢以前
建置不可考其有城也相傳爲漢將灌嬰築今
郭外東南隅古城古隍具在因以灌城名其鄉
舊文放失志乘無定據豈卽史所載灌嬰將吏
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下途定豫章會稽郡者
是耶灌城于今城離置而相屬包束湖以與閩
蘭挺河隄用陶埴易茅茨俾水無沉氣火無災
殫則唐觀察使常丹之所以世祀也東湖之脩

江表傳

卷之六

江

會稽

磬折可十里廣或三一或五一折沿浦循遙
涯浹樓觀竦峙杭棟浮閤水上朱閣丹楹蕩發
灑映棘闌翼翼巧人三歲以時填聖嘯濯波中
雕題虹檻偏橋飛杠陵跨駢亘兩學齊列雙宇
如一鏤窰彤墻捷獵霞表况有曲磻浦淑潔涓
以澹之擢鵲擊汰安翔徐徊晚澹膠戾鷗鳬鷺
鳬羣浮乎其上而蘋繁蘊藻之菜茹藁菱荇之
華煌煌鳬鳬旖旎從風斥岸疏圃嘉木扶疏水
際結縈徑隈幽樾複樊爲門窗牖塗朱加之簾
帷沼沚屬連細鳥飛凌翠羽丹距畢弋所不至
也其編筏結網講罟罾取名魚登躍鱗不舍晝
夜春夏別孕不教蕃長數罟無禁安得書里革
一章爲驪虞之政厚戒乎奇在遠岫遙對洪崖
之國市衢穰穰中而乃有此雲霞之蕩沃沙瀾
盈望更小低曲渚淺瀨浮汭遙相銜接從庭戶
開布武卽至無假跋涉彼徜徉於汗漫之宇而
甘頓乎無形埒之感惡至而況小大哉湖既

已地祿亦句已中丞臺御史臺三司使者邵
署士夫東第王孫西園如離珠羅于營室市樓
拱乎天旗嚴鼓高麾笙竽閤閤可聽可望寺不
一上藍最大棟棟弘壯樞密密輅規度堅軀墀
序寬大歲時爲祝延所後爲藏經閣相傳爲南
平王宅其它寺如普賢如琉璃如應天如浴室
如觀音僅僅棲禪而已特普賢以鐵象聞重千
石晉時鑄其基乃吾家晉武昌太守鳴鶴捨宅
也觀不一鐵柱最大寫楚蜀之材爲柱檀而加
密石碧焉檐櫺扉闥流丹漆其上供淨明忠孝
許真君其中辰以傑閣則曰上帝之高居焉其
旁井有鐵柱露水而則又曰真君所以鎖蛟者
衆屢錯雜市兒肩摩祈者亦頗闕若它觀之彭
真之建德之道德豈能望苦縣精微卽符錄科
儀亦草草道家者流不幾榛莽乎語曰土薄水
淺其惡易觀今墊淤者淪爲湖于是民無沉溺
重廕之疾而爽塏者君子居之小人亦有闔閭
以避燥濕寒暑市饒果布鮑木戎粟之奏絃習

而冠園冠履句履者彬彬稱盛矣屬以海內多
警特爲高墉役者無睥睨自餽腹之誦植者有犀
兕丹漆之具倘歲數常入敷政優永江右城中
之勝豈不鞏如磐石哉而勝之在城外者更可
紀焉滕王閣乘空鬱雲負壑側波播敷在王勃
序中夕佳秋屏俱閣之翼也大都以吞吐章貢
儲與潢洋遐闊無倪拱揖西嶺雲氣渡江乘風
明滅放柁揚帆山川無滯越之象耳最奇則在
隆沙北枕有如明月珠子玃璨磊砢黃磬水玉
磷璵鬱岫寺藏其中周廬倚沙爲墉截然壁立
疑劃神斧彪池清泚無一粒反壤填淤輕林茂
木映蔚相依寺殿中奉佛南北房爲度僧所棲
托唐余甚除其外則墟里相接陘陘陘陘登高
迥望崇垤迤麓與渚嶼交構也一葦西杭長洲
杜洲身磅礴綿延而喙銳江城風氣關鑰舊有
閣支其際字曰江天新爲宰堵波當喙麓爲石
臺其銳與喙等翼以石闌全起鱗次仰凌青漢

俯障鴻瀾殊稱大觀樹數十章竹數千挺蒼勃
不受變於霜雪愛然含滋自媚開勢既敞乃復
宵靚淳渚四時之氣無不宜者而西山之煙嵐
斐疊坐檻可禪至于南浦散渙流溶掩以蘼蕙
糴以麋蕪驛傳賓客如流景在江淹賦中者情
文自非牽合也南塘一曲吳絲越縠赤綈綠繒
英華幡纓衛門廣潤萬貨可漁枵市之味張嘏
爲厨酒星直焉雞纖麋細拍浮舉白連交合衆
騁鶩乎其中九洲三墩魚麗螺附鹽筴大賈利
市實貨連簾接衡厚生利用此非其積散之場
乎而洲之叢擁者若九子在板木之津墩之隅
置者若三柱在咸池之淵地而天者也循城東
南行則有寫韻仙女之紫炁宮仙釋衆同之百
福寺而玉清純陽繩金望仙連比在古城中面
皆五父之衢背則竹樹葦葑蘆從喬林森竦蔽
翳田間藹葉艾蒿荝屋峴垣薄落荏葦經墳衍
蹴歌宮農夫庸次比耦以艾南畝相肥境時泄
蓄茅蒲糶襖作力甚勤其長松若虬龍之俯而

欲奮蟠屈綴帶其柔條弱莖紛沓垂蔭楚棘噉
生如桂如帶不可殫論是皆爲古城所羅者獨
繩金塔寺近稱雄利高閣層簷佛殿歸焉殿前
小池砌礫石爲底魚泳影若懸空塔勢湧出千
霄飛鳥欲礙榮木芳樹耀采跃蔓於阜陵陂陲
間雜置小禪堂固維摩丈室乃十方大千無量
數佛入其中者也出王游衍布武甚近無假雲
裝至于瀕河精廬不一而足舞雩之西若九蓮
萬善沙塘寶法齋宇相望竹箭擅美遠則林郭
峻崎近則曲河之溜泠泠舒寫靜夜清吭踈響
與阜鶴浦鴻爭節水草之涓浸潭菰蔣平煙白
葦引望無際若大吊古而陳蕃徐穉許邵溫嶠
之蹟並屬松陽白社間蓋漢時豫章守尉署南
昌縣治俱在古城內外是以至今故縣廟懸榻
里具存關南此之邇賞迭稽夷肆吟嘯何異飲
茹溪之水凌景升之臺氣序淑美常在春風沂
水中斯亦素位之適未可窮其所至矣夫寄意
丘壑曠達宏遠有好之士邇其身而意出霄漢

之外誠與彼厲苦偏隘寒棲僻飲者殊途乃愚
夫日用飲食被天和食地德芒然於歲時生業
之劇與山川景物何關哉若夫辨淳鹵視泉源
晰壤殖宅高聚天地之成設險守王公之國養
材以任土載時以授民俾六府不失其官三事
永賴其澤則郊牧陰陽之興都會防禦之阻安
可忽乎哉

文直行書文選卷之十七

明官保尚書增石先生筆

男人縣伯年編

地形家辨論

班固藝文志載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內國朝
七卷山海經十三篇宮宅地形二十卷形法者
大舉九州之孰以立城郭室舍夫形與氣相首
尾未有其形而無其氣者形法與相法同其
中相人二十四卷相寶劍刀二十卷相六畜三
十八卷六家具矣並不及相家相冢之說肇於
楊聖子天子宮夾墓之一言嗣郭景純氏著葬
經後乃有青烏經青囊經懷玉經撼龍經紛紛
行世然其中有假托者青烏青囊精微獨異誠
不必穿鑿以附會之其三書則猶古人書可觀
也今之術者本妄庸志在得精而書復紛紛徒
亂人意將何從乎或曰葬法古之人所無也子
輿氏委壑反葬極之言非乎則仁人孝子之所
以自致於親固當無乎不備世乃以休咎微應
參資於坏土視山林向背五運六府之變驗而

又視辰所加臨以其至之日與方所指合則爲
吉術者繆云自黃帝以來有其書是耶非耶熊
子曰古之爲禮也質墓而不墳不封樹不厚藏
不祭祭則以降文矣維厚藏者賈逵發封樹而
墳而祭恐孔孟已先爲之若金匱五音奇脈之
書始於風后而太公三十餘篇亦脩形勢五勝
之術藝文志亦有明堂陰陽說篇陰陽有十六
家又有二十一一家樊然淆亂吾惡能知其辨黃
帝泰素二十篇劉向別錄曰韓諸公孫作是假
黃帝言以誣世者卽泰素而諸書可槩矣若時
日則古之所謂卜日者非若後世之拘忌多畏
也其口內事以柔外事以剛又曰吉事先近凶
事先遠卜者謀之鬼神如太史公曰者列傳設
卦而已古雖有遜甲開山太乙龍首諸書名今
皆不傳而宋以來妄庸者紛紛言星卦以禍福
嚇人人不深察則亦隨其顛倒而不覺此非地
之形氣不可憑則天心之精微不欲人以氣力
金錢居山川爲奇貨故生此一端矇瞽眩瞽洩

內而寒素用微賤起者率不謀訛說然規吉土則地而天者也或又曰儒者守經義迂濶每云達人變形順化如楊王孫裸葬之說班史稱之此卽之隴盡爲王侯將相同聚於一隅化者反土歸真上爲鳥鳶食下爲蟻蟻食何異乎熊子曰此拘儒放士之論自處且不可親何人而敢爲是不孝之言耶孔子殯母於五父之衢後合塋於防孟子之後喪逾前喪聖賢之未敢賤事其親也如是嘗過鄒魯謁孟廟拜孔墓其形勢地勢高下夷衍竦立森峙環屋迴復拱揖無一不與形法合世人但知築甃侈觀制虛地上實地丁甚至發人居屋謀及佛刹仙宮古壇壇之類不知形與氣相首尾旣無真形真氣安附而欲立三尺穴於漫衍殘缺之間徒以辰遯方卦爲矇瞽所箴惑曰吾親之體魄得乘生氣焉將惡乎知之或又曰禍福徵應有諸熊子曰未必然者難言已然者則燦而不昧也夫形氣之同氣艾囑臂皆可通感洛鐘東鳴銅山西崩猶其

者君子但當存心爰先不必營懷福後陰行善事以迎善氣鬼神所司之地天必命之矣是天地之道在人豈有他哉吾因是而得葬旨焉語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主慘陽主舒剛主動柔主靜仁主溫義主肅地形家言以及覆手喻陰陽以行止處分動靜義形於外仁在其中而立穴之旨無餘蘊矣然則於吉凶何關乎言吉凶者莫備於老易老曰知其雄守其雌易曰剛中吉乘剛者凶塋言不外於剛中卽術人之言所謂度雌雄者也或又曰宮宅地形二十卷豈卽今八宅周書乎熊子曰八宅與六神太乙誣同也易若求之於詩文之正者綿之詩曰周原膺膺董荼如飴爰契我龜築室於茲篤公劉之詩曰陟則在嶽復降在原乃陟南崗乃遊於京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異時文王遷豐武王遷鎬周公營洛邑率循斯軌夫卦位則日者家言也星氣則天文家言也金匱前胎則五行家言也宮宅

地形刑形法家言也記史所載畝分臚列曉譬
矣庸索精廼北四家而同之以誅世人世人亦
爲其所誅吾故以聖賢中正顯白之理質之以
質世之爲仁人孝子者豈爲好辨哉

而猶五凡而葬夫三月士庶人逾月先期
謂之不懷後期謂之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
擇年與月一也又曰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
至於戊午葬事君子善之禮上先遠日者避
不懷也今法已亥日忌葬春秋是日葬者二
十餘族此葬不擇日也今法葬家多取乾
良二時乾爲亥辰爲丑二乃陰夜半接周尚赤
大事多用旦殷尚白用日中夏尚黑用昏此
取時所用尚不擇時早晚也葬子產及子
太叔莖簡公除道司墓之室當柩路若毀其
室卽平旦而塋不毀其室卽日中而塋子產
不欲毀室欲得日中子太叔曰若日中而塋
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塋者于虛日諸侯能
來豈憚日中是子產子太叔不論時之早晚
惟論人事可否此葬不擇時三也今時拘忌
時日係師紛紜其說諸家斗首奇門互相舛
午何若取卽於大統曆稍稍以各家質之無
礙便可要事矣卽今相舊家者只以張前地
形論論豈有過其當時喪事時日之理乎

盜賊課

長興濱太湖西連廣德溧陽皆深山大嶂北則宜興兩
沈盤互常鎮東南嘉興蘇州從湖中擊艇以渡不終日
而至焉山水薦莽其民阻險易爲盜賊先有殷應彩者
永百人于小雷山衣繡衣稱山君致煩浙直軍門疏請
會剿久而始定說者至今猶以爲賊曹吏抱鼓勾之足
辦不必張皇辱 天子命益戊子己丑間事也余壬寅
至長興翻閱故獄牒充棟皆大盜殺人案而長年三老
亦瞿瞿稱夜戶不靖咋舌莫敢名余頗用鉅簡法問它
陰伏以相參考稍稍得邑中羣盜主名起居而慮其與
賊曹交關因發市井惡少年平日暴桀狀皆掠鉅鎗殆
數十人姑置四五魁宿各把其陰重而顛倒之縱使督
盜賊詭責之屬令周密快其意所欲得雖有前罪弗法
如懷詐弗稱誅罰輒行于是發蹤追捕無不盡力精絕
乃先擒四安三汊港姚盜二十人與松江流盜匿娼家
者十餘人置之理宜歛賈人高枕寄徑焉尚有大盜曰
張白頭父子兄弟並攻剽爲羣盜而以其親昵竄入爲
縣功曹賊曹吏以其灰距竄入道府理刑衙門爲厮隸
有司動靜纖悉臚句縉紳亦間與之遊坐是根株數十
年不敗聲名益籍籍江湖間道路以目無敢言言斷頭

矣先是趙同知王通判署縣稍稍跡之居無何指數百金爲聞而趙且去官王升任回籍其黨追襲之于金沙灘幸是日王以他事先登得無害自余下車稍憇伏不敢攻剽其魁禁日雜長年三老間聊余動靜比甲辰余以王會行一劫周國子再劫宜興唐太常唐心知其爲長人而苦不得要領控于操江耿中丞下令嚴捕宜興賊曹巡微吏辟督責故買一狗偷曰若第伴告言唐太常盜緩須臾無比我徐活汝勿憂也偷迺告言長興山中人曹氏者十數人皆良也平口不得于偷者也唐乃以操江檄從浙直分署夏同知捕去王者一切鞠繫

文庫行書

卷十七

七

趙之遲明張盜果偵事縣門賊曹卒拉二人入頭髮指白故混名張白頭云率豺聲獸面剛戾忍楚名下故無虛也而功曹賊曹史卽二人子日抱案侍余筆研間厄泄之矣其家人知事急舉火盡焚賊仗所遣丞史往稱燼矣不能多得或曰賂丞史也事主俱不敢對簿余笑曰豈誤耶姑置輕繫若視以將解脫者二盜大喜曰孰謂使君不易與哉其贖千金半賂唐太常家人子令勿對簿以其半賂居間于是請問者百方余終無所聽有謂余者曰使君不畏趙同知王通判前事乎余領之夜陰屬賊曹曰若曹輕禽二盜今證案不能就吾將解脫之彼必德吾而恨若曹若曹頭項可必乎何不盡死力也賊曹卒乃始精心跡捕得所爲臧獨眼者暨他所寄賍金帛至二盜遂仰天椎胸曰吾死矣夫臧子雖外悍而中不堅忍安能當使君驗治臧果盡供吐黨與五十餘人白頭一家僅三不盜耳它皆錢塘鹽場富陽孝豐礦場之亡命也余乃弁重繫之而悉發賊曹諸卒疏捕旬餘無一至者乃其黨實連袂縣門日與賊曹獄卒思爲解脫而諸卒亦觀望曰此大獄未必使君能窮竟置吾曹身命何地二盜遂陰遣人部勒礦盜謀攻牢纂取之劫庫金以去事且有叵測于趙王者余從禱雨還

生堂皇輒心動曰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大盜殺人陷人在吾掌握中而不能制藉第令有他非常得解脫如一縣人笑何夫羣盜連袂不就逮者賊曹觀望也二盜魁爲群盜司命紀其司命則賊曹之志固而羣盜渙然離矣柰何作兒婦女嘔啍不聞烹弘羊天乃申乎于是從獄中取二渠數之曰而殺人多矣吾今爲冤鬼報仇與而訣二渠乃盡吐生平攻剽狀肉袒大哭曰罪當萬死無可言幸使君哀憐我緩一日俾得呼妻子與別死無恨余曰緩一日而謀遂矣各榜百立死當時大雨如注次早賊曹縛二十盜至矣其平日健鬪有名者悉引決自裁漸次連逮三十九人其黨有周瀨者能沿走屋壁如飛善弓矢事急攜白金八兩走錢塘鹽場甫渡江而金忽爲有復歸取故藏爲捕所禽金依然肘後也張滔等皆驍鷲率其曹耦以飛舟絕太湖謀入海薄港口爲石梁所扼趁起半夜比平明而賊曹卒跡至悉禽之隨以其舟載入縣穿石梁固有餘地也豈非天哉乃悉發其贓件俾失主周國子同太常家人質庫張魁錢八雜識視一一認領群盜不箝治皆服獄遂成其辭曰盜魁張渭等以泰湖爲窟連蘇松嘉常之暴子弟出沒攻剽荼毒浙直垂數十年而多樹耳目于郡縣有

不當輒搖動其長官甚而不逞若金沙灘之襲工通判先年白晝殺梟塘巡檢皆其黨類可謂亡道之極矣據所供狀如云登泰尚書之層樓斫孫侍郎錢御史之別署皆屬往事貫盈于唐太常張渚之劫幾戮無辜縛周國子之父而發其窖金則賊明主認者也至劫羅武質庫鄉兵雲擁乃肢解人碎五臟以撲救者救者股栗遂放砲大呼而出一曹四者自稱一夜手刃九人況數十曹四不頭顱相屬于路耶劫泰湖賈客皆白晝陰伏漁舟中客舟至則撒網以包之其播蕩入波濤中歲不知幾十百人而功曹賊曹之胥吏非其子耶敢朝夕與縣官習而皆上盜分財耶主賊認確證案昭明除大者尸諸市其餘引律驍論具獄解郡太守強半糜爛太守虎穴中爰錄獄詞闕白宜興盡拔何者狗偷所妄告言曹某等若而人歸良其生而有妻妾者俱已下堂寬焚盆死者也此大盜張白頭一案曲折如此道路之謠言他神奇繆巧皆傳者之過也有客過諛曰長興號稱盜藪泰湖甚寥廓使君誅捕僅如許何以外戶不閉湖波無警即野遺亦不拾耶余曰豈盡勝之也有安之之術在君不聞下場李氏之名乎聚族近千人人以漁獵爲生業高尚氣力亦喜爲攻剽先年以民兵禦倭于菱湖戰

疾力卽其人也余誅捕張盜後殊洶洶不自安而其中
有豪曰李回丹素習于胥吏市肆歲糾族衆與漕卒譁
亦大猾也余乘月夜偕一廣文先生輕舟徑詣其處呼
回丹出曰若勿恐速集諸子弟來見頃刻百餘人邏拜
舟前余數之曰若非某耶某耶某也姦某也盜某也椎
埋是耶非耶生耶死耶願盡力自贖耶一一把其宿負
皆屏息不敢動曰唯使君命幸生之僵仆無所避余曰
勿憂諸負在赦前自此以後毋妄動矣動族矣泰湖浩
渺汝曹朝夕其中汝曹不盜盜誰敢至汝曹能捕盜自
贖雖前罪如山弗登各給一號牌俾其以束伍法且漁
魚且捕盜朔日但令豪赴縣庭執結于是湖中數百漁
舟皆若巡徼者盜之所以不敢入湖也卽平日操舟沿
苗亦屬此輩今用之此耕穫之所以不設守望也客曰
湖中大盜聞之矣而山村小盜亦息豈保甲嚴耶曰風
也不盡保甲也里井之人朝夕四方糊口之不給安能
盡束之保甲不聞三家之間十戶之屋必有一雄乎慣
武斷數遭逋行權詐皆故保長老人也此輩寬之則主
盜賊急之則可使督盜賊勢也乃盡籍其名常官俾晝
地爲守盜發不告連坐于是偷兒夕穿窬朝囊木矣至
用積捕訪盜亦同此意捕之積與盜連也固也郡邑長

虞其保姦多募新捕入賊曹新捕不知盜曲折無不仰
鼻息于積捕積捕受月錢新捕代督責是誨盜也何若
籍名督責之俾其利害與共耶至于零偷亦不必一一
嚴捕旦法每見盜遞配所僅以三百文賂驛官隨解脫
歸盜猶其故長興山中有炭礦可容數百人採鑿礦長
亦名豪也余於部中盜賊賊不滿格者輒墨發礦中爲
豪曹俾其朝夕鑿空中而豪衣食之多多益善也或曰
豪曹人之所畏也子臂指使之得無償與何不用殷富
良家子曰夫四民中惟豪猾有才喜事而好利重責成
以盡其才抑其喜事爲畏事振其好利以好名奚其償
彼良家殷富子自守虜耳畏盜賊如虎用之能益毫髮
共彼爲豪猾所償者是豪猾用官長官長原不及用豪
猾也不能用豪猾必爲豪猾用亦勢也拘儒罕文守墨
案前尺幅尚如九阪崎嶇可易語以京兆朝歌之術耶
堂槐聽弭盜之政有大盜所笑四事盜發于鄉村弓張
于城市一也眞盜未就論失主先破家二也一盜在裸
綫衆善蒙連染三也大盜明攻剽微循報鼠竊四也嗟
乎守令職在安民果其真心用以除害惠民居之無倦
行之痛發于至誠窮簷部屋之間日以精神爲折衝未
有不效者也故曰風也余令長七年無善狀先三年滿

書課大盜八十三名小盜倍是大中丞漢陽尹公明企
不及格具疏課殿罰俸二箇月後四年無課王臣余
道路所傳之神奇繆巧久而益矣也因具錄其事作盜
賊課

平溪志要總論

逸史氏曰凡作志無關於地方利害風俗美惡使
後之人鑒往以程今砥礪而酌源猶不忘也余既
爲平溪志天文地理水經蠻落古蹟形勝營建人
物政事風土藝文矣天官之學非鄙遠所急而氣
候多陰少陽則扶抑之道安在水經一壑夾以高
山非隄防疏泄所能施其功然夏雨暴漲如天啓
辛酉沒入城堞漂漲坊巷男女湧于陽侯者無數
豈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乃子以獨爲處堂之燕耶
志要論
地形斗出子黔犬牙入銅仁思州黎平者以紅黑
諸苗雜厝此土張楚以通黔祖宗良有深意乃先
年郭中丞子章議欲割四衛隸黔版章口實于科
貢山黔官軍更不宜屬楚議下之日道路洶洶事
雖中格不行而黔中遂因此以苛四衛蓋四衛土
楚吏遠于黔吏近也黔設藩由永樂設科由嘉靖
百蠻之部士著難才其以科貢起者何莫非各處
遷民長子孫則四衛豈獨爲異且四衛官奉軍祿
無慮鉅萬此贏者黔如其改隸何從取給近年播

州水所之役軍興靡數不可訾量強半淮輪于楚
楚所以爲黔者至深奚其改隸而黔乃張乎縮楚
之張以張黔楚亦有人則此議斷與郭中丞俱往
矣獨計楚文吏達賢成者每就便于黔是耶非耶
思州李提調學政之外它亦不肯與賢者之意固
如農有畔也辰州太守承向以兵糧題駐平溪者
乃以鄙遠而不居此非楚大吏自失其西門之管
乎蠻落惟三山紅苗兇悍而逼處河右邊屯鹵掠
無虛日近邊軍民多與購即營兵亦與購曰不購
又其行書
志要論二
則有立碑耳邊屯購者候其出掠爲之居停通飲
啗歲物有問遺名曰僚寨此何以視諸蠻人近日
地方之賢力菱所爲僚寨者然而不能盡禁其鹵
殺鹵殺之數當道復十不聞一武吏痛不相關何
以望瘡痍之起也三山種不滿千中多漢之效聞
倘其專責成一賢將撲滅之直如竈上搔除不則
重地方太守事權時時爲勦勦亦可粗安乃經年
議論不曰兵食難厝則曰黔不宜開而直委匹夫
匹婦于魚肉也悲夫糜食之兵往往如是爲黔已

久誰罪其開夫亦鄙遠不近大吏之故未有親見
其鹵殺之狀者耳至於古蹟舊爲夜郎牂牁地無
可紀述而形勝則六詔襟喉也直道一綫食貨漕
于湍悍之溪故擔簦多于挽緯乃地脉蜿蜒衛學
獨鍾其秀得雋屢屢而士民居屋坐勢皆欹側是
以未有久大者營建窘于考工之費補苴莖莖目
前軍數在尺籍止八百而竄于曹史胥隸者甚夥
遠屯十二瞭哨十二占役十二差操見軍不滿三
百人以負弩四衢且不足責之修城守城豈不如
搏影乎儻率然有景泰間苗蒙倫者薄城下復能
有當時指揮鄭泰其人率數千衛士扞堵否無政
事則財用不足尺籍空夫馬詘田糧通二三武吏
拮据攢眉于馬箠之下以不得謝事爲憂而坊巷
小故雖嫗夫勃谿或一經聞羣隸逐兔僅束矢小
入而已孰爲其判也人物風俗猶有南楚之遺先
是文武官階多大奮者孝子順孫貞夫節婦舊亦
可紀近禹戒三風不無一二荆俗畏鬼自古崇巫
入道三綱防維宜肅邊衛禁罔疏闊不能爲木鐸

循路其泉破境與求牡寄綴之尤者異日直書一

二儻亦楚史檣杙之義乎藝文自唐人以下多
于右然亦以古賢爲榮觀未免引借今時壁間琴
瑟搜索無遺董董如許然南楚之人好詞巧賦迺
其天性豈無衙官屈宋者余不佞僭爲之竿而諸
公倡和新語亦爲備載他日蘭臺起大王之風吾
知其抽毫授簡當不讓古之聲力矣此十一端者
卑之無甚高論然使小人識小順則于不知大人
識大未窮以通變鑒往程今酌源砥瀾地方風俗
志要論四
不無小補俾異日采風者撫爲正史千狄之一脛
豈不亦盛哉

射鵝記

福寧山海渾淺水木深茂蛟龍官焉是固其所乃城郭
中羣鵝夜鳴與漏鼓爭節國人習聽若鵝鳴鵝暗無異
之者熊于曰太平無象聲色其象卽不能如至德之世
鳳凰降集澤馬來遊何至惡鳥飲啄于城衙叫呼于宵
旦而聾若克耳此其地之文武之所以不張也爰命跡
射之士關弓火攻之手飛彈日落七鵝鵝聲竟息或曰
是亦爲政乎曰是天之道黃帝之心周公孔子之志也
南宮朱鳥柳爲鳥味味爲鵝火七星爲員官軫爲尻羽
重麗形羣生無或不像焉彼獨身首拳踞會撮縮胸突
如截軀真天象之所不冉也封禪書祠黃帝用二泉破
鏡先王教民取以供祭豈羞腴之爲母亦欲疏捕之勤
而俾其種絕蓋李法也周禮庭氏掌射國中天鳥若族
氏覆天鳥之巢翼氏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倚之大
司寇官屬具備周公豈欺我哉詩三百篇孔子所刪魯
頌曰翩彼飛鵝集于泮林食我桑鰕懷我好音孔子奚
取焉取頌君者張其君之文武也而奚其不爲政且也
羣鵝毋而始習誅之可以教孝雖同卵而求匹多之可
以懲淫飽餽腐而棲褻棘咀之可以激俗夜撮蚤而晝
眯丘山睡之可以定時至目似愁胡注疑鉤喙癰腫如

侏儒之飽悶候如盜賊之奸于人間世無一可者獨味
齊八珍數貫六博莊生兄彈而妄求齊臣援儒以正對
鴉亦有處所矣今與鴉之神約尚其聽鳩氏之良言率
爾醜類盡徙于三苗之陰九疑之陽毋再易種于茲土
不然跡射火攻之士如赴必盡殺而痛斷而族乃止其
謹避迴之

紀異

戊午九月之杪人民謠言天出掃星十月朔四鼓候之
果白氣出東南起角南庫樓貫軫如疋布西北指越十
日再候之則起器府貫箕尾七星之翼官如倭刀形其
度四移矣人又謠言謂白氣丈許旁有一紅星尾長五
尺乍見乍沒是夜偶未及見其先數夜有見之者能星
人或言前氣為白虹或言為虫尤旗越數夜旋衣起視
白氣漸沒而紅星則在天中乎于使河尾掃比斗魁矣
異哉天官書曰彗星本類星而末銳虫尤之旗類彗而
後曲長庚如一疋布着天見則兵起末志曰彗星本有
星末類彗昇東南方出則其分受殃周禮賦校氏掌十
輝之法其七日彌謂白虹彌天而貫日也夫其尾之不
曲不可謂虫尤之旗日升不見不可為彌然借日光而
西北指彗也因其本無星可見則又長庚也其旁之紅
星銳見東南者彗也彗也長庚也彗也異名而一實者
也經皆繼勃之氣其本在地乘陽挾土氣專直而上透
入品宇附火母而燃玄冬之月地氣宜降乃騰越垂象
斯足異也天氣未有無本而未兌作光怪者初出地時
熱視之亦不顯星隱隱可見稍高則星漸小不見獨見
白氣繞日耳則其龍于天者原是蜚龍而自人目不見

謂之邪也。而謂之長庚可也。旁之知星初起時
而嘆矣。子曰。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人弗與。且並見
矣。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詩曰。天之方嘒。然泄泄。春秋
書災異。不書彗。星。雖非。彗。史。能。無。察。彗。子。易。與。詩。與
春秋之戒歟。記

讀亳州守葉公定變錄

齋服名邑。惟餘千見於漢史。屬與敝邑際其土
壤。亦奇。崱亦莽。平其人文。率端。愿有。豎立。遠不
具論。近如李及泉先生守湖州。湖州人至今誦
歎不衰。厥後以司空行河隄。老先民之程也。今
葉公發明守亳州。治行相彷彿。讀戴孝廉叔度定
變錄。真不讓朝歌渤海方畧。吏不當如是耶。夫
兵久則變。生民苦則慮。易十年來自榆林。健兒
稱亂。起不過百數十主者。取失其索。乃鉗子山
文正行書
君暨深惡。餓凍無賴。相附。着滋蔓。遍中原。其爲
吏者。苟且葆就。孤城爲幸。高則奉曹丘。買名卑
則學侏儒。索飽何暇。論及兵民。兵民亦疾視其
長上。何暇論及法紀。安得如葉公者。治亳。廉信
以孚。部勒。豫整。人人佚樂。爲之用。冠每至。目憚
於金城。疆弩之守。秋毫無所犯。亂卒起。倉卒間
公堅備。如周亞夫。西北壁。不能曉。堯庫犴獄。乃
殺其領將。斬關夜跳。公署遣合宜。踰日禽渠。於
郊。惴脅者如鳥獸。戢耕耘無變。則皆公素所拊

循之丁壯効其用大畏民志非有本之學不
此孝廉譜厥事極其孰悉是公之惇史矣吾子
人霖同公子方雷第每與吾言方雷清勁有骨
幹今爲郎水部朝野屬目是父是子異日俱當
於漢吏中求之則餘干之獨見於漢史嗟乎有
以也

囉囉茶疏

囉囉主人肯浮慕蔡諸賢嗜茶之癖間一與好事者
致東南名產而次第之指必首於囉囉云主人每於杜
鵑鳴後遣小吏微行山間購之不以官檄致即或採時
晴雨未若或產地陰陽未辨其露肉芝艱于一遘亦往
往得佳品主人舌根多爲名根所役時於松風竹雨暑
晝清宵呼童子汲水吹燭依依覺鴻漸之致不遠至爲
宣六年而得洞山者之產脫盡凡茶之氣偶泛舟茗上
信安吉陳刺史毀之刺史故稱鑒賞不覺擊節曰半世
清遊當以今日爲第一枕名冠天下不虛也主人因念
不及遇君謨輩一品題而吳中豪貴人與幽士所購又
僅其中綱主人得爲知己因緣深矣且暮行以瓜期代
必不能爲梁谿水遽爰授之筆楮未以爲好它時雨後
花明憂前鶯老展之几上消渴庶幾乎神遊明月之峽
清風兩腋生也因爲之疏

蹴九則

今人多以陽羨卽囉囉有茶不上百年山不數隴似
于陽羨有名之時未合按志乘唐宋元貢饋諸茶頗珍
重毘陵吳興二刺史親爲開園考唐詩有牡丹花笑金
鉤動傳奏吳興紫筍來之句陸龜蒙茶園亦在焉意者

德清卽古所謂陽羨產茶處耶今人謂義興爲陽羨顧渚囉嘰俱在義興南只隔一嶺二山東西相距八十里而遙

凡茶以初出雨前細者佳惟囉嘰立夏開園吳中所貴梗粗葉厚微有蕭若之氣還是夏前六七日如雀舌者佳最不易得每歲只宜廉取多則土人必淆雜爲廢無復真者

兩山之夾曰嶰俗止云嶰茶則山盡嶰也嶰以囉名者是產茶處山之夕陽勝于朝陽廟後山西向故稱佳總不如洞山南向受陽氣特專稱仙品然只數十畝而已

文直行書 二五
凡茶產平地多受土氣故其質濁囉名產高山巖石渾是風露清虛之氣故爲可尚

茶之香重色重味重者俱非上品松蘿香重六安味苦而香與松蘿同天池亦有草萊氣龍井知之至雲露則色重而味濃矣嘗啜虎丘色白而香似嬰兒肉真精絕然產不數畝無繇懸購卽謂之虎丘無茶可也

蔡君謨謂黃金碾畔綠塵飛白玉甌中碧濤起二句當改綠爲玉改碧爲素以色貴白也然白亦不難泉清餅淨葉少水浣旋烹旋啜其色自白然真味抑鬱徒爲日食耳若取青綠則天池松蘿及嶰茶之最下者雖冬月

色亦如苔衣何足爲妙莫若余所製洞山自穀雨後五日者以湯薄渰貯壺良久其色如玉至冬則嫩綠味其色淡韻清氣醇嗅之亦有虎丘嬰兒之致而芬芳溢則虎丘所無也有以木蘭墜露秋菊落英比之者木蘭仰夢安得墜露秋菊傲霜安得落英莫若李青蓮梨花白玉香一語則色味都在其中矣

文直行書 二六
凡烹茶水之功居六擇水則惠泉稱尚如長邑之金沙泉唐宋湧處今亦堙塞其下流爲紫花瀨澄泓有致不能久停東有光竹潭妙甚其冽如惠泉而淡亞之然惠泉自梁溪絳輓而來必逾數日比光竹之新汲者亦難辨淄澠矣無泉則用天水以布盛秋雨梅雨澱而封諸甕中愈久愈妙秋雨冽而白梅雨白而醇雪水五穀之精也然旋煮色不能白久澱亦自瑩然若用井水靈芝亦濁醪矣養水須置石子于甕底不惟可以久貯白石清泉悠然見水簾瀑布會心亦不在遠

藏茶宜箬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冷濕收藏時先用青箬以竹絲編之置罌四週焙茶俟冷貯箬中以生炭火煨過烈日爆之令滅置茶中糊封罌口覆以新磚置高爽近人處霽天雨候切忌發覆須於晴明皎潔取出少許別貯小餅仍行封置如故空缺處卽以箬葉滿之

方爲可以或夏至後一焙秋分後一焙亦可

凡煮茶銀餅最佳而無備素之致宜以磁礶煨水而以
滇錫爲注活火煎湯候其三沸如坡翁云蟹眼已過蝦
眼生颼颼欲作松風聲是火候也取茶葉細者用熟湯
微沅粗者再沅置片晌俟其香發以湯冲入注中方妙
冬月茶氣內伏須于半日前沅過以聽時取亦有以時
壺代錫注者雖雅朴而茶味稍醇損風致

嘯有秋茶取過秋茶明年無茶土人禁之韻清味薄旋
採旋烹了無意趣置磁餅中旬日其臭味始發楓落梧
彫月白露冷之後杯中鬱然一種先春風味亦奇快也

交直行書

文卷十七

二七

綠香樓

諸茶惟嘯茶輕清能受衆香先以時花宿錫注中良久
隨沅茶入熟湯氣韻所觸滴滴如花上露也梅蘭第一
茉莉玉蘭次之木犀則濁矣梨花藕花荳花隨意錯置
都目幽然

若下酒疏

讀鄒陽賦而若下名于簡編矣又謝惠連雪賦酌湘泉
之醇酎箋曰吳興也張協七命荆南烏程箋曰荆溪之
南也義興爲荆溪若下在南故曰烏程若下蓋先是尚
未分長興云今長興邑城臨若溪卽卷面末流從城中
五里至下若寺三分其溪暨上若中若稱爲三若或曰
箬也箬水自囉嘯烏瞻合溪東注厥色清輕厥味玄冽
水所從來高多炭洞礫澗無土氣故宜釀今卽未見所
爲浮蟻星沸飛華萍接者而舊家遺俗猶能肅心此道
而要以陳者佳蘇公曰筆用新墨用陳茶用新酒用陳

交直行書

文卷十七

二八

綠香樓

余試之良然其法于六七月以麥麴之精良者雜白水
作麴置陰風中令燥久而表裏純素精鑒秣爲白粳率
石致八斗洵通壑中十數濾餽成約麴水裹入酒甌內
甕中候嘈嘈有聲以木杷捺通其氣不憚再三聲息而
止月餘澱以密綰瑩然分貯甕甕而釀成矣卽飲爲新
酎久煮經一二歲黃梅雨氣爲陳酎新酎列陳酎醇倘
所爲應化則變感氣而成者與吳中率用此法獨也若
下爲古人所名則水之以也余不喜飲更惡流洄飲數
卮面赭耳熱頽然不堪然鳴琴之餘輒浮慕蓋公曹相
之術與民休息或挾書省獲着假登山論文木鐸之堂

譚禪經行之室智賢俠客勝口名園聽杜鵑之鳴春感
紅蘭之被霜採石華于曲溪江月于瑤席相與逸爵
而紆勝引飛觴而舉大白何不讓枚生之發蘭英子建
之啓春縹緲及走馬長安軒雲至長筵結埃折簡稠
沓滄薊醅薄于彭澤天厨醪重如中山喜貢輟通
南鴻書拱北時發幽巷之芳旨以敝京衢之繁華不與
荒宴聊且韜精酌言獨對樂也陶陶迺近議尋山呼吸
沆瀣弭節江潯考繁林澤涼風撤暑清雲却炎時有白
衣之人闌入黃花之隊繁肴雖闕亦有寒羞析雙柑之
房剖二螯之殼歌聲山金石野色開蒼垠高吟遡四海
謂若傍無人焉能已于頌德之章哉

廣潤門外修街募緣疏

江右會城爲門七獨廣潤門當朱鳥之味街路
若員官焉前臨南浦驛司里授館輪蹄冠蓋往
來如織河干餘皇須慮舳舨舳舨上裝南越閩
越下裝東楚東吳泉貨擅幹山海多鹽筴高貲
賈人闐闐駢矢織作冰紉市列果布穀粟木蠶
之湊奇民藉擔負浮食者無慮數千人驢駟沸
卉肩摩趾錯如砥之行積久致回沅池窪者
成坎瀆突者成銀鑾比歲淫潦豈特澆浼促促
塗泥至轂已哉江城三老款余當日而請曰某
等有心小欲爲精衛之填大欲爲夸娥之負就
近諸賈人願率費採山石斲之使續理無罅因
循于未見文告莫肯先鳴藉重子大夫一言便
易釀金某等不辭護作熊子曰善哉雨畢除道
水沍成梁立鄙食以守路先王之制也而侯不
在疆司空不視塗春秋外傳譏之况高高下下
鍾美豐物溝逆脉助使無伏陰散陽又裁成天
地之道乎本有司事而拮据於征輸繇賦鮮有

暇時是誠三老職也諸賈人擁高貨實逼處此朝夕履視五父之衢夷于坎險入國邑而占息耗尤地形家所云非宜圖之此爲時矣自是如三老指鳩僇揆度期不愆素俾平如砥直如矢迫如輶傳凌遽暇而和鑾容與無所聲互滯滯蒼頭廬兒守門之管擔夫輿廝食足之力卽胡耆孩豎聾瞽跛踣風馬牛積久徇之屬走趨馳騫無所躡仆阻礙豈不稱蕩蕩便便遵皇之路哉稽之於古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此亦民功也雖不能比國事紀于常考于鼎祭于蒸而使出塗者連袂成幕揮汗成雨上不虞顛下不虞跣太平無象入疆而視行道者之歌舞爲象則此舉端非無益之作可媲美王政徒枉輿梁之成也况國門鼎建輪奐一新環章貢之流聚南浦西山之勝履視于斯者先得旺氣利市必興無待讚施而知其施者雲涌矣語曰修之家其德乃裕修之邦其德乃豐是亦士大夫之職也余輒以無腆爲前茅而疏其端委若此

建隆沙營房疏

癸未秋楚寇踰江而南陷衡鄂據長沙我袁吉密通楚疆萬載瀏陽揭賊盤互無數假借楚寇名字連陷二郡於是江督呂公駢省城視重隨從馬步數千又募柯陳兵數千舍宿城內外民無寧宇紳士商賈盡竄幸甲申春楚寇復踰江北江督袁公問以奇兵徼巡往來竭賊就平而兵仍舍宿城外庸徒鬻賣之羣未有安制矜節之意問非爲騷夫以蕃爲軍候遮扞衛不行春秋之師也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東山之旅也豈可望于今日哉于是賈人若弦高者聚族而謀曰我曹通國寶以衣食大邦動爲擲鐸拱稽所困固將兵者素不簡服然兵來而露處奚其可請醪金助建營房子大夫易轉聞當事熊千爰商於撫軍曠公擇隆沙延廠處環水操亭而壇列飭塋責員程于三老創次舍數百間俾兵來衣糧屨履不爭于所撫軍操斷有大慮不避選事名毅然成之是地臨坻注壑章貢合流大陂行船立羽蓋張周帷輯懼越歌固伏波下瀨

之遺也而江岸句廉墟里相接長薄羅絡高下阻
修列步簡騎載常建鼓俾誅章之附注旃而疏陳
之亦建威消萌虎豹在山之勢乎按天官書房心
之宿下有騎官積卒天龜之墟北落師門羽林軍
疏密相聚不與諸曜治祿仰稽乾則蓋其粲然者
矣易象曰地上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若厲民
粹衆豈七德之武經所載哉是役也爲屋若干楹
度木石費若干千發官帑半商民醵助半舊有佛
廬沙門之侶從之中江護龍華塔俾大力長者業
茲行書
文卷十七
三二
登四果位居五地猶有三懿焉講事以度軌量一
也盡氣以屬民神二也命次以安里室三也六府
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是役其庶幾
乎

重修玉隆宮募緣題疏

即古游帷觀也其地獸無虎狼草無毒
蟹旱災而不害洵真仙之遺蹟云

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指歸重道家使人精神專
壹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因陰陽采儒墨撮名法
時變是守幾于不朽之聖人蓋定其神以治天
下黃帝老子之宗也黃帝書多方士偽設無可
據老子曰我清淨而民自正西漢君臣得蓋公
河上之意而益治厥效豈不章章大哉乃怪迂
方士尚言有禁方能益延度世還顏鍊形遷化
輕舉與靈人援接黃冶變化堅冰淖弱皆嘖談
燁衆如繁風捕影終不可得卽有之如劉向所
著列仙傳要非正史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正
史有稽之言止宋母志正伯僑克尙美門子高
爲方仙道漢儒賦中昌容鍊色續配習連琴俗
無影木羽滌化然俱無功行言詞名動可述此
獨善養形者流何足道哉惟吾豫章之產晉世
旌陽令許公其宰邑也可入循吏傳世所驚詫

斬蛟諸事則大禹先已驅蛇龍而放之菹矣鐵
柱填井本周禮壺涿氏遺法聖賢中庸之道正
所謂專壹其神以瞻足萬物者真黃老之嫡系
也又方怪相傳奔景飛步整駕寒門上通浩虛
使人引領白雲濯足黃澤如列子御風甯生泛
霧鳥觀所謂蘭池鄭圃者哉公修行于逍遙山
金氏宅卽今玉隆萬壽宮丹井藥臼古栢具存
殊非幻境乃會城之鐵柱宮瞻禮如雲涌正不
必云道里悠悠山川間之也何哉晉史獨不爲
文直行書
卷十七
三
內雲草

詐力同出一途則淨明忠孝正可破少君黃鍾
史寬舒之誕安期生可自此不名于海上矣予
從毀齒後謁公廟貌今五十年見公有法無法
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福澤利益所被
潛移妙濟如天布然施而不宰不似他小鬼之
神震于怪物爲氣炎以取禱食若有景象光屑
者此淨明忠孝爲宗定其神以治天下可也何
有于豫章哉是以

明興統敘神靈而別其分主正統中 命禮官
文直行書
卷十七
三
內雲草

具祝冊春秋守臣行祠事弘治中再 賜金崇
飭殿門嘉靖中更峻其觀閣 賜璽書鎮護其
宮之在會城者幾幾翼翼乃玉隆僻在西偏山
谷深昧積久無與葺度完繕者棟宇唐涂一望
荒鞠其地屬西昌坤儀卜使君履也因武林吳
君從周之請特爲揭示重期結構郡太守元眉
黃公亦有意勸護而屬題緣之詞于明遇因執
筆三肅而嘆曰五行之官治而世乃川又公奠
安茲土神道設教申盟作誓仰不忠不孝之徒

與天吳罔象咸消于淨明之域功不在禹下夫
功施于民則祀之古今通典玉隆爲仙蹤發軔
所吳君自武林來有神者召之守宰諸公之令
民大啓其宇以覺報也豈以仙家而崇飭是爲
如以仙而已矣則三神山在渤海中其物禽獸
盡白而黃金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又何取于
採石度木煩爰斯伯與之巧力耶敢徧贊于紳
士農商積善之家合力成之報也豈有祁哉福
在其中矣

文道衍書

卷十七

七

湖雲草

重修菩提寺暨修路募緣題疏

順化門城之東門也其外屬南昌亭下市衢可
二里所軌跡馬蹄之衝郊遂之民輾負穀米貿
食貨布物道不虞弗而虞坎有坎卽溝逆地力
使水不理遜行者病枳病毗三老好爲義聲善
事者欲闢繕經涂以達環涂次及野涂疏之使
無漂沐之使無穢漸成康達矣當達之味爲菩
提寺古刹也榮斥荒落堂廡剝蝕不飭者久之
博士弟子又因三老表路之意爲入國邑視息
耗之占此寺荒落剝蝕當衢之味厥象爲耗于
相宮宅法不宜謀所以新之業已爲三章分部
長者精進信義之人作檀波羅蜜而問題疏之
言于予予素不能佞佛卽以佛法論有六種之
業從而爲之辭懼不免于綺語軟語欺語之謗
然而三老子弟不忍坐視寺之圯壞欲爲不可
思議功德予又何吝筆墨之役爲蓋佛之生自
周昭王時及周莊王有夜景之鑑其入中國也
自漢時摩騰始來至晉道生輩始盛殷洪源之

文道衍書

卷十七

三

湖雲草

屬皆傾意向之季代濫觴僧寺之多遂至南朝
四百八十北魏一萬三千其星羅豫章者猶存
乎見少也菩提之名何昉乎華嚴經云菩提樹
高顯殊特又有偈云菩提本無樹者圓覺經序
云交徹融攝曰法界護善遮惡曰總持衆生之
本源曰心地諸佛之所得曰菩提是菩提卽心
矣終南山草堂寺沙彌宗述曰元亨利貞乾之
德也始于一氣常樂我淨佛之德也本乎一心
是又心與易通矣顧名思義佛道雖云宵泐消
文直行書 卷十七 三九 油雲草
化恍惚善遺遺未嘗大與儒岐也故語有云佛
氏六根終于意孔子四勿始于意則菩提爲樹
非樹爲心非心俱可勿論有其興之庸得廢乎
特告之宰官長者曰昔爲佛說法言天衣寶冠
視爲黃葉頭目家舍輕若浮漚貧女晝慚無衣
夜往潛施合米遂獲無量福龍女獻珠價直三
千大千轉眼成佛立坐蓮華至金地寶階孤園
靈岫使輪王傾其府藏竟其國土未可更端數
普說曲說橫陳直陳大都爲慳者讚施也乃菩

薩中有名財首者有名寶首者而善財童子能
于母胎中現七寶樓閣樂寂天王又能于一毛
孔現不思議佛刹譬如龍宮依地而立不依虛
空龍依宮住亦住在空而能興雲遍滿空中倘
茲寺得阿育王護作諸莊嚴具流光如雲僧之
有行業義解超越者多結侶于此四方衆請求
益學徒紛至亦何讓百丈天台哉經言爲人豪
貴從三寶中來爲人大富從布施中來如其有
之則解脫妙果之色具足萬行之聲十善六念
之香法喜禪悅之味諸天妙衣之觸有不期而
備至者功德之不可思議也豈凡所見乎于是
焚香作禮爲偈以勗之曰
諸佛無有法 佛于何有說 珠樹旣拂衣
金沙履復脫 奚云選勝地 而復建佛刹
何作不可毀 何墜不可掇 菩薩無邊心
願隨如意發 聖人元不積 積者爲計拙
試現青蓮眼 光明如寶月 平等觀大地
圓滿或虞缺 今我諸檀施 萬億如毫末

中有大智識 翻然解頤悅 勝事若成就
須彌一丘垤 法座標英雲 花臺蜚瑞雪
淨諸塵垢魔 息諸嗔恚熱 譬如田種子
各各生芽苗 苦籠煩惱心 以金剛定滅
毛孔香猷雲 芬瑩辨才舌 得銛白牙齒
攢成最勝塔 菩薩摩訶薩 十力竟一切
樓閣映重重 摩尼耀藻粲 卽現無上果
龍華會天闕

募勸施米糜饑疏

蓋比歲庚辛之間水旱螟螣相乘民且狼顧國
胡以相恤當事惻焉散米以稟之隔日人各半
升毋論隸役匿籌盜稟漏孔多端而四鄉憊病
扶携來會城雖各囊半升無釜鬲薪炭熟以成
糜僅從市中易腐查胡餅一二候至隔日纍纍
轉屍矣且蕪集入城蔓延連染釀成癘疫棺槨
爲貴都置簣投漏澤中可勝痛哉今歲米直騰
躍比舊歲增三之一而使者督轉漕峻急鄉市
壘缶皆空民不獲耕種就食於蒲羸草萊奈春
中寒雨兼旬江湖大漲幾不辨牛馬又安所得
蒲羸草萊而咀之有束手斃耳因思世之有饑
穰天之行也粒米胥

上帝明賜天何意哉裁成輔相以爲養待乎人
耳養道莫備乎易大畜之象曰剛上而尚賢不
家食居上者食天祿不爲家計務得賢而養之
不必家賜人益願之象曰觀願觀其所養也天
地養萬物聖賢以及萬民顛願之吉上施光也

由順利吉大有慶也天地聖人不自養而養萬民其施光矣養天下者憂天下者也故曰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也今雖家食向已食天祿匹夫匹婦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寧讓古人乃連歲田租不入指廩無儲坐視不忍適有宿覺堂僧持牒募緣乞米爲廩以哺饑者余遂喜而隨緣擔石爲唱固不必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以活涸轍之鮒矣又思僧持鉢沿門施者有幾名書簿而實施者有幾嗷嗷之待毋將索于枯魚之肆耶因思向所錄積粟鹽典緞布百二十家皆富好行德者也勸各施三石或二石仍石施薪炭價壹錢衆擎易舉少合成多所積之粟不無微贏量捐振救亦非過損易稱積善餘慶詩咏求福不回宜孟愍窮桑之餓漂母哀淮陰之憊卒蒙倒戈之佑而拜千金之賞然此區區者豪傑豈以之計果報哉或曰衆人施布衆人飫饗而乃煩僧之拈据何法論曰恩田供父母敬田供佛僧悲田供貧病報恩經曰衆僧出三

界福田戒爲萬善根淨住子曰福田能生各種隨順我語供佛也爲解脫故供法也衆生受用供僧也輟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三寶門中尚踴躍爲之而況全千百人之命耶茲與會者皆大智識商王也但一學貧女之施無待發輪王之藏請各天布共結人緣敬列高名恭疏小引

誤警十則

凡人心不可不提在義理上一切物情世事得失枯
菀却撇他在下面去所以志氣清明方能覩得天下事
直擔得天下事起

學人自待要重自期要高自待重則能忍辱自期高則
能無競孔子曰才難然才者爭之具也才至于爭必非
真才又三代以下患不好名何世之噉名而名喪者比
比畢竟是題目不好有一友人云題目固要好文章也
要做得好却是有意思一邊人佳話

戒謹語古無謹君子戒許語戒欺心語許語道家所忌
與其作欺心語逢世不如勿語更高更穩

人心有靈如何瞞得過但自己所作要無不可對人言
終日嘵嘵然爭君子不如自己去做君子做君子無近
功質直好義是吾夫子家法義字之類至精辭受取予
語言嘖笑一無所苟方是故孟子口充曰集

盛氣者不能久故項斃于劉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
地之間龍嘘爲雲虎嘯爲風氣真則感也

眼孔要明又要大識趣要定又要虛世界要擔得起又
要放得下

萬物芸芸世情逐逐且莫說百年就是回看十年之內

倚伏消長如一局奕人只是眼前鬧熱丟不下所以殺
機萌發大犯陰符究竟爲造物小兒所弄

處事接物須有一段優柔不迫的氣象發言持議須有
一段含蓄不露的意思論行結交須有一段澹雅不昵
的臭味正容肅止須有一段閑適不矜的氣度

終日欽欽若對越上帝此心方小視堯舜事業如一點
浮雲過太虛此心方大

目論十則

道理本自渾全學庸論語備矣講者定于其中剗割二
字以爲宗旨顯門耀之似屬支離

堯舜說中孔子說仁時之所爲也

萬物一體之學不明身子外便看作胡越爭凌競起世
之所以不治也故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

釋氏脫軀殼留精神成得已成不得人吾儒克軀殼用
精神成已便是成人

天地之春夏秋冬便是人心之喜怒哀樂

日日于學問上體貼一過胸中便寬許多世上便平許
多

賢智之致良知卽愚不肖之無昧本心

天命之謂性註曰性卽理也理無不善屬到氣上便有清濁高下之殊

論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孟子曰性也有命焉中庸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識得命字當下便有主張

天下無離世之學問入世焉而自得而已矣

筆談二十則

黃老之學所以濟六經之窮也六經不窮而不能不窮于世運卷之則爲黃老放之則爲五霸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春秋之功臣也

聖門論人合色厲卿愿鄙夫古疾四章而人鑑定矣色

東直行書

卷十七

四七

歸書

厲小人盜天地之清氣卿愿盜天地之和氣此二項人根局原大于世未可多得鄙夫亦有才氣者非苟而已也總三項皆世所趨尚只是全無一點真氣故取古者三疾以敵之

醜功名者須自己是真道德如伯夷之誹太公可也詆道學者須自己是大宗師如孔子之箴由遲可也

漢之黨人爭名唐之黨人爭事宋之黨人爭理吾不識今之紛紛者何居

將才難得唐安史之亂有李郭宋金人之逼有劉岳宗韓吳氏兄弟何今之無其人也客笑曰若使唐宰相宋

相密需李郭宗韓諸君餽遺亦不可得矣彼杜預之事津要非歟曰有杜預之才則可無杜預之才則今之將也

孔孟經濟聖賢天人之分也孔子因魯治魯曾無加添三月而羔豚不飾價男女別于塗正孟子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過化而存神者也孟子便要行井田而五畝一章陳之于齊梁斷斷焉守古據經而已矣若省刑薄稅仁聲善教菽粟水火諸論令萬世見王道蕩佚規模厥功豈不亦偉乎

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故節度使盡易寒族胡人

東直行書

卷十七

四八

歸書

以釀安史之亂亂矣而林甫安在哉易曰小人剝廬靖難之後方黃死矣而妻子亦置教坊所以土木之變無一人明白死節如南朝李侍郎者可見忠臣義士亦在朝廷培養

漢誅功臣亂之者王莽董卓曹操也往復之數殊自不爽

高世之士與用世之士其心術同其議論不同高世之議論貴嚴務須邪正分明用世之議論貴大務須偏全並蓄

太祖懲胡惟庸之亂特罷中書分建部院著請置丞相

之法極其嚴重厥後

成祖召詞臣入閣備顧問官止四五品耳漸次至今羣

臣自相貴以

殿閣兼尚書師傅之官陰制六曹之柄而陽遜其名其權其敝甚于置丞相時矣

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光乃可和不則汙而合矣所同者塵精微原自異也

庸人之害事甚于惡人昏吏之害民甚于貪吏

楊子爲我却不是軀殼起見蓋許由務光之流亞也樊自守甚堅自待甚重直有不屑天下的意思隣于伯夷

來直待書

卷九

九

九

之清但伯夷叩馬一諫利在萬世矣孟子曰逃楊必歸于儒其造位定在墨子之上

經濟手須得因法不論何地何時的病痛皆自有對症之藥在輕重疾徐如醫家切脉用劑隨經撥反却不拘

古法今有一等賢智人喜于有爲毋論師心多夏革之

跡卽浪言常平保甲鄉約團練勸課農桑諸事祇兒戲

耳

世間好題目只許人做一席且次便獨攬如揖遜三

下蚤被堯舜做了效之者昏庸則爲之喻好雄則爲恭

懿

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名之一字在道德之下
上有許大功用于世必至人無名而後可笑
功成身退范蠡自放于扁舟鳥盡弓藏

室

本 朝相業大讓前代敝在付衣鉢

才大讓前代敝在通瑱環于京貴本

代敝在節錄本干

文淵

人受陰陽五行之氣只有許多不宜一發

退藏于密易道也聖人不能違時是以君子

文淵行

散

五

觀 批到與未到

太白劍二卷

〔明〕姚康撰

清光緒刻本

南京圖書館藏

太白劍序

吾鄉先哲有高世之行。曠絕之才。淹雅蘊藉。而各不出於閭里者。曰姚休那先生。先生生長盛明。迄於末造。行年七十餘。於名利泊如也。所著書甚多。脫稿而已。未嘗編比成集。以期傳世。往往散佚爲里人所收。錄亦不成帙。平生酷好史學。自小時塾師授以經。則寐然睡。及竊讀史。則意興踴躍。讀至數百行。皆能貫通。故其於史。凡人所畧視不肖者。獨加詳焉。人所共以爲然者。獨不謂然。蓋自左氏司馬氏以下。至於稗官野乘。凡事之有資於史者。無不熟覽而詳說。

太白劍

卷一

之。其於古今之成敗得失。是非皆歷歷能指諸掌。然所見多與人異。或譏其偏。而先生則自有特識也。爲文法太史公。然亦不純似。縱所欲言。取愉快之論而止。太史公所謂擇其言尤雅馴者。先生顧不屑也。崇禎時。流寇起秦豫。躡及吾鄉。先生脫身渡江。竄伏洲渚間。取唐書黃巢傳閱之。其與流寇始末大抵相類。因思致寇之由。禦寇之失策。援唐事一一比而論之。而唐事之與巢事連者。復別論之。繫其後。又或不必與連。而古今成敗得失。有可以互證者。亦爲之廣引。旁及其論甚核。其情甚憤。其書或作評語。或爲論斷。

或莊語。或諧語。或作禪語。或雜俎言。皆率爾而成。不拘體格。不名一家。窺先生之意。正不欲以一家名也。先生雅不喜宋儒高談理學。而又於當時之主持國是者。多所不平。蓋當久客京師。以局外冷眼。竊覩諸公之負國。擅私。背公。有非外人之所得盡知。故慷慨憤懣。一切發摭於此書。此書當成於丁丑戊寅年間。不知何時誰爲授梓。三十年前。方君則自白門載以授予。予以轉寄潘子蜀藻。惟時多所忌諱。蜀藻秘之。至今更訂訛補缺。思以行世。屬予弁其首。不忘自也。南昌陳士業雅知先生。昔在章門。以表章之責見屬。

太白劍

卷一

惟時方繡山在坐。慨然任爲梓行。既歸。予多方搜諸里人。而所梓僅貨殖傳一帖。藏諸其家而已。山川之靈。不忍終秘其奇。蜀藻此舉。殆爲之兆也。太白劍者。唐時用太白山人言。拙破牛山於石匣中。得一劍。一黃腰獸撲劍死。而巢伏誅。厥後秦人掘李自成墳。亦得枯骨黃毛。腦後一穴。有赤蛇生角。兩其顱骨。併蛇臘之以聞。而自成以敗。其事前後畧符。則先生此書亦殆有神物告之者。與同里後學錢澄之飲光譔。

序文澤電

太白劍卷上

桐城姚 康休那父著

從六世孫 灼重刊

長平新安而後。則有皖崇禎丁丑之事矣。予半歲中。逃死江南者再。始烏沙。今清溪。時邑令有矢言。不得。各桐人之避亂者。舍令舟過桐。諸生若干輩。泥首江干。以請一日之命。稍及寬政。顧僅粟竭。不死兵且死。餒矣。家人相向泣。念賊當何時平。龍戒生曰。是可易言之哉。昔唐文皇嘗詔衛公靖。以兵法教侯君集。君集語上曰。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授臣。靖曰。今中原已定。臣之所教。足制四夷。而君集必欲盡臣之術。此

太白劍

卷上

君集欲反也。夫古今國家之患。莫大乎夷狄。而靖似易言之。則兵之隱微。必其可制中國者耶。此非中國之難制也。而制之者。有不得不出於難。蓋古之言制夷狄者。可以國之方張。與匈奴爲甥舅。爲其易者也。言制中國者。則不可以威之既訕。與黃巾爲君臣。爲其難者也。然考經據義。其策自不得不不出此。以其爲中國之賊耳。故有中國之賊。有中國之兵。言兵之用於中國。則正不在得其隱微。而在得其白著。所謂白著者何也。不觀晉溫嶠之灑泣而討蘇峻。雖陶侃之託辭顧命。卒不敢後與。及侃以貸粟之故。又怒欲西

歸。則嶠復折之。至有義旗廻指之說。其義氣之激烈

者若此。唐蔡州之役。晉公度已中賊刃矣。而身請督戰。其將行。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若未滅。臣無還期。時異議盈廷。又都統韓弘有挾賊自重意。獨憚李光顏之力戰。思有以撓之。勉飾名姝。費百巨萬。遣光顏。光顏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以侍姝來前。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戰士皆棄妻子。踊白及我。何獨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俱生。因鳴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激流涕。氣益勵。予每讀諸公傳至此。不更尋其規措之備。而知二

太白劍

卷一

二

兇之氣。亡無不折。黨已無不傾。以諸公之英槩大節。誠有以攻其心者。卽兵法也。之如是而向可謂夫其灑泣登舟。灑泣下殿。灑泣對酒。誓不與賊俱生之言。誓不與賊俱生之心。赫然若雲雷之布空。天下知之。惟賊亦知之。如是而向可謂有隱微乎。我國家威行禹迹。承平既久。常事者狃於顯皇帝五十年在宥之弘弛。刑忘戰。遂起戎心。爰有草澤之姦。以已巳之事窺見。國短其始。貽張秦晉。無何而蹙楚。蜀至及我大江之北。則撫豫者以河予賊耳。賊所謂生人之屠伯。於法必誅。而勢又無不可誅。

上之避殿引咎減膳佐軍不吝便宜以勸敵氣者天下皆知之而當事君子亦即以主憂民命之故爲廢半日餐寢喟然深念足優孟古人之千一者乎利在則兵與賊等獵害在則官與兵等攝下呼則文與武等寐

上問則按與撫等嘆如是者雖賊亦笑之矣而賊之自爲可笑也又甚其前歌晉舞而度百二之關宋子齊姜以應三十之旅凡從古諸賊所未敢嘗試者賊皆遊戲焉此何爲者耶然卒之可笑之賊無不得志於我可笑之我又無不得志於朝其得志於朝

太由第

卷上

三

也亦嘗聞王師會張承範之相語於關門者哉故能爲太真中立者可以勝能爲師會承範者可以敗可以敗亦兵法也我則不能師會承範而又笑問衛公爲夫君集惟欲反也故必欲盡衛公之術亦惟其欲反也故不能盡衛公之術何以明其然也史言君集嘗朝回馬過其居第門數步始覺衛公曰君集其有異心乎然則兵其可知矣雖有可盡之固門雖有可捐之病塊雖有可戒之竈雖有可拔之蟻雖有可不戰而誅之吳楚雖有可一戰而決之袁曹雖有可三十六人而定之膳善雖有可二十日糧而取之顏利

雖有可使之歸地之齊桓雖有可使之擊缶之秦王雖有可出之女子雖有可禮之神師以今人值之得無皆君集之居第與夫一居第也豈必教之以衛公而始覺者故從其隱而隱之則無乎不隱如君集之過第者是也有異心故也從其白而白之則無乎不白如衛公之得君集於過第者是也無異心故也夫兵最危事吾豈敢輕以責人然豈有食人之祿謀人之社稷而至不辦有心者哉嗚呼淪氣而既馮耶藝倫而既數耶萬姓之呼籲遂一無權耶九廟之靈其聽益高耶何天下事至此極也廼者空谷直有足音

太白劍

卷上

四

寒灰真有爆豆古之人古之人亦幸竊視之矣乃國討終憾於愆期則天下事非可責諸一人而攻心之道其用之固有後先與故攻蘇峻之心必先於陶侃之心攻元濟之心必先於韓弘之心而攻侃等之心於今日者法又不得盡用其白著夫攻心猶之攻城昔之爲侃等者堅城也而鮮應凡攻者利爲壯不利爲老近之爲侃等者危城也而多應凡攻者謀其腹復謀其背故遵養時晦遵養時賊雖純忠大勇不能不出入其中以圖濟焉者時固爲之然則兵固又信有其隱微耶嗟乎欲其白著又欲其隱微直不能

興歎於此一人之難而兵之不得盡爲中國矣以中國之兵治賊是賊之也不得以中國之兵治賊是夷之也夫盛衰聚散能與我相爲無端者夷也則兵且何時而計罷哉家貧初無藏書播遷以來籤牘喪盡兒子輩於殘漏中理得一新唐書携來窮邸因念古流賊之克渠唐黃巢也輒取巢傳讀之爲抵几以起巢起乾符四年以中和四年伏誅首尾得七年此七年中虐焰燬懸宇若旋火輪莫能得其斷續其始破鄆沂以迫昭關廣交南凡轉戰萬里而巢兩年間事耳及返自海南再渡江至甌東都陷長安亦轉戰萬

太白劍

卷上

五

里也而巢一年間事耳是何僥也最後遁自長安爲中和三年之四月明年七月卽伏誅中問尤下蔡州圍陳州東入徐兗數十州其橫至此唐亂莫甚安史然禍止一路始思明數勝兵最强猶然有噬江漢心其將尹子奇以精卒五萬度河震淮徐矣會回紇襲范陽子奇還救其延蔓皆不能如巢時此真生民之一劫然巢非能如河北諸鎮有一面之士有一日之安於盜賊之中別爲一局其索財曰洵物其殺人曰洗城其傳法之軍曰浪蕩義皆從水故名之曰流其事非今賊所敢言也且我國家德祚之隆又非唐所

敢言也迺唐所以破巢者其事不足言亦大有可言不獨王鐸鄭畋卽宋威劉巨容之戰功不可以巾幗畜今人與中國有賊中國不能討以爲李克用地可笑矣迺克用至而太原節度鄭從諱閉道焉此何說也道閉而克用降心忍辱以求必達卒紓國難者又何說也然則王鐸鄭畋之事可爲一人者樹而宋威劉巨容之事又可爲多人者魏克用之破巢可爲多人者魏而克用之用從諱又可爲一人者樹夫多人之蒙氣誠以愧而頓惺一人之初心誠以慰而益固謂賊不殲吾亦不信也病困伏枕時取巢傳而反覆

太白劍

卷上

六

之頗有所論善至唐諸公與巢事連者復別論之繫其後蓋如是而當時之得失亦畧備矣名之曰太白劍太白劍者當巢亂時太白山人謁州刺史崔堯封曰掘破牛山賊自敗崔發卒掘之得石匣一劍一黃腰獸一獸見劍自撲死至秋而巢伏誅嗟乎唐將帥豫破巢者數十家其鳴劍叱賊者人不啻衆而孰知巢所伏者固別有劍乎劍發自太白山人則太白卽劍名也因附其事于吾言之首簡以告天下之稽古者俾得論其功而倘神物之尙存則有心者亦尙不可不占其氣

黃巢曹州冤句人

郭司馬子章嘗言天下卽有事斬黃潯皖之間必爲亂鋒。因以劉汝國之事爲証。一汝國便足令人重視。皖况從黃巢之後。備曹州乎。予友史翁嘗遊曹爲予述二事。其一有諸生行市中爲一少年擠之泥中。生怒叱之。明日少年將數人縛生於道。更將抵生家。召其妻子曰。令汝好作訣。遂殺生。四分其屍。復與其家約不得哭及成服。犯者視此。其家僅如約。其一有召兩人傭工者。傭始難之。至則令掘地爲坎。坎成。語傭曰。此汝兩人臥處。遂生瘞之。以傭之始難之也。令郭

太白創

卷一

七

司馬聞此。其動色又當何如。此等不必能爲巢。而巢所繫也。及其萌而折之。有司之事耳。巢去今千歲。不當以慨曹之人。乃子瞻之代李琮論備京東盜賊。亦云漢高沛人。項羽宿遷人。劉裕彭城人。朱溫碭山人。黃巢宛朐人。以明其風氣之殊。謂其開凶惡之人。常以此藉口。溫巢之去宋差近。至劉項諸人固遠矣。瞻豈爲戲論者哉。

又

宋仁宗時。宛句盜起。執濮州通判井淵上以爲憂。問執政可用者。未及對。上曰。吾得之矣。乃以陳希亮爲

曹州不逾月。盜悉禽。先是希亮在潁。會河。魚池。且決。希亮發禁兵捍之。慮於所常決。吏民涕泣。更諫。希亮堅臥不動。人比之王尊。嗟乎。觀尊之於金堤。亮之於魚池。其治民用兵。皆可不問矣。然二子卒免於水。此亦霍將軍之天幸乎。夫戈迴日。弩射潮。無一非天。無一是天。以霍將軍爲幸。亦將以房次律張德遠爲不幸。太史公言。徒爲書生之口實。

世鸞鹽

凡大利之所在。必大姦所在。故仙芝黃巢皆窟穴鹽場。唐鹽法甚峻。貞元中。粥兩池鹽一石者至死。元和

太白創

卷上

八

中滅死。流大德五城度支使皇甫鎔奏論死如初。至刮鹽土一斗。比鹽一斤。又奉天兩池生水。柏以灰一斛。得鹽十二斤。於是又有采灰一斗。比鹽一斤。論罪之法。私鹽月再犯者。易縣令。罰刺史。俸十犯。則罰觀察判官。課料宣宗時。復有詔。不誤十犯。後判度支盧弘正。周墀等所奏。立新條。益密事。輕而法至死者。益衆。然且黃巢等起。現後代乎。近有張席之者。運司吏也。陰賊善謀。所交徧羣。不逞。又工術。數一日。乃食忽放箸。曰。事發矣。亡何。南部捕賊。至。張已亡。及賊犯中都。廣陵獲二諜。云爲張王所使。通約。與徐兩家

者張卽席之也。於是衆始知席之去爲賊更因捕得龔徐兩家皆伏法。所謂龔徐者龔十三十四徐二咸也。十三浙之龍游人以拳勇知名嘗白晝殺珠估人不敢詰其弟十四亦強有勇遇事輒爲前鋒此兩人橫廣陵中二十年所居華屋美姬視公卿家二威者本泰州諸生從秦來家運司之側與十三兄弟爲死友每詣一事公以悍徐以狡其力能作使諸惡少及衙門用事者無所不極意至是聞賊且逼徐忽操小舸泊江渚十三兄弟部所黨弄兵倡言備賊實謀應賊也蓋三人皆故交席之非前覺事不可知矣然徐

太白劍

卷一

九

奴視其父父嘗訟之官官不問節婦宋氏有殊色徐計奪其節婦自殺官亦不問又飲司吏某家見其女屬媒致意時女已許字人吏懼買他女似女者以獻徐久覺其詐中以佞法此官爲中之也又不止不問而已最後奪諸生某之妓生憤甚實其惡於學使者凡款白餘僅從薄罰妓終不返十三嘗習比部舍人檄徵浙憲千錢事覺繫獄殺其獄卒以逃及後來廣陵人皆知之直指使者亦嘗少逮治之不竟也督學直指皆所謂舉動迴山嶽呼吸變霜露者其遇此曹亦何雍容耶廣陵以鹽故爲天下佳麗地士大夫以

治遊至者輒相擊此曹子率木同而稱主人下榻有廣漢之園行觴有陽翟之妓彩勝絳裙珍瑤充僅聲氣既宏金湯遂固故國家之患不在賊而在此曹其實又不在此曹則非書生所敢深言者矣

又

唐時羣盜以所剽物易茶鹽不受者焚其室廬吏不敢支吾鎮戍場鋪堰隸率以圖通致富宣宗廼擇嘗更畿輔望縣令者爲監院官戶部侍郎裴休爲鹽鐵使上鹽法八事皆施行權課大增權課大增則必闕通之路大塞矣近日私鹽之在糧船者皆歸江北及

太白劍

卷一

十

賊起乃歸江南今歲七月時賊從潛太山中復出至桐桐人渡江者甚眾江南一婦見之哭甚悲人密問之始得其夫爲齋鹽應賊者所齋鹽凡八石得百金時賊已出而其夫未歸疑有不測耳眾始大駭後復聞爲此者非復一家此則隔賊尙一江豈皆見勝焚剽而更茲上者視唐之令畿輔望縣者其勝任與否亦有可言者與觀乎宣宗裴休可知以佛子作天子以佛子作宰相決不以小慈易大慈者

富於貴

有天下者不得不與天下共富貴封建與其貴者也

井田與其富者也。顧上不得斬於百畝之內，下不得養於百畝之外。其以貧富爲操縱者，亦自有數。自賊起以來，閭閻少年，或至相率行剽，有司於流賊之外，別之爲土賊，而厲其禁。此不得不謂之也。顧此輩大率貧人，所以生之心，授之各者，實事露富。人今事已至此，予所見一二富人，尤乘此造亂，蠶食閭閻，其所爲視恒時乃益甚。所祭祀必祝者，極亂之無遺，熄兵之無遺，解爲幸。此皆閭閻之輩，又於世族名卿之外，別爲民蠹者也。是其人也，抑爲可聽之富者乎？富則必黃巢矣。或曰：是其人也，又豈可使之貧者乎？貧則

太白劍

卷上

三

必陳涉矣。嗟乎！二子者，二代所饒亡也。亡固聖人所不諱。假令以周公卜洛之心，而爲造化揀微陽爲生民計，遺種彼一時也。爲寧有窮陳涉乎？當有富黃巢乎？總之二子者，決非盛世所有。其有之者，二代之過。秦之有涉，激之而起者也。唐之有巢，養之而大者也。必無養之使大，則國家所以操縱富人者，誠不可以不講其法，不擇其吏。

又

以巢爲民民之不可使富者也。今以張濬爲吏，足制之否？濬嘗破巢，大雲倉巢以殘黨，壁上饒濬進擊之。

巢大懼，以金啗濬，騰書於高駘，丐命。駘信之，許爲求節度。因奏罷諸軍之赴淮南者，巢聞即絕。時請戰，擊殺濬。其矣。巢之請濬之恩也，第巢初募衆以應仙芝，豈盡定策倉卒，其非法不道之見於平時者，決非一事。而自司不及時，換賊則巢之以金啗人，其術固非一試。而當時之吏曹州宛句者，何一人非張濬耶？獨以濬將者，敗以濬吏者，全彼割巢之寵，歸以詫其閭閻。日買田築園，徵歌張譙，與妻子爲娛樂者，得意自如。未嘗任樂巢之危於疆場，亦未嘗坐縱巢之罰於朝廷也。故觀乎巢而意唐以後之富人，不可玩觀。

太白劍

卷上

三

乎濬而意漢以上之酷吏，不可無太史公傳張湯位至三公，家直不過五百金。淮揚都尉尹齊家才五十金。他若趙禹鄧邠之屬，莫不以廉公著聲。設其時所部即有黃巢其人，寧敢以事濬者事諸公哉？其一時貴戚豪右之歛手相伏，非懼於其持法之深，而懼於其家直之不過五百五十耳。然則高駘內禍之作，不盡緣用之一人，而誤用濬等之効也。武帝外戚之著，亦不盡緣衛霍諸將，而能用湯等之效也。且以匈奴之驕，至竟鄧都死，不敢過雁門。斯亦奇矣。而儒林諸公，不但不可與論湯都之治，彼初亦何嘗詳說深思。

於太史公之書法哉太史公之敘游俠至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于南道則謂之徒則曰此盜跖居民開者耳易是道哉此趨向者朱家之羞也於游俠一門原自分別其敘至史至馬守馮當暴建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里簡侯項大水駱璧推滅河東權廣安殺京兆無忌馮異殷廣與水衙閭奉計擊賣諸則曰何足數哉何足數哉於酷吏一門亦原自分別彼所謂方畧教訓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實有其文武數語者固諸公之知己也至唐史如周興來俊臣等皆得闖入此傳夫兩人之効

太白劍

卷一

三

力武墨猶侯封之於呂后也漢史不收侯封而唐史乃收興俊臣等以俊臣等之淫殘不道尙得附所謂彬彬實有其文武者之後又何幸哉聽諸太史而有幸於簡者聽諸士師而有幸於獄者固聽諸司馬而有幸於兵者此黃巢之不得爲太平節度儒者更爲恨之矣世安得不亂哉非亂於巢而亂於唐之富有巢之富則有富巢之富者以張而富巢之富以高駢而富高駢之富以盧攜而富駢之富固是百世之後當事者又迫富諸人之富而富人之持世者遠矣故所謂操縱富人者其道非張廷尉諸人不能其

吏非漢武皇帝不能擇

善擊劍騎射

魏文典論自敘畧曰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入歲而知騎射張繡降旬日而反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於中平之季長於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於今不復尚書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言聞書善左右以此實難能予言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發所發必洞斯則妙矣又學擊劍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河

太白劍

卷上

四

南史阿言其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康將軍劉勳奉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間展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良久因求與子對時方食芋蕒便以爲杖下殿數交三三其臂長言頗復一交余知其欲哭以取交中也因僞深進展果持余爲鄧鄧正截其額還坐笑曰昔陽使淳于意去其舌方今余亦願鄧將軍更愛要道也大事不可自謂已長余少時持復自謂無對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復對家不知所出夫劍之以退爲進戰之以單制復此劍上中下駟之法皆與兵陳通者也雖小道亦足以占子

桓之英畧矣。至六歲知射。八歲知騎。十歲而以此免。難此所謂文武之道隨時而用者。其好固爲之盡。天授與。取士者於通經之外。別試騎射。此自國家故事。

天子雅意申飭。而有司卒不肯奉。詔似意薄子桓。不爲乃子桓。雄文藻韻。爲建安諸家之桓文。鄧將軍截額之辱。正當爲帖括諸君慮之耳。疑天子之教士者。尙稽於魏武之教子哉。

又

梁世士大夫。皆尙褰衣大冠。出則乘輿。入則扶侍。郊

太白劍

卷上

五

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弘正爲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御之。舉朝以爲放達。至乃尙書郎乘馬。則糾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坐死倉卒。往往而然。今

上元年。有某御史者。疏請朝士。輒得乘輿。

上怒斥之。梁則有紕乘馬者。今則有請肩輿者。亦何代無可直耶。

又

隋李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雖獨習騎射。其兄下。讓之。雄曰。自古聖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功業者。鮮矣。雄

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因知讀書與騎射。正是一事。章句與讀書。正是兩事。

又

王文成已擒竇緣。而

武宗方以親征出師。文成至行在。不得謁。諸權奸在側者。欲縱演。使

上自擒之。一時人情洶洶。會中軍大較射。諸奸因邀文成。欲以是窘之。公至。從容就列。三發三中。舉軍歡呼。諸奸詭曰。我軍皆附王都耶。不日遂班師。文成之重。豈以三矢。而三矢之係一時機事。亦甚不輕矣。今

太白劍

卷上

六

意薄子桓諸君。亦將擲掄文成乎。

又

萬將軍鹿園。學射於同官。遂得胡射法。以黑漢之先胡種也。公當嘉靖時。毀家抹血。以禦海寇。其忠義倡一時。又研精性命。爲王龍溪羅念菴。唐荆川諸公之畏友。公固介冑之文成也。然每值諸公講學。輒獨屏一室。喜與方外人游。所尊禮者。爲小達摩。風自然。嘗曰。達摩表行。自然表智。皆吾助道資糧也。如萬公者。惟有方外之性命。故有方內之忠義。惟有方內之忠義。故有方外之騎射。

又

昔魏武之征馬超韓遂議者多言關西兵強習長矛
公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
諸君但觀之今賊皆西人也所至但持短刀我更以
長矛制之予南奔至棕陽見長矛植江口者如林皆
南軍之從操江者因念昨在竺隱得如此者十矛其
事定可觀諸軍見予輩至自賊中因環立問賊利害
予曰賊不足畏器仗之不相當即一事矣公等第勉
之時士民之告難於操臺者頭搶地聲徹天操不得
已強令入援至予里義津橋輒大掠而還以問賊在

太白劍

卷上

七

二十里外也嗟此一矛也以西賊手之則見侮於魏
武以我手之則又見嚇於西賊矛將何時而後得所
託也哉

又

予之用視劍爲及遠矣射之視矛則又遠火器之視
射則又遠愈遠則愈妙然所恃者愈妙所蔽者愈怯
故本朝武事之不振坐多一神機營

稍通書記

記得當年草上飛。鎧衣著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
識斜倚欄干看落暉。此黃巢詩也世傳巢之敗實不

死。亡命爲僞此自寫已像而題其後者果爾巢豈直
稍通書記者哉巢之稍通猶項羽之受項梁兵法則
大遠然亦不肯竟學凡書竟者得字不竟者得意得
意而書已竟矣漢高之於書猶羽也然留侯之稱太
公兵法人多不解而帝獨稱善良曰沛公始天授則
帝所得於民者亦必已多故劉項之亡秦正以書亡
之唐人所云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此
不特誣兩人亦甚誣書矣世之讀書者既無劉項之
心眼又無如項梁子房者爲之指授此書所以不靈
耳又陸賈時爲帝稱說詩書帝罵曰趙公馬上得

太白劍

卷上

元

之賈曰馬上得之寧可馬上治之乎帝曰試爲著
秦所以失我所以得及古今成敗之國於是賈著書
十二篇每奏一篇帝稱善要以賈所作其意亦何嘗
不本詩書耶然則雖太公之法而不託於賈之口
雖詩書之意而不託於陸生之手則無以得帝之稱
善故二子者皆經筵講官料也以此爲講官世無不
讀書萬卷之天子矣以此爲軍師世無不萬人敵之
將軍矣

又

巢又有兒時咏菊詩云他年若得爲青帝移共桃花

一處開此便是作賊際期以但知桃花時作耳然方今之世雖名讀書好古其甘爲柴桑翁籬下物者亦殆遂無復人

辯給

口之爲物足以興亂不足以定亂此黃巢所以恣而李係敗也故治天下者先治氣漢高后以單于嫚書故欲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匈奴圍高帝平城漢兵三十萬噲爲上將不能解圍今妄言以十萬橫行此面諛布此語直可謂寸鐵殺人然事容有以帝往而困以噲往而捷

太白劍

卷上

七

者兵亦豈可一語判耶獨以近日兵事之劇妄一儒者數請身任危疆一時士大夫以其名高也者而盛推之使

上以武帝之治狄山者治之第一如所請不日而匈奴斬其頭去矣但辱國耳

又

武帝真能治辨者也其始諸山皆曰吾使生居一郡能使虜無人乎曰不能居一縣曰不能詞爲乃受一障一障更見殺何足重輕使山已受命稱太守則亦大漢之辱妙在山之決不敢自任曰能其不敢者帝

能使之不敢也觀帝之賜會稽守助書曰聞者闔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無以蘇秦縱橫若辭障受郡自詭牛鼎不辦烹雞却正是蘇秦縱橫此等處想已屢經武帝點破不直賜嚴助一書矣山何人而敢面諛故帝真能治辨者也王介甫嘗以縱橫目眉山父子至其自處河東路之事乃曰將欲取之必故與之其爲縱橫者益劣矣今之談兵者所解此兩語耳故漢臣不敢輕受一郡一縣今則有自請督府者以此語足爲餘地也孔明所云引喻失義充國所云便文自營正爲此等所幸不生武帝之世

太白劍

卷上

十

喜養亡命

武王之數紂曰爲天下逋逃王蓋當時得罪諸侯者率奔紂紂爲之囊橐諸侯不畏紂而畏亡命者之在紂所耳魯朱家之以季布勸漢曰此不北走胡即南走粵卒以脫布夫以亡命而在胡粵則天子畏之以亡命而在天子左右諸侯得不畏之哉然則紂非庸人也其意乃謂此亦制諸侯之一法爾紂卒不能以制諸侯而果以之制天子集鹽賈耳事固有以天子爲之則裂以鹽賈爲之則倡又有以鹽賈爲之則盜以士大夫爲之則侯者此類是也

又

今賊起十年矣有能得其主名行跡可以若唐史之敘黃巢者乎漢鄼生還自魏高祖問曰魏大將誰也曰柏重曰是口尚乳臭不足當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耶雖賢不足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足當曹參數敵國之將率長短若屈指家魏此其所以制勝當是時豹已與漢絕度其佈置任使決不肯使落行人之耳目則鄼生之得此亦自有深心有別竅生非徒狂者也陳涉之客出入言涉故清則涉斬之今賊故情之不足以威眾可

六曰劍

卷二

十一

知其所以自蔽者計不啻施十重鎧步帳而我不能窺焉制勝安得如漢兵哉

又

間諜是軍中第一事我之不能得賊名跡總緣此事未講耳間不易言諜即偵探之屬也亡虜入犯遵化已報陷矣俄又云無恙兩疏皆出兵部有劾大司馬洽者曰是奴是東使如大夢之中城在城亡曠若隔生之事一時傳誦其語以爲精確而洽無可自解乃歸咎驛政之太核謂四方軍耗不通故率坐此時驛政一事最爲天下之膏肓願上以毛御史言一少

正之洽自度策虜無狀勢必及譴故謀以此自託於

天下之士夫顧曹偉之於元吳得其面孔章孝寬之於斛律光得其手跡此豈一驛遞之便可偶而得之且當時兩國之驛驛者亦安能假道敵境哉自孫之開段會宗漢廷諸臣得之驛驛之後者也烏孫之圍解則陳湯一人得之驛驛之面者也又如唐楊弁之亂帝遣中人馬元實往覘之元實受弁賄還爲宰相德裕言須早與之節德裕曰何故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明光甲德裕曰李相正以無兵故發橫水卒赴榆社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曰召募所

太白劍

卷二

十二

至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故致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詞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明光甲必須殺此賊則衆人能得之偵探之中而德裕又得之偵探之外不能得之驛驛之先偵探之外可以爲大司馬哉豈能得諸偵探之外而後能制偵者之命獲偵者之用若洽所爲雖衙門一故事打聽尚未厝意其敗奚怪此亦近日探賊者之前車矣

又

予已已冬歸自都中時口已薄德勝門矣到河間界

時有騎馬卒迎問曰耗子畧連梗概其人遽回馬馳
予呼止之曰汝為何人曰河間府所遣探口者也予
曰道路尚無礙汝更前進所得當益詳其人笑曰得
此足反命矣此爲官探國事者也及逾河間復遇兩
卒皆步行意思甚深因問知爲中都某縣令遣歸還
安探家者予具云聞遷安已陷都城以北恐不復可
進對曰令君有命不敢辭死此爲官探家事者也此
二探事者其情異如此則以國事遣者與以家事遣
者其遣之有彼此耶聞王威在邊時會大雪與其
夫人孺子曲讌署中適千戶某者以偵口回公遽召

大白劍

卷上

十三

問席前其人指次歷歷公大喜取金叵羅注酒酌之
遂以叵羅爲賜及飲罷復談公益喜指一麗妹行酒
者語某曰此足事汝否亦併賜之其後竟公在邊口
無遁情此千戶力也此以國事遣人如以家事遣者
也

又

漢高帝未至平城時所遣偵虜者十輩最後適遺妻
敬時敬已功臣封侯則前十輩亦必有名位事權於
漢廷者也凡偵敵者偵其形以其形反命焉而王者
以情策之耳今或言可擊或言不可擊可與不可者

帷幄之議而偵敵者泰之可以知漢任偵者之重矣
帝歸自平城竟斬前十輩言可擊者爲法已重然非
重其人重其事則亦不得重其法

咸通末仍歲饑盜興河南乾符二年漢名賊王仙
芝亂長垣有眾三千殘曹濮三州俘萬人勢遂張
仙芝妄號大將軍檄諸道言吏貪吝

世多貪吏賊所繇起也世多循吏貪吏所繇起也循
吏不貪而循吏之說倡因有以其道爲循天子者而
貪吏之屠足者廣矣宋蔡祖嘗曰唐虞之世四凶止
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故立法一切從寬獨賊吏

太白劍

卷上

十四

不貸因念宋中興諸將戰功亦自雄視百代良以軍
令之寄尚有如治貪吏者在耳今官邪之不治久矣
貪之一字誠未得輕以目人額有千里之安危爭於
一事萬衆之生死懸於一舉則此一事一舉者當亦
饕餮氏所偶見寬也至廼上策必出於地要則正以
此一壺千金之時爲我一擲百萬之助則此一夫者
恐亦藝祖之法所未得蔽其情有本春秋而著元經
者固當特書仙芝一檄矣他且勿言如上以兵興
故僉詢而特簡者固自有人其官其地皆繫天下安
危乃其行事予忍言之既然則此一公之察察固對

治今日之峻劑而特不忍以廉盡之所謂蘭亭不入帖也

賦重賞罰不平

高仁厚之禽韓秀昇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後天下無復公道耳仁厚爲之愀然近賊之得度河河南巡撫玄默縱之也往者逆賊之不得度河徐州守汪心淵禦之也以今日之禍視之心淵之功足裂土矣乃當時事後旋坐法逮獄則一兵使之挾重黨人者中之至已已口入犯王應豸不能以巡撫全遵化而左應選以一縣令全昌黎事後得晉

太白劍

卷上

十五

僉事未爲殊擢也然旋亦逮獄其所坐爲錢穀其詳非予所知顧此等政使眞墨令亦常用城守山特貸之以勸邊吏而竟無一人爲陳湯之劉向爲侯君集之岑文本者可以論世矣汪餘乙榜左縣明經當事者正以資格爲爰書耳此足堪高仁厚一愀然否又

宋儒雅不快宣宗謂爲縣令之才予未嘗不笑之帝嘗獵苑北遇樵人問其縣令李行言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數人匿軍家索不與盡殺之及除行言海州刺史入謝賜金紫取所記姓名示之又獵渭上有父

太白劍

卷上

十六

老十數聚佛祠問知爲醴泉令李君爽有異政考滿當遷縣人詣府乞畱故此祈佛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爽君爽之異政不得詳若行言之制罰宣宗之制賞有一不本公道否以縣令爲之則公道在一縣以天子爲之則公道在天下矣秀昇謂帝後無復公道正謂天下之公道總帝一人之公道耳天下之公道總出一天子天子之公道則總出一天下爲出樵人父老也以心百姓之心者爲縣令才則才天子者必非心百姓者乎近一家弟授經合肥爲言其地壯士殺賊者得元寶之半於賊橐以獻之令更誅其半今令已吏部矣則亦爲吏部者用之此公道在吏部否又往者賊已入中都而巢縣不戒巢旋陷矣令見殺而廬江不戒廬令楚人也其爲人張目視錢而沈於酒賊至城立陷鄉紳盧侍御死之而令與其家獨完以先跳匿城外耳一科臣爲疏曰巢令雖死而事前之玩不可原廬令雖不死而事前之備不可抹此公道在臺省否然則以爲宣宗者爲吏部爲臺省則才吏部才臺省也以爲行言君爽者爲天子則才天子也才之爲言爲能使公道在天下耳顧唐之言公道必繫之天子則今之言非公道者決不得

但繫之吏部臺省矣以今

天子之才爲堯舜以來不世視者。迺至爲臣下任過。則天子者信不嫌才。縣令之才且不嫌事。縣令之事何者。凡宣宗之得兩令。皆以游獵得之。此事之可與百姓近者。縣令之事也。儒者好以百姓之賞罰。奪天子之賞罰。又好以吏部臺省之賞罰。奪百姓之賞罰。則凡古今之諫游獵行幸者。得無皆煬竈之變體與。

又

臺省之賞罰。天下一賞罰也。國家之賞罰。臺省一賞罰也。李陵答蘇武書。謂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

太白劍

卷上

廿七

不過典屬國。此甚爲武不平矣。然此書實六朝曆筆。漢人固無此憤。本朝給事中傅安。以洪武二十八年使西域。永樂五年始歸。十四年封別。失別甲納里失。罕爲王。宣德元年始歸。爲給事中。三十三年。賜口臺省諸公。但偶擊一人。論一事。於時局少合。則以九列爲嘗賞。其拔劍擊柱之意。見於奏牘。獨未聞傅安之事耶。安之事縱可爲不平。亦六朝之不平。非漢之不平者也。

又

河北諸鎮之擅土不平之大者也。募軍服鮮。緩不平之小者也。而鳳翔諸軍所不平。則其小者也。畢竟天下之爲細人者多。故定亂者其先尤在平細人之心。而要莫如聽訟。是非曲直。一事少悖。賄賂囑託之形。不須臾而爲門外之口實矣。近日四方民變。未有不

起於此者。

又

本朝賞罰之可紀者。有二事焉。交南雖捐。而英公之爵不替。文貞雖重。而子稷之罪不原。

又

太白劍

卷上

廿八

有國家之賞罰。有士大夫之賞罰。士大夫之賞罰。則文詞議論是也。唐石烈士之發憤於淮西碑。爲裴李公次耳。至今之握兵者。何度何愬。往往遁身風穴。蜚譽麟臺。則爲之標榜者之過。又昌黎所萬不忍矣。張士誠兄弟既降元。皆拜太尉。平章。元又大爲發卒。城武林。其新城碑。至以南仲山甫爲譬。其詞有曰。有嘉太尉。克綏其民。疇其相之。平章弟昆。又曰。我作我息。我出我入。變呻爲謳。伊誰之力。此文至今爲笑柄。爲其文賊也。夫可以文養賊者。以文畏賊者。則又何多於文賊。

宰相耻之

遼人之教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畏其品也。安祿山聞李林甫致聲好簡較則稱我死畏其智也。至唐以阿史那女爲交河公主妻。啜蘇祿及鶻馬安西其使者致公主教於都護杜暹。暹怒曰。阿史那女敢宣教耶。答其使不報。蘇祿怒結吐蕃舉兵圍安西城。暹方入常國而趙頤貞代爲都護。乘城久之。出戰。復敗。蘇祿益橫。徐同溫已宰相。迺引去。卽遣首領葉交阿布思來朝。此畏其官也不畏暹之爲都護而畏暹之爲宰相。則居其位者誠不能不任其恥矣。

太白劍

卷上

廿九

又

宋元昊反時。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此卽唐宰相恥之也。唐宮韓公知諫院。言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又時吏民上書言便宜者甚衆。初不省視。韓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欲以是非盡付他人。又言邊事不當專委樞密院。國初范質王溥皆以宰相參知樞密事。今兵興。宜使以故事兼領。仁宗因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宰相以內降

納上前曰。恐樞密謂臣奪權。韓公又言此宰相避事

非畏奪權也。因知權者人之所攘。然攘其可以強已者耳。非攘其可以強國者。故申屠嘉之折鄧通。韓琦之處任守忠。李德裕之主討澤潞。寇準之主幸澶淵。皆非今相權所辨。然必以四公之事責之。今人亦不願有是權矣。至觀彼告急二十人者。則古天子之權。古宰相之權。古百姓之權。皆非今所敢言。夫百姓無權。以契丹元昊爲權。當其時契丹既大國。與中國衡而夏之。立法治人亦已畧助華風。故韓公得以西走北走之言爲當事者警。今則賊耳。吏畏之。兵畏

太白劍

卷上

三

之民亦畏之。民既畏賊。尙復有畏民者哉。

又

本朝之內閣。卽政府也。但近日置員太多。道同未必足相濟。而異則足以相傾。相業之不光。畧亦繇此。周宜興爲禮侍時。已受上知。嘗獨召對。舉朝爲之囑然。乃知衆所畏在獨對也。言非獨對不足以盡意。事非獨任不足以奏功。此豈理之難知者哉。唐元和後。數用兵。宰相或不休沐。繼火乃得罷。至李德裕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宋藝祖以雷有鄰之事。因詔呂餘慶薛

居正與趙普更知印押班此爲分普權非爲其勢也
今機務雖繁豈能加唐之中興宋之初造此在朝
廷佈置得法耳有識者豈可不一求其故而第致嘆
於昔人之才殊耶

又

政在宰相嘗也今乃似在臺省且兩都並置不爲不
密乃江北一片地其慘與饒園城畧相似而制命者
多在南中其高枕不問且因以爲利者

上一不知其知之又或自他途而臺省不以爲恥則
亦惡用有臺省哉李鄴侯嘗白罷拾遺補闕唐因是

太白劍

卷一

三一

遂不除諫官唯用韓皋歸登又收其公廨錢令二人
西食中書舍人署此千古創事卽鄴侯相業中第一
事也今欲問唐人之用兵當先考唐人之處言路
僖宗不知也其票帥尙君長柴存畢師鐸曹師雄
柳彥璋劉漢宏李重霜等十餘輩所在肆掠而巢
喜亂

亂者以喜定亂者亦以喜天下事只一喜神辨卻凡
我之與敵其衆寡敵貧富敵而卒強弱不敵者其喜
不敵也管司馬昭遣鍾會伐蜀邵悌曰鍾會單身無
重任不若使餘人往昭笑曰我豈當復不知此耶蜀

爲天下作悲我伐之如指掌而眾人皆言不可夫人
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強使之適爲敵禽
耳唯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
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辦耶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
中國將士各自思歸卿不須憂此後一如昭言其將
將之妙如此夫昭之用會蓋用其喜其喜可用則不
復虞其他者爲會能用其喜以圖蜀決不能用蜀之
不喜者以圖我耳然亦足以明能喜之難矣田令孜
以衛兵迎賊潼關兵開科選皆哭於家夫會尙不能
用其不喜者以圖晉令孜能用此不喜者以禦巢乎

太白劍

卷一

三一

今士大夫起家科第既非鍾士季之才雄遭世承平
併無田令孜之諂習欲以此馳蜀道之難當關門之
險而曰必有喜心焉此萬非人情卽將率亦然卒伍
亦然然亦有道以使之大約使飽不如使饑使活不
如使死如已巳口變常舉朝皆婦人一城如木偶時
而申甫者妄談兵敢攘臂出迎戰他卽勿言不可不
謂不能喜矣故

上寔喜之使當事者盡能喜

上之喜一以劉之倫例待其死務使申甫之後復有
申甫則爲口者無窮爲申甫者亦無窮兵氣庶幾其

振亦未可知。此所謂使死之道。即使喜之道也。至劉之倫。以活人得之。又安足以示激勵之倫。而稱活人者。何曰。但爲士大夫無分死活。總活人也。

卽與羣從八人募得數千人。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帝使平盧節度使宋威與其副曹全。最數擊賊。敗之。拜諸道行營招討使。給衛兵三十騎。五百詔河南諸鎮皆受節度。以左散騎常侍曾允裕副焉。仙芝畧沂州。威敗賊城下。仙芝亡去。威因奏大渠死。

賊前入予邑時營於掛車河。金鼓護從甚盛。衆目之。

太白劍

卷上

三三

老營及拔營往舒城。鼓吹前導。兩旁列幟若錦城。過城下時。特留帳飲。發一砲去。衆以爲此大渠所在也。自拔自賊中者。爲言賊寔無大渠。其衆數十家。家各有渠。所謂老營者。其輜重所在。渠妻子督之耳。故特盛其聲容。以飾其不足。而賊之能戰者。實在其左右前後哨。因言破賊之法。必先圖其老營。得壯士數百人。持勁弩火砲。伏隘道。俟營過時。突攻之。其前後左右哨聞之。必還抹抹未及。而營已亂。諸哨皆亂矣。其言似有條理。皆高仁厚之計。訣路羣盜既至。得其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

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必敗之道也。遂大破賊。然仁厚之代。討賊能也。嘗周視輅。輅曰。重複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將斬白文。現以監軍揀免命。悉平輅。僅留兵五百守之。若此者。又獨不戒於輕防乎。夫賊之以輕防而敗。以其輕防。而當敵之重戰也。仁厚之以輕防而克。以其輕防。而激我之重戰也。重戰輕防四字。正是今日賊形。而我嚴城深池。都不復知。尚有戰陳間事。此盡反其道矣。則請資諸仁厚。

擅縱麾下兵還青州。羣臣入賀。居三日。州縣奏賊

太白劍

卷上

三

故在。時兵始休。有詔復遣士皆忍思亂。漢有兩韓信。其一淮陰侯。其一韓王信也。方沛公在。蜀信爲謀曰。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功。天下已定。民皆自衛。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向。此數語更淮陰不曾指出。是爲兵家之三昧。夫兵不易使動。動如飲者之及醉。雖朱虛行。雖不能使之肅也。亦不易使靜。靜如醉者之得寐。雖樊噲排闥。不能使之起也。宋宗嘗言本朝家法遠過漢唐。但用兵一事。不及其所以不及者。必有故。則漢唐常有以動之。而未不能焉耳。澶淵之役。勢已

在宋趙卒以歲幣結局自是宋文武相忘於恬熙迨敵且敗盟而鄭公以單車之使片言折之則遼之厭兵亦漸不復故胡習矣况中國乎至我

二祖以神武繼起而

成祖之身馳絕漠者三章皇帝復繼武焉此皆示後人以動之意所惜當國者皆書生所習聞者匡衡之議郅支僧孺之處維州故新建之爵幾奪河套之謀危身以此望趙宋不又如趙宋之望漢唐耶新鄭當國俺達就廢易宋之爲兄弟者以君臣易宋之爲歲幣者以撫賞此其體

大白劍

卷上

三五

尊而名甚正顧我之制虜者才恃一虞婦非真有澶淵之局萊公之策可使隻輪不返者雖不用尤足以示宋德也雖自是邊人息肩者數十年然亡何而有遼陽之事亡何而有黔蜀之事亡何而有近日之事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竊謂宋靖康之事胎於景德國家近日之事釀於新鄭方新鄭定策時豈不曰以此而怠賊謀我因乘賊之怠以爲勤即一旦賊敗盟我之待敵者已甚裕矣雖然持腹眩之劑進病者尙可迫之以生死至所苦既却珍腴在前有能舍此而就謀盧扁爲此後不必然之慮者乎善乎弇州之言

兵未有不戰而自精者此聖人後起所不能易也宋威之散兵歸青州不過三日而州縣奏賊故在有詔復遣乃士輒忿焉思亂夫唐不能遣士於解甲數日之後而我欲動眾於酣歌五十年之條此理所萬不可幾以是思韓王信之三昧真新鄭諸老所未要見至淮陰登壇之策曰項王詐坑秦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驕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雖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夫漢高固長者乃若

大白劍

卷二

三

今皇帝覆載之宏與祖宗三百年之深恩澍澤此豈獨有遺於秦民且秦民之怨賊又豈特昔日之怨邯等乃昔之有怨則思報之今之有怨則思媚之以淮陰而來民怨則可以傳檄而定三秦以今日而因民怨則不可以破斧而梟一賊此無他以昔秦民之怨今則媚之易讀處閭閻者耳雖淮陰亦未能用之故兵不易談書不民之不可用以素未動之也然則終不可用乎孟子

曰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則及今動之而已。方而各衙門止巡撫一官號稱軍門。即幸值無事亦須不時尋一題目出門搬弄。即破浪射蛟賊星從賦亦非閑着待所以動之耳。動者謂以身動之若只舌頭動筆頭動此是中書堂腔調。如何把來生死場中作緊要經濟也。歲已巳嘗遊密雲偵總督劉公澤出謁客彼中人皆聚觀予笑曰尚未見慣耶。彼人曰此公從不輕一出。未幾日入犯劉門不能發一矢及回薄都城亦竟不能以一卒勤王。因退遂伏法。總是變高閭情性不中作官尤不中作

太白劍

卷一

七

軍門劉亦讀書人也。當時推轂者以蠹魚爲龍不知臥龍出山後亦第抱膝吟梁甫否

又

司馬仲達之戎服蒞事不及武侯之葛巾羽扇此三國時公案若近日用武如談禪末法之中不得輒言破相以相所以動衆也。吾所見縉紳大夫親騎馬關弓與賊角逐者獨一盧中丞象昇與吾鄉監軍侯耳師德抹額救孫短後正是打破格套洗發精神彼鈴閣高談指揮如意何孔明元凱之多乎賊間之趣郝城不十日破八縣帝憂迫近東都督

諸道兵簡過於是鳳翔郿盩厔原兵守陝潼關元裕守東都義成昭義以兵衛宮仙芝去攻汝州殺其將刺史走東都大震百官脫身出奔

陳平論楚漢之局謂在去其兩翼襲其兩長此亦何事不然如唐士大夫皆食店祿誼與國共休戚者一旦賊至即脫身奔所謂石與守者獵未習聞乎至間閭編氓無城可守無兵可用無名義可死賊至止有走避一法避則止有先事一法耳而賊將入予里時火光連數十里一老人逆不經意賊既至自扶杖出見與絮語平生窮苦狀謂不足備主人賊笑曰

太白劍

卷上

七

汝苦若此何用久住世間爲笑而殺之又一老翁赴其戚屬家其家方洶洶出避翁曰汝曹一出此室立碎矣止當需乃公爲而居守其家避未竟而賊已至翁立見殺此二翁者亦何可笑也。予以正月之廿日渡江泊烏沙有先我至者數家已在水次埋歸棹皆予邑之西鄉人也云聞賊且散有婦子數輩日夜念其嬰篋聊試歸以適其意不二三日後數輩踉蹌至則歸未底家而途遇賊以屠者殘半悲夫。賊之戀棧遂至此哉先是常事者每得賊問輒爲論論或云且調大兵或云自有奇策民信之往往坐而

賊今監軍來常令民先自爲計不得恃兵兵少不足以衛民以大言而誤萬命吾所不忍也衆爲感泣亦終不能用其言然則吾民之於唐十大夫各有短長能以爲吾民者爲唐十大夫則處處賊陽人人張許能以唐士大夫者易而爲吾民亦處處桃源人人靜綺

賊破陽武圍鄭州不克燈聚鄧汝間闔以東州縣大抵皆畏賊嬰城守

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名山大川皆天險也王公所設者爲城池王公之力決不能舉大地而盡城之

大日創

卷一

三

池之猶造物之不能盡大地而山川之也然一峭壁足以衛秦一雲夢足以張楚惟城池亦然一面而可爲三面之呼應者存乎其人耳古今以城守特聞者莫如張巡之在睢陽後侍郎張鎬使中書舍人蕭昕誅其行衆以食人之事有異議焉於是張濬李紆董南中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之屬羣起爭之翰之言曰自祿山背德大臣將相比肩從賊巡官不朝晏不坐無一伍之士一節之權徒奮身死節以動義旅不諱忠乎以救千卒橫挫賊鋒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有如賊因江淮之資兵廣而財積根

結盤據西向以拒雖終破滅其曠日持久必大今陝鄂一戰大羊駝北王師震其西巡扼其東此天使巡舉江淮以待陛下師至而巡死不謂功乎古者列國侵伐猶分災拯患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巡固守亦待外援援不至而食盡食盡及人則巡之情可求矣然則巡之忠見於睢陽之破而巡之功見于江淮之完使非有巡之功卽巡之忠其得免于司空城旦書哉近者賊起所摧陷名城不勝數其以城全者亦有之然有能以邑城而全一邑以郡城而全一郡者乎雞栖蜩縮從不聞有一人一騎敢出城一步其得

大日創

卷一

三

以隣國爲壑者或卑詞厚幣之效又不止唐史所稱關東州縣大率嬰城守而已夫賊所涎者子女玉帛承平既久三百年之積藏之四郊者已大足飽賊此諸城所以見寬也然則古爲設險以守其國今爲設國以守其險乎且城池之險與山川之險常相用卽如桐城一邑左有北峽關右則掛車嶺皆稱險絕昔者吳人所以圖曹休也前賊至營於掛車之側若此峽關則其往來合肥六安所必經之道誠得壯士數十百人設伏其間伺間抵禦必足以覓一快惜我所以恃者妄一戍將其將之驚既不能與我共性命其卒

太白劍

卷上

三

之佛心不能與將共功名但責牛酒之我供安知虎
子之可得竊觀天下之事其勢必因兵於井里因將
於守令而後可許忠節之在樂陵令也伍文定之在
南昌守也今豈能郡有此守邑有此令但佈置天下
諸阨塞處必務得其人以漢法任之則獲醜之績亦
何必第問諸介冑而賊亦豈得恣行若此哉凡兵家
之勢有相取有相舍巡所當如令狐潮楊朝宗尹子
弼之屬其衆以數十萬計然巡矢盡則取之賊馬盡
則取之賊食盡則取之賊而賊不能我取也且天下
之富在江淮爲賊計者捲甲而趨有之耳乃又不能

我舍也其妙全在使不能我舍當是時巡食盡食人
及城陷遺民才四百人然尙足以繫賊進止者如此
今海內全盛有土諸公以

天子之命出當一面食足而人具如是而見取於人
豈男子哉即見舍於人豈男子哉宋余玠在蜀有幕
客再生兄弟爲畫守蜀策在移合州城於釣魚山玠
聞立躍起執手稱快夫全蜀安危何至繫此一城交
若范仲淹之築大順城也先遣子純佑前據其地而
盛兵從之眾莫測所爲至則版舂已具比夏人以三
萬衆來爭則城成矣此一城之蔽地不過數里有何

太白劍

卷上

三

礙吾出入而敵必爭之以此一城成而我不能相舍
之勢遂在宋人耳必有令人不能我舍之勢而後我
可以一城而制夏可以一城而全蜀可以一城而障
江淮不則雖以保一邑一郡而不足保一邑一郡
而不足則巡且不得以睢陽論功况他人乎今以城
陷者或稍稍坐法若城全者輒皆錄異等此在法當
有分別然似城獨爲一官設不知官固爲誰設耶翰
又謂江淮既巡所保今戶口完充制百戶俾食巡
子善去翰之爲此論也夫事在睢陽而報在江淮亦
以明巡之城守非猶夫人之爲城守者耳悲夫悲夫

史於畏賊嬰城守之下卽繫之曰故賊放兵四掠所
過焚剽生人幾盡故之一字便是古今城守獄案

城可恃也孔明以開城而禦司馬懿營可恃也子龍
以開營而退曹操蓋兵家之變若此因憶己已與家
函伯避賊南奔過某縣函指其城曰旦夕賊騎至一
靴尖踢倒耳余曰凡兵之所至但營柵既定則敵不
敢侮此城雖痺不足當一柵乎國家承平久生聚
既繁雖甚小邑無城者其室廬坊市之網繆盤結率
一二里若四週掘塹所出入處築土爲甕門縛樓置

砲壘墩置弩或環植木城若郵吏之禦陳湯者賊亦
豈能翼而登哉其內街道可行者率問百步掘深坑
約使馬不能越者平時梁之以木急則去之賊雖入
亦不能用其馳突而我從兩旁民屋中攢戟攻之雖
飛將軍可坐縛矣李晟之圍朱泚泚垂破晟與諸將
議所向衆對先拔外城晟曰外城有里閭之隘若設
伏格鬪居人驚潰非計也然則巷戰廝李太尉所畏
賊獨敢爲兒戲乎顧此等非其人亦未易計其事獨
有城者不得以全副精神但用之一圈子許地耳背
城借一四字凡長民者曉不經眼萬遍一日事至但

太白劍

卷一

三

有面城無背城亦屏此城矣

又
勇之所習也信夫始諸軍之援皖者援桐者率以守
城爲名至卽投城及今監軍至語諸弁曰若輩豈女
子乃自畫而閨閣哉於是始下令營城外身爲之先
嘗擊賊太湖歸郡抵城卽止營第一入省老親片晷
卽出時已歲杪直指適在郡累書邀入城公不可除
夕元旦皆與軍士共苦樂苦桐邑四郊皆履經於剡
公至卽宿且食於瓦礫中耳於是諸短後者始知城
不爲用漸言戰陳矣故勇可習也亦可傳也無傳之

者安能望行間之有曾子

故賊放兵四畧殘郢復二州所過焚剽生人幾盡
以近日之事求之史所云生人幾盡者非濫詞也曲
逆一邑秦時三萬戶至漢初繼五千戶魏至青龍時
所休養生聚亦大矣乃陳羣疏言人民至少視漢文
景帝時不當一大郡馬寶王以貞觀十一年上書太
宗亦言今天下戶口不逮隋時十一以此知戰爭之
餘生民之稱子遺者得幾何哉漢鮑宣疏中七七七
死之說極爲危惻其曰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
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

太白劍

卷上

四

亡也豪強大姓蚕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
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避六亡也盜賊劫畧取
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亡酷吏毆殺一死
也治獄刻深二死也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
死也怨仇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饉六死也時氣疾疫
七死也夫盜賊橫發則黃巢之事是矣漢時七死並
言而唐此時則止有一死以此一死足當萬死千死
不特六七死而已如今歲吾桐一邑所殺遂三四十
萬許此雖桑孔滿朝來周布路其所殘耗得至是乎
獨盜賊橫發則列在七死盜賊劫畧取民財物乃在

七亡之數則劫掠財爲盜之未至殺人者耶然而
即殺人者之根抵故七死之病當先治之七亡之時
官軍急迫則遺賫布路士爭取之率逗撓不前賊
轉入申光殘隋州執刺史據安州自如分奇兵圍
舒聲廬壽光等州時威老且闇不任軍
威之始將也破仙芝於沂州其再將也遂擒仙芝於
黃梅而唐尙見謂老闇

又

太公以八十起渭水追相武王爲牧野之事則已踰
百歲矣延陵季子之讓國在魯襄之十二年又七十

太白劍

卷二

星

有七年爲哀公十年而吳有楚師則季子將焉則亦
且踰百歲矣古今之以老將特聞未有過兩公者也
太公以逆旅主人之言披衣夜起而却萊人此始終
於爭者也然公能以其主爭於天下故雖身爭於國
而義不得謂之貪季子既與楚師遇卒以好罷此始
終於讓者也然季子能身讓於國故雖以其君讓於
天下而義不得謂之輸若夫肥亡之家則策用太公
削主之威則法從季子是爲後世之老老之聞者耳
聞之過在識顧揀闇者不以識以氣故曰老當益壯
如伏波之壯尙父之壯季子之壯天下事豈復足憂

哉問季子之壯如何曰我以好罷楚亦以好罷夫能
使楚之以好罷季子之壯所爲也

又

武帝既遣李陵擊匈奴因詔彊弩將軍路博德將兵
半道迎陵軍博德羞爲陵後距及陵敗帝悔曰陵當
發出塞廼詔彊弩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
此足以窺帝將將之微如曹操之征張魯也爲教與
合肥護軍薛悺書函邊曰賊至乃發及孫權率眾十
萬圍合肥悺發函教曰若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
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此教有何奇秘其妙全在賊

太白劍

卷二

四六

至乃發四字凡使人者正須有一突然陡然之意及
其新而用之若先令貯之其耳根者熟則能生二種
法老老生姦壯者生慢

又

老將之重爲經事多耳承平既久所謂老者皆老於
歌吹之間非老行間也即文吏亦然非得精英果銳
之士不足以辦今日之州縣間賊之覬我衰旺者類
以此此吏部之責也猶記庚午在京師時四城始復
有詔精擇守令廼承平樂州二守皆齒逾懸車其
耳目已不能得人之半當事者之弁髦明詔若此

又當事者精神。即不能處處皆到。時時皆到。亦須有一時一處格外加意。丙吉馭吏。既刺知虜入雲中。代郡遼歸府。兄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掾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大饗虜方畧。非一事。而上所問者。首在郡吏。且一馭吏已先見及此。至云宜可豫視。夫至此已不區。然及時更置。尤不失焦頭爛額之計。所謂加意於一時一處者耳。夫虜患在邊郡。今賊之蝕我腹

太白劍

卷二

七

心者。其禍尤慘。以形勢言之。如予龍之目爲上。予邑之目爲緊。載唐地理志。或亦當事者所宜不時經目。不得以天下宰不及漢一馭吏也。

又

馭吏之言事易。丞相之任事難。永平樂州之事。蓋吏部之權。不能行於選人之有力者耳。吾因有慨於魏杜畿之事。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并州高幹通謀。操詢於荀彧。拜畿河東太守。固等使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操遣夏侯惇討之。未至。畿曰。河東三萬戶。非盡欲爲

亂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出不意。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邯鄲度。范先欲殺畿以威衆。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以下三十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二人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以固爲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較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曰。大發兵衆必擾。不如以資募兵。固從之。遂爲賞調發數十日。適定。又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祿史。可分

太白劍

卷二

八

遣休息。急緩召之。固等惡逆眾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獲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助畿者。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共攻畿。不下。會大兵至。幹敗。固等伏誅。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得畿而大治。操西征韓遂。馬超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操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萬無間然矣。畿之身蹈不測。殲二寇全一郡。其功其德。雖被此評。未視其益。

天下士有懷杜畿之心者。永平樂州豈足言叱馭哉。然使人人皆杜畿。又何事吏部周昌不樂趙相。而高帝必使之。汲黯不樂淮陽。而武帝必使之。不聞二子以所不樂。敢不力其職也。此可以悟作吏部矣。吾邑故善國。自海鹽徐侯之英朗。豫章馬侯之清肅。皆不負徙邑。遂爲選人之畏途。而今體之削者。亦二十年。賴海南宰侯至。乃一反正。侯嘗語予。桐嗣是益有佳令矣。及侯遷而蜀楊侯實來。時邑已前有民變之事。侯年才弱冠。亦可謂不畏九折者也。

陰與元裕謀曰。皆龐勛滅。康承訓卽得罪。

太白劍

卷上

按龐勛一糧科判官。以桂州戍兵之譟而亂。上乃拜承訓簡較。尙書右僕射。義成軍節度使。徐泗行營都招討使。討賊及勛滅功多。遷簡較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節度河東。而宰相路溫。韋保衡。迺劾承訓討賊逗撓。貪虜獲。不時上功。貶蜀王傅。分司東都。再貶恩州司馬。此嵩等之媚可恨。而勛涉淮時。上嘗詔宋威與淮南併力。故心爲不平耳。竊當時朝論之處討勛者。不知何以獨溺於康承訓。而尙少明於辛讜。予讀其傳。未嘗不爲一再流涕也。讜居揚州五十不肯仕。而慨然常有濟時意。龐勛攻杜愔於泗州。讜

聞之。拏舟趨泗口。貫柵以入。愔素聞其名。握手曰。吾僚李延樞。嘗爲吾道。夫子爲人何意。臨教吾無憂矣。讜亦謂愔可共事。乃請還與妻子決。同愔生死。時賊張甚。衆皆南走。獨讜北行。讜未至。愔憂之。延樞知其必來。俄而至。愔喜曰。聞急飛鳥不敢過。君乃肯白。及入危城。古人所不能。乃勸解白衣。被甲。賊將李圓焚淮口。讜曰。事棘矣。獨出可以求援。乃與楊文潘李行實。戊夜踰淮。坎崖登馳三十里。至洪澤。見成將郭厚本告急。厚本許出兵。大將袁公昇等曰。賊眾我寡。不可往。讜拔劍瞋目呼曰。泗州陷在旦夕。公等被詔來

太白劍

卷下

乃逗留不進。欲何爲。大丈夫孤國恩。雖生可羞。且失泗則淮南爲寇場。君尙能獨存。吾今斷左臂殺君去。推劍直前。厚本持之。公昇等僅免。讜望泗慟哭。帳下皆流涕。厚本決許付兵五百。讜曰。足矣。徧問士曰。能行乎。皆曰。諾。讜仆面於地。泣以謝衆。既叩淮。有人語曰。賊破城矣。讜將斬之。眾爲詰讜曰。公等登舟。吾救其死。士渡登已濟。愔亦出兵。衣裏擊賊。大敗。讜入人心。遂固浙西。杜審權遣將翟行約赴援。壁連塘。愔欲遣人延諸更。憚不敢出。讜獨往。愔而還。圍三月。掠兵外敗。城益危。讜復請兵。淮南與壯士徐珍等十人

持斧夜斬賊柵出見節度使令狐綯復詣浙西見杜
密權時皆傳泗州已陷疑讒爲賊計囚之讒引索驛
自明驛時爲大同防禦使稱其忠可信審權乃許掠
合淮兵五千鹽粟具方淮路梗不得進讒引兵決戰
斬賊六百級乃先入城上譴叫悃與下迎泣表其功
於朝授監察御史圍凡十月乃解卒完一州初讒出
求拔也過家十餘未嘗見妻子得糧累二萬萬後以
功第一拜亳州刺史徙曹泗二州乾符末終嶺南節
度使此則予所謂朝論稱明於辛讒者耳今賊禍半
天下矣孤城屢陷萬命就烹掠焚解懸之義不特不

太白劍

卷一

五

敢望之隣鎮卽廬州之於淮安安慶之於蘇州皆所
事軍府也其視我者亦何殊漢視珠崖唐視河此
亦嘗聞有古丈夫辛讒以揚州布衣而滿泗州之血
淚者乎讒之於杜悞猶南霽雲之於張巡也讒許悞
以共生死而卒其生霽雲許巡以共生死而卒其死
遭運雖殊肝腸徹骨寒崖古雪千載焔人然齊雲本
尙衡將以遣至睢陽既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
真吾所事遂畱巡所讒一見悞便謂可與其事則二
子者亦誠張杜之心眼有以擬之尙論者至孔明之
遇昭烈馬周之遇文皇輒嘆其遇主之奇夫遇合之

奇何必一君臣之間今之擁旄仗節而當一面者其
重過古諸侯亦有能如杜悞之得辛讒張巡之得南
入者歟至金湯吾鄉者有一人才見鬚眉而斷斷其
上者忽如國狗之癩矣嗟乎揀困之表則告之以辛
讒南入而不知愧則又奈何以文皇昭烈之事獨望之人主
哉今
天子之於人才益寤寐求之以兵事之急破格而貴
燕臺之骨者數矣卒未有以千里應者則有武侯之
難而有司馬德操之更難有司馬賓王之難而有何

太白劍

卷上

五

將軍之更難也

又

文中或稱某一人某一公而不及名衡世何繇知之
曰知之以其行事耳司馬昭聞劉禪之對曰何乃似
卻正語郭太之母喪有弔者置芻於門而不見孝子
太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焦烈集門生講春秋
傳有傭竊聽言短長烈疑其服子悞然則所謂某一
人一公者其必非他人無疑矣使必名之而後
知之將待天下讀書者以無一焦郭等輩若司馬子
明者與

吾屬雖成功其免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爲天子我不失作功臣使賊能爲高則威一丁公耳威果有此語真老矣

故賊一舍完軍顧望帝亦知之更以陳許節度使崔安潛爲行營都統以前鴻臚卿李球代威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代元裕賊出入鄆黃蘄州刺史葛渥爲賊求官約罷兵仙芝與巢等詰渥飲未幾詔拜仙芝神策軍押衙遣中人慰撫仙芝喜巢恨賞不及已詢曰君降獨得官五千衆且奈何丐

太白劍

卷上

三

我兵無留因擊仙芝傷首仙芝憚眾怒即不受命却州兵

白起長平之坑四十萬項羽新安之坑二十萬皆降卒也秦卒之降以章邯三人楚安三人而王之獨不能忘情此二十萬人乎羽所以制二十萬人者全仗三人此三人者爲秦將則可以秦法制秦卒而有餘以無歸路也爲楚將則雖以楚德啗秦卒而不足以有歸路也蓋三人之歸路死則二十萬人之歸路活此情理之必然無足怪者故三人王而二十萬人之得諸楚者則無以加諸秦而增棄妻子背鄉井之憾

焉即非口語噴噴羽詎能忘之爲三人者亦詎能忘之至仙芝衆本盜賊一旦易其爲盜賊者爲王人法度號令赫然頗殊此又不第以秦易楚而已彼仙芝御衆之威亦寧能加耶等耶深思改計真不特以畏一巢也適日撫賊之議已至敗事而後來者不悔皆計畫無復之聊以苟乎目前且無論既撫之後我之體統何在在而第問賊之制賊者何在則我之制賊者何在矣

渥中人亡去賊分其眾尙君長入陳慈巢北掠齊魯衆萬人入鄆州殺節度使薛崇進陷沂州遂至

太白劍

卷上

四

數萬餘蔡保嶠岬山是時柳彥璋又取江州執刺史陶祥巢引兵復與仙芝合巢之引兵與仙芝合其取勢在合也及仙芝敗而餘黨奔巢益可以知羣盜之藉二克知二克之相藉矣使仙芝不死唐安得以全力注巢唐諸公徒見巢後來之猝橫遂大論破巢之功而草草於誅仙芝者何怪威之興慨於康承訓耶蓋賊謀當用合朝議當用分千古如是

圖宋州會自勉救兵至斬賊二千級仙芝解而南度漢攻荆南於是節度使楊知溫嬰城守賊縱火

狹樓堞。知溫不出。有詔以高駢代之。駢以蜀兵五千。齎糒。期三十日至。而城已陷。知溫走。賊不能守。知溫走矣。而賊亦不能守。非不能也。不肯也。使賊得一城則守之。安能四年之中。走遍天下乎。今日之賊。亦然。守之一字。彼總不言。所以無可奈何者。攻之一字。我總不言。

於是詔左武衛將軍劉秉仁爲江州刺史。勒兵乘單舟入賊柵。賊大駭。相率迎降。遂斬彥璋。凡兵之以寡擊衆。以弱擊強。未有不不用伏。不用夜。不

太白劍

卷上

章

用卒者。集兵二十萬。攻臨安。戍將董昌伏數十騎於中。賊至。伏弩射。殺賊將。下皆走。此用伏者也。王處存之壁渭橋。遣銳卒五千。以白帟自誌。夜入殺賊。賊敗。將寶玳夜率士燔都門。殺邏卒。賊震懼。此用夜者也。巢攻荊南。劉秉仁猝奉詔爲江州刺史。勒兵乘單舟入賊柵。賊大駭。相率迎降。遂斬賊大將柳彥璋。此用卒者也。今之尚賊者。尚不能用伏。用夜。何況用卒三者之中。惟用卒最妙。用卒最難。

又此功甚奇。然可以意得之耳。祁所描寫。殊不稱不明。

不得不憶班范諸家。

巢攻和州。未克。仙芝自圍洪州。取之。使徐唐葛守進。破朗岳。遂圍潭州。觀察使崔瑾拒却之。乃向浙西。擾宣漕。不能得所欲。賊橫天下。而不能得志。一宣潤。則觀察使王凝拒之也。史何得不詳其事。

身留江西。趣別部還入河南。帝詔崔安潛歸忠武。復起宋威。曾元裕以招討使遣之。而楊復光監軍。復光遣其屬吳彥宏以詔諭賊仙芝。乃遣蔡溫球。楚彥威。尙君長來降。欲詣關請罪。又遣威書求節。

太白劍

卷上

美

度威陽許之上言。與君長戰禽之。復光固言其降命。侍御史與中人馳驛。卽訛不能明。非不能明。不肯明也。卽如此傳。卒斬尙君長之下。卽稱仙芝怒。還攻洪州。入其郛。威自將往救。敗仙芝於黃梅。斬賊五萬級。獲仙芝。傳首京師。則仙芝爲威所擒。其文甚明。而本紀稱五年正月丁酉。王仙芝隔江陵外郛。王寅。曾元裕及仙芝戰於申州。敗之。元裕爲諸道行營招討草賊使。張自勉副之。宋威罷招討使。至二月。始書王仙芝伏誅。其事在宋威罷招討之後。與自將往救之文甚不相應。則歐宋兩家之史。卽宋

威楊復光兩家之構其中皆堪置一議

卒斬君長等於狗脊嶺仙芝怒還攻洪州入其郭
威自將往救敗仙芝於黃梅斬賊五萬級獲仙芝
傳首京師當此時巢方圍亳州未下君長弟讓率
仙芝潰黨歸巢推巢爲主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
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餘萬掠淮南建元王霸
項羽之建號曰霸王黃巢之建元曰王霸之一字
聊以爲名其所不能割愛者一霸字耳漢宣帝之怒
太子曰漢家自有制度本王霸難用至宋孝宗乃謂
本朝家法遠過漢唐但用兵一事不及不知其家法

太白劍

卷二

五

之勝果安在其不殺士大夫一事則士大夫習解之
嘗有士大夫之賂賊者富弼欲置重典范仲淹不可
謂宋之美在不殺士大夫勿以此令人主手滑然則仲
淹者第士夫之護法豈夏人之膏肓所謂西賊賊之
驚破膽者爲驚此等耶仲淹之不肯爲此不肯爲
耳然我不爲霸而夏霸矣而金又霸矣唐惟前故能
役夷狄以除中國之寇李克用之於黃巢是也宋惟
不霸則殺吾人以媚夷狄如處韓仇胃者是也嗟乎
其謀於成憲至不敢爲萬民殺蔡京爲二帝殺秦檜
而卒爲我不共戴天之仇一破此戒不知爲前日之

不殺賊於今日之殺賊爲今日之殺賊於前日之不
殺明眼人且勿言破賊先須看破宋朝家法仲淹將
器

曾元裕敗賊於申州死者萬人帝以威殺尙君長
非是且討賊無功

宋威之再將仙芝還其屬尙君長等來乞降然寔監
軍楊復光以詔諭之也而威卒斬君長等歐陽修於
本紀書曰尙君長降宋威殺之所以深責威也如君
長等正恨一殺之外無法可加所以欲降之者以傾
仙芝耳威未幾即破仙芝於黃梅斬首至五萬級

太白劍

卷二

五

遂虜仙芝傳首京師以振國威洩民恨其功甚偉不
易矣昔顏利保鑣山令執失思力來謝罪請內屬太
宗詔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等持節慰撫之而李
靖以儉等在虜所虜必安曰機不可失此韓信所以
破齊也乃襲擊之盡獲其衆太宗爲大酬其功夫太
宗爲華夷主行人方遣而兵衛之豈非以昭大信乎
且唐儉吾臣也雖卒幸自振在當時之勢其必爲
生無疑然靖則可以負太宗之約而擒顏利此其所
以爲初唐也威則不可以負僖宗之詔而殺仙芝此
其所以爲晚唐也以言乎其強弱也顏利可擒則靖

可以陷唐儉而無罪此其所以爲初唐也仙芝卽獲威則終以異復光而無功此其所以爲晚唐也以言乎其明晦也乃唐事往矣歐陽又從而大書之豈見夫史思明之降朱溫之降有眞足爲唐福者乎又有大可笑者巢兵畧蒲節度使李都不能支遂臣賊然內憚王重榮表以自副賊調發橫數不堪命重榮說都曰我詭謀紆難以外援未至今賊衰責日急又敗吾兵亡無日矣請絕橋嬰城自守都曰吾兵寡謀不足絕之禍且至遂以節假重榮奔行在重榮悉驅賊使斬之此一奇功千秋烈事及天子使前京兆尹

太白劍

卷上

五

竇漪問道慰其軍因詔代都滿至大饗士倡言曰天子以大臣守土誰得逐之爲我疏首惡者蓋指重榮也時都已臣賊賴重榮折之乃奔行在今不以受汚賊臣爲唐羞乃以逐汚賊臣爲重榮責乎張巡自寧陵趣睢陽太守許遠自以爲才不及巡請京軍事而居其下巡受之不辭皆唐事也使都無可置辭於朝廷則逐之一字必都之巧於爲誣歐公又從而大書於紀曰河中都虞侯王重榮逐其節度使李都此何名哉歐之書威者以佐楊復光之怒書重榮者以遂

竇漪之譏耶孰謂歐公之識而至同兩人以公之作史推公之論兵宜其以處狄武襄者負譏千古矣後之持議者尙鑒於趙宋之世

又

宋威以狗脊嶺之事見中於楊復光爲殺降也而歐公非之李德裕以維州之事見中於牛僧孺爲受降也而司馬公又非之僧孺復光爭權者也足以起一時之是非不足以亂千古之是非至歐陽司馬之論出而是非亂矣真救世手眼何不幸而直宋儒哉今之持世者大率宋家一派學問歐之譏殺賊爲近人

太白劍

卷上

五

所快聞無疑矣獨司馬之譏受降於今爲然其意在重邊禦耳則今人又得緣而增飾之故有貞降之維州而光以爲不可愛則有假和之建州而某以爲不可却因遂有我亡已之事矣夫以和戎一事爲千載恨者秦檜也迺檜與高宗明言之而某欲與邊帥密成之此又檜所不敢爲是其人也得賒雨觀上恩亦已厚矣乃乙亥賊陷中都上以陵寢之故痛心拊髀有詔求正言求遺才而當事者輒首推檜某其意甚不可解豈欲借檜之可相以示口之可款以口之可款示賊之可撫耶夫古

賊之不可撫者畏我也。今賊之不可撫者，謂我也。我雖相喻以示之意，然適益牛其鄙，而我而已此局。且何時而結哉？士所以敢為此者，大底根本未儒。如張浚之黨汪黃，聊翁之右秦長，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繇來者漸矣。所謂繇來者，何繇是也。

又

本朝王文成之於山寇，胡少保之於海寇，皆有先降之。後殺之者。文成此等作用，皆自長知學問中來。若少保莽丈夫耳，但良知一竅，偏是莽丈夫得幾分。

太白劍

卷十一

三

應若歐公溫公一肚皮宋襄公成安君兵法皆莊子所謂為大盜積者也。

詔遣青州以元裕為招討使，張自勉為副。巢破者城取濮州，元裕軍荆襄，援兵阻，更拜自勉東北而行。營招討使督諸軍急捕巢，方掠襄邑雍丘，詔滑州節度使李鐸壁原武，巢寇葉陽翟欲窺東都，會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援東都，河陽節度使鄭延休兵三千壁河陰，巢兵在江西者為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新鄭，鄭襄城陽翟者為崔安潛逐去，在浙西者為節度使裴璩斬二將死者。

甚眾巢大洪畏乃請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已。

巢兵之在江西者破於高駢，寇新鄭，鄭襄城陽翟者破於崔安潛，在浙西者破於裴璩，而巢偏於此等處看出藩鎮不一未足制已。此是加一倍眼法，及後巢已據長安，僭號敗孝昌等軍，距高潛取華州，破陳敬瑄於南山，圍齊先儉於興平，朱溫又以兵三千掠丹延，趙同州逐刺史矣。尚讓又寇河中，溫復敗諸葛爽破重榮，讓拔卻陽攻宜君，壘復攻鳳翔，敗節度使李昌於澇水，一時武功槐里涇邠兵俱却，拓拔思恭以

太白劍

卷一

三

銳士萬八千赴難者皆逗留不進矣。中間獨河中糧艘三十道，夏陽業為溫奔而重榮救之耳。溫於此看出巢勢蹙且敗，此亦是加一倍眼法，無此眼法不能作賊，無此眼法不能背賊，無此眼法不能殺賊。

又

兵固有皆敗而不失其為一者，同舟之遇風也。有皆勝而不失其為不一者，羣飲之歸座也。故道在有以一之能，一其不一者。唐則都督，今則總督，以權之所在也。夫賊之妙只在一流，然我處處有撫臣處處有監司有守令，病所未往藥已先在，賊亦人耳，所以得

志於我者。賊能散一而為多。我不能約多而為一。此則督臣之事也。合計賊所出沒之地。徹底打尋。令中先有一局。若甚譎然。吳楚作何。犄角。晉豫作何。呼應。道水陸有令。期早晚有令。不如令者有罪。從撫臣始以撫臣號軍門。為殺賊者第一衙門也。殺賊者撫臣之事。而治殺賊者督臣之事。某撫為殺賊。某撫為不殺賊。不殺賊則督臣殺之。宋靖康時。虜至河。以小舟濟。五日而騎兵始畢。步兵猶未度也。且度且行。不復有隊伍。虜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此河。吾豈得度哉。聞癸酉賊渡河。其狀亦類此。夫

太白劍

卷七

三

金人勢重先聲。所及人心崩摧。然虜尚笑之。今人尚恨之。至近賊。豈金之比。又軍鎮在河南。非如梁方平何。確之軍河北也。而坐令賊度。自此長河之南。大江之北。百萬生靈。非賊殺之。而河南撫臣立嘿。實殺之。此賊尚未服上刑。則總督局面。豈不被賊眼。看破哉。始聞總督之設。頗私疑之。及念九節度之在相州。韓氣方器。甚易相通。卒以不置元帥。敗况萬里。寥廓可無聯絡。節制之人乎。然則督臣之設。不贅。但撫臣贅。操臣贅。按臣贅。則督臣亦贅。

又

按臣以言官。出按一方。察一方之功罪。而身在功罪之外者也。督臣何以得治之。曰。近日按臣不但言其言。已事其事。只如訪察一事。意在贖錢耳。所擊者不過一賣菜傭。是不足難守令。而按臣獨專之以威。威至

明旨屢禁。復別立名色。以從事。是其事。寧有急於格賊者乎。捕獍有詞。則縱。獍有訐。此按臣之當治於督臣也。

即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璆。于是高駢遣將張潯梁纘攻賊。破之。賊收眾踰江西。破虔吉饒信

太白劍

卷一

四

等州。因刊山開道七百里。直趨建州。初軍中。語曰。逢儒則內。師必覆。巢入閩。俘民給稱。儒者皆釋。巢亦士也。士之未得志者耳。巢此等舉止。似猶從賊進士。舉不第中來。至近賊。從皖入楚。其後隊尤在。謂太閤士死者無論。其扶傷裹創者方歸。哭衙門之下。而臺檄已下。責渡江就試矣。不知文心。統何而。資從何而。給彼司試者。獨非嘗為士者乎。士而得志。則不可以情理告語者。率如此。正德時。賊巢趙鳳子。故諸生也。凡諸生見執者。率得橫生。所至時有詩。嘗題某驛云。秦廷有劍誅高鹿。漢室何人問丙牛。云云。

則風子不風也天下固自有病風者

時六年三月也僂路園福州觀察使韋岫戰不勝
棄城遁賊入之焚室廬殺人如刈過崇文館較書
郎黃璞家曰此儒者滅炬勿焚又求處士周朴得
之謂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
巢怒斬樸

樸不臣天子者使巢得臣之則民聽之惑多矣此巢
之急樸非爲其人之真足裨軍事也猶係侯之得劇
孟曰吳楚舉大事而不取劇孟吾知其無能爲矣此
亦特撰此語以暴吳楚之短耳暴吳楚之短則取俠

太白集

卷上

三

者暴唐之短則取隱者總是兵法

是時閩地諸州皆沒詔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
以拒賊巢陷桂管進寇廣州詔節度使李迢書以
表爲天平節度又齊崔瑒言於朝

始曹操南下衆勸孫權迎之而權拔劍斫几謂不能
以全吳之衆受制於人其後迺稱臣曹丕則吳之降
魏至是而始可也夏元昊始數諫其父勿臣宋其父
曰吾族三十年衣錦絳此宋恩也元昊曰英雄當霸
王耳何錦絳爲及與宋韓范諸公數戰得志亦忽更
請臣則夏之降宋亦至是而始可也其爲始可者何

也當是時爲二雄者疆宇已廣兵威已厲法度已具

規模已成其降人者以名降之耳而可以紓疆場之
急得借閒暇爲後圖又何愛焉始巢從仙芝詰黃州
刺史裴渥飲已約降矣旋復叛至有眾數十萬縱橫
偏天下所陷名城殺大將不勝紀而忽詰天平軍乞
降又詰李迢書及崔瑒屢言之此非始壯而終憊
也亦猶吳興之於魏宋耳巢之從仙芝約降僅一仙
芝得左神策押衙而賞不及巢至是視天平節度如
故物若右衛將軍及率府率不直一錢矣其惡益盈
者其賞益隆此巢所以有尺蠖之想然亦可以爲受

太白集

卷上

三

降者一思之矣劉盆子告世祖曰盆子將百萬衆降
陛下陛下何以待之上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遂降
夫巢得天平節度而不足盆子得一不死而甘心者
則天平節度出於唐而不死者漢賜也故降有降之
時有其時之不可受降有受降之時亦有其時之
不可受今班班言撫賊其不可受之勢常事想自心
知之決不以天隨之憂詒杞人者

宰相鄭畋欲許之盧攜田令孜執不可巢又丐安
南都護

唐至此時已可知矣尚有一安南都護足餌黃巢除

國朝趙割愛於受命方新之日。朕兵諱戰此其兆端。當時謀國者真不知費幾州鎮。鑄此一錯可嘆也。及後有麓川之役。李文達論之曰。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何利而軍需所費。萬萬不可計。兵連禍結。以有今日。王弼州曰。

高帝命潁川侯以三十萬衆下雲南大理。而文皇帝復命新城侯以八十萬衆下交趾。以故諸土夷環雲貴二廣。以十伯計。咸惕息不敢動。迨宣德初。柳升王通再敗黎利。而捐交趾與之。中國自是輕矣。麓川之所以驚肆爲棄交趾也。若再敗於麓川而不

太白劍

卷一

三

誅則土官之弱者二十年而爲強。強者不誅而益強。則中國之在西南者亦非我有矣。孫是言之。雲貴諸省且幾爲交趾之繼。其卒獲爲雲貴者。正賴有麓川之役耳。至文達云兵連禍結以有今日。豈謂土木事耶。土木之事初不因麓川以有。而虞司馬之勛則實本靖遠以奮靖遠不可及矣。國家以經術文章取士三百年。爲不負者賴有一持論之弼州。

又以三國時形勢言之。吳之於遼東。魏之於交趾。真所謂風馬牛不相及者也。吳嘉禾元年。魏遼東太守公

孫淵遣較尉宿舒閭中令孫綽稱藩於權。權大悅。赦天下詔書褒嘉。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價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接淵。立淵爲燕王。然淵寔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悉斬彌晏等首送魏。及魏書徵淵。淵復發兵反。及司馬懿征之。淵急復稱臣於吳。吳人欲戮其使。權用羊道議更爲大出兵擊魏。將張持高慮等則吳之欲有遼東者何。鈞耶。至吳孫休永安六年。交趾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議。使如魏。請太守及兵。魏遂置交趾太守之郡。孫皓甘露三年。遣交州刺史劉俊前部

太白劍

卷上

交

督修則等入擊交趾。爲晉將毛晃所破。兵散還合浦。其後吳將虞汜陶璜等竟破交趾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還屬。然當晉置吏遣將之時。其欲有交趾者又何。銳耶。夫吳欲從海道以有遼東。魏欲跨江東以有交趾。形格勢禁不必智者知其不可。而二國迫欲有之者。其想亦何幻也。然吳之能以一隅而雄視中原。魏晉之得以一隅而遂承漢統。皆從此想生。卽幻卽真。書生惡足以知之。

又一高駢也。以朝氣定交南則可。冒李維周之語而有

功以慕氣。禦黃巢則甘至負盧。擄之知而縱敵。用人者知之。

廣州節度使書聞。右僕射王琮議。南海市舶利不貲。賊得益富。而國用屈。

有天下之富者。言隋如蕭后之述煬帝。除夕不燃燈燭。但懸夜光珠。太宗爲之心折。不知當時皆何以得之。唐則李靖之擒頡利。歸而讓者云。軍無紀律。使奇寶散失。太宗爲召讓之。至侯君集之破高昌。則以私其珍寶。一詔獄。以此求之。亦可以知唐帝寶之富矣。至前此以薏苡一車。坐文犀美珠之疑者。則有馬伏

大白劍

卷二

波在夫。漢光唐文。皆英王也。何至以一耳目之玩介。介三公。此三公皆破敵萬里之外。即令有此萬不足。以掩殊助。若今日。國闕諸豪。率安坐而致。海夷之輸。身既享其利矣。而國家受其害。此亦國之黃巢也。而先朝至爲殺朱紱。以成之。則王琮之爲唐忠謀近豈。可得哉。頃日市舶一事。則一海酋受撫者。部署之此。眞黃巢矣。然頗與士大夫交爲媼。間嘗譙一當事者。於塔前。陳諸珍怪。爲世不經見者。凡二十席。以爲僞。又一仕粵者。爲予言。嘗見粵人之觀。直指以沈香爲。櫛者四。皆飾之金。此君以好言得發視一櫛。其內爲。

金盆二。厚皆以寸盆之內。爲花二樹。皆雜百寶成之。奇諸若鬼工。此令以漢唐兩天子問之。當必有一番。舉動然。豈可謂二帝爲梁惠。而今之在廷者。皆光炤千里耶。

乃拜巢率府率。巢見詔大詬。

以賊佐朱溫者。李振也。以不得志於制科者。也以討賊贊錢鏐者。羅隱也。亦不得志於制科者也。此兩人皆唐士。振之悖。非人理。所有然。亦豈得人人而望以羅隱哉。善乎東坡之論六國。所以久存。與秦所以速亡者。而歸其事於待客之異。畧謂天民之秀傑。類不

大白劍

卷二

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自養者也。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秦隋名城殺豪傑。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稱後車千乘。吳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屬。皆爭致賓客。而世主不問。爲懲秦之禍。以爵祿不能盡。天下士少寬之。使出於此。予每誦此論。輒嘆坡翁之了了。唐李藩鎮。皆開館禮士。如巢之得處士周樸。亦曰能從我。

乎則當時羣盜之中所網羅招致者亦自不少。當事者居恒無以處天下之士。棄之以資姦雄。迨其弊成而莫可奈何。則又忍恥誅法。不惜高爵大國以餌之。嗚呼。與以天平節度使餌黃巢。孰與平時以一翰林供奉。或秘書郎。便足處羅隱乎。竊唐取士之途甚廣。其起白衣者自衆。至本朝中葉以來。於制科之外。偶用一士。與用繇余金日。殫等。此不特遠異前代。亦甚非。

祖宗之舊今。

天子灼見利弊。有詔別開薦舉。以通制科之滯。此

太白劍

卷上

三

不獨以待羅隱。亦所以消其爲李振之流也。此一事可以窺見。

上神武之火畧。乃常事也。制科者終不肯贊成其意。試取眉山之論。一咀嚼之。當亦有憬然於治亂之故者哉。以予所知。如某之篤行積學。自當求之周。羅隱之閒。若某之挾詐附黨。非幸有以縻之。必且爲全忠之李振。祿山之高尙矣。

急攻廣州。執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告將入關。因詆宦豎柄朝。垢蠹紀綱。

唐之閹禍逾漢。其擊閹者亦逾漢。漢直以氣折之。唐

則泰用謀。雖不盡濟。顧此事之濟。必以謀。不以氣。雖聖人必從吾言也。

又

崔胤。唐姦臣也。而有召朱。之事。爲唐忠臣也。而亦有召朱。致之事。致之來。已繼覆唐矣。爲能而避者。豈未聞何進之事耶。彼固謂一時各有一時之局。而不知利害禍福之當有千古不易者。此類是也。故擊璫無上策。迨若所避所爲。又不逮訓注矣。注欲因王守澄之勢。以鳳翔兵掩翠閣於禁陽。此策可制全勝。迨訓欲獨擅其功。遂坐失此機。至甘露之事。雖名僞。

太白劍

卷二

三

倖亦坐韓約王。諸人之不力。蓋秦舞陽之色。而荆卿之事敗矣。嗚呼。亦孰非天哉。然元和道寬。露兩人而盡此。小人之功。同君子之才。所不能辦者也。文宗雖不快地上。憲宗必快地下矣。至史言訓注事後。嘗有中使夜召學士。慎錄入秘殿。士良等皆在。語慎錄曰。上久不豫。且卽位以來。政令多荒缺。皇太后有制。立嗣君。學士當草詔。慎錄爭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慎錄宗族中。表千人。兄弟輩從三百人。豈敢與此。覆族哉。雖死不敢承。士良等默然良久。啟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錄而曰。

不爲學士。不復得坐此。因送。錄出曰。此關公門戶。勿泄也。此事雖歷千年。尚堪髮指。憤錄。卽紀父也。記其事。藏之枕笥。至死。始以付能。其付之。亦必有說矣。然則亂之此舉。痛父之痛。仇君之仇。其發心皆本忠孝。忠孝之變爲姦。則在不學耳。學則如之何。曰。徹底爲忠。不濟。尤不失作蕭適。故世言禍唐者。言胤不言邁。

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

震澤長語載。無沒劉瑾賈財甚備。計金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白金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

太史劍

卷上

金

六百兩。憲章錄通紀。昔因之有疑之者。曰。漢王莽時。黃金尙餘六十萬斤。梁孝王沒黃金四十萬斤。莽以十六兩爲一斤。則黃金尙不及一千萬兩。而孝王亦不及七百萬兩也。以四兩爲一斤。則止二百四十萬兩。孝王止百六十萬兩也。亡金自金之數。又有二十倍於黃金者。莽與孝王無之也。漢宮過後世。其最盛者。曰。大司農金錢四十萬萬。永衡錢十八萬萬。而已。董賢產直四十三萬萬。梁冀產直錢三十萬萬。其時錢甚貴。止於萬錢。爲一金。大槩。但不能當。漢二十之一。則歲輸邊白金百萬兩。總之。可百年而尙不

乏也。瑾擅國首尾才五年。何得遽有此。按此。疑非爲。疎也。以明士大夫之苛求於中人者。率不情至此。其自者。亦獨何怨。

銓貢失才。

失才者。謂有才而失之也。唐誠多才。若今日。則不知所失者何在。天生人才。自足供一代之用。誠爲至論。然足供一代之用。若移之使後。移之使前。則未必足供其用。如今日之才。移之宋。足當女直否。移之唐。足當安史否。移之晉。足當符堅。移之吳。足當曹操。移之漢。足當黃巾否。夫才不在公卿。則在盜賊。然五峰亦授

太史劍

卷上

合

首於宗憲。才不在中國。則在夷狄。然俺達亦見廩於崇古。則所謂供一代之用者也。蓋才自有運。運之所治。不獨一人一方。華夷朝野。總在一運。其運以才相見。可以拓萬古之心。爲其運以才相讓。亦足合兩家之渾沌。此我國家三百年之恬熙。迺雙今古天之篤周祐而厚民生。自有最勝方便。耶或大運一回。才生而不遽徧生。則始生之所在。其勢有畸。此天下雄雌分局之候也。

又先師吳宮論。嘗言此世間。惟治兵治水二事。必須別

本土龍溪語錄紀唐荆川開府維揚時以春汛日坐
治堂命將爲防海之計及退食笑謂龍溪曰公看我
與文成之學有契否溪曰向未致得真良知未免操
荆川云試舉看溪曰適在堂遣將時諸將較有所稟
皇辭意未盡卽與欄截發揮自己方畧此是撥入意
見心使不虛非真良知也將官以地方事體請問便
引證古人做個勾當自家一點圓明反覺凝滯此是
撥入典要機便不神非真良知也及至議論未合定
着眼睛沉思一回又與說起此等處認作沉幾研慮
不知已撥入擬議安排非真良知也有時奮掉鼓激

太白劍

卷上

奎

厲聲抗言使若無所容不知此是撥入氣魄非真良
知也有時發人隱過有時揚人隱行有時行不測之
實加非法之罰自以爲好惡之正不知自己處極已
處搖動不免有所作非真良知也他如製木城造銅
面畜獵犬不論勢之所便地之所宜一今其如法
措置此是撥入格套非真良知也嘗曰我一經操
已得勝算猛將如雲不如着一病都堂在陣此是
人能所非真良知也若是真致良知只宜虛心應物
使人人各得盡其情無些子撥入譬之明鏡當妍
媸自辨方是經綸手段荆川爲之撫然夫別才卽良

知也考亭之格物致知房次律張德遠之兵法所從
出也也有所從出文成之格物致知岳武穆張睢陽之
兵法所從出也無所從出

又

將必別才將將者亦必別眼始胡司馬宗憲令徐姚
時錢德洪識之曰此必異日東南名將因勸令讀文
成奏疏其懸記亦何神耶石家典廂妓見王處仲曰
此客定當作賊妓眼辨賊德洪之眼辨將皆別眼也
石以此妓典廂東坡當恨之則德洪而不在銓衡之
地亦當有任其責者矣問二眼可並舉否曰若不並

太白劍

卷二

奎

舉何以云良知良知人人本具在乎致之德淵致知
者也然實致其無可致故世未有致知之石氏妓而
能辨處伸亦未有致知之王晉溪而能辨處伸

又

蘇雲卿謂張德遠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夫餘前
則妬武穆餘後則殺曲端長於知君子者固若以乎
如雲卿者亦可謂高士不可謂知人以是嘆德淵之
地爲不易居矣

又

銓貢之論才從來不核而指銓貢之失者卽又未必

其核此何論仙芝之檄也。疏史傳皆是也。史言明皇時詔天下有一才一藝者皆就京師試用及試至無一人入彀者蓋李林甫所爲也。林甫因以野無遺賢爲上賀此語不足以對旨思劉禪而林甫至敢以給明皇乎。馬端臨考是年自有諸上題名錄則其爲誣必矣。以誣加林甫則後世信之正如以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數曹操則無復爲儒者皆以其人也。然操得孔璋之後亦不復辨此事有無此即石顯夜被宮門之智以作衆人之疑聞耳。蓋一事疑一切皆疑當時未必有林甫之明皇而後事且必有曹公之元

太白劍

卷十一

三

帝此操之智也。故兩人之被誣正兩人之幸。凡持論太甚而更爲奸雄之資者吾見亦多矣。此其智不足以處說苑而況在行間。

又

侯君集嘗爲吏部尚書此以武臣典文事也而唐史書其績狄青爲樞密使此以武臣典武事也而宋人妬其權此二代強弱之錄也。

禁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贓者族皆當時極儉始仙芝檄言吏貪吝賦重賞罰不平宰相耻之僖宗不知也宰相耻之一語史臣以爲罪宰相然唐相權

重當爲天下受其責史敘未爲苛也。與諸人詆宣豎柄朝銓貢失才禁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贓者族此表不知上知之否然史繫之曰皆當時極弊則必當時人皆所急欲上知者也夫輕吏不得殖財產縣令犯贓者族其法誠重然所以禁吏貪吝也言吏貪吝者上不及知則言禁吏貪吝者上必知之矣且唐南北司若水火所謂宣豎柄朝此天子之耻也仙芝之檄能令宰相耻之而集之表則爲天子耻之天子耻之則心上大夫快之集所以傾唐士大夫者在此一表矣。可以知兩兇兵法之優劣。

太白劍

卷二

天

天子既懲宋威失職罷之而宰相王鐸請自行宰相視師前代恒事也。本朝楊文舉以宰相起總督三邊過洛陽詣劉少師健健良久出馬曰汝今日戴兜鍪異日復簪冠乎使天下輕我者汝也遂拂衣入使文舉一出遂定河套伏土魯衛雖身繫天下重輕可也輕重豈以一官哉。諺今人之見地如此。

又

文襄之起三邊不復帶閭閻若近日則必帶閭閻帶閭閻自無妨但似示天下以六卿等官不復堪作耳宋富鄭公嘗盛言使相之非其論甚偉。

乃并拜荆南節度使南而行營招討都統率諸道兵進討鐸屯江陵表秦憲節度使李係為招討副使湖南觀察使以先鋒屯潭州

李係以知人為第一義觀房瑄之於劉秩王鐸之於李光弼為司馬不聽後悔之久乃曰史思明足以當之蓋此胡之具眼如此夫祿山必以思明當光弼而唐乃欲以房瑄當祿山瑄乃欲以劉秩當祿山之曳落河其敗奚怪近一方面臣其氣不足當一媼以暗腴土得用漁獵為結納遂橫得時各項聞頗有為之

太白劍

卷上

光

王鐸者旦夕且移鎮要地此必為李係無疑矣夫係不獨負唐亦負王鐸蓋鐸唐忠臣也以忠臣而至為負國臣作緣天寔為之與玄宗在蜀間相瑄曰亦非滅賊手非滅賊手之難而滅賊眼之難耳用人者必經試乃可不得輒自詭鄴侯也

又

李係西平王晟孫也徐敬業英公勣孫也駱賓王之附敬業王鐸之用係亦兩人之家望固在乃史言英公遣將必嘗相其奇麗福艾者而鐸之用係則以此其得失相懸則鐸以慧英以福耳夫天下事非福不

集乃福之為物則亦無往不在此一人焉即事而有功功而不賞其福奚在此一人焉即事而多敗敗而不誅其福又奚不在此間握兵者有三大人皆所為奇麗福艾者也乃其行事建樹不知於英公所擬者何如然終不可謂之非福則示所謂福無往不在者耶惟福之與慧非一非二福與慧應則英公之福福國福與慧慧則英公之福福賊則福賊者何武氏實唐賊也而樹之則自英公夫英公之福尚有時為賊之福兄今人哉至於背福之慧則我輩所不敢知討內賊者為徐敬業討外賊者為武元衡若李係

太白劍

卷上

半

又不足言矣嗟哉事之集必於福不於慧福之集必於相不於口故慧不兄貴而口不可任也內典言口有業火能燒七聖則不觀寶王輩畢世坎壈不能離此而更有最後之事乎持論者必多到不許實王數武墨處而後知口門必不可不牢慧業必不可不惜福田必不可不治

兩屯烽驛相望會賊中大疫眾死十四巢眾之疫大以巢援唐也係不能乘而更為所乘可勝恨與至侯景之攻梁其氣亦少沮會聞城中疫過百道增攻遂陷之夫疫之為患生于氣鼓故巢以野

戰而繞梁以嬰城而戰。知所以治。與則知所以治。寇兵矣。又宋兵救海州者。大度。賴王克明而活。萬人克明之。為人也。任俠好義。時千里赴人之急。然則病所畏者。豈藥中哉。賊所畏者。豈兵也哉。

遂引北。自桂編大。樁。沿。下。衡。承。破。潭。州。李。係。走。明。州。兵。十。餘。萬。礮。焉。投。營。蔽。江。進。逼。江。陵。號。五。十。萬。

今之言賊盛者。或至算數譬喻。所不能盡矣。按魏武紀言。操與袁紹相拒官渡。時兵不滿萬。裴松之以為魏武初起。已有眾五千。但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餘

太白劍

卷上

三

萬。所吞井不可悉紀。雖征戰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夫結營相守。異於摧鋒決戰。魏太祖雖機變無方。器不世出。安行營東西數十里。魏太祖雖機變無方。器不世出。安行以數千之兵。而得逾時相拒者哉。以理而言。謂不然。紹為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其少一也。紹若有一倍之眾。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滑。下。環。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闔。明紹力不能保。是又得其少二也。諸書皆云。公抗紹眾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人奔散。非四千人所能縛。而紹之眾。皆拱手就戮。何緣

力能制之。是不得其少三也。云云。蓋記述者欲張操之奇。則不得不言兵少。猶今之任事者。欲護已之短。則不得不言敵眾。然世亦作裴松之。

鐸兵眾。即乘城先此。劉漢宏已畧地。焚廬。府人皆竄山谷。俄而係敗。問至鐸。棄城走襄陽。官軍乘亂縱掠。

李晨既破朱泚。引軍屯合元。外廷舍石金吾。次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人。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他取賊馬。二即斬以徇。坊人之遠。

太白劍

卷上

三

者宿昔。適知王師之入。此真將軍也。郭晞之屯邠州。士放縱不法。節使白孝德不敢劾。段秀實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治。公見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亂。若何。遂自請為都虞侯。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梁上。樞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曰。請辭於軍。及見晞。為具言禍福。晞曰。此左。右解甲。敢。誰者死。因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郭人以安。此真虞侯也。近。諸將兵所至。輒大掠民之。被兵。為更倍賊。而莫有折其鋒者。以此知李太尉之難。而段

太尉之尤不可及也

又

近日之兵。騎極矣。自史侯至。射然若洪流之就堤。亦直被一片忠肝義膽降伏耳。莫武於忠。莫精於義。會雨。人多死。其十日。集陳荆南。李迢草表報天子。迢曰。吾。可。不。可。集怒殺之。脫動之。彭彭。得。使草表求節。庭結。謂還家草之。明日來曰。昨欲一見妻子耳。今謹來就死。勳熱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耶。勳能取徐州何患無一人草表者。遂釋之。勳集皆賊也。如巢此等處。乃

太白劍

卷上

三

不中與勳作奴

欲進躡。會江。西招討使曹全最與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聲。荆門。使沙陀以五百騎。釘。響。藻。輓。望賊陣。繼而遁。賊以為怯。明日諸將乘以戰。而馬識沙陀語呼之。輓奔還。莫能禁。今之擊賊者。無一田單牛。今之陷賊者。無一沙陀馬。便有其牛。必有其馬。

官兵伏于林。闕而北。賊急追。伏兵大敗之。賊。渠。十二輩。集。懼。度江。東。走。師。促之。俘十八。招。降。之。或勸巨容窮追。答曰。國家多負人危。難。

費事平賊得罪不如留賊其後禍止不追

養賊自重。是古今掘兵者一通病。若宋威劉巨容高駢三人者。之於黃巢。是也。顧宋威黃梅之捷。巨容荆門之捷。高駢大雲之捷。其界皆足以制賊者也。可。以制賊。而後可。曰。之曰。養賊。近人之。以。通。賊。受。賂。夫。賊。賂。可。易。得。者。哉。以。此。等。處。於。三。知。是。毀。是。議。

故巢得復整。攻鄂州。入之。全最將度江。會。有詔以段彥譽代其使。乃止。巢畏襲。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衆至二十萬。攻臨安。成將董昌兵寡不敢戰。

太白劍

卷上

三

伏數十騎。莽中賊至。伏弩射殺賊將。下皆走。昌進屯八百里。見舍媼曰。有迫至告以臨安兵屯八百里矣。

巢兵且至。而此媼尚敢遲回道。旁作傳語。郵甚不可解。又如韋孝寬之擊尉遲迴。於鄴軍。不利。時鄴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曰。事急矣。當以道。道。勝。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藉。聲。若。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援。而。兵。之。剋。遂。敗。夫。戰。者。何。事。而。旁。觀。者。至。數。萬。人。以。此。為。劇。場。燈。市。耶。凡。世。亂。兵。凶。非。身。親。經。歷。皆。未。易。解。其。事。夫。人。同。其。無。樂。乎。

得解此也

賊駭曰。向數騎能困我。况軍八百里乎。乃還。破賊者。錢鏐也。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巢衆數千掠湖東。至臨安。鏐曰。鎮兵少。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躍之。斬首數百級。語在五代史。昌弟用一鏐。鏐弟用二十人而建功之奇若此。兵真不在多也。後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鏐遣弟鏐鏐抹之。淮兵爲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沈

太白創

卷上

金

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善水行。延先以巨竹觸網。淮人問鈴聲。遂舉網。過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爲神。遂大敗之。彼二十人之勁。又不逮此一人之巧。可以知鏐之能得士矣。

又

乙亥。賊過予邑營城東。及夜。城上砲如沸。賊誠其屬曰。趕此少睡。但聽城上聲息。或偶疲須急起。作備。近日又言若遇數十或百人。則直前薄之。彼一人動。則立亂矣。若七八人或十數人。則薄之。此必得計。因

勝之能。相知者。兩語皆按自賊中者言之。其用意頗入微此。巢衆所以避錢鏐也。

又

賊丁壯之趨義津也。大衆盡集。有劉道者。年七十。獨身當柵門。橫矛大呼。自搖其旗。如蟬噪。賊數十騎不敢前。更迴馬。夜他道以入。道自營還。自其店。工人一老嫗走匿。予舍後山。與予從弟山頭。望摩起。九嘴。齒頓足。其氣直欲吞賊。世何如。無邪。十故是爲正。目之十日。予以是夕奔峽。山子房弟北已先在。予因賊易與耳。但鄉人積爲威。劫若夜援之。必得所欲。兆曰。諸明

太白創

卷上

金

日往見所善伍生。議皆合。少年多願從者。遂前跡賊。得之王氏宅。時賊醉且就睡矣。而所將諸少年。膽中怯。未至賊百步。許輒大譟。賊倉卒得爲備。然兩生尤前。毆凡殺馬十餘匹。賊被重創者數人。自是賊氣少折。每經里中。輒相戒備。兩生何足言。雄以視南中諸軍。此亦臨安之數十騎矣。

又

廬州城下一丐者。猝遇賊。即投身入水中。一賊怪其久不出。爲遠水俟之。丐忽躍起。掣賊足入水。賊倉卒莫知所爲。竟死丐手。太守吳公召見。重賞之。旆爲奇。

功此可誠奇其膽勇機警可將也將之以代吾鄉發
虛砲報虛級者之潘弁常有臨安快事

殘宜欲等十五州唐元明年淮南高駘遣將張濬
度江敗王重霸降之巢數欲回保德州眾多疫別
部弘弘以眾數萬降所在戮延諸軍厚奏破賊皆
不實

魏尚以上首功差六級坐罰謫此必漢法自如此非
文帝之創為苛也至武帝時諸將數出塞衛霍兩將
軍功最著史言兩軍之出塞塞聞官及私馬凡十四
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以亡失之多為譏焉

太白劍

卷上

卷

而不及首功則首功之核可知近如先朝王威宣
之督西邊謀知虜出它掠遣老弱於廬可擊乃選精
騎萬餘自塞齋七日糧晝伏夜行每二舍輒伏兵數
百人使休以待行四日天未明至虜帳縱火焚其
帳萬騎齊蹙之斬首三百級虜巢穴諸畜產畢盡虜
聞疾走還則廬帳皆燼相向慟哭而悉力追我越結
陣徐行殿者陽與戰引而南至伏中伏前後發掩擊
大破之虜患猶未懈再隔再遇伏乃大慙度河遇此
皆轉戰沙漠令少張其事眾安從問真贗而上首功
亦此三百級足明威宣之為將猶有漢風也至近日

之事則予不敢言之矣近日如某軍門之事則予不
忍言之矣

朝廷信之稍自安巢得計破殺張濬陷陸發二州
又取宣州而漢公殘眾復奮寇宋州掠中光來與
巢合濟采石侵揚州高駘按兵不出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此金亮所以垂涎於杭州也楊
州之盛宿有名字賊過吾鄉輒問淮楊虛實及道路
曲折其意可知駢意在養賊耳然遂幾失楊州可知
廿四橋邊是作問人處不是作問官處
又

太白劍

卷上

卷

蕭娘臉下難勝淚桃葉眉頭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
夜二分無賴是楊州此徐凝楊州曲即杭之桂子荷
花也不知明月三分可禁黑風幾陣
詔充海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拜全最天平節度
使兼東面副都統賊方守滁和全最以天平兵敗
於淮上宰相豆盧瑑計拔師未至請假巢天平節
度使使無得西以精兵戍宣武塞汝鄭路賊首可
致矣盧攜執不可請召諸道兵壁泗上以宣武節
度統之則巢且還寇東南徘徊山浙抹死而已詔
可

宋王質論贛嚴兩郡盜形。畧謂江西之贛。其俗尚鬪而喜殺。湖西之嚴。其俗好大而敢爲。皆盜賊之淵藪也。然贛之盜不可使出。而嚴之盜不可使守。贛之巨鎮不二百里。而南安小壘。介乎其間。未足以分贛之勢也。故贛之盜坐而守贛。則必爲禽。縱而越嶺。則二廣可以鼓行而無礙矣。故曰贛之盜不可使出。嚴地險阨而峭狹。路不可并駢。溪不可橫舟。一夫守衝。可以當百。故曰嚴之盜不可使守。往者齊寇之擾贛。所以易禽者。在於守而不能出。方寇之擾嚴。所以不長者。在於出而不能守。使二郡不幸有警。又有深謀遠慮者爲之畫。鑒齊寇方寇之失。則非可以卒制也。夫

大日劍

卷一

卷一

廣撫以策集債唐事者。至欲迫巢且還寇東南。併制山湖。或亦一局此。卽王質之論贛盜也。今賊出沒太湖。沿山間。意在阻險。避署其爲流者不流矣。若兵壁於黃梅廣濟淮兵壁於六安舒城南兵壁於若部。皆各分精甲以付監軍。俾得伺便。詰之而方。漸從其後。大江在前。彼所不能飛渡。如此者。以之飽待。彼之饑不二三。月而賊困矣。若玩時不決。則彼日乘秋而突。因於新谷之登。使是賊也。倦即賊寇之虎臥動。卽贛寇之張彼挾兩家之形。我無一

擬之膽兵禍且何時而解耶

又

賊巢於險。而我仰攻之。事最不易。然亦視乎其人。所謂將勇者勝耳。本朝則項忠襄之於石城。韓襄毅之於斷藤。峽王文成之於桶崗。橫水諸巢。其功尤奇。石城四面皆峭壁。叛羌滿四據之。宣夏延綏諸兵討者皆失利。賊勢甚猖。項公至。賊走壁伏。羌伯毛忠怙勇。前中矢石死。軍驟退。公親卽陳前。斬千戶以徇。陣廼定。會彗星出西方。廷議洵洵欲濟甌。公上書言賊前出剽今入山自保。如虎投阱。臣憑仗皇威。破壞可

大日劍

卷一

卷一

必無爲濟甌。兵志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焚賊守歲。卒以成功。今彗星出。殆此類也。因移據水草。以困賊。賊愛將楊虎狸者。夜遠汲。被擒。遂爲我用。滿破斬虜七千人。蓋白日而竣事。大藤峽蠻之出爲寇也。雷廉高韶諸郡。咸被患。衆議賊在廣東者。宜逐在廣西者。宜困。韓公曰。不然。兵散爲奇。聚爲正。今兩廣無完郡。而大藤峽其本根也。今釋本根。而趨其末。乎。夫先人有奪人之心。於是督諸道兵徑進至全州。遣偏師平陽洞。而賊走桂林。又攻修仁荔浦二洞。破之。而賊並力大藤。大藤險甚。且中多積粟。或難其攻。

請困之。公曰：「峽周迴且千里，而欲以數萬人圍之，不足。適老師而置財，今修蒞已平，賊膽墮矣。於是師四面魚貫進，遂破其山南諸大寨，就賊巢營焉。而前所遺奇兵，從間道驟蹙之，竟蕩其巢。唐厓曰：「九層樓者，紀歲月而還，易峽名曰斷藤。後百年而峽寇復猖，則王文成受命定思田，因以湖廣歸師之便，出不意，勦之禽斬者千餘，功成而遠近不知有兵焉。始公之南贛時，西有桶崗橫水諸巢，連桂陽南有洞頭諸巢，連廣東樂昌龍川與南諸寇，並阻險為民患。於是三省夾攻之議，且多調狼達，公曰：「此昔人所謂

入日劍

卷一

力拔一齒而兒隨斃者也。既至師漳寇方亟，而師却將吏請俟秋乃舉，公曰：「往福建諸軍有立功贖罪之心，利在速戰，若常事者，其銳何遽不克？今况日久矣，賊聯營設械以備我，我猶執乘機之說，張皇於外，以堅敵是，徒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賊之未可擊也。廣東諸兵意在倚狼達以分責，利在持久，賊亦方候士兵之集，上戰期若因形之以緩起而從之，可變弱為強，吾猶執持重之說，以坐失事會，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賊之可擊也。於是宣言犒眾，班師需大舉，而親率銳卒伺其懈，急擊之，破巢十餘，斬首七

千有奇。會湖廣請夾攻桶崗，公曰：「湖廣師期尚遠，而橫水左溪以為我必先桶崗，觀望不為備，可擊也。廼分部將吏，一自南康趨橫水，一自上猶趨左溪，而自將逼橫水，而軍橫水不擬師猝至，大駭。而我兵輕銳者，以夜分片絕蹊，伏而待厥明，師至險，賊前聞則伏，兵舉旗驟燒，大呼譟以震之，破巢者五十，擒斬五千有奇。史謂東勝攻桶崗，公曰：「桶崗天險，非數月不下。今橫水左溪賊已奔入，與同難，其守必力，善戰者其險，其節短，因移屯休兵，遣其黨往說，使速下，且約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急見招諭，則大喜集議而

太白劍

卷上

橫水諸賊持不可，猶勝則我師已入鎖匙龍，趣出降矣。於是諸道軍，自南饒發，破巢者三十，俘斬四千有奇。而湖廣師始至云池，仲容者洞頭劇賊也，偕號張官為渠首，夾勦上下者屢矣，方攻橫水時，公慮其乘虛出為擾，乃播諭禍福以離其黨，降者推誠撫慰，而仲容陽遣弟受招，及桶崗破，盡置詐，解龍川新民欲相歸，嚴為備，公陽信納，竟致之伏甲，殲焉。而足夜親率師走三洞，破巢者三十，禽斬三千餘，跡捕之九連山無遺誅者。夫以大勝石城九連桶崗之險，而三公立功之奇如此，豈特其智勝哉？項公韓公每戰皆援

甲躬臨陣馬端肅每誠項公自愛公曰師久無功一死何足惜至王公之夜馳洌頭乃狄青崑崙關之事也則今日之乘八人與行城者其不可與語此審矣然三公之奇正不盡在此其奇安在曰朝廷方議濟師而公辭之當事方議夾勦而王公辭之

又

項公之上事則閣學士彭公力任之其在軍則馬端肅左右之王公之任南顧則王晉溪寶薦之至大藤之役議議則馬則霍文敏特疏爭之若韓公三十開府蓋以才選推轂者尤衆然則以三公之事而望之

太白劍

卷一

三

此一公也天下其許我乎

前此以詔天下兵屯激水禁賊北走禁賊北走者唐策也禁賊南走者今策也以東南國家之外府留都存焉顧謂都之衛在長江而用江者必於江之北境江之上游孔明之說玄德魯肅之說仲謀文若之說曹公羊祜之說晉武有一不以荆襄爲圖者乎是爲建康之西門敵所從入我所從出古今未之敢忽也下此則有皖城以及淮南諸城故魏攻濡須則吳傾國以爭之至吳轉攻合肥則魏竭力以距之吳亦因不得合肥故淮南之蔽少薄然上而

得皖城得荊州遂屹然成鼎足之業此非數郡之地遂足爲基業之大小而門戶之疎密則繇之迨南唐亦踰據江左查有淮甸每冬淮水淺涸則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後以吳廷紹之策而廢江北之地遂爲周有至宋興國以遠亡豈非門戶之先撤乎今江北諸郡邑所謂建康之蔽者無一寸地不中賊而當事者或樓船上不肯上岸一步視賊之殺人於側而不顧曰吾職在江令敢以一砲一矢應岸民者坐之軍法又有擁兵臥京口者曰根本在都門未遑遠及此無論於兵法何常豈欺天下遂無一人讀書識字會

太白劍

卷一

四

聞古人之論形勝者哉宋人論東南防守者曰長淮之險已與逆亮共之今聞賊掠望江已破磨盤洲火照江心則長江之險賊亦已與我共之徐盛之疑城安在耶勿謂天塹萬里眞足限南北巢之北而南而復北者如翔燕然今日之江豈有增險所恃者今日之賊志不逮巢耳昔孫策之初起兵千餘馬數十匹吳大將領兵二千人者馬不過五十匹其法如此亦其地如此故曰大澗深谷驕歲林木此騎之竭地也洿下漸澤進退沮洳此騎之患地也賊起西北系突狼搏取勢在驕此投鞭之興所以徘徊然此自我

輩腐生以恒情料敵所以禁賊南走者謂遂無煩當事之深計乎所謂深計奈何曰但能禁兵之南走而賊不足禁矣但能禁官之南走而兵不足禁矣

又

宸濠之東下也有爲畫策舍皖城者濠不聽亦有爲王文成畫策掠皖城者文成亦不聽文成非不掠皖也其掠之之道在下南昌耳策使濠能用其黨之上策我舍皖城彼亦且舍南昌則曰奈何曰魏武之議征三郡烏丸也眾言公一出則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而郭嘉獨勸行謂表備之策必不契又如桓範之

太白劍

卷一

三

奔曹爽於高平司馬懿曰智囊往矣蔣濟曰驚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已而皆然凡爲濠謀者皆長於料事耳而文成長於料人文成之料宸濠亦猶郭嘉之料劉表升蔣濟之料曹爽也故皖城之圍文成解之南都之安文成貽之乃陳仲醅見開鐵特移其功於撫臣李公充嗣之伐謀凡立言者喜言人所未及言世皆言文成則言李公以奔之此最爲文士一病至巡按御史胡潔之疏尤爲倒置然先輩中體國者多李公之先事綢繆自不可沒時濠反形已著李公心憂皖城察知郡守備指揮楊銳之忠勇頗優異之以

郡事爲屬又語泰贊喬公曰都城之內公任之畿輔之地某任之及濠兵底安慶公自將屯采石而楊將軍戰其力郡賴以全此楊之功亦公功也獨不知都城之內喬公曾作何佈置至如今日紀法盡矣予嘗僦居監前所居左右不數日凡被盜者數家所殺凡數人盜皆不得也又都中謠言盜入某察院質其夫人室盡掠其裝詰朝貸衣冠於他所而始成禮不數日府縣告盜得或言實非盜乃募窮民無賴者使自誣俟直指既行別作方便耳於是所失裝皆反皆贗

太白劍

卷上

三

爲之直指亦不竟也嗟乎吏治民俗遂至此卽江上猝有警以三百艘叩江東門彼中能然奉司馬之法哉長老言南都門不得三日閉以中無宿儲民貧者寸薪粒米皆日仰給江上然則上游諸郡南都之外府也知食所從出則可以決兵所從往矣廼今當事諸公有瓶罌之懷於上游者何人耶夫文成而在南昌則以救皖城爲開着文成而在南都則必以救皖城爲急着

又

天子者以治天下之臣民者也誰則治天子者

高皇帝既定天下其治臣民者法亦甚備矣乃造物者復啟靖難之事則治天子一法需成祖而後具如逸都是也以天子而處將帥之地有將帥之危則不得不思將帥之事此非定自祖宗其敢以臣子而議及此哉應天撫臣所撫凡十郡獨皖一郡在江北被賊最酷撫臣故治句容其移蘇州以備倭耳今獨不可以禦賊之義移皖城乎撫臣之治皖猶天子之都燕尙有治天子之法而可無治撫臣之法其後更置皖撫史公遂進中丞皆予論後事也

太白劍卷下

黃石之書亡秦。太白之劍亡巢。使爲兩劍者。此而早出其奇。生民之毒。不應至此。乃兩公重之者。豈有悟哉。時節因緣。亦異人神物。所不能違者耳。孫仲謀數以魯肅方鄧禹。諸人未平。此論權曰。昔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開初議。子敬英爽有殊畧。孤始與說。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今書生論古。視春陵起兵之光武。卽全體帝王矣。乃至出撫河北時。而權尤謂其未有帝王志也。英雄眼孔。自不

受人購過。凡帝王將相之識力智畧。亦各因事增長。因人增長。光武之志以禹而增。仲謀之志以肅而增者也。此在真英雄固然。惟盜賊庸獨異乎。巢之始應仙芝。其志度不過子女王。普則國狗之類。未易謂過及橫行。四洞見唐事之虛實。則其志又以日增。蓋雖欲不增不得耳。跡其渡淮之日。聲眾不探掠。所過惟取丁壯益兵。及隔東都。則里外然。既入長安。禁妄殺人。悉輸兵於官。此其帝意之特。得無尙恨孫仲謀輩爲不及見我者乎。故劍也。還之還也者。言乎其有伺也。夫巢本賊也。及自長安出走。行掠徐兗數十

州。遂至俘人以食。世豈有噉人賊。取大物哉。蓋巢至是直公以盜賊自待。向來之橫氣盡矣。巢氣竭。故劍氣盈。波浪之副車。而圯上之藏書。出正同一時節。因緣者。與今廣之射二十步。而始發。典章之戟五步。而始發。兵家之妙率如此。今劍不知所在。有能贈莊賈之肝。瀧宋義之血。白衣冠而祠諸寢門之外。以迎其氣。以其時考之。則可乎。

於是徐兵三千道許。其帥薛能。館徐衆城中。許人驚謂見襲。部將周岌自激水還。殺能。自稱留後。徐軍聞亂。列將時溥亦引歸。囚其帥支詳。兗海齊克

太白劍

卷一

二

讓懼下叛。引軍還兗州。激水屯。皆散唐之失巢者三。宋威失之沂州。劉巨容失之荆門。張潁失之。巢之得唐者三。采石得之高駟。潼關得之田令孜。激水得之時溥。然而得東都而得京師。而巢勢成矣。然前三難。後二易。後二如舟乘風。前三如車過險。則子之以險者。其罪何如。巢聞悉眾度淮。妄稱率士大將軍。整眾不剽掠。所過皆取丁壯益兵。李罕之犯申光。賴宋徐兗等州吏皆亡。巢自將攻汝州。欲薄東都。當是時。天子沖弱。怖而流涕。宰相更共建言。悉神策並關內諸節

度兵十五萬守潼關。田令孜請自將而東。然內震
擾。前說帝以幸蜀事。帝自幸神策軍。擢左軍騎將
張承範爲先鋒。右軍步將王師會督糧道。以飛龍
使楊復恭副令孜。於是募兵京師。得數千人。
凡募人殺賊。能與募人作賊者。同法。同意。則兵無不
振矣。如黃巢始募人以應仙芝。勢豈敢公然正告閭
里。其水之可否。吾可以目得之。其心之可否。吾可以
意得之。可以意得之。未可以意告之。則其所以聯絡
要結者。用心必良苦矣。漢三章之法。殺人者死。傷人
及盜抵罪。至虞翻三科之法。廼盡背之。夫募人殺賊。

太白劍

卷下

三

以誅其不用漢法也。而我先背之。何以建旗鼓哉。然
則所謂三科者。可有其意。決不可有其令。諸爲親吏
私人者。各以其意求之。約謂敢於犯法者。必天下之
壯士耳。當時人募者。其功未齒於尺籍之中。其罪已
列於王者之罪。故雖壯於行陳。而不敢不恪於奉公。
此謂之妙於用人。卽謂之妙於制人。其武功之特奇
者。以此蓋漢故事。有弛刑徒益兵者。謂本其意而通
之。今之募士者。揭榜示之人。各以其技進。將與士之
交。可片言而合。可一事而離。則又安望其爲升卿與
王文成在江西時。嘗捕得大賊首謝志珊。問何得黨。

與之衆。若此志珊被問。良久。嘆曰。亦甚不易。因爲公
且道所以。公亦嘆曰。吾平生求朋友之益。何以異于
此哉。夫志珊之結黨。乃同乎文成之取友。可以悟作
賊矣。可以悟殺賊矣。

當是時。巢已陷東都。

天下大器也。非有以用之。則器與手不相習。唐所以
用天下者。亦嘗見於用東都。謂不欲以百官六軍之
供億。獨累一方者名也。意則欲天子之習勞苦。以宏
耳。且夫欲爲天子者。之習勞苦。宏耳目。非甚美其事
則不足以誘之。故其營東都之詔曰。踐華固德。百二

太白劍

卷下

稱乎建瓴。上洛歸仁。七百崇乎定鼎。是以關膏腴於
天府。破黃圖於渭濱。襟沃壤於王城。據祿字於河渚。
市朝之城。歷皇朝之九結。丹紫之原。迴神皋之千里。
二京之盛。其來自昔。此都心慈字宙。通貢賦於四方。
交乎風雨。均朝家於萬國。曲阜之規。猶勤測圭之地。
戰華豈得宅帝之鄉。獨稱都於四塞。里王之邑。匪建
國於三川。讀此詔。則當時之規制可想。祿山既陷東
都。見宮闕雄麗。銳情借號。遂不及追躡玄宗。故帝得
從容西行。唐得東都力止此而已。蓋玄宗之未憚幸
東都。猶不知東幸之勞。孰如入蜀。夫巡幸者。所以用

東都明東都者所以用天下也。天子而能用天下，又豈至有入蜀之事哉？儒者好以用人之說，制人主夫人盡可用也。則歲月日時之協，律度量衡之同，與土地之闢，田野之治，賢人之在位與否，一直指使者事唐虞三代之君，豈盡見不及此，而必身自僕僕，至令百歲重華不返蒼梧之駕哉？故古帝王之用天下者，其道二：有以用人而用之者，則為天下明言之；有以不用人而用之者，則不肯為天下明言之。蓋亦預審其說，不可以告後世之儒者，乃其意之灼然可信，更萬世而不晦，則以有巡狩一事在耳。本朝軍實

太白劍

卷下

五

萃在北邊，故燕都得負其重，以馭天下。然金陵王業之本，假令
謂天子必問一蒞其地，則為父老者自別有一番瞻戀，為有司者自別有一番警動，乃至三輔近地，時令一望見乘輿，不過本
章皇帝意一推廣之而曠焉不一言及者，遂二百年耶
肅皇帝晚更欲幸興都，以華亭之諫止。華亭之微言在動上，以精神筋力之不必少壯。然華亭時亦已老，此語亦自明扈從之難耳。故天子之於勞苦不習也

士大夫之於勞苦，亦不習也。所繇不習者，則非一朝一夕之故。唐宋之制，雖宰相乘馬，本朝近例三品以上得乘肩輿，其後遂無不輿者。先帝時有詔禁之，固禁制也，而人以為天啟之制，及

今上初復申之，近不知能不違否。士大夫從私第至長安門，近者數百步，遠亦二三里而止。按轡徐行，為苦幾何，乃至干明詔而不顧者，如此。今兩臺所至其州縣，先有輿夫之選，其法置孟輿中，注水令滿，四人舁之，馳數百武，水一滴不旁溢者為中格，另優廩食之以俟命，以此推之，乘是輿者，尚復可與騎馬數

太白劍

卷下

六

千里，唐李嗣德當時之致，頗華亭者，以此為相業第一。無怪乎子見之，乃大夫百姓之勞，不必上作也。而在此作其士大夫，而欲勞其士大夫者，必先之以天子欲勞其天子，必先之以臣宗室。唐所以幸意於用東都也，當祿山之鼓，而西玄索曠日，河北二十四郡遂無一男子哉。使前此而問之，探風之使，當有稱阿大夫之賢者，然則唐之有二十四郡，固兆於玄宗之不能用一東都耶。今士大夫但起家甲科，則令有朝歌之頭守，標渤海之名，至一旦事起，聲名盡喪。過問前所以有此弊，則大率定自撫按兩臺所，謂兩

臺者使天子而用天下者也。其用之之效，第能成天下爲唐河北二十四郡。亦可以慨矣。故天下者，天子所用，天子不用，則士大夫用之。此大躍而小用之也。至天子之尊，所用乃止一城。此大匠而小用之也。其究天子不盡匠之用，士大夫不盡器之用，將又有用之者，則祿山是矣。黃巢是矣。小而爲近日之賊，亦是矣。嗚呼，有祿山而後知二十四郡無一男子，則祿山亦玄宗之耳目也。夫借耳目於祿山，孰與能用東都之快哉。

又

昭宗嘗問游幸費於楊復恭。對曰：自懿宗以來，每行幸，無慮用錢十萬，金帛五車，十部樂工五百，轎車紅網朱欄，香車百乘，諸衛士三千，凡此江溫湯茗，駉獵日大，行從宮中苑中，日小行從，帝乃詔減半。所謂大行從，小行從，皆非幸東都之比。則當時之幸東都，其費又可知矣。唐在僖昭時，其軍國之費，視我何啻百倍。一宮中苑中之供，尚若此，此亦不能不口刺其奢心服其盛者也。然不如是無以見天子之尊。夫漢唐之盛，以天子尊。

留守劉允章以百官迎賊巢入，勞問而已。里閭晏

然帝餞令致章信門，資遣豐優，然衛兵皆長安高貴世籍，兩軍得稟賜，侈服怒馬，以詫權豪。初不知戰，同科選，皆哭於家。陰出貨雇販區病坊，以備行陣，不能持兵。觀者寒毛以慄，承範以強弩三千防關。謝曰：祿山率兵五萬陷東都，今賊衆六十萬過祿山，遠甚，恐不足守。帝不許。賊進取陝虢，檄關戍曰：吾道淮南，逐高駢如鼠走穴。

此高駢一彈事也。不知當時駢聞之否。昔趙諸將以道隘不敢救，關於獨趙奢曰：此如兩鼠鬪穴中，將勇者勝。卒前破秦軍。夫趙鼠則足以破秦，唐鼠則不足

大日劍

卷一

天

以禦賊駢不用自愧。迺反取割席更始，軹道子嬰以馭帝爲恃，慢其不知鼠之有體，真有死道矣。今賊已度河，吾所恃者止一長江，不能有所用之，而徒擁兵南岸，爲觀望，爲吾穴所在耳。舍千里金城而守一穴，爲趣已窮，則得駢之一策，何可不更思其二耶。駢晚從呂明之學仙，羽衣乘寓霍時欲飛竊，此又似一策。若今諸公能盡得其巧，真有鼠穴操江，霍背撫院雖取法高駢，不言破賊可矣。

又

以黃巢度江之鋒，而不取廣陵，其意在入關，不欲爲

吳楚之頓兵於梁耳。然亦不慮高駢之乘其後。則其
驍者審矣。而盧摛爲用之此亦猶白起之知趙括
也。而平原爲用之豈不冤哉。然則莫難於兵括易之
而敗。又莫難於知人括母易之而得。夫母之知括知
之以馬服君之一言耳。蓋易之也平原之知括不欲
知之。以其母之知。又不欲知之。以其父之知。蓋難之
也。夫難之而反失之。其過在用。獨近當事諸公中有
好謀敢戰者。一人人皆知其可將。而或非之。又一人
焉。聞賊則失驚。望賊則遺矢。人皆知其不可將。而或
推之。此皆笑括父母者也。故知人之道在先。自知

太白劍

卷下

老

自而而而。水鑑則用獨。自而而而。獨則用衆。
大微之於侯。其集之於寶。其意皆似用獨。其究
不逮。自起之知括。括黃巢之知高駢矣。彼白起黃
巢之於兩人。非有執手同事之誼。其知之之道。勢不
能不繇衆。然彼能得之敵國。而我失之目前。

爾無拒我神策兵。過華。裏三日糧不能飽。無關志
十二月巢攻關。齊克讓以其軍戰關外。

守則關內戰必關外。

賊少却。俄而巢至。師大譁。川谷皆震。時士饑甚。潛
燒克讓營。克讓走入關。承範出金諭軍中曰。諸君

勉報國。救且至。士感泣拒戰。賊見師不繼。急攻關。
王師矢盡。飛石以射。巢驅民納塹。火關樓。皆盡。始
關左有大谷。禁行人。號禁谷。及賊至。令夜屯關而
忘谷之可入。向讓引衆趨谷。

谷之禁行者。爲歸其險於關門也。至名之曰禁谷。名
之斯志之矣。令夜何至忘之。令夜忘之。則忘之者。亦
必非一人。巢又何能以能猝得之。宋藝祖與南唐皇甫
暉戰。清流關既敗。乃微服問策於趙學究。即韓王普
也。其策曰。皇甫威名冠東北。來日整兵復出。師絕歸
路矣。能用我策。可因敗爲勝。今關背有徑路。人無行

太白劍

卷下

十

者。誠能夜繇此路。率兵浮西澗徑至城下。斬關而入。
可以得志。藝祖大喜。即下令誓師。如普策。暉果不爲
備。擒之。則巢之得於關門。獨無即宋祖之得諸滁州
者耶。周世宗因是乘勢。遂盡有淮南地。李璟稱臣。皆
繇藝祖之擒一皇甫暉也。則關背一徑。遂係兩國存
亡世間有此一等冷地。便有此一等冷人。著此冷眼。
作此冷想。而英雄得因之以成功。故頗牧孫吳無往
非是。在當事者物色之。勿令有冷眼賊反。得先著耳
承範惶遽。使師會以勁弩八百發之。比至而賊已
入明日夾攻關。

巢既入關則直取京師耳然必還兵夾攻關破之此所謂有不能舍者也

王師潰師會欲自殺承範曰吾二人死孰當辨者不如天子以實問死未晚也乃羸服逃始博野鳳翔軍過渭橋見募軍服鮮煥怒曰是等何功遽然至是更爲賊鄉道

鄉道者賊之眼也近賊入吾里凡山溪之曲折村坊之虛實某家有善馬若好女子若按圖而索執甲乙簿以求之此皆鄉道之力里中或頗知其主名而不敢言唐鳳翔博野兵之爲賊導蓋激於募軍之賞動

大日創

卷一

心一時者耳至近賊之鄉道則皆其先事所佈置予始在烏沙時有賊四輩渡江皆河北人詭言進香九華其所挾魚脯諸物皆不類進香者於是皖人之避亂者羣譟之發其裝得百金此間人迫於監軍之令與皖人之謀不得已以聞於田貴池然貴遂分其百金爲畫策脫身者甚辨其策之妙在口爭其非賊又示意其爲賊貴池果不肯竟第好語不得進香更官爲具船送之歸及近來清溪復有渡江來者五人皆賊也凡賣酒脯者率利其揮金之快不致詰而皖人亦不復敢譟矣賊渡江之意灼然異時有爲之嚮道

則近日往來者所佈置也頗聞江上下如此類者甚眾保甲不言有司不知然正使言之有司亦終不敢知蓋貴池之事適一時有土者之秘策通賊者有賊之援而發賊者無官吏之援雖賊在左右我眼已青盲矣我眼愈盲故賊眼愈明

前賊歸楚西市帝類郊祁哀會承範至具言不守狀

三軍之事時不言功二子之心更存告敗此豈可以恒情求之至先得二子之心者則顏真卿真卿在清河謀於衆曰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

太白創

卷一

主

如徑赴行在朝廷若誅敗軍罪吾死不恨承範之慮誤國則有喪師之法而不顧真卿之慮辱國則有棄城之法而不顧皆不顧名也使諸公而殉名其名皆當爲仗節死義矣而臣子之爲君父者誼有進乎此故諸公不暇耳宋張栻嘗言臨難仗節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迺觀漢孝成之世其可慮者爲在後宮爲在王氏進言者之難爲在攻後宮爲在攻王氏帝方以天變求直言如杜欽谷永之指切後宮以匡人主者皆原本經術根極陰陽其言具在皆可爲犯顏敢諫矣而仗節死義之事抑可爲二子者許乎

本朝三百年有道之長。士大夫立朝之變。非書生所得盡聞。至萬曆以來。章奏之在邸報者。可覆也。指多欲之瑕。人人長。陳陳距諫之漸。字字立成。乃至近日。雖科場之命。一題諸生之答。一策有一語一字。不指褒闕。則目之曰驚。此外。向遂無王氏之事乎。縣官雖貴。而細柳將軍之令。則在。此象見之軍中。爲有眞將軍見之朝廷。是無眞天子矣。此卽本朝王氏之事。然固無憂其叵測爲。上分別言者。故漢之名犯顏敢諫者。以欽永爲王氏。今之名犯顏敢諫者。以欽永爲欽永。以欽允爲欽允者。其持論愈堅。其伏機

太白劍

卷下

三

愈驚。是非。日。思。仇。日。繁。陵。替。日。甚。而。禍。亂。不。止。者。皆。歸。乎。此。皆。坐。一。犯。顏。敢。諫。之。名。爲。之。城。社。耳。名。之。爲。禍。至。此。此。唐。諸。公。至。不。顧。棄。城。帥。之。誅。以。扶。之。非。抹。名。也。抹。其。爲。僊。芝。黃。巢。者。也。蓋。仙。芝。嘗。馳。檄。矣。黃。巢。嘗。露。表。矣。而。當。時。信。之。史。亦。云。切。中。時。弊。此。不。一。當。時。之。佳。奏。疏。佳。臺。諫。乎。以。仙。芝。巢。而。有。佳。臺。諫。之。名。則。必。以。佳。臺。諫。而。有。仙。芝。巢。之。實。故。抹。名。者。以。抹。其。爲。賊。之。根。本。者。也。非。抹。其。賊。之。根。本。而。曰。可。治。賊。也。必。不。然。矣。必。不。然。矣。帝。黜。宰。相。盧。攜。方。朝。而。傳。言。賊。至。百。官。奔。令。夜。以。

神策兵五百奉帝趨咸陽。惟福穆澤壽四王與妃御一二從。中人西門匡範統右軍以殿。巢以尚讓爲平唐大將軍。蓋洪費全占副之賊。衆皆被髮錦衣。大抵輜重自東都抵京師。千里相屬。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與翠華迎賊。上巢乘黃金輿。衛者皆繡袍華幘。其黨乘銅輿以從。此等只爲好看耳。可知做賊的是從人眼中做起。殺賊的是從人心中做起。騎士凡數十萬。先後之陷京師。入自春明門外。太極殿宮女數千迎拜。

太白劍

卷一

古

一部尚書。其旨盡於伊尹之言。一德故說湯以伐夏。而天下亮之。曰爲匹夫匹婦復仇。亮其一也。一者無衆寡大小貴賤之謂。其視匹夫匹婦無以異乎。關龍逢之死也。當宗在蜀。有黃頭軍之變。帝與田令孜保東城自守。羣臣不得見。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極陳君臣一體。昔曰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悉碎於賊。今百官之在者。重率目重險。出百死者也。昨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惟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問宰相不謀羣臣。欲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之天子。

非此司之天子此疏可謂極切第既曰九州之天子則帝所棄豈特一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哉此司之天子不可謂非南司之天子士大夫之天子不可謂非匹夫之天子而匹夫之天子又不可謂非匹婦之天子也然則此宮女數千人迎巢太極殿者又誰棄之以爲可棄則是有一九州之天子無一德之天子矣故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王言有大小此拾遺之言獨無大小王心有一二此拾遺之心獨無一二後世論者但能致警於呂夷簡之構郭后趙廣漢之迫丞相夫人耳此爲無貴賤大小乎吾鄉顏銀臺

質卿先生以文學性命祭酒一時平生未嘗通一字君問有司而獨有爲平康一輩人告急者先生立應之曰世間惟此輩爲無咎一時標其韻事不知是此老一德處德一則法一德二三則法二三法二三賊所餘起也唐得其意而強如武曌之嘆駱賓王者是也無女子相也無恩仇分別故宋失其意而弱如晦翁之鍛嚴幼者是也有男子相故有愛憎分別故又

嚴幼芳者妓也名藥其字幼芳也妓而字之者何曰無分別故無分別是兵法耶曰貴臣可斬降卒可師

是有分別是無分別

又

趙廣漢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治殺婢事此必漢有此法也及丞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事下廷尉治實丞相自以過譴傳婢出至外第廼死不如廣漢言丞相之必爲夫人地廷臣之必爲丞相地此理勢所必然也宣帝以是遂殺廣漢則殺其敢於爲耳至宋相陳執中嬖妾答殺婢御史劾之富鄭公以問門之事非所以責宰相則同謂正使非誣亦不足治此漢宋議論之異也人之不得其死者雖多而

獨死於魏氏之妻陳氏之妾則天下習爲故事夫僕婢即其賤宜鳥獸之不若乎故頌聖德者必曰至於馬獸魚鱉咸若則此兩婢者何莫非宣帝仁宗之赤子耶近一中貴夜巡者忽聞塚中人聲蓋旣瘞而甦者發之得一女子云爲某翰林家第七姬侍兒遭撻垂死復置冰上凍一夕乃死云云事聞翰林自引過如魏丞相上怒罷其官顧是事也漢可得之京兆宋可得之御史而今第得之中貴耳

又

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揮血赴行營請討賊滑漢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此數女子之奇足魏死千載丈夫若今之丈夫政當殺之以魏氏陳氏之婦如所謂以罪人形徒擊公者

稱黃王巢喜曰殆天意與巢舍田令孩第賊見窮民抵金帛與之向讓即妄曉人曰黃王非如唐家不惜而輩各安毋恐甫數日因大掠縛捶居人索財號洵物富家皆跌而驅賊酋閱甲第以處爭取人妻女亂之

太白劍

卷一

七

凡兵亂之起乃女子之一厄唐諸將既誅巢獲其姬妾上之禧宗宣問汝曹皆勳貴子女何爲從賊有對者曰狂賊克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今乃以不能拒賊貴一女子將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此言極可感然禧宗盡戮之宋方臘破後其所掠女子自洞中逃出者率裸而縊於林相望至百餘里夫既逃矣不謀歸而謀死亦慮爲黃巢之姬妾耳悲夫捕得官吏悉斬之火盧舍不可數宗室侯王屠之無類矣作人生帝王家良非佳事觀秦公子高欲奔不敢乃

上書請殺死先帝得葬驪山之足又如唐高宗子許王素節蕭淑妃所生也武后時被逮道聞遭喪哭者曰病死何可得而更哭乎此皆千古臨淚外難皆內作不盡以祿山黃巢也李德裕嘗謂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因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寶之末建中之初所以悉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餘聚於一宮故也今當令出閣及除諸州上佐使擢男女出外昏嫁則百年弊法一旦去之宗室之當散處此自不易之策第不當坐玄宗以疑忌玄宗之友愛千載尙可想見鶴鶴之巢麟德殿不虛致也至本朝

太白劍

卷下

七

神宗弟潯王當之國神廟臨軒目送淚下御衣盡濕吾邑何相國爲少宗伯時與寶錄事當語同事謂當詳載此一老曰須更核之核之者爲慮神宗之浪得名耶人臣之好與天子爭名以天子之名與臣子之名不兩全者此等何與外廷事而乃爾鄭重又神宗因暑月爲太后書經偶汗下濕一字欲易之留之皆不敢令中使往問紫柏大師師主不易因呈偈有御汗一點千古放光之句嗟乎聖天子一滴淚至不得放光國乘而一滴汗乃得放

光僧使知。還圖乃在佛門。

又

萬曆中楚宗人訐奏其王業奉旨處分矣。王備物謝恩。因謝當事者。宗人欲申前說。往奪其私書。中有無賴者。並金攫焉。周副使應治。鄞人也。聞報倉皇請於巡撫趙公。率兵往捕。焚其書。執宗室三十餘人。裸其體。加桎梏焉。而鳴金鼓以入會城。諸宗見之。憤甚。次日糜至撫院。遇應治。共擊之。應治竄伏。趙內衙之神。概趙出論。語復不倫。遂遇害。而應治乘間棄刺印逃矣。事聞。獄具。斬二人。賜死者五人。餘禁錮有差。此

大白劍

卷一

沈

高帝子孫也。而三尺不爲之貨。乃國體之損。國恩之虧。其坐此事不少。總以一應治而獨得超然論外。則以首揆之里人。少宰之從弟也。執法者有人哉。

又

時捕諸宗者。梁某也。其疏敘功伐至云。中興茂烈。莫過於斯。噫。鯨鯢之封。不忍施於敵國。而况以加天潢上。以此任中興。將諸宗以此齒夷虜乎。即令夷之虜之。凡費兵力幾何。智勇幾何。而後了此。以本朝言之。宣付則有高煦之事。正德則有宸濠之事。當時廷

臣之致詞。雖臣之告。揭有此等一語。入疎否。計爾時神廟聖慈。亦微痛不暇。而梁疏之夸如此。以資要周。亞夫曰。許耶。若此疏傳後世。固當爲笑林壓卷。

又

宋趙如愚舉進士第一人。廷臣欲稱賀。爲其爲宗室也。近歲戊辰有宗人得與選庶吉士者。爲輔臣周公道登意。及周公被言。此吉士亦擠改中書。其擠之者皆一時尸祝宋儒者也。亦嘗聞宋之待如愚否。又高宗時。右正言陳淵上言。仁宗朝富弼在樞府。專管北事。因上安邊十三策。其一則論宗室當教而用之。所

大白劍

卷一

世

以強本支而服四夷。謂虜人貴親近。以近親爲名王。將相治國事。掌兵柄。以自強。而中國未聞有皇親爲屏翰者。虜必謂王室孤危。無所扶助。本根不固。此誠爲夷狄之所窺測。又言弼言於仁宗時。是時海內父安。兵革不用。而又契丹講和之後。其反覆切至如此。使當今日其所獻計。又當何如也。惟古今之言樹宗子者。其說多矣。而弱於安邊策中發之尤爲警切。大都宋與遼爲敵國。故凡事常視虜情所輕重。似爲以中國取法。夷狄不知虜所用者。固周漢家法也。正猶聖學溼微而堯舜周孔之心印乃反在靈山會上耳。

嗟乎獨之。孟兄淵之忠謀。今亡已夫。

又

予嘗行定遠道中。遇押送宗人入高塔者。亦楚藩也。凡男女二十人。人一小轎。其小如棺。橫木貫之。以闔其胸。旁爲小孔。通飲食。有一人從孔中告饑其克。送者怒。立起碎轎。執其人捶之。至腦裂脇折而死。棄之去。蓋一馬奴與同來甚久者。心痛其事。爲予言之。又時行李止一肩。二十人共之。予甚怪其少。其人復語予曰。初所費甚富。所經有司遞送。用夫數十人。因過某鈔關。權關者某主事。心誑焉。以搜獲夾帶禁物爲

大白劍

卷下

廿一

名遂盡有之。嗚呼。今之爲國者。亦果然矣。此道旁一。向足勤巨。無窮鑄著耶。尤可怪者。賊犯中都時。獨不犯此。豈其憐之。抑此輩業重。至不得因劫而面出城圍也。

巢齋太清宮。下日合元殿。僭卽位。號大齊。求姦冕不得。給戈繯爲之。無金石樂。擊大鼓數百。列長劍大刀爲衛。大赦。建元爲金統。王官三品以上。停四品以下。還之。因自陳符命。取廣明字。判其文曰。唐去丑。而著黃明。黃當代唐。又黃爲土。金所生。蓋大啟云。其徒上巢。承天廣運。啟聖。睿文宣武。皇

帝

巢未入都時。都中人以黃米屑雜黑豆蒸食之。謂之黃賊打黑賊。語在五行志。以爲巢來之識。夫黃賊則巢是矣。所謂黑賊者。其誰耶。以近事觀之。我國家之號稱。歷決者。垂三百年。詩書之所治。不乏秀民。驕奢之所薰。盛多惡習。雖朝廟之局。非賤士所得聞。迺若觀乎閭巷。亦大有不忍言者。其遠交之策。可仰面以結權豪。廼近攻之情。反喋血而傾同類。曹孟德云。宜我負人。毋人負我。此語遂爲此輩教外之六經。凡所謂和屬。偶大率如一丘之貉耳。妻子厭甘肥。卽刎

太白劍

卷下

廿二

頸之交。可負。姦人通線索。則當門之蘭必鋤。甚則以援鋤而傲父。爲筆豆而殄足。其陰如鬼。可以使其父自殺。其子其毒如虎。可以殺其人。更役其魂。此非皆唐之所謂黑賊者乎。黑也者。以言乎其進於黃也。唐之建國強。其諸帝眼孔大。往往見巨慙。不見小醜。玄宗則廢徒杖刑。憲宗則廢死刑。如是者皆黑賊之所係心。蓋天之畜怒此曹久矣。畜之久則發之必厲。因是以有黃賊之事。譬則以九年之水而蕩垢。以七年之旱而除藁。此天之大舉。夫之快舉。獨以如是之大舉快舉。乃不以屬之天子。而屬之黃賊者。則天之愛

天子也。蓋是舉也。可以言快。可以言恨。所謂恨者何。不見夫周檮鄭係諸人之死乎。玉石俱焚。亦事之無可奈何矣。如是者。天固恨之。而黃賊之罪也。黑賊等賊。而黃賊之功成。周朴等死。而黃賊之罪著。太白劍出。而黃賊亦伏其罪矣。天之愛天子也。不欲其有是罪。因不欲使有是功。然有時致恨於黑賊者。深則亦不暇爲天子愛。而偶一輕用之。用沛公者。於潁川矣。用文皇者。於夏縣矣。豈二邑者。黑之淵藪耶。然其中豈少其人。如吾家面伯父子。而不獲有周檮之名者哉。爲樸等者。少爲黑等者多。則天直以多寡決策。然

大日劍

卷一

卷一

二帝亦不爲無罪也。顧天方欲帝之。則亦不得罪之。不得罪之。而以有罪之事使之。此亦天過。故終不如使黃賊之便。嗟夫。彼黑賊者。當其畢智驅心。而爲黑也。蓋惟恐黑之不爲。乃適以成黃賊之功。就黃賊之名乎。予之爲此說也。必有聞而欲然者矣。竊說出於謠言。出天。魏明帝問黃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爲正。曰。當以天文爲正。往者。漢賊守心。而文皇帝崩。二主平安。此其徵也。夫通鑑帝魏。綱曰。帝漢。此儒者之論。則然。要必更求端於天。天之所帝。雖綱目不得而奪之。則天之所賊。俗論又嘗得而拔之也。與嗚呼黑哉。

賊哉賊哉黑哉

以妻曹爲皇后

秦宗權之敗。與其妻俱斬。獨柳下不知狼虎谷。與巢其命者。卽此僭號媼否。近賊中亦有女酋。前在吾鄉掠浮渡時。一女子坐華嚴殿上。執刀指揮。羣醜聽命。惟謹。此不知爲賊中何等也。往一鉅公治兵川湖。以家姬從者。車百乘。爲言官所擄。其辨疏以陳。平夜出女子三千人。爲解始知曲逆。多奇千古用之不盡。當事者有畧如此。夫人城娘子關。宜徧天下。何緣華嚴殿上。有此搽粉藥父。

大白劍

卷下

古

以向讓趙瑄崔瑒楊希古爲宰相。鄭漢璋御史中丞。李傳黃諤尙儒爲尙書。方特諫議大夫。皮日休宋人嚮道學。而有非孟子者。唐人嚮文學。而有尊孟子者。尊孟子者。皮日休也。嘗上書請立孟子爲學科。言有司除茂才明經外。有熟莊周。裂禦寇書者。亦得登科。其誘善雖深。懸科未止。夫諸子之不異於道者。惟孟子而已。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爲方外之士。鴻荒之民。豈能有益於輔世貞教也哉。日休之持論如此。然至爲黃巢學士。此不特辱唐。亦辱孟子。若推孔子之取狂簡則如孟子者。爲當有尊

我之皮目。爲當有罪我之李太白。

沈雲翔裴渥翰林學士。

結贊因馬燧請盟。盟敗而燧就第矣。仙芝果因裴渥以乞降。降不成而叛。渥何得不坐唐法也。巢入長安。猶停爲翰林學士。其好諛根底於蘄州。渥不足言特。馬燧爲唐元功。何至以清水一書而掩大德。夫惟以馬燧快結贊之意。故至爲裴渥作黃巢之緣。兩事相望雖遙。總是唐之因果。

又

今日之事。不得不算至因果。陳東莞所紀某禪師以

太白劍

卷一

壹

因果論臣節。謂國初諸臣。是還債的。以効忠者多而得繼者重耳。後來諸臣。是討債的。以食祿者厚而報國者薄耳。此不是口頭機鋒。依此則似爲後來人解嘲。依義則正爲後來人說法。宋高宗錢俶後身也。故終身不肯言北伐。然既與徽欽爲父子兄弟矣。而壁槍戮飛。以塞其南轅。此得非無間種子乎。以討債之故。而反增累。取不能償之債。往往有之。近日擁兵者死認定江南一塊土。此不知於過去生中爲國初何人有何公案。然江北之死者百萬。其責安歸。故適感果之因。彼且以討債自文。而籌感因之果。吾終以還

債爲虞

孟楷蓋洪尚書左右僕射兼軍容使。費傳古樞密使。張昫方檢校左僕射馬祥右散騎常侍王璠京兆尹許建。米實劉瑋朱溫張全彭攢季達等爲諸將軍。游弈使其餘以次封拜。取趙偉五百人號功臣。以林言爲之使。比控鶴府下。令軍中禁妄殺人。悉輸兵於官。然其下本盜賊皆不從。

賊之慘。或云所過焚剽。生人幾盡。或云殺人如執此生民之不幸。而唐不幸中之幸。至云整眾不剽掠。又下令軍中禁妄殺人。悉輸兵於官。此生民不幸中之

太白劍

卷下

廿六

幸而唐不幸中之不幸。所幸者賴其下本盜賊不從耳。賊不足以制賊。故唐制賊。

又

賊不足以制賊。則唐制之近。振自賊中者云。賊殺人之慘。似不盡賊魁意。則賊亦不能制賊也。而我何以不能制之。曰。賊不能制賊。我亦不能制我。

又

我之不能制我者如之何。曰。歐公論國家治亂。顧其功德厚薄。與其制度紀綱。所以維持者何如。唐在開隋之際。世雖貴矣。然烏有所謂積功累仁之漸。而高

祖之興亦何異因時特起者與雖其有治有亂或絕或續其有天下幾三百年可謂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繼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承其天命與歐公此說稍似無宋人氣以能知功德之外得力者復有紀綱制度耳始巢入懷安當宗已出避次興元此豈復盛天子之萬一然詔促諸道兵收京師則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爲都統而朔方唐弘大屯渭北河中王重榮屯沙苑易定王處存次渭橋鄭延李孝昌夏州拓拔思恭壁武功一時以帥會者如響及巢敗再入上更以王鐸爲都統

太白劍

卷下

廿八

則朱玢營興平重榮處存營渭北周岌營武功孝章思恭營渭橋宗楚營京右以帥會者猶前而鄭畋王鐸兩相皆營檄召天下兵聞者鼓應非應宰相應天子也此目人心一時之忠勇亦豈可謂非太宗之制度紀綱向在乎近日之弊莫過兵驕然帥臣亦何嘗知有督府督府亦何嘗知有明詔會勦之議久矣而命將徵兵得如唐之應着否則我國家之制度紀綱又一變也是爲我不能制我

又
我尚不能制我則我之不能制賊密矣而策賊之必

滅者何曰三代以後建國者藉紀綱三代以前建國者藉功德我國家之淨胡藉其功德非一誠奉祓隋者所得較大小也至是古今之通又當以論三代者論之故賊不足制賊而有制之者我不足制我而有制之者曰天

召王官無有至者乃大索里閭豆盧瑑崔沆等匿承宣里張直方家直方者素豪尤故人多依之或告賊納亡命者巢攻之取其家瑑沆及大臣劉蕡裴諒趙濂李溥李湯死者百餘人將作監鄭綦郎官鄭係舉族縊

太白劍

卷下

廿八

係等之死烈矣過當時殉節者復不止此有巧丁劉萬仝樂工鄧懷兒角觥者摘星胡弟米生者編相詭曰寇所向無敵吾黨受國恩深而可爲逆黨使吾將自策以竭其糧不三年敗矣萬仝者巢甚憐其巧常置左右因從容進曰長安苑圃城隍百里若外兵來逼須有備禦請自望仙門以北則玄武白虎諸門博築城池置樓櫓持久之道也巢喜即日使兩衛選丁夫各十萬人築城人與米二升錢四十文日計左右軍支米四千石錢八千貫歲餘而工不竟出太倉餼給之萬餘意賊且覺遂出投河陽經年病卒

大日創

卷一

七

彈琵琶樂府推冠巢頗狎之因炙其右手託鳳慶終
 不為彈每二三日一召入禁中一日謂其友曰吾終
 不能為賊風今日且死與妻子訣別及入見巢忻然
 迎謂曰以吾之待汝終不得兩三聲琵琶乎慢兒曰
 某出身應役朱紫之服皆唐天子所賜固不能以此
 樂樂他人也巢大怒斬之屠其家摘星胡善射無虛
 發巢衣之錦服出入常在馬前及官軍奪渭橋巢親
 禦之命米生引滿以射十數發皆不中巢詰之曰唐
 兵士非親即故故不中耳巢怒亦見殺語在錄異記
 係等為士大夫則史傳傳之若萬餘等非錄異記不

又

巢人長安時有張策者業為慈恩寺僧遽返初服奉
 其父母以避亂者十餘年後召拜廣文博士又應王
 行瑜辟及督兵攻行瑜策與婢肩輿其母東歸行積
 雪中行者憐之此一佛子一孝子也然自是再入唐
 為膳部郎最後乃為梁工刑兩部侍郎全忠呼之張
 夫子嗟乎是亦不可以已乎又時起郎蔣曙者秘書

大日創

卷一

七

監父後也龍宗當登凌烟閣視左壁題文漫缺行幾
 數字命錄問宰相無知者又至對曰此聖歷中侍臣
 圖贊因口詞不出一字帝嗟曰虞世南嘿寫列女傳
 不是過也又會詔問神策軍建置始末眾學士討求
 不獲訪父父條對甚詳居史職二十年有大事眾
 未決必咨訪之則問名賢之裔也迺至是巢
 遂合門無唯類此豈獨曙寬哉曙自是隱居沈痛中
 和二年遂表請為道士許之策亦異才也少聰悟好
 學其父於洛陽散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黃初元年
 春二月甲吉午時策年十三在側啟曰漢建安二十
 五年曹公薨敗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
 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父大奇之策之異為以緇
 衣如曙之異為以黃冠終為策之始不如為曙之終
 此世所以有意乎天津橋上之黃巢也

又

巢之入也僕射于琮與妻廣德宮主之宣宗女
 也先是有詔以琮尚承福宮主及改詔宰相請其故
 上曰此女近侍朕食怒折老翁此豈堪為士人妻乎
 蓋宣宗之重視士人者如此初憲宗受岐陽宮子因
 見翰林學士令孤鄆問知為權德輿婿曰德輿乃有

佳婿我獨不得乎。屬宰相吉甫爲求其比。市乃薦杜棕。憲宗爲女擇婿。宣宗爲婿擇女。爲婿擇女者其意尤不可及。後棕皆至宰相。兩王并爲世間婦。棕之貶韶州也。有章保衡之怨。主行則肩輿門相對。坐則執棕之帶。棕繇是獲全。其所當艱楚亦多矣。乃至是琮以僕射家居臥病。巢欲起相之。琮曰。吾位宰相。豈受賊汚。遂見害。主泣曰。今日誼不得獨生。賊當殺我。賊不聽。至夜自縊。此亦可謂婿不負舅女。不負父老耶。琮爲志室之後。志室常見怒太子承乾。夜遣張師政乾于承基往刺之入室。見志寧惓然在苦塊不

太白劍

卷下

三

忍殺舍之去。此事固不可語。巢等矣。主之於帝女琮之於帝婿。師政承基之於盜。此豈可恆有者哉。繼承福之爲福。廣德之爲德。不知取義云何。其夫婦忠節激千古。雖德不負福。而福則負德。世之卜婦者。將以其德乎。抑卜其福乎。此事已載正史。然不妨更入錄異。凡錄異者。以待天下之無福者也。

又

雖然有無福之福焉。近吾邑女子之殉節者。則姚氏最著。此女中之顏常山張睢陽也。然姚爲湘潭令君女。吳文學道某之配。兩家皆冠族。其事易聞。下此者

亦多幽谷之蘭矣。元末盜畧台浙間。宋太史景濂女弟藝死之一時同節者。雖牧圉編伍之家。其事往往見太史諸公論撰中甚備。然則貞婦烈女。不擇地生。不能不擇地傳。故君子謂當時諸女子之著稱。則以文獻在金華耳。文獻豈可少哉。又宋行人朱弁使金見畱及和議成得還。具述此方所見聞。忠臣義士及五臺僧真寶丁氏晏氏女。死節狀足爲流涕。歲已巳邊人挈妻子南奔者。率以騾車長百里次都門。虜及之盡掠以去。哭聲動天地。此豈無一二丁氏晏氏女在中者。死中國者。以得死台澗爲福。乃尙有不得死

大日劍

卷下

三

中國者。則宋太史不易直而朱弁尤不易直耳。弁卽爲徽宗哀詞。所謂嘆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繫龍羈而莫逮。淚灑冰天者。也。兩婦之得藉以傳。固氣類於乙亥之賊。嘗晨持一美婦人磔之東門橋頭。時乘城者俱見之。後拔自賊中者。言此婦以先一夕見虜賊欲汚之。婦怒取案上酒盃提賊破面。故賊恨之。不欲令得速死。其磔之必於東門橋。欲衆辱之耳。賊固解辱人者與。獨至今不知婦爲何人。則真一邑之婦。予見吳亞侯感亂諸作。因曰。有一佳題目。遂以婦事爲告。約共物色之。予羈樓異地。病困且死。不知亞侯頂

當得其人。有以爲金華諸公之續否。又余山公爲言其友張四郎婦戴氏。哭其夫可悲也已。四郎與父兄數輩皆遇害。婦手其主。未嘗去胸懷。隨播遷所至必與俱。其哭之無晝夜。亡何而淚盡。亡何而血盡。聲亦盡矣。而哭不盡。以形哭。此亦猶海外之形語者耶。有二貌諸子。不復顧。卒以哭死。後四郎者。數月悲夫死於哭者。死於情也。古忠臣孝子。不過鍾情之至。故凡異皆生於情。張洪陽相國以講學倡豫章。怪臨川湯養仍不肯入社。而好爲傳奇。湯曰。公講性。某講情。又

大白劍

卷一

三

邑陶冲驛之側婦。氏當倉卒時。與其田主人婦數輩。同匿一空室。其主人婦賢婦。素德之。亡何望見賊騎至。衆皆泣。某氏曰。無恐。第明日收我骸於某處耳。因獨出門。若將他奔者。賊執之。問內有人否。婦曰。無之。又問此間有驛馬者何處。婦對某家有之。賊令爲導。行少頃。至所約死處。度屋中諸人已得脫。謂曰。我一女子。何知驛馬處。因具道所以。一賊頗義其人。又一賊竟刃擊之。明日覓者至。尙能少作聲。始死。又賊至小龍時。居民迫渡一水。折其橋。賊至。虜得予家一人曰。者。令治橋。某曰。我一人活將眾人死乎。遂

遇害。宋時金兵犯杭州。知錢塘朱蹕白。曰。郡民十萬人出東門。我不少緩其勢。使得脫。無噍類矣。巷戰兵盡矢竭。死觀此一婦一男子。而後知古真有朱蹕白也。死者多矣。此獨以一死蔽多死。以菩薩顯現今剛行。是之爲異之異者。又

大白劍

卷下

語

予族兄士端聞賊至。已獨伏舍後林薄中。及問族人。之被殺者。衆憤甚。賊過之。獵一人奮挺出。大呼曰。奴毒至此。吾不與奴俱生。卒見殺。時兄已八十餘矣。嵩山浮屠圓靜者。年八十餘。故史思明將也。後謀應李師道爲亂。不及發而敗。力士椎其脛。不能折。罵曰。堅子乃名健兒。因自折之。且死。嘆曰。敗吾事。不得見洛城流血。不知洛城流血。於此賊何快。以賊爲浮屠。又欲以浮屠復爲賊。且年八十。而殺心不盡。此真一異也。惟賊有圓靜之異。故我不可無士端之異。而兩人之異也。皆以年。又

吾里王生。者。以書給事縣庭。歲乙亥。賊得之。令治馬。生罵曰。吾豈奴餉馬人耶。遂見殺。今歲宋某者。亦見獲。賊叱之跪。不肯跪。斫其兩膝以死。宋之膝

主之半皆能不作潛田令者矣。顧令之不死。雖有哀之者。二子之死。頗有笑之者。書曰錄異。乃異。豈易錄者哉。

又

子友懷遠楊太學無怒。為言盱眙令某侯之死甚奇。盱眙無城。因近其母度河。置酒州。與母泣訣。曰某一人之子。又盱眙萬人之母也。今與母一人共生死。誰當與彼萬者。此牛死。母亦泣。以義遣之。將度河。盱眙民來奔者如霧。望見侯。急止之。侯曰。此非我死所也。盱眙民德令。多涕泣。從歸者。既至邑。前格

太白劍

卷下

三五

賊死之。吏民從死者甚眾。此一令也。自盱眙而泗。而酒而盱。從容得一死。為快。是豈猶他人之死者哉。靖難時。縣令死節者甚多。其有青史。書令尹各之句。此錄異之不可少。而無之。慷慨以令事見屬也。

是時來與次興元。詔促諸道兵收京師。遂至成都。巢使朱溫攻鄧州。隨之以擄荆襄。遣書言向讓寇鳳翔。為鄭畋將。宋交通所破。不得前界。乃傳檄召天下兵。于是詔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諸軍行營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為行營司馬。數攻

賊斬萬級。邪將朱玫陽為賊將王玫。哀兵便攻止。此以書張直方者。書之矣。

俄而殺玫。引軍入於王師。

使直方有此。以書朱玫者。書之矣。

又

直方之必。有此也。可以意領之。可以意知之。可以意予之。而不敢以口惟世之於口也。恪於意。

弘夫進屯渭北河中。王重榮營沙苑。易定上虞存。次渭橋。卿延李季昌。夏州拓拔思恭。壁武功。弘夫拔咸陽。檄渭水破尚讓。軍乘勝入京師。巢竄出至

太白劍

卷下

吳

石井宗楚入自延秋門。弘夫傳城舍。都人壯譟曰。王師至。處存遣銳卒五千。以白帟自譟。夜入。都人傳言巢已走。邪淫軍爭入京師。諸軍亦解甲休。競掠貨財子女。市少年亦自作。聲言為勦。巢伏野。使覘城中弛備。則遣孟楷率賊數百。掩其軍。都人猶謂王師。謙迎之。時軍士得珍餽。不覺。賊至。重負不能走。是以其敗。賊執弘夫害之。步卒走。營始王璠破奉天。引眾數千。隨弘夫及諸將敗。獨一軍戰尤力。巢復入京師。易曰。知幾其神乎。幾之示人在於刻。先以暑者敗。後

以暑者賊考之兵事古今莫之能逆也曹操之為
桓劉備漢劉表乘間伐誅表不能再後悔之當
天下分矣事書之來宜有終極者能置之於死地
永足為恨矣景祐時遼人入寇獨張公準謂予時不
過五日遂定親征之策卒用制勝張浚自謂國事
設防秋時武臣已謀討楊玄誦浚其功浚欲俟
來年議之武臣曰公但能留八日可破賊也果八日
提兵至浚營曰侯仲良也惟居侯之尊誠神也
下事正有可五日而辦可八日而辦之需之財而
轉不辦者以其機正不在歲時之內而在乎八日五

太白劍

卷下

三

日耳國朝宸濠之亂時王新建本受詔往助福建叛
軍中道聞變遂傳檄舉義未嘗費中朝一金一矢指
顧而叛王就擒為一代奇功其後以忠思國事人
粵及事定復以旋師之便破大勝賊非徒有奇命
也當其時正使公得正位中樞以數十萬與賊相
出百官相帳大將先驅其成功之捷也賊亦速
何首以公所乘者亦自有公之機也吾讀黃巢傳而
知巢與當時之圖巢者其得失成敗之機一也一
機賊之來機者非一面莫如再入長安時諸道兵已
振威陽機渭水來勝入京師巢竄出至石井矣既野

伏使觀城中弛備則遣孟楷將賊數百人掩涇邪軍
殺王弘大輦出更入夫以都城之固三門之眾又方
乘勝之餘所謂弛備者不過諸軍之解甲耳外掠資
財耳此所謂機也然乘之機不易知高郵也而有討
巢者也既在廣陵見困畢師諱其受降申及日
逆人兵也弛備奉公使出發諸兵還制人賊賊不
足平也及乎其正與巢其一焉乃賊卒懼怯不能用
可以知巢之乘此真有二十八殿二分膽者所謂
賊乘機之妙其說在乎此唐之機者非一面莫不
妙于裴渥約降之時時巢與仙芝且就渥飲仙芝已

太白劍

卷下

三

快得左輔策押衙矣以巢恨賞不及已遂北復叛
事如此等事眾皆可前知而預為圖者非沛公之
秦豈關使灑食其陸賈往說秦將暗以利秦將果
連和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
其解擊之遂破秦軍使唐有能者於二克方路
方叛未叛之時獨不可一念留侯之語乎所謂機
機之甚者其說蓋在乎此至近日之賊也其非
可連與巢論合之雖眾然眾屋而食所至亦只
必不能不分分則奇兵所得而制之一隊也
之氣俱索謂擊瑕則堅者皆瑕是也

我壯我所謂擊鮮醢酒擁婦女歌呼夜臥無斗斤
埃鼻息若雷霆又如諸地利之在我物候在我饑
飽之在我勞逸之在我皆所謂機之在我需我足以
乘之耳賊雖不足言即有進此而巢進此而溫則我
且何以待之前事雖失適事會之來昭烈所謂甯有
終極者也吾安得留侯萊公武穆新建與論當機之
妙哉

又

巢以壬午出長安丁亥而復入之咸驚其速不知其
妙在復此即賈詡爲張繡策曹公也始繡以結丘追

太白劍

卷下

元

操而敗旋用詡策乃以敗兵追操而勝之蓋兵事往
往若此今年賊至予里營於義津橋去予家數百武
耳詰朝既去度可十五里許里人之匿林莽者爭出
掠火顧財物而賊復突至有被殺者旋又去衆謂定
去不歸矣旋又復至復有所殺此其復之在一日間
者也及飽噉於桐者且逾月矣久之聞入楚且深乃
南渡之返掉者食未及咽而賊已在潛山太湖間其
遊騎及我西湖血具牙者以日聞焉此其復之在數
月間者也至賊之從中都薄我是爲乙亥之歲留不
過一日所殺者可四五千人至今歲至所殺遂至數

十萬許此其復之在數歲間者也賊自乍進以來屢
覆我師殺大將其術率用此獨復之妙在速而賊何
以有數年之復曰我之數年昔人之一日耳此數年
中曾見我有何畜積有何經理故巢之復得以六日
爲速賊之復又得以三年爲速總之用復之速
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人血流於路可洗也謂
之洗城諸軍退保武功於是二年二月也其五月
昭義高潯攻平州王重榮與并力克之朱玫以涇
岐驍夏兵八萬營平巢亦遣王璠營黑水攻戰
未能勝鄭畋將寶玖夜率士燔都門殺邏卒賊震

太白劍

卷下

早

懼於是畿民棚山谷自保

大者如突厥吐蕃皆目無唐而似有河北諸鎮以各
固其圍也小者如遼人目無宋而似有一弓箭以各
營其身也陳秋兒保嵯峨山拒巢農得不廢耕鄭
畋請以簡較散騎常侍隸奉天軍詔可秋兒者豈亦
第鄉曲之豪耶又當時蒲絳之民避賊者壁摩山
羣賊攻之不克李罕之以百人徑拔之衆號少摩
顧其地其時假有一秋兒在者即罕之安能爲哉且
初羣賊攻之不克而罕之以此成名亦足以言堅壁
大底皆弓箭社之意今賊之暴如此重臣遣矣大兵

發矣。其究竟大畧可知。即非人自爲計。恐人賴其盜。其法莫過立棚及團練鄉兵。棚與鄉兵之足以禦賊如藥之足以禦病。而若婦人小兒之不肯服藥。仰蓋挺戈叱賊。危事也。勢又不能無少費。而吾鄉之俗最屏最怪。總歸一點。則不可使即死。而瘞則又不可告之以即死。爲防死。怪則不可使出財。而瘞則又不可告之以出財。爲防財。是其難也。豈特持賑眩之藥以視婦人兒子哉。故有練兵之法。而又當有使之練兵之法。有立棚之法。而又當有使之立棚之法。所謂有使之練兵者。其法何。曰保甲之法。亦國家所以知

太白劍

卷下

二

天下之分數也。吾桐城之爲保者。二百八十有奇。以保領甲。甲領家。各有十。今合家出壯丁一人。是保得百人。每十人爲甲。將以甲長。此鄉兵之甲長。非昔之甲長也。每十里將以保長。此鄉兵之保長。非昔之保長也。夫一保之兵。保長將之一甲之兵。甲長將之其人。亦須勇。敢。有知識者。而後可。故保長即取諸一保之中。而甲長則取諸一保之中。而不必一甲之中。以保之。寬甲之數狹也。自保逮甲。凡稱長者十一人。皆不必在白人之數。蓋合百一十一人而成一保之兵。其練之期。月有三小練。二於月之初五二十五

蓋合一保之衆也。大練一於月之十五。蓋合五保之衆也。五保之衆。別其名爲團。其長亦取諸一團之中。皆有教場。大教場必於小教場之外。欲其地之曠。經也。首除地於民居之衝。而表之以旗。小練之期。至則保長治其事於小教場。大練之期。至則團長治其事於大教場。課技擊。申約束。所約束者。賊至而分。則禦之以保。賊至而聚。則禦之以團。凡一團之中。一保之中。何險可扼。何林莽可伏。何奇可用。皆各出其識。各効其議焉。其器則槍長丈有二尺者。如其人之數。銃如其甲之數。旗如其甲之數。金二面。則一保共之。其

太白劍

卷下

三

裝則自團長以逮保甲之長。皆箭衣一勇巾一軟靴。一其費則統計一保可三十金。保責之甲。甲責之家。家約三錢也。家貧者雖三錢之捐。亦不易。故欲以其長之衣。徧衣其衆。而不敢也。凡會之始。事以然。以金畢事亦然。凡放銃必如其銃之數。以徵其相聞也。蓋統計小練之期。一日之內。一縣之以百人爲會者。二百有奇。統計大練之期。一日之內。一縣之以五百人爲會者。五十有奇。合之則一縣而揚兵三萬人者。月三日也。在在有之。人人見之。人人傳說之。賊之覘我者。亦必有改觀矣。此不足言兵。而所謂可使之練

兵者也所謂可使之立柵者其法何曰前賊之踰予里予幸跳而保於俠山之竺隱菴時先我者已踰亡何以婦子老幼至者且數百夜西望火光若爛星賊騎且繚絡山下矣予矢於敵曰我輩所以至此者爲逃死也死可安枕而逃乎於是始聚族爲守禦之謀詰朝登山則賊六十騎薄我壯士數輩倉卒格之賊不得氣去予始行山中度其中可置墩千家同志者能縛柴誅茅爲屋其中各視其家之衆寡爲廣狹其鹽米必可支一月老弱屋處其丁壯者各執兵而卽事山所稅入者東爲龍戒庵南則余家門迎龍岡

太白劍

卷下

三

北則蕭家冲東北則茅竹園是爲山之門戶也其壘者掘之使峭衍者壘之使隘其守者各二百人分上下級奇兵三百人則視五方之緩急爲呼應焉又二百人爲中軍以鎮內壘合之千五百人不能盡吾人之半其半以待更番賊必不能具萬眾而攻我卽具萬眾矣諸勞逸俯仰之勢彼無不謂也然各爲其性命妻子其費各取其家不得以貧者責富者富者雖俠亦不得爲牛酒犒衆之事恐以一人之俠愧衆人之嗇方與其生死共吉凶之際而令人愧非完策也如是而我之財不掠於賊亦不耗於柵其柵之名可

曰護堡苟可以得死計慳之名亦衆所不敢辭是不足言柵而卽謂可使之立柵者也至柵長一人期於衆論之同必智慮深密而行事素公正者所謂中軍二百人以鎮內壘則柵長主之近聞潛山有全紫等柵其部甚大有法屢制賊又孔城之振自賊中者入軍其言楚中鄉兵之銳賊頗苦之故決策復夷然行之予鄉皆當以予說爲草藝以俗固如是也如婦人者錢載於筆醫小兒者藥寄於食皆醫者之非法之無可奈何者耳夫兵爲鄉兵柵爲山柵自不當繫之官繫之官則多擾然不繫之官則勢渙而事不可

太白劍

卷下

四

集大事無全利而無少害者雖少擾亦不得盡顧唐時鄉兵亦隸官如高駢傳中有詔令駢料其義營鄉團歸其老弱者是也特此非一紙文移數行告示便足就緒猶抄方與人雖禁方奇藥非得庸醫一人游旁從容注解病者必不遽信故爲府縣守令者不妨時單騎使服出行四境與其父老子弟之有知者揮涕撫掌以利害禍福徹底商確雖總不出卽是防地出財衛財之兩言而言語之中實以長民者之善言語之外副以長民者之氣勢其民一番鼓舞自與街前閑走看告示者決然不同縱終不免故車相應

而賊心畏賊心。得此以時提喚。常醒不寐。則久久
故事中。自可幻出新意。不然。悠悠忽忽。浮浮泛泛。如
行酒者。時時時寂。如病瘧者。忽熱忽寒。此雖什太平
守令一勸課農桑。事向不辦。何況軍興之時。

不得耕。米斗錢三十千。屑樹皮以食。有執柵民鬻

賊以爲糧。人獲數十萬錢。
始王師復京師。王處存遣銳卒五千。以白帟自誌。夜
殺賊。中少年亦冒作帟。肆爲剽。後巢復入京師。畿民
皆柵山谷自保。乃有執柵民鬻賊以爲糧者。人獲數
十萬錢。夫賊快噉人。何不併噉鬻者。其意寬一人以

大白劍

卷一

星

噉多人耳。夫一人至費多人以噉賊。此亦無道之甚
然即高仁厚傳中。當時所謂閒子也。其人皆京師不
肖子。着輕帶。冒持挺。剽閭里。京兆尹始視事。輒殺尤
者。以怖其餘。竇漪治京兆。至殺數十百人。稍稍彈賊
巢。入京師人。多避難寶雞。閑子掠之。吏不能制。仁厚
素知狀下。約入邑間。縱擊軍入。閑子聚觀。噉傷。於是
殺數千人。坊門反閉。欲亡不得。故皆死。自是閭里過
安。仁厚之爲此也。至於用兵。然前此京兆尹當殺
之。則固有司之事也。其治但盡能如竇漪。何至以此
遺仁厚哉。予讀唐史至循吏傳。乃頗服史家之識。其

太白劍

卷一

星

所傳吏皆非復漢循吏矣。其著者如由仁會之在勝
州境。有風賊依山剽行人。仁會發騎捕格夷之。自是
夜開城門。道無寇跡。其資彈擊疾惡。晝夜循行。有絲
毫奸。必發。廷中摘罰日數百。京師無貴賤。舉彈之沒
而謐之曰威。若此者。以當漢史。即不入酷吏傳。亦當
與趙京兆等併傳耳。迺知當唐時已不得盡以爲漢
循吏者爲循吏矣。而況去古之益遠乎。先朝如况
蘇州下車之事。頗爲錚錚。然已不可多得。至吾桐一
邑。僻在江北。俗頗近淳。蒞我者其治率用清整。迨萬
歷末。豫章之大星至。因有縱盜之例。殺人者不至死
遂爲邑故事。至今而閒子之事記矣。閒子之名亦甚
奇。所贏者閒精神。所趁者閒歲月。不近長老。而以酒
人博徒爲同伴。但不住里門。而以三河五陵爲間世
界。快意則使閒錢。不快意則使閒氣。對病製方。此亦
惟天下之閒人。足以制之。蓋取之以高仁厚則忙人
也。取之以竇漪則閒人也。取之於將軍勤王之時。則
忙者也。取之於京兆尹視事之時。則閒者也。但閒人
不閒。則忙人不忙。故天下之妙莫如閒着。計予平生
所經事者。若中州喬侯進璠之守吾郡。蜀劉侯時俊
之令吾邑。皆今之田仁會也。其摘發若見垣一方。而

守法深堅。雖有不能奪。當時見其行事。頗有以爲不必者。不必則問着也。然於今最爲緊要。而忙時忙人。又有所不暇矣。顧先事之閒着。既已不及。當事之忙着。亦不可少。近日如吾懷甯黃侯之治邑。其按法彰顯。畧如無事時侯。史公所識士也。知縣之爲令。益知史公之爲將矣。至昔者喬劉兩侯之用。惜皆不竟。卽令竟之。皆當爲名臣爲名將。

又

管子作內政而寄軍令。其妙只在一寄。以賊亦有賊之寄也。兵之寄。寄於井田。寄於畋獵。寄於內政。而賊

大白劍

卷下

三

之寄。寄於問子。至近日如廬州之黃鶴。金國光其所爲。又不止一問子。問子者。直二豎之部曲耳。金國光至能使直指之効不得達。朝廷賞劾者不畏直指。而畏一國光。其事亦甚可駭矣。賊至廬州時。首問兩豎所在。時皆已前逮獄。于是郡中立斷兩豎頭。授示之。賊謀遂折。然平日所以養之使大。皆坐諸守令之驚而饗餐。鄉縉紳多爲關說也。以此知公孫弘真拔時宰相。淮南王目無弘。曰說丞相弘如發蒙耳。而伍被對淮南亦甚稱大將軍青之賢。顧青嘗爲郭解游說。而弘議殺之。夫郭解亦賊之寄也。殺賊于賊。則其

名高殺賊于寄。則其功隱。此淮南之不足以知弘耶。故世有管子則軍令寄于內政。世有平津。則將軍寄于宰相。但有寄將。自無寄賊。

士人或賣餅自樂

唐士人賣餅。明不當賣餅也。此大率鈍如我輩者耳。如宋之末。元兵已多某舉。亭尤有乘機營買進士者。此豈解世間有賣餅事哉。然宋旦夕遂亡。宋進士亦秦之東陵侯矣。此一買賣之際。爲宋人之愚。又不如爲唐人之鈍。然愚者尙買之宋。而不愚者則買之韃靼。耶君以天下之半和宰相。可畏哉。可嘆哉。

太白劍

卷下

四

又
漢孝宣在民間時。所從買餅家。餅輒大飽。乃知後來漢池革音。單于解餅。總一買餅之神。處所變化。至漢皮舍長趙岐。以當侍唐衡之仇。有家禍。逃之北。著絮冒布袴于市中。販胡餅。有孫賓碩者。年二十。入市觀見岐。因問之曰。自有餅耶。販之耶。岐曰。販賓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賓碩乃開車去。戶顧所將兩騎扶上之。岐時以爲所氏耳。而目失色。賓碩曰。觀處士狀貌。非賣餅者。我北海孫賓碩也。必詔我以爲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歸。

先入白刃。言今出得死友。當來入拜。乃出延岐。後數歲。唐衡敗。岐乃得出三府并辟。仕至郡守。刺史大僕。寶碩亦從此顯名。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寶碩以東方饑荒。南客荊州。岐以太僕持節使荊州。得復與寶碩遇。相對流涕。因爲劉表陳其本末。表由是益禮寶碩。項之寶碩病亡。岐在南爲行喪也。今我輩遭亂流離。所至輒見魚肉。孫寶碩之事。民不可以望恒人。乃趙岐之有此遇。當縣絮目布袴中。別有一捉刀人。意故觀乎買餅者之有孝宣。則我輩之戴。眞人終堪自慰。觀乎賣餅者之有趙岐。則我輩之不遇孫生。正

太白劍

卷一

見

堪自愧

又

陳敬瑄故餅師也。其始忠於僖宗。則百倍之饋。皆陽翟之居其貨。其末貳於昭宗。則十死之券。類高驕之藉神兵。禍福之機。豈一賣餅者之智所能測。其倚伏哉。當敬瑄之見囚。王建自度且不免。預資藥帶中。及將形索藥。藥不可得。悲夫。有求生不得之士人。亦復有求死不得之節使乎。賣餅之業。何堪買藥之精。益甚。今干戈橫道。人情可知。烟水依然。吾事已濟。斗酒自勞。浣花鐵被中。尚得更生別夢。

舉奔河中

以身禦亂者。必豪傑之士。非其人。正當以走爲上策。漢末司馬朗河內溫人也。謂父老曰。董卓悖逆。此臣義士奮發之時。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東有成皋。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必停於此。此四分五裂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尙通。舉宗到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婚。爲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爲主。若後有變。復觀望未晚也。父老繼贊。莫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與朗往焉。後數日。關東諸州郡起兵。衆數十萬。皆集滎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

太白劍

卷下

辛

一縱兵鈔畧。民人死者且半。予每閱此事。輒爲心戒。皖桐古戰衝也。予既貧病。無行路資。趙宗賊中之得爲所爲者。又率以予言爲迂。夫當溫老父繼舊之時。固無不以司馬朗趙咨爲迂者也。

又

治亂猶晝夜也。雖遭世盛明。而處亂之學。則不妨其講之。如吾輩門戶之單寡。子孫之庸弱。尤不可不講。吳步隨避亂江東。單身窮困。與贛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餓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讀經傳。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隨與旌求食其地。懼爲所侵。

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方在內。驛之核。旌欲
妻去。止之曰。本所以來長其疆也。而今舍去。欲以
爲高。祇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
設席致地。坐。旌旌於牖外。旌愈恥之。旌辭色自若。征
羌作食。身享大案。徵膳重。香以小盤飯。與旌。旌惟菜
茹而已。旌不能食。旌極餓。致飽乃辭。出旌怒。旌。何
能忍此。旌曰。吾等貧賤。主人以貧賤遇之。同其宜也。
當何所恥。旌所謂有處亂之學者耶。凡忍苦忍辱。皆
非學問。不辦。旌本雄烈之士。及爲吳將。果樹奇功。視
前食征羌。牖下時。若兩步。旌故曰。聖人之道。一日五

大日劍

卷二

三

化。非有百步。旌千步。旌不足以全一步。旌若止辦一
步。旌其爲征羌。軍机上肉者。或久矣。此皆繇未嘗學
問耳。旌畫勤。四。即夜。誦經傳。及晚。代陸遜。爲承。用
尤。誨育。門生。不釋。卷此。可以想其所得。今時事若
此。凡爲我子孫者。此人此傳。何可不日三復耶。

又

步。旌以種瓜作前段。東陵以種瓜作後段。作後段者。
尤爲可憐。得其法。又可以處盛世。夫盛世之不易處
者。亦不勝言也。

又

樂郊私語者。元餘于教授桐江姚同壽所著也。其敘
授時。與同知州事海鹽沈仲實交歡。恨相見晚。遂結
婚盟。後仲實卒。姚走海上哭之。因夫婦携其幼子就
婚於沈。以沈配劉夫人。不忍遠嫁女耳。然翁以桐江
兵衝。遂留作海上寓公。所與游者。若雲間楊廉夫。嘉
禾貝廷臣。潘澤民。張子晦。本州楊友直。時於春林夏
澤。尋討舊蹟。耳目所親。輒條載之。因歎曰。天下
士崩。全尤得拈弄筆墨於此海上。真我之樂郊也。故
題其編曰。樂郊私語云。翁生桐江。予生桐城。姓又同。
不知今桐城而外。有何一片地。可爲休那之樂郊耶。

大日劍

卷二

三

翁之得安於此。亦以沈氏劉夫人一未亡人子其子
矣。又能女其女婿。其婿之翁。媼皆託焉。令仲實
在。又當何如哉。今之爲親戚者。至不得同閭閻。即今
王客。勢殊。炎涼序改。其相吞噬。等於豺狼。吾家壽翁
所遭何幸。

李孝昌。拓拔思恭。徙壁東渭橋。收水北壘。數月。賊
帥朱溫。向讓。涉渭。敗孝昌等軍。高潏擊賊。李詳不
勝。賊復取華州。巢。即按華州刺史。以溫爲同州刺
史。賊又襲孝昌。二軍引去。賊破陳敬瑄兵。走南山。
齊克儉營興平。爲賊所圍。決河灌之。不克。有題尚

書省戶議賊且亡向讓怒殺吏輒剔目懸之。官門開卒凡數千人

此一番屠戮讓賊者亦前知之豈以恨賊之手遂不暇為衆人顧性命耶周樸雖不從賊亦不事天子其不事天子亦似足明唐德之衰而其死也賊以爲立名者自如是耳故不顧己命人之賢者也而有其名則賊以名易之不顧人命其人未必賢者也而置名則賊且以情求之以情求之前後知周樸李道之距我者皆情也劉允章張貞方之逆我者皆面也如是則唐未可圖也向書省戶數行題直點破天下人

太白劍

卷下

三

情局勢賊雖忿亦憚然有懼色矣

百司逃無在者天子更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崔安潛副之周岌王重榮爲左右司馬諸葛爽康實爲左右先鋒平師儒爲後軍時溥督漕賊凡軍興之時惟漕賊最重不知此時時溥所督皆於何處取給後董宣之爲義勝節度使時僖宗始還自蜀天下貢輸不入獨宣賦外獻常參倍句一遣以五百人爲率率給一刀後期即誅此等行事便像箇董宣至德宗之在奉天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

歸別家則薪米儲蓄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斧器用已充舟中矣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應李晟自負糞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此等行事便像箇韓滉今天下郡國所貢漕賦不貲雖屢被明旨而有司高枕不應此豈獨韓滉亦何以對華宣哉元末已失中原師友完孤懸關嶠窮時養海道能無大約取十達二三以明臣節耳更秋之有君真是發千古一慨矣

王處存李孝章拓拔思恭爲京畿都統處存直左孝章在北思恭直右西門思恭爲鐸都統復

太白劍

卷一

四

光監行營中書舍人盧胤征爲克復制置副使於是鐸以山南劍南軍營靈感未攻以岐夏軍營興平重榮處行營渭北復光以壽州南軍合復營武功孝章合拓拔思恭營渭橋程宗楚營京右朱溫以兵三千拉丹延南鄭趨同州刺中來運奔溫據州以守六月尙讓寇河中使朱溫攻河關敗諸葛爽破重榮數千騎於河上寒圍圍不出遂援邵陽攻宜君壘大雨雪盈尺兵死十三七月戰攻鳳翔敗節度李昌言於潞水又遣驍武攻武州槐里涇那兵卻獨鳳翔兵固壁拓拔思恭以銳士

萬八千是難。還留不進河中。糧饑三十道。夏陽朱溫兵奪艘重。榮以甲士三萬救之。溫懼。擊其舟。兵遂圍溫。溫數困。又度巢勢蹙且敗。而孟楷方專國。

事。楷可也。國巢不可也。當時之欲予巢。天不節。國之。意然。唐得國之。史不得國之。史而國之。則巢不獨橫。當時日橫。後世矣。故史才之難。如將才。

溫巧師。楷沮不報。

初。溫之降楊復光。欲斬之。復光眼明人也。當是時。方當以溫勸來者。而更欲斬之。此必有所見。楷爲巢宿。

太白劍

卷一

登

將與溫比肩事巢。其知溫者。寧不逮復光乎。巢入長安以前。是一局面。出長安以後。又一局面。局面換其將士之心。皆換而溫必其最先換者。奪之兵叛。蓋之兵叛。故楷非沮溫者也。爲巢深計。莫如去溫之便耳。予之爲楷辨。亦慨夫謀國者。不能如楷之爲巢謀。能如楷之爲巢謀。豈將將哉。

卽斬賊大將馬恭。降重榮。

溫之降可矣。而黃巢法在必誅。惟巢在必誅。則道必傾。其腹心批其羽翼。故受溫之降。正以誅巢之義。受之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也。雖溫未可止言脅從。

然但有巢在。尙得姑借以爲名。今日之賊。不知孰溫孰巢。尙書廷闕之文。不足以泰一切之。其法也。

帝進拓拔思恭爲京西同都統。救朱。攻軍馬賊。溫既降。重榮遇之厚。故李詳亦獻款。賊將斬之。於赤水。更以黃思恭爲刺史。十月。鐸潛壞於平左抵馬賊。使將薛韜輩之。由馬賊武功入斜谷。以溫整屋列屯十四。使將梁瓌至之。置闕於沮水。三。三。溪水皮嶺。以進秦。京。左行營都統東方達貪賊銳將李公勉。破堡三十。華卒逐黃思恭。巢以王遇爲刺史。遇降河中。明年正月。王鐸使雁門節度使。

大日劍

卷下

美

李克用破賊于渭南。承制拜東北行營都統。合鐸與安潛皆罷。

自巢亂以來。唐所任主兵臣。宋威王鐸等。皆再用再罷。此最兵家之忌。尤可笑者。宋靖康一歲中。宰相易者七人。自知樞密院事。至僉書樞密院。易者二十餘人。宣撫制置使。易者十五人。自古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其亟且暴者。以金人觀之。自用兵來。其謀議任用之人。如粘沒喝。幹離。不等。皆握兵十餘年。其威重權。力足以用其欲。而吾以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當之。宜萬戰而萬不勝也。此李伯紀以十事要高宗。

疏中語深切著明。未有若此者矣。而高宗不悟。豈非萬古之殷鑒。

又

滅巢之功。頗推王鐸。以規模佈置所從出也。鐸可謂能為唐報仇者矣。而高難泊之事。唐不能為報。鐸可謂悲也。唐亦可悲也。人情惟恩仇兩字。其重在生死之上。不獨臣子所以事君父。亦君父所以待臣子。杜陵之諫。武侯入陣圖。功蓋三分國。名高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東坡志林云。僕嘗夢見一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予入陣圖詩。謂先主

太白劍

卷一

三

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不謂吳蜀為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為恨爾。坡此語。自是子美本旨。子美詩意。亦自武侯本旨無疑。而近日鍾伯敬復有翻案。謂云。孤忠必見酬。豈應法孝直。能返伐吳也。其意又一翻坡案。予極喜之。由于美詩意。則吞吳為武侯之恨。由伯敬詩意。使當時無吞吳之事。先主之恨。實有窮時耶。何者。以帝與羽。君臣之誼。非此無以見地。下也。初先主伐吳。吳求和。諸葛與先主。語曰。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主侵取此州。危害國

太白劍

卷一

三

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怨。斂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吝之于羣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如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如反掌。而裴氏論之云。劉后以庸蜀為關河。荆楚為維翰。關羽揚兵沔漢。志陵上國。雖匡主定伯。功未可必。要為威聲遠震。有其經畧。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是為剪宗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義旗所指。宜其在孫氏矣。瑾以大義責備。答之何患無辭。且關羽相與有若四體。股肱橫斷。憤痛已深。豈此奢闊之書。所能廻駐哉。又曹丕嘗詔問羣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吳不。眾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惟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劉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強。勢必用眾。以示其有餘。且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此二論乃伯敬詩所從出也。乃知羽仇之為必報。人心之同。在昔而已然矣。帝此舉所喪失甚不細。亦孔明所謂成敗利鈍。非所逆視者耳。觀孔明者而不於成敗利鈍之外。無以見其不魏之決。觀先主者而

不於成敗利鈍之外。亦無以見其吞吳之決。孔明所任者天下之仇。帝所復者一人之仇。仇固不同。以一人天下為寡。寡大小緩急者也。人主如漢高帝。報德之典。既疏闊。於紀信同仇之誼。又不情於酈生。此西漢風俗卑陋。其卒得孔光王舜之報者無性。李鄴侯欲德宗解回紇之仇。以就功業。而帝不肯。則都言利害。而帝言是非也。帝之不肯。以不忍於輩。輩等之死。此尤是血性天子。不幸至鐸時。以朝廷之尊視一方。而子弟其重乃過醜虜。豈不辱哉。古人主而能為臣子報仇者。如宋殺申舟。楚子聞之。投袂而起。

太白劍

卷下

五

履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晉之市。此真為奮進雄傑矣。而左傳描寫處。亦全是一段血性文字。可以知正明為人。其恥屈而友。為其得春秋之微者也。春秋之義莫大乎報仇。今賊氛所向。血渠骸骨。其中頗不乏繡斧要臣。蠐玉大老。即此曹非能振武肩于壯繆。殉節準乎少華。而赤子何辜。青憐莫訴。聖天子避殿飲痛。明詔固屢下矣。當事者率托詞持重。以九域一家之時。而欲恨武侯之所恨。於四夷觀望之日。而欲容鄴侯之所容。恐天下自是隨處皆成。

高雞。亦豈獨至尊之憂哉。武侯之表。後主曰。賊不兩立。唐之議赦李懷光。而鄴侯剖一葉附。中使語上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莫矣。不知近日諸公於兩侯此等處。又下何註腳也。

又

賊者。人人之仇也。而分之則一人之仇。人情簞豆之搗。動至熱血相潑。况視其骨肉之橫死乎。予從弟士謙在雁行中。最為磊砢。有氣。其心事如天。日皎然。嘗為小吏浙中。未嘗不以王臣自待。鄉論重之。頃賊於豹龍山。賊以其偉丈夫。謂質之可快所欲。與俱至。

太白劍

卷下

辛

吳氏宅。弟義不受辱。遂遇害。其次子式。猶猶子式。舒及雍之子向。皆與禍焉。雍孝友有至性。舒頗讀書能文詞。尤可惜者。向年才十歲耳。有幼清之目。其四五歲時。屬偶語。多奇警。雖予蓬褐之宗。此亦各言其文。考言其童烏也。而祥鸞未壽。鬼車見攫。凡為之血屬者。可一日而不扼心飲泣哉。

又

陳氏者。式雍婦也。其死與雍同地同日。蔣氏者。式婦也。與遇賊於白楊。婦以詭詞脫。而已死之。又一女嬰。亦遇害。鮑氏者。式毅婦也。家貧。率不能日再。

食婦未嘗有怨色。賊既迫，婦語殺曰：「同死無益，君急奔。」明日收我於此耳。既見執，窺見其幼子匿旁荆棘中，恐併為賊得，因好行二十步，詰語賊曰：「我豈復汝者哉？賊又擊之，不殊。一賊復及之，死。明日復忽魁此諸婦皆予宗之抗節者，獨鮑一人得不死，然其志必死者也。」

又

灌夫之欲奔吳楚軍，為父仇也。而漢諸將之不聽，恐失夫也。項羽之欲同沛公入秦，為叔父梁仇也。而懷王諸將之不聽，以羽僇悍，恐失秦也。雖然，恐失秦者

太白劍

卷下

三

名也。其恐羽之得秦者，情也。予從子諸生武南第謙子也。痛父之死，及諸死者，殺家募壯士百人圍練之。欲生得賊數人甘心焉。此第其志可耳。一恥小書生，實安能為。迺一時里人為之鬪然，所以撓敗之者多端。此其情為漢人之待灌夫者耶？抑為楚人之待項羽者耶？錄鄉里而推朝廟，可以知任事之不易矣。先是諸人之保於山也，頗豫為禦賊條約，及賊至，散潰有先路者，予叔父也。少與予同文社，其為人長，時見謙輩獨前當賊，因從後以前約督眾其厲，亦旋不免。故鼓眾倡義，必有權力者而後濟，商以予言竟罷。

其事

克用獨引軍

獨之一字，予克用也。克用之為都統，王鐸承制所拜鐸罷，則亦克用自疑之時，而能無觀望者何哉？初高駢破賊大雲倉，勢已困駢，欲專功，因奏罷昭義武宣諸軍，駢之為專，即為獨也。此可與克用之獨同例。書者否，今之君子欲語之以克用，則戰非我事，楚師已合，聊為壁上之觀笑之，以高駢則功許誰分，雍齒雖侯未息沙間之語，悲夫。

又

太白劍

卷下

三

始王師之攻長安，巢諸將皆敗，獨王璠一軍戰尤力。史之書獨，亦予璠也不忍以其賊將而沒之，以明為獨之難耳。故錄王璠之力戰，可以見盜賊之有君臣若抹沙陀之勤王，何以愧中國之忘順逆。自嵐石出夏陽，屯沙苑，破黃揆軍，遂營乾院。二月，合河中易定忠武等兵擊巢，巢命王璠林言軍居左，趙璋尚讓軍居右，眾幾十萬，與王師大戰梁田。賊敗，執俘數萬，僮僮三十里，斂為京觀。璠與黃揆襲華州，據之，遇亡去。克用掘塹環州，分騎屯渭北，命薛志勤康若立夜襲京師，火府聚，俘賊而還。

巢戰數不利。軍食竭。下不用命。陰有遁謀。巢之謀遇。以下不用命。而下不用命者。以軍食竭也。巢之自來。都犯京師。其輜重千里相屬。及後自京師出走。所委輜重珍寶於道。能使諸軍爭取之。不復顧其富如此。然且軍食竭者。則富於其不可食。非富於可食者耳。至近日之賊。所掠不訖。然一日不出掠。則一日不得食。有數騎經千里。道逢一丐者。探其囊。得米二升。許饘之以去。可以知賊不足滅矣。

即發兵三萬。搃藍田道。使向讓援華州。克用率重榮迎戰。零口破之。遂拔其城。揆引眾出走。涇原節

太白劍

卷下

三

度使張鈞說蕭渾與盟。共討賊。是時諸鎮兵四面至。四月克用遣部將楊守宗率河中將白志遠忠武將龐從等最先進擊賊。渭橋三戰。賊三敗。於是諸節度兵皆奮無敵。後入自光泰門。克用身決戰身之一字。其子克用也。諸鎮之無敢後。不敢以其兵後於克用之身耳。即戎者介冑之事。而我國家部院諸公。擅有之。其擅之也。不過只一蕭相國之發縱指示。蓋曰。心決戰也。顧心可假。身不可假。唐之賊。賊于真克用。今之賊。養於假蕭何。

又

太史公書垓下之戰曰。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淮陰侯以十萬眾自當之一。淮陰書曰。則兩將軍與皇帝定。皆不得書自。以制于自之者也。今之于戎事。亦有以文臣身之者矣。然不得而自之。而心其自者。自之。亦曰位在故耶。夫位孰如皇帝史之獨以自書淮陰。非予淮陰以予漢皇帝之不自耳。然則督臣於撫臣。撫臣於道臣。但叙漢廷之爵。忍言諸臣功狗而相國之功人。欲成垓下之功。何妨高帝將兵而淮陰之將將然難言之矣。

又

太白劍

卷下

四

定天下必以武功。而論武功者。必先戰。將後謀。臣韓彭王良平侯。此天所弗違者也。蕭何功雖甚。而高帝以厚故。舊者厚之。如功狗功人之喻。亦甚不倫。尤可笑者。在鄂千秋之賞。非為相國之功待千秋。而明正為皇帝之評得千秋而健耳。此賞誦非賞諍也。諸將之言曹參身被七十創。帝亦可為動心矣。如唐文皇之語尉遲敬德曰。人言公反。何也。敬德曰。臣事陛下經百戰。今所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奈何疑臣反乎。因脫衣投地。疥癩滿身上。撫之。為流涕。吳周秦督諸將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並在所部。不伏也。徐盛

特爲案行至濡須。因大會諸將。權自行酒到秦前。命秦解衣。手自指其瘡。問以所也。秦慨記昔戰。問處以對。權把其臂。涕泣交連。字之曰幼平。卿爲孤兄弟。不惜軀命。盾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乎。盾如刻畫四字。何其沈痛。凡人臣之功。皆得土可酬。而若此者。非涕泣不足以酬之。非涕泣不足以酬。則非刀筆議論之所可與並論者。不必言矣。且戰非一人之事。其難全在使衆。僕固懷恩子。玠隨虜復還。懷恩立斬之。李勣之征高麗。欲與其子婚。杜懷恭偕行。恭亡。唐曰公欲借我行法耳。凡二將之心。皆以使

大白劍

卷下

三

衆也。非忍於其子。則不足以使衆。非忍於其壻。則不足以使衆。其忍於身者。又可知矣。李光弼之戰。先納刀於鞘中。曰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戰不捷。則當自頸。此所謂忍於其身。又自使之道也。十隊縱橫亡參等百人。何缺於漢。使無參等。即得百良。平又安與決垓下之事哉。每念左丘明所叙。次越勾踐伐吳一段文字。凡在事者。不可不日一讀。其令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廼令於國曰。國人欲告我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

夫人向屏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廼闔左闔。填之以土。去斧側席而坐。不婦。王背櫓而立。大夫向櫓。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櫓。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婦。其一時君臣夫婦。互相訣絕之意。千秋而下。尚堪神策。凡以爲一戰耳。戰豈易事哉。將兵者讀此。而可以作戰氣矣。將者讀此。而可以第

大白劍

卷下

三

戰功矣。呼聲動天。賊奔潰。逐北至望春。入昇陽殿。闔巢夜奔。眾猶十五萬。聲趨徐州。出藍田。入商山。委輜重。珍費于道。諸軍爭取之。不復追。故賊得整軍。自祿山陷長安。宮闈完雄。吐番所燬。唯衙衙廬舍。朱泚亂定。百餘年。治繕神麗。如開元時。漢唐規制。爲後代所不及者。非一而宮室亦一事也。此非物力之獨殊。其用之者核耳。如漢文欲作露臺。召工計直。當百金。上曰百金。中人之產。遂已之。已之文帝之儉也。顧在今日。寧有中人之產。足辦天子一

臺者乎。錄將作而討軍實。問狗亦可以得馬價矣。

又

秦始皇游梁山宮。望見丞相車騎衆。漢高帝亦於複道見諸將偶語。古帝王之在深宮。不廢遠眺。要爲有意。宋南度後。天子所御止一殿。但隨事易名。最爲簡約矣。然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焜耀。語左右曰。此必買餼。迨其所見亦何遠也。世傳我肅皇帝亦嘗從內登高。見趙文華西長安街新第。心弗善之。今禁中似無一臺。觀可四望者。不知肅皇帝所登爲何處也。

太白劍

卷下

三

又

開元之土木盛矣。再經喪亂之後。尙得復還舊觀。足徵物力當時不特宸居。卽侯王邸第。亦往往流錫編紀。然馬燧之第爲圓。汾陽之宅爲寺。皆以上古。此亦足見當時御下之畧。知其所以御下。則知所以用兵矣。前賊薄潁州時。州人之爲守禦者。亦其豫有韓進士者。其別業在城外。一樓高而瞰城。衆議去之。韓不。及賊至。登樓雨射城上。故城守者一隅。賊攻而進。城遂陷。蓋一城生命。係此一樓。非僅一樓。係一韓進士耳。韓父母妻子。皆見屠。獨以飼馬其。獲魚其。

身雖免于賊。亦應不免于國。免于賊。似無天道也。免于國。似無天子也。卽此事未經天子而萬衆之生死所在。卽天子之法度所在。唐天子以一祝釐之。遊觀之用。至奪兩元臣第。而今至不能以軍興法撤。

韓進士一樓。進士良貴。所惜者不貴於賊耳。嗟乎。青蓮居士。存典衣之跡于任城。白雪先生。開染翰之壇於歷下。乃潁城之隅。有樓臨然。易世而後。得傳爲韓進士飼馬處。亦自輝映。至納敗。方鎮兵互入。擄掠。火大內。惟含元殿獨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內南內。及光啟宮而已。楊復光。

太白劍

卷下

三

獻捷行在。帝詔陳許延州鳳翔博野軍合東西神策二萬人屯京師。合大明宮舊守王徽衛諸門撫定居人。詔尙書右僕射裴瑒修復宮省。購贖賂仗衛舊章秘籍。

此時便想到舊章秘籍。此唐所以爲唐也。唐藏書之富。莫過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學者所自爲書。又一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可謂盛矣。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複相緣。王世充平得隋舊書八千餘卷。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浮舟沂河西。致京師。經砥柱舟。

監請購亡其書。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等爲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寫藏內庫。以宮人掌之。玄宗命左散騎長昭侍文館學士馬懷素爲修圖書使。與右散騎崇文館學士褚遂良。整比會幸東都。乃就乾元殿東序。簡較無量。建議御書以宰相宋璟。蘇頌同署。如貞觀故事。又借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遷書東宮麗正殿。置脩書院於著作院。其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卿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

大白劍

卷下

充

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爲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安祿山之亂。尺簡不存。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秘書搜採。而四庫之書復完。分藏十二庫。讀文宗紀元載傳。其時不無事矣。所留意尤有此及黃巢之亂。僖宗尚未還京。已有裴璩之詔。而董昌因取越民裴氏藏書獻之。卽有詔授昌兼諸道採訪圖籍使。其後昭宗播遷。唐去亡不能日計。尤命監察御史韋昌範等諸

道求購。此誠非當時急著。顧朝廷之大人。各有其事。初不以緩着妨急着也。今若以唐事付之翰林。公正於一切。有何妨礙。漢唐用兵之妙。不盡由書。而購書之意。蓋秘閣則購書。武庫則購仗。度支則購金。錢主爵則購人事。事有購。事有獲。又不必說到讀書以後之妙。

又

李獻吉曰。唐書新靡。勝故觀者。捫故而不構新。王元美曰。新唐書。屬古書也。楊用修論之尤詳。舊書予嘗觀之。然草草放過。今此但有新書。乃據以成此論。誠

大白劍

卷下

三

爲疏陋。乃知但有書可讀。便是生人。一福。然有書者。又未必能讀。耳。予鄉有兩先生。足爲千古讀書榜樣。其一爲方中丞逢吉。一爲葉少宰以冲。瑞禍起。事在不測。尤日課讀廿一史。有程頤一書。舍在城西。率晨往暮歸。苦童子之就塾。後有司當公輪鬼薪獄具上。眾疑譴不止。此公自度生死不過十日內事。於是始罷讀書。歸對妻子曰。以此十日。開了百年春。緣公之於學。黃霸夏侯勝之事。不足道矣。少宰每對客輒問坊間近有何書。所善客非時得未見書。不忍

諸公當民亂時。邑中諸大家圖書皆散逸。凡得少宰書者。無一字不經丹鉛。偶有所不解。則乙之。其所乙所丹銘。必標時日。公與中丞。少皆刻意尙古。及晚節所著。益汪洋自恣。似南華。益風之積者厚也。今後輩中讀書者。有一毫釐得似兩先生否。顧予方論兵。不應忽及讀書。然世必專愚篤癖。無他嗜好者。始能讀書。而將才亦然。吳起之智。其愚也。趙充國之忠。其癖也。非智不足與籌敵。非愚不至於殺妻。非忠不足以與卽危。非癖不至於忘老。至癖之中。又癖焉。或癖則正。或癖則奇。或癖則嚴。或癖則寬。皆各自有

太白劍

卷下

七

心眼。不因彼法此。亦惟善讀書者近之。故不借博士之援。而後能立。左氏不問美新之譽。而後能表立。經則李德裕之於維州。裴中立之於蔡州。是也不取制科之利。而後能不畜文選。不附濂洛之名。而後能不立春秋。則留侯之不至復六國。後堪敬之。不取都洛陽。是也。蓋讀書之通於兵者若此。中丞之再起。以御史按關門。會東酋買米大安口。其實奴酋也。而我應之。公上其事。兵部以問督師崇煥。崇煥報曰。此吾兵機。不便即令內知。蓋崇煥欲以此餌奴。爲款計耳。乃邊事遂以大裂。賊益深入。其時薊兵匿而不敢出。闔

兵出而不敢戰。方公一御史。無大兵。獨以忠義激衆。身鎮通州。作書與數歲子訣。以死自誓。嗟乎。今當事於此者。精舍修齋。樓船載酒。某城應援。而不遣某。某險應備。而不設備。其不備不援。必爲之辭曰。自兵機在此。皆聽大安口買米者耳。夫辦賊與辦賊難易。何啻霄壤。今以諸公而當中丞時。其怖死牀下久矣。中丞真不負讀書人也。

又

予避賊烏沙時。張仲英在長風夾。徒步來相看。病兩伯諸人之死。執手痛哭。已攜錢入壚頭小飲。酒以語

太白劍

卷一

三

予曰。世運至此。我運至此。復何道。所恨者前此無事時。不及快讀書耳。然讀書政在此時。予曰。何也。曰。呂子明所謂別三日。便當刮口相待者。以讀書於三國之時耳。蓋身在事中心在事中。眼在事中。當局較對病。按方自別。有一番觸發。若林下窗閒。焚香展帙。此秀才家科場前上課。堪濟甚事。予曰。如武侯。鄴侯之書。還是事前讀者。半時讀者。英曰。此又是一項人。世惟以此求人。故爲房次律輩所購。欲得上上。反得下下。予曰。子論自佳。但不知賊頗讀書否。時英已醉。拍案厲聲曰。不讀書的做賊。讀書的殺賊。爾時意象

如此及予再竄清溪。英已病。以其家匿樞陽之濱。九書報予。旦夕且見詰。亡何家問至。仲英死矣。悲哉。

又

平生有窮友一人。爲方小白。其窮其才。皆十倍予。家貧無藏書。或從人得一編。過目便竟。衡口便誦。爲人散朗寬平。惡察繁言。雅不快予持論。嘗謂天下之亂。往往繇讀書者。予必異口之亂民也。予爲一笑。昔魏武得奸雄之目。於子將。意乃大喜。亂民兩字。予政何堪。今小白之舍我去者十年矣。天下事非君所能治。亦非予所能亂。能亂之。斯能治之。誠有其人。雖北降

太白劍

卷下

查

插酋。南復交趾。東取建州。西定哈密。可也。潢池遊魂。又何足煩。廟算。

豫敗則者。神策將橫衝軍使楊守亮。踞雲都將高周彝。忠順都將胡真。天德將顧彥。則七十人。已東。使孟楷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迎戰。大敗。即臣賊。與連和。

朱溫背巢於僭號長安之日。宗權臣巢於踞踟蔡州之時。此便是二賊之優劣。

又

巢之不死長安。此天特延之。以度秦。宗權作賊耳。此

真殺連之會。又同時如柳彥璋陷江州。徐唐莒陷洪

州。岳陷衡州。陳彥彈陷郴州。蔡結陷道州。魯景仁陷連州。鍾季文陷明州。杜確陷台州。盧約陷處州。危全諷陷撫州。危仔偁陷信州。許鄒陷滁州。舒州吳廻逐其刺史。此皆與巢同以賊害者。其他州將藩鎮戍卒之亂。不與焉。凡國威一損。即姦民乘之。故盜之熾。莫如宋靖康之際。見國史及諸家所記者。其部至二百有奇。其最猖者。如河東王善擁衆至七十萬。車萬乘。沒角牛。楊進者衆三十萬。悲夫。民生其間。亦何異園中之雉兔哉。當時所憂者。金虜。不暇憂盜也。然不暇

太白劍

卷下

查

憂盜而盜卒殲。自靖康二年。至紹興五年。凡九年而羣醜遂盡。譬則治病者。諸病皆作。但治一病。一病治而諸病以除。則所治者病本也。金虜宋病本也。韓侂諸公憫然以全力注之。虜知有中國。而中國不得不知有中國矣。國家以己已賊入犯。至庚午流賊間。丙子口再入。賊以大逞。然宋虜已割中國之半。如孔彥舟。李成。劉忠。諸盜。或遂歸金。若歸劉豫。盜固有多窟也。至今日之賊。雖內干。王命亦未外負。賊援以視宋事。其局自殊。總之天下事以邊腹爲標本。則病本在賊。以首從爲標本。則病本在賊。此二皆相爲標本。

但能治一。自可靖二。所需一太白山人來作醫王。

又

靖康之盜如趙萬川襲常州執守臣何袞進犯鎮江張遇自淮西渡江犯池州入城縱掠驅強壯益兵復攻陷鎮江邵青寇宣州歸正復叛圍太平州擁舟數百艘剽當塗蕪湖犯江陰常熱郭仲威犯鎮江李選亦犯鎮江陷之蓋鎮江凡三陷焉威乃亦犯鎮江殺守臣胡康老劫其部衆以行縱兵陷廣德殺通判王壽破宣國縣圍宣州張琪犯建康犯當塗宣州又犯徽州據之李捧琪黨也亦犯宣州則當時死地固不

太白劍

卷下

三

直一江北也。使以今之當事者常事其時又將開府何地。截身何所。

楷擊陳州敗死巢自圍之畧鄧許孟洛入徐兗數十州人大饑倚死墻塹賊俘以食日數千人乃辦列白磔糜皮骨於日並啖之。

莫慘於殺人而人慘之亦莫慘於殺物而人快之其快之者必藉口天生萬物以養人之說蓋快其養我又快於天之以之也以予觀黃巢末後食人一段凡日食數千人而後給則歲食人殆數百萬且糜之以磔併其皮骨啖之至秦宗權兵出未嘗轉糧但指鄉

聚曰啖其人可飽官兵追蹙廼獲鹽尸數十車八回

曰天生物以養人則巢亦可曰天生人以養人豈能爲巢則食人能爲人則食物食則食之耳而必稱天以食者天固諄諄命之乎如第署之以理是宋儒之天也宋儒之殺物必繫之天物莫如之何而天亦莫如之何猶曹操之殺人必繫之天子人莫如之何而天子亦莫如之何蓋天與天子之弱也天子之弱繇乎運數之強所謂否泰剝復之必相代也大之弱繇乎業力之強所謂冤親罪福之必相償也夫生死亦大矣而巢等殺之之慘如此此安得無故又如近賊

太白劍

卷一

天

之在吾鄉其殺人之道至千年中史冊所未經見然柳公厨中何曾著下或日一見之日數見之積習生常遂成快事所不免者他生隔世債主相尋文券歷然子錢萬倍凡巢所殺凡賊所殺皆自殺之故殺物者與稱天自以殺之而明我行殺之有名正不如稱自以殺之以明彼得殺之有罪耳顧是罪也非咎繇所得執非蘇公所得書而當問之我佛迺末法之中佛又弱矣如唐一代名賢王右丞裴相國諸公莫不深入玄宗透明大事而皆以茹淡割草見譏此史夫戒殺者佛也使人或轉以謗佛慢佛之故激增殺報

則勿之殺又佛殺之矣故曰佛之一字我不喜也夫佛之一字向學道者所不喜聞何必殺之一字代養生者之所樂道

又

朱粲食人賊也李孝恭擊破之俘其衆諸將請阮之孝恭曰今列城皆吾寇若獲則殺之復有降者乎悉縱之高王亦食人賊也代宗賊聚徒南山日啗人數千既擒會赦帝將貸其死公卿請誅之帝不從卒以杖死以粲則遇孝恭以王則遇代宗非天之求於食人者恕也求於食人者恕以求於食物者亦粲

太白劍

卷下

七

玉兩賊必往在畜生道中經人刀組者

時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與周岌時溥帥師掠陳趙犇亦乞兵太原巢遣宗權攻許州未克如是糧竭木皮草根皆盡

民者國之本賊之本民饑則賊饑賊饑則至食人民饑則國饑國饑其策安在儒者徃故常問言平準諸政則謂以天子爲商賈夫桑孔之政能不加賦而國用足劉晏之政能不行賑而民用足其理財皆近乎聖夫商賈不獨天子爲之雖以聖人爲之道亦安往而不在哉房瑄諫肅宗用第五琦帝曰六軍之命

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瑄不得對之廷如此可以知其有陳濤斜之敗矣且周舉之他尚可無破格獨一理財手則天子定不妨破格求之天下而天下不妨先破格用天子而後可以有成德宗以徵於奉天之困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全不息劍南節度使韋皋有日進江西觀察使李兼有月進淮南節度使杜亞宣歙觀察使劉贊鎮海節度使王緯李錡皆徵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曰羨餘諸公而爲名乎則天下之詬皆歸焉使爲利也豈乏郡鳩之可以儲此者哉推其故總不出徵射恩澤四字所

太白劍

卷下

七

謂出諸內帑藏諸外帑耳顧使諸公而處今之時日進者於臺省月進者於銓部而事無不濟矣乃諸公必射之天子足明唐之天子畢竟重於其當市其常事者尙能破格以用天子也夫國以義爲利孔氏之格也租庸調者唐祖宗之格也其格皆足以制天子惟唐諸公能破此格以聽天子爲漢武故爲天子者能破此格以用卜式所謂卜式者何也如常州刺史裴肅薦薪炭案紙爲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劉贊卒于宣州其判官嚴綬領軍府爲進奉召爲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也夫唐至

此已號令不徧四方其勢亦小削一德宗才出自奉天城便能作此胸臆事近武帝之以上式示天下矣史言自兩人始者見不止兩人也嗟乎使今日有此兩事其指天畫地而前爭者豈第一房瑄哉今內外軍需之急亦數百年一時而諸藩維正之供雖豐民酒率積歲不至即吾皖一郡至負漕粟二十萬四方之如此者又不啻過天子不得而問焉其不得以天子問此者繇不得以天子而用裴肅嚴綬其不得用裴肅嚴綬者繇不得用劉晏第五琦不得用晏琦者繇有天子之格其格不得爲商賈也夫

太白劍

卷下

元

格豈獨爲天子設哉吾以是知房瑄輩之謂天下賀蘭進明之譜瑄者曰陛下知晉亂乎惟以尙虛名用王衍作宰相故至於敗方唐中興當用實才瑄大言無當非宰相器此雖議實正論也但今日雖求一房次律何可得瑄既承肅宗之難便語實不得對蓋一思之而知時之必不可無財再思之而知財之必不可無瑄此是瑄大明眼處大虛心處特悟性後帝一着亦身在事外耳若遇近日劉宗周輩正不知作何轉語一副大學衍義不盡抄入萬言書不肯便止繇是一朝臣子人人得以天子之格格天子

而天子則不得以臣子之格格臣子繇是瑄其大盈盡在重人之廡而國家可措手者一止兩殿中書及太學生州縣小吏可賣時博民間數斛麥足作邊人一粥耳此等雅非

上意至太學賢闕而以贊選

上尤恨之有詔屢罷而當事者以用誦持不可夫以平準爲商賈則舉朝爭之以鬻爵爲商賈則舉朝便之天下固有兩商賈哉天下不能破格用天子便須天子曰破其格唐兩宗不足言有漢武皇帝在知經筵者何妨一進展太史公平準書

太白劍

卷下

平

又歐陽修之論唐食貨曰口分世業之田壤而爲兼併租庸調之法壤而爲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鑄錢括苗權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矣夫屯田而至與括苗借商等法并言之此論非是然因是知平準之可與屯田並言無疑矣今之言佐軍國者雖屯田鹽法錢法等政皆無可措手何況平準非選其名無其才也然本無其才故破其名大率不出以天子爲商賈之一言而已故雖以非常搶攘之時直神武不世出之天子竟無一人與言及平準者此

國家之不幸。農民之不幸。獨爲豪商大賈之幸。得坐擁高貨。以籠天下之利。而莫與爭道耳。夫晏嬰起士。然曠代異才。今欲言財利事決。不能求其大。於制科。欲令所在商賈之雄。稱有心計者。有司詢訪以聞。徵集閣下。令一二留意經濟士大夫。與其議平準。其人之精練明達。其言什五可憑者。可徑令試工。戶兩部官司其案。佐輒聽自辟。其黨朝廷爲亮官之如是。界之帑金百萬。令小試之一方。小試之一事。有効則更加推廣。夫古方皆可治今病。小增損之而已。豈索孔晏琦之方。必絕効于漢唐之後者哉。今有急則加

太白劍

卷二

三

田賦民亦甚不堪命矣。吾愛天子以不爲商賈之名。而厚天子以不念小民之誡。此理此議。又何出朱晦菴胡致堂耶。吾觀陳諫之論劉晏爲之。其畧曰。王者愛人。不在賜予。當使之耕耘。繼繼常歲平歛之。荒年蠲抹之。大率歲增什之一。而晏尤能時其緩急。而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曰。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聞。而奏報已行矣。議者曰。誤宴不直。賑抹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病者。不使。危。善。抹災者。勿使。至。賤。給。故。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國用。國用則復重出矣。

又賑給近僥倖。吏下爲姦。強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爲二害。災沴之鄉。所乏糧耳。宅產尙在。賤以出之。易其雜貨。因人之力。轉于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多出救粟。恣之糶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轉相沾逮。自免阻饑。不待令驅。以爲二勝。晏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饑則賤與。率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嗟呼。此雖伊周爲政。何以加此。故平準者。國家之幸。小民之幸。而苟用予議。則爲商賈者。亦因遂進仕進之路。又滋幸矣。管子所謂下令流水之源者。莫過乎此。獨田賦一省。無以爲有土者漁

太白劍

卷二

三

獵之使。則阻撓之議。勢所不免。是則存乎縣官之斷。爲武帝所謂自破其格者也。不然。民力竭矣。而天下之事未止。我不爲商賈。將胥天下爲盜賊哉。

又

唐食貨志。敘代宗元載時。以君臣猜間不協。邊計兵食。置不講者。幾十年。此父子異心之效也。至本朝自萬歷以來。不講此者。又不止十年。則總坐一門。非無才士大夫也。而房謀杜斷。無過之。金湯肅規。曹隨不出。之衣鉢。此外不復一事。足關心此。

又兄弟異心之效父子異心兄弟異心雖家八口而足衣食者未之或觀况國家乎顧父子之難易猶兄弟之構無已此今所以益不逮唐

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兵由陝濟河而東會闕東諸鎮擊汝州全忠擊賊瓦子塢斬萬餘級

昔之臣弟今出亡巢矣迺唐之亡亦因之每怪天之亡唐一箇宗是矣而復亡之以昭宗是亡之以英主也昭宗之微茂貞軍入全忠軍待全忠有加禮帝顧衛兵或有憤發者因履係解目全忠爲吾繫之全忠跪結履汗浹背而左右莫敢動則帝何如主哉

太白劍

卷下

三

迺未幾而結履者遂爲操戈之人彼若何意作此佈置又世語載漢制三公領兵入見者皆交戟又類而前曹公將討張繡入覲天子時復此制公自能行復朝見言復者必前此已廢行矣以昭宗時而能行結履之命於全忠以獻帝時而能復又頸之制於孟德可想見漢唐朝廷之際

諸軍破尚讓於太原亦萬級獲械鎧馬羊萬計又敗黃鄴於西華鄴夜遁巢大恐居三日軍中相驚棄壁走巢退營故陽里其五月大雨震雷川溪皆暴溢賊壘盡壞衆潰巢解而去全忠進成尉氏克

用追軍全忠還汴州巢取尉氏攻中牟兵度水半克用擊之賊多溺死巢引殘眾走封丘克用追賊之還營鄭州巢涉汴北引夜復大雨賊潰

朱滔田悅王武俊之相王爲增祀天三護就位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甚異馬燧見之笑曰此雲無知乃爲賊瑞朱全忠之敗賀瓌師無子遺軍還風暴起全忠曰豈殺人有遺耶乃搜軍中復斬數千人則亦止此又風之無知者也其有知者獨此數雨頗足爲唐師之助當是時唐誅巢之勢已決而天復助之亦諸將諸軍之忠勇誠有以動之近一當事者提兵援皖

太白劍

卷下

四

駐城中無故忽下令就舟一城盡駭阮堅之先生往叩故某公屏人語曰聞此城明日當有由拳地恐先生亦應出避先生爲固笑出蓋左右習某之冬烘特爲此訛以弄之時賊在山中畏嵐濕惟雨足苦之而天適久不雨乃此公更爲皖人作由拳想此何等兵法何等星學耶吳步騭語孫權曰北降人王潛等說北相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大向荆州宜爲之防權曰此曹衰弱何能有圖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爲君作主人後有呂範諸葛格爲說騭所言云每讀步騭表輒失笑此江與開關俱生

盧有可以沙囊塞也。陶之慮長江為陸。與此公之慮安上成江。固是千秋佳對。

克用聞之。急擊巢河。度河攻汴州。全忠拒守。克用抹之。斬賊驍將李周楊景彪等。巢夜走。肝城人克用克用悉軍窮。賊將李謙楊能霍存葛從周張歸。歸張歸厚往降全忠。

人情也。以賊降賊。

而尚讓以萬人歸時。薄巢愈猜。忿屢殺大將。

天道也。以賊殺賊。

引眾奔兗州。克用追至曹。巢兄弟拒戰。不勝。走兗。

太白劍

卷二

全

鄆間獲男女牛馬萬餘。乘輿器服等。禽巢愛子。

計巢所殺之慘。雖粉其身。何足以償。故粉其屍。在粉其心。聞眾生業。入阿鼻者。其一人之身。必偏一獄。各各不礙。凡一獄之苦。一人一刻。必偏受之。夫以阿鼻之廣。而一身偏之。此非身之所為。心為之也。妙哉。除巢之死。令親見其愛子之就食。此時雖舉一世罪。眾盡取償於一巢。而無不給。何者。以取償於其心。非於其身也。今賊之暴。猶巢賊之心。猶巢不知造物之究竟報之。當以何法。克用軍晝夜馳糧盡。不能得巢。乃還。

高皇帝御批中有與曹國公李文忠一札。略云。徐馮諸將。勤已甚矣。爾雖亦勤。難同他論。今命爾將一切大小候省指揮等官。騎士。潛養銳於山西。以防口寇。

教徐馮赴京過冬。恤我開國之大勳。胡口出沒。爾獨當之。云云。徐為中山王。馮宋公勝也。中山領袖。其固以其龍虎之器。而帝所褒崇者。只一勤字。該却其為曹公勉者。亦總不出此字。故舜之許禹曰。克勤。于邦。成王之述周公曰。勤勞王家。可知此一勤字。便是古今社稷臣一通同考。課語也。自賊起以來。任兵事吾鄉者。經多人矣。有一公者。賊之所在。則兵在。兵之

太白劍

卷下

全

所在。則身在。且身之所在。而又行李所不必在。儲所不必在。頃扼賊太湖之隘。與其眾皆露宿。有令軍中不得夜飲酒及舉火。凡夜一健兒與背相抵坐。田中其下。惟藉少草。一卒以敝氈進。遽揮之。為不能人偏也。曉起。通身霜雪。凍衣磨鋒。鉞如是者。凡四十晝夜。時諸道揀不至。公以兵付諸將。身自匿小廟。犯危濤。四出告急。不數日而歸。賊不知公之不在軍也。此一公者。不知於兵法何如。其於高帝所謂勤者。有一毫釐不應否。又二公者。或運籌白下。或草檄吳門。亦時提兵赴上游之急。然日行遠不過五里。近三里。值

江山勝處則留飲樓船環繞爲魚龍之戲。及至其地賊去率已數月。以先聲論功。衆論亦卒不能奪。但不知與高帝所謂勤者有一毫釐相應否。至李克用始以勅王。至自太原。即破賊渭南。因出夏陽。屯沙苑。破黃揆軍。遂大戰梁田陂。復圍王璠王。揆於華州。迎戰。尚讓於零口。乘勝遂復京師。是爲中和之三年。克用卽於此住手。亦足以報唐矣。乃明年二月復率山西兵繇陝濟河。壁汝州。會諸鎮兵破尚讓於太原。破黃鄴於西華。及暴雨賊壘壞。克用自鄭州急擊賊河瀕。爲全忠解汴圍。斬賊諸驍將。巢入寇句。克用乘軍

太白劍

卷下

七

窮跼至曹州。擒其愛子。史言其軍晝夜馳驟。乃還。則克用之爲唐忠臣。唐功臣。只一勤。不可及耳。彼二公之行事。想自有亞夫不揀梁一等兵法在。非書生所窺。乃若此一公之勤也。前有克用。近則中山高帝之鑑。必式臨之。

巢衆僅千人。走保太山。六月時溥遣將陳景瑜與向讓迎戰。狼虎各巢。計幾謂林言曰。我欲討國姦。臣洗濯朝廷。事成不退。亦誤矣。

巢雖欲退。其退當在何所。巢當陷廣州。及安南矣。其地皆在天末。巢宜據而自王。而必以安南都護廣州

節度求歸朝。則非有朝命。雖陷其地。不能自也。然則巢之退。必北走胡。南走詔耳。寧能復退爲曹州鹽徒乎。若五日之賊。所破名城大邑。不數日輒去。至所掠子女玉帛之富。以谷量。終不知何所歸之。金人之歸。其必於燕。祿山之歸。其必於范陽。今有賊之范陽。則賊以賊歸。可也。不則以何局而。以何節。而爲范陽。然此等事。不足深求。所謂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耳。雖然。有可求者。正德時妖賊李五者。太原人。後事解。改姓名曰張五。又曰張賓。積貲鉅萬。兩子皆入贅得承。布政司而自授京衛指揮使。則今日

太白劍

卷下

八

之賊。其志得無尙冀以李五爲結局者與。治賊者但能塞其爲李五之路。而太白劍在行間矣。五又以秘方于郭勳。勳與善。後其鄉人首之。御史馬錄曰。張五卽李五也。捕之下獄。勳爲移書解。錄不聽。與郭御史江潮會。上其獄。而勳劾勳。世宗疑之。悉逮兩公下。司獄法司覆讞。如錄。潮原擬上。並擬。并三法司大臣。悉下獄。廷鞫。而張永嘉以兵侍特令掌都察院。杜安福以禮侍掌刑部。悉反其詞。錄永成潮爲民。嗟呼。以世廟之明。永嘉之果。安福之鸞。而李五者。第用一郭勳。遂足當三面。則凡爲李五者。又

꺾

大日劍

卷一

三

蓋字斯殺而權在下樊世殺而權在上其事有辯也
獨樊世爲秦舊勳猛故多方激怒之以成其罪此猛
君臣之不及昭烈武侯也然譚以此息威以此靈功
以此立矣當時張永嘉固借馬御史江中丞爲樊世
者耳有如水嘉首而後足以縱李五殺李五
若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毋爲他人利言出也
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及兄存弟鄴揆欽
秉萬通思厚

漢高帝曰。蕭何舉族數千人從我。此數千人無一名見史冊者。亮不能皆何等也。此亦足以明鄂君之謾。

太白劍

我

죽

並殺其妻子。悉函首將詣溥。而太原博野軍殺首
與巢首領上。圖于行在。詔以首獻于順。徐州小
吏李師悅得巢符璽上之。拜湖州刺史。巢從子
浩。衆七十。爲盜江湖間。自號浪蕩軍。天復初。欲據
湖南。陷瀏陽。殺畧甚衆。湘陰彊家鄧進思率壯士
伏山中。擊殺浩。

予既反獲黃巢一節而嘆宋郊之可與言史也書至此時朝廷之事率出令夜此傳於宋威之拜高使必書帝使於賊之進近東都必書帝憂於威之宋軍顧望書帝亦知之於罷崔安潛復起宋威必書帝詔

於威之殺向若長則書帝以爲非是書帝懲宋威失計於張永範之請益兵則書帝不許盧攜之罷宰相則書帝黜不以其事乎令孜也至近日魏璠事後諸公之起自摧折者所上書靡不以忤璠自張無復有得罪

先帝一將示時無先帝耶漢中書謁者百頭貴幸丞相匡御史大夫張諱皆阿附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徒爲中太僕不復曲權衡顯乃奏顯舊惡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顯位三公知顯等專權擅勢不以時自奏行罰而阿諛曲從皆不道在

太白劍

卷下

三

赦令前赦後衡譴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陽若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之體嗟乎以王尊之疏合之宋邠之史而今人之卑君尊臣其尙有辭與至匡衡則不得以擊石顯之疏文其前過元載則不得以討朝恩之疏覆其終凶乃知唐漢朝廷尙有公論夫公論者史所從出而太白劍之所輔也

別論

宰相六人

盧攜

擲始任宋威再任高驥以此負當世議觀擲能嘉司空圖之節以故相居洛時恆與游還朝過陝驍於觀察使盧攜曰司空御史高士也洵卽表爲僚僚會攜復執取召拜禮部員外郎遷郎中攜以任兩州將而獲罪不能以知一高士而得各世固無需於高士耶巢陷長安圖將奔不得前圖弟奴段章者陷賊執圖手口我所至張將軍喜下士可往見之無虛死溝中詩不肯章泣下遂奔咸陽開關至河中此人豈可謂無關唐運祚也時人心久無唐矣其尤有唐者正以有人如周撲李迢及司空表聖等耳高驥諸人誠

太白劍

卷下

三

不足禦巢而有一盧士升尙堪與張將軍作對

豆盧瑑 劉鄴 崔沆

咸通時有精歷者言紫微方災宰相皆將不免後楊收韋保衡路嵩盧攜劉鄴崔沆於琮豆盧瑑無善終者若相造命固難言之耶巢入長安瑑鄴沆皆附張直方家直方者以金吾大將軍迎巢者也諸君皆義不臣賊者而匪臣賊者之家直方已臣賊而匪不肯臣賊者此皆不可解史言直方素豪傑故士多依之以直方之豪傑而合以三宰相相與毀家倡義誓死嬰城同舟之勢應者必多矣京師之固王侯宗室之

聚而至不逮一陳州乎。趙筆以一人造陳州之命。諸君不能以多人造長安之命。以自造其命。命可畏哉。以唐視宋。此處真欠一李伯紀。

鄭啟

用世之妙。總不出處無事。時若有事。處有事。時若無事。舊制府使校書郎以上。滿三歲遷。監察御史裏行至大夫常侍。滿三十月遷。雖節度使兼宰相。不敢越自軍興。有歲內數遷者。改以爲不可。請行營節度裏行至大夫許滿三十月遷。校書郎以上滿二歲。乃奏非軍興者如故事。從之。此爲真宰相如顏真卿至行

大日創

卷二

三

在。爲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服給。而真卿繩治如平時。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袁何忌皆被劾。廣平王府都虞侯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百官肅然。此爲真御史大夫。皆能處有事如無事者耳。改與王鐸并稱唐社稷臣。而改文武才。非鐸所及。至乘輿東邊。改見上曰。田大散關。幸鳳翔。供張頓時。一弄呂言乃可。若臣以宰相從。非所以安反側也。請以散官養病。上以其誠。聽之。呂言者。嘗襲改於鳳翔者也。嗚呼。惟有避李昌言之宰相。故能爲不避黃巢之節度使。世人碌碌。止爲愛一官耳。愛官卽不暇愛吾君。愛吾

民矣。其極也。愛賊。

王鐸

悲夫。鐸之感慨王室。每入對時。必噫鳴流涕也。攜之不能爲鐸坐。欠此眼中一滴淚耳。顧鐸之爲國謀也。則忠忠而能密。其自爲謀也。則疎疎而近驕。如史所稱出入裘馬鮮麗。姬侍衆。此豈眼中時時擒淚人受用物耶。從訓垂澠山甫佐虐。遂以有高難泊之事。故予每嘆祿山之叛。雖胡性喜亂。亦明皇之豪侈。有以餌之。我國家有道之久。士大夫競爲風流。雖以江北之俗之樵。近遂有雁行吳越者。此倘亦誨盜一事耶。

大日創

卷二

三

武侯有言。淡泊足以明志。此侯勲業之盛。所從出。卽所云苟全性命於亂世者。亦只兩字口訣耳。不信。但看開元天子。廣明宰相。

諸將十三人

宋威

唐之負康承訓也。則威能言之。乃承訓之負人。威獨未悉乎。始承訓之禦南詔。邕州也。遣兵六道。以禦詔敵。且至。不設備。五道之衆。皆覆。惟天平軍後至。得免。承訓不知。以爲副使李行素帥眾治濠欄甫畢。蠻軍已合圍四日。攻且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

不訖有天平小校爭至再三乃許之將勇士三百人
縋而出散燒蠻營斬五百餘級蠻大驚解圍去承訓
騰奏告捷中外皆賀承訓進官簡校右僕射子弟親
脫皆奏功受賞而此燒營小校不遣一級嗟乎此何
心哉故言乎臣王之際則懿宗爲負功言乎天人之
際則路巖輩保衡爲討罪

高駢

黃巢法所必誅者也盧攜以付高駢而駢負之宦官
可誅而未可遽誅者也崔胤以付全忠而全忠應之
夫全忠何仇於胤而何急於亂哉非是則不足以得

太白劍

卷一

三

唐柄耳駢既有淮南矣而益以滅巢之功名諸鎮之
言盟王唐室之言元臣甯復能舍駢而他之乎然則
駢之智尚不足以用唐何況輔唐

劉巨容

荆南之戰使巨容能盡力巢已破矣及巢陷長安始
以師會城下夫分功長安孰與專功荆南之於國於
已爲兩利乎卒兵敗趙德諱爲田令孜所圖亦可悲
矣始高駢之客山居生能爲黃金後爲巨容所得不
以還駢令孜又欲得之而不可故巨容遂及禍至夷
其宗唐時最多藥金鳳閣舍人孟詵嘗至劉禕之家

見賜金曰此藥金也燒之火有五色氣武后問之不
悅出爲台州司馬申屠所爲卽說所辨之類是也夫
人臣一心事主者精金也三心事主者藥金也然一
心寡和二心多和有宋威則有高駢有高駢則有巨
容正如一藥金之術高駢購之巨容秘之令狡妬之
不妬人之有真金而妬人之有藥金此其非人情然
正人情也至德宗之於盧杞玄宗之於林甫心知其
奸而曲爲護又如藥金之見辨於孟詵則武后更爲
不平耳乃今之殺賊者求一巨容輩何可得則藥金
之有五色氣固宜

太白劍

卷下

六

諸葛爽

始黃巢之犯京師爽奉詔以代北行營兵入衛次同
州降賊僞署河陽節度州衆不戰相率迎爽以迫前
節度羅元果之虐耳及爽奉表自明得爲王鐸先鋒
卒見襲朱溫又魏博韓簡復襲擊爽破之則爽爲將
固不足言也獨簡業有河陽而河陽人復誘爽白金
商入之此之迎爽有進乎前之迎爽者矣史言爽善
吏治法令澄一人無愁咨此其所以再得河陽耶成
汭傳亦言汭頗知吏治嘗錄囚盡其情繫江賊陰殺
令其主簿疑小吏導之訛不承臨刑曰我且訟地下

踰月更暴死。洎開蓋詳於獄。治州未再期。民自占者萬餘。時鎮國韓建亦以治顯號。北韓南郭蓋洎。又當郭姓耳。洎初爲蔡賊假子。爽亦嘗以縣五百人。賊中爲小校。其先後行事。大率實賊也。彼能以作吏者作賊。而我不能以作賊者作吏。吏安得不致賊哉。故方今之襲黃。急於衛霍。

畢師鐸

龐勳黃巢唐李兩皆賊也。所以成其勢者。有二事焉。始勳之過淮南。叛形尙未甚著。節使令狐綯遣使勞之。押衙李湘曰。徐卒擅歸。雖未有詔誅之。藩鎮大臣

太白劍

卷下

老

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水狹。請伏奇兵邀之。可盡擒也。縱之渡淮。爲患必大。綯曰。彼在淮南不爲暴。除非吾事也。黃巢之自采石渡江。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爲安危。今賊數十萬衆。若不據險擊之。使踰長淮。必爲大患。駢以呂用之謀。不聽。蓋兩人之言。而兩克之勢。遂人使駢能用師鐸言。豈惟唐不至爲唐。雖駢何至爲駢。師鐸亦何至爲師鐸哉。如師鐸者。雖不獲以駢破巢。而卒能爲國殺駢也。予固不能不爲唐快有此人。所尤可恨者。以令狐綯而與高駢同事耳。宣宗初即位。問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

遇風雨。百官皆散。惟山陵使長而多髯。攀轡獨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敏中以綯對。且稱其才氣。上即擢知制誥。後遂至宰相。有是哉。宣宗之爲君也。不忘其死臣。有是哉。綯之爲臣也。忘其生君。

王處存

史言王鐸破巢。功爲關東諸鎮第一。而鐸差次諸鎮功。亦以勸王舉義。處存第一。收城破賊。克用第一。乃予有意乎處存之爲人也。始處存聞京師陷。號哭不俟詔。分麾下兵。問道衛乘輿。其招克用。勸王。遣使凡十輩。此豈晉陶士行輩所可語哉。每痛國難。語輒流

太白劍

卷一

老

游軍中多其義。則克用之多之必矣。然則此三第一者。有兄弟焉。有處存之第一。而後有克用之第一。有克用之第一。而後有王鐸之第一。

王重榮

人之習於負恩。未有若朱溫之甚者也。溫之始降楊復光。欲斬之。重榮不可。溫王出也。因以甥事重榮。指月日而誓曰。我與重榮。凡王氏者皆事之。後以太原之怨。遣將張存敬攻重榮。嗣子珂于河中。珂避行成。語存敬曰。吾與朱公有父子歡。君姑退舍。須公至。吾自聽命。及溫至。過重榮墓。僞哭而祭。珂欲面縛牽羊以

見溫曰。舅之恩。無日可忘。君若以亡國禮見。黃泉其謂我何。居旬日。乃以存敬守河中。徙珂於汴。令入朝。遣人賊之華州。是人也。豺狼宜食其餘乎。又黃巢圍汴。賴克用之謀而解。溫因宴克用上源館。自起佐饗。而忽夜攻克用館下。克用倉卒。縋走營。部下死者數百。又秦宗權之攻溫。列三十六壁。自將督戰。溫大恐。求救於朱宣。宣與弟瑄率師擊敗宗權。溫亦遂兄事宣。未幾聲言宣納汴亡命。以造怨端。遂取宣曹州。蓋其習於負人恩者如此。然盜賊故態也。今之撫賊者。其恩寧能過重。梁三人於朱溫者乎。彼尚不知有三

太白劍

卷一

九五

人之恩。而况乎國恩。惟人之啣其私恩也。過國恩

時溥

自克用王。處存外。溥復稱破巢功第一者。以所部兵得巢頭也。夫巢頭孰與項羽頭。羽在垓下。則淮陰以十萬眾自當之。及潰圍夜出。則漢付之騎將灌嬰五千耳。蓋此時漢目中無羽矣。故世所稱萬人敵者。非以一人敵萬人。為以萬人敵萬人。何者。世固有以萬人敵萬人。而不能當萬人者也。如何北之戰。諸侯從壁上觀。楚卒無不一當十者。非人人之盡能勇也。其人人身中莫不分有羽之氣。人人胸中莫不分有

羽之膽。其能分之者。則羽也。故雖以萬人破萬人。而萬人敵之名。則終不歸萬人。歸一人。是其道可學而至。故羽欲學之。至所云暗啞叱咤千人自廢者。羽生而有之一人敵耳。萬人敵可學。而一人敵轉不可學。顧無取于不可學也。羽去垓下。而萬人者喪矣。漢以萬人敵待羽。故當之以韓信。以一人敵待羽。則追之以灌嬰。又何况一黃巢之在太山。而得一人敵之頭。欲言功第一哉。然溥功固自有第一方。巢出關圍陳州。秦宗權據淮西。相聯結。溥地介兩賊。能悉師討之。連戰輒克。遂降。尚諒再追巢于萊蕪。大破之。者是

太白劍

卷下

百

也

崔安潛

宋威之不忠。不盡見于養賊。而見于欲併安潛兵。鄭畋之忠。不盡見于破賊。而見于保護安潛。安潛之始。為忠武節度。當賊起。增陣繕械。不以力費仰朝廷。及代高駢領西川。凡倚駢為姦利者。悉誅之。數更除繆政。蜀民以安。此真忠臣。其忠亦不必盡見於討賊也。畋以一宰相之忠。護一節度之忠。而其事為甚難者。則以當其時有似之。而非者耳。所謂似之。而非者何。曰盧攜之護宋威。似鄭畋之護安潛。

王敬武

諸鎮之復京師敬武以師會則諫議張濬激之其前此實已臣賊此其開於大者也至其子師範業以平盧自稱兩後及昭宗自用崔安潛師範拒命然以青州父母所藉每縣令至其威儀入謁令固辭師範遣吏挾坐拜廷中乃出或諫不可曰吾恭先世且示子孫不忘本也夫本在青州不在朝廷乎此其曙於小者也今世典州郡者大率漁獵其民以善事其士大夫以此反得善遷而為其部之士夫者亦以得長厚聲遂為故事近獨有吾南舒漢公瑒峰性耿亮以本

大日劍

卷下

三

僕家居時與當事者爭得失人頗為危之如江太史鼎鎮營疏核其本縣令之不法至坐左遷不知當事君子何獨寬人之為敬武子天子而何獨責人之為師範於有司也乎

高仁厚

黃巢之始與王仙芝諸裴渥乞降者真降也及巢退賞不及復叛即仙芝無如之何渥更無如之何矣高仁厚之討邛州賊匪能得謀者自言父母妻子囚於賊約不得軍中虛實且死仁厚哀之曰為我報賊明日我且戰有能報中迎我者善背曰歸順皆得復農

之仁厚曰賊人不足語降眾背者得免則告諸眾大軍且至賊帥胡僧大驚斬之莫能禁眾執胡僧以降又賊帥胡僧大驚斬之莫能禁眾執胡僧以制其氣且愛降者必曰審其氣其氣為勢渥則不足以制其降之氣其氣為高則可以制其降之渥李師罕敗而胡僧韓求持如破竹皆誰為之氣為之也

大日劍

卷二

百二

程敬瑄

綱目於廣明二年三月書以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於六月書而城妖人作亂討平之其書亂書討平何譏也敬瑄令殺同母兄也先是令殺見關東草盜日熾陰為幸蜀計奏以敬瑄及其私人楊勣立為最元最鎮三川上令西人擊毬賭之敬瑄得第一籌是為西川節度使於是西川有妖人詐稱陳敬瑄止逆旅馬步使霍大夫覺其詐執之此事甚不是紀而綱目以敬瑄為微賤所以致來詐計故書亂書討平之以重其事重其事以微敬瑄然韓信之為大將一軍

皆能以一人之詐而徵敬瑄則亦可以一軍之驚而徵信信豈可得徵者哉且僖宗之入蜀與玄宗異玄宗之入蜀也肅宗已即位靈武廣平建寧諸王皆以元帥將兵玄宗得負其重而肅宗無之然諸道及四夷貢行在不絕故蜀中府庫充實賞賜得不乏士卒欣悅此在外則鄭畋諸公倡義効忠之力而敬瑄之爲地主者其功亦不細矣肅宗至奉天敬瑄夜召監軍梁震號喇奉表迎帝繕治行宮遣兵迎護乘輿時梁震請遣使與和親乃聽命及望阡能韓秀昇諸人之叛皆高仁厚討平之然敬瑄所任也其

大日劍

卷二

百三

奉行在百官無敢及軍駕東歸供億豐餘此皆一擊毬人所擊尤可取者帝嘗欲令判度支能固諫不受如高駢之使也支屬一慢其矣敬瑄之軍於昭宗誠不可爲之難也高駢之軍又在敬瑄前者也以擊毬人在敬瑄前中爲思將以讀書而軍高駢後半之爲還乎非有取於擊毬者然不能無求於讀書者

道華

華卽陳人也雖其家傑迥里人之見其里率多東家王意而陳人獨詣節度府請華爲刺史既視事

計曰巢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衝也乃繕甲兵募悍勇悉補子弟領兵及賊將孟楷以萬人寇項擊擒之巢驚且怒與秦宗權合兵數十萬縛長壕五周百道攻之州人大恐巢令曰士貴建功立名節今雖衆寡不敵男子當死中求生吾家世食陳祿誓破賊以保陳異議者斬引銳士出戰屢破賊巢怒將必屠之此二仙營于州左偕象宮關列百官曹署儲糧爲持久計宗權輸糧仗軍須以應之賊益張驍大小數百戰勝負相當及諸軍掠至華引兵急擊賊破之巢敗宗權復熾界地數千里屠二十餘城惟陳賴華

大日劍

卷下

百四

獨完快哉陳之請華華之保陳遂爲千古謀桑梓者一榜樣蓋華之令曰男子當於死中求生求之一字最可念陳人之請華求生之道也華之培城築壘糧募士爲衆人求生之道也故生決不可無求而得而第求之道決不可以不刻思而精辨之若有今人一毫求便宜求快活之心則斷不能爲華若有今人一毫求過線索求作體面之心則斷不能爲陳人之事華夫華與陳人之所求皆死中之生也而今人之所求生中之死也然相率而得死者率繇此不獨其桑梓也所謂以身謀家者亦安在哉故曰置之死

地而後生

諫議一人

張濬

時諸鎮勤王者皆會關中而平盧王敬武獨不至濬往說之而敬武不迎使者時已臣賊也濬峻詞責之敬武愕然媿謝然終無發兵意濬召將佐至鞠場倡言士當順逆次審利害今諸侯勤王者踵相接公等坐一州以觀成敗即一旦賊平將安往乎諸將雜然曰諫議語是敬武即引兵從濬西此與殷崇望之使河中事極相類僖宗幸山南王重榮以怨官豈不

太白劍

卷下

百五

率職時高選使者即河中鑄論使自新崇望以諫議大夫持節往既至仲榮用命請討朱玫自效今之擁兵縱賊者其恃未至敬武重榮乃上自宰相以迄臺諫有能用濬崇望之例為慷慨引大義痛說一審者乎濬所可恨者後欲因全忠以請克用如克用者既有平巢之功復有制汴之用濬不內憂汴而遠憂沙陀宜其敗矣時固執以為不可者崇望也兩人之議至此又何特異耶惟昭宗亦以克用平巢功為言孔緯曰濬言萬世之利陛下所顧一時事耳此孔子之惡夫佞者然佞亦有古今古者以強兵為佞今以養

賊為佞

刺史一人

鄭繁

巢之掠淮南繁以盧州刺史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為飲兵州獨完巢之當為雲霄老人於一笑中亦少逗消息矣計繁之能令巢笑者亦必有能令巢服者皆近不可思議也至昭宗相繁不根底一人唐王可謂有權令在今日也舉朝不識字宰相不至鄭五與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等語皆不必出繁口已早在兩衙門之口矣不以兩衙門之笑相士而以

太白劍

卷下

百六

黃巢之笑相士此昭宗之所以為昭耶顧得則為昭宗相鄭繁失則為宋人之將張浚夫金之憚浚與問龜山先生安等語猶秦人之言畏將趙括耳故知人之道在知兵

黨一項人

拓拔思恭

思恭以世事專與鄭州李孝昌相而坎柱誓討賊矣迨李王倫而賊更與鄭岐四節度為謂橋之盟凡思恭之以討賊為盟者二焉錄其忠不復更問其敗敗而不貳此其所以為忠所以為思恭之忠也思恭

項也寧項之俗重復仇未得所欲蓬首垢面跣足
草食既報復後今惟不能為寧項之報仇故不能為

沙陀人

全克周

唐之得藉沙陀本復光謀也乃復光之尤奇者二始
負過於唐者不勝數唐豈盡使之哉唐之得為使
過者則克周之能自思過耳稱之折溫莫甚流賊故
克周之功幾與出并禹無過可思乃八年勦渠倘亦
為父愆之所在與然則平水之功以思過而為孝平

太白劍

卷下

百七

賊之功以思過而為忠忠與孝皆德之盛功又不足
以盡之矣故禹之子孫食於中國又食於夷狄克周
故夷種與子孫又食於中國皆天報之獨厚也夫人
臣之報國以立功而動天則以思過

宣者三人

楊復恭

復恭者唐園之以負心門生呼昭宗者也獨黃巢盜
京師田令孜顯威福滿喪天下中外莫敢抗惟復恭
雖與于時失令孜怒下遷飛龍使諸宗出居驪元復
為密使制置經略多更其手制置經略不當更復

張子恤非是不尺以分令孜權復光不可有也有令
孜復光不可無故圖璫之妙未有過本朝楊文襄
者又襄之討安花王與大瑞張承俱文襄與深相結
軍中密客以圖璫方器密授承承旋而璫敗文襄謀
更密一璫勝撫百安花矣當事者念之一劉瑾不能
去璫復光一璫承不能明說其撫賊

楊復光

唐之得藉沙陀本復光謀也乃復光之尤奇者二始
忠武周岌已受賊命宵夜宴召復光左右曰彼既附
賊決不利公復光固往酒所語時事泣曰丈夫所感

太白劍

卷一

百八

獨恩義耳公無匹夫封侯乃捐十八葉天子北面臣
賊哉及流涕曰吾易會而陰離之故召公討因持杯
盟曰有如酒卽遣子守亮斬賊使於傳舍又秦宗權
已叛據蔡州復光以忠武兵三千入見之宗權卽遣
部將王淑兵萬人從復光宗荆襄師次鄧淑逗遛復
光復斬之併其軍復光之人兩軍與汾陽見虜者何
異抑易所謂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
不知喪其惟聖人者乎夫兵之道有萬暴虎憑河死
而無悔者聖於兵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賢於兵
者也迺仲尼所與在贊不在聖夫惟聖人之兵非聖

人不能用

曹知殷

王官三品以上停四品以下還之巢始令也及以題
尚書省戶者發怒恣殺一時百司逃無在者此百司
皆唐故百司所謂還之者也至此可逃前此何以不
逃漢恩自淺胡恩自深蓋上大夫之挾心率如此知
殷一中人賊在長安知殷以滑濁二谷之人倚山爲
屯不屈賊劉允章當復何置面目至陰教士卒變
衣服言語夜入長安斫賊營賊大懼則不屈之節固
縣有不屈之才殷大奇人也令以殷代令孜於潼關

太白劍

卷下

百九

草澤二人

鄧進思 陳崑

鄧進思之奇又奇於李克用矣何唐人之多奇也史
書謂陰陽家明鄧非一人而思進爲之魁耳故事在
有爲之魁者鄧所以強其家沙陀所以強其國唐所
以強其天下寧有異道與初王師之攻巢於福州不

能拔一建人陳崑率兵立拔之此兩人皆未嘗握兵
有事權於唐者也一奮而其功偉如此傳之史概然
則史冊者豈直爲握兵有事權者告哉

軍士十餘人

無名

僖宗至咸陽沙野軍十餘騎呼曰巢爲陛下除姦臣
乘輿今幸秦中父老何望願還宮令孜以羽林騎馳
斬之此真愚人也巢爲我除姦臣則我將以忠臣迎
巢乎至是始知仙芝傳檄黃巢露表不爲虛發此等
皆爲表檄所誑者耳痛哉所謂乘輿今幸秦中父老

太白劍

卷下

百一

何望之一言也傾朝士大夫無及此者而此輩以死
發之則世固不乏愚人衛一宦武子唐乃有軍士十
餘人衛武子之愚可及也十餘人之愚不可及也一
有名一無名

嗚呼此吾里姚那先生所著書也先生學殖宏深
湛于經術崇禎之季相國史道隱撫軍皖上以禮
辟先生至其幕凡相國治兵討賊握奇制勝所籌
畫悉咨之先生先生亦時時出秘計奏克捷焉他
如封事露布多所商榷每抵掌談古今國事或敗
兵家勝負洞發機牙如畫圖聚米一時有管樂之

山。道。國。嬰。時。宰。之。忌。移。鎮。淮。陰。先。生。以。年。老。乞。
歸。觀。賊。氛。日。張。時。事。不。可。為。其。忠。君。愛。國。悲。憤。結。
轉。見。于。交。章。帝。為。多。此。太。白。劍。所。由。作。也。其。大。指。
主。于。援。往。證。今。貫。穿。錯。互。而。駢。枝。儼。葉。開。亦。關。及。
漢。宋。諸。佳。事。嗟。乎。闕。缺。何。起。時。勢。亦。易。接。答。在。世。
政。諸。臣。舉。措。乖。方。至。于。終。將。敗。之。寇。察。必。叛。之。賊。
其。與。黃。巢。已。事。何。前。後。一。轍。也。使。先。生。早。獲。訪。用。
據。其。計。出。吾。國。家。中。興。之。業。豈。不。甚。盛。而。後。使。之。
吾。書。立。說。不。幸。而。言。中。亦。何。裨。哉。先。生。歿。此。書。雖。
多。殘。缺。予。懼。其。久。而。失。傳。也。謀。之。梓。人。補。其。遺。闕。

太白劍

卷二

百十一

而周子恕行樂相伙助以潰于成因志數語于篇
末庶幾天下後世讀是書者矚其才而憫其遇焉
同里後學潘江跋